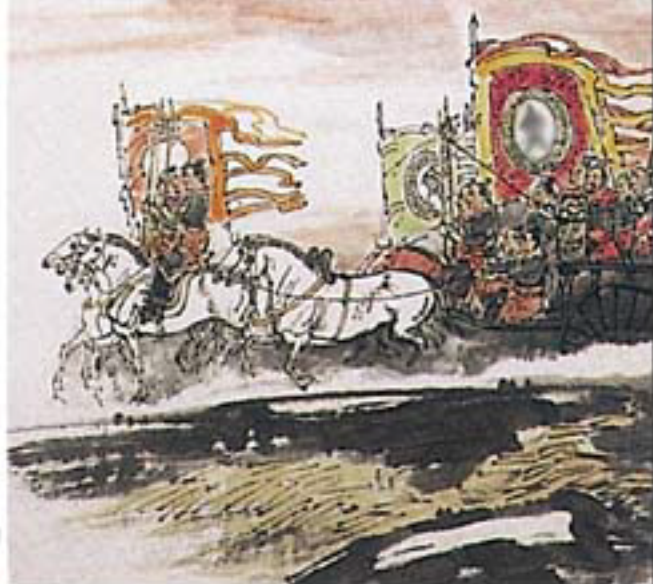


五虎平西演义

◎ 清 无名氏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

ZHONGGUOGUDIANWENXUEMINGZHUBAIBU

五虎平西演义

〔清〕无名氏

五虎平西方框对应字一览表

页码	对应文字(如果一页方框太多,按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)		
第 6 页	卹	第 26 页	鴿
第 104 页	蜮	第 121 页	啣
第 173 页	螭	第 173 页	螭
第 184 页	跖	第 184 页	跖
第 229 页	淩	第 232 页	祇
第 246 页	祐	第 247 页	摸
第 289 页	趨	第 296 页	劉
第 318 页	趯	第 323 页	樽

序

春秋之笔，无非褒善贬恶，而立万世君臣之则；小说传奇，不出悲欢离合，而悦时人鉴阅之心。然必忠君报国为主，兴善惩恶为先。阅其忠君烈士，无不令人起恭起敬；观此误国奸徒，皆为百世曰忿曰憎。削佞除奸，褒善贬恶，而植纲常以为劝惩者，方可刊行于世。一切窃玉偷香、漫说伤风败俗淫辞，虽有奇闻机局，吐露才华，是用笔非正，终属稗官野史之流。古今之治化关于典籍之导向，维持风化之君子。然虽布演传奇，必有规恶劝善之立言，阅者其去恶乐善之念油然而兴。虽属传奇，而犹有维持世风，然非治齐之要，亦足以导善而戒奸也。统目其间，虽有如鬼如崇之奸谋暗害，皆不较横逆之来。二次平西，劳于国政，以辅天室，功高望重，位显爵隆，亦是以为善之劝也。然而庞、孙奸宄，屡行暗害，父女蒙君，私交敌国，而一朝败露，率归于正刑，殄灭其为，惩恶深矣。维遐稽史册，其足以劝惩者，明如日月，灿若斗星。善恶之别，春秋直笔，毫不容淆。然而史籍取志，文古义深，不能家喻而户晓；若以是书雅俗共观，家喻而户晓矣。是有裨于世，足以刊行。是以

为序。

辛酉岁孟夏日序终

第一回

赈民饥包公奉旨 图计害庞相施谋

诗曰：

圣主登基天下宁，万民欢乐兆升平。

妒贤国贼开端衅，导引君王费饷兵。

话说大宋开基之主太祖赵匡胤，此位天子原乃上界赤龙临凡，英雄猛勇，豪侠情怀，开创四百年基业。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代位于后周，而归一统。前书已有“两宋”表明，兹不絮谈。

且说大宋相传，继统四世，仁宗嘉祐王当时天子英明，群臣为国，四方宁靖，百姓安康。前者宋太祖既歿之后，杨家父子众英雄，相继而亡；今者又得五虎英雄佐弼，保护江山，扫除国敌。后话休得多提。

忽一日，仁宗天子临朝，但见祥光灿烂，瑞色辉煌。是时，众文武百官员朝参已毕，文归文位，武列武班。有值殿传驾官说：“万岁有旨：众臣有事启奏，无事卷帘退班。”不一会，有陕西本章一道，后奏天子。奏本官呈上奏表，天子展开御案看罢，只为着西地禾稻失成，十分饥馑之岁，万民冻馁，苦楚难堪。天子看罢一想，复又开言，呼一声：“包卿呵，此一段忙劳，又要你代朕施行。只为陕西饥年，延缓不得，准日即要起程，到此开仓，以救众民。”包爷说：“臣沐我主隆恩，虽粉身难报，何独小小之劳！”天子大悦，拂袖驾回，众官归府。次日天子降旨，金銮殿大排筵宴，与包爷饯别。众大臣俱到金銮，与包龙图饯别之际，百官各敬三觞，也有一番行别之言，不须细表。宴毕，包爷、众官谢过君恩退朝。

单说包爷回转府中，不敢停留，即要登程。有夫人早已安排饯别宴，夫妻对酌。夫人说：“愿相公一路平安。完了公务，及早回来。”包爷称是。吃酒数杯，抽身辞别，即日行程。众文武官员俱来送别，包爷一一辞谢，相别众官。三声炮响，一路渡水登舟而去。所有都城内外众百姓一闻包爷起程，水陆一路，俱有香花焚烛送行。这包公，非是汴京众民知他是个铁面无私的忠臣，就是普天之下，也知他断明多少疑案奇冤事，救尽不胜枉屈被陷人。或有鬼魂告状，或夜梦诉冤情，有传说他日断阳间屈，夜察阴府冤。倘枉死尸骸未腐，还能救活回阳。此说也难辨其是否。但当时百姓知他是个大忠臣，是以恭敬如神，一路香烟不绝，不多烦说。这包公一路而去，有各地头上文武官职迎送纷纷，包爷倒觉安然，竟往陕西延安府去了，非止一日程途也，且不表。

再说此时大宋朝内，九王八侯以下文武员官，忠诚为国居多，独有一奸权官居群上，位压百僚。此人姓庞名洪，仁宗王选了他的大女儿为贵妃，侍御宫中，隆宠非凡。他正是仁宗王的国丈，现为宰相钧衡之任。他之为人，立着妒贤嫉能的狠心，怀着诡计凶谋的恶念；在朝所惧，包公一人；与着狄青，素不相睦。又有二女婿，姓孙名秀，此人也为兵部之职，与狄青有杀父宿

仇。这狄青何故与他结下此仇？只因狄青之父狄广在朝与孙秀父亲不睦，后被宋帝所诛，是至孙秀怨恨狄青。所以翁婿串通一党，二人独畏包公。当日见他领旨赈饥去了，却中二人陷害之怀。

忽一日，孙兵部摆道来到相府。家人传进，这庞太师吩咐请进相见。孙兵部下轿，进入中堂，见礼毕，茶茗吃过，这二人闲谈一回。庞国丈叫一声：“贤婿呵，想起三关狄青，这小畜牲与老夫作对，贤婿你也尽知。前者西辽国王兴兵，侵犯瓦桥关，包拯这老夫保举他提兵前往救瓦桥关。此时老夫与王天化女婿商酌，要夺此功劳。当殿比武，王天化死在他金刀之下。我婿身亡，皆因这小畜牲而来。圣上怒责他误伤之罪，又被狄太后救了他。赦其斩罪，领了兵马，大破辽兵。后来西辽复兴兵犯境，所以老夫仍上本荐他出敌。料知此日兵强，辽将英勇，意欲借刀杀人，消了胸中忿恨。不想这小狗才本事果然厉害，更有一班小畜亦是凶狠不过的帮助，西辽兵将依旧又被他杀得大败。杀却赞天王子牙猜、大孟洋、小孟洋、薛德礼等。辽兵数十万，杀个尽罄尽绝。圣上十分大悦，封为平西总镇大元帅，镇守三关，威风显耀，隆宠非凡。其实想来，气他不过。前时包黑子在朝，害手害脚，不能算账得他。如今黑子去了，我想下一计摆布他了。”

孙兵部说道：“岳父，小婿原为着狄青这畜牲，故此特来商议。不知岳父有何妙计摆布他，说与小婿得知。”国丈说：“贤婿，明日只消如此如此上本奏闻，圣上必然准奏。那时岂怕狄青好汉，四将英雄？管教他身丧番邦之地。他纵是三头六臂的英雄，焉能保全？”孙秀说：“岳父且慢快活。倘若西辽国果然兵微将寡，杀他不过，情愿投降，岂非他的功劳越又更大了！此一节也要算到，方为妙用。”国丈说道：“若然狄青一去，则三关必调别人镇守。待老夫在圣上驾前保举贤婿，调往三关，如此如此摆布他，你道如何？”孙兵部听了大悦，说道：“岳父果然好妙计，待我明日奏知圣上罢了。”此时孙兵部告别，出了相府，转归府中不表。

且说次日天色黎明，五更鸡报晓，百职谒龙颜，文武官员聚集朝房内。少停间，万岁登了金銮座，排开龙案。文武朝参已毕，分列两行。有值殿官传旨说：“万岁有旨说：众文武有事启奏，无事卷帘退班。”旨意一传，忽左班者闪出庞太师，俯伏金阶，称说：“陛下，臣有事启奏天颜。”万岁开言说：“庞卿有何事，且奏来。”国丈奏说：“臣因西辽国去年曾经兴兵侵犯我中国，全亏得五虎将军英雄，尽把他人马杀得大败而去。虽然目下安然无事，想来这辽王念头不小，一时未必肯倾心归服，恐防有再起风波。况且西辽乃偏邦小国，理合年年纳贡，岁岁来朝，岂敢擅动干戈，兴兵犯上，有损天威，与叛逆可比。虽经狄青杀退，不过暂解一时之患耳。望陛下龙心详察。”万岁闻言，说：“依卿主见若何？”庞国丈说：“陛下在上，臣思下国冒犯天朝，律该兴兵问罪，岂容轻恕！依臣愚见，莫若及早兴师问罪，使各番邦知道陛下天威严御，强莅中国，则我邦中国永无欺凌之患。臣虽不才，但忧国之心太重，伏乞陛下准臣所奏。天下安宁，臣之愿也。”

嘉祐王闻奏，开言说：“卿所奏者，无非使各夷邦畏服，知道大宋有人。故而依卿主见，保举何人提兵前往？”庞洪说：“臣思西辽国雄兵猛将，尚还不少；我邦虽有几家武将，奈何不堪往的。呼千岁、高千岁已经年迈，以下看来亦无可当此任之人。况且前日杨宗保如此英雄，尚且亡于此地，如今天波无佞府只剩得这些寡妇，孤零零的钗裙。杨元帅有子文广，奈他年少，武艺未精。舍此之外，别无可往之人。想来除非雄关狄元帅与四虎将军，若然差他前往征剿，必然成功。”

万岁听罢，就开言叫一声：“庞卿，朕思这西辽小国虽然无礼，他还为一国之君，一时愚

见,兴兵犯界。朕意想他败去以后,未必敢再来了,可略宽饶他。且命狄青提兵前往西辽去,见景生情便了。”庞洪说:“抚 小邦,仰见陛下圣德仁慈。但国法森严,焉可草木姑宽?将来各小邦见陛下国法从宽,效着西辽,终于不美。伐国问罪,乃照律而行,以正国法,为何陛下命狄青前往见景生情,微臣所不解,伏乞圣谕臣知之。”万岁说:“庞卿有所不知,朕意差狄青前往,如若西辽王畏罪求降,则准其年年献贡,岁岁来朝;若不畏服求降,然后征讨便了。”这等分断,原是嘉祐王一点仁慈不忍之心。

庞洪听了,也不敢多言再奏。俯首不言,又生一计,奏说:“陛下,臣闻西辽国曾有一珍珠烈火旗,乃是人间至宝。如若归服求降,须要此旗贡献,方可准其投降;若无此旗,不必准他,仍以兵征伐。伏乞陛下准臣所奏。”万岁说:“依卿所奏。但思三关要地,狄青五将提兵去了,差何人前往镇守才好?”庞洪说:“臣思兵部尚书孙秀可往。此人足智多谋,用他守此关,万无一失。”万岁闻言,点头说:“孙卿是朕的御连襟,你去守关,朕才放心。”即忙降旨:杨户部往三关调取狄青,孙兵部奉旨守关。二人领旨,谢恩既讫,万岁拂袖退朝,各臣回府。

此时庞洪得计,孙秀也要打点行程,前往三关代守。此回有分教:

英雄虎将边关去,嫉妒奸臣陷害来。

第二回

孙兵部到关权印 狄元帅奉旨征西

诗曰：

忠佞从来各异途，一人误国一人劳。

奸谋啜主干戈动，五虎兴师枉用劳。

且说三关狄元帅平生梗直，铁面无私，智勇双全。自从幼年山西家乡遭逢水难，得王禅老祖救了，带上水帘洞，传授兵书武略。知他仙道无缘，王侯有位。学艺数年，命他下山扶助宋君。原是一条国栋金梁，与单单国赛花公主有宿世良缘。自从押送征衣，上年大破西辽，仁宗天子知他英勇；杨宗保败亡，封他镇守此关。号令威严，兵遵将应，就是朝中文武，何人不敬重这小英雄！又是狄太后娘娘的侄儿，外有包拯、潞花王提弼，所以庞、孙屡害不遂。这狄元帅不独一人镇守此关，还收得四位英雄与他结义，拜为兄弟，如同亲情手足。一名张忠，一名李义，一名刘庆，一名石玉。四位英雄与狄元帅为五虎将。若各小邦闻得五虎将之名，闻风而惧。帐下又有二位英雄，姓焦名廷贵，他是焦赞之后；孟定国是孟良之后。二人亦在狄元帅帐下，多是情同意合。自从前时狄元帅箭杀了赞天王等，大破辽兵之后，狄元帅仍令四虎将天天哨探，以防辽兵复作。

忽一天，元帅升帐，与范仲淹、老将杨青谈言一会，二人辞别去了。原来范仲淹、职后御史，仁宗王命他到此同守雄关。老将军杨青是当日杨延昭的家将，跟随守关，立过许多汗马功劳。二人在此与狄元帅合志同心，是以常常在此叙谈国务。当时元帅独自静坐，计念前时，叹声说：“可惜杨宗保元帅当世英雄，沙场丧命，化血身亡。忆想起，令人实乃惨伤也。本帅叨蒙圣上洪恩浩荡，职授都总戎，已守边关三载了。细想本帅前时当殿考武，只为伤了王天化，自道身亡，幸亏得狄太后姑救了性命，死里逃生。不想庞洪、孙秀二人，结为一党，计陷多般。幸托上苍悯佑，屡害本帅不成，皆吾之造化也。又思前日西辽国兴兵犯界，难得杀他大败逃回，犹恐这辽王一时未必肯倾心畏服，还防有干戈之患。是以本帅天天令四位弟兄前往哨探，日日操演军兵，以防不测之虞。又得弟兄四人不惜辛劳，与帅分忧，真难得也。但愿得四海升平，君民安泰，本帅深望也。所虑者，庞、孙二人贪婪财贿，播弄朝纲，久后犹恐国家不宁的。”

元帅正在计思，忽有小军进来，说：“启上元帅爷：四位将军进来交令，候元帅爷将令。”元帅吩咐传进来。停一刻，四虎将军齐到，直至帐前，参见元帅。说：“启上元帅，末将等奉令操军已毕，如今来传令了。”元帅说：“众位将军多受辛劳了，传令各将士兵丁，俱有犒赏酒筵。”出令毕，又说：“你们众弟兄且往后营吃酒罢。”四将与焦、孟六人谢过元帅，往后营而去。却卸下盔甲，有小军抬去，牵出马匹喂料。六位将军然后开怀畅饮。当时元帅又请至杨、范二人同酌。此夜关内众将大小三军一同吃酒。这狄元帅缘何忽又犒赏众军？只因众将奉令操军，乃

军情过于劳苦，故有此犒劳，乃元帅一点爱将恤兵之心。当晚众将欣欢，各无挂虑。独有石玉小将一心怀念母亲，思妻郡主俱在汴京城岳丈赵千岁府内安身。自从随着元帅在此关三载有余，不知母亲身体康健否。思妻郡主身怀六甲，未卜生女生男。身心两地，思起好不愁忧。

慢言石玉是夜思念母亲妻子，却说那狄元帅威镇三关，名扬敌国，不独边夷畏服，就是关城内外鼠辈毛盗，也不敢动兴，众民安靖。此日闲中无事，这狄元帅与杨老将军、范大人对坐，说起西辽王屡次兴兵侵犯，有四将说：“元帅，小将想这西辽国人马已经杀得片甲不留，未必敢复来侵犯了。”元帅听罢，微笑说：“众位将军有所不知，凡事备求未至，况乎为将用兵，必以慎重为先。且西辽乃强悍蛮邦，彼虽一时败去，雄兵猛将还多，焉肯罢休侵袭之念？本帅既领君命，戍守边疆，倘有疏虞，恐有丧师辱国，罪及非轻了。”众将闻言，齐说：“元帅高见不差，非末将等所及也。”

众将言毕，帐下忽闪出一人，高声呼：“元帅勿忧。若防番狗再来，我们何不先点齐人马，做个先动手为强，直攻进西辽，索性杀他一个尽罄尽绝，斩草除根，省得零零琐琐，杀得这班番奴不爽不快，元帅又防他复兵侵扰的。”你着那将是谁？原来乃焦廷贵。此人生来品质粗莽，粗心愚蠢之徒。当下狄元帅闻他说，喝声：“胡说！这辽王虽是一时犯界，妄想天朝，但如今圣上也宽恕了他，又何用你多言？倘若兴兵征伐，一者未奉圣旨，怎生前往？二者辽王原为一国之君，他若不来就罢了，若再来时，奏知圣上请旨征伐才是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元帅到底是个善良人，造化这番奴了。”言谈之际，不觉金乌飞坠，玉兔升空。晚膳用过，各归营帐不表。

次日，狄元帅仍令四将出关哨探。是日闲暇，把兵书观看。忽有小军报圣旨到来，元帅吩咐大开中门，恭迎到中堂，排开香案，元帅俯伏阶下，钦差开读：

圣旨到跪听宣诏曰：兹有首相庞卿陈奏西辽兵犯中原，虽经狄卿杀退，但思这西辽既为小国之君，焉敢兴兵犯上？即同叛逆相等，重罪非轻，岂可宽恕？今命狄卿率同众将，统领精兵，前往西辽征伐取罪。若辽王畏罪求降，彼邦有一镇国之宝，名曰珍珠烈火旗，若将此旗贡献，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。如其不顺，即行征讨，平定之日，班师回朝，论功重赏，以报卿劳。但因三关无主，今差兵部孙秀到来权理。毋违朕意，即日提兵，肃此钦哉！元帅谢过君恩，起来与杨钦差相见。礼毕，杨户部不敢久留，连忙辞别。元帅送出关外，回朝复旨不表。

再说关中众将皆知，各各切齿咬牙骂道：“庞洪这老狗才，哄奏圣上，轻动干戈，差遣元帅与我等，真乃令人可恼！将他一刀两段，方消此恨！”元帅说：“你们不必多言。虽是庞洪所奏，然为圣上所差，你等不可独怪着庞洪。待等孙兵部到来，即要起兵前往了。”范大人说声：“元帅，正是江山易改，素性难移。真乃奸臣只为奸臣，那贼性狠心，那里改得来？这场兵戈，又是他来的。”杨青老将军说：“我想庞洪忽奏圣上，要差元帅出师，料必有甚么奸计，元帅须要提防他为妙。”元帅说：“老将军，目下兵权多在下官秉持，谅他有计难以施行，何足为惧？老将军但请放心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元帅，小将前日曾讲过这西辽兴兵前去，杀个爽快才是。元帅说没有圣旨，不能前往。如今奉了圣旨，命前去西辽，见一个杀一个，见两个杀一双，杀得这些番狗干干净净，方才晓得我们将军的本事利害。”元帅闻言大喝：“好匹夫，何用你多言？还不速速退下！”焦廷贵说：“元帅不必动怒，小将说差了。”即忙往内去了。是夜，元帅暗说道：“我想那珍珠旗乃是西辽传国至宝，如何圣上听信庞洪之言，要他贡起来？倘或西辽吝惜不肯，下官难以复旨。眼见得干戈不息，奏凯难期，如何是好？”此夜元帅闷闷不乐，惆怅一夜，直至天明。

再候三天，孙兵部方才到了。原来这孙秀是个贪财好酒之徒，一路而来，多有地方官迎

接,请他吃酒的吃酒,送礼的送礼,一概受领,有此担搁。所以钦差先到了数日,他方才得到。狄元帅原与他不相善,此时闻报,只得同杨、范二人与众将大开关门出迎,同至帅府。四人分宾主坐下,两行立着四虎将军,不免四人客中闲话。一杯香茶饮过,兵部开言说声:“元帅既领王命征伐西辽,为何至今尚未起程?”元帅说:“孙大人有所不知,只为此关乃边疆要地,岂可一天无主?大人一日不到,下官一日不离。大人既今到了,下官明日即便典兵。”孙秀不答,点头辞过元帅与杨、范二人,进关内去了。

是夜,元帅查点明兵粮马匹,取足平西所用之外,其余均造成册子,交与孙兵部权掌。次日,元帅对范大人、杨将军说:“奸臣孙秀在此,二位须当留心打点侍候,本帅托圣上洪福平西,回来再与二位大人叙首的。”二人听了,点头说是:“但愿元帅此去一路旗开得胜,马到成功,及早回来再叙。”元帅微笑称谢。此日元帅升堂,便问:“众将中何人熟识西辽道程,可为向导官?”焦廷贵说:“元帅,小将前者与父亲曾到过西辽,认熟此程。”元帅说:“既如此,点你为先锋,孟定国解粮。”当时元帅与四将领兵五万,分开队伍,别过孙、范、杨三人,祭了帅旗,高高树起一扇大幡,上书着“五虎平西”四字。三声炮响,马壮人雄,威威武武,出关往西而去。关外众居民香烟不断,齐齐跪送。元帅大悦,又说:“西辽犯界,狄青杀败了他,不敢再来侵犯,此乃君王坐享民安逸,不料被庞洪哄奏君主,征伐西辽收罪,须要献出珍珠旗。原来这西辽国乃强悍强邦,焉肯即日献出旗来?这场干戈杀戮,只为庞洪、孙秀计害狄青而来,究竟不知征战何时得息。”真乃:

家生逆子家颠倒,国出奸臣国不宁。

第三回

火叉岗焦先锋问路 安平关秃总兵阵亡

诗曰：

向导先锋焦莽夫，火叉岗上错程途。

从今单单干戈动，虎战龙争枉用劳。

话说狄元帅奉旨征伐西辽，倚为本事高强，所以只带得五万雄兵，四员虎将。点兵三千，令焦廷贵为先锋前部，点孟定国领兵三千为后队解粮官。大队人马排开行伍，向西大道而行。且喜天色晴明，和风日暖，正是行兵的时候。一自出了雄关，行有十余天，人烟稠密地方还属中原该管，也有文官武职接送，纷纷不绝不断。元帅一路甚是安然，日行程，夜投宿，不再烦谈。

又已行程半月，人居渐渐的稀疏了。多是荒郊野地，但见高山叠叠，古树森森，虎啸猿啼，禽鸣兽聚，却是凄凉枯槁的光景了。焦廷贵为向导官，带领三千人马，逢山便要开山岭，过水还须搭水桥。一路行走了三十余天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名为火叉岗。一条道路分出两条来，一路向西北，一路向东北，中央一带高山，走不通路的。两条大路如此光景，焦廷贵一见，便有军士禀知，他想一会，说道：“俺认不来的，这条大路为何分作两路，不知从那一方走的才是。”呆想一会，说：“罢了，待等一个乡民到来，问个明白才走罢。”吩咐众兵暂住。岂知地方上乃是人烟疏稀之所，等望半日，不见一人来。

此时焦廷贵等得十分烦恼起来。再等一会，方才有个白发公公，七十多年纪，远远而来。焦廷贵一见，即忙催开坐骑，飞马赶去。急急加鞭赶近这老人，向他对面冲来，勒住坐骑，摆开铁棍，横拦住去路，大喝一声：“你这老头儿，俺家问你，西辽国两条大路，从那一条去的？若说得明明白白，饶你老狗命。若不急速说明，俺将军就照头一棍，把你的脑浆打出来，无处讨命。”当时那乡民是本处山民，看见这位马上将军恶狠狠的形容，暗说：“从来问路，没有这样问法，你看这人难以言语相争的，罢了，待我作弄他错走别国便了。”此时这老人叫一声：“将军爷，你且耐着性子，既然问路，何必动怒。你且直望着那东北上这条大路，八十里之外，乃是孩儿岗。再过一百五十里，便是棋盘岭。又行一百二十里，是麒麟埔。又过一百五十里之外，是安平关，就是西辽地面了。”

焦廷贵大喝一声：“你这老狗才，俺问到西辽国去，因何说得许多的岗子、许多百里来？”原来这焦廷贵是个粗心愚蠢之人，闻那老者说得几个地名，就恐要忘记了，所以动恼起来。此时焦廷贵说：“老头儿，你不必多言得许多歧语，此去向那东北上，还有多少路，方得到西辽？”那老者又说声：“将军，小民指引这路途说得明明白白，为何这等着忙？向此东北至西辽境界，还有四百余里，安平关是西辽头座关了。”这廷贵信以为真，老者退去，吩咐众兵起程，望着东

北大路而行。不觉又是红日归西，明月初上，安扎营盘，埋锅造饭。次日，拔寨起程。此回不独焦廷贵一人走差了国度，狄元帅大兵在后队，多随错路而行。一路旗幡招展，剑戟如林。一连走了七八天，已到了安平关。一口难分两处事，按下宋将慢表。

且说安平关乃单单国头座关，守将名唤秃天龙，国王封他为总兵之职，命他镇守此关。那一日在关中吃酒，半酣之际，忽有小军报说：“宋朝天子不知甚么缘故，差遣大队人马，移山倒海的杀奔来了。”秃将军听罢说：“有这等事？离关还有多少路程？”小番禀道：“只有三十余里。”秃天龙喝声：“再去打听！”心中大怒，气冲霄汉，立起身来说道：“我邦狼主是个顺天知命之君，自数十年来归伏宋朝，岁岁贡献无亏，为何忽然无事兴兵，前来惹气，是何道理？若不出关与他理论，不算本总英雄。”此时这秃天龙一来是饮酒半酣之际，因他亦是性急之徒，不待宋军安营下寨，投递战书，即忙顶盔贯甲，上马提刀，带领一千精壮人马，炮响三声，大开关门，一马当先冲出关外。

此时宋兵正在安营之间，有番将秃天龙带兵杀来，高声大喝：“宋将有能者，快来纳命！”早有军士报知，焦廷贵闻报，不觉吃了一惊，说：“可恶番奴，尚未安营，便来讨战，待俺前往送他阎王老子去罢。”连忙飞马冲去，见番兵一字排开，杀气腾腾。来将脸如朱砂，眉浓眼大，赤发红须。焦廷贵一见，大喝道：“番奴，你且通下名来！”秃天龙说：“俺乃安平关总兵秃天龙是也。但上邦下国久已相和，为何忽地兴兵犯界，是何道理？你且通下名来，待本将军取你首级。”焦廷贵大怒，喝道：“谁叫你狼主从前无国法，兵犯上邦，所以兴兵征伐你国。早早献上头来，待俺老爷立头功。”只因秃天龙此时酒已醉了，听得焦廷贵之言，糊糊涂涂，两处未曾说明。所以秃天龙大怒，喝声：“胡说，你宋王好昏君也！我狼主归顺宋朝数十年，你无故兴兵，贪利忘义，好生可恶！”提起大刀，当头就劈。焦廷贵全然不惧。呵呵发笑，把铁棍往上架开，二人杀起来。一场的龙争虎斗，有三十回合。

再说狄元帅后队大兵已到，早有军士报知。元帅大怒，说：“尚未安营，这焦廷贵不奉军令，怎敢私自开兵？传令：速速鸣金收军，把焦廷贵捆绑起来！”令一出，即时不住的鸣金。谁知焦廷贵杀出了神，由他连连不住的鸣金收军，只是不听，说道：“我焦廷贵不挑得番将下来，不为好汉！”果然秃天龙被酒醉了，招架不住，却被焦廷贵铁棍抡开大刀，拦腰捣去，打翻去跌下马，割取首级，以为头功，满心欢喜。提起铁棍，踩开大步，把番兵乱扫，打得七零八落，各自逃生，四散东西，多往正平关飞报去了。焦廷贵哈哈大笑，回顾后队，高叫道：“安平关已到手了，众人快些来进关！”他一马当先，抢入关中去了。

狄元帅又恼又喜，只得传令众兵丁，挨次而来。元帅大兵进了城中，这些番兵走散，百姓一并逃生，只剩得一座空城。元帅进到关中，升了帅堂，众将兵参见毕。

又道焦廷贵要报头关功劳，走到帅堂元帅跟前，提过首级来请功。元帅一见大怒，喝道：“焦廷贵，你好生大胆！因何不奉军令，私自开兵？本帅传令，还不收兵。不从将令，军法难容！”喝声：“刀斧手斩讫，以正军法！”两旁刀斧手一声答应，正要动手，焦廷贵急称一声：“元帅，你在后队，不知前队事情。小将正在安营间，忽有番将秃天龙带兵杀来，不许安营，即要交锋踹营而来，十分凶勇。若被他踏破了营盘，元帅的威风灭尽。若请得军令已来不及了。与他交战正在性命相搏之际，顾不得鸣金了。若然元帅要杀我焦廷贵，分明要赖了我的功劳。得了安平关，我焦廷贵原有功无罪，如何元帅要杀我？你真好不公心！”这几句话倒说得元帅顿口无言。闪出四虎将军上前，一同力保焦廷贵，说：“元帅！这焦廷贵不奉军令，私自开兵，虽然有罪，但番将不待投递战书，即日杀来，亦是凶狠之辈。焦廷贵原不得已开兵，望乞元帅念他

取关有功，赦其斩罪罢。”元帅见四虎将军保他，便说：“焦廷贵虽取关有功，但不遵军令，功罪两消。”焦廷贵起来谢过元帅，又谢四位将军解救。此时元帅吩咐将人马安顿关中，所有粮草马匹金银什物查点分明。一面出榜安民，又将秃天龙的首级尸骸埋葬了。暂停三天，留偏将二员、三千兵丁守关。元帅与众将军又要西行，按下慢表。

再说正平关主将名唤秃天虎。他生得身高一丈。勇力异常，使一根丈八蛇矛，万人莫敌。秃天龙是他胞兄，年纪只得三十光景。原来这正平关与安平关离有二百五十里路程，所以此时并不知道失关之由。况且岁岁平宁，并无探子在外。这一天关中无事，夫妇正在闲谈，忽有安平关上奔来了几个官儿、几百兵丁，慌慌忙忙前来一一报知。秃天虎听了大吃一惊，怒气冲冠，咬牙切齿说：“罢了，我邦与宋朝未曾动过一兵一卒，两国久已相和，狼主岁岁入贡天朝，为何忽然起兵，前来征伐？破了关，把我哥哥伤害，此恨如何得消！待我带兵前去，见一个捉一个，拿回关中砍为肉泥，方泄我胸中之恨！”多花夫人说道：“无事兴兵，果然无理。但大宋五虎威名素重，相公须要小心。”秃天虎应允，又连忙写表，差小番奏达狼主。次日天明，点齐人马，放炮出关。带了五千惯战貔貅士卒，杀奔安平关而来。

此时若不是这焦廷贵问路不在行，那有到此地战杀，伤害许多生灵？这也原是狄元帅、八宝公主可有宿世良缘。合着：

气运遭逢开劫杀，姻缘会合应佳期。

第四回

正平关焦廷贵大败 单单国秃天虎原因

诗曰：

莽汉先锋逞勇刚，岂知番将更猖狂。

沙场大败奔逃窜，方信强中复有强。

却说秃天虎带兵出关，要与哥哥报仇。此日天气晴朗，狄元帅正要催兵前进，忽有探子报进，说：“后上元帅爷，今有正平关番将秃天虎领兵前来，要与元帅爷答话，请令定夺。”元帅说：“再去打探来。”探子说声：“得令！”去了不多一会，小军又报番将讨战。

元帅正要点将出马，旁边闪出焦廷贵，因他前日杀了秃天龙，自道英雄，不知厉害，连忙上前说声：“元帅，不怕死的番奴又来送命，且容小将出关，将他首级取来报功。”元帅说：“上阵交锋，休得轻狂，小心才是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元帅勿忧，想那秃天龙尚且死于小将之手，谅这秃天虎本事有限了，他的性命不为稀罕也，不打紧，待小将活捉他回关，献与元帅看看。”元帅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领一千人马出关会他，须要小心。”焦廷贵说声“得令”，即时上了花鬃马，提了镔铁棍，耀武扬威，带领一千精兵，一声炮响，一马飞出，来至阵中。

只见番将生得凶恶异常，人高马骏，番兵列成阵势。焦廷贵便高声大骂：“番狗乌龟，快来纳命！你可是秃天虎么？”秃天虎怒道：“正是。你这南蛮狗头狗脑，口出大言，且通个名来！”焦廷贵说：“爷爷老子乃大宋狄元帅麾下前部先锋焦廷贵。你快快献关投降，饶你狗命。如若半个不字，多照着秃天龙的榜样死在俺铁棍之下么。你好不怕死的番奴，不以性命为重，看棍！”提起铁棍打去，秃天虎大怒：“原来你这狗南蛮伤害我哥哥，极大冤仇。不取你命，誓不为人！”把长枪架开铁棍，回枪当心就刺。二人兵刃交加，大战三十合。这秃天虎果然本事高强，杀得焦廷贵浑身冷汗，招架不住，看来不好，架开长枪，大喝一声：“番奴，杀你不过。”带转马就走，败入关中。秃天虎追赶不上，只得勒住马回营。

且说焦廷贵败进关来缴令，说声：“元帅在上，这番将秃天虎果然厉害，小将杀他不过，捉他不得，求元帅宽限一天，明日准拿来。”元帅说：“你且退去，休得多言。”焦廷贵应声退去。

到次日，有小军报说：秃天虎讨战。元帅闻报，即令石玉出马，带领一千精兵。一开关门，一马当先，二将会面，各通名姓。秃天虎一见来将不是焦廷贵，便开言说：“石南蛮，你且听着：我邦狼主最是英明有道，两国久已相和，未曾动过刀兵，年年入贡天朝，为何上国白白兴无名之师，前来征伐，不知何故？古人有言：‘日月虽明，难照覆盆之下；钢刀虽利，不斩无罪之人。’你兵犯安平关，杀害我胞兄，从此冤如深海，快些献出焦廷贵，待俺将他心肝来祭了兄长，消了仇恨，再作道理。但你师出无名，犯我边疆，其中必有个缘故，也要说个明白。”

石玉听了番将之言，冷笑说道：“秃天虎，依你说来，句句有理之言。但你狼主好无分晓，

妄想天朝锦绣江山，几次兴兵侵犯天朝，岂不罪名深重？故我主万岁命狄元帅提兵到来征伐，问个犯上之罪，何谓出师无名？”秃天虎说声：“石玉休得胡说：我邦数十年来归顺天朝，从不曾兴过一兵一卒，怎说起屡次兴兵犯上之说？”石将军说：“秃天虎，你休得花言，怎赖不认罪名？前数年屡次兴兵侵扰，幸得杨元帅屡屡杀退你邦人马，不计其多少。自上年秋季，你狼主大兴人马，赞天王子牙猜等围困瓦撞关，声声要夺取中原，全亏得我狄元帅杀得你邦人马大败，雄兵猛将一齐消灭，至今才得兵戈止息，怎言并不兴过一兵一卒？莫不是你初到番邦，新做官的不成？故不晓得从前缘故，胡说有理之言？”

秃天虎听罢，哈哈笑起来说：“如此你们走差了路，这里不是西辽地方。”石玉说：“既不是西辽，是甚么地方？”秃天虎说：“我这里是单单国，与你大宋无仇，忽然兴兵前来，夺关斩将，令人可恼。既然西辽国犯了你们，也该前去征伐西辽才是，为何不去寻他，反来兵向我国？这是宋王的主意，还是狄青胆怯了西辽，欺侮我单单国中无雄兵猛将不成？”石将军听了，心中明白，连忙欠身打拱，叫声：“秃将军，如此说来，是我们走差了路。”秃天虎说：“不是你差是我差么？”石玉说：“将军且请息怒，待小将回关禀知元帅，前来与将军赔罪便了。”

秃天虎说：“石南蛮休得胡思妄说，杀我胞兄赔罪，消失不来了。”怒气冲冲，喝声：“南蛮看枪！”石将军见他动手，也把银枪架开，自知理亏，不与交锋，带转马如飞奔回关去。番将赶他不上，在马上带怒仰天长叹说：“哥哥呵，大宋要去征伐西辽，误来我国，可怜把你一条性命白白送了。如今他肯干休退兵，但害了我哥哥，必要拿住焦廷贵，碎尸万段，方消我恨。但是正平关兵微将寡，不免通知吉林关添兵相助，再上本章奏知狼主，打点迎敌罢了。”

不表番将回营。且说石玉回到关中，低头丧气，面色无光。元帅一见此光景，即问胜败如何。石玉说：“启上元帅，这场事情错了。这里不是西辽，乃是单单国，走差国度了。杀错这番将，这秃天虎声声要报仇。原来我们不是，故小将不好与他交战，奔回关内禀知元帅，须要怎样商量定夺才好。”元帅听罢说：“怎见得这里是单单国？”石将军说道：“方才小将与秃天虎答话，他说这番王英明有道，数十年来归顺天朝，从不曾兴过一兵一卒，何故上邦忽兴人马前来征伐？小将又说起西辽侵犯的缘故，这秃天虎说明此处是单单国，不是西辽。他口口声声要与胞兄报仇，不肯干休之言，必要捉拿焦廷贵，想来此事如何是好！”

元帅听罢，顿觉呆了，一会还是将信将疑，吩咐传令焦廷贵来。不一会，焦廷贵来见元帅，说：“元帅在上，呼唤小将有何差遣？”元帅说：“焦廷贵，你说熟识西辽路途，故本帅点你为向导官。你因何不走西辽邦，来单单国是何缘故？”焦廷贵闻言，吃了一惊，想一会，呆一时，叫声：“元帅，这话那里来的？”元帅说：“今日石将军出战，秃天虎说此处不是西辽，乃是单单国，这便如何？”焦廷贵说：“元帅不要信他，这番奴自知杀我们不过，故以虚言哄弄的。”元帅喝道：“胡说！你走差了别国，还说强言，欺着本帅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元帅，小将认得路途明明白白，那有此事？若果走差别处，小将甘当军法。”这焦廷贵一口咬定不差，元帅听得心中疑三惑四，说：“且罢了，待本帅来朝亲自出马，便知明白了。”吩咐是夜埋锅造饭。

到来日天明，有小军报上元帅说：“番将秃天虎坐名要焦将军出马。”元帅喝声：“再去打听。”连忙穿过黄金甲，头上戴紫金盔，上了现月龙驹马，手执定唐金刀，气宇轩昂，好一位少年英雄，扶助宋室江山，乃社稷所重之臣。点了五千人马，带了四虎英雄，分为左右，随后有铁甲步军五百，三声炮响，冲关而出，旗幡招展，来至关外。

队伍摆开，秃天虎一见来将比众不同，真乃威风凛凛，杀气森森，便把枪一摆，喝声：“来将通下名来。”狄元帅说：“本帅乃大宋天子驾下敕封平西元帅狄青是也。你可是秃天虎么？”

秃天虎说：“既晓得本总威名，何劳动问！”元帅叫声：“秃天虎，你邦原是西辽国，因何称为单单？莫不是你邦原无雄兵勇将，怕死贪生，虚言哄着本帅不成？”秃天虎说声：“狄南蛮，我邦猛将如云，雄兵如雨，狼主驾下尽是英雄豪杰，那有诈言贪生怕死之理？本总可笑你身为主帅之职，统领六师重任，作事甚是糊涂，以桃为李，以羊为虎，出无名之师，侵犯我国，伤官杀我哥哥性命，全无道理。掌什么兵权？莫若及早回头，做个农夫罢了。”元帅说：“秃天虎，据你若此说来，此地既不是西辽，有何为凭？”秃天虎说：“我也知你了，必从火叉岗走差路的。”元帅说：“怎见得在火叉岗走差的？”秃天虎说：“你一定到了火叉岗，不向西北而去，却从东北而来，岂不是走差了路，到我邦单单国么？”元帅闻言，暗说道：“曾记着到了火叉岗，有两条大路，向导官从东北方而走。此事乃焦廷贵这匹夫弄坏了。本帅也欠主张，点错这鲁莽之徒为向导官，走差别国，惹起祸殃。圣上必然归罪于本帅，无可分辩。”想罢即欠身打拱说声：“秃将军请息平空之怒，听本帅奉告一言。”秃天虎说：“狄南蛮有何话说，慢慢讲来。”不知狄元帅说出什么言辞劝解他。正所谓：

不是英雄真长敬，却缘莽将便差途。

第五回

秃总兵生擒二将 狄元帅认错求和

诗曰：

天朝虎将被擒拿，只为当时走路差。

逞勇倚强终自失，偏邦到底弱中华。

当时狄元帅自知理亏，在马上欠身打拱说：“秃将军，向导官走差路途，误来贵国，错犯你关，原来本帅之失。秃将军且请息怒，待本帅来日亲到贵关赔了错失之罪，即日收兵，前往西辽便了。”秃天虎说：“狄青你休得妄想，你身为主将，执掌兵符，事事全凭你指挥。差使向导，如何走差得路途，不到西辽，反侵我国。无端杀害了我哥哥，说什么赔罪消失之话，于情理上断难容你！”这匹夫说罢，把手中丈八蛇矛向心窝刺来。

狄元帅连忙把金刀架开，放下笑脸，叫声：“秃将军，本帅已差之万倍，情愿赔罪也罢了，因何你还不肯干休，到底你主意若何？”秃天虎喝声：“狄青你若误走国度，不伤我邦的人口，还有可讲，情有可原。你兵一到，便夺关斩将，伤了我哥哥。此仇此恨，与你冤如海深。今朝与你必要见个雌雄。”又是一枪刺来。元帅又把金刀架在旁首，又开言说道：“秃天虎，你不依理论，定如此凶恨，只为本帅一时走差了你国，误伤了你兄，乃本帅差错。所以三番两次让你动手也不较量。若问误伤你兄，今既死，已不能复活。本帅已经收殓殡葬，待平定了西辽回朝，奏知圣上，超度他的灵阴，封坟墓以补报他。我劝秃将军休得认真起来，古言：山水也有相逢之日。将军你可想得来？”秃天虎喝声：“胡说！无辜侵犯，把我哥哥杀害了，就是这等罢了不成？若要俺的干休，除哥哥复活，别的求和还可使得，有仇不报枉英雄。”说声：“看枪！”又刺过来。

元帅金刀架住，暗想：“看他如此硬性，料想以善言相劝未必和谐，不免与他交战，杀败了他，方知我兵厉害。然后讲和，自然可允诺了。”复高声说：“秃天虎，本帅自知理亏，以理而言，你却执一之见，不听本帅之言。如若必要交兵，倘有差迟，悔之晚矣。”秃天虎说声：“狄青，你既伤俺胞兄，俺便于你势不两立。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，有何悔恨之理？”元帅听罢，回顾左右说：“那一位将军与他交手？”闪出扒山虎张忠，说：“元帅，待小将拿他。”元帅与三将一齐退后，此时张忠一马当先，提起大刀砍去，秃天虎长枪急架相迎，二将冲锋，杀到六十余合。秃天虎果然武艺高强，张忠抵敌不住，却被他拦开大刀，生擒过马，喝令众兵丁捆绑了。

元帅一见大怒，正欲出马，旁边又闪出一将，是李义，说：“元帅不必心烦，待小将拿这番奴。”说罢，一马飞出，提起长枪当心就刺。秃天虎把长矛架开，大杀一阵。战有五十个回合，李义招架不住，又被秃天虎活捉捆绑了。石玉心中大怒，不待元帅将令，拍马上前，舞起双枪乱刺。秃天虎连拿二将，那里看得石将军在此，战到三十余合不分胜败。原来这石郡马乃是

王禅鬼谷的徒弟，与元帅同一师。前者老祖把枪法传授与他，与众不同，因赞天王部将薛德礼混元槌厉害，故赐他风云扇，破这混元槌立功。但风云扇只破得混元槌，别样物件破不来的，况且此一时乃用实力战斗，纵有法宝也不中用的。那秃天虎实有万夫不当之勇，石玉那里是他的对手？他是仙传枪法，所以还抵挡得住。此时沙场内杀得烟尘滚滚，日色无光。冲锋到八十个回合，元帅在关见二将杀得难解难分，恐防石玉有失，传令鸣金收军。二将退回。

秃天虎得胜回营，坐下吩咐小番绑过二员宋将，张忠、李义二人英风勃勃，立在一边。秃天虎叫声：“二南蛮，你既已被擒，何不下跪？”二英雄喝声：“秃天虎休得大言，俺乃天朝上将，焉肯屈膝跪你？”秃天虎说：“我且问你，两国从来相和，为何兴兵侵犯？恃勇逞强，夺关斩将，是何道理？今日被擒，尚且倔强？”张忠听了，冷笑一声说：“秃天虎，这是你的糊涂，反说俺的无理。”秃天虎喝声：“好花言的南蛮，你们无礼，反来说俺的不是！”

张忠说：“秃天虎，可见你外国之人，不读孔圣之书，不达周公之礼。古云：正理一条，蜜行千样。你的强蛮令人可杀。”秃天虎听罢，气得他火烟直冒，怒跳如雷，立起身来，须眉倒竖，环眼圆睁，喝声：“你等说难道本总差了么？”张忠说：“为何不差？”秃天虎说：“俺怎生差处，你且说来！”张忠说：“我们奉旨征伐西辽，误走路程，到来你国，也是平常之事。我兵初到来，营尚未安扎，你的哥哥秃天龙若问明情由，说明此处不是西辽，自然即日收兵，前往西辽，何等不美？谁叫他恃着强蛮，领兵杀来，把天兵看得如同儿戏，定要即刻交锋。岂不晓得刀枪乃是无情之物，二虎相争，必伤其一。论起来不说明即要战杀，还是你来犯上，还是你兄自来寻死？叫那人偿他的命？俺今日好言问道，你不明白，可细细思量得来。俺二人乃一顶天立地的硬汉，即被擒拿，要斩就斩，要杀就杀，何惧之有？”李义在旁，见他说此硬话，连忙插说道：“张哥哥，何必教导这番奴，既被擒来，谅情要做刀头之鬼，何必与他较量许多言辞。”秃天虎听了，喝道：“都要杀，不要为难。”二将说：“秃天虎，你可晓得我邦元帅为人，有大将之才。前者一人杀败西辽数十万雄兵，你邦纵有雄兵猛将，那里是俺元帅的对手？征灭扫平你邦，有何为难？若杀了我二人，就是狼主求降，也难依了。况且焦廷贵误伤你兄，与我二人何干？”

原来这些外国之人虽是强蛮，到底愚直。这秃天虎听了二将之言，不觉想了一会，暗说道：“俺听这回南将之言，也觉有理。论起来我哥哥好不狂莽，原有几分不合之处。但无端被杀，总要报仇的。既然焦廷贵杀我哥哥，想来那里要得二人偿命？罢了，待明日拿了焦廷贵，然后放他二人便了。”秃天虎主意已定，吩咐小番：“把张忠、李义打入囚车，押往后营，好生看守。等待拿了焦廷贵，然后放他回去。”二将听了秃天虎不杀之言，方才安心，只虑不拿得焦廷贵，我二人放不成了？在下不表番营二将。

且说狄元帅收兵到关坐下，传令：“吩咐焦廷贵到来见本帅。”一时，焦廷贵还不知元帅何事，立刻上前说：“元帅在上，末将打恭，不知呼唤有何吩咐？”元帅大喝一声：“匹夫！你说到过西辽地，熟识路途，故此本帅点你为向导官。怎么你到了火叉岗，不向西北而走，却从东北而行，混来单单，走差国度，罪于本帅。你又不问明缘由，便杀无辜的秃天龙，怪不得秃天虎不肯干休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嘎，元帅当真走差了么？”元帅喝声：“该死的匹夫，若不走差了，本帅焉能怪着你？单单一向与我国相和，如今忽动起这场刀兵，祸端皆由你这匹夫。令人可恼，刀斧手拿去斩讫。”两旁一声答应。这焦廷贵心中着急起来，倒身跪下说：“元帅请息怒，末将还有辩言。”元帅大喝：“匹夫有何辩言？快些说来！”

焦廷贵说声：“元帅你为一个千军万马之主，事事多要听从元帅选他的才干调用。从前末将不过口头言语说到过西辽国，岂知元帅就点末将为向导官，若然末将不从，又恐违了军令。

元帅应该查明果然谁人熟识西辽路途，不知为何乌乌糟糟点小将做个向导官开路？先锋大兵到了火叉岗地方，小将就有些疑惑起来。两条大路像个火叉的形模。想去思来，记认不清，不知那条路是走西辽。只见山脚下有一老乡民，故小将随即问他，这老人指点的路，我一一照依而行。就是走差了国度，乃元帅错用了人之过。若将我焦廷贵斩首，甚是不公平。”元帅听了，高声说道：“本帅怎样不公，你且说来。”焦廷贵说：“方才说过，大凡行兵调将，总凭元帅量才拨用。末将做不来的，元帅不该点我为向导官。”元帅喝声：“匹夫，你说到过西辽，故此本帅才点你的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元帅，我虽然到过一次，只因月久年多，就忘记了，走差国度，乃平常事。难道将末将来斩首？”元帅大喝道：“好利口的匹夫！走差国度，本帅已有欺君不细之罪。妄杀秃天龙，他的兄弟不肯干休。本帅再三赔罪消释，他却执一之见，不肯依允。况且二将被擒，不知性命如何，皆因你断送了。照依军法，断难宽恕。”喝令刀斧手斩讫来，刀斧手一声答应，登时把焦廷贵捆绑，推下阶来。不知焦廷贵性命如何，正是：

莽将难逃严法律，阴魂从此绕边疆。

第 六 回

石郡马沙场斩将 多花女雪恨兴兵

诗曰：

烈烈轰轰逞勇强，番军难免阵中亡。

与夫雪恨多花女，未报夫仇先被伤。

当下狄元帅将焦廷贵斩首，推出关外。焦廷贵心下着急，高声说：“元帅请息雷霆之怒，末将还有分辩。”元帅吩咐推他转来大喝道：“有辩快些讲来！”焦廷贵说：“元帅，你责小将走差了路途，元帅与四虎将军还有多少兵丁在后，难道内中没有一个惯熟路途的？若内有知者，应该说一声，不是这条路上走的。为何大家一声不响，随着这条错路而走？若说众将兵皆不熟悉路途，众人都要杀了，连元帅也要斩首。此时到了安平关，营尚未安，就有秃天龙杀到营来，也不声不响，难道此时由他割下首级不成？他又不说这里是单单国，不是西辽，此时他不说明，小将那里知道？所以交战起来，斩了秃天龙。元帅说小将不奉将令，私自开兵，赖了我的头功。次日应该差末将前去建二功才是，为何元帅差张忠、李义去出马？这两人又不是真才实料的英雄，自然一并拿去。此乃元帅行兵不通、调将不才之故。若今朝杀了我焦廷贵，众夷邦外国闻知，也耻笑着元帅屈杀将士的了。”

狄元帅听了这些七颠八倒的鬼话，不觉呆了，答应不来。旁边闪出笑面虎石玉、飞山虎刘庆，上前打拱说：“元帅在上，焦将军走差路途，理该问罪。但秃天龙不说明缘故，混行交战，也难分辨错走程途。望元帅法外从宽，饶他初次犯界，留在军中将功赎罪。望乞元帅准末将之言。”元帅见二将讨饶，便喝道：“饶了匹夫死罪，活罪难饶。”吩咐捆打四十大棍。小军领令，把他打了四十，起来谢了元帅不斩之恩，往后营去了。

且说元帅十分烦闷，只因误杀秃天龙，几番劝解，自认差错，秃天虎总是不允相和，反被他捉去张忠、李义。倘有差迟，失了英雄两兄弟，如何是好？便与刘庆、石玉商议此事，二将同声说：“元帅，今日阵上认了多少差处，秃天虎总是不依。如今没有别的什么打算，且到来天待小弟二人杀败秃天虎，他自然投伏了。”元帅说：“二位兄弟，算来实是我们理亏。杀了秃天龙，怪不得秃天虎不允。虽然焦廷贵这匹夫走差了国度，算乃原是本帅之过，不该点这鲁莽之夫为向导。如今主上得知，本帅罪已非轻。”二将说：“依元帅的主意如何？”狄元帅说：“本帅意欲修书一封，着人送与秃天虎，再以理讲他。如若允从，便收兵往西辽；若不允从，另行计较便了。”二将说：“元帅之意不差。”

此时元帅定了主意，即日修书一封，连忙差军士送到番营。秃天虎接过书一看，上写着：

平西总帅狄青书拜秃总戎麾下：伏以大宋单单，天朝偏国。向日相和，毫无构怨。缘因征伐西辽，误来贵国，乃本帅之差，错杀无辜将士，乃本帅之失，追悔不及。将军胞兄与

各番卒，皆非可杀之人，本帅好生不忍。既死难生，平西还国之日，奏闻我主墓顶阴封，以偿无辜被陷。免贡三年，以修向日相和。伏望将军海涵允诺，不较前非，足见情长。肃参投达，翘望好音。

秃天虎细细看罢来书，不觉呵呵冷笑说：“这狄青如此胆怯，那里做得主帅？”就在书后批回：

哥哥复活，两国相和。既然不若，永动干戈。

写罢，打发来军回复狄元帅去了。

原来这狄青乃是依理而行，所以修书请和。岂知这天虎说他胆怯，也是意思会差了。且说狄元帅观见回书，大怒说道：“秃天虎如此狂妄，全无一些理律之言。本帅只为自知理亏，所以忍气求和。既然他执一不悟，无理逞强，我何惧他？也罢，明日必要与他见雌雄。但得张忠、李义二将无害，本帅才得放心。”是夜不必细表。

且说次日各将饱餐战饭，又有秃天虎前来讨战。元帅令石玉领兵出马，笑面虎便一马当先，冲到番军阵前，把双枪一挺，喝声：“番奴看枪！”秃天虎闪回，举手急架相迎，犹如龙争虎斗，杀得天昏地暗，沙卷尘飞。战了八十余合，石将军看看抵敌不住，败将下来，飞马逃走。秃天虎拍马赶去，喝声：“你那里走！”紧紧追上。早有飞山虎在关前看见，连忙驾上席云帕，看定一箭射去，正中秃天虎的左颊，负痛一声，转马逃走。石玉回马赶上，一枪刺去，中他肋下，疼痛难当，翻身跌于马下。石将军拔剑，取了首级。刘庆叫声：“石四弟，趁此打破营盘，杀散番兵，救了张忠、李义，去见元帅罢。”石将军说声：“有理。”喝令众兵杀上前去。二虎将一同杀去，把番兵犹如砍瓜切菜，各自逃生四散。二将打入番营，放出张、李二人，说明缘故，四人哈哈大笑。命军士放火，把番营烧得干干净净。

张忠说：“众哥弟，趁此天色尚早，我们带兵去赚了正平关，你道如何？”石玉说：“不奉元帅将令，不可妄动。且自收兵缴令，再行区处才好。”三将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且收兵罢了。”众将收兵回关，下马入见元帅缴令，说明杀了秃天虎情由，元帅听了，纳闷昏昏，说：“走差国度，妄动刀兵，连伤两员番将。只怕番国君怀恨，不肯休息干戈。本帅千军万马，何足畏惧？只忧征错无辜单单国，纵然得胜还朝，本帅终须有罪。想到其间，实难处置。”说罢低首不言。无奈，只得吩咐秃天虎首级，不必号令，配合尸骸备棺成殓，与秃天龙的棺柩安放在一处。杀的番兵好生掩埋。等候三天，如若番邦没有动静，然后回兵，复往西辽。若他又有兵马到来，再作道理。闲话休表。

再说正平关秃飞虎的夫人名唤多花女，在关心中不安，说：“狄青兴无名之师，杀害我邦兵将。相公起兵前往退敌报仇，不知胜败如何？”夫人在关正在思想间，只见众小军报说：“秃总兵阵亡。”夫人一闻此报，悲哀大哭，骂声：“狄青，我与你誓不两立，杀害我亲夫。”原来这多花女是番王驾下兵部尚书脱命之女，也有些武略。他又见闻得丈夫阵亡，要报仇雪恨。等不到明日，连夜点齐人马，杀奔安平关而去。两关隔涉有一百五十里之程，一夜不能得到。

且说狄元帅在安平关候了几天，忽有探子报知多花女杀奔前来。元帅闻报，长叹一声，传令四虎弟兄：“且不必开兵，以理讲和为妙。”四将齐说：“元帅之言有理，末将等焉敢不遵。”忽闻号炮震响连天，停一会，有小军报上元帅爷，多花女讨战。元帅即差石玉出马，吩咐先以理讲和为是。石玉应允得令，连忙上马提刀，英豪凛凛，领兵杀出关前。

跑到阵中，看见这番女手持双刀，满面怒容。石将军暗说道：“元帅叫我与它讲和，料想杀他丈夫，焉能听从？说之无益，不必讲，不免与他见个高低罢。”提起手中双枪刺过去，多花女双刀架开，一男一女战杀在一处，一来一往，胜负不分。这多花女虽然是将门之女，有些本事，

到底不是石将军的对手。这石玉一则见他丈夫已亡，二则他是女流之辈，所以让他几分。岂知这番女要报夫仇心急，认做石玉本事平常，被他舞起双刀，战到六十余合。石将军一想：“如此看来让他不得了。”忙把双枪一连挑了几枪，多花女两臂酸麻，眼花力微，却难抵挡。被石玉一枪正中心窝，翻身落马而亡。李义、张忠大喜，假传元帅有令，快些前往抢关。三将喝令众兵杀上前来，到关下把番兵大杀一阵，四散奔逃。尸横遍野，满地鲜红，死者甚多。大小三军进了关中，满城百姓四散逃生，不必多谈。

石将军连忙安了众民，然后恭迎元帅进关，要把金银粮草点查。元帅说道：“错杀番邦无辜将士，抢占他的城池，本帅已经差之万倍，悔已不及。关内之物件，不可妄动他的，尽数交还他才是。”元帅军令森严，谁敢不遵。此时元帅心下十分烦恼，双眉紧皱，面带忧容，说道：“如此罪名越大了，如何是好？种下祸根，乃这莽夫弄来的，纵然将他斩首，也不中用的。本帅之罪，仍复不免，好不令人烦难也。”只得吩咐：“番兵尸首好生埋葬。又把多花女的尸首一体备棺成殓，与秃天虎的安放在一方。待等干戈平定，再行超度灵魂。少尽本帅之心。”是夜狄元帅闷闷不乐，不知后事如何。正是：

胜败已分终有碍，战征虽系不为功。

第七回

狄元帅求和受辱 乌麻海中箭身亡

诗曰：

阵上求和似可羞，只缘莽将少筹谋。

火叉岗上行差道，致与东番单单仇。

再表吉林关主将名唤乌麻海，乃是单单国头等有名一员上将。年方四十余岁，脸如锅底，环眼眉浓，身高体胖。武艺精通，力敌万人，使一柄宣花大斧。前十余天，得闻秃天虎的飞报，气得他二目圆睁，双眉倒竖，说道：“狄南蛮，你这等无礼。我邦狼主归顺宋朝已久。狄青啊，你为何无风自浪，自来寻事，杀了安平关秃天龙。我想正平关秃天虎他武艺高强，胜过胞兄，必然无败。但愿他杀败南邦人马，把狄青拿住，方消得俺家此恨。”正烦恼之间，忽有秃天虎的夫人差小番如飞报到，称说秃总兵阵亡，要求将军爷提兵作速前往破敌，不然正平关有失。

次日乌麻海正要整顿军马兴兵，忽又报到多花女已被杀，正平关已失。这乌麻海闻报，大怒如雷，气得面如土色，说：“可恼你狄南蛮，无故连伤我二将，尚且容你不过。那多花女夫人乃是女流之辈，为何也伤他性命？这还了得！狄青啊，前两关由你夺去，若要到我吉林关上，就万难了。若容得你一兵一卒过此关，誓不为人！”他又想一回，说道：“秃天虎尚且死于狄青之手，看来大宋这五将不是好惹的，须要提防一二才是。”看来天色已晚，埋锅造饭，是夜不题。

再说次日乌麻海点起一万精兵，顶盔贯甲，上了一匹乌龙豹，手持一柄开山大斧，领了一万番兵，一声炮响，大开关门，杀奔正平关而来，喊声讨战。早有宋兵飞报入关。狄元帅亲出关来到阵前，四虎将军在后跟随。元帅一见番将，在马上欠身打拱，开言叫声：“马上将军尊姓何名？”番将说道：“本总乃吉林关主将是也。你何人？”狄元帅说：“本帅乃大宋天子驾下平西主帅狄青是也。”乌麻海说：“嘎，原来你是狄青。俺且问你：既然宋君差你征伐西辽，为何兵反向我国？况且我邦狼主久顺天朝，年年入贡。你忽兴兵马，妄动干戈，连伤二将，眼底无人，欺我单单国，是何道理？”

元帅听罢，放开笑颜说：“将军且请息怒，听本帅告诉一言。本帅奉旨征西，只因向导官走差国度，错走东方，误来贵国，罪归本帅无容辩。到了安平关，误杀秃总兵，方悔恨错了。”乌麻海说道：“既不知地理，点他为什么向导官？若不识贤愚，做什么元帅？今日宋王差你总军元帅，前八百年时倒运了。”乌麻海数言说得狄青面上无光，脸红面白，把头一低，开言说：“将军，这也原是本帅的理亏，所以本帅亲自出来见将军，万望海涵，不较前非，足见将军大德了。”乌麻海说：“狄青你敢是做梦么？你连伤我邦二将，占夺我城池，也莫说是你求和，就是宋王亲来说也不能了。既然你亲来出马，我与你见个高低。”说罢，提起宣花大斧当头劈将下来。

元帅想道：“说也徒然，谅他必然不允了。”忙把定唐金刀往上架开，二员大将在沙场杀得天昏地暗，东西难分。战鼓之声不绝，冲锋到八十余合，不分胜败，自辰时杀至午刻。再战时：

沙尘滚滚惊天地，刀斧交加各逞奇。

豺狼虎豹藏山洞，野鹊乌鸦不敢飞。

当时又杀了一百个回合，你我不休。狄元帅自知杀他不过，又不肯失势与他，只得退后数步，取出金头鬼面戴起，念一声无量佛，只道拿他下马。岂知这法宝全然不灵验，这乌麻海见他带上鬼脸，不知何意，赶上数步，把大斧当头劈下。狄元帅全不知觉，只因他的金盔上藏着血结鸳鸯，一道毫光冲起，大斧不能下。四将一见，飞马上前，奔至元帅马前，除其金脸，一同跑回关去。

乌麻海追赶不上，也自收兵回关坐下，说道：“那狄南蛮杀俺不过，取出一个鬼脸的东西带在脸上，也觉可笑。但俺用一斧，只道结果他的性命，不知何故，他盔上冲起一道红光，不能下斧，这是什么缘故？也罢，待他今夜再活一天，明日擒来，也要死的。”

少表乌麻海之言，且说狄元帅败进关中，坐下，四虎弟兄安慰一番。元帅闷闷不乐，说道：“乌麻海这番将本事高强，几乎失手与他，亏得众弟兄杀退。但不知因何法宝不灵验起来，如今杀败，如何是好？”四虎将军说声：“元帅勿忧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何必心烦，且到来日，小将等出敌便了。”元帅说道：“众位弟兄啊，本帅尚且不能取胜，只怕你们也不济了，如之奈何？”四将说：“元帅，如若小将不能取胜，只消用计伤他便了。”元帅点头，吩咐众贤弟且回营，到来日再作商议。四将回营去了。

此时狄元帅自说道：“想来那人面兽既不灵验，这穿云箭只怕也不中用了。但这二物乃神人所赐，不可轻毁。目下虽然无用，且收藏好罢。”若说狄青的人面兽既是法宝，为何今日不灵验的？只因元帝殿下的神将化生于西辽国内，故神圣将两件法宝赐与狄青，待他收回各将立功。只因单单国的番将不是圣帝殿前神将化生，所以这人面兽用不得了。此时元帅心下十分不乐：“身负欺君重罪，恐防庞洪弄权来暗算。须有南清宫姑娘在，又忧他不晓得内里缘由，难作主张。罢了，我忧不得许多，听天而已了。”此夜元帅纳闷，不必细表。

次日天明，众将来参见，元帅正与众将商议，忽报番将杀奔关下讨战。元帅即差飞山虎刘庆出敌。刘将军得令，领兵出关，与乌麻海交手。战不上四十合，败进关中。元帅又差张忠、李义，又不是乌麻海的对手。连战数天，宋兵大败。狄元帅不悦，说道：“既是番人不肯和，惟要杀败了他，情愿求降，方能前去征西。岂知这乌麻海本事利害，与他力战不中用了。必须用计除他，方可使得。”是夜元帅见风清月明，卸下戎衣，穿起便服，带了张忠、李义两人，步行出关数里外，四面观瞻。只见关左有座黄石岩，山岩高耸，远远霞森。三人看罢，回转关中。此时已有三鼓更深，即与四虎弟兄商议定计。命刘庆往山后埋伏，石玉引战，此计必然成功。四将奉令，领兵分头而去。

此夜三军不睡，次日天明，闻报乌麻海讨战。元帅令石将军出马，杀出关外，与乌麻海大战六十余合，石玉大败而逃，乌麻海紧紧拍马追赶。石玉奉了元帅将令，且败且战，诱他到了黄石山，败进山中去了。乌麻海不知是计，奋勇当先，追赶上山来。忽听得一声号炮惊天，喊杀如雷，杀奔而来了。此时乌麻海方知不好，急急回马。早有飞山虎在山后一马赶上，喝声：“番奴，你往那里走？今日休想活了！”乌麻海大怒，举斧正要打去，那知张忠、李义喝令兵马，杀上三军，箭如雨落，发射纷纷，好不利害。

乌麻海看来势不好，把大斧舞起，左挑右拨，就如蛟龙取水，宛如二凤穿花。乌麻海挡箭

约有一个时辰，果然没有一箭着身，无奈不敢杀出，恐防被伤。此时危急，心慌力竭之际，手略慢了一慢，肩上早中上一枝，顾得肩上，又中了肋下箭一枝，枝枝都中。可怜单单国一个头等上将，今日在黄石山下遭此一劫，中箭七十余枝，自料不能活命，大叫一声：“狼主啊，臣乌麻海不能扶助你了！”说罢，就在腰间拔剑自刎，翻身落马而亡。石将军看见，回马会同三将，带领兵马乘势抢了吉林关。众兵一散，余者皆已投降。一同回关缴令，恭迎元帅进了吉林关，埋葬了番将死尸，出榜安民不表。

且说石亭关主将名唤巴三奈，也是英雄无敌，手下将广兵多。是日闻报，心中大怒，骂声：“狄青啊，你好逞强也！”即日带兵杀到吉林关讨战。狄元帅闻报，差焦廷贵出关迎敌。战了三十余合，焦廷贵抵挡不住，正要逃走，却被番将大刀拦开铁棍，生擒去了。次日复战，又拿去李义。巴三奈得胜，仍回关去，把二员宋将一并囚在后营，说道：“待等拿捉尽南蛮，把狄青等解上狼主，定罪开刀。”自此日日交锋，胜败不等。狄元帅此时欲回兵，只为焦廷贵、李义被擒，番人不肯和息，只得无奈在吉林关守候。终朝不悦，夜闷沉沉。不知何日东国干戈休息，西辽降伏。这是后话，不必烦谈。正是：

一月光阴容易过，巴三上表达番君。

风火鸳鸯关两座，添兵助杀宋朝人。

第八回

巴三奈坚守石亭 八宝女兴师议敌

诗曰：

巴三番将也逞能，坚守营关与宋争。

表达狼君添勇将，召宣公主领兵临。

话说单单国虽是外邦番地，这国王知达天时，登基以来三十余载，归顺天朝，岁岁无亏贡礼。就是本国诸臣，多是忠肝义胆之臣，匡扶这番君。狼主看待群臣也无差处，邻邦各国相和，从无干戈侵扰。君臣共享太平，百姓安康。

忽一日，闻知大宋兴兵犯界，势如破竹的人马到来征伐，夺了安平关，杀了守将秃天龙。此时番君闻报，怒气冲冲。凡为人知情达理的，凡事必然以情理为先。情理差了，必要动气。这番王一想，并无差迟于大宋，如何平白无端兴兵到来，夺关杀将，是何道理？越想越怒，说：“孤家立位以来，并未亏贡于大宋。如今无故兴兵犯界，杀害大将，此恨难消。”即日降旨：“着令鸳鸯、风火、石亭、吉林、正平各关主将为之一路，与他交战，必要把狄青活的拿来，待孤家亲自开刀。孤家并无过犯，宋君为何大兴兵马，到来夺关斩将？且看狄青怎样讲，然后兴兵杀上汴京，并非孤家去寻他，别国未必有说孤家不是的。”

降旨不上八九天，又闻报占了正平关，秃天虎夫妇一齐阵亡。狼主闻报，忿愁难当。又至第三天，飞报到：“吉林关总兵被杀，关被宋将夺去。狄青一连夺去三关，狼主须当打点迎敌才好。”番王一听此报大惊，一发心头大怒，说：“狄青啊，你这等猖狂也！”是日，会同众文武商量。众臣都说道：“吉林关乌麻海、正平关秃天虎，乃是我邦头等的上将，尚且死于狄青之手。看来以下武将虽多，只怕一个也不是他的对手。”番王听了大怒，喝道：“难道由他杀到银安殿上不成！”

文武官员各不回言，独有兵部尚书脱伦，只因狄青杀了他女儿多花女，深恨狄青入骨，即便出班奏说：“伏惟狼主依臣所奏。”狼主说：“卿家有何主见，就奏上来。”脱伦说：“臣闻西辽国几次兴兵，要夺大宋江山。赞天王子牙猜等，还有多少英雄上将，俱死于狄青之手。把这些西辽人马杀得片甲不回，所以西辽畏惧，不敢再犯。他的本领果算高强。南邦五虎英名素重，能伤我邦乌麻海，果然名不虚传，料此人不是可惹之辈。我邦虽有武将，差去迎敌，却也不济。要捉拿宋将，有何难处，须得我狼主的公主娘娘前往，不用吹毛之力，个个南蛮都要拿尽。”这狼主盛怒之际，一听此言，说道：“依卿所奏。”即宣公主上殿。

不一时，公主出来朝见父王说：“愿父王千岁、千千岁。不知父王宣臣儿上殿，有何吩咐？”番王就把宋君差狄青无事兴兵犯界情由细细说明，公主娘娘闻言，说道：“父王啊，宋朝狄青虽称英雄无敌，任他五虎威名素著，那里在臣儿心上。待女儿提兵前往，拿捉尽众南蛮。”番王

说道：“女儿，救兵如救火，明朝就要起程了。”公主说：“谨依父王之命。”拜辞父王，回宫去了。番王吩咐退朝，群臣各散。

退进后宫，有番后娘娘接驾，说声：“狼主，方才臣妾闻女儿说，大宋君无故兴兵杀到我邦，抢关杀将，这等猖狂，可有其事么？”狼主道：“怎说没有，连伤四将，夺取三关，所以孤家深恨这狄南蛮。但他英雄无敌，曾经杀得西辽军马大败，我邦乌麻海尚且被他伤害了。自今武将虽多，却难与敌。孤家故差女儿前往，捉拿这狄青。”番后说：“狼主啊，倘若女儿前去，仍不是狄青对手，如何是好？”狼主听了说：“御妻不必心焦，女儿本领何人可及？得圣母传授他的法力八件宝贝，领兵到石亭关，何愁宋将英雄。”娘娘听得，点头说：“待来朝女儿前往，但愿退得狄青，女儿回来，奴家方才放得下心。”

若讲到单单国主，年登五十，生了两个太子，一个公主。大太子五岁夭亡，二太子十一岁上比樵山，须臾被虎负去了。如今单存公主，名唤双阳。因他貌美超群，宛若嫦娥下降，故名赛花公主。十二岁时，庐山圣母收为徒弟。在仙山学法三年，传授许多武略。临命他下山回国之时，圣母又赠他八件法宝。驾云还国，回见爹娘，说明缘由，父王母后十分欢喜。如今有了这八件宝贝，更名八宝。圣母赠宝时曾对他说：“你虽生东番，身属中原。倘遇刀兵起日，是你婚姻之期。”公主谨记在心，从不曾说与爹娘知道。这公主常在御花园内试演仙法武艺，教习女兵二百，人人勇猛，胜似健兵，摆列阵图，都是训练精熟，已经三载。这脱伦明知公主有此仙传武略，更兼法力精通，料想狄青不是他的对手。故后奏请公主提兵出敌，报了他杀女儿之仇。这公主一因父之命不敢违逆，二因有法不用，学也徒然，前往与南蛮比比手段，看也好的。意见已定，传令女兵三百，吩咐一回，众人领命。

到了次日，狼主升座，众番臣朝参已毕。有兵部尚书脱卿奏启狼主，说：“今臣已点足雄兵五万，伺候公主娘娘了。”狼主即宣公主上殿。少停间，公主上殿，亲见过父王：“父王千岁千千岁。”狼主说：“我儿平身。兵部脱卿已经点起兵五万，候女儿起马，我儿速速前往走一遭。但此去须要小心，你虽然学得仙法，切不可自仗英雄。况且南邦五虎将非比寻常将士，也须防他有神通妖术，事事须要小心为主。但愿我儿此去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把狄青生擒活捉了，方消为父之恨。”

公主说声：“父王啊，休得介怀，且自放心。任他五虎将纵有通天本领，都要生擒活捉尽的。臣儿如今前往，就此拜别父王。你休要挂念女儿，不待三天五日，就班师回来了。”公主辞出，百官齐送，说：“臣等请公主娘娘就此起驾。”公主说：“知道了，卿等回去罢了，不必在此伺候了。”此时公主转回宫内，拜别母后娘娘。这番后叮嘱再三，公主一一应诺，取出八件宝囊，藏在怀中。辞过母亲，带了三百女兵，步出朝门外。文武拱伏相送，说：“请公主娘娘上马。”公主上了赛麒麟，手持一柄梨花枪，头戴百珠冠，雉尾翎毛分开左右。金圈珠环皆是海外奇珍，五色鲜明，光彩夺目。怀中压了护心镜，腰挂龙头宝剑，威风凛凛一位女英雄。桃花粉脸，国色天姿，看来这公主浑如昭君出塞一般，独是梨花枪与琵琶不像，闲话休题。此时各官俯伏相送，公主说：“众位卿家请起，不必远送了。”众番臣应诺退去。公主吩咐队伍摆开，五万番兵，一路旗幡招展，炮响三声，向石亭关而来。三百女兵紧紧随着公主左右。

先说石亭关，巴三奈早已闻报。打点关内，备着地方，待公主安歇。此时公主路上威威武武，到了鸳鸯关，又无耽搁，风火关中也不停留。一日到了石亭关，巴总兵带领众偏将兵丁，到关外三十里恭迎公主进关。巴总兵参见毕，公主传令分开男女兵，然后开言问巴总兵：“近日交兵胜负如何，说与俺家知道。”巴三奈说：“臣启公主娘娘，大宋这等无礼，兴无名之师，连抢

三关，伤害四将，损了数万人马。石亭关臣日夜留心把守，头阵两场，把他二将生擒了，牢禁在后宫内。近日交兵，不分胜负。今日娘娘驾到，必然成功了。”

公主又问：“这狄青手下共有多少人马？战将几十员？”巴总兵说道：“启奏公主娘娘，那狄青手下焦廷贵、李义被臣拿了之外，只有张忠、石玉、刘庆三员战将，与臣曾交过敌几场，兵马却有限的，不过五万余光景。”公主娘娘说道：“噯，我想他兵微将寡，能连伤我邦四员大将，占夺三关，料不是无能之辈。且待俺家明日出关与他敌，一定把南邦五将生擒了，方晓得俺家手段。巴将军你且暂退下，明日待俺家出敌便了。”巴三奈点头称是：“微臣告退了。”

此时公主独自一人坐下，二十四个宫娥分伴左右，三百女兵排列两行，听着公主娘娘教习武艺枪刀之法。是夜二更时候，公主方才吩咐众女兵往后营去安息。四鼓将残，便要起身听令。此回公主领兵到来，明日开兵，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秦晋未谐仇敌至，姻缘惹出甲兵来。

第九回

乾坤索生擒宋将 石亭关大破南兵

诗曰：

八宝多能法力高，擒拿宋将众英豪。

石亭关外施仙术，五虎将军尽捉牢。

再说这八宝公主奉了父王的旨意，仗了仙传的法宝，要拿尽五虎将军。到了石亭关上，耽搁一宵。次日五更时候起来，传令男女兵丁，各各饱餐战饭。枪刀锐利，盔甲鲜明，放炮出到关前讨战，指明要狄南蛮出马。早有宋兵飞报入关中。狄元帅思想一回，说道：“本帅与番将巴三奈交兵一月有余，胜负未分。本帅意欲收兵回去，一来番邦只道我畏惧了他兵，反为不美。二来焦、李二将被拿去，虽然未见首级号令，到底不知生死如何，所以权在吉林关安扎守候。这番王如何不差战将提兵，只打发女儿到来，不知有何缘故，令人难解难猜。毕竟他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故不差战将，却令女儿到来迎敌。”就与三将商量说：“大凡行军对敌，须防僧道女流，不是妖术伤人，就是练成暗施刀箭，须要小心提防这员女将才是。”三位将军点头说：“是。”

元帅即差刘庆出马，说：“刘将军，差你领兵三千，前去会这番女，须要小心，不可粗心逞强。马不可乱追进，须防他有什么暗物伤人。”刘庆说声“得令”，即顶盔贯甲，上马提枪，领了三千人马，气昂昂一声炮响，飞马出关。来到沙场，果见一班女兵，中夹马上一员青年女将，虽然威风凛凛，但是花容俊丽，身材窈窕，“谅他有甚本事？单单国番王真倒运了，差他来送死何益。”

公主一见关内冲出一支人马，为首一员大将，便问：“来将何人？通下名来。”飞山虎暗说：“俺不是好色贪花的，听了这样声音，却也有趣。何须用力与他交手，只消伸手拿他回关见元帅罢。”便说道：“俺是飞山虎刘庆便是。”公主说：“你叫刘庆，为何狄南蛮不来会俺家，难道惧怕了不成？”刘庆说：“小贱人，你就是八宝么？”公主说：“你既晓得俺家的大名，应该早早送过首级来，免俺动手。”刘庆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看你这小小年纪，倒会说大话。你是女儿家拈针刺绣，不知死活，难道不知自己没鸡巴的，还来交锋对敌，你好不顾廉耻也。”公主道：“咄！刘庆你休得胡言。俺家看你是一莽之徒，不是俺家的对手。快唤狄青出来，下马收缚，拿他回去见俺的父王。”刘庆闻言大怒，二目圆睁，大喝道：“小贱人，休得把我元帅这等小觑了。曾杀得西辽大败，番兵番将胆丧魂销，盖世英雄都要伤命，岂惧你这小小弱质的小贱人？只消俺将军一枪，就要翻身下马。杀鸡焉用牛刀？”

公主听罢大怒，举起梨花枪照面就刺。刘庆急架相迎，却被公主一连几枪，几乎把刘庆捺翻下马。一连晃了几晃，说道：“这小丫头看不出，果然好气力。元帅吩咐俺小心交战，不可粗

心杀败了，待俺用力抵敌便了。”此时：

一来一往分高下，又迎又架定输赢。

当下公主想道：“伤他有何难处，但父王也曾吩咐俺家，把宋将生擒活捉回去。不若先将刘庆拿住，再算账便了。”主意已定，战到二十余合，兜转马，退开数步，按下梨花枪，向八宝囊中取出一条乾坤索，往空中一抛。只见万道霞光闪烁，早在空中旋旋飞舞，落将下来。刘庆一见，说声“不好”，眼花昏乱，正要取席云帕子逃走，岂知乾坤索已落下来，把他身躯捆绑，拖下马来。公主喝令女兵押捉回关去，又提回梨花枪讨战，说：“大宋还有哪一个南蛮出来受绑？”

早有败兵飞报入关，元帅闻报，大惊说道：“本帅原知道此女将来者非善，却不料真乃手段高强，拿去刘将军，如何是好？”张忠大怒说：“元帅，让俺小将出去会他。”元帅吩咐说：“八宝女英勇利害，须要小心。”张忠说声“得令”，提刀上马，赶出关前，威风抖抖，来到公主跟前，不问情由，提刀乱劈。公主长枪急架相迎，刀枪并举，杀不上四十回合，张忠大败，逃走入关。元帅心中烦闷，免战牌高悬，不出交锋，来日再商量。

且说公主见挂出免战牌儿，吩咐收兵，洋洋得意，回进关中。巴总兵迎进坐下，女兵抬过长枪，吩咐将刘庆解下乾坤索，仍把他押送进后营囚禁。到焦廷贵、李义之所，焦廷贵一见说：“刘将军，为何你也来了？”刘庆说：“不要讲起，羞死人也，失在没鸡巴阴人之手。”李义说：“怎样没鸡巴阴人？”刘庆说：“李三弟，我们元帅意欲收兵回去，一来只恐被番兵看轻了，二来因丢你二人不下，故此忍耐着在吉林关等候。岂知这番王差使女儿领兵前来退敌，名唤八宝。俺看他轻躯弱质，小小年纪，决不是英雄武勇之辈。岂知这娇娆番女十分作怪，不消二十合之外，被他擒了。我想这贱丫头如此利害，一定有些来历的。”焦廷贵听了，发声大叫：“八宝，你这小贱人，若捉得完五虎英雄，方算你本事高强。刘将军的席云帕的本领，何人可及？何不腾云走脱了？”刘庆说：“焦将军，你有所不知：俺正要席云逃走，岂知这贱丫头抛起一条小小索子，好不利害，顿时被他捆绑下马，羞愧难当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刘将军，我们俩在此二三十天，十分寂寞，得你来了，倒也热闹。”此不提三将之言。

且说八宝公主次日出关，复来讨战。有石将军自恃英雄，请令带兵出马，舞动双枪，与公主战在一处，杀在一堆，好不利害。但见：

交加刀斧惊天地，杀气腾腾逐鬼神。

战鼓两边频彻耳，双枪并举刺纷纷。

这石玉小将也是仙传枪法，与公主杀了八十回合，还没有高低。公主一想，把梨花枪架开双枪，退后数步，向八宝囊取出乾坤索，丢起空中。石玉一见，连忙回马跑走。谁知这法宝快同闪烁，把石玉捆绑下马，小番押入关中去。一并枪马，多已抢去。宋兵不敢上前追夺，大败回关，报与元帅得知，元帅心中愈加烦闷不乐，没什么主张。

到次日张忠出战，也被擒了，一并禁在后营。焦廷贵一见，大笑道：“好好，一个个被这贱丫头拿了，单剩得元帅一人，还不快快逃回本邦去，在此空关做什么？”四虎将军同说：“我们四人都害在你手内，还有什么快活，发此大笑？”焦廷贵说：“噯，你们哪里话来。古言万事不由人计较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应该死在东番地，所以不走西辽，走来单单，任他一刀两段，仍复去中原投胎，何等不美。你们休要埋怨俺焦廷贵，此乃命该如此劫数相关的。”四虎弟兄闻他之言，好不气恼。按下不表五人囚禁。

再说狄元帅又见拿了张忠，心中烦恼，叹声：“罢了，我狄青误走国度，原是我万分差处。从前本帅还想去征伏西辽，取了珍珠旗回朝，还可将功抵罪，不为官职，也自愿了。岂知这番

王差女儿领兵到来,把五将拿去了,却不见首级关前号令,莫非此时尚未开刀?想他乃是一个小小丫头,为何如此利害?见一将拿一将,其中一定有些蹊跷的。莫非他是个旁门左术的,兴妖作法拿去众将?若是个旁门妖术之人,倒也不妨,他妖术必须仙法破。本帅的师父乃王禅老祖,也曾学得些仙法、咒语、真言,况且还有人面兽、穿云箭,曾伤过西辽几条番将性命。如若这番女果然有些妖法,仗此拿人,本帅还有正法可破。待等明天本帅亲自会阵便了。”主意已定,闷沉沉又过了一天。

次日,正用过战饭,有小军报上:“元帅,有番女八宝,坐名要元帅出马,十分猖獗,请令定夺。”元帅吩咐:“再去打听。”此时带领大小三军,随着出关交战。先吩咐孟定国道:“你且暂为把守吉林关,本帅今日出敌,倘能得胜,不必言了。如若有甚差池,速带人马回归国中去罢。”孟定国说道:“元帅出兵,自然大获全胜的。”元帅说:“孟定国啊,本帅吩咐之言,须要谨记!”孟定国允诺说:“小将领命。”此时元帅顶盔贯甲,手执定唐金刀,跨上现月龙驹马,领了大小三军,吩咐放炮开关,杀到场阵中,与公主对敌交锋。不知胜负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雄心岂畏番蛮女,御敌还须大宋戎。

第十回

狄元帅出关迎敌 八宝女上阵牵情

诗曰：

姻缘非是前生定，五百年前宿有因。

暗里情丝牵挂碍，须然仇敌复相珍。

且说狄元帅因番女捉拿了四虎弟兄，是日亲自出马。三声炮响，关门大开，推开坐骑，加上三鞭。那匹龙驹十分作怪，一连三鞭，不肯跑走。狄元帅好生疑惑，想了一回，说声：“马啊，今日本帅正在计穷力竭之际，若是困守关门不出，束手待毙不成？况且四弟兄已被擒拿，不由不出。纵有什么吉凶祸福，本帅也去走一遭的。”仍加上几鞭，又是不走。狄元帅此时心中烦恼，说道：“莫不是今朝本帅临阵多凶少吉，有性命之忧么？你莫若听着本帅主意，纵有祸福吉凶，不干你事，快走罢！”又狠狠加上几鞭。这龙驹此时听了吩咐之言，前后蹄一纵，元帅方得出关。大小众军跟随左右。一马跑到战场，公主早已排开队伍相待。

二人马上一见，各自想象。元帅暗说，本帅只道番邦外国生来丑陋，男女皆非中国的貌容。岂知这八宝番女，但见他生得这副花容：

含情一对秋波眼，杏脸桃腮画不工。

面白娇嫩琼瑶鼻，小口樱桃一点红。

当下狄元帅看这公主身材窈窕，丰姿秀丽，全无一点凶狠相貌，如此看来，有什么英雄本领？只好在深宫内苑来刺绣，怎能上阵交锋，拿捉了本帅的众兄弟？此时元帅暗赞着番女花容，又想他未必有此本事，竟忘却交锋事情。

这公主凤目一瞧，看这宋将比前数天几个被擒之将大不相同。但见生得：

粉脸生辉双目秀，清奇两道卧蚕眉。

口方鼻直长梳耳，背厚肩宽八面风。

此时公主看这狄元帅年方弱冠，海下无须，堂堂一表，白袍相衬锁子黄金甲。“他既然出阵交锋，有刀不举，因何事有意无言，却为谁呆呆，只把俺家看着？我想本邦男子多是粗俗，生来奇形怪状，何曾见有及得这南邦小将的颜容？俺家想来，前日拿来数将难及得他，必然中原好汉，还算他占着魁首。”此时公主看这狄青，也呆了，忘他是敌人。

但闻两边战鼓不停催战，众女兵见公主住马不言不语，看着宋将，个个难以猜测。若不交锋，何不带马回营，莫非他两人如此呆看，公主娘娘看中了这南将，所以交兵事情心灰意懒起来？不知他两人看到几时，我等空自陪他！内中有几个忍不住的，上前禀道：“请娘娘打话交锋。”此时提省公主心事，不觉满面含羞，粉脸泛出桃花，便把手中梨花枪一摆，说声：“南蛮通下名来。”元帅听了，只为走差路途，总是自认差错为先，在马上欠身打拱，答道：“本帅乃大宋

天子驾下平西主帅狄青也。”公主一想，说道：“原来此将就是狄青，真好气概也！”元帅也问：“女将军是谁，莫不是八宝公主么？”公主说：“狄青你既知俺家大名，还敢前来会阵么？”元帅说声：“公主，本帅有言奉告，所以亲自出关来面告。”公主说：“既然有话，你且讲来。”元帅说：“请公主暂止女兵喧哗才讲。”公主吩咐止了喧哗，战鼓两边不响。

此时帅爷刀按金鞍上，公主枪擎玉手中。公主开言说：“狄青有话，快些说来。”狄元帅道：“公主，本帅奉旨征伐西辽，并不是到你贵邦侵扰。”公主说：“既然你去征伐西辽，因何兵犯我界，是何缘故？”元帅说：“只因兵到火叉岗上，不从西北去，反向东北行，一差百错，误到贵邦，原是本帅之失。”公主说道：“胡说！你既知误走我邦，因何不早早收兵回去？又连伤四将，占夺三关，这般狂妄，明是有意而来。今见势头不好，巧语花言，哄得谁信？”元帅说：“公主，你屈杀了本帅。大兵到了安平关，营尚未安扎，有秃天龙不问因由，提兵杀来，刻日即要交战，猖狂不过。偶遇莽撞之夫焦廷贵，也不问明缘由，伤了安平关秃天龙。本帅心中不忍，好生埋葬了。杀错秃天龙，怪不得秃天虎不肯干休，大兴人马，要报兄仇。本帅自知理亏，三番五次求和，他却依不依，不免刀枪相向，伤了他。至吉林关求和于乌麻海，他亦不允休息。连夺三关，伤了四命，皆本帅之罪。愿公主放开大量，恕我狄青前非，明朝亲到朝见狼主，剖明心事，请罪求和，收兵前往西辽，感恩不忘了。”

公主听罢，暗说：“行军乃重事，为何如此粗心？到底后生家之人。宋王为何用少年之人为主将？”此时公主越看这狄青越可爱，又叫道：“狄青，你既误走我国，不伤我邦大将，不占我关城，有何妨碍？自然由你回兵，我邦更差大臣护送你出疆，送你的礼，两国平和何等不美！如今休说徒然话，可晓冤家结得深。你既伤我邦人口，今朝总要见个高低。”说罢，把梨花枪慢慢摆弄。元帅见此光景，暗说：“这番女却也奇怪，口中说些硬话，何故枪上似有留情？莫非他女儿家一念慈心，容我回去，把假言恐吓本帅？不如待我再将好话与他，说得情意恳切，或者肯和，放还擒将，收兵前往西辽，有何不可？”复又开言说：“公主，我狄青果然身负千斤重罪，只求公主大量慈悲，念体本帅身为中原上国之臣，即有千差万错，还求公主宽恕，放还被擒五将。此恩此德，没世难忘今日之情。”公主听罢这一番言语，想来这狄青不是等闲之辈，俺家曾记得下山回国之日，师父有言吩咐：虽然生长番邦地，该配中原上国臣。狄青正是中国大臣，堂堂仪表，是俺家心中所愿。他看我不做声，我看他枪也懒举。他若有情，我也有意。莫不是此终身该属这员小将。俺家若放了他回去，谅情决不再来了，岂不当面错过？不免将他活捉回去，另行处置便了。

此时公主假作怒色，开言说：“狄青何必多言，你前者曾杀得西辽国大败，你原是个英雄无敌的好汉，为何今日见了俺家，就未进而先退？且来见个高低看看，何必絮絮叨叨，把时刻延捱！”元帅说：“公主既知本帅杀败了西辽，可见英雄好汉不是怕人的。无非本帅自知于情理上亏了几分，故此向列列说明。你今既不肯干休，也讲不得了。本帅就与你见个高低，决个生死。”提起定唐刀，金光闪闪。公主也摆开梨花枪，两边战鼓复响，一男一女，杀将起来。但是有意南邦将，虽在交锋不认真。二人枪去刀迎，叮当并响，一连战了五十个回合，各无胜败。狄元帅暗说道：“本帅今朝已在计穷力竭之际，只这一战之下，以决生死。况且他是个番邦之女，本帅又不想他为妻，管他什么有情没情。既不肯和息，与他决一个胜负便了。”紧一紧定唐金刀，只见金光烁闪，不见人形，或脑上，或拦腰，砍个不住。公主见此，说道：“俺家不过道他丰姿飘逸，故不忍伤他，却有怜惜之心。不料他认真起来，如此模样，俺家岂可饶过！”他梨花枪摆一摆，梅花万朵齐开。左一挑，右一刺，恰似蛟龙取水，宛如二凤穿花。又战了三十余合，仍

不分胜败。公主想道：“他的本事果然骁勇，五虎英名果不虚传。与他力战，延捱时刻，费尽多少气力。不若用法宝拿他罢。”忙架开大刀，喝声：“狄青，俺家战你不过了。”虚晃一枪，勒马诈败而走。狄元帅提起大刀，拍马赶上，喝声：“番婆，杀不过本帅了，你休走！”公主回马，喝声：“狄青，休得夸口，看俺家法宝来了。”元帅听他“法宝”两字，必是妖法，急取出穿云箭在手。公主向八宝囊中取出一条乾坤索，丢起空中，霞光一道在空中旋转。狄元帅发出穿云箭，要伤公主的法宝。岂知元帅这神箭只收得西辽之将傍门妖术，此宝是庐山圣母的法宝，穿云箭、人面兽多不能破得来。公主见他发出枝箭，微微冷笑，把手往上一招，倒被他收去这穿云箭。狄元帅一见，心中大惊，连连发出三枝，也被公主收去。不知狄元帅被擒如何，下回便知端的。此时：

四虎已遭罗网陷，宋帅争强倒又危。

第十一回

狄元帅被捉下囚牢 八宝女克敌思佳偶

诗曰：

五虎英雄须被擒，天生女将助贤君。

姻缘定后称心愿，护众帮夫建大勋。

当下狄元帅的穿云箭尽被公主收去，急得心慌意乱，倒亏得金盔血结玉鸳鸯两道霞光冲起，故此这乾坤索不能落下。此时公主见法不灵验，心中着惊，没奈何只得收了乾坤索，仍不提枪相杀。元帅说道：“神箭既不中用，不知人面兽灵验否，且取来试一试罢。”此时狄元帅戴上金面，念声无量佛。公主笑道：“什么无量佛。”把手一招，此物即到了公主手中。

此时元帅心中越加着急，舞起金刀乱劈不容情，公主长枪急架，又杀起来。公主一想，兜转马诈败而走。取出圣母法宝一件，乃是锁阳珠。撒起在空中，有霞光万道。这颗宝珠非同小可，全然不畏玉鸳鸯，一声打下来，狄元帅此时头晕眼花，全身跌下马来。公主一见，满心欢悦，急唤兵丁好好将他绑了，断不可伤他。金刀马匹，一概被收拾藏好。女兵应诺。谁想这现月龙驹见擒了他主，好生着急，发开四蹄跳跃，大吼三声。公主说：“马啊，你不须着急，好随俺家回去，他不把你难为。主将虽然被擒，不得被害。”马听了公主之言，便不跳不叫。公主心中大喜，说道：“说此马性灵真好。”吩咐小番：“好生收管喂养他，金刀不许闲常玩弄。”吩咐已毕，又向宋营队伍中大叫：“南兵听着，俺家念你等是上邦人马，故不忍伤你等之命。愿降者投于我邦，不愿降听各自回去罢。”宋兵皆不肯投降，奔回吉林关，报知孟将军。

孟定国闻报，长叹说道：“我父孟良也是宋朝一员名将，随着杨元帅建立多少汗马功劳。生下俺来，虽然颇晓武略，但想五虎英雄尚且如此，俺孟定国出敌，那得济事！不免收拾残兵，弃关去罢。在于附近空闲之所，打听元帅的吉凶如何，再作道理便了。”遂带了众兵出关而去。又过正平、安平二关，觅得空闲之处，名曰白杨山。此山可能屯聚得众兵马，按下孟定国在此山屯聚。

再说公主拿尽来将回关，有巴三奈总兵参见毕。公主吩咐说：“卿家三关无主，你暂去替管掌便了。”巴总兵说：“是。”作别退去。公主又传令：“带过狄南蛮。”两旁响声答应，把狄元帅押至公主跟前。公主微微冷笑道：“狄青，你乃上邦一员名将，因何没些道理，宋王差你去平伏西辽，不去西辽，反来寻我无犯之邦，夺关斩将，自恃英雄无敌，欺人不是这等极情。前日的威风，今者何在？看得俺家如同草莽，只道女流之辈，有何本领。今日被擒，可见我的武略原是不低。”

狄元帅听了，呵呵冷笑说：“前事也曾一一说明苦劝，说尽多少，只是不依，自然要在刀枪之下见个高低。如今失手于你，我既不能回朝，有甚挂怀，要杀何容多讲，再言前事。”公主说：

“狄青啊，俺家杀你非为难事，可惜你丢下堂上双亲、房内妻子。”此时公主说到这句，乃是试探狄青有妻无妻之故，要引套出他的口气来。狄青是心中无意的，焉省其中缘故？圆睁虎目，说道：“番婆，何必你多心，管得俺狄青父死娘存？若然，侍奉母亲有姐姐代劳，妻房未娶，有何牵挂？要杀快些开刀！”直道之言随口冲出。公主听罢，不觉喜盈于色：“幸得他还未有妻室，正好与俺家配偶。”心花大开，此时吩咐小番：“把狄南蛮打入囚车内，与前擒来宋将一同解送狼主，听从正法。伺候俺家明早起程，不得有误。”众小将遵旨，押送狄元帅往后营。

有焦廷贵大喝：“好了，有热闹了，元帅也来了。”四虎弟兄呆了，说：“元帅为何也到这里来？”元帅说：“列位兄弟，这八宝番婆法术利害，故此失手与他。”众弟兄说：“不想番邦有此贱人，如今怎生是好？”元帅说：“众弟兄，事到其间，讲不得了，生死由天便是！”焦廷贵说：“元帅，我们众人怎能变个神通法儿逃去，就活得成了。”元帅大喝道：“好狗才，我们众人性命多被你断送了，还说此无根之话触恼本帅么。”焦廷贵不敢再说。四弟兄说：“元帅，你有两桩法宝，是神人所赐。因何在阵上不用，任他拿捉了？”元帅说：“众兄弟有所不知：本帅如今必然断了仙缘，这两桩宝贝多用不灵验，反被番婆收去。”四弟兄叹说：“真倒运了！”正说之间，只见四个小番，送到两席酒馔，与众英雄吃。众人说：“我们在此捱了几天，多是粗肴淡酒，不堪下食的。因何元帅到来，有盛筵款待？这倒也猜他不出什么缘故。”焦廷贵说：“不要管他，且吃得干干净净，才算明日好做个饱鬼。”不提众英雄吃酒。

且说公主是日得胜，拿完宋将，干戈休息，犒赏三军。公主一心怀念着狄青，故送这酒筵与他。有番营各将士开怀乐饮，公主帅堂上独自一桌，宫女旁边侍酒。公主吃酒之际，想到心中爱慕之人，想道：“狄青这员小将，生得唇红面白，神威浩气，雅度非凡。莫说我邦从没见过这等气概，只怕中原也是无双的。幸得我胸中主见有定，将他拿了，牵留住的，待等回朝去见过父王，保举不要伤他性命。慢慢托母后暗中调停，方能成事，谅父母必然依允，独难于启口。如若早放他回国，须与他面定明白，也难猜度得英雄之心。想来这狄青不是等闲之辈，又闻他是太后娘娘之侄，当今宋王的御亲，乃金枝玉叶，中国的大臣。他虽然去平西番，若失却俺家的订约，岂不大枉费了我热肠一片爱慕之心？虽然赤绳系足，乃五百年前所定，到底不可当面错过。纵然父王赦他回国，俺家也不要轻轻放去了。曾记得在阵前再三认错，哀告于俺家，并非我无情，不恤这小英雄。一则父王差我前来破敌保国，若私自放他回国，于理不合。若使放去，又不能面订此事，岂不永无相见了！今将他拿住，若得成事，与这员小将结为夫妇，就吃口清茶淡饭，也是称快。狄青啊，我在这里想念你，不知你可想念俺家否？看你在阵上时并无怒色，声声称叫公主，情恳恳告诉俺家，不是我定然要你争杀，只因众眼相看，须提防旁人猜测，便硬着心肠拿了你，自知无礼。方才你说无妻室，好不令人开怀也！自想俺家的容貌也不为丑陋，虽然不敢论于你中国，我本邦番国实是少有的。若我两人得成鸾凤之交，岂不两家有庆！”

此时公主呆想了一会，放下杯儿全不举，抛开筷子总无声。此时侍酒宫娥见公主娘娘如此光景，莫非他今朝上阵，损了精神，故此酒肴不用了？上前禀道：“请娘娘用酒，恐防冷了。”公主含笑饮上一杯，一念难忘心上人。此时红日坠西天色晚，关中各处点明灯。公主吩咐即撤去酒筵，各兵丁将士用酒已完，是夜公主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花不迷人自迷。回归罗帐，睡卧不宁。正在：

二更时分朦胧眼，梦见年轻小狄青。

双双携至鸳鸯枕，共吐衷心说话长。

公主正在云雨巫山之梦，却被更锣冲散了风流之梦，长叹一声，耳底闻敲四鼓。捱了一回，只得起来，传令起程回朝。

早有巴总兵同众将一齐送出关外，公主又令押送六架囚车，一囚内坐着一位将军。有焦廷贵一路高声大骂：“八宝番婆，淫贱小妖精。欺负天朝将士，拿得如此精光。真乃狠毒心肠的狗番婆，保佑他万世千千不转轮。”元帅骂声：“匹夫，休要骂得大呼小叫。”众人都说：“焦呆子，莫要高声。”焦廷贵说：“死在目前，骂他一个爽快也甘心的。”不言宋将囚车去。

且说公主起程，带了三女兵众番兵，巴三奈远送出十里之外。公主传令说：“卿家不必远送了，回关去罢。”巴三奈领旨，带兵回转。且说公主一路起程，风火关有人接，鸳鸯关有将迎，这公主越过两关，都不停留，一程直至锦霞城来。

狼主一闻此报，龙心大悦，即降旨众文武出城去迎接。所有城厢内外的众居民，都是香烟喷鼻，灯烛辉煌，摆开衢侧，伺候这公主。一到城外，把这些番兵交还脱伦兵部，吩咐女兵：“随着俺家入朝，见狼主父王去罢。”此时众番兵押至六架囚车，有番官众文武来观看，俱来辱骂不停声。狄元帅塞埋两耳由他骂，四虎英雄不答言，只有焦廷贵听得心头火起，也骂着这番狗番畜类乌龟，骂不绝口。狄元帅喝道：“休得如此，我等六人，俱乃笼中之鸟，已经死在须臾，何必与他斗骂。”不知焦廷贵如何回答。此时若是五将不是被擒，何等威风，破敌如龙似虎，如今被擒坐在囚车之内，好比：

蛟龙原困沟河内，鹏鸟缩埋岩穴中。

第十二回

美公主得胜班师 硬将军断头不降

诗曰：

班师得胜女英雄，退敌回朝父宠隆。

暗保南邦忠勇将，只缘匹配悦心中。

当下焦廷贵见元帅说他不必与番臣相骂，死在目前，且由他罢。焦廷贵说：“元帅，我焦廷贵全不吃亏于人的，他骂我们，我还骂他，此乃公平相交之理。我焦廷贵不像你们这等好性儿，由得番奴痛骂，不回言。”不表宋将之言。

且说公主入见狼主，下马步行，来到银銮殿上，俯伏尘埃，朝见父王。这狼主一见女儿，满面笑颜。开言说：“王儿，你且起来，赐坐，把交战的事情——说与为父知道。”公主谢恩起来，坐下说：“父王啊，这狄青乃是奉宋王之命，前往征伐西辽，错点先行官走差国度，并不是有意前来与我邦争战。”狼主说：“女儿啊，你休听信他巧语花言。既然差走国度，乃是平常之事，何不早日收兵回去，因何占关斩将？明是有意而来寻我邦的。”公主说：“父王，此是三关四将自家不好，不许狄青分辩，定要与他厮杀。这狄青出于无奈，与他们争战。谁料杀他不过，这宋将占去三关，四将丧命，想来是他自取的。在阵前，狄青细细说明缘故，苦苦哀求。女儿不敢专私自放去，今将宋将俱已拿来，现在朝门外。父王啊，但是狄青众将非是无名下将，等闲之流，皆是英雄无敌，武艺超群，不可将他伤害了。免得可惜了大宋擎天栋柱的英雄。如今难得到来我国，但得宽容处，且赦他几人。”狼主说：“女儿，若依你的主意，放他回去么？”公主说：“父王依女儿主意，莫若用良言解劝，投降我邦，有何不可？”这番王听了，微微笑说：“女儿之言有理，你且进宫内安养精神，为父且问明他，然后劝他投降便了。”公主说声：“女儿领旨。”拜辞父王，先安顿好三百女兵，然后得意洋洋往宫内去朝见过母后亲娘，更换宫服，母女另有一番言语，不必细表。

再说番君传旨：“带上南邦五将军，单吊狄青来见孤家。”番兵领旨，即推囚车。狄青一见推上囚车，与番王对面，在囚车内说：“狼主念狄青刑具在身，不能朝见了。”番王暗说道：“这狄青原是个有礼之人。”定睛把狄青一瞧，见他乃弱冠之年，唇红面白，双目神威，气宇昂昂，堂堂一貌。这宋王真倒运减福，为何差他往外邦，死也不归，生也不回，岂非折了国家栋梁之将？即开言说：“狄青，你无事寻端，从来两国相和，因何起兵到来，占关斩将，今已被擒，可知罪否？”狄元帅说道：“狼主在上，臣曾在公主跟前细细说明，只因奉旨要往西辽，走差路途，误到贵邦，尚未安营，先有秃天龙领兵杀至，猖狂不过，所以误伤他命。臣后来向秃天虎夫妻、吉林关乌麻海几人认错赔罪，他却不肯依允，所以伤了三关主将，原是臣之有罪如渊深。”狼主说：“你既然走差国度，后来知了连伤四将之后，何不收兵回去？尚敢占住吉林关，又与石亭关

主将战争。明明是倚着上邦，欺孤下国，借伐西辽之名，要夺我邦。今日被拿无奈，何巧语花言，哄骗孤家！”

若议到狄青不是贪生畏死，说这些软话，只因果然自己差了，是以认罪不讳，免得番王疑他无端侵扰。此时说狼主：“臣若伤了四将，私自回兵，非是丈夫所为。又因焦、李二将被擒，故臣不得已在吉林关守候。”番王听了，想一回，暗说：“孤家与大宋本无相犯，想必误走到来，狄青也不是虚言的了，不如依了女儿之言，劝他投降便了。”说声：“狄青，你的前事孤家不与你理论，但是回朝二字，休得妄想，往征西辽之念，也要息了。无故夺关斩将，罪大如天，将你斩首不为过。孤家念你天朝将士，免你死罪，投降孤国中为臣，你意下何如？”

元帅闻言，说声：“狼主，我狄青身为天朝上将，深沐君恩，怎肯投降你邦为臣？宁可一刀两段，断然不把臭名遗于后日。”狼主说：“狄青啊！你不肯投降，不独你一人身首分开之苦，连累五将了。且你正在青春年少之时，极该早图高官显爵。如若在我邦丧了性命，五虎的英名何在？就是你走差路途，妄伐无辜之国，已有欺君之罪，孤家发恼起来，兴兵杀上长安，也要把你问罪。此地活不成，回邦也活不成。纵使孤家放你还朝，也不免为刀头之鬼。不如听了孤家之言，一人投降，保全五人性命，何等不美？”

狄元帅听他一番劝降之后，激得心中大怒，说道：“本帅乃中国大臣，误到你邦，自知不合，既已被擒，甘心待死，要我投降，万万不能。快些开刀，本帅尚为刀下鬼，何妨五将尽遭殃。”番王听罢，暗说道：“只因方才女儿有言叮嘱，要留存他六人性命，所以孤家用好好良言，劝解这狄青投降，怎奈这南蛮执一不依，如何是好？”

番王正在踌躇之际，只因兵部脱伦恨着狄青杀他女儿，恨不得立刻一刀两段，将他斩首，与女儿报了仇，即忙俯伏奏道：“臣脱伦启奏狼主，臣思狄青身为主帅，走差别国，是个无能之辈，留他何用，不如斩首才好。”番王听了脱伦之言，心中一想说：“女儿方才叮嘱之言，不能依了。孤家若不听这脱伦之言，他恐众文武再奏，又是议论多端。我想谁人不贪图性命，今看这狄青如此光景，句句说的铁石之言，谅情未必肯依投降了。”连忙传旨捆绑宋将六人，押出西郊之地斩首号令，即着脱伦为监斩官。

此时脱伦十分遂意，吩咐小番把六架囚车打开，把六员宋将紧紧打捆起来，一路押往西郊而去。四虎将军甘同元帅受死，独有焦廷贵心中不服被他所害，大骂：“番狗畜类，伤害天朝将士，少不得有日大兵到来，报仇问罪，把你国扫为平地，虫蚁不留！”不表焦廷贵之言。此时公主娘娘虽有留恋狄青之心，惟是难以向爷娘跟前说我要他做丈夫之话，是以当殿叫父王不可伤他六人，那时慢慢打算成亲之法，此是他的本意。此时在宫中，不想到父王原要把他六人来斩首。若是公主得知，焉能杀得他？偏偏不晓其事，所以难得解救六位英雄。正是：

卤莽先锋走路差，英雄五虎尽遭拿。

虽然身丧东番地，臣节无亏足美嘉。

再说六位英雄押至西郊，是尽头之路。此书不是做到危急之处，无中生有，做出仙家来救。然而果有其事，故照此而书。在八宝公主未进锦霞门的时候，王禅老祖正坐在蒲团之上，忽有清风一阵吹到耳边。老祖即抽下一卦，已知二个门徒有难，误走单单国，大徒被八宝公主用镇阳珠擒去。但这八宝乃庐山圣母的徒弟，看他师傅面上，又不好前往与八宝理论。但徒弟狄青、石玉俱被拿去，贫道为师，有何面目？岂可坐视不救。不免前去见庐山圣母，看他如何。若是置之不理，然后伤情便了。

王禅老祖神通广大，驾起祥云，不消一刻来到玉区宫，通知仙姑圣母出来迎接。二位仙师

进内，分宾主坐下，老祖就把徒弟被擒因由一一说知。圣母微笑说声：“老祖休得着忙，他二人原是预定夫妻配合的，若非八宝拿住这狄青，一对夫妻焉能今日得全？”老祖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贫道怪差八宝了，他二人既然一对夫妻，宿有良缘，还该圣母前去说明救解才好。”圣母说：“不待老祖到来，贫道早已打点抽身了。”此时老祖心安无挂虑，即刻相请出洞门，驾上云端而去。

且说圣母吩咐仙女守宫，将着一根拂尘拐，一路驾上云头而来，片时间已到单单国地。只见怒气冲云，圣母已知武曲星与众星宫有难了，忙把拂尘一挥，喝声：“刀下留人，若杀了南邦六将，先杀监斩官。贫道是庐山圣母，前来有话与狼主说明缘故。”此时脱伦一见云内来了一位仙母，称说庐山圣母，原来是公主娘娘的师父来了，连忙立起身来说：“仙母在上，容下官参见了。”圣母说：“这也不消，但公主娘娘与宋将狄青有宿世姻缘之份。目下应该完叙，不是可胡乱可杀得的。待贫道前去见狼主。”脱伦说道：“依母之命。”此时圣母去见番王，脱伦听了仙母之言，叹说：“狄青啊，你杀害我女儿，理该一刀两段。岂知仙母到来，说他与公主有宿世良缘，只得不敢违旨。”此时若不是仙母到来，宋将六人已经斩讫。正是：

捐躯只为全臣节，杀死无冤报国恩。

第十三回

证姻缘仙母救宋将 依善果番主劝英雄

诗曰：

烈士英雄只有君，岂容投降作番臣。

捐躯赴难成全节，喜得仙师到解分。

再说圣母到来，狄元帅五将都看见，他是道姑打扮，也闻吩咐脱伦之言。众将听了，不觉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元帅，我们只道迟一刻就做刀头之鬼，如今看起来杀不成了。只因元帅与八宝公主有宿世良缘之份，倒要在单单国来做驸马了。”元帅喝道：“你们休得胡说，死了为妙。”廷贵听了，哈哈大笑说：“元帅，你为人好无见识，岂不闻在生一日，胜死千年？你在单单国招了驸马，总是我们众人天天要吃喜酒的，元帅好不快活也，岂不是两全其美。”

元帅听了大骂：“好狗才，说什么鬼话，此是皆你之过，害了本帅，还敢多言！”焦廷贵不敢再说。狄元帅说道：“本帅只道这番婆学得旁门法术，原来他乃庐山圣母的徒弟，所以有这样神通。倚着仙传法宝，拿捉将士，如同反掌。本帅只道我的师父神通广大，岂知庐山圣母法力更是高强，拿了本帅，我师父罪之不地。若还不是圣母到来，此时众人已分为两段。如今谅情六人性命无妨，虑只虑要本帅成亲，如何是好？”不提狄元帅忧虑。

且说圣母来到朝门外，王门官一见喝道：“你这道姑那里来的？这是什么所在，你好没分晓也。”圣母说：“贫道乃庐山圣母，公主娘娘之师，有事而来，快去报知狼主。”王门官一听此言，连忙入报，狼主得知，说道：“女儿师父有何事情，离却仙宫，来到孤国？”即忙降旨众文武出迎。停一会，圣母已到银銮，正要稽首，狼主一见，下殿还礼，请圣母坐下。有小番献上净茗，狼主开言说道：“不知仙母到来，有何见谕？须当指示明白。”

圣母说：“狼主，贫道到来，非为别事，只因宋将狄青奉旨征西，走差去路，此乃平常之事，占关斩将，是他差处，徒弟拿他不为过。但这狄青一来乃是宋朝保国之臣，二来与公主宿有姻缘之份，目下正是完叙之期。故此贫道特地前来说明白，祈狼主须听贫道之言，把公主娘娘配与狄青，好接承后代，两国永不动刀兵，单单从此亦永康矣。”狼主听罢大悦，微笑道：“多蒙仙母到来指示说明，方知因由，险些误杀这南邦小将。”即忙降旨：“着小番往西郊，赦了六员大将，来见孤家，有话与讲。”小番领旨，飞奔出朝去了。此时圣母也要辞别，回归仙府，狼主相留说道：“待孤家宣女儿出殿陪侍，以尽师徒之谊，不是等闲别人。”圣母说：“狼主，无别的话讲谈，不消劳动公主了。”说完抽身拜辞，出朝门而去，把拂尘一展，驾上云头。君臣频步相送，圣母回归仙洞，将言复达王禅老祖师，不必细表。

且说番王放赦了狄青六人，原在朝外。番王独宣狄青上银銮殿。狼主一见说声：“狄青啊，今日本该把你斩首，只因公主的师父到来，说你与公主有宿世良缘，所以赦你转来，讲个明

白。你今不必推辞，在吾邦做个驸马，岂不贵似玉叶金枝？”狄元帅听了，说声：“狼主啊，君臣之义，我狄青略知三分。臣身为天朝将士，奉旨征西，身担王命，虽有庐山圣母之言，岂可不办公事，而先为私事所费？狼主啊，此事断然难依。”番王听了，哈哈冷笑说：“好一个硬性痴人，声声称说中原将士，难道你生长中原，不读诗书，一些时务不识，不达权变？在我邦贵为驸马，岂不胜身在外邦的，真乃匹夫也！”狄元帅说：“狼主，你自己不知君臣之义，反怪臣不识时务、不达权变，休得轻视于臣，我狄青一点丹心报国，那人希罕你外邦玉叶金枝之贵？却不知道臣何等之贵，南清宫狄太后原是臣姑娘，当今万岁的御表亲，比你这里下国荣华，如泥如土，只好自夸自赞。待臣征服得西辽，完了公事，还朝复旨，奏知圣上，免你入贡三年，可能做得来。若要在你邦为驸马称臣，除是红日归西，铁花开放。”

番王听罢，说：“狄青，你征西还国之念休想，活也活在我国，死也死在我邦。仙母之言，岂得违误？你征西还国，孤家断然难容。”狄元帅听了，说声：“狼主，你要臣投顺成亲，依然斩了我狄青，以全臣节，免得遗臭万年，感恩不浅了。”此时番王听了仙母之言，要招赘这狄青，奈他心如铁石，执意不从，甘心待死。这番王苦劝他不依，又罢不得的。

忽在班中闪出一位大臣丞相，名唤达垣，启奏：“侍臣同归府内，从缓而言，劝他从顺便了。”番王闻奏，说道：“既如此，交卿家劝从他，孤家深愿了。”众臣退班。达垣太师带同六位英雄请往衙内，整顿衣冠，以礼恭迎，进府中一同坐下。众兄弟五人问着：“元帅，番王放了我们，有何言语？”元帅说他要招亲之由，一一说知。张忠听了说：“元帅，外国招亲，原非礼也。但是仙母前来吩咐，料必是姻缘所定，识时务者为豪杰，不如权且应允了，然后再作道理，如何？”元帅说：“张贤弟你那里话来，国度走错，应该有罪，正中庞洪陷害机谋。若平伏得西辽，还可将功抵罪。如若成了亲在此为臣，遗臭万年。”张忠不敢再言，五人也不做声。有达垣宰相重重解劝，元帅全然不允。此时天色将晚，达垣吩咐摆上酒宴相待英雄，六人是夜在相府住宿慢表。

且言狼主还至贤德宫，番后母女俯伏迎接。狼主坐下，番后娘娘说声：“狼主，女儿拿来南朝六将，未晓如何发落。”狼主说：“御妻有所不知，女儿曾对孤家说过，不可伤害了狄青六人，所以孤家劝他投降为臣。岂知这狄青铁铮铮，执意不允投降我邦。”番后说：“若此，如何处决？”狼主说：“孤家见劝他不从，正在没主意时，有兵部脱伦奏说，狄青奉旨提兵，征伐西辽。走差国度，是个无能之辈，要他投降何用，所以将他斩首。”狼主说话未完，公主好不着急，忙说：“父王不知可曾将他斩首否？”狼主说：“脱伦这句话，孤家若然不依，犹恐满朝文武不伏，所以将他六人押往西郊去了。”

公主听了，一发急忙起来，满身犹如烈火焚炙一般，坐立不安，说：“父王啊，并不是女儿庇护南朝将士，只因他赫赫威仪，英雄无敌，前者大破西辽外邦边国，谁人不知？岂非大宋栋梁之将，我邦将士虽没谁人及得这位英雄，六人投顺我邦，何为不美？父王为何定要把他斩首？女儿之言不准，外臣之言却依，可惜六位英雄了！”这公主是个乖人，若单说狄青，犹恐父王起疑，故把六人统说。番王焉能醒悟其意？说声：“女儿啊，并非你言不是，依了臣言，只因为他不肯投顺，甘心待死，叫为父也没奈何。”公主说：“父王，只恐大宋知道了，中原上国岂少雄兵猛将，兴兵前来征伐，如何是好？结怨已成仇敌，我国干戈永无宁息了。”狼主听罢，摇首道：“女儿你不必心烦，幸得六人尚未开刀，亏来你师父圣母到来，说你与狄青有宿世姻缘之份。劝为父饶了六人，招赘狄青为婿。仙母之言，岂可违逆？所以六人还在。”

那公主听父王说要招赘狄青之言，无限含羞，粉面露出桃花来。并不开言，低了头，满胸

着忙，顷刻去了。狼主正要开言，番后说：“狼主啊，妾想仙母之言，谅非虚谬。但不知狼主意下何如？”番王听罢，微微笑说道：“仙母指示怎能不依？姻缘乃前生所定，愿把女儿与狄青为配偶。”番后说：“狼主啊，你虽如此，狄青不肯如何？”番王说道：“他执意不从，孤家苦劝他多少，只是不依。今交与丞相达垣劝解去了。”番后说：“狼主，到底狄青人品生得如何？”番王哈哈发笑说：“御妻，这狄青生来人材出众，器度魁雄，岩岩气宇，磊磊丈夫，慷慨宜人。不似我邦单单国中的人，半为鬼怪，半为妖魔。我邦谁人及得这员南邦小将？如若与女儿配合，却是佳偶相当。”番后说道：“狼主，倘狄青必不允从，如之奈何？”番王说：“如若不是姻缘，难以勉强。古言：姻缘该配合，琴瑟可调和。”番后听了，微微含笑。独有公主羞惭不语。

是夜天色已晚，言谈一会，公主辞别父王母后，回到自己宫中。闻知父王不允之说，这狄青执意推却联姻，心中闷闷不乐，怨着狄青。正是：

人情难比鸳鸯义，物谊无如并蒂亲。

第十四回

却姻缘公主苦怨 暂合卺宋帅从权

诗曰：

事到其间无奈何，英雄勉强结丝萝。

虽然仙母临凡示，前定姻缘配合和。

且说公主回到宫中，坐下说道：“想哀家二九之年，姻缘注定，犹恐配着本国之人，不称哀家之意。常常想起，烦闷不过，情愿终身孤独。再不想到与天南地北的狄青，宿有良缘之份。哀家一见这英雄，是心中所愿。奈非父母媒妁作合，哀家实是筹算不来，难以明言。喜得师父前来说合，所恨者脱伦好无分晓，谁要你出言妒忌，险些师父不来解说，杀了这小英雄，误哀家终身大事了。”说罢，又呆想一会说：“狄青啊，哀家实恐父王伤了你性命，所以预先在父王跟前设言遮庇，奏保全你六人性命。哀家却有你在心，你因情分太薄，不肯投降，也不深怪。成亲配合，为何也不允成？若是别人说话闲话劝君，推却不允也罢了，哀家的师父圣母之说，也违逆不依，莫不是嫌着哀家外邦之女，蒲柳之姿，怪着把你擒拿？狄青啊，你若允了成婚，与哀家结为夫妇，要到中原也去得成；如若执一之见，推却不允，休想回朝之日。”公主是夜闷闷不乐，愁恨满胸，不必烦述。

再说狄元帅六人在达垣衙内安宿一宵，心烦不悦，思去想来，只怨焦廷贵走差路途，想来进退两难，祸患不轻，困在此地，纵有三头六臂，英雄也难逃脱。谅孙秀知道了情由，必然有本奏知圣上，国法无亲，难以徇情。南清宫虽有姑娘，只恐公事公行，做不得私情。若能征伏得西辽，取得珍珠旗回国，还可将功抵罪。如今在这里，好似鸟在笼中，逃不得出，如何前往得西辽？又可恨这庐山圣母，说本帅与八宝番婆有宿世姻缘之份，特来说知。番王劝尽多少言辞，只是本帅一心在着中原，若与番女成了亲，怎样回朝见君？若在番邦为臣，臭名万载。况且在众弟兄前，怎好面允联成婚事？犹恐他私议本帅，所以由他蜜语甜言，我持定性子，情愿抵死为刀下之鬼，死后无有臭名沾染。烦闷思量，不觉又是城头五鼓，有达垣丞相上朝去了。

停一会朝罢回来，又有右丞相奇哈请去议事。五将一同说些闲话，无非与元帅消些愁闷，元帅只是叹息而已。有焦廷贵呆头鬼脑，说声：“元帅，你为人好呆也，也不允肯成亲，情愿死。不如允纳了，在此做个驸马，岂不胜似死的。”元帅听罢，大喝一声：“匹夫休得妄言！本帅允与不允，何容你说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元帅，末将总不开口的，开口就是匹夫。若依了匹夫的说话，包管有个还朝的日子。”石玉听了，接口道：“依你便怎样的？”焦廷贵说：“依我的主见，应允与他成了亲戚，乐得睡他几夜，爽爽快快地报了活捉之仇。做了驸马，那个敢来欺侮？元帅那时打点逃走，见机行事，并力同心原去伐西辽，有何不妙？”众人听了，哈哈大笑：“此话讲来倒也不差，元帅若要回转中原，今日须当依着此言。”你一声，我一句，说得元帅心乱如麻，说道：“罢

了罢了，列位弟兄，本帅今日事到其间，只得依你们之言，将计就计。但是多言必败，切不可走漏机关为妙。”众将说：“元帅放心，这个自然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如今不是匹夫了。”说说谈谈，已是辰时。

候了达垣回来，相见六位英雄，谈说几句闲话，又吩咐排设早膳。众人用毕，达垣又来劝解狄元帅，说道：“元帅，你在上邦，身为主帅，奉旨平西，理不该在我下国招亲。惟是走差国度，误伐无罪之邦，任你有大功劳，宋王也要加罪，料难宽恕。况且既在我邦，不能逃去，更有庐山圣母特地前来，说元帅与公主有姻缘之份。若在我邦为了驸马，谁人不敬？谁敢欺侮？上国也做官，下邦也为臣。一来成了姻缘美事，二来不逆仙母之言。百官敬仰，狼主心欢。望元帅依了上官之言，乃是成其美事。”劝解再四，狄元帅只是呆呆不语。

有张忠在旁假劝道：“元帅为何心如铁石？你一人要做忠臣，累了我五人性命。我们众人做了刀头之鬼，总要怨恨元帅。你既不听丞相之言，须依仙母吩咐。”又有石玉、刘庆、李义三人齐说：“元帅，你且回心转意允了罢，我等众人性命多活几十年。”你一言，我一语，焦廷贵接言高声说：“南北两朝皆是吃饭，中原外国也是穿衣。为何元帅苦苦要还朝？莫不是中原不死之地，元帅定然要归本国，我们决不跟随元帅的。死也死在这里，活也活在此地，做一个逍遥快乐官员，也是好的。”

达垣听罢，呵呵大笑说：“元帅，众位将军俱不肯回朝，想你一人那里去得征西？望你听我劝言，依了仙母的话，从权处事，乃是英雄之作用。请自三思。”狄元帅低头想一会，只得勉强应允。达垣心中大悦。停一会，又是天色将晚，摆上酒宴，六位英雄用过。

来朝达垣上朝，奏知狼主。番王闻知，甚是欢喜。择日成亲，不独番后娘娘大悦，公主正是喜地欢天，从此不埋怨这狄青了。且说文武众官员，人人私议此事。有说道：“狄青乃大宋名将，曾经杀得西辽片甲不回，名声远振。如今弄得这般光景，真算他倒运了。”有的说：“若无圣母到来，已作刀头之鬼。如今身为驸马，那个敢去框矩他？说什么倒运之话，这个是他的造化。”有说：“公主美貌超群，若招了别人为驸马，犹如一朵鲜花插于牛粪之上，如今配与狄青，真是一对好夫妻。”有说：“姻缘非是偶然，这句话方是真言。如今我们倒要奉承狄青。”众家官说：“这也自然。”一切众官闲话休提。

再说狄元帅一日见达垣不在衙中，与众将议论说：“本帅成亲之后，先把你们安顿了，只在一月之后，当心打点逃走，休得各生异志。”众人应诺。元帅又说道：“三关孙秀必然有本进京，庞洪岂不竭力夹攻，朝廷谅必不相容，此乃实事，想来虽有姑娘太后在，料必周全不得。本帅母亲虽远在山西，想本帅不在此当刑，灾殃必及母了，犹恐未卜存亡。刘兄弟，你有随身本事，三五日已到得汴京。烦你前往打听得分明长短，速速前来通知，免得本帅心怀长念啊。”刘庆说：“元帅，须些小事，何足挂怀，待小弟即往走一遭便了。”

不言宋将商量，且说一日吉期已至。国王降旨，在于太平殿上排列花烛，与公主完婚。大排筵宴，一二品官在于某处饮宴，三四品官在于某处饮宴，文武俱排列班位，又有王亲国戚公侯等职，扶从驸马，成婚花烛，其余宋将即在达垣衙内饮宴。此时太平殿上花烛辉煌，挂红结绿，笙歌彻耳，音乐悠扬，好生热闹。

且说公主是夜更衣，穿过大红吉服，金钿异宝，簇带满头，妆扮得仙姬相似。此时：

宫房未晚灯先挂，异宝奇珍各处排。

当下一口难分两话。再说狄元帅无奈，满身穿过番邦吉服，王亲国戚一路多到相府内来伺候相请。狄元帅只得随着众番官一路奢华而来。到殿上参见狼主千岁，狼主御手相扶请起。又

参见过番后娘娘。狼主吩咐宫娥，往宫中请出公主娘娘。

宫娥与太监领命，双双分开左右侍候，公主出殿来了，与狄青参拜天地，又同参拜狼主千岁、番后娘娘。狼主又吩咐娥女，他二人送进宫房。太监宫娥领命，送至宫中。众宫女各出宫去了，扣上宫门。公主开言说：“上阵交锋，如同仇敌，焉知有今日和谐之事？从前奴家身犯之罪，望乞驸马宽洪大度，饶恕罢了。”狄青说道：“公主，我狄青误走贵邦，多多有罪。得蒙狼主宽恕，招赘了我，不记前愆，此乃感恩不浅了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啊，那里话来，你言太重了。”狄青说：“前愆怨恨，从此既成夫妇，且自罢却，此念丢开不提。但闻更鼓三敲，夜已深了，请睡罢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请。”此时夫妻二人双双携手同归罗帐。解带宽衣，兴云布雨，共效于飞之乐。八宝公主趁了一见留情之愿，狄元帅愁闷暂消。此夜欢娱快乐，难以形容，不多烦述。

此时若不是焦廷贵走差单单国，狄青、公主乃是天南地北之人，焉得结为夫妇？所以合着古言云：

有缘千里能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

第十五回

假哄妻番王封爵 真嗔烈张忠说因

诗曰：

假投单单哄番妻，达变从权智不低。

强顺外邦非素愿，能伸能屈丈夫为。

前说狄元帅误点先行向导官焦廷贵，差走国度，错动刀兵，被公主擒拿，有庐山圣母前来与公主合了这段姻缘。狄元帅思算逃不出单单国，只得勉强听众人劝解。成了亲之后，夫妻二人千般恩爱，万种风流，不在话下。

三朝已过，狄元帅对公主商议说：“公主啊，前被擒五将，难以回转中原。若在此处，又无官职事情可管。下官想来，目下三关无主，可着五将暂且把守，不知公主意下如何？”公主说：“驸马所言有理，待妾说与父王知道便了。”狄青说：“公主，还有一说：三关主将无辜受戮，须经成殓，但埋土为安。下官欲烦公主一并说知狼主，差人择地安葬，免我心怀挂念。”公主听了，含笑说：“驸马作事常存天理，所为不忘好生之德，亡魂在九泉之下，也无怨恨了。”此时公主别过丈夫，往贤德宫来拜见父王，参见母后，就将此事说知父王。狼主允准传旨：封张忠为正总兵，刘庆副总兵，镇守安平关；李义封正总兵，焦廷贵副总兵，镇守正平关；石玉封正总兵，镇守吉林关。给还枪刀马匹，专心办事，有功之日，另加升赏。五将得旨，各带番兵而去。阵亡四将，各受追封，该家属领棺埋葬。又说狄元帅盔甲马匹金刀，公主娘娘早已令人收拾藏过。

不表此时南邦五将，权在外国为臣，分守三关。独有刘庆前时奉了狄元帅之命，回归三关，打听孙秀及往汴京探听庞洪算计如何。到了安平关，就与张忠说知。张忠道：“此事要紧，休得担搁。但此去须要小心，断然不可露着奸臣之眼。”刘庆说：“三弟不消挂念，俺自然一路小心的。”此时已是红日归西，晚膳已到，趁着夜静无人，刘庆即带了干粮银两，驾上席云帕子，驾云而去不提。

再说孟定国自从元帅被擒，即弃了召亭关，带了人马在白杨山屯扎，天天小心打听元帅的消息。一连数天打听不出，到底不知生死如何。那一日探听得分明，张忠在着安平关做了总兵，料想多已投降了。孟将军仰天长叹一声说：“元帅啊，你乃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，从来不畏凶狠利害的。曾经立下多少汗马功劳，天朝五虎将享过多少英名，食了天朝俸禄。往日行为何等强烈，因何今日你没一些主意，投降外邦为臣，臭名万载。”想罢，一番怒气腾腾，说声：“罢了！待俺家带兵前往安平关，与张忠打话。把这些狗乌龟一刀两段，方消我恨！”意思已定，即日带兵一路杀到安平关，把张忠大骂，喊战如雷。

早有番兵进内报知说：“启上总兵爷，关外有一员宋将，自称姓孟。带了许多人马，耀武扬

威，要与总爷谈话，请令定夺。”张忠说：“知道了。想来姓孟者，必定是孟定国。只道我等六人真已投顺了，所以心中不服。前来寻我，不免出去说明缘故，待他心中明白便了。”即忙顶盔贯甲，上马提刀，领了番兵，一声炮响，大开关门，冲出关来。

孟定国一见，怒冲霄汉，喝声：“张忠，你这狗强盗，生来中原人，死是中原鬼，方是英雄豪杰。为何你等食了宋朝禄，做了宋朝官，不思忠君报国，怕死贪生，投降下国称臣，有何面目，还来见我？”张忠说声：“孟定国休得发狂，为将者多是听从元帅指挥的。如今元帅投降于此，我等自然一同投顺了。你却要怎样的？”孟定国喝声：“狗强盗，我要你这个头。”张忠说：“不必逞强，快快送首级过来，免我动手。”孟定国激得怒急难消，提起大刀，当头就砍。张忠把刀一隔，战不上十合，张忠诈败而走，拍马加鞭，向荒野逃去。孟定国喝声：“狗畜类休走！”推开坐骑，提刀飞马，一路紧紧追来。约有五里程途，张忠兜转马头，呵呵大笑，摇手说道：“孟将军，你好愚莽也。且住坐骑，待俺说与你知道。我们是天朝上将，怎肯投顺外邦为臣？只因身已被擒，不能逃脱。这番王苦逼元帅成亲，投降他国。元帅思量无计，只得诈降他邦，哄骗番王。限在一月之内，见机行事，一同逃走，仍去前往伐西辽。”

孟定国听罢，说声：“将军，这句话可是真么？”张忠说道：“谁来哄你？但不知孟将军连日躲在何方？”孟定国说：“俺在白杨山头屯兵，打听元帅的消息。只道你们当真投降了，恼得我怒气难消。若不说明，那得知道？直到此时，方得明白，正所谓水清方见底。”张忠说：“孟将军，你且耐着性子，屯扎众兵在白杨山，等候元帅来时，自有日期。”孟定国说：“张将军，前时冒犯，休得见怪。”张忠说道：“不晓情由，也怪不得。但是你回到白杨山，切勿泄漏机关与众将兵得知才好。”孟定国说：“这也自然，我今诈败，你且赶来。”张忠应允。孟定国一路败走，张忠拍马追来关下，已不及了。带兵入城，卸下盔甲，小番扛去大刀，牵去马匹。张忠坐下思量：“这孟定国也是忠肝义胆之人，但愿元帅逃走得成，离了此地，众人同心并力，仍去征伐西辽便好了。”不提张忠之说。

再言宫院，夫妻两人新婚，却有无穷之乐。那日在宫中无事，夫妇闲谈，公主含笑开言说：“驸马啊，看你年少官高爵显，因何丝萝未定？”狄青说：“公主有所不知，既为夫妇，岂不实言相告。下官世代住在山西，在年幼之时，父亲早丧，无亲无族，无人照管，亏得亲娘用心抚育。到了九岁，忽家乡遇水患，母子分离，不知去向。此时山西地遭此一劫，害了百姓不少。下官在波涛之内，几乎性命不保。幸得王禅老祖救至仙山，学习了数年武艺。师父指点，说下官仙道无缘，不能享受清福。仍要下山前往汴京，保佐宋君。此时奉了师命到京，未得身荣，先有奸臣妒害，几次三番，被他计算。岂知下官全叨上天庇佑，逢凶化吉，颠颠倒倒，直至如今。我想君亲之恩尚未报答，岂可先将家室成了？”

公主听罢，含笑说道：“可敬可敬，全忠全孝真君子，知义知恩是丈夫。只可惜婆婆白首漂泊得无踪无迹，不能埋土为安。”狄青说：“公主啊，萱亲幸赖皇天怜悯，得人救起，未为波涛之鬼。”公主说：“既然未死，在于何处居止？”狄青说：“前岁奉令解送征衣，隆冬时与娘娘得会。如今现在山西家乡相花村，与姐姐同居。”公主接言：“贺喜婆婆幸赖尚全，但未知他寿元还有多少。”狄青说：“公主啊，亲娘今岁已有五十有九了，十月十九是他生辰。”公主说道：“如此来岁冬间时，与你同往山西贺贺婆婆六旬寿诞，你道如何？”狄青说：“深谢公主盛心了。”公主说道：“夫妇之间，说什么相谢。况且前往拜见婆婆，理当如此。”狄爷暗想道：“我狄青心怀报国，恨不能插翅高飞，回归故土见主，死也死在中原，活也活在上邦，如何等得来年与你同行？”正是夫妻各说胸肠，按下暂且不提。

却说三关孙秀，自从狄元帅领兵征西，误走国度，才入了单单国三座关头，已经打听得明明白白。此时孙秀得报，满心欢喜，暗自大笑说：“狄青，你一班狗党不该死于西辽，应该死于单单国。由你五虎英雄纵然灭了单单国，也有欺君之罪。若是单单兵强将勇，众小狗才尸首无归，本官之幸也。待本部先将狄青走差国度，误陷无罪之邦缘故，奏上一本，看是如何？”便是晚修本章一道，有书一封，传与岳丈庞太师，差家人进京投递。

此时范仲淹、老将军杨青二人心中着急。杨将军说声：“范大人，我想孙秀劾奏狄元帅这一本，圣上必然要加罪了，如何是好？”范仲淹说：“老将军，我想身为元帅之任，应该件件小心才是，这个向导官，原是点差了。你点这呆头呆脑、鲁莽匹夫的焦廷贵为向导，当时下官之意已不合了，又不能明言他做不得的。既然走差国度，及该早日收兵转回，罪名还小。咳，我想后生家有勇无谋也，是不希罕的。”不表二人叹息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又是两月有余。忽一日又是闻报，此时孙兵部一闻此报，更加大悦。杨、范二人心中大惊。此时不知为何奸臣喜、忠臣忧，乃十分蹊跷，且听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图害忠臣今日遂，保扶良将此时忧。

第十六回

闻飞报图害中机关 强奏主奉旨拿家属

诗曰：

佞党联谋屡害忠，乘机就隙算英雄。

高年狄母夫牢禁，狠毒生成一片胸。

闻说孙秀闻报狄青走差国度，攻入单单国，势如破竹。连取三关，杀却四将，正中他机谋，已经连夜差人上本去了。忽这一天得报，他已被八宝公主拿尽众将，狄青众人已经投降了，又在他国招为驸马。此时报到三关，孙秀更加大悦，说：“狄青啊，你奉旨平西，反去征剿别国，已有欺君逆旨之罪。又投降敌人，背国招亲，这是你差之远矣。待本官再上一本，先把你的母亲取了首级，然后待圣上差人提兵来拿你。”遂呵呵大笑说：“如今看你怎生逃得脱的。”即忙具表一道。杨青心中好不焦躁，说：“元帅，你岂不晓得庞洪、孙秀屡屡要图害于你。走差路途，及早收兵，才是有智的人。为何投降下邦称臣，招亲于仇敌，罪逆已经三并，如今臭名难免了。孙秀此一本上了，岂非萱亲之命丧在你手，免不得千古皆传不孝。”范大人心中也是烦闷不乐，二人几番商议，谅情阻挡他不住的，本章且自由他奏闻主上罢。按下二人忧虑。

再表庞洪自那日接得孙秀前一封书，本章一道，他此时思量道：“若劾奏他走差路途，误伐无罪之邦，须有欺君之罪。到底圣上心慈，况且又是爱宠他的，必然宽恕了，仍命他去平西的。”所以庞洪思想过劾奏他不倒，故此本隐而不启奏，看他误伐单单，还有破绽，然后再行算计。如今果不出他所料，是日又接得此本，好不欢喜。说道：“贤婿有本说误伐无辜之国，欲扳倒地，老夫总怕做不来。所以不上此本，如今此罪大如天，足断送这小畜生了。”到次日见驾已毕，奏上此本。

嘉祐王闻奏，龙颜不悦。开言说：“此事狄青应该问罪，只恐南清宫母后不肯干休，寡人且自由他罢了，省得狄母后与朕作对。”庞洪一声“万岁”之言，复奏道：“狄青误走国度，罪之一也。大杀无辜，不奉旨而行剿，罪之二也。投降敌人，背国招亲，罪之三也。陛下若置而不取罪，何以正国法而服忠臣之心？伏乞圣裁！”

原来嘉祐王岂不知狄青之罪重大，只因碍眷太后。此时想庞洪之言狄青罪已深了，免不来的。便说道：“庞卿如何定他之罪？”庞洪一想：“你做了万乘之尊，不定主意，倒要我主张起来。不免奏上，先把他母伤了。纵然狄太后得知，也难怪得老夫。此乃公事公行的国法。”即便奏道：“依臣愚见，狄青三罪，并为一律，原该全家诛戮。一面差使前往单单国拿了这狄青，若单单国抗拒，然后大兵征讨便了。”嘉祐王一想说：“庞卿所奏虽然不差，到底狄太后之面，总要从宽一二。”庞洪听了，摆布不来，只得随着天子降旨一道，差官前往山西，把狄青之母扭解回来，监禁天牢。又差一官，降旨前往单单国，着令狄青带罪平西，有功抵罪。倘再抗逆朕

旨，再行擒拿，以正国法，决不姑宽。此时天子降旨陈年前往山西，差遣张瑞前去单单国召取狄青。二位钦差领了圣旨之命，即日束装起马，分头而去。

庞洪见圣上如此分断，好生着急不悦。若然再奏，恐防圣上嗔怒，只得罢了。天子拂袖回宫不表。狄太后早已得知，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我想侄儿你既然奉旨平西，重任非轻。如若走差路途，也该早早收兵，罪还小些。如今投顺外国招亲，罪应万斩，幸得当今仁慈，法外从宽，不听庞贼之言，不肯加刑。所虑者嫂嫂，真乃苦命的，颠颠倒倒有十余年，今日才得安身，忽又白白平地起此风波。老身回想侄儿，自小看他烈烈威威，好一个男汉。只道狄姓香烟已有托赖，可以不做断魂无后之客。岂知侄儿你君亲之恩尚未报答，忽改变了心肠。当今若听了庞贼之言，祸灾不小，累及萱亲了。但能平伏得西辽，还可将功抵罪。倘若贪图欢乐，还不省悟，岂非中了奸臣之计？”不表狄太后忧虑之言。

再说陈年钦差一路不停，非止一日到了山西太原府。早有知府知县来迎接钦差。陈爷吩咐一路带他到小梅村狄府内来。原来狄太君的大女儿金鸾小姐，配与本省守备张文。只因狄青自从镇守三关，远离太君，所以张文常常在狄府内管理。此时正值钦差奉旨来拿犯人，太君听了大惊，张文夫妇魂飞天外，老少几人战战兢兢，第一小姐惊得面如土色。太君说：“我儿，你两个不必惊慌，吉凶祸福，皆由天命。我儿既犯了重罪，自然累及于老身。你夫妇且在家中看守，莫为我伤损了精神。或者苍天怜念，一路到得汴京，候圣上怎生处置便了。我儿不必伤心。”金鸾小姐纷纷下泪，叫声：“母亲啊，想你年经花甲，风烛之期，焉能抵得风霜劳顿？叫女儿焉能舍得母亲远去，我也要与母亲一路同往。”张文听罢说：“贤妻你去不得，况且家中无人管理。你是女流之辈，既与母亲前去，也济不得甚事。我今一同前往，送母亲到京，此是实言。”

太君说道：“不必贤婿同行，老身带得两个家人足矣。”张文说：“岳母啊，正要小婿送你到京的，若非小婿同往，你女儿也放心不下。”说完转去外堂，求恳钦差大人宽容：“我伴岳娘同行进京，感恩不浅了。”陈爷不是庞洪党羽，便说：“张文，我有王命在身，不得久留。既要伴送同行，快些收拾，立刻就要动身。”张文应诺，走入内厢，叫声：“贤妻，快些收拾打好衣包，带了白金五百两。”此时金鸾小姐无限悲惨，意乱心慌，包裹衣被。太君一见，流泪不止，说：“女儿，不可为娘悲伤过度，苦坏了，相见自有日期。”今日可怜母女分离，好不痛心也。小姐扯住娘袖，依依不舍，切切伤肝。在旁观者，铁石肝肠也流泪。

张文看见他母女光景，忍不住滔滔下泪。劝道：“贤妻不必如此痛苦，吉人天相，母子相逢，自然有日。如今且免愁烦，免增母亲烦闷。但你秉性贤良，我也深知，还须慎重才好。小使丫头须禁他穿街行里，一切女尼道姑不必招接进门。”金鸾小姐说：“相公，一切家中事务，妾身自为，不必挂怀。但此去须要好生携伴母亲进京才好。风霜路程，相公也要保重前行。”太君要起程，此时叫一声女儿，喉头咽噎，又到钦差知府频频催促，太君只得出至外堂。金鸾小姐呼天哭地。钦差吩咐将太太上了刑具，打入囚车，只因国法难以徇情。张文武职细小，只是步行随着太太。后头两个家人挑着行李，一同行走。知府知县远送钦差起程，小姐倚门观望母亲去远，肝肠寸断，哭进内庭。正是世上万般凄楚事，无非死别与生离。小姐坐在内庭，想来兄弟犯了滔天大罪，今日累及娘亲，只望苍天怜念，无有大灾，早日得见娘亲之面，妾身方能放下得愁怀。

按下不表小姐愁容苦，单表陈爷带至狄太君进京复命。此时圣旨发狄太君下天牢，也慢提，下文自有交代发明。再说飞山虎前者奉了元帅命，回归打听汴京消息，孙、庞计害如何。是日探听得明明白白，仍白席云走路，一连走了五六天，复得单单国来寻候元帅，按下慢表。

且说狄青元帅身在番邦，心在中原。一日思量：“这公主举止端严，知情达理，文武双全。今日为了我妻，也不辱没我天朝将士。只可惜他生在外邦，父母双双，单靠一女，谅情不肯与我同转中原。我在此间多一日，犹如多忧一年。如若他不愿同行，我自愿永别了他，回归故国便了。前日叮嘱刘兄弟，叫他前往汴京打听消息，不知他一去如何，不见回音，令人好生愁闷也。”是日风和日暖，狄爷独自来到御花园游玩。莫道北方无景致，奇花异草，比南方亭楼水阁如画，巧笔描摹别有天。此时元帅正在游玩，忽有一人在云端上轻轻叫声：“元帅。”若论此时并不是刘庆知道狄元帅在此游园，因他腾云到了三日，寻找元帅，总在宫中，眼目甚多，不好讲话。故在空处现身，寻个机会，方好相见。这一日已是第四天，恰遇元帅游园，刘庆一见，满心欢喜。四顾无人，按下云来，不知有何话说。

英雄受困原思主，虎将奔逃只念亲。

第十七回

飞山虎汴京探听 狄元帅痛母囚牢

诗曰：

探知母被禁天牢，不忍伤亲暗哭号。

当道虎狼难躲避，分明报应后焉逃。

却说飞山虎前者往汴京打听明白消息，找寻着狄元帅，四顾无人，落下云来，上前口称：“元帅，小将奉令回来了。”遂打了一拱。狄元帅说声：“刘兄弟啊，你我俱在患难之中，何须如此，快些往这里来罢。”二人一同悄悄来至空静之处月波亭内。

元帅说道：“刘兄弟，你可曾到汴京来否？打听得好党如何？”刘庆说：“元帅，不好了。小将奉命不辞劳苦，到了三关。这孙秀好好刁，一连上了二本。圣上已经出旨钦差官，到山西要捉拿太太，收禁天牢，谅无性命之忧，但不知吉凶如何。”元帅一听此言，五内皆崩，说：“不好了，既有此事，娘啊，多是孩儿不孝，累及你了，好不痛杀也！”纷纷下泪，又不敢高声痛哭，只是心内犹如刀刺。说：“刘兄弟啊，罪及母亲，为子之心何安。”刘庆说：“元帅且免心焦，小将又打听得圣上差张端前来了。”元帅说：“差他前来，敢是来拿我么？”刘庆说：“非也，圣上仍要命元帅前去征伐西辽。如若平伏得西辽，将功抵罪。若是抗违天子诏命，即来捉拿，决不姑宽。”元帅说：“既有此诏，本帅还有生机也。刘兄弟啊，见机逃走，仍去平西，在本帅未成亲时，早已立下此意。如今恐有人来不稳便，你且去罢。”刘庆允诺，即忙席云去了。又往吉林、正平、安平各处关头，通知众弟兄，好待元帅逃走。张忠又使刘庆悄悄前往白杨山，知会了孟定国：“整顿人马，候元帅到来。”说完，飞山虎仍到安平关，与张忠叙话，不必多提。

却说狄元帅见刘庆去了，心中烦闷说：“圣上啊，念臣误走国度，勉强招亲，实出于无奈。若照萧何六律，罪该全家诛戮。今蒙圣恩宽宥，仍命臣去征伐得西辽，将功抵罪，虽粉骨碎身，难以答报天恩了。今日虽然已有生机，无如公主怎肯放我去了。须要骗回刀马，预先埋了地方，方能脱身。所虑者内有三关阻隔，但出得三关，逃走已成了。细想母在天牢受苦，为子任他水火刀山，也须要赴了。岂虑这三个关城，待等有机会逃时，再作算计便了。”此时狄爷也不游宫园，转回宫内去了。

公主一见，立起身，微微含笑说：“驸马，你今朝往那里去玩耍？”狄爷回说：“园里百花开放，啼鸟喧哗，百般热闹，妙不可言。下官去游赏一回，久而不厌。”公主说：“只怕及不得你中原花鸟景致的。”狄爷说：“下官虽在你邦未久，名俗例日用民物，已看得几分了。惟有人物不雅，其余常物各项相同。”公主说道：“妾的容貌如何？”狄爷说：“公主的花容美丽，就是我中原少有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，休得谬言哄我，只恐袁家的容颜不称你心怀。”狄爷笑说：“公主那里话来。你的花容既然不合下官之意，为何交战之时看呆了？正是三更魂梦思相会，恨少冰人月

老翁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，你总是虚言哄我，谁信得你来？既然有心于哀家，为何到了我邦，父王重重劝你投降，你却不依？”

狄爷说：“公主，你所不知。那日狼主只劝我投降，未有招亲之言，自然不允了。”公主又说：“哀家师父圣母之言，你为何也不依？”狄爷笑道：“公主你好愚也。只因此时众将多在身边，乃是结义的弟兄。若然下官轻意允肯了，犹恐众人耻笑，等待他众人劝我，方可允成的。”公主听罢，笑道：“原来你有此缘故，妾身错怪你了。”狄爷说道：“公主，我两人相处，多少情浓。你贪我爱，并无半点违忤。怪不得仙母到来说前定夫妻，故此南北万里相逢。”公主说道：“若然不是师父到来解说，我两人焉得和谐？险些又被脱伦这匹夫多言伤害了你。但不知驸马，你在此还念想家乡回朝否？”狄爷说声：“公主，下官已经身负千斤重罪，还有何面目回见宋王？我在这里一般荣华过日，有何别的不足之处？”公主说：“如此说来，竟不想回朝了？”

狄爷说：“回朝就要做刀头之鬼，我想上下两邦，都是作官，在此有何不美？只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，有母在着家乡，母子分为两地，焉能用计把娘亲悄悄携到此处，娘儿叙会，乐度芳辰，我的心头放下了。”公主说道：“这也容易，待想出一个计较，搬取婆婆到来，使你心安便了。”狄爷说声：“多谢公主。”此时狄青说得言词恳切，公主那里知他别的心肠。对坐言谈许久，又说声：“公主，我是王禅老祖的徒弟，你师是庐山圣母，为何你的法宝甚好，我的武艺平常？欲求公主教导，不知可否？”公主说：“驸马啊，哀家的身体尚属于你，些须小技有何难处。明日同往花园演习便了。”晚了天色，夜膳用过。不一会，是夜夫妇双双同归罗帐，公主说：“驸马，妾今日已有重身，以后欢娱且缓些罢。”狄青允诺，暗思我已定了远走高飞之志，似做假夫妻一般。暗叹只可惜他待我一片恩情了。只是暗中闷闷不乐。

再说到次日，夫妇双双同至花园内。公主演武一番，狄元帅演习一回。想来公主武艺果然不低，演习一回，天色尚早。狄青此时坐在瑞霞亭内，公主偶然将丈夫一看，但见他愁容不语，似有所思。公主问道：“驸马啊，你好好玩乐，为何忽然愁容顿起，莫不是有什么别样心事？”狄爷说声：“公主，下官身居大宋，想着南清宫内与着姑娘相会之时，盔甲金刀，乃是姑娘赠与我的。更有一匹坐骑，名称为现月龙驹，下官平日随常所用的。今朝演武，回想起来，未晓在于何处，人在物遗，所以心中不悦，负了我姑娘之心事。”公主听罢，微微含笑说：“原来你为这几件东西，妾早已着人收好在此，你且放心，待我一并送还你罢。”元帅爷说：“我一向只道失去了，原来尚在公主这里。”公主说：“哀家明知驸马惯用之物，理当收拾好，岂可轻毁。”狄爷听了说：“多谢公主了。”公主此时即忙差人往取，少停间，刀马盔甲，都已取到。

公主说声：“驸马，你的刀法甚好，何不试演一回与妾观看？”这句话正中狄青之意。当时应诺，即换了盔甲，提起金刀，那龙驹见了主时，连吼叫三声，四蹄不住的跃。狄爷说：“马啊，本帅与你分离一月光景了，见了你面，在此乱叫么？”即忙跨上，那龙驹就不叫了。公主笑道：“此畜真乃性灵。比哀家的赛麒麟，却是依稀。”此时狄元帅头戴金盔，盔上血结玉鸳鸯，霞光灿灿。身穿上黄金甲，手执定唐金刀。园内并着太阳影，射照得这狄青遍身金光闪闪，满体艳色森森。更兼这现月龙驹又高又大，与往常加倍神威气宇。公主看见丈夫光景，好不开怀。想来：“这驸马少年美貌，赫赫威风，轩昂气概，哀家得与这员小将为夫妇，方能称了平生意愿。看他今日在马上玩乐，更胜前日往时。须天长地久相处，就清汤淡水度岁，也是甘心。”

莫言公主心中快乐，就是众宫娥看起狄爷金刀舞起来，但见金光射目，只见刀闪，不见人形。龙驹奔前走后，看得眼花缭乱，也是得意洋洋，不绝称赞。狄爷舞了一回下马，使小番抬过金刀，带了马匹。狄爷说：“公主，你呆呆看着下官，却是何故？”公主含笑说：“妾今日看你这

般打扮，比着往常倍加威武，从今尽可随常用了。”狄爷说：“承公主的美意。”暗想：“如今有了马匹盔甲，可以逃走得成了。”此时公主又着小番收管盔甲马匹金刀，就在东首空房，以为驸马取用之便。小番领命往收拾，此时天色已晚，夫妇携手进到宫房。宫娥早已排宴伺候，夫妻就席。正是：

欢娱好比鸳鸯鸟，契合真如并蒂莲。

第十八回

八宝女真情待夫主 狄元帅假意骗娇妻

诗曰：

公主真诚厚待夫，妻情一片事英豪。

只缘烈士忠君国，一月夫妻骗走逃。

却说狄元帅是日骗回盔甲刀马，假冒演武为名，到了次日，仍往园中演习武艺。此时狄爷又问道：“公主，你前日说庐山圣母曾有八件宝贝赠你，内中法力无穷，神通广大。今日闲暇无事，可试演一回与下官一看，未知可否？”公主说道：“演弄不得，仙家之物，非比寻常，无事而耍弄，临事就不灵验了。”狄爷说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又说道：“公主，下官还有一事相求。前日的人面兽与穿云箭两般物件，曾经公主收去，谅必好好收藏过，日后终须有用之处。”公主说声：“驸马，你在这里安居过日，又没有刀兵杀伐之患，还有甚么用处？”狄元帅一想失了言，转言说：“公主，我今在此处虽然安居自得，犹恐怕大宋君王不肯干休下官。倘或兴兵到来，干戈复动，就是有用的。必须要此二物为防身之宝，上阵交锋，方得利用。”公主说道：“这也虑得长远，原是妾与你收拾好在宫房内。如今无事，不必动它。”狄爷点头称是。此时又是一日光景，天晚回转宫房。

次日狄爷对公主说道：“自到你国，不知外边景致，今日天气晴朗，欲往邦外打猎一回。”公主信以为真，吩咐二十四个小兵跟随驸马出郊打猎。又说：“驸马，你须换了盔甲前去，以壮其威。”元帅暗暗心花大开，此言正中他机谋。即时换了盔甲，上马提刀，十二对小番跟随左右，转出宫来。一路出到荒郊野外，看见一座高山岩岩高峻不过。狄爷问小番：“这座大山是甚么名？”小番禀道：“驸马爷，这座名为狮子山。”狄元帅说：“山上可有兽物否？”小番回说：“很多，只怕驸马爷收捕不完的。”又问：“这边丛林是什么所在？”小番说：“这是万花林。”又问道：“林内可有禽鸟么？”小番说：“这是飞禽所聚，只怕驸马打捉不尽。”元帅又问：“前面粉壁是何方？”小番说：“这是卧虎岗。左边大路是直通鸳鸯关的。”又问：“有多少路程？”小番说：“约有三四十里光景。”又问：“东边这壁厢是何名？”小番说：“名为落雁台，那一处直通乌龙坞、青牛岭等处地方。”这狄元帅一心要做离笼鸟，所以搜问地方去路。先将路程记明白，然后放心打猎慢表。

再言公主独坐宫内，细细思量：“丈夫人材出众，上邦名将。招赘了袁家，足称心怀。”暗想：“父母生下我弟兄三人，单养成袁家。若然丈夫肯白首相处，一心愿在我邦，或得生下三男两女，父母终身有靠。”公主正在想说，只见宫娥走入禀上说：“国母娘娘有些病恙，特来禀知。”公主听了，说道：“母后娘娘有病，待袁家前去请安便了。”公主即忙抽身，吩咐宫娥道：“你等只在宫门伺候，若然驸马回来，只消叫他略坐片刻。”说完，带了两个宫女来到贤德宫，

见过母亲，参朝已毕，开言问道：“不知母后娘娘身体欠安，问候来迟，孩儿有罪，望母后宽恕。”番后说：“孩儿，我不罪你，且宽心坐下。”公主说：“多谢母后姑宽，但不知有何不奈烦，说与女儿知道。”番后说道：“女儿啊，娘昨日尚是平安，到了黄昏，身中寒而转热。今朝起来，喉干舌燥，此刻还是气闷不过的。”公主说：“想必母亲受了些风寒，待女儿见过父王，速召太医官来看治便了。”娘娘说：“女儿，些须小恙，不用看治了。”母女言言谈谈慢表。

此时狄元帅回到宫中，问道：“公主那里去了？”宫女宫娥禀道：“只因母后娘娘有恙，前去看问，尚未回来。请驸马少坐片时。”狄爷说：“好。取茶过来。”宫女送上茶来。驸马饮过，想道：“我已一心安排地步逃走，但今夜已来不及了。且到来日见机而逃，必须离了此地罢，且将公主丢开便了。”停一会，公主已到，狄爷起位，夫妇一同坐下。公主开言说：“驸马今日出郊打猎玩耍，可有兴么？”狄爷说：“公主，下官只道你邦风景平常，岂知景致与我中原仿佛相像。各处游玩，更觉有兴，山川岩穴，各路飞禽走兽十分过多，捕取不尽，多藏巢穴之内。今日一天玩耍不尽，待下官明日再去玩乐便了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啊，想你在中原总与国家出力，日夜辛勤，劳心国政。如今在此，大小事情你不干涉，自在安闲，逍遥快乐，岂不好么？”狄爷说：“公主，想来前时，我已追悔不及了。”公主说：“你悔恨着何事？”狄爷道：“悔却从前出仕，勤于国务。破败西辽，杀害番将番兵多少生灵性命，遍地尸骸，满江红血，看来好生不忍。阴魂地府岂不怨恨于我，还防罪过深重。早知今日在此逍遥快乐，何必去平西，立的汗马功劳，辛苦不堪也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，你说什么话。若不是助宋平西，怎生得到这里来？”狄爷说：“公主之言有理。”又说：“公主，我早听宫女说母后娘娘有疾，未知有何不奈烦。下官也须前往请安才是。”公主说：“母后无非感冒些风寒，些须小恙，待妾与你转达便了。”夫妇言谈一会，不觉天色已晚，宫中排上夜宴，二人对饮。已将二鼓，公主收拾余馔，闭上宫门。原来这狄青身虽在此快乐，身心两地，心内好不愁烦忧虑。是夜所以多吃几杯，沉沉酒兴。说声：“公主，夜深了，请睡罢。”此时彼此宽衣，同归锦帐，又是过了一宵。

次日起来，闲暇无事。这狄青此时立心逃走，立下脱身地步，急欲远走高飞。奈何人面兽、穿云箭二物不知公主藏在何处。时时意欲开口与他讨取，又怕公主动疑不稳当，猜测出情由，未必逃走得成。此时盖在思思笑笑，满胸不悦，闷闷加增。公主在旁把眼一瞧，问道：“驸马，妾见你日日开怀自得，今日为何满面愁容？妾想男子汉须要常常宽泰，因何驸马却似小孩子之见，忽然欢怀，忽然愁烦，到底你有什么不悦在心？”狄青听了，低头想了一会，开言叫一声：“公主啊，下官前时在本朝解送征衣的时节，路逢真武帝君，赐赠两桩法宝，曾有说言叮嘱，叫下官须当好好收拾，百灵百验，独有吩咐得一言，下官不好说的。”公主道：“夫妇之间，有话就说。为是若半吞半吐，含糊隐讳，非为丈夫也。”狄爷说：“若是讲来，犹恐公主动恼。”公主曰：“妾身决不恼的，你且说来罢。”狄爷说道：“那日帝君赠宝时，曾吩咐这两桩法宝如若入于他人之手，下官的罪过不轻。如若入于妇人之手，下官必有三年灾悔。所以想到其间，十分烦闷。”原来这公主一则心爱丈夫，二来性直心粗，不想及到他原要逃走念头。当下听了他言，微微含笑说道：“谁人稀罕你这两件东西，为此两物，心烦太重，待哀家拿来送还你罢。”狄爷说道：“公主啊，下官要也不要，紧也不紧的，只恐违了上帝圣命，尤恐有甚灾祸事的。”公主说道：“我要来也是没用，省得你有甚的小小病恙，也怨恨于我，不如交还你的好。”

公主连忙把小箱开了，取出这两件法宝，交还了丈夫。狄爷此时得回法宝，满心欢喜说道：“法宝啊，只为从前劳你收了几员辽将，目下抛疏一个月光景有余，乃是下官亵渎神物了。若得帝君神圣降凡，一并将二宝收回去了，好待下官心无挂虑才好。”公主听罢，也笑着丈夫

痴呆之言。此时早膳已到，双双共桌同餐，用膳已毕。公主立起抽身道：“驸马啊，昨日母后娘娘有病，今日未知安否，待妾去看看就来，你且少坐片刻。”狄爷说道：“有烦公主与下官代言请安才好。”公主答声“晓得”，即带了两个宫娥，辞过丈夫，往宫中请安去了。狄元帅此刻满心欢悦，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不知以后逃脱如何。正是：

拆散鸳鸯从此日，分开连理是今朝。

第十九回

全大义一心归宋 怨无情千里追夫

诗曰：

君亲不负是英雄，骗走西行全孝忠。

公主情丝难割爱，追夫千里急匆匆。

当下狄元帅与公主同用过早膳已毕，夫妇闲谈一会，公主想起母亲有病，此时别过丈夫，说声：“驸马，哀家去看看母亲病体如何，你且坐片刻。”狄爷应诺，公主进内宫去了。狄元帅心中大喜说：“趁此机会要走了。”想起长叹一声，说：“若然私自走了，犹恐公主追来。我也不怕他的武艺高强，只怕他的法宝利害，必须要藏过他的为妙。”此时又见众宫娥在此，便心生一计。便叫众宫娥：“我因身体困倦，你们且往外边去罢，待我打睡片时。”众宫娥领命去了。

狄爷即忙闭上宫门，各处搜寻这八宝囊，直搜至第三只箱子内，仙法宝都在这囊中了。想来今日拿了他去，就做了薄情薄义人，非为大丈夫。莫若将他收藏好，放在暗处。公主没有这件法宝，他就追来，本帅不防有害了。即将八宝袋收过一个暗处，急急忙忙，心慌意乱。又将自己两件法宝藏好怀中，性急匆匆，开了宫门，出房而去。宫娥问道：“驸马爷，因何不打睡？”狄爷说道：“身体欠安，欲思打睡，不能安稳，往外边玩一会就回转。若然公主回房，说不在花园，只在近地玩耍去了。”宫娥说：“驸马爷玩耍一回，须早些回宫才好。”狄爷点头应诺，摆开大步而走。

来到花园内，取过盔甲刀马，小番即忙取到，说声：“驸马爷，今日出郊游猎，用小的跟随不用？”狄爷说道：“如今路途已熟，不用你们了。”此时小番那知其意，就不来跟随。狄爷连忙上马提刀，穿戴盔甲，推开坐马，一路出了宫来。恐防迟久，公主闻知，就走不成了。

所以狄青一路出了城外，向前日出猎小番指明往鸳鸯关的路途，如飞奔走。一路心中不安，叹息道：“公主与我夫妻相处之际，待我甚是情浓，一片真情，一团和悦之意。今日不是我狄青薄情无义，将你抛弃了，但人生天地，为臣要尽忠，为子要尽孝，岂可轻轻投于单单，招赘你邦，背君弃母，贪图欢乐，不忠不孝，叫我有何面目立于世人？今日本帅私自抛弃了公主，算来原是我狄青辜负了你，纵使妻你怨恨于我，也出于不得已的，望公主你不要怨恨苦坏了才好。罢了！今日夫妻难到底，来生与你再相逢。”

顷刻间走了二十余里，再走一程，已是鸳鸯关了。狄爷想到：“前面是鸳鸯关，不知可有阻隔否？”来到关下，大叫道：“关下的快些开关。”小番看见，说道：“原来驸马爷，小番叩头。”狄爷说：“我要出关游玩，快些开关来。”小番说：“请驸马爷少待，等少的禀知主将，才开关。”原来守关主将名唤土麻其，此人是个粗心不细之辈，说他既在我邦为驸马，既要出关游玩，下官焉敢不遵？吩咐小番把关门大开，亲自出来迎接，说声：“驸马爷，卑职有失远迎，伏望恕罪。”

连忙拱手。狄元帅说：“将军少礼，不来罪你。关外可有好玩的么？”土麻其说：“关外好玩的去处甚少，风火关外的地方，好玩耍的甚多。”狄爷说道：“我要往风火关外玩耍，未知打从那一条大路去的，还有多少路途？”土麻其说：“驸马爷，这路途还有五十多里，走行得快的，才有玩耍的日子。地头弯曲甚多，你一人难以走路。待下官差两个小番，随驸马爷到风火关，不知驸马爷意下如何？”狄爷想来不认得路途，尤恐公主追来，又怕走错了担搁日子，反为不美。不如允了小番同行，就叫小番快些引路去罢。土麻其即差小番两人把关开了，亲自送出关去。说：“驸马爷，前去玩耍片时，早些回来。”狄元帅应允说：“将军不必远送了，请回罢。”土麻其只得回关去了。

且说狄元帅得小番引路，果然前面路途十分弯曲，若不是小番指引，只怕要走差了。不觉走了七八里。狄爷这宝驹走得快，小番赶它不上，只得又要住马等他。狄爷想来一路要等这小番，犹恐误了日子，只得问明前面路程，吩咐二人转回。一程飞马，走路一个时辰，已走了二十余里。再走一会，前面是风火关了。狄元帅至关下通知，有守关番将名唤哈蛮，知驸马叫关，想一回说道：“他关内有几多好玩处，今要出关玩耍，恐非实意。本官在此做个防闲，他若出关去，倘有甚差迟，岂非公主要归罪于我？”这位番官倒有些深见。即悄悄传令，关门上了锁。然后出来迎接，说：“驸马爷，鸳鸯关内地方还广，好游玩的去处也不少，何不在里边玩耍？”狄元帅说：“关内地方多已玩尽，所以要往关外走走。”哈蛮叫声：“驸马爷，你不知详细。风火关内外俱没有甚的风景，不必出关去了。”

狄爷说：“你好胡言，鸳鸯关土麻其说，风火关外十分好耍乐的。你因何阻挡于我？敢是把俺看得甚轻么？还不快快开关，放我前去！”哈蛮说：“驸马爷，但是鸳鸯关可出，风火关难开，驸马爷不要前去罢。”狄元帅说：“为何难开？”哈蛮说：“此关若是别人把守的，听由驸马爷出入。如今下官奉了狼主之命把守的，不便轻轻开放，请驸马爷转回便了。”狄爷听罢，心头着急。“若是迟滞耐久，难以脱身，如若再阻挡一回，公主追来，就逃走不成了。也罢！待我略略行凶用势。他或者害怕，然后肯放行，也未可知。”想罢，即摆开金刀，金光灿灿，喝声：“哈总兵，你有多大前程，你今若不开关，人虽有情，刀没有情的！”

哈蛮见他如此光景，一发动了疑心，想他既要玩耍，因何顶盔贯甲，手内提刀，一个人也不带？随不肯开关，竟是这等发作着忙。好生可怪，一定有些蹊跷。莫非他思想逃走的，未晓公主知也不知，狼主闻也未闻？若然开关放了他，犹恐干系于下官了。主意已定，开言叫声：“驸马爷，莫要烦怒，莫要怪着下官。你要出关，非为难事，只要有此凭证，下官就开关送你过去。”狄爷说：“你要怎样凭证，你且说来。”哈蛮说道：“或是狼主的旨，或是公主的令一到，小将即开关了。”狄元帅说道：“我是何人，你敢是如此强拗么？”哈蛮说：“驸马之言差矣！下官既奉狼主之命，职司此关之主，不论何人，总要有凭证，然后开关出入。”狄爷越是心中着急，怒目圆睁，提起金刀：“罢了！待我杀了他，方能出得关去，平得西辽。”欲要动手又住，叫声：“哈总兵，你的头颅可是生得坚牢么？”哈蛮道：“小将的头虽然生得不坚牢，总是驸马爷无凭证，小将就不敢开关门。驸马爷，且请回转罢。”狄元帅大喝道：“好大胆的官儿，本官就砍你的头下来，有何难处。只因万物皆贪生，并且与你同为一殿之臣，何忍伤你性命。你若再违拗，不肯开关放行，叫你命难保！”

哈蛮正欲开言，只听得远远娇娇的声音，叫声：“狄青慢些走，哀家来也！”狄爷回头一看，吓了一跳，只见远远公主赶来，说“不好”，忙忙纵马向关左斜路而行。狄元帅因见妻子追来，羞颜见他，因此急急逃走。哈蛮一见，发声冷笑，说道：“下官持定主意不肯开关放他，果然迟

一刻公主就赶来，原是逃走的。下官见识却也无差。”此时番将大悦，自夸其能，即开关上前跪接公主娘娘。公主吩咐道：“你快些将关加上锁罢，若然驸马爷出去了，是你的罪。”哈蜜诺诺连声。此时公主怒气满胸，着令女兵紧紧同追。狄爷这现月龙驹虽是好马，公主的赛麒麟也是宝驹，走得也快。况且元帅是人生路不熟，转弯十分不便，怎经得公主一路赶来的，逼迫这狄元帅走得浑身冷汗。正所谓：

追夫千里缘情寡，骗妇一心报国深。

第二十回

狄元帅明言心迹 八宝女感义从夫

诗曰：

一月夫妻不忍分，为存忠孝只离群。

英雄原白心头念，贤女从夫成就仁。

话说狄元帅要骗出风火关，有守关将猜测狄元帅逃走，不肯放关。正在嗔论之际，却被公主知了，一路追来。元帅心中着急，又觉惭愧，不分前途有路没路，推开坐骑而走。若论公主焉能知他逃走，故此特地赶来，只因母体好些，谈讲几句话，即时回宫。只有宫娥禀道：“驸马爷说身子不安，往外玩耍去了。”这句话公主也不介怀，忽见桌子上不见了这人面兽、穿云箭。此时公主细细搜查，又见他的箱子金锁开了，此时狄元帅心急走路，忘记与他依旧扣回金锁，所以公主开箱一看，件件都已在此，单单不见了八宝囊。满心大怒，方知丈夫脱身而去。

此时恨恨之声不及禀知父王，取过枪马，带了女兵，一路急急追来。到了鸳鸯关，方知他出风火关去了。此时并不是公主前来捉拿丈夫，只因恨他没一些夫妻情分，要问个抛弃他的情由，并要讨回八宝袋，所以一路紧紧追来。有半个时辰，看看追上。狄元帅料想逃走不成了，只得回马抡刀，叫声：“公主，下官出外玩耍，你赶来何事？”公主喝声：“你休来哄我。你平日之间说生长中原，如何在外国招了亲，这段姻缘非是偶然，不是今生所定，正是五百年结下来的。今朝既然结为夫妇，还不回中原做官，勤于国务，日夜劳心。在着你邦逍遥快乐，富显官高，件件满足。今生再不想回去了，是你常常所说。哀家信了你是真情，岂知一派恳切的巧语花言，竟被你瞒得我颠颠倒倒，到底你抛弃了哀家，有何缘故？”

狄元帅说：“公主啊，这原下官身负重罪，负了你一片真情，望求海量宽恕。”公主喝声：“匹夫，你原是一个奸猾心肠之徒，世间薄情薄幸之汉，是你为首。全无夫妇三分情义，竟把哀家抛弃。到底你有何不足之意，快些实说！”狄元帅说声：“公主，下官多承恩爱了。”公主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因何弃我而行？”狄爷说：“公主啊，事到其间，下官不得不直说了。我是生在中原之地，祖公世代扶助宋室江山，几代相传，忠良自许。家门不幸，父母单生下官一人。自小立定主意，一点丹心报国。前日投降与你国，非我所愿。勉强与你成了亲，乃是一时权变。身虽在此，心在中原。”公主说：“既然你一心归宋，何不早早说明？口是心非，岂为大丈夫之伎俩！”狄元帅听了说：“公主，下官从前原是不肯投顺的，多是你父王不好，苦苦逼我成亲。下官只是事到其间无奈何，勉强允承了，不过权为与你作伴。”公主听罢丈夫之言，纷纷下泪，咬牙切齿，恨声不绝，骂道：“你真乃一个无情薄幸之人，全不念与你成亲一月，恩情多少，全不念我腹内的亲骨肉，全不念哀家待你义重如山。当初只道你是真情重义的男子汉，岂知你是不知情、不重义的蠢汉！今日与你一月夫妻，抛弃我回归大宋，弄得我青不青，白不白。哀家须是

番邦之女，决不肯再抱琵琶的。今日你既一心弃我归宋，料也难留于你，总是青灯独对，乃我命所招。”公主此时说到伤心处，泪如雨落，湿透胸襟。早有女兵抬起枪，递上公主。

狄元帅见此光景，心下好生不安。想起他侍奉之恩情，果然今日骗走，辜负了他，也觉惨忍，不觉忍不住下泪一行，马上打拱说：“公主啊，这原是下官之罪，我劝你休得伤怀罢。”公主叹道：“哀家一心真诚待你，你却无半点夫妻之情，好不恨杀人也！”元帅说：“公主，下官若未与你成亲，也不多讲。今既为夫妇，彼此多存夫妇之情了。”公主说道：“若念夫妇之情，也不该弃我归宋了。你的一片虚情鬼话来哄骗于我。”元帅叫声：“公主啊，并不是下官虚言哄你，望你万不可伤心苦坏了。下官与你一个商量。”公主说道：“怎样讲，你且说来。”公主吩咐女兵退后些。狄元帅把刀按在鞍鞦上，把马催上一步，马头对马头，人面对人面，叫声：“公主啊，这不是下官今日没意于你，辜负一月夫妻、万种之情。只因下官奉旨平西，还未成功，反投你国招亲，岂非不忠？我若在此贪图欢乐，母禁天牢，又惊又苦，岂非不孝？不忠不孝，何以为人？今日公主不放下官出关，我愿在公主马头构以一死，以谢公主前日看待恩情便了。”

公主含泪说：“若放你出关便如何？”元帅说：“公主你若放我出关，待下官与众将去平伏得西辽，取得珍珠旗回国，将功赎罪矣。天子最是英明，岂不放还我娘亲，别却天牢之苦，是忠孝两全了，免得臭名遗后，足见恩妻大德矣。如若下官征西回来，此时国务已完，母子已安，那时为官不为，自得其便，回来与你白发相处的。”公主听言，止不住的凤目滔滔下泪，说道：“此言若是你早早来商酌，自然与你好好调停。因何虚言哄我，私自奔逃，全不念夫妇之情？今日多少真言，还算不真。你要出关，休得妄想。如若再多言，刀枪上与你见个情分。”说罢，把梨花枪略略一摆。狄元帅金刀轻轻架开，说声：“公主啊，你平日为人，最是有情。为何今日下官好好良言，哀告于你，因甚总总不依？望公主大发善心，速速回兵，容我起行。如若执意不从，休得怪我刀枪相向，惟恐有伤公主。”

公主正欲开言，忽听空中有人，乃是飞山虎。他连日驾席云打听元帅，此时被他听得明明白白。这刘庆也是鲁莽之徒，遂大喝一声“贱妖”，一棍打将过来。公主慌忙闪开，棍尖早已稍中，公主觉疼痛，提枪要刺他，刘庆飞奔空中，还是大骂。狄元帅大喝道：“你这莽夫，不该如此无礼！”飞山虎说道：“元帅，这样无情无义之人，要他何用？既然与你为夫妻，应该前往帮助平西才是。因何苦苦牵留你，不愿放行，无非贪图风月开怀，不怕旁人说长道短。这样东西，希罕他什么？就将他一棍打死，也何妨？”元帅大喝一声：“匹夫，休得胡说，你快些下来陪礼罢。”刘庆说：“要俺陪罪，今生休想！”说完，仍驾云逃走了。

此时公主听了刘庆之言，倒也醒悟了。想来此人说话倒也不差。哀家不放丈夫前往平西，旁人个个说我不贤，贪图风月罢了。我今且自由他罢。把蛾眉一促，开言说：“驸马啊，此将何人？因何在空中，驾在云雾中，莫不是有仙术的异人么？”元帅说：“公主啊，此人姓刘名庆，为人粗莽。曾受异人传得席云之法，来去如飞。”公主说：“好一条棍子。”元帅又说：“公主，你如今莫要留我，待下官前往征伏得西辽，成了大功，好再来娶你。人人赞美你贤德，宋天子定然钦褒你了。”公主说：“妾也不想这些好处，总是自怨红颜薄命。父王作主把你招赘，又被庐山圣母前说与你宿世姻缘。如今正在成亲一月，指望共你连理和谐，相依白首。岂知你一心归宋，可怜今日此地分离，仙母之言，莫不是一月夫妻的姻缘么？好似棒打鸳鸯，各飞一处，今生料想后会难期了。只可惜腹中你根苗嫡裔，后来不知是男是女，没有爹爹称叫的，只好与我苦命娘亲相伴寂寥！”此时公主说到伤心无限之处，止不住的秋波珠泪千行，苦切不堪。

元帅摇手说：“公主啊，你且免愁，放开怀抱才好。下官虽然一匹武夫，也是谅知你一片心

情。况且公主你为人情义两全，何人可及，下官岂肯将你抛弃！但愿我早建得此段功劳，罪也消了，恰似云雾吹开，磨明古镜，仍旧前来与你相会，断然不做薄情之徒。况且你腹中已有了香烟之种，下官岂有舍却明珠，抛在半途？公主啊，下官只此一言是实，如今即要与你分别了。”此时公主难舍得与丈夫分离，流泪叫一声：“驸马啊，你今前往西辽，只恐兵微将寡，待妾助你几员番将番兵，若然粮饷不敷，也须带足前往，你意下如何？但愿你马到功成。”说罢，又令番女前往各关通知，休得阻拦，待驸马爷出关，休得迟延，狄元帅感激相谢。不知夫妇分手如何，下回便知端的。正是：

割断情丝劳国务，分离恩爱救萱亲。

第二十一回

出风火夫妻分离 离单单五虎征西

诗曰：

风火关前夫妇离，鸳鸯拆散会何时。

平西救母心头恋，连理分开不缓迟。

当下狄元帅得公主醒悟为忠为孝之言，情愿放行，又说他兵微将寡，要添兵助粮之说。元帅听了，满心大悦，说：“公主啊，此言足见你一月夫妻心迹了。但你回去，望祈不要为着离情烦恼，切须开怀。下官此言切要紧记莫忘。但我粮草丰足，人马多扎屯在白杨山等候，公主不必费心。你且请回，下官去也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且住，你还有两件法宝在哪里？”元帅说：“现在藏好在身边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要的八宝囊之物，你不会用，带去也无益。”元帅说：“公主啊，就是下官用得，也不敢私取你的。但此宝在宫中床头上面，你可取回收拾好。暂且请回，下官就此告别了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啊，你且慢去，妾身还有一言相告。”

此时公主忍不住的凤目珠泪沾襟，噎声说：“驸马啊，虽则你是英雄无敌，须知西辽兵强将勇，他国有一个天宝将军，名为黑利。国王的公主飞龙与他为配。这员番将名声远振，你此去须要谨谨提防才好。”说完心如刀割，肝肠欲断，粉面流泪，不胜凄楚，依依不忍分离。

元帅见妻如此，好生不忍，说：“公主啊，今朝暂分离，后会有日，何必如此心烦，切记下官前告之言。”夫妻正在十分难舍之际，飞山虎又在空中，叫声：“元帅，他不放你出关，小将又要棍打下来了。”元帅大喝一声：“匹夫不得无礼，你还不走？本帅就此出关罢，公主你且请回，下官去了。”此时少年夫妻分离之际，公主好生凄惨，看看丈夫，悲切痛苦难言。元帅虽然称是虎将，见他如此不忍分离，虎目中暗暗泪垂。无可奈何，只得硬着性子，叫声：“公主且免愁烦，请回便了，下官去了。”推开坐骑，哈蛮番将得公主吩咐，早已关门大开。哈蛮恭迎驸马爷，送出关外。

此时出了风火关，又到吉林关。巴总兵因有公主的令，在先不敢拦阻，遂大开关，送驸马爷起程。是日又到了前三关，是五将把守。此时就在石亭关会齐五将，众将一见元帅大悦。早有飞山虎知元帅出了关，先往白杨山通知孟定国前来相会。有焦廷贵说：“元帅，这个向导官原是小将做罢。”元帅喝声：“匹夫，用你不着。”孟定国上前说：“元帅，这向导官待小将做罢。”元帅说：“你既愿为向导官，须要小心认明路程。若走差了，即按军法，决不姑宽。”孟定国说声：“得令。”传焦廷贵押送粮草。此时元帅略略开怀，又令四虎将兵分开队伍，祭过大纛旗，三声炮响，杀气腾腾，一路起程，出了三关而去。暂且不表。

再说八宝公主看见丈夫出关去了，好不凄惨，一路回转，长叹一声：“可惜一个青春虎将，谁能可及得他？列列威威的气概，只望与他同谐白首，岂料成亲一月，就要分离。今朝一别，

未卜何时再会？又不知他心地如何，虽然声声许我平西之后仍旧回来，犹恐未必心口相同。如若不来，哀家倒有个主意。他若在大宋为官，把我抛弃于此，定要奏与父王，兴兵杀上汴京，与他理论便了。但这刘庆，看得哀家如同草芥一般，辱骂我几声，又敢把哀家打了一棍，此恨焉能得消？罢了，如今且由他，日后有甚机会，终须要雪此恨的。”此时一程回朝，直进宫中，将丈夫逃去情由，说与父王母后。

狼主一闻此说大恼，怒气喘喘，说声：“狄青啊，你的罪大如天，孤家尽行不究，把你招赘了，原不亏负你的。岂知你一心逃走归宋，把孤家年少女儿抛却了，误他终身，情理难容你这小杀才！”公主说：“父王且免愁烦他，你说话也是不差的。他说奉旨征西，走差国度，罪已难免。目下娘亲囚禁天牢，若是在我邦贪图快乐，背君弃母，是为不忠不孝，难以为人。故此女儿且由他去了，但愿平伏得西辽，待他回归大宋去罢了。”狼主听罢不言，已是叹恨。番后也是心烦不乐。此时公主辞过父王母后，自转宫中，怀念丈夫，放心不下，往床顶上边取回八宝袋，收收藏好。御花园夜夜烧香，拜求天地神明庇佑丈夫早日平伏得西辽，奏凯而还。按下不提公主怀抱伤心。

且说五虎大兵以孟定国为向导先锋，一路出了单单国，望西北大路进发。狄元帅犹恐扰惊百姓，所以一路预早出榜安民，毫无扰犯百姓安宁。此乃狄元帅一点爱民之心。此时大军一连行走二十余天，阴雨三日，停顿人马不走，约有一月光景。

却说孟定国开路先锋，这一天有手下兵军报道：“启上将军爷，今有我邦天使张大人奉旨前往单单国，诏取元帅。因在火叉岗误走西北，到了西辽国，方知错走路程。如今转来，闻知元帅大兵已到此，故请元帅接旨。”孟将军说：“有这等事。”连忙飞马来至大营，将此事禀明。元帅听言，心中大喜，说道：“既在火叉岗走差了路途，今有天使作为证凭札附，奏明天子。本帅十分大罪，可减三分。”传齐众将迎接圣旨。跪听宣谕毕，元帅谢过君恩，起来与钦差见礼，说声：“张大人，下官从前不细心走差国度，既已有罪，单单招亲，罪重如山。如今原要去征西，不想圣旨到临，与大人在此相逢，多多有劳了。”张瑞说声：“狄王亲不要说起，下官行走到了火叉岗，即动问土人指引明白路程。他说要到单单国，须打从东北上走。岂知一路错到了西番地，下官想来方知错听。打从西北而行，历尽风霜劳苦，方知不是单单。正在转回烦恼，幸得此处列位相逢。”

元帅道：“原来张大人也在火叉岗走错了路程，下官若得班师回朝，必须立一石碑，省得行人免受错走之患。”张瑞说：“狄大人之言有理。”元帅说：“张大人，下官还有一句不知道进退之言，欲劳烦大人之力，未知可否？”张瑞说：“元帅有何吩咐，下官何有不依。请教何事？”元帅说：“下官罪重如山，已蒙圣上恩宽，仍命前往征伏得西辽，将功抵罪。但今不能回达天颜，意欲修本一道，劳烦大人还朝，上呈御览，以表下官心迹，不知可否？”张大人微笑说道：“这也何妨，你且修来。”元帅听了，令取过文房四宝，修了本章一道，转交张大人。此时张爷接了收藏，登时告别起身，狄元帅与众将一路相送出营，还朝去了。此话休提。

再说狄元帅送出钦差，一路起程，催趲大兵出了火叉岗。此地原是大宋边疆，一连大兵行走十余天，此地方渐渐人稀地广，行走尽是沙漠程途，就是番邦地面了。此地是：

山高岭峻烟疏地，虎聚狼生草满芳。

此时又行走几天，已近西辽头座关城。原来西辽国番王几次遣将兴兵杀到中原，要夺大宋江山，势如破竹，直抵雄关，幸得杨宗保把守拒敌坚牢。后来又被狄元帅率同四将，杀得西辽将兵片甲不回，反夺去三关外一带地方。所以西辽王把狄元帅恨如切齿，一心不夺中原，誓不罢

休。况且他又要拿住狄青，消了胸中之恨。只因目下未有大将提兵，所以番王日夜忧怀。番王又有一女，名唤飞龙，生得容貌如花。招一驸马名黑利，实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官封天宝将军。番王意欲差他提兵侵宋，到底忌着狄青，倘然依旧照赞天王等有甚差池，岂非误了女儿的终身？因此略略罢却此念。所以大宋上年兵戈略息，直至如今。另择能征惯战英雄，装束锐兵，待等粮草丰足，然后发兵占取中原。岂知今日五虎兴兵，先来征伐。正是：

方欲兴兵侵上国，先来五将伐偏邦。

第二十二回

景花沙献关投降 张将军斩将立功

诗曰：

五虎英雄大国军，旗幡招展似天神。

背君辽将知难敌，投顺中原免戮身。

却说西辽国第一座关名唤七星关，守关主将名景花沙，武艺不算高强。这一天正坐关中无事，忽有小番入报：“后上将军爷，今日有大宋王差遣五虎将统领雄兵前来征伐我邦，请令定夺。”景花沙听了，大惊说：“有这等事！离关有多少路程？”探子禀说：“只有百里之遙了。”便说：“再去打听。”当下景花沙听报，呆想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我帮狼主好贪心妄想，要夺取大宋江山来，奈何夺不动中原，反自损兵折将，耗费钱粮，到了今日，宋主却不肯干休，前往征伐，差五虎将督兵前来。我想本邦有名的英雄上将，赞天王、子牙猜、大孟洋、小孟洋、薛德礼五将，有万人莫敌之威，尚且死于狄青之手，俺景花沙到得那里，莫想出敌取胜，必然被他伤害了。俺今何苦白白送命，不如献关投顺，免得满城百姓尽受灾殃，有何不美？”主意已定，即时传令众番兵大开七星关，恭迎元帅入城。

狄元帅此日到了关下，见此光景，还是心中疑惑，说：“这番将有何计较？”忙传令捆绑了他，五虎大兵一同进关，查点内外，无什么奸细。元帅方才放心，登时放炮安扎了人马，放了景花沙。然后问道：“景将军，你邦关城有几座？能征惯战之将还有多少？”景花沙说：“后上元帅：小邦除了这七星关，还有乌鸦关、白鹤关、黄花关、碧霞关四座关头。关津之内，还有八百余里，就是和平城，就是狼主的宫院了。四关主将虽然英勇，能征惯战，焉能及得元帅众虎将的英雄？大兵一到，自然成功。”元帅说：“你邦辽国狼主有珍珠烈火旗一扇，是镇国之宝，可是真么？”景花沙说：“元帅，果然是有的。”元帅说：“景将军，本帅奉旨前来征伐你邦，你可帮助一臂之力，有功之日，另行升赏。”景花沙说：“元帅，小将愿效犬马之劳。”是夜，元帅吩咐大排筵宴，犒赏众军各将士。次日元帅传令养马三日，再行前进。又行文书飞通与番王，叫他早早献出珍珠旗纳降，保全一国君臣，若再倔强不醒悟，玉石俱焚，悔之晚矣。即投文书一角去了不表。

且说乌鸦关主将名唤亚从善，一听此报，心中大怒。一接得元帅文书，犹如火上添油，说声：“可恼，可恼！我想这狄青乃是奉了宋王之命来征伐的，俺也不怪。只可恨这景花沙狗乌龟，不思食了西辽俸禄，竟自献关投降。这狗强盗令人可恼。若俺家死也与宋将见个雌雄。”就将文书留下，打点明日交锋。

原来这员番将是个性情急烈之人，那里等得三天两日，到了来朝就要出关厮杀。立刻传齐关内千百把官员，点起二万小番，是日饱餐战饭，众将兵盔甲鲜明，刀枪利锐，要先拿了景

花沙，然后与宋将交锋。须要同心协力，不得有违，众将兵说声“得令”，此时即要进兵。亚从善即顶盔贯甲，带领三军，发炮开关，一路到了七星关，坐名要景花沙出马。有小军飞报入关，元帅闻报，说声：“景总兵，今有乌鸦关主将亚从善坐你之名讨战，你可出马，抑或待本帅另点别人。”景花沙想来在元帅跟前，不能说抵敌不过，回说：“既是坐名讨战，小将若不出马会他，只道惧怯了。”元帅明知其意，便说：“若然抵敌不过，可将好话劝他投降，勿与交锋为是。”

景花沙应诺，领兵三千，披挂上马，提刀杀出关来。至阵前，说声：“亚将军，下官在此，不知你有何讲话？”亚从善大喝：“景花沙，你这匹夫，身为西辽国之臣，食了狼主的俸禄，不思报效国恩，今日献关投顺南蛮，俺今容你不得，特来取你性命！”景花沙全无怒色，笑道：“这是狼主从前却无主见，妄想胡思，侵扰中原，要占夺宋室江山。赞大王等如此英雄五将，一同为刀下之鬼。原我邦众将多杀不过南朝五虎，今日大兵到来征伐，料想我邦无人抵敌，莫若早早献关为上，算来不是下官差处。”亚从善听了，大喝道：“放你的狗屁！做了一个男子汉，如何讲出这些话来，亏你羞也不羞？”景花沙道：“亚将军，你休来怪我，自古识时务者呼豪杰。我若不献关投降，性命难保。”此时亚从善听了大怒，骂声：“你这狗党贪生畏死，非为好汉，俺今日来取你性命罢。”说完，提起大刀就砍来。景花沙大刀架开，亚从善左一刀，他左架；右一刀右架，一连架过三刀，说一声：“亚将军，并非下官怕你。但是念着同朝一殿之臣，故此让你三刀。”亚从善喝声：“你今投顺南蛮，与你不是同朝之臣子。”又是一刀，景花沙闪过，回手大刀也砍去。二将交锋杀了二十回合，景花沙招架不住，兜转马头，大败而逃。亚从善追赶不上，只得住马说：“罢了，饶你多活一天。”遂带兵回关，怒气不息不表。且说景花沙败回关中，见了元帅，满面羞惭。元帅安慰道：“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将军不必心烦，且待来天本帅拿他罢。”

到次日，又报上元帅，乌鸦关番将仍要景将军出马。元帅说：“景将军，你却敌他不过，不必出阵，待本帅另点别人前往便了。”景花沙应诺。此时元帅拈令一支，说声：“张将军听令：你带领五千人马出关迎敌，须要小心。”张忠说声“得令”，上马提刀，炮响开关，一马当先，冲到阵前。各通名姓，张忠大刀当头就砍，番将急架相迎，杀了三十余合，亚从善抵挡不住，被张忠架开刀，还手大刀劈为两段，跌于马下。张忠哈哈大笑说：“这样东西也来混帐。”大喝：“众番兵，你们要性命的，快快献关投降。如若不然，都做无头之鬼，悔之晚矣！”番兵齐声：“愿降，请将军爷进关。”张忠大喜，即差人报知元帅。元帅满心大悦，传令众军将大兵前往进关。留下精兵五千，着令孟定国把守七星关。元帅进了乌鸦关，查点明库仓，出榜安民，埋葬了沙场尸首，记了张忠头功。元帅说：“本帅只道西辽兵强将勇，岂知两关都是无能之将。一关投降，一关被破。但愿前关多是照样，番王那有不投顺之理。”不表元帅之言。

再说白鹤关守将名唤酥而岱。一闻连失二关，心中大惊说：“狄青有多大本领来寻我邦，待本总前往与他见个高低罢。”次日正要整兵出关，忽有宋营文书投递到来，忙拆书一看，不觉哈哈大笑道：“大宋王好糊涂也！这珍珠旗乃是我邦狼主传国之宝，非同小可宝贝，因何要我邦贡献起来？任你为中国之主，好像小孩童一般，劳兵动将，耗费军粮。也罢，待本总一面写表入朝，奏知狼主，一面与他交锋。”连忙具表差人去了。又飞文前往通知碧霞关段威，要他亲领兵马到来助战，杀退宋兵。此天领了手下武官千百把总，又点兵一万，杀出关来。至乌鸦关，离关十里，放炮安营。又令小番投战书入乌鸦关，约定来日交锋。

到次日，两边用了战饭，酥而岱领兵讨战。元帅闻投报，说：“景将军，本帅奉旨前来征伐你邦，因思万物贪图性命，不忍即行征伐。为此先行晓谕，着令年年进贡，献出珍珠旗，本帅即可收兵还朝。岂知白鹤关主将如此倔强，反来抗拒，不知此人本领如何？谅必你可知。”景花

沙说：“启上元帅：这酥而岱本事虽能，看来及不得元帅列位将军英雄。若与交锋，彼必有伤。但他与小将平日间相交情密，如兄似弟；倘他被伤，小将于心不忍。莫若待小将出马，以好言劝他投降，元帅免动刀兵，岂不两全其美？如若他不允降顺，再行征伐，元帅意下如何？”元帅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且领兵一千出关，搭话便了。”此时景花沙说声“得令”，即时上马提刀，一千精兵随后。一声炮响，大开关门，一马跑出，见了酥而岱，欠身打拱说声：“酥将军，小将在此。”不知后来景花沙劝得他投降如何。正是：

投降将军重劝降，破关将军复守关。

第二十三回

景花沙战死白鹤关 李将军大败酥而岱

诗曰：

背君降敌景花沙，投顺献关免捉拿。

岂料阵场仍丧命，不如全节死邦家。

却说降将景花沙奉了元帅将令，出关来劝这酥而岱。此时彼此相会，酥而岱说：“景花沙，你已经投降了宋朝，出来见俺何事？”景花沙说：“酥将军，下官奉了元帅将令，特来告禀一言。”酥而岱听罢大怒，喝一声：“你这狗才贪生畏死，献关投降敌人，不忠于狼主，敢来劝本总么？”此刻景花沙复开言说：“酥将军，且请息怒，听下官告禀一言：我邦狼主贪心谋占宋朝社稷，几次发兵遣将，大兴人马已经三载。只落得事不成而反招其祸。”酥而岱怒道：“招什么祸来？”景花沙说：“我狼主贪心侵宋，如今宋王却不肯干休。今日差五虎将前来征伐，况且我国兵微将寡，焉能与五虎对敌？并非下官要做不忠，犹恐不能对敌，玉石俱焚，悔之晚矣。打破关城，百姓俱遭涂毒，凡英明之士，须要见机而行。将军何必动恼，只因我两人是多年交厚好友，故此直言相告。我劝你今日不必与宋交锋，投顺天朝，免得白送一命归阴，岂不为美？这乃大丈夫审机而行。”

酥而岱听罢，气冲霄汉，怒目圆睁，大喝道：“休得放屁！谁人听你不忠之言。”举起宣花月斧，当头就砍。景花沙就把钢刀架住，说：“酥将军，休得一偏之见。我与你是个同朝厚友，所以劝你投降，免你一命被伤，于心不忍，愿将军听我劝言。”酥而岱喝声：“没良心的匹夫！古言养军千日，用在一朝。我受了狼主的俸禄，当与狼主出力分忧。若然国家太平无事，吃了太平俸禄，做了太平官，安居快乐，自在逍遥，好不享受。到了今朝国家叛乱之秋、兵临城下之日，贪生背主，投敌献关，仍亏得你尚有面目前来劝我归投，你真乃忘恩负国之徒，骂名千载。今日痴心妄想要我投降，万万不能。”说罢，又是一斧刀砍来，景花沙料他不肯归投，回手一刀架开。两将一来一往，战杀起来。有二十余合，景花沙架隔不住，被酥而岱一斧架开刀，回手一斧劈他为两段。有败兵奔进关中，报知元帅。这景花沙乃是新降番将，今虽阵亡，元帅到底不介怀。

不一会，又报酥而岱讨战，请定夺。元帅闻报，令李义带三千精兵，与酥而岱对敌，须要小心。李将军英气昂昂，上了花斑马，手提丈八长矛，飞马出关。跑到阵前，不通姓名，提枪向番将便刺。二将在沙场内杀起来，正是龙争虎斗，难解难分。一连冲锋到八十余合，酥而岱抵挡不过，大败而逃。走到关下，过了吊桥，闭城不出。李义追赶不上，得胜回关缴令。自此宋将天天讨战，酥而岱日日杀败，番兵死者甚多，心中着了急，前时已有书往碧霞关求救。此日段威亲自领兵前来助战，又不能取胜。只得挂出免战牌，文书急告，纷纷投递狼主。

是日番王早已闻报，忙问道：“众卿家，宋朝五虎将如此猖獗，怎生打算才好？”此时西辽众臣闻了五将之名，不独众文臣害怕，就是朝中武将，只是呆呆不语。有左班首相乌登上前俯伏启奏狼主说：“臣思我邦兴师三载有余，非但中原天下不归于狼主，而且损兵折将，不计其数。前者赞天王五将乃我邦有名上将，盖世英雄，尚且如此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何人强于彼？依臣愚见，伏惟狼主差遣驸马提兵前往，或者成功。一面再往红泥城，调取叛天将军星星罗海，前往助战。宋朝将兵由他如龙似虎，也许可败退了。”番王听奏，无可奈何，传令驸马上殿。

不一时，天宝将军黑利来到殿前，俯伏金阶，说声：“狼主，不知宣召臣儿，有何吩咐？”狼主说：“王儿啊，只因大宋差来五虎将，占去七星关、乌鸦关。他兵强将勇，幸得白鹤关把守坚牢，免战高挂，十分危急。奈何国无良将与孤分忧，今欲差王儿提兵前往，如若退得南邦五虎，方能保全得邦国。”黑利听了，说：“臣儿领旨。”转声又说：“狼主啊，非臣夸口，妄出狂言，由他五虎威名远振，俱不在臣儿心上，须要杀他片甲不回，前来缴旨，君臣共享太平，方显臣儿手段，狼主龙心且自开怀。”狼主听罢，大悦非凡，即忙降旨：“发兵十万，有功之日，厚加官爵，以报驸马功劳。”黑利领旨，番王散朝回宫去了。

再说一班武将文臣退朝相谈，议论多道宋邦五虎非同小可，杀得我邦人马七零八落。如今又起大队人马前来征伐，我国全无勇将，就是天宝将军黑利，虽是英雄，竟不知杀得过南邦五虎否。如今祸福未分了。又一人说道：“赞天王、子牙等尚然死于狄青之手，岂但这驸马！狼主须差他前往，也不中用的。”又有说道：“不妨。如今狼主差人前往红泥城调取星星罗海，到来助战退敌，一定无妨。”又有说道：“若然杀退得大宋人马，保全我国，是君臣之幸也。”又有说道：“此事皆因狼主差见的。如何妄想夺起中原，反自损兵折将。前者下乐于丞相曾有言劝谏，但这狼主念头一开，那里肯听？更有前时一班武将个个逞勇逞强，多说带领一族之师，已将宋朝垂手可得。此时狼主好不兴头，听了众将之言，大兴人马，岂知阵阵将解兵消。发兵已将四载，反弄得国饷空虚，将兵遭劫。看来宋王必然深恨，如今急来五将，如此猖狂，倒怕把西辽社稷让他了。”不表众官之言。

再说黑利驸马回归府内，说与飞龙公主知道，说声：“公主，可恨这南蛮狄青兴兵到来，占去七星、乌鸦两关。白鹤关守将无能，几次交锋，杀他不退。总守关城，所以前来取救。急得狼主无计可施。”公主听罢，说：“驸马啊，敢是父王要你提兵前去么？未知驸马肯去也否？”黑利听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公主，你又来了！我与你夫妻相亲，已有几载。难道你还不知下官的心肠么？国家有事，为臣理当奋勇向前，俺家黑利，岂是贪生畏死、不与君王分忧的？”公主说：“驸马虽然你一片赤胆忠肝，帮助我父王退敌。哀家见你万分情重，犹怯着五虎将，名声素重，只忧杀他不过，临阵切须小心才好。”黑利说声：“公主不必挂怀，下官此去，就马到成功，早早班师覆旨。”公主说：“但不知驸马何日动身？”黑利说：“公主啊，边关急危，难以缓迟，来日黎明，就要起兵了。”公主说道：“既然驸马明日起程，今日哀家理当饯行。”黑利说：“不劳公主费心了。”公主说：“理当如此。”连忙吩咐宫娥排上筵宴，夫妇双双对酌，交酢劝酬，公主有许多叮嘱之言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来日，去军部挑选兵十万，在于教场候驸马起兵，预备粮草。此时西辽国内并不是没有武将，番王因何如此着急？只为赞天王五将实是他国头等的英雄上将，也被狄青伤了，其余二等三等料想杀他不过，所以番王这等着急，众文武彼此惊惶怯惧不过。此时十万番兵在教场伺候，天宝将军辞别过公主，一路往教场，点齐队伍，进入金殿，拜辞狼主，祭过大旗，放炮起程。后队解粮官呼且明领一万人马，护送粮草。文武各官纷纷齐送驸马。

此日黑利出了和平城，十万精兵一路威威武武，并日催趲程途。一连行走七八日，方才到碧霞关。段威恭迎驸马，也不担搁，出了碧霞关。连走三天，黄花关了。再行程二日，方是白鹤关。酥而岱闻报，与众将迎接进关，安顿了十万大兵。是日酥总兵大排筵宴，款待驸马爷。黑利问起交兵事情若何，酥而岱说：“驸马爷，下官无能，不能抵敌，只得挂出免战牌。”黑利听了，吩咐收去免战牌，即忙修战书一封，差人送去乌鸦关狄元帅投递。元帅看过，即批回来人去了。对众将说声：“众位将军啊，前日景花沙曾经说过，他国有一天宝将军名唤黑利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如今领兵前来，我弟兄须要小心才是。”众将一齐答应不表。且说来日有军士前来报说番将黑利讨战，元帅听了，说：“再去打听。”不知元帅着何人出敌，胜败如何？正是：

兵家胜败真常事，卷甲重来未可知。

第二十四回

白鹤关黑利逞威 沙场地狄青破敌

诗曰：

由尔辽军烈烈烘，天朝五虎猛如龙。

失机兵败关城失，赫赫威名总是空。

当下狄元帅闻报番将黑利领兵来到关前讨战，即差令刘庆带领三千健卒出敌。飞山虎奉令冲出关，来到阵中，大喝一声：“狗番奴，我乃飞山虎刘庆，奉元帅将令，特来拿你。快些送首级过来！”黑利大怒，喝声：“你不是俺家对手，快唤狄青出来受死。”刘庆听罢大怒，举斧当头就砍。黑利把长枪架开，回手分心就刺。飞山虎虽然英勇，岂是黑利对手。杀到三十合，抵挡不住，气力不加，大败逃走入关。黑利见了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南蛮不知怎样凶狠，原来不中用的。”遂大喝声：“关上南蛮听着：可有本领高强者出来，与俺见个高低。如若照样的，休来混帐！”

正在耀武扬威，元帅闻报，又令张忠出关与黑利对敌。不上两个时辰，战不上六十合，也大败回马逃奔。黑利拍马追赶来，几乎冲进关中，众军阻挡不住，亏得石玉、李义前来拦住，杀退了他。黑利也旋即收兵回营。自此一连数日交锋，番将黑利果是英雄无敌，四虎人人杀败了。元帅十分忧闷，说道：“这黑利果然本事凶强，待本帅来日亲自出马，与他见个高低便了。”旁边闪过飞山虎，说声：“元帅不必亲自出马，待小将今夜驾起席云，悄悄到番营刺死这黑利，何等不美？”元帅说声：“刘将军不必如此。凡为大将者，须要在阵上堂堂正大见个高低，如若你去行刺，纵然侥幸成了功，还不算真本事，岂是英雄大将所为？”

若论凡为人，各有一个性格。从前狄青与南清宫狄太后姑侄初相会之时，狄太后就要降旨把狄青封个官爵，若比别人，已经快活不过，岂知他反推辞不要，说男子汉大丈夫若要为官，总要自己手头打下来的。若倚了姑娘势力，白白为官受俸，有什么稀奇。所以考武场刀劈王天化，几乎性命不保。历尽反反覆覆，吃了几次苦楚，多是他性格上得来。如今若是飞山虎要去劫杀黑利，他说不是上阵明枪明刀，纵然成功得胜，不算真本事的英雄，岂非他的品格，硬直正大光明？当时刘庆听了元帅之言，只得住口不言。

到了明早，有军士入报番将讨战。元帅听报，着令张忠、李义二将把守关城，须防番将暗算。又令刘庆、石玉二人随同本帅出关。此时元帅头戴上鸳鸯盔，淡红袍衬住锁子黄金甲，手执定唐刀，骑上龙驹，三声炮响，把关门大开，带领一万精兵，二将分随左右，众兵排列队伍，跑至阵前。黑利一见，把长枪照面挑进来，狄元帅提起金刀架住，喝声：“番奴，你是何人，通下名来。”黑利喝声：“南蛮听着：俺乃西辽国王驾下天宝将军、驸马爷爷黑利是也。你这孩子何人？”狄元帅闻黑利叫他“孩子”，喝声：“番狗，你且洗耳恭听：本帅乃大宋天子驾下敕封平西

大元帅狄青便是。”黑利说：“你这孩子就是狄青么？”又冷笑一声，说：“俺素闻大宋有狄青之名，只道掀天揭地英雄，原来只是一个瘦怯小儿！俺家想你黄毛未退，奶气未除，如何上阵交锋？倘然死在我枪尖之下，岂不可惜！不若快快收兵回转，免得把你性命伤了，只道大人欺你小孩儿。”

狄元帅听罢，呵呵冷笑，说声：“黑利休得大言夸口，因何你邦狼主痴心妄想，要夺宋朝社稷，三番五次兴兵犯上，却被我们杀得片甲无存？本帅今日奉旨征剿你邦，知事者速速献关投顺，教番王献出珍珠旗、降书降表，年年贡纳上邦，还可姑宽你国前愆。如若再要倔强抗拒，把你邦踏为平地，有何为难？”黑利听了，喝声：“狄青休得胡说，那珍珠旗乃是镇国之宝，我邦数代流传，如何你主妄想这念头来？你这宋王既为上国之君，因何这般无礼，妄动干戈，欺我下国，妄想宝旗？你中原上国岂无异宝奇珍，如今妄想这件东西，劳兵损将，徒为无益，不如快快收兵回转，免我伤你性命，这是便宜了你。”狄元帅大喝道：“黑利休得妄言，你既为下国之臣，理当年年进贡，岁岁称臣，因何你狼主妄想天朝，兴兵犯界？本帅今日奉旨提兵问罪，你反说上邦欺你，可晓得你前者赞天王五人本领高强，尚且死无葬身之地，况你一个无名下将？如若识时务的，奏知番王，叫他早早投降，本帅姑且准你，如若再执迷不悟，尚敢抗拒天兵，指日之间，喘你邦为平地，玉石不分，叫你君臣人人受死。”黑利听罢大怒，喝道：“狄青休得夸能，放马过来，与你比个高低。”手起一枪就刺。

元帅把金刀架住，全不放在心头。但见天宝将军本事果然利害，他使开长枪，但见枪紧一紧，梅花现现，串一串，雪点纷纷；慢一慢，枪光蔽日；按一按，天地皆惊，真好枪法也！狄元帅那里惧他，把手中定唐金刀使开，金光蔽日，闪烁飞霞。上一刀，劈破峰云雾；下一刀，斩开铁石山，果然刀法奥妙无穷。只见军中刀枪交击，这场大战，好生利害！正是惊起

窗中才子停文笔，闺内佳人住绣针。

当下二员大将杀得沙尘滚滚，烟雾腾腾，自辰时斗至未刻，战有二百余合。黑利渐渐气力不加，招架不住，虚晃一枪，回马败走。狄元帅趁势拍马赶来，这黑利拨转马，喝声：“狄青休得逞强，看俺家的法宝来取你！”元帅说：“这番奴杀不过本帅，要用法宝，他有法宝，本帅也有法宝，怕他什么？”手内停住金刀，就拿上穿云箭。

但见黑利撒起一颗明珠，光闪闪旋舞空中。狄元帅一见，忙发出神箭，“呼”的一声响亮，相生相克，珠逢箭落，散了毫光，这明珠登时坠地，已成无用之物。黑利一见明珠被破，心中大惊，喝声：“狄青，你敢破我的法宝么？”元帅收藏好穿云箭，说：“黑利，一粒泥弹，有甚希罕的！”黑利大怒，又杀起来。他仍战不过狄元帅，又取出一粒惊天弹，一道光华射目，丢在空中，化作万道金光，非同小可，一声响亮，落将下来。狄元帅说：“他不知有多少法宝？”又取第二枝穿云箭，放起在空中，顷刻毫光散乱，响亮俱无，弹子登时坠下尘埃。狄元帅哈哈大笑，把手招回神箭，说道：“黑利，你这弹不中用的东西，休得拿出来挣命。”黑利说：“狄青休得放狂，俺的法宝又来了！”忙把背上葫芦解下来，口中念咒，把盖揭开，放出一只乌鸦，似火的一般张开血口要啄来。狄元帅一见，就把第三支神箭射去，“呼”的一声，这支神箭不上不下，却钻进乌鸦口，登时射在地下。

黑利此时怒气塞胸，提枪奋勇杀来。元帅舞刀相迎，想来倘他再有法宝，本帅无物可破了，不如先下手为强罢。算计已定，一手提刀架住枪，忙向豹皮囊取出人面兽，戴在脸上，念声无量佛，此时黑利身体犹如泥塑一般，身后站着一个长人身高二丈四尺，黑利在马上四挺八直，仰面跌翻下马。石将军飞马上前，枭取首级，一道真灵往真武殿去了。当时狄元帅除下金

脸，吩咐刘庆、石玉快些趁势前去抢关。二将得令飞跑而去。元帅勒马催兵去抢关，此时二员虎将一路赶去，把番兵杀得犹如砍瓜切菜，其余各自奔走逃生。

酥而岱在关中早闻报，预先紧闭关门，又惊又恼。说道：“下官只说天宝将军到来，必除宋将，岂知也遭狄青之手。我想南蛮如此利害，我邦还有何人杀得他过？”传令城内番兵用心把守关门，由他攻击便了。一面写表入朝，奏知狼主。一面说：“狼主啊，臣今若不做忠臣，昧却良心，早已献关投降了。只为不忘狼主之恩，故此日夜把守坚牢，待等星星罗海到来，与大宋军马见个高低，决个生死。”便不知后来星星罗海到来，如何迎敌，退得宋朝五虎。正是：

犬豕何堪共虎斗，鱼虾岂得与龙争。

第二十五回

闻兵败辽王议敌 夸骁勇太子兴师

诗曰：

败兵飞报达辽王，番王闻知甚恐惶。

太子兴师夸骁勇，纵然难免阵中亡。

却说狄元帅斩了番将黑利，传令刘庆、石玉乘势抢关。岂知酥而岱早已闻报，把守坚牢。二将见城门紧闭，抢不得进，打不得开，只得收兵来见元帅。此时元帅吩咐暂回关去，另行酌议。尚有杀剩番兵逃走不及，看来不好，多已投降了。元帅一一收用，阵中拾得军器马匹不计其数。此时各将士回关，元帅吩咐把黑利尸首号令，又令将番兵尸首尽行掩埋。

自此之后，四虎英雄日日领兵到白鹤关前骂战，酥而岱只是坚守不出，由得百般辱骂，只是不理。星夜急告文书与狼主得知，好不惊慌。飞龙公主闻知丈夫被害，好不伤心，一跤跌翻尘地下，人事不醒。番王番后闻知大惊，呼唤宫娥急取过羌汤解救，多时方醒，流泪叫声：“父王啊，南蛮如此英勇，倘被他打破王家，如何是好？须要早早定计退他才是。倘若延迟，为祸不浅。”狼主说：“女儿啊，为父也是十分着急，只等星星罗海领兵前来退敌，方能与驸马报仇，杀退宋邦五虎，我国方保无虞。”公主含泪不言。番后带泪说：“女儿啊，你休要过于伤怀，人死岂能复活？待等星星罗海前去拿尽这南蛮，然后与驸马报仇。”公主正欲开言，有二太子见父王。

若讲到西辽王，共有四位太子：大太子名泽波罗，二太子名达麻花，三太子名凤眼郎，四太子名益哈拉。大太子、三太子、四太子都是没本事的，单有二太子年方一十九岁，身高一丈，力敌万人。平日使一柄开山大斧，常常自夸未逢敌手，就是妹丈黑利，他也不让其能。只因番王爱子如珍，故以从前出师并不差他前往。如今二太子闻知妹丈死于狄青之手，父王的威风削尽，怒气勃勃，即上前叫声：“父王不必烦恼，休得惧怕。这狄青本领高强，待明儿点兵一万前往，包管捉尽南朝五虎回朝。”番王说：“王儿，你小小年纪，休得夸言。你妹丈英雄无敌，尚且被他所伤，何况于你。为父已降旨往红泥城去了，且待扳天将前来，谅狄青难以取胜。”

原来这二太子，你若要他听从，须要好话称羡他，或者肯听你之言。他原是个逞功逞能之人，生来性急如火。今日听父王说他不是狄青对手，心下好生不悦，说声：“父王，莫道孩儿年纪细小，自古英雄出少年。可恨狄青欺藐我西辽，把我邦看得甚轻欺得极情。须有扳天将前去抵敌，这狄青果是凶狠，还防有甚失漏，不免孩儿前去助战便了。”公主在旁说：“二哥平日本领果是高强，若然提兵前往，一定旗开得胜了。”三位弟兄齐说道：“二弟二兄果然武艺精通，父王何不差他前去，退了南蛮？”此时飞龙公主要与丈夫报仇，只因自己本事低微，恨不能哥哥前去杀了狄青，报夫之仇，消却胸中忿恨。故在父王跟前称他本事，这弟兄三人因何也保

举他前去出敌？只因平日间二太子以力为强，把弟兄三人屡屡欺负，所以弟兄皆恨着他。如今要去退敌，若被狄青一刀两段，大家称快。

此时番王无可如何，允准他提兵。又有大太子要难他一难，叫声：“二弟，听得宋邦五虎将名声最大，到底闻其名，未见其人，不知二弟可能个个拿捉他，回来见父王否？如若生擒回来，待为兄看看五虎怎样的，方算你本事英雄。”二太子听了，哈哈笑道：“要拿完五将，有何难处。”三太子说：“二哥休得夸口，只怕你没有此本领的。”二太子说声：“三弟，不是为兄的夸口，此去捉尽五虎将回来才算本事。”四太子也说道：“二哥说的话倒也无差，定然马到成功。如若拿尽五虎回来，我们哥弟不可不服。今日我弟兄三人与你赌个赛：若你拿得尽五虎回朝，我三人各各跪敬三杯美酒与插桂花红为贺；如若你拿不得前来，这便如何？”二太子道：“我若拿他不得，悉听父王治罪便了，你哥弟三人多把我欺负的。”番王说：“休得多言争执，倘或拿他不得，即可收兵回来，不可勉强前进，犹恐有误大事。”二太子说：“父王休得挂心，孩儿自有本事捉拿宋将回来。”是日不表。

到次日，达麻花只要二万人马，番王恐他兵少，多发二万，共成四万。这二太子心急人，那里等得三天两日，所以不选日期，即时别过父王母后弟兄，顶盔贯甲，上了骏马，带领四万番兵，祭旗起马。众番官文武一同相送，出了和平城，竟往前途进发，按下慢表。

再说红泥城乃是西辽国该管的所在，这个地头有城一座，周围八十里，与七星关隔东南角，路程一千五百余里。文臣不少，武将十余人。城厢内外人烟稠密，店户乡民不少，乃是一个极热闹的地头。这镇守官身高一丈一尺，背阔肩宽，腰粗膀重，年方三十余。生成一张蓝面，赤发红须，狮子大鼻，豹头环眼，善使两条狼牙棒。这位将军，若更高天也可扳得下来，故名扳天将。番王命他镇守红泥城，加封百胜将军。前日一闻得大宋王差狄青前来征伐，怒气满腔。只因无狼主的旨，不能动兵。这一日又闻得献了七星关，失了乌鸦关，酥而岱杀不过宋将，只是坚守不出。星星罗海闻报，更加火上添油，说：“狄青有多大的本领，这等猖狂！”此时心头恨恨，要去会敌，只因奈无旨意。忽一日接到狼主旨召，即日点齐人马，部下精兵十万，就把红泥城交帐下文武官员权为管守。此日安排定军粮十万，后军解送。三声炮响，大兵起程。一路旗幡密密，望白鹤关而来。却有一千五百余里，非止一日程途。按下慢表。

先说二太子达麻花领了四万人马一路而来，到了碧霞关、黄花关迎接，俱不担搁。一连数日，兼趲行程，一路竟到了白鹤关。酥而岱出来迎接，二太子进至中堂，酥而岱参见毕，二太子吩咐众兵回关安扎。番兵领命，回进关毕。忽听得金鼓齐鸣，炮声不绝。达麻花问道：“因何喧闹喊杀之声？”酥而岱说：“自从驸马阵亡之后，宋将天天到关讨战，日日攻城。臣实无能，只得坚守不出。”达麻花说道：“既是南蛮这等猖狂，待孤家就此出关对敌便了。”此时达麻花自恃英勇，只带得一千番兵，一声炮响，冲出关来。

遇刘庆领兵攻城，达麻花吩咐众兵队伍排开，大喝道：“南蛮为何妄动干戈，扰侵吾国？快报上名来，待孤家好砍你首级。”刘庆喝声：“番奴听着，俺乃平西大元帅狄青麾下有名上将飞山虎刘庆便是。”二太子说：“你叫飞山虎，可在五虎将之列么？”刘庆道：“然也。”二太子说：“既然如此说来，俺要活捉你还朝，杀不得的了。”刘庆大喝声：“番奴，你是什么人，须通下名来！”达麻花道：“孤家乃是西辽国王驾下二殿下达麻花是也。”刘庆听了，冷笑道：“亲生儿子也差出来，可见西辽国内没有英雄了。”二太子大怒，持起大斧当头打下来。飞山虎把双斧架开，二将杀起来。刘庆本领到底不是达麻花对手，一连杀到三十回合，抵挡不住。二太子一斧隔开双斧，复一斧砍来。刘庆闪得一闪，却被达麻花伸出长臂拿住刘庆盔甲，用力一扯，已提

过马来。喝声番兵捆绑了，吩咐且押入关中。此时番兵冲杀过去，宋兵无主，死者不计其数。早有败兵飞报入营中。狄元帅只因被杀的兵原是投降番卒，倒也不放在心，所虑者飞山虎被擒，不知死活如何。即点石玉领兵三千出马。石将军得令，冲营而出。正是：

上邦虎将须称勇，下国辽军又算能。

第二十六回

达麻花遇宝归原 扳天将兴兵拒敌

诗曰：

日擒二将逞英雄，赫赫施威小狄戎。

忽遇玄天人画宝，反本还原刀下终。

当下笑面虎石玉领兵出关，来至阵中。各通姓名，放马交锋，双枪并举，好一场龙争虎斗。枪斧交加，战有七十余合，石将军渐渐支持不住，急欲放马逃走，早被达麻花拦开双枪，活擒过马，又令众军绑入关中去了。二将的兵器马匹，有能干军兵抢回，牵入营中。报知狄元帅，元帅大惊，说道：“达麻花比黑利更加骁勇了。”一时，又报番将挑战，口出大言，要捉尽我邦将士，请令定夺。元帅听了心头烦闷，说：“本帅只道西辽没有雄兵勇将，岂知番王差来儿子有这等英雄，把二将拿去。本帅一心欲平伏得西辽，免得母亲受天牢之苦，因此抛别多情之妻，想他前日分别之时，看他依依不舍、恋恋不离，他原是一个多情有义之女。此时本帅报国安亲心头太急，那里顾得私情，所以硬着心肠与他分离了。只望平伏得西辽，回国救出萱亲，心安完了国务，然后奏知圣上，与公主两下完叙了姻缘，是我本意。岂知今日在此地日夜不宁，劳烦太重。如今虽不损兵折将，只落得此身反羁外国，母亲挂念不安。番王不肯投顺，反差来达麻花前来，一阵擒去二将，想这员番将却是劲敌。如今石玉、刘庆明已被擒，若张忠、李义，料难取胜了。”思虑一回，沉沉烦闷，不言不语。

张忠、李义见元帅沉沉不语，知他为着达麻花骁勇，擒去二将不知生死。二将上前说声：“元帅不必烦恼，番将虽然英勇无双，不如待小将二人一齐出马，可以取他首级。然后发兵打破白鹤关，救回二将如何？”元帅说：“你二人休得轻敌，这达麻花本事高强，你二人出马，未许全胜。不如待本帅亲自出兵，或者法宝灵验，除了此人，也未可知。”闲言不表。

是时元帅即装束盔甲，上马提刀，带领大小三军，令李义押阵，吩咐张忠守营。此时一万雄兵排开队伍，来到阵前。二太子一见，各人通上姓名，一齐搭手，杀在场阵中。两边战鼓如雷灌耳，三军呐喊，杀气连天。一个征伏西辽，要伤番将性命。一个匡扶社稷，要拿宋帅回关。一连战了八十余合，正是：

棋逢敌手神难测，将遇高强虎斗争。

此时狄元帅想来只与他平平交手，何等费力，不如取出法宝来一用便了。算计已定，连忙虚斩一刀，回马就走。达麻花拍马赶来，狄元帅一路跑时，早已取出鬼脸戴起。回马念一声无量佛，只见达麻花坐在马上，直挺不动，一时，即翻身跌下马来。元帅登时收了法宝，金刀一起，砍为两段，一灵直往真殿去了。元帅喝令兵丁乘势抢关，早有李义看见元帅斩了番将，急忙一马当先飞出，把番兵们杀得犹如砍瓜切菜，血流遍地，堆积尸骸。李义一马抢进关来，酥

而岱正欲迎敌，却被李义抢入一刀，砍于马下。关内番兵四散奔逃，前去报知黄花、碧霞二关。二位守将不敢前来对敌，只得紧守关城，防备攻打，慢表。

再说狄元帅吩咐大小三军一同进关，点查明金银粮草马匹器械，又放出后营囚禁的刘庆、石玉二将。狄元帅留兵三千，着令焦廷贵把守乌鸦关。焦廷贵道：“如今要我把守乌鸦关，又没有番兵杀的，好不冷冷落落，真好生难过日也！”书中不表焦廷贵之言。此时狄元帅传令出榜安民，将番兵尸首尽行埋土，又行文与黄花、碧霞二关主将，令他早早投降。这二关只是坚守不出。急告文书去了不表。狄元帅在白鹤关歇马三天，正欲起兵前进，早有探子报知番王调来红泥城拔天将，大兵十五万，一路到来，离白鹤关只有二百余里。狄元帅闻报，只得在白鹤关屯扎三军，待星星罗海到了，然后开兵。

却说星星罗海大兵从东路直抵此道。路经乌鸦关，排开人马，喊杀连天。有焦廷贵奉了元帅将令，把守此关。闻报，即点齐三千人马，开关迎敌。却被星星罗海杀得大败，带兵逃往七星关而去。将此事说与孟定国得知，孟定国说道：“不知这支人马从何处来的。你且在此关安扎了众兵，且看元帅开兵如何打算。”不表焦、孟二人。

且说星星罗海领兵杀进乌鸦关。是日打听，方知狄青杀了二太子，伤了酥而岱，占取了白鹤关，心中大怒。即日进兵来到白鹤关，放炮安营，投战书至宋营。狄元帅批回，准次日决战交锋。点张忠出马，到杀得大败回关。元帅一连数日，点李义、石玉、刘庆，俱已败阵，宋兵死伤者甚多。来日狄元帅亲自出马，对敌几阵，又不能取胜。只因星星罗海手下战将甚多，十五万人马，宋营只有万余。用人面兽、穿云箭，皆不灵验。因何这两桩法宝皆不应验？原来星星罗海不是真武神将化生，所以二宝俱不灵验，只得退守回关。

自此一月有余，出一阵败一阵，虽不折将，也损兵甚多，关内只剩得一万人马。这星星罗海十五万番兵，把白鹤关周围困得水泄不通，昼夜攻打，炮声如雷。狄元帅好不着忙，长叹一声说道：“本帅想来好生不幸也。一自出身与国家出力，就逢庞洪、孙秀妒害，幸得几次陷害不成。今日柄握军权之任，二贼尚是嫉妒不容，哄动圣上，伐西取旗。不幸走差国度，番王强逼招亲，负了千斤重罪，中了二贼机谋。又得蒙圣上洪恩宽宥，命带罪立功，得胜还朝，将功抵罪。只是本帅到此征伐以来，一路势如破竹，黑利、达麻花俱已被诛，非是将兵无能。岂料星星罗海这等凶狠，本帅几次奈他兵多将众是以不能取胜。番兵十余万围困城池，星夜攻打。幸得众将准备灰石，日夜当心把守。倘然此关打破，我前者的汗马功劳，一旦付之流水。”元帅正在思虑心烦，只听得金鼓齐鸣，号炮惊天，有军士报道：“后上元帅爷，番兵攻打关城甚急，请令定夺。”元帅闻报，传众将军小心把守。

元帅此时心中烦闷，又闻喊杀连天，轰轰炮响，犹如天崩地裂。满城百姓，无不惊慌，哭泣哀声，频频彻耳。狄元帅算来无计可施，说一声：“圣上啊，臣受深恩如海，敢不尽心报国？就是番兵打破城池，臣愿拼一死，以报主上洪恩便了。但听得杀声震地，炮响惊天，莫说百姓恐惧，就是本帅也觉不安。”不免上城一看怎生光景罢。此时元帅上城一望，真好不利害也！但见长枪阔斧，铁槊大刀，交加密密；旗幡招展，战鼓喧天。番兵番将叠叠重重，围困得水泄不通，好生利害也。任你三头六臂的英雄，见此围困光景，也觉魂消。张忠说：“元帅，你看番兵重重密困，好不利害，还亏得滚木灰石，保守之具全备，还可保守得住。”狄元帅说：“全仗贤弟等劳神费力，只恐辽国再添人马，就怕难以保守了。”

正说之间，只见远远旗号，是碧霞关领兵五万，来攻打东门，主将是段威。黄花关主将哈列领兵五万，攻打西门。番王闻报又差武将蓝成虎、毕定龙，各领番兵十万，攻打南北二门。此

时四虎弟兄到此其间保守关城，犹防失误，如何还出去迎敌？元帅无计可施，四将心头麻乱。有刘庆说：“元帅勿忧，待小弟驾起席云，前往汴京奏闻万岁，请发救兵前来帮助，定解此围。”元帅摇头说道：“此话休提了，庞洪狼心深妒，巴不能使本帅早日身亡。纵然刘将军到得汴京，庞洪岂不哄弄阻挡圣上，救兵必不肯发的，岂不枉你一番跋涉之劳？”正是：

朝内有奸功弗立，国中无将主何依。

第二十七回

扳天将回转白鹤关 飞山虎求救单单国

诗曰：

辽将扳天称勇强，貔貅十万猛凶狠。

中原五虎遭围难，有日天兵困小邦。

当下刘庆说声：“元帅，庞贼虽是奸臣，朝中还有包大人及崔爷、文爷几位王爷，南清宫太后，这几人岂不竭力分辨是非曲直的？”元帅说：“刘将军，你有所不知：本帅若一路征伐西辽，不曾走差国度，纵然杀败了，还朝取救，庞、孙二贼难以抗拒不发兵粮。今日走差路程，投单单外国招亲，有此一番缘故在内，若然前往回朝求救，庞洪这些奸党定然藉此缘由阻挡，救兵难以得到来，岂不是枉费兄弟你一番奔走之苦？况且此去汴梁路途遥远，目下番兵攻打城池势急，纵然有救兵到来，只怕远水难救近火。”

飞山虎说：“元帅，如此说来，如若不往汴京求救，怎奈此处兵微将寡，如若迟延，犹恐攻破之患难免。还须早定良谋，方为上计，元帅请自三思。”狄元帅说声：“刘兄弟，本帅早已想过，回朝中去，不若修书一封，着你到单单国，去投公主娘娘，求他亲提兵前来解救，则无妨碍了。”刘庆说：“元帅，如今这等危急，小将虽赴汤蹈火，也要前去走一遭。请元帅速速修书，待小将就此走路便了。”狄元帅听罢，连忙草草修书一封，密密包好。元帅吩咐说：“刘兄弟，你到单单国，见过狼主，此书莫投与他观看，须要交待公主才好。紧紧收藏，勿要遗失。夜宿寓所，美酒休得多吃。酒是防误了大事，断然要小心。遇有旁人查问，休要直道，切须紧紧牢记！若得公主允肯前来相助，是万千之幸也。若公主不肯前来，你须恳切求告于他，断然不可狂言莽语。”刘庆说：“元帅不须多嘱，小将领命了。”说罢，即带了些干粮路费，拜辞元帅，别过三位弟兄，驾起云端去了。番将那里知道，只顾奋力攻打城池。却说这狄元帅自差刘庆去后，亲冒矢石，日夜巡城。多加灰石，百计保安，幸得白鹤关十分坚固，番兵虽是日夜攻击，难以振动。按下慢提。

再说孟定国、焦廷贵二人在七星关上彼此闻报，好不心烦。焦廷贵说：“老孟，我二人虽是将门之子，可能上阵交锋，曾经立过汗马功劳。奈何星星罗海骁勇非凡，元帅五人尚且被困关中不敢出，何况我二人！老孟，你可想个计较才好。不然元帅五人就丧在西辽之地了。”孟定国说：“我二人不是袖手旁观，不去帮助。果然番将利害，围困番兵数十万，我手下人马稀少，焉能与敌？不如待我奔回汴京，奏知圣上，请得救兵到来，方能解得重围，救出五人，有何不可？”焦廷贵说：“老孟此言十分有理，但此关兵稀粮少，困守此处，也不中用的。我二人同往作伴也好。”孟定国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丢了七星关，同去走一遭便了。”二将说：“元帅啊，并非我二人弃关逃走，犹恐你众人困在孤关，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城池一破，就误了大事，所以出于

无奈，末将二人奔回汴京，请得救兵前来，破解重围，得回归故国，也是同其忧，又同其乐，方是小将之心。”此时二人手下残兵共有一千余人，计点关内粮草，还有三个余月之需。吩咐众兵把守关城：“我们回朝请了救兵，即便回来。”二人是日各带些干粮，离了七星关，不分日夜赶趲路程而去。前往归汴京，非止一日途劳，按下不表。

再说单单国八宝公主与狄青只行一月夫妻，分开两地，自从分别之后，终日怀思，愁眉不展。兔走鸦飞，光阴迅速，不觉分离后，十月已满。分娩时，一胎生下两个孩儿。这两弟兄非是无来历的凡胎，一个是左辅星转世，一个是右弼星临凡。这两个星宿临凡生下以后，公主用心抚养。细看这两个孩儿，多像着父亲。弟兄面貌一般，啼叫声音一样，生得眉清目秀，额广头圆。狼主欢喜，取名长的名狄龙，次的名狄虎。用四个乳娘，好生调养。日后长大成人，一个接了狄门后代，一个传了本国宗枝，这也是国王的好意。闲话休提。

且说公主闲中无事，坐在宫中，日日心怀丈夫，说道：“并不是哀家留你，贪图欢乐。只为师父有言与你宿有姻缘之份，故此他在南方，我在北方，颠颠倒倒，不觉错在我邦，正是万里相逢。但想既是宿世预定夫妻，还该相依白首，不该一月分离。想他乃大宋朝首称无敌，当世英雄。暗想他真乃英雄烈汉的性情，不过成亲一月，他要前去伐西，全不念哀家真情美意。待他用尽多少虚言妄说瞒骗于我，全不念夫妇三分恩爱，私逃骗走，令人可恨。若想回头，也不能深怪。想那日分别之时，哀家怎愿放他出关，只因他说出为忠尽孝、恳切不过之言，只得由他前去征西。若然成功回来，可能将功抵罪，救出天牢之母，全了忠，又尽了孝，这是成了丈夫的美名，他又见我顺情之贤。但不知此去西辽，征伐许久，并无消息来音，不知胜负吉凶如何，使我终朝放心不下。况且西辽不是无名下国，兵精将勇，强悍之邦。五虎虽称劲敌，还防西辽主一时未肯服投中国。况他带领兵马征伐有限，犹恐深入重地，有损兵折将之虞，所以前日奏知父王，差人前往打听明白。且待回来便知分晓了。”

公主一心怀念丈夫，天天愁闷不乐。忽一日，天气甚是清明，公主说：“日中长久，独坐无聊，不免趁此天色晴朗，前往荒郊打猎，玩耍一回，以解愁闷，有何不可。”想罢，脱卸下宫妆，取出团花大袄，外衬银红织锦袍，腰间挂一口龙泉剑，手内执一柄梨花枪。吩咐小番牵过赛麒麟骑上，带了三十六个女兵，跑出宫房，一路来到荒郊外，把这些飞禽走兽赶得纷纷乱跑，按下慢表。

却说刘庆驾上席云，不分昼夜，一路出了西辽国，向东北而走。一连数日，已到了单单国城外，正是上午时分。按落云头，往街中趲路。心中一想：“元帅叫我此书不要投递狼主，只可付交公主观看。但想这公主在着深宫内院，如何见他投递此书？”正在思量，一路行走，只见街左有一间酒肆在此，想来临行时元帅吩咐俺不可多吃杯酒，犹恐有误军机大事，若然我依他吩咐不吃，酒香喷喷，鼻子也攻穿了，好不难捱，不免进去吃三两碗。然后悄悄仍就驾起祥云，寻着公主宫院中，将书投递，这便有何妨碍？定了主意，走进酒店中坐下。有酒家一见，起身迎接，说声：“客官，可是要吃酒么？”飞山虎说：“正是，有上好酒拿来吃。”店主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客官你且请进里面，少坐一刻，要吃什么好酒着，待小的拿来，随意用便了。”刘庆听了，忙忙走进里面坐下。酒家将刘庆左顾右盼，十分猜疑，暗说：“这人与画图上面的面貌身材相像，不知是也不是？不若上前探问明白。”

此时酒家先将好酒饌送上摆开，立在一旁，问道：“客官，你那贵邦人氏？”飞山虎喝道：“卖酒的只须拿酒来吃便是，何须多言动查俺？”酒家说：“我看你客爷声音不是此方人氏，所以动问一声，客官何必着恼。”刘庆说道：“我乃大宋朝来的。”酒家笑道：“原来客官乃大宋上

邦来的，不知客爷上姓尊名。”刘庆说：“俺乃宋朝五虎将，姓刘名庆，混号飞山虎，那个不知俺家大名？你却不识么？”酒家说：“小人乃是一个不识愚民，如何认得天朝大将？小人叩头。”刘庆说：“罢了，可拿好酒来。”酒家答应取酒去了。

看官，你道酒家为何问起刘庆姓名来？只因有一个原故：从前狄元帅在单国与公主分别时，被刘庆毒骂打他一棍。这公主虽然知情达理，品性柔和，到底自小长成娇生惯养，一时怨恨在心。曾经出令描下飞山虎图形，差官晓谕民间各处张挂，如有大宋刘庆到来，本国有能拿住，解进公主娘娘发落，给赏黄金十两。公主之令，本国臣民谁敢不遵？所以这酒店也有一幅刘庆图形，如今店主见刘庆与图上形体相像，故试问他的来历姓名，这飞山虎原是一个莽夫，一问即说出真名来历，不知酒家如何算计拿他，且看下回分说。正是：

计就南山擒猛虎，谋成北海捉蛟龙。

第二十八回

贪酒食刘庆被擒 询因由公主得书

诗曰：

飞山虎将莽英豪，求救偏邦单途。

只为当初欺女将，今朝难免被拿牢。

当下这酒家见刘庆说出真名姓，知道公主要捉拿他的。他贪着十两黄金给赏，那里肯轻轻放去？这刘庆那能得知，见酒便饮，见着便吃。这酒家取酒时暗暗落了蒙汗药。此时吃上三杯，此药真乃利害，飞山虎已醉得人事不知，四肢无力，软倒在地。酒家一见，满心欢悦，引齐店中伙伴一齐动手，将麻绳把飞山虎捆绑得紧紧牢牢。早已惊动得街上过往行人，上前动问：“因何青天白日，将此大汉捆绑？”酒家答道：“此人就是大宋朝的飞山虎刘庆，乃是公主娘娘画面上要拿的，到如今被我们拿住，等待明天押往公主娘娘处发落领赏，这十两黄金稳稳到手了。”此时被捉绑的飞山虎，越久越人多，街市这些人民纷纷拥进店中，也有问他何故被拿的，也有袖手旁观的。

挤满酒肆门前的人正在喧哗之际，早有公主的女兵打猎回来，经过此地。只见酒肆中喧闹，公主传旨，令女兵二个上前查问何事扰闹喧声。不多时，女兵回来禀上说：“后上公主：只因酒肆中拿得大宋飞山虎刘庆，众人在此观看，所以喧哗。”公主听罢说：“岂有此理，宋将刘庆随着驸马征伐西辽，岂有平日无事到来我邦，料必错拿了人。”又想一回，暗说道：“前者哀家一时忿怒，要捉拿刘庆，消了毒打一棒之恨，所以画此图形，传旨各民张挂，也是一时忿怒之差，想来悔恨已迟了。如今店民拿得刘庆，如若拿错了还好，既然刘庆果是到来我邦，事就有些蹊跷不妥当了。不然，驸马边关危急，就是有甚吉凶前来报知。”想罢，即忙吩咐拿这刘庆过来。

不一会，只见酒家数人把刘庆扛拉到来。内一人上前双膝跪下，说：“娘娘在上，小民是酒店中的，名唤亨宝。”公主说：“你是卖酒的么？这人可真是飞山虎刘庆么？你如何认得他？”酒家说：“小人一见他入来店中时，与画图上体貌相同，所以动问他的姓名。乃是此人亲口说出姓名，小民料度是宋朝虎将，犹恐他利害凶狠，拿他不住，故将蒙汗药酒先软醉了他，然后拿住。请娘娘亲自验他貌容，便知明白了。”此时刘庆醉软得人事不醒，酒家将他扶住，抬起头来，公主定睛细看，说：“不好了，此人果然是刘庆！”心中一想，说：“酒家且回店中，明日才来领赏。”酒家叩头，说“多谢娘娘”，起来好不快活，这十两黄金稳稳到手了，乃天大的彩头，十分欢悦而去。

这些观看的众人，只因公主娘娘在此，不敢喧哗，走开远远观看，不知将此人如何发落，看来他死生未卜。此时公主吩咐女兵说道：“此人不知可真是刘庆否？可先将他身中细细的

搜验，可有什么文书物件，便知明白了。”当时女兵细细搜寻已毕，上前禀道：“后上娘娘，这人身并无别物，只有一囊袋，内帕子一双，一封书后，还有一些银子、干粮之类，请娘娘观验。”公主此时别物不拈，玉手只将书札按上，把凤目一瞧，只见书上面写着“飞投单单国公主收览”，此刻公主看了吓了一跳，说声：“不好，这书乃驸马的，上写着‘飞投’二字，必有紧急事情了！”吩咐女兵：“且慢，闲人远避。”公主娘娘的懿旨非同小可，顷刻之间，各店户街中众人避得远远走开。当下公主拆书一看，书中上写着：

劣夫狄青书拜公主贤妻妆下：自从风火关上相离，已有一载。自离贵国带兵直至西辽，蛮王不晓王化，不肯顺投，是以动兵劳将，所过旗开得胜，一路马到成功，奏凯班师有望。不料番王又差星星罗海带领雄兵十万，勇将百员，凶勇难当，几次交锋，俱已失利。宋兵十伤其八，危困白鹤关中，内乏军粮，外无救援，目下此关危在旦夕，关内军马存者只有八千，却被番兵昼夜攻击，无计可施。出于无奈，今着刘庆带书到来，求告贤妻，若念夫妇之情，刻日前来救援，共破西辽，方解此危。恩德没世难忘。倘若坐观成败，不独王事不终，五人性命不保，军马一旦尽灭于西辽，与妻不得团圆白发，萱亲何靠？孤关翘首，引领候旨，祈妻见谅！

当时公主出来看完，先已泪落，将书收藏在怀。想来：“丈夫困在白鹤关，兵微将寡，危急十分。哀家前时苦苦相劝他，不要前往西辽，他执意不从，却也是为国为亲，不能深怪。独恨他不辞而去，私自骗走，如今势急，前来求救，今日方知我是他妻。看此来书，若不即提兵前往解围，眼见得他大难临身了。为妻的不去为夫解难，还有何人出力？但这刘庆被酒家作弄得人事不醒，到底不知如何，总是哀家错恨前者，一时忿怒，出令错绘拿他形图，至以如此。”想罢，即传命酒家到来，见公主双膝跪下，说：“娘娘在上，有何旨意吩咐。”公主说声：“酒家，哀家把画图张挂要拿他活的，问明说话，然后处治。你为何把他弄死？”酒家说：“后上娘娘：小民怕他凶狠，犹恐拿他不住，故将蒙汗酒把他醉倒了。娘娘若要他复活的，待小人弄他醒来便了。”

此时酒家取出一杯冷水，含在口中，照定飞山虎的脸上一喷，刘庆渐渐省来，一翻身，说声：“好酒！”双眼一睁，问说：“因何把俺来捆绑了？”用力一伸一缩，身上麻绳寸断，立起身来要走。众女兵连忙扯住，公主开言说：“刘庆，你可认得哀家否？”刘庆听了，回头一看，说声：“奇了，不期相遇，原来公主娘娘在此！”公主说道：“刘庆，你可记得前时打哀家一棍么？”刘庆听了，说：“小将罪该万死，望乞公主娘娘宽恕。”正要上前行礼拜见，公主说：“刘将军且住，前事丢开不提。你今复到我邦，为着何事？”刘庆说：“后上公主啊：只因大兵一到西辽，势如破竹，旗开得胜，岂料番王差来星星罗海，凶勇异常，手下精兵数十万，把白鹤关围困得水泄不通，日夜攻打。元帅无奈，着小将驾云到此，要求公主出兵解围，感恩不浅。如若延迟，关城攻破，元帅众人休矣！”

公主说：“既有文书，可拿来观看？”飞山虎说：“待小将取来。”伸手向身中一摸，说：“不好了！”说声：“酒家，你这歇店就会谋人财命了，所以先前把酒迷醉了俺家，将身子袋盗去。几两银子俺赏了你。这帕子囊袋中书信可拿还来。”酒家说声：“将军爷，这是天冤地屈了。小人并不曾拿你什么袋中帕子书信。”刘庆道：“如今失去不见，你既无此事，因何将俺捆绑了？”公主叫声：“刘将军，既然元帅如此兵危，你还如此贪杯，吃得昏昏大醉，岂不担误了军情重事？今朝若不是哀家到来，失了书信，告诉何人？”刘庆说道：“这是小将之罪，以后再也不吃酒了。”公主说：“刘将军，如今不必多说了，延迟等候同哀家前去，犹恐元帅悬念。如今你且先回，通知

元帅，哀家救兵即日便到。”刘庆大喜，说：“多多有劳公主娘娘了！但是小将趑路来去如飞，全仗袋中的席云帕子，如今不在囊袋中，望娘娘查出交还小将，方才回去通知元帅。”

公主一想，说道：“此帕子倒是一件宝贝了。”吩咐女兵交还席云帕子与银子一包。此时刘庆放心，上前拜辞公主，正要走路，这酒家急急上前扯住刘庆，说：“将军爷，你食了许多酒肴，如何不偿还银子就走。”飞山虎说：“酒保啊，我今没有闲碎银子，改日还你便了。”说完推开酒家，走上席云去了。酒保不住的叫“将军爷”，公主见了，开言说道：“酒保，他吃了你多少酒银子？”酒保一想：“这刘庆已去了，没有对证，待我多报几两，也有便宜的。”说：“娘娘啊，他用的大酒大肉，狼贪不堪，共算已有九两多银子。”公主说道：“这也有限，些少银子，待哀家明日并出赏的十两黄金，一齐赏给了你，去罢。”酒家不敢再说，只得叩谢回到酒店中不表。不知公主回宫，如何解围提兵前往西辽。正是：

宋邦虎将来求救，单单雄兵到解围。

第二十九回

却求救番君劝女 明大义公主提兵

诗曰：

番君深恨小英雄，只知末节不知忠。

公主恳求围困解，天朝将士出牢笼。

却说这公主一者为夫遭着围困，救兵军情延迟不得，二则分离已久，思念丈夫情切。一接来书，恨不得即刻兴兵前去。此时一路回到朝中，细细奏知父王。狼主闻言，顿觉痴呆了一会，说：“女儿啊，狄青乃是无情无义之汉，不愿在我邦，不辞私自而行。不思念你有重身，忍心抛弃了你，他执意要去征伐西辽，扶助宋君，由他成败，与我国何干？女儿且自放怀，不须过虑，弄坏身体，为父尚靠何人？”

公主听罢，带泪叫声：“父王啊，不是这等说的。如若前时不招赘了他，由他有甚灾殃，有何干涉。女儿既与成为夫妻，虽然一月分离，并非驸马无情无义。岂有为子在我邦坐享为臣，娘在中国天牢受苦，为子问心何安？三年哺乳，十月怀胎，深恩罔极。如若一旦留恋于此，忘了亲难，岂非不孝？既然奉旨平西，反在我邦为臣，背君逆旨，岂非不忠？人生天地，忠孝为先。既为夫妇，嫁鸡随鸡，古人之言。”狼主说声：“好，你道嫁鸡随鸡，你却一念不忘于他，他却无意于你。无事之时，抛弃于你。今朝有难，势急便来求，劝你不要睬他。况且你虽知武艺，终是女流之辈，岂可一路领兵前往，受得风霜，回宫去罢，休得再说，由他别路求救罢了。”

公主听罢，两泪交流，说声：“父王，不是女儿老着面皮，不知羞耻，多言逆父。只因成了夫妇，岂无三分恩爱。今日丈夫有难，女儿焉能不去？”狼主说：“未滿一月，不辞私走，有何恩义？”公主说：“父王，他逃走了，是为忠尽孝，怪不得他。况且与女儿分别之时，再三叮嘱女儿，不要苦切坏了，平伏得西辽，将功消了罪时，仍回来度享秋岁。”狼主说道：“你不要听他，这是巧语花言哄弄你的。”公主又说：“父王啊，他是男子汉之言，如铁如石，料不是口是心非，把女儿丢了。纵然驸马有甚差处，万望父王念他已有后嗣，他若丢得妻，难离得子。待平西后，终须回来。”狼主听了，只是不依，也不开言。公主高叫声说：“父王，你既不许女儿前去，愿着一死，以免妻不能为夫解难。我想禽兽尚惜三分屠杀，今日孩儿坐视丈夫大难临身，想来为人不如禽兽了。既然父王不允女儿出兵，就死在金阶之下，也不还宫了！”说罢，泪如雨下，不胜凄楚。

这番王独有此女，并无别嗣，所以常常爱惜如珍。见他凄惨如此，好不惜怜，况且句句多是有理之言，便叫声：“女儿，不要苦坏了。既然容你去解围助宋，西辽国父岂不怪为父么？”公主说：“父王，我邦与西辽国从无来往相交，目下西辽欺着我邦，父王还不知么？”狼主说：“怎见得欺我国？”公主说：“这西辽岂不知狄青我国招赘了他，如今他国大发雄兵猛将，围困住驸

马。倘若驸马有甚差池，我国也觉无光了，岂不是西辽欺着我邦？”狼主听罢，一想：“狄青虽然不是，到底是我邦驸马，目下已有两个后嗣，况且女儿这般年少，如狄青失在西辽，岂不担误了他终身？必然归怨于孤家，不免准其出兵前往，免他愁苦，狄青又得成功班师，有何不可？”叫声：“女儿，这句话倒也不差，狄青乃孤的爱婿，倘若失在西辽，为父的威风灭尽。女儿啊，救兵如救火，你且速速进宫，打点起兵，不要延迟。待兵部另挑雄兵猛将，与你前往解围便了。”

公主说：“父王啊，若容女儿前去，不用各将帮助，只挑选得数万精兵。女儿有女兵三千，武略高强，任他三头六臂英雄，不在女儿心上，父王且自放心，来日五更时候就起程了。”说完，拜辞父王，进宫内禀知母后。娘娘料也阻挡他不住，况且狼主已经准他去，不过叮咛几句。此时公主辞过母亲，回到自己宫中，吩咐传齐女兵三千在保安门明朝伺候。狼主又降旨兵部侍郎莫达，挑选精兵十万，预备粮饷马匹。次日五更黎明，众兵齐集在教场等候。

且说公主戎妆打扮，母后嘱咐一番：“风霜跋涉，须要小心，如若解了城围，应即时归本国了。”狼主说：“女儿，愿你马到成功，但驸马班师回归大宋，且自由他回去，你不可跟随他去了，须要早日回来。”公主说：“父王，这也自然。孩儿上有父王母后，下有儿子两人，那里丢得下心去了，自然回归本国。故把两个孩儿交与养娘四人调看，但起居还望母亲留意。”番后娘娘听了，含着泪说：“女儿，为娘只育成你一人，这两个孙儿好不怜惜的，何用叮咛，且自放心。”公主又将两个儿子抱在怀中，说：“儿啊，不是你娘硬心肠抛下了你，只为你父有难，为娘前去解救。为娘好不痛舍了你，但不得不由要去的。”两个孩子面有笑容，舞手蹈足。

此时公主交还乳母，说：“乳娘啊，我也不用再三叮嘱，只要你们当心抚养便是。”四个乳娘一同应诺。公主又回身叫声：“父王母后啊，女儿就此去也。”狼主番后同叫：“女儿，风霜险阻，须要慎重起居，万事小心才好！”公主应诺，拜别二亲上马，众宫娥相送，出了保安门。有女兵多已齐集三千，在此俟候。此时天色光亮，公主一路来到教场中，点齐人马，吩咐放炮起程。摆开队伍，男兵为前队，女兵为二队，文武百官一齐相送。大兵一路出城，向西地而行，按下不提。

却说焦廷贵、孟定国二人弃了七星关，快马如飞，不分昼夜，要到归汴京取救。是日到了雄关，高声喊叫：“关上有人听着。”有守关军士问道：“何人在此大呼小叫？”焦廷贵道：“我二人乃狄元帅打发来的，只因兵困白鹤关，命我们前往汴京取救兵，快快开关，待我们走路。”军士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二位将军少待一刻，待小的禀过孙老爷，然后开关。”二将说道：“快些去报。”此时军士进关中来禀知，这孙秀闻报，一想道：“本部叠闻边报，狄青征伐西辽，有胜无败，本官满心大恨难消。如今这小狗才既危困在白鹤关，如无救兵前往解围，他就活不成了。如今不料势急，速差人前往汴京取救兵，本官若不放来人出关，救兵焉能得到？眼见这班小狗才多丧在西辽，有何不妙！”定了主意，心中暗喜，好不恶毒一个误国奸臣。

此时传令二将进关，来到帅堂帐下，只见孙兵部坐居中位，左有范大人，右有杨老将。二将上前见了孙秀之面，恨不能一脚一拳打死这奸臣，方才合意。只因此时要求救于他的，不得不低头。二将来至滴水帐前，说声：“孙大人在上，小将们打拱。”孙秀喝声道：“本官是何人？你何人？头也不叩个，怎敢恭然打拱么。”二将冷笑说：“孙大人，军情事急，何暇见礼。”孙秀喝道：“紧急什么？军情快些说来！”二将说道：“只因元帅征西，如今被困白鹤关，十分危急。特差我二人回归汴梁，讨救兵解围，快快开关放行。”孙秀说道：“你元帅奉旨征西，因何投降外国招亲，已经犯下滔天大罪，可晓得国法深严，焉能宽恕？说什么兵困白鹤关，明是暗藏诡计，私通外国，诈言出关取救，鬼谋莫测，快把真情招来，不然本官要拿你动刑审问。”此时孟定国

性子倒还忍得住些，有焦廷贵又鲁莽又性急，听了孙秀之言，早已气一头烈火攻天，哪里忍得住，管什么上下尊卑，御衿威权重大，即高声说：“孙秀，你讲什么话，我元帅走差国度，乃平常之事，单单国招亲，是出于无奈。如今原是奉旨平西开兵，一路取关斩将，元帅劳心，我等劳力有罪，你且说来！”孙秀听罢大怒，不知如何。正是：

二将忠心劳国务，一奸毒计报私仇。

第三十回

到三关焦孟讨救兵 出单单公主逢二将

诗曰：

欲绝边关被困兵，奸臣狠毒险非轻。

立心公报私仇念，千载污名史册惩。

当下孙秀闻焦廷贵之言，心中大怒，喝声：“好匹夫，你敢称说本总名讳，好胆大狗才！既然你元帅有胜无败，为何又来求救？”焦廷贵说声：“孙秀，你不要多言盍唆，延迟我赶路，有误军机。只因西辽叛天将手下番兵数十万，战将百员，他兵多将众，非关我元帅并非无能，实因兵微将寡，实不能对敌，如今被困，有燃眉之急。你今不必多言担误我们，快快开关，放我二人请得救兵，解了重围，好待直进西辽，把番主拿住，班师回朝，这是十分好相见的！”

孙秀大喝道：“匹夫休得刁言，狄青既已投降了番邦，差你二人到此，不知用什么诡计来侵扰，还敢狂言冲撞我么。刀斧手何在？绑去斩讫。”焦廷贵大怒，喝声：“孙秀，你这狗男女！不肯开关放俺进京取救，反来杀我，你休得放屁！”此时焦廷贵怒气塞喉，已骂不出声。孟定国虽然气怒，只得忍耐，叫声：“孙大人休得动气，实情是元帅兵危紧急，差我二人前来取救兵的，并无别意，大人不用多疑。”又有范仲淹、杨青二人心中不平，立起身来说：“狄元帅困在白鹤关，已经有报，圣上已赦他带罪立功。况且孟定国、焦廷贵二人是忠良之后，决无别意。望大人放他出关取救，免得误了国家大事。”孙秀只是不依，大喝刀斧手斩讫二人。此时二人一发大怒，看来难以出关，大骂几声：“误国奸臣，狗畜类休得狂凶，终须有日抄灭尽你一班逆党！”二人又见刀斧手动手来捉他，却被二人乱拳打倒众刀斧手，飞步一路跑回归路，出关上马加鞭而去。

原来孙秀不是真要杀他二人，无非不肯放他出关进汴梁求救的意思。如今见二将仍回归路，满心大悦，假意喝令：“快些赶上拿回。”有兵丁回禀：“后上老爷，二将军上马走了，拿他不住。”孙兵部笑道：“少不得两个畜生要死在西辽。”吩咐紧闭关门。孙兵部此时暗暗心欢，说声：“狄青啊，你平日靠了南清宫太后些须势头，不看本总在眼内。如今困在边关，眼看看你今要送了性命，枉你五虎的汗马功劳，今日一旦付于流水。”孙秀想一回，不觉哈哈大笑。有杨老将军看见二人不能出关，依旧仍回前路，十分忿怒，说声：“万岁啊，狄青倘若有甚差迟，犹如砍断了擎天柱，还有何人与你平西立功的！”孙秀闻言，说声：“老将军，难道除了狄青之外，普天之下就没有英雄不成？”杨青说：“除了狄青之外，要算孙大人了。”孙秀说道：“下官到得哪里。”只是呵呵冷笑，也不回言。按下不表孙秀欢怀，范、杨忧忿。

再说孟、焦二人只因孙秀不肯开关放走，又要斩首，二将一路打出三关旧路。孟定国怒得气冲霄汉，焦廷贵气得脸红面黑，离关去远，还是高声大骂：“孙秀狗强盗、狗乌龟！与元帅做

尽对头，不肯放关，欺君误国逆贼，有日班师回朝，奏闻圣上，拿你这班败国奸臣千刀万剐，方消我恨！”孟定国说道：“如今既不能出关，骂他也是徒然。且回七星关去罢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去守此孤关也不济甚事，老孟，你且想来，还有别的解救否？”孟定国一想，说：“罢了，如今料不能出得三关往京中求救，不免前往单单国求见公主，将情细细达知，求恳他出兵，你道如何？”焦廷贵说道：“甚妙甚妙，就此走路便了。”

二将同心协力，加鞭快马，昼夜不停，饥餐渴饮，跋涉艰辛。一连跑走十来天，已到了火叉岗地面。焦廷贵一看前面，叫声：“老孟，你看前面大队人马来了。上面大幡旗我二人多不识字，不知何处来的人马，不免待我上前问个明白便了。”孟定国说：“你且去问来。”这焦廷贵鬼头呆脑拍马上前，喝声：“喂，你这支人马何处来的？说得明明白白，放你过去。”有头阵军士见他如此，认做强盗，喝声：“狗强盗，来取你首级的。”焦廷贵大怒，喝声：“好狗党。”提起铁棍乱打进队中。一班军士大怒，把刀斧乱劈。焦廷贵那里惧怕，直打进二阵，公主女兵十分骁健，将他围住，拿下马来。孟定国远远看见，气忿说道：“这匹夫又惹出祸来了。”又不敢上前，只得往马看他如何。

且说女兵拿了焦廷贵，禀知娘娘，公主喝道：“你这狗头何等之人，怎敢拦阻哀家去路？”他说道：“俺乃焦廷贵。只因主帅兵困西辽国，要到归汴京求取救兵。今日但被你们拿住，杀了我焦廷贵，也不希罕的。”公主想道：“从前驸马已经说过，有一将名焦廷贵，为向导误走我邦。莫非此人就是他？”便叫声：“焦廷贵，你既往汴梁求救解围，因何阻挡我军去路？说得分明，饶你性命，若有半字歧唔，你休得想活。”焦廷贵叫声：“女将军，内里缘由你也不知。只因我们到三关，孙秀这狗乌龟真不是人。”公主说道：“却也为何？”焦廷贵道：“这奸臣说我元帅投降外邦，招为驸马，诈言取救，要回来算帐。他不肯放关，是以转回。”公主道：“你如今要往那里去？”焦廷贵说：“如今往单单国求恳公主娘娘，兴兵前往搭救元帅。望女将军快些放过，免误了我元帅军情大事！”

此时公主听了，说：“这将军虽然鲁莽，到底是个真性汉子。可恨孙贼与我驸马因何结下如此深仇，如若不是哀家今日领兵前来，驸马必遭此难，众人也难回转中原了。”叫声：“焦廷贵，单单国你也不必去了，哀家正从单单国至此，因你元帅兵困白鹤关，已差飞山虎来到我邦报知哀家，所以如今起兵前往西辽，破解重围。事有凑巧，不意在于此处相遇，着你做一个开路先锋，一同前往西辽罢。”焦廷贵听了，说：“女将军原来就是八宝公主，小将不知冒犯，多有罪了！”公主说：“焦将军，你一路前行，休得鲁莽，不可伤生害命，如违定按军法。”焦廷贵又说：“公主在上，小将还有一伙计孟定国，望娘娘一并收留同往何如？”公主说：“既然还有一将，着他为后队先锋，速去唤他前来，快些西辽去。”此时焦廷贵心花大开，一路行来，说道：“难得公主起兵前来救援，到底一夜夫妻恩百夜，夫妇之情丢不开的。”说完不觉来见孟定国，说明缘故，孟定国也是大喜，一同来见了公主。一人在前，一人押后，望西大路而进。

一口难分两话。先说飞山虎自从见过公主允肯出师，先遣他回复元帅。此时刘庆犹恐元帅悬念，不敢担搁日期，不分星夜，数日间已到西辽白鹤关。只见番兵困得密密层层，飞山虎是个莽夫，在空中高声喊道：“星星罗海狗番奴，你若识时务者，速速退兵，是你造化。如若倔强不退，不久救兵一到，你就死无葬身之地，悔恨已迟了！”扳天将忽闻空中有人叫声，吃了一惊，即令众兵放箭。刘庆道：“不要放箭，这是好话，不听就罢。”进关去了。再说狄元帅正在纪念刘庆回音，此时他到了，将情由细细说知，元帅略略放心几分，天天盼望救兵到来，四将日夜当心把守。

却说星星罗海见宋将在半空中说的利害话，想来宋营中有此异人，所以他兵势如破竹，杀得我邦大败，连破数关，斩将数十员，伤兵数十万。又说有什么救兵到此，倒要提防些了。他仍是自恃英雄，说：“纵有救兵到来，何足为惧，只是攻城不破，如之奈何！”只攻打一天又一天，城内四虎把守甚坚，攻击不动。

这番营一日探子来报：“后上军中元帅：单单国八宝公主领兵杀来了，只离关三十余里，请令定夺。”扳天将听了，说：“有这等事？单单国与我邦无仇无怨，因何兴兵杀到我邦，助着大宋，真乃可恼！”此时番将心中大怒，说：“这贱婢如若有些武艺，看你济得什么事！待他到来，问个明白，然后取他性命。”这番将全然不放在心，但不知公主到来交锋，解得重围如何。正是：

单单救兵来解围，西辽猛将尽遭殃。

第三十一回

赛花公主大破重围 星星罗海沙场殒命

诗曰：

辽邦骁勇独推君，统领貔貅困宋军。

只道英雄专自许，癡如失与女钗裙。

却说辽将星星罗海统领番兵数十万，围困得白鹤关水泄不通。是日探子报知有单单国公主起兵前来，心中大怒，只说公主有些武艺，不知他是庐山圣母之徒，有仙传法宝，是以全不挂怀。当时单单国救兵已到了，是焦廷贵为开路先锋，一路喊杀连天而来。只见白鹤关前面，远远烟尘滚滚，剑戟如林，围困得好利害也。

早有军士报知公主说：“前面白鹤关了。”公主闻报，传令孟定国、焦廷贵随着哀家冲杀上前。二将领命，一同拍马上前，冲入番营而来。公主舞动梨花枪，犹如出山猛虎。番将上前抵敌，但见纷纷坠马而亡。焦、孟二将左右杀进，把番兵砍得犹如抛瓜切菜。三千女兵冲进阵来，番兵不能抵挡，十万精兵一齐杀入，番兵番将遭此一劫，死者无数。冲透围困兵七层，大营已经冲动得七零八落。星星罗海闻报，提了狼牙棒，冲营而出，与公主相遇，喝声：“来者女将通下名来。”公主说声：“番奴听着，哀家乃单单国赛花公主是也。你是什么人，报上名来！”星星罗海说：“本帅乃西辽国王驾下，镇守红泥城，官封总兵之职，加封百胜将军星星罗海。”公主喝道：“好，你是星星罗海么，看枪！”番将大怒架住，喝声：“小贱人，我邦与你国永无关犯，因何今日兴兵前来侵扰，这是何缘故？是你自己主意，还是你父王主张？你快把真情实说，与你决个死生！”

公主大喝道：“匹夫，你邦既为下国，理合年年给贡拱伏天朝。因何屡次兴兵侵犯上邦，害却多少生灵性命，扰掠黎民不安。并不是大宋无故征伐你邦，但是下国欺凌上邦，律该征讨，国法岂得宽容。所以宋王差来五虎兵到你邦，如若投降，献出珍珠旗，也不深求。岂知你国君臣还不醒悟，不遵王化，尚自倔强，还动兵戈抗拒。这是你君臣万错千差，又把众英雄围困了。今日哀家到此，你若知事者，速速收兵，与番王早早商量投降，献出此旗，是你造化知机。如若执迷不悟，以力为强，不独你一人受死，带领着众将兵俱遭屠戮，你可想来。”星星罗海听了，大怒说：“休得逞能，今日我西辽大宋兴动兵干戈相见，与你邦何涉？快些收兵回转便罢，倘若妄助宋朝，死在本总棒下，岂不可惜你一朵鲜花一命而亡？”公主大喝：“好不知死活匹夫，尚敢胡说，不听良言，想必死期到了，不必多言，放马过来。”公主梨花枪一起着心刺去，星星罗海狼牙棒急架相迎，自仗英雄骁勇，欺着女子无能。岂知公主仙传枪法精通，一男一女冲锋八十回合，不分高下。焦、孟二人见公主与番将动手，焦廷贵说：“老孟，待我二人上去帮助主将，挑了这番奴，些须番兵，到得那里。”此时二将拍马上前，一齐动手，围住星星罗海厮杀。

却说众男女兵杀得番兵惊天振地，四散奔逃。四虎英雄日夜城上保守，只见此时番兵围城的营中大乱，号炮响振连天，喊杀之声不断，似有兵马冲杀番兵营头。远远只见打起大旗是单单国旗号，方知救兵到了，连忙报知元帅。元帅闻报，即令八千军士、四虎兄弟一齐杀出，内外夹攻，帮助公主成功。军令一出，大开关门，四将出关，非同小可，把番兵砍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可怜这些番兵恨着爷娘生少两足，今日在沙场做了无头折脚之鬼。星星罗海手下虽有百员战将，怎经得四虎英雄一齐截杀，乱刀砍刺，纷纷落马，个个皆亡。

只剩得星星罗海，这柄狼牙棒来得利害，与公主冲锋有百多回合，胜败不分。有焦、孟上前相助，焦廷贵喊声：“番奴，前日威风，今日何在？你且慢挣命，快快下马受死，不然俺焦廷贵送你到阎王殿去罢。”即把铁棍打去，孟定国把大刀就砍，此时这星星罗海只好抵得住公主的梨花枪，焉能再挡得两般兵器？杀得周身困倦，两臂酸麻，挡不住三人兵器，回马大败而逃。

公主催开宝驹赶去，二将拍马跟随，石玉说声：“众位哥哥，公主追赶番将，我们上前拦截他去路，帮助一臂之力罢。”此时各称有理，正要上前截杀，远远看见焦、孟二将前行，公主在后，枪尖上挑着一颗血淋淋的首级。众将见了大悦，一同下马接见公主，各各打拱说：“公主娘娘在上，小将等叩见。迎接来迟，望祈恕罪。”公主说：“列位将军说那里话来，休得拘礼相见。今日星星罗海已被梟首，但不知围城番将众兵散去否？”四将军说：“后上公主娘娘，围城将兵已被小将们协同救兵杀散了，独逃走了番将一员，已去远了。”公主说：“一员番将何须介怀，如今元帅何在？”众将说：“元帅现在关中把守，请公主就此进关。”公主说：“列位将军请。”此时公主传令男女兵俱在关外安扎，与六员将一同转回。

一路行来，但见鲜红满地，尸首横空，沙场地刀枪器械不计其数，马匹跑走四散东西。公主看罢，也觉可怜，叹惜道：“并不是今日哀家残忍好杀，实由辽王自作之孽，气运当遭劫杀。”说罢不觉已到关前。狄元帅早有军士报知，元帅即忙出关迎接，说声：“公主多多有劳驾了，请下马进关。”公主含笑说：“驸马请啊。”连忙下马，有从人牵去，接去长枪，夫妇同进关中。六位将军在着关外。张忠叫声：“众位哥哥啊，这位公主果然生得飘逸也。”刘庆说：“他貌美不足为奇，况且勇力无双。”李义说：“若然不是目击，准信不得了。他乃一年轻女子，有此本领高强。”焦廷贵说：“你们都被他拿捉过，独有我们与老孟不曾与他交手，到底我们本事利害些。”四虎将军齐说：“我等被擒，有何稀罕，元帅已被他拿了。”孟定国说：“星元帅好生利害，耀武扬威，今日到也死在公主枪下，天既扳不得，好去钻地了。”不提众将谈论之言。

且说狄元帅夫妇来进关中，双双相见过礼，对坐下。公主说：“驸马啊，自从那日分离之后，我却天天思想，日日不安，想你虽是英雄，更有弟兄四将相助，尚恐西辽兵将凶狠，并仍防黑利骁勇，不知胜负吉凶，所以常怀不乐。岂知黑利被诛，又到这星星罗海这等强狠，深入他重地，被困在孤城。幸得刘将军带书到我邦，此时一接到来书，恨不能登时插翅飞临，解了重围，方算夫妻患难相处。”元帅闻言，连声称谢说：“公主贤良，世所罕稀。若非提兵前来救援，城破之日，本帅一定为国捐躯，焉能再望与公主重逢。此恩此德，没世难忘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啊，妇人所主，为夫是依。丈夫有难，为妻不救，还有何人出力。但不知分别之后，情事如何，且说与妾得知。”

元帅正欲开言，忽听得金鼓齐鸣，号炮惊天，报上元帅：“今有番将蓝成虎收回手下残兵，复来讨战。”公主说：“星星罗海尚然如此，岂但这个无名小卒，待哀家出关收拾了他罢。”此时辞了元帅，点齐三千女兵，号炮一响，领兵杀出关前。看见番兵列成阵势，公主拍马上前，不通名姓，一枪照定蓝成虎挑去，番将急架相迎，不上二十合，被公主架开大刀，一枪挑于马下。三

千女兵杀上前,把番兵乱砍。元帅又令四将杀出,截住去路,数万番兵只得投降。公主斩了番将,元帅传令收兵,请公主下马,与众将士一齐进关。元帅吩咐大排筵宴,犒赏三军。所有阵亡番兵尸首埋土掩了。所有沙场刀枪械器马匹,宋军收拾得者不计其数,不必细表。

是夜,狄元帅吩咐宰猪杀羊,大加犒赏众将、大小三军。此时一同开怀乐饮,不觉天色已晚了,关中点起灯烛辉煌,好不热闹,娱情畅乐。不知西辽王如何纳降献出珍珠旗,下回便知端的。正是:

今朝奏绩真堪乐,此日成功足赏欣。

第三十二回

解重围夫妇谈情 下文书辽王议降

诗曰：

一自当年折凤凰，离情消息两茫茫。

至今被敌重相会，诉尽前时别后肠。

再说宋将兵大小三军是日犒赏众兵，宰杀三牲，大排筵宴。大小众兵俱在营外就席，六位将军席居关中，狄元帅公主排筵关内。慢表众将乐饮、六将欢悦，且说狄元帅酒至半酣之际，说道：“下官兵危白鹤关，若非公主前来退敌，怎能得今日安心乐意，饮杯成功酒？待下官奉敬上三杯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，你说那里话来，此乃大宋君王的洪福，驸马是天差虎将，立汗马功劳，与国家出力，做妻的有何德能？今朝成了大功，正当贺喜，待妻奉敬上三杯，才为合理。”

夫妇劝酬饮罢，公主说：“驸马，你分离后，自至西辽一路交锋之事，可说与妾知？”此时元帅就将兵到七星关，景花沙投降一直说至兵困白鹤关，细细说明，转声说道：“公主啊，下官自与你别后，时时想念你有重身，幸喜安康，但是分娩后，未知男女。”公主见丈夫问至此事，不觉面含羞，低声说道：“一树果成双结子。”元帅听了大喜，说道：“原来两个俱男儿，此乃下官之幸也，但不知产后身体康健如何。”公主说：“妾身托赖，却也安然。”此时狄元帅满心大悦，说：“公主啊，不知两个孩儿生得容貌如何？”原来狄元帅犹恐番人生来多有丑陋不堪的，也防这双生儿子也是奇形怪状，岂非徒然空快的。公主微微含笑说：“驸马，你却也问得稀奇，父母产下孩儿，不像父就像母，孩儿容貌何须动问。”元帅笑道：“下官知了，必然一个像你，一个像我。”公主停杯不语。元帅说：“公主，下官取笑了，请酒罢。”

此刻夫妻交劝，畅饮尽欢。元帅又问：“公主不知可与孩儿取个名否？”公主说道：“我父王已经取下：一名狄龙，一名狄虎。驸马啊，你可合意么？”狄元帅说：“两名取得甚好，下官还要动问，但不知那日私逃别后，狼主可有言语怪责否？”公主说：“为何没有！你不别而行，不独怪责于你，也把我欺负了许多。”元帅说：“这原来本帅之差，皆因立志平西救母，料必公主为我在狼主跟前婉转周旋。”公主说道：“你还不知，前日妾身接到你边关的书，我心烦撩乱，急欲提兵到此，那时禀知父王，岂知他责怪你不辞而行，说你是无情之汉，怎肯相容我出兵，代你说多少无差之言，不得已征西逃走之说，苦苦说情，劝尽万般解释话，此时方得父王依允了。”元帅说道：“难得公主代下官如此调停，但如今下官奉旨征西，屈指光阴一年有余，边关围困虽解，辽王尚未投纳降书，如若献了降书，还要珍珠旗，恐防再要兴动干戈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啊，若然再动干戈，又要劳兵动将，岂不伤生害命更多，深为可悯。不若行文宣谕，催其投降。如若辽王不从，再行征伐，未为不可。”元帅说：“公主金石之言，下官岂有不依。”

言谈燕乐，不觉更夜已深。元帅吩咐收拾去余馔，请公主进内安睡养神。公主含笑抽身，

早有使女持烛进内衙。此时早已罗帐布开，铺床预备。元帅回顾无人，使女退去，说声：“公主，下官与你成亲一月，早已分离，今幸相逢，本该与你同伴衾枕，奈国务未完，心烦意乱，无暇伴你同眠。且待班师回国，安享太平之日，再尽夫妻之礼，下官然后于中补漏便了。”公主听了，羞颜含笑说道：“云情雨意的念头，在为妻的却也不生，隔壁须防有耳，窗外岂有无人，驸马戏言少说。”元帅说：“公主所言有理。”又谈说几句闲言，辞别往外去了。

公主坐下，想来：“丈夫真乃宋朝一员虎将，夫妻分别一载有余，在别人焉有罢却云情雨意之心，他却尽谈分别之事。如今仍复出宫而去，举动行为实称哀家之意。南北程途千万里，岂知正是好姻缘。只恨一月恩情，早已分开，只道今生难以再会，岂料在于此地相逢。虽然未尽夫妻之礼，今日相逢，表情诉尽，也觉心安，但愿早日平定西辽，那时安享太平，年少夫妻却有无穷之乐，岂不是风花雪月俱在后来。”

不表公主快心，且说元帅转出外堂，坐下沉吟，不觉听得更敲三敲。追思前日说：“本帅公主两人正是不意良缘，算来倒是圣母为媒，本帅却也勉强成亲。岂知公主一心并无异念，待我义重如山，只为君亲事大，岂可留恋欢娱而为不忠不孝。算是本帅骗他逃走，原乃理亏，负他一片真情。如今急难，前去相求，又得他不辞劳苦，提兵到此，解了重围。算他一心为着本帅，但得番王投顺，相携公主回归本朝，拜见萱亲，看看双生儿子，一家完叙，子母团圆，然后同返山西，侍奉娘亲过日。”思前想后，心中却也十分快意。想罢，不觉连宵五鼓。

却说天明，狄元帅备下文书一角，打发飞山虎前往黄花关投递。此日黄花关主将早已闻飞报单单国赛花公主兴兵前来帮助狄青，大破重围，杀却扳天将，蓝成虎、毕定龙二将阵亡，数十万围城兵俱已扫尽。意欲出敌，想来星星罗海如此本领，我国众英雄俱已丧尽。是日一见文书到来，只得应诺归投，有烦刘将军领旨回去达复元帅。此时飞山虎回关，细细禀明，元帅大喜。

是日再表碧霞关主将段威闻报，想来出关对敌，奈何自家本事平常，意欲献关投降，犹恐被合邦人唾骂，事在两难。只得吩咐众兵小心保守，正要写本奏知狼主，狄元帅的文书已到了。段威想来：“前关已经投降了，这单单国兴兵来助他，杀得我邦雄兵猛将一齐瓦解冰消。倘或一日打破此关，我狼主蔽障只有此城，如若碧霞关一失，和平城就难保守了，我狼主安身何处？算来不若投降，献出此关，待等宋兵退了，有何不妙？但不知狼主意下如何，众臣怎生商议。”

此时开关，接进刘庆，分宾主坐下。段威开言说：“刘将军，你元帅天兵到此，小将早欲献关投顺，犹恐合邦人笑骂不忠。如今元帅行文切谕谆谆，仰见仁慈大德，小将明日写本进朝，奏知狼主便了。但思狼主见此光景，料想不降而自降了。有烦刘将军上达元帅，暂且养军，停屯半月，待狼主定了主见，自然送上降书，献出珍珠旗，好待元帅班师归国，下邦再不敢侵犯。如若不遵切谕，元帅另行征讨，未为迟晚。”刘将军听罢，笑道：“段将军之言有理，待俺回关，上复元帅便了。”即忙起身告别，段威送出关外。此时刘庆回关禀知，元帅听了说道：“番王倘若不归投，是大愚了。且自停兵半月，看他如何罢。”

此时正是闲暇无事，焦廷贵、孟定国二人对元帅说起：“三关孙秀不肯开关放我们回去汴梁求救，反要杀小将二人，这样欺君误国奸臣，饶他不得。如今元帅班师回国，须要奏知圣上，把这奸臣正了国法，凌迟碎剐，方消我们之恨。”元帅听了，摇头说道：“做不来的，本帅有滔天大罪未消，况且这孙秀与庞洪通同一党，靠着庞妃势力，奏之徒然无益，除他不得，饶得权时让他便罢了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元帅，你说那里话来，他靠着庞妃势力，元帅你有太后娘娘出头，为

何怕起他来？”元帅喝道：“胡说，难道本帅怕他？只叫大人莫认小人之过，日后有了大关犯，然后与他算账罢了。”孟定国说：“元帅你既容了他，难道末将倒有容他不得之理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元帅，我们既饶恕了这奸臣，是造化他了。孙秀我的儿啊，日后不要犯出大关节来才好。”按下不提元帅二将之言。

再说西辽国王驾下文武大小官员连日闻报，君臣慌乱，朝中商议，只是不决。狼主全然无甚计较，长叹一声说：“苍天啊，狄青危困在白鹤关，无人救解，只有三天五日，就要收拾五虎将。岂知单单国八宝贱人为救丈夫，帮助着大宋，杀却三员大将，伤了数十万兵。又闻黄花关已降，倘被他打破碧霞关，孤家这座内城难以保守。今日降旨众臣酌议退敌，一连三日，只是不决，如何是好？只得退兵而去。”不知如何定计退得宋朝五虎大兵，正是：

贪心到底终无利，轻敌须知屡败兵。

第三十三回

飞龙定计报夫仇 黑利阴魂现妻眼

诗曰：

公主飞龙节烈全，为夫被杀把躯捐。

风霜历尽投中国，不惜辛劳只报冤。

话说西辽国王商议退敌，不能决断，朝罢回宫。此时飞龙公主已得知大宋将兵利害，兵临城下，满朝文武不能退敌。他常常怀恨着狄青杀害了她丈夫，结下此冤，立心图报。见过父王，说道：“丈夫之冤，兄弟之仇，若不图报，枉为世人。”狼主说：“女儿啊，你还在此说什么呆话，退了敌兵，乃为要紧，因何反说要报起仇来。”公主说：“父王不依得女儿之言，兵也退了，仇也报了，宋室江山何愁不取。”狼主听罢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女儿啊，依你之言，却也如何？”

公主说：“父王只许女儿混进中原，如此如此下手，杀了狄青，此时八宝贱婢一定回归单国，再不帮助大宋，父王然后前往各国，调遣雄兵猛将。宋朝没了狄青，那时占取中原，何难之有！”狼主闻言说道：“女儿却也有此机谋，为父且依计而行。你是女流之辈，焉能到得中原，为父母岂不挂心？”公主说：“父王弗忧，女儿虽赴汤蹈火，也要混到中原。如若到得中原，伤害了狄青，如探囊取物。”狼主说道：“倘若泄漏机谋，如何是好？”公主说：“父王啊，女儿此去见机而行，决无妨碍。”此时番后闻他父女之言，已早含着一包珠泪，说：“女儿啊，你驸马与哥哥既已为国捐躯，焉能再活？你乃一轻年弱女，岂可妄想到得中原，行此险事？万一谋事不成，反遭其害。我劝女儿不要前往。”公主说：“母后啊，你不必伤怀挂念，女儿随着投降献旗时候，混进他队伍中，必要行刺了这狄青，倘若强办不来，女儿悄悄逃回，见机行事，女儿必要报了此仇的。”番后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须要小心。若下不得手，须要早早奔回才好。”公主应诺。

狼主即日传旨首相度罗空，说知其事。连日造成一面假珍珠旗，与真的大小无异，款式一般。是日公主穿过一套衣，像着中原小将的样。狼主又备下降表、金珠彩绸四大官箱，又封好珍珠旗。此时公主扮作中原军士，拜别父王母后，番王番后再三叮嘱：“诸事须要小心，事若不能成，须要速速回归。”公主连声应诺。又拜别三位哥哥，出宫随了丞相度罗空而去。

此书单表度罗空领旨拜别狼主，带了众从人，坐着一匹高头马，后边番卒车着箱四个，是珠宝彩绸，中央藏了一面珍珠旗，五色绢绦包裹，出了和平城向前而去。行程数日，已有碧霞关段威闻报，立刻开关迎进帅堂，看茗已毕，段将军叫声：“丞相，今日天色已晚，且在关中权宿一宵，待来天小将先往宋营，说知其事，然后丞相面见宋将便了。”度罗空说：“段将军言之有理。”是夜排上酒宴相待，预备铺毡安歇，不必多谈。

再说飞龙公主这件事情攸关秘密，内里除却狼主番后弟兄，外边只有度罗空知道，若然一泄漏消息，所害非轻，所以不同丞相齐走。一出城后分为两路，饥饿只把干粮用些，到了天

晚，打从一路是私途，到黄花关空野之处，权为歇息。咬牙切齿恨着狄青，想来因他杀害我丈夫，暗暗心中苦楚。低声叫声：“驸马啊，哀家与你成亲三载，彼此和谐。只恨狄青提兵到来征伐，杀了别将也罢了，又将驸马伤害。此仇此恨，哀家怎肯罢手干休？今日须赴滚水烈火，也要随到伤了狄青。驸马啊，你的阴魂可随妾身，去助你伸冤。”长叹一声：“咳，苍天啊，我若与丈夫报了此仇，须死在九泉，也瞑目无怨了。”若讲到外国之人分透五伦，大义却少，颇重人伦之礼居多。如今单有飞龙公主与丈夫异常恩爱，情义非凡。自从丈夫被杀，一心立着报仇之念。他说若杀了狄青，报了此仇，即死九泉也是瞑目无怨。想来他的节烈不独边夷外国少有，就是中国上邦不多。

此夜公主一念不忘丈夫，黑利阴魂不息，为公主悲哀所感。此时正在三更时候，公主悲伤之际，有鬼魂叫一声：“我公主贤妻，休得伤怀，你果要报仇，我当助你一臂之力，你当放心前往。”只闻声音，并不见面。公主惨切叫一声：“驸马啊！”叫得一声，一阵狂风，鬼魂已是无影无踪，不见答应。公主伤心不已。又听得漏下四鼓，歇一会，东方升起一轮红日。天明就在白鹤关附近空间之处，悄悄埋伏，随机应变，混进中原，要报丈夫之仇，后文交代。

却说度罗空早已打发段威通知宋将，丞相然后带齐献降之礼自往。八个番军扛了四只官箱，两人抬了一扇珍珠旗，一路到了宋营。古言：官有尊卑，役无大小。番君与宋帝有君臣之别，上邦下国，臣子总是一般。所以狄元帅敬他是辽邦一个宰相，此时整顿衣冠，带领众将出营迎接，进营中坐下，施礼毕，小军献奉茶一盏。

此时度罗空开言说：“元帅，从前我邦狼主却无主见，妄想中原，轻动干戈，始有杨元帅镇守三关，雄才大略，我国兴兵阵阵败亡。以后又有元帅帮扶，赞天王等俱已丧灭，将亡兵败。狼主料想不能成事，所以常常悔恨，痛改前非。岂知上邦万岁，不轻饶恕，今日遣差元帅职掌兵权，差来征伐。既然知道大兵临境，狼主早欲归降。岂知众将自恃英雄，不知进退，又来抗拒天兵。是至损兵折将，至今朝势急，然后甘心投顺，恳切求和。如今呈上降书，珍珠旗一扇，乃下邦传国之宝，并有本国仪程珠宝一并四箱贡献。遵旨从命，永不侵犯，望祈元帅仁慈大量，恕却前非，广施恩泽，允诺投顺，则本国君臣沾恩，如同雨露了。”

狄元帅听罢笑道：“丞相，此事皆因你狼主贪心妄想，害却许多生灵，下国侵犯上邦，应该问罪，屡动刀兵，罪行深重，扫平你国，不足为过。”度罗空说：“总因狼主万万之差，望祈元帅宽恕前非，好生之德，元帅莫大之功。自今以后，永远拱伏，再无别念了。”元帅说：“既然狼主恳降，丞相求和，本帅若然不允，觉得执一之见。自今之后，如再动干戈，天兵一到，玉石俱焚。”丞相说：“元帅之言有理。”

此时元帅传令，把四大官箱打开，尽是金珠绸缎，众将人人来看这珍珠旗，又细细点明珍宝，又加上元帅的封皮，又将降书降表览看毕。此时这珍珠旗乃西辽镇国之宝，莫说中原人不会见过，就是西辽国收藏库内，本国众臣也不会见过。此时元帅众人哪里认得真假，然而又想不到他用假的哄骗。看点毕，叫声：“丞相，今日本帅既准投降，前取各处关地，仍归贵国经营照旧，各分疆界。但是本帅伤去兵数万，约计降兵五万，本帅要带归中原去了。”度罗空说：“元帅高见不差。”元帅又说：“丞相，下官如今择日班师了。”度罗空说：“元帅班师回去之日，少不得小国君臣要来送别。”元帅说：“丞相亦要送别，这不消劳驾狼主了。”

此时度罗空抽身别过众位英雄，领了从人归到和平城，将情由细细奏知狼主。狼主说：“丞相，公主此事机密交关，假旗之事甚大，切勿泄露风声。”度罗空说：“微臣晓得。”狼主驾退回宫，独有番娘娘一心忧虑女儿，说他立志要去中原为刺客，想他一女流，此去到底吉凶祸福

难分。不提番后怀忧，且说狄元帅择日班师，说知公主。公主当下叫声：“驸马，你班师回国，今日妾身也要回归本国去了。”元帅听了公主之言，不觉呆了，说道：“下官一心算定班师，要同公主同归中原，拜见母亲，为何公主说要回归你国，望公主依着下官，同回中国，意下如何？”正是：

恩义夫妻何忍别，孝贤烈女却难留。

第三十四回

归单单夫妻分别 降辽国宋将班师

诗曰：

夫妻一会复离分，一念君时一念亲。

从此何天重聚首，他年旌诏得成群。

再说公主闻丈夫班师要带同他回转中原之说，便说：“驸马啊，妾若与你到中原，一来父王母后难以割舍，二来圣上须知招亲之事，你却不曾奏明，未曾有旨宣诏。况且又防西辽怀恨于我邦，趁妾不在，兴兵杀到，虽然不惧怕于他，总有刀兵之患，父王岂不归罪于妾身？若然驸马有心记念从前夫妇之情，回朝奏知天子，此时受了诰封，有旨宣诏，然后转到中原，夫妇团圆，自然有日。”此时公主说话之际，早已含着一包珠泪。

狄元帅虽是一员虎将，烈性英雄，只因公主是个义重多情之女，说到今日分离伤心之话，也竟伤怀，说：“公主，你这等说来，下官又不好勉强于你，但今朝分别，却也放心不下，如何是好？”公主说：“驸马你今班师回国，公务已完，若有心记念于妾，奏知天子，有旨旌诏到来，此乃光明正大，未为不可。既有姻缘宿愿，为何我夫妻两人远生南北万里程途？驸马啊，今日虽暂分离，不知会在何天。既然与你夫妻，谁知妾的心肠。”说罢纷纷泪落。元帅看见公主伤心，好生不忍，说道：“公主万勿伤心，既然你一心回归本国，暂且分离，待下官回朝，国务一完，即奏知圣上，降旨前来迎接于你，团圆之期不远，公主何必伤怀。望你依着下官之言，回去万勿愁烦才好。”公主说：“谨依驸马吩咐。”此时元帅择日班师，公主先要告别登程。

是日元帅传令摆下宴席饯行，夫妻对酌之间，元帅说：“公主啊，你今别我归本国，上达尊公母后，代说下官不是无情之汉，只因国务羁身。幸得如今平伏西辽，少不得日后再到请安。”公主含悲说：“驸马啊，总是相逢未卜在于何时。”狄元帅再三安慰了多少话：“公主你且免愁烦，请用酒啊。”话说此时夫妇分别，说不尽许多言语，并又叮咛嘱咐好生抚育二子。这些男女兵丁多有犒劳。宴毕，公主吩咐男女队伍分开，上了赛麒麟，相辞过丈夫，出关而去。元帅与众将殷勤相送已有十里之遥方住。公主说：“驸马与众位将军何必远送，请回便了。”元帅公主此时只得马上揖别，含泪分离，男女兵向东北而去。元帅在马上遥望，不见旗幡影映，只得转回。狄元帅并非恋他的颜色喜欢，只因公主情真意重，不辞千里之劳来解了重围，今日一时别去，元帅也觉不忍分离，此时只得回关。

过了三天，已是上吉日期，传令众将拔寨起行。安排队伍，五色旗幡，三声炮响，三军起程。辽国君臣闻知，频来相送。狄元帅辞别过狼主与众辽官，不必细述。所取关城仍归西辽管辖。此时宋将兵一路威威武武，奏凯而还，登山涉水，非止一日程途。所过地头，毫不侵扰，百姓安居，按下慢表。

却说三关孙秀自从前日闻狄元帅兵困白鹤关，赶逐焦孟，不许他出关求救，时时想起心欢，只望他众将早日尽丧西辽，才得安心。忽一日接得边报，方知单单国八宝公主兴兵前往，大破西辽，解了重围。孙秀一闻此报，吃惊不小，说：“不好了，本官只道狄青危困孤关，救兵不至，必然一班狗党尽丧西辽。岂知又被八宝贱人救了，但愿西辽还有雄兵猛将，连八宝这贱人一齐结果，死在番邦便好了。本官前日已经动了一本，劾奏他按兵不动，通了西辽，要先把他母命伤了。”若说孙秀前时果动了此本，只因嘉祐王是个明哲之君，因思：“前者张瑞还朝复旨陈奏明，并有狄青本章附呈朕览，足见他忠心为国，怎肯退后不举，投降了单单，又去投顺西辽。天下没有这等人，莫非孙秀谎奏了，且有了实据，再行定夺。”就把这道本章隐藏不发，按下慢表。

且说狄太君虽然在天牢囚禁，已有狄太后娘娘关照，又是平西元戎之母，那狱官司事怎敢轻慢。所以日中用四个老姬相伴，食用日给比家中也差不远。此时狄太后终朝想念：“侄儿原不该走差国度招亲，又亏得当今仁慈，恩赦了他，仍命平西。如今一载有余，但不知何日班师，消了前罪。那时方得母子重逢，就是吃碗清汤过日，也为安逸。”不提狄太后之想。

再言三关孙秀那日正在关中闲坐，忽闻报道：“启上孙老爷，今有狄元帅征伏西辽，国王献出珍珠旗，如今奏凯班师，只得百里之遥，特来报知。”孙秀说：“有这等事，再去打听。”说：“不好了，本官只道西辽国兵将凶狠，重围虽解，料想狄青不得回朝。岂知西辽国真乃没有英雄，投降了，献出珍珠旗，如今又得回朝，焉能摆布得来他来？咳，总是天不从人愿，岳父徒然用计了。但是本官前日已经上本，说奏他按兵不动，私通西辽，如今一班狗党又得胜还朝，下官已有谎奏欺君之罪，如何是好！如今反弄了自身，也罢，不若修书一封，差人进京，送上岳丈，待我安排妥当便了。”是日即修书一封，着得力家人孙可带了盘费，星夜赶进汴京去了，慢表。且说范仲淹叫声：“杨老将军，那孙秀一心要害这狄元帅，岂知又被他征伏西辽，收得珍珠旗回来，此番又是逢凶化吉了。”杨青说：“正所谓‘任君百计图谋巧，自有皇天作主张。’但这奸臣如鬼如，今又打发家人去做什么勾当，我也知了他报知庞洪，必然又要商量什么鬼计，看他怎生告得这英雄将士。”不提杨范之言。

到了次日，牛修忽报元帅大兵离关三十里，停一会，又报道元帅离关不远，孙秀只得勉强开关，传请范仲淹、杨青一同出关迎接。只见大兵一齐已到关下，杨将军说：“我们只道元帅兵危白鹤关，没有救兵，不得还朝。不想被他征伏西辽，取得珍珠旗，班师回朝，此乃天不欲绝这小英雄也。”范爷说：“皇天庇佑英雄也，是当今天子洪福，只差得孙大人心中不快。”孙兵部说：“噯，你们那里话来，他征伏西辽，下官有何不悦？你听号炮之声，元帅到了，我们出关迎接便了。”此时孙兵部与二位忠贤走出关外。

此时狄元帅到了，传令安营。有孙兵部见了，免不得叫一声：“狄大人，如今班师回朝，贺喜了！”杨范二人也说：“元帅请下马进关。”狄元帅说：“下官身负欺君重罪，不知圣上罪赦如何。何劳三位大人远迎，罪将狄青何以克当。”三人说：“元帅那里话来，如今成此大功，罪故已消，圣上还要旌奖了。”元帅说：“焉有此望。”连忙下马，一同进关。

有焦廷贵把孙秀一看，怒目圆睁，高声说道：“我们元帅真乃英雄，没有救兵，何为希罕。今日大破西辽回来，那个奸臣误国贼敢来杀我焦廷贵？”元帅大喝道：“匹夫休得多讲！”此时三人帅堂上各各见礼，依次而坐。孙兵部开言说：“闻得元帅不伐西辽，先在单单国招亲，下官失于贺喜，大人休得见怪。”元帅说：“孙大人言重了，下官奉王命征伐西辽，在火叉岗走差去路，左边东北是单单，右边西北是西辽，走差单单国，招下大祸，险些逃不出罗网。”孙秀说：

“招亲乃是喜事，怎说是招祸？”范爷忍耐不住，说：“孙大人，今日元帅班师，只说目下言谈罢，为何只把痛心话来伤刺？”杨将军说：“孙大人为人没有喜事；难过日子，若不招祸，倒不是个责任。英雄喜又要来，祸又要到，方是历尽艰苦的丈夫。且待元帅征伐之由，细细说与我们知道。”此时天色已晚，排上酒宴，三人揖让就席，众将开宴，厚犒得胜众军。正是：

莫道奸谋多误国，岂知天眼眷英雄。

第三十五回

到三关忠佞谈言 回本国宋帅复旨

诗曰：

五虎班师到本邦，忠奸叙会不相当。

图谋不遂心中愿，恨杀胸中暗毒肠。

当下狄元帅酒吃至半酣之际，就将误走国度，错杀番将被擒，勉强成亲一月，逃走直至西辽，兵困白鹤关，请得八宝公主到来大破重围，一一说知。范爷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亏了公主前来救解，不然兵危白鹤关，焉有还朝之日！”杨将军说：“此乃我主洪福齐天，所以得公主提兵救了众将兵，不失此保国英雄。”狄元帅说：“若非公主前来，下官一定战死沙场，捐躯报国，岂肯贪生畏死，负却圣上洪恩。今朝岂望圣上旌奖，若蒙赦却重罪，放出天牢母亲，就回退家乡，淡薄自处，母子觉得安乐逍遥，不为官也罢，免得担惊受苦，母子不安。”孙兵部接言说：“元帅，你立此重大功劳，莫说消了前罪，一定当今还要加官倍宠，封赠母子团圆，旌赐夫妻完叙，真是有兴！满朝文武，谁能可及。功遮宇宙，名著千秋。倘下官有甚差迟，全仗大人周旋些。”元帅说：“孙大人，你赤胆忠肝匡扶社稷，有何差处？纵有差迟，自有国丈大人庇益，下官在这些奸臣术中，岂敢动作！”

当下范仲淹、杨青四眼相看，想狄青今番不比前时了，侃侃铁言。又看孙秀一张铁面青青，暗想元帅冲撞之言，奸臣岂不怀恨在心？罢了！且做个好人作收科便了。说：“两位大人多是王家国戚，均为一殿之臣，总赤心为国，鼎力乾坤，便是主上洪福，莫说同朝一殿之臣，就是庶民家邻里，也有相济的。济困扶危，君子之道，见死不救，枉作世人。”此时元帅不答，孙秀也变色不言，停一会，又说：“狄大人，公主既到西辽，因何不带进中原，一同见驾，听他独自回归本国，这是差了。”

元帅说：“孙大人，他是外邦之女，不奉圣上旨诏，带进中原，此非礼也。”孙秀说道：“他的功劳浩大，况是元帅夫人，就是同进中原来见圣驾，有何妨碍？”元帅笑道：“孙大人，你却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下官紧踏坚牢地，须防足下浮。圣上虽然也不罪下官，还防国丈不肯宽饶，所以打发他回归单单去了，免得飞蛾扑火，自烧其身。”孙秀说：“好好言谈，大人因何说道国丈来，下官甚是不解，乞道其详。”元帅说：“下官也是不解，不知国丈为着什么缘故怪着于我，故平日无仇，往日无怨，与下官做尽对头。仰赖上苍庇佑，深沾洪恩，倘得宽饶前罪，今日伏得西辽，必要辞驾，乞求归乡，养全了性命，国丈又得安心，有何不妙？”孙秀听了，冷笑说：“大人，国丈何曾与你做对，休得枉屈了他。”

有范爷接言道：“庞太师乃当今国丈，元帅不去趋奉他，自然怪着与你。”杨将军说：“元帅，只要你一心正直无私，万事听凭皇天作主，纵然国丈深怪于你，做个对头，且由他罢。孙大

人你道这句话差也不差？”孙秀此时见三人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气得满脸通红。范仲淹想道：“这奸臣说不过了，若再讲时，仇恨越结深了。”便开言笑道：“吃酒不谈仇怨事，列位大人，且请酒罢。”当晚平西六将、大小三军，各各畅怀吃酒，连飞龙公主也在内，是夜不表。

又说狄元帅一平西辽，应该拜本报捷，只因又怕三关阻隔，所以不曾有本进京。如今到了三关，即备下本章一道，打发孟定国回朝报捷去。是夜在关中歇息一宵，次日孙兵部说道：“狄大人，既然珍珠旗是西辽镇国之宝，但不知款式如何，怎生宝贝，何不拿出众人一观，看看此宝？”狄元帅一想，若不拿出观看，只道本帅有甚作弊。就命左右取出此旗，元帅揭去封皮，打开包裹，众人一看，但见宝旗不甚大的，周围结方二尺余，中央结成丹凤，四角五彩云霞，正面八八六十四颗衬珠，每四角一颗顶大宝珠，中央也是一颗，四围乌绒滚边。看来款式不过如此，到底不知有何妙处在内。若是真的，款式模样大小也是此样。只有五颗大珠不是真宝，反面淡红血点，处处破漏。众人那里识得此宝，辨得出真假，少不得赞扬几句。看毕，仍收回箱囊中，贴回封皮。孙秀说声：“大人，此旗乃是西辽镇国之宝，被你取了他的，只恐西辽王深怪于你。”狄元帅说道：“这也是国丈的美情，保举下官奉旨不得不然耳。”

是日用过夜膳，元帅传令众将众兵拔寨起程。三人说：“狄大人，再请少留，且养军马休息二三天也何妨。”元帅说：“王命在身，不得久留关外。”早有四虎、孟、焦六将依旧摆开队伍，伺候元帅起马。此时元帅盔甲上马，气宇昂昂，辞别孙、范、杨三人。忽听得号炮三声，三军旗幡招展，队伍分明，两军扛抬四箱珠宝，另抬一箱是珍珠旗，大兵出关而去。有范爷、杨将军满心欢悦，笑道：“难得当今圣上洪福，所以出此五虎英雄，护佐大宋江山，如泰山安稳。”二人欣然喜色，孙秀闷闷不乐，也不敢做声，只得一同回进关中不表。

再说庞国丈前时得接孙秀来书，说他兵危白鹤关，心中大喜，说：“这小狗才平时靠了姑娘的势力，不看老夫在眼内，争夺功劳，与吾作对。老夫要摆布于你，有何为难，只须用些小技。如今兵困边关，没有救兵解围，眼见你不得还朝，非惟不得还朝，尸骸也要丢下沙场地。任你有通天的本事、盖世英雄，立尽多少功劳，不免做无头之鬼。狄青一死，刘、张、石、李、孟、焦一班小狗头休想活命，一同丧在西辽，才显我国丈手段高强。”此后来有两月余，有家将后上太师爷：“今有三关孙老爷打发孙可到来，求见国丈。”说：“着他进来。”庞洪想道：“不知贤婿什么事情，打发孙可到来。是了，莫非狄青身丧西辽，先来报与老夫知道。”

不觉孙可到来，叩过头。太师说：“道途辛苦，不必行礼。你家老爷近日好么？”孙可说：“家老爷近日甚安，今有书来与太师爷观看。”庞洪接过说：“你且往外厢用酒罢。”孙可谢去了。国丈将书拆开，从头一看，觉得呆了一会，说：“不好了，原来狄青又被单单国救兵大破重围，反被他征伏西辽，可笑番王真乃没用，竟将镇国之宝献出，畏惧了一班小狗头。前日贤婿有本进京，只说狄青投降西辽，圣上藏了此本不发。如今这小畜生又班师，贤婿理亏，写书来托老夫于中补益，叫我如何遮盖得来？罢，且待狄青到了，然后见景生情便了。”从此庞洪烦闷不过，又难再计算。

单表狄元帅先差孟定国先进京奏捷。是日到京，将本投递相府，庞洪一接本，大惊说：“孟定国乃天波府内人，这本章谅情阻捺不得，待明朝奏闻圣上，再作道理。”再说孟将军投本后，转来到无佞府禀明余太君，说平西得胜还朝。太君大悦，一班寡妇欣然说：“难得小将狄青英雄，不中庞贼奸计，今又得胜还朝，庞贼啊，枉你用尽千般巧计，自有皇天庇佑这英雄。”余太君又来吩咐孟定国：“在此府中安歇几天，等候元帅罢。路上辛劳，往外用些酒饭。”孟将军称谢，又往南清宫通报喜信，狄太后路花王母子好不开怀。随后又到天牢禀知太太，报知九王、

八侯、崔爷等，各忠贤俱已得知，多道：此番足气杀庞贼了。前者孙秀这狗党有本奏他投降西辽，亏得主上英明，留下此本不发。如今一班小将奏凯还朝，看圣上把孙秀怎样主张罢。有净山王呼延赞笑道：“孙秀奸贼乃是御连襟，有这老奸贼，岂不能遮庇。这假本圣上必不究的，还恐庞奸贼有别的算计狄青。”八王九王说：“呼延兄，狄青今有莫大之功，料想如今害不成了。”正是：

忠良小将人人爱，反妒奸臣个个嫌。

第三十六回

杨宗保显圣逐冤魂 狄元帅班师参圣主

诗曰：

丹心报国杨元帅，辅宋驱邪不泯忠。

逐散冤魂归地府，英雄小将弗成凶。

慢说众位大臣之言欢悦狄元帅班师之事，再说西辽国飞龙公主立志代夫报仇，随到中原为刺客，在度罗空进旗分路之日，已经混入宋军中。只因数万宋军多是投降辽兵，多了一人那里认得出。因何前时不早早表明，只是一口难分两处话，一言难表两回书。

此时飞龙公主随着宋兵混进三关，已是放心大胆了。只因元帅一路到汴京见驾，只得当早数日已卸脱身了。几万人马少却一人，也难查确，只是单身逃走，独自凄凉。立志与夫报仇雪恨，日间向走京城路，夜宿荒郊泪暗流。这番女要报夫仇，抛下玉叶金枝贵品，历尽万里跋涉之劳，远逃外国，抛离父母，真乃节烈堪称。所以黑利死后，因他怨气所感，阴灵不息，现形亲自叫他前往，代为报仇。只是这黑利在生之时虽然威武，岂知死后做了鬼魂，威风显不出来。况且三关乃是重地，本国山神岂容外国鬼魂出入。并有杨元帅之忠魂阻挡住三关，那番将的阴魂难以进关，只得退归旧路去了。

若讲到杨元帅的忠魂既将黑利冤魂赶逐，何不连飞龙公主一并收除？只因杨元帅做了神道，故知飞龙、狄青生死相关，自有定数，不必除他，由他进关而去。此时公主一路伤心不止，只因身穿军士衣裳，恐人盘诘，又到近地衣裳铺买了一套民间便服，寻一个空野之处，周身改换而行。此部书说了多少飞龙要报仇的话，到底如何收科，看官不用心急，下文自有交代实事，后话休提。

却说五虎大兵一路登山涉水进京，是日汴京城厢内外早已知道狄元帅得胜还朝，这些百姓家家户户俱是挂彩焚香，张灯燃烛，敬重有功之臣。满朝文武俱出城，在十里长亭之外接候。此时狄元帅到了，吩咐众将把人马安扎营盘，滚鞍下马，说声：“列位大人，罪将狄青何德何能，感蒙各位如此举抬，使我置身何地。”有说狄大人，有说狄元帅，如今平西有功，我们理当迎接。元帅连声说：“不敢。”有潞花王叫声：“表弟啊，孤家奉母后之命，要你同归府内去叙叙离情，来日见驾罢。”狄元帅说：“千岁，这也使不得。若然先到了南清宫拜见姑娘，犹恐涉私弊，被人谈论不美。不若来朝见过圣上，把误走国度，征伐西辽，一一奏明。倘得圣上开一线之恩，赦了前罪，然后即来谒见老尊年。今宵权宿华亭驿，烦千岁回府代为禀达。”这几位王爷大臣同声赞道：“果然有知识的一位真性无私英雄，可敬可敬！既然如此，就在华亭驿内权宿一宵，待来日候着圣宣便了。”

此时同进华亭驿内，众将早已安排众兵华亭外屯扎。潞花王早已吩咐预备酒宴，众三军

多有犒赏，众王爷与元帅依次而坐就席，六将乐饮交酬，宴毕，已近黄昏时候。元帅吩咐焦廷贵，速往国丈府中，稟请奏明圣上本帅班师。潞花王说：“表弟，你班师回朝，待孤家与你奏知圣上，这里何用庞洪？”狄元帅笑道：“千岁，国丈屡屡怪着我狄青，不知是何缘故。如今要他陈呈奏班师，却也何妨。”众王侯笑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”此时众大臣别过元帅，抽身告别回衙，元帅殷勤相送不表。

且说焦廷贵到了相府外下了马，高声说：“奸臣门上何人？”有把门的喝道：“你是何人，敢在这里大呼小叫？”焦廷贵哈哈冷笑道：“你老子乃焦廷贵，随狄元帅征伐西辽，如今班师回朝，各大臣出城十分恭敬。想你这老奸臣庞洪妄自尊大，不来相见。”把门家将喝道：“胡说，我家相爷乃当今万岁的国丈，只有人奉承他，从不肯奉承别人的。”焦廷贵大喝道：“放你狗屁，俺家元帅乃是太后娘娘侄儿，比你家这个奸臣的势头大得多哩。你若不去通报，待你老子打进去罢。”门官听罢，不得已连忙进内禀知太师。太师令传见。

此时这焦廷贵进至府堂，见了庞洪，挺起胸膛，也不行个见礼。圆睁环眼，看庞洪高声说：“你是国丈么？”庞洪喝道：“匹夫，你是焦廷贵么？”焦廷贵道：“那人不知我的大名？你问我怎样讲的。”庞洪大喝道：“你乃一个小小的武夫，见了老夫一品当朝的，焉敢这般模样？”焦廷贵听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我虽乃是小小武夫，跟随元帅立的功劳甚大。你虽是一品当朝，只好坐食了皇帝老子的俸禄，用计去谋害人的性命，这是你的本领了。你与国家办什么事，你且说来。”庞洪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见老夫害了什么人？满口胡言，这等放肆。”焦廷贵听了，冷笑道：“老庞啊，我家元帅原与你无仇，因何你几次把他谋害？幸喜他运好命好，如今害不得，反立下大大的功劳。今日征伐番王，取了珍珠旗回来，元帅差我前来说与你知道，来日可奏知圣上。不可又设奸计来算账元帅，俺焦将军去也。”摆开大步跑出外堂，上马加鞭而去。

此刻庞洪见焦廷贵如此言语冲撞，气得他怒上加怒，一来怀恨狄青得胜还朝，如今又遇焦廷贵激恼一番，好不气闷。便说：“焦廷贵你这狗党，今日老夫受了你的鸟气，少不得也在老夫手内。如今狄青既到了，且待来日奏知圣上，慢慢打算便了。”又说：“狄青啊，我却也不想要你残生，屡屡害不成，老夫办过多少大事情，到这个小小狄青害他不成，正是枉为人也。”此时国丈越想越恼，只是恼不出来。

再说次日五更三点，各官聚集朝房内，天子尚未升座，众官闲谈一会，忽听得景阳钟声响亮，龙凤鼓次第而鸣，扬鞭三响，香霏氤氲，珠灯引道，天子登了龙座。有这九王八侯、文臣武将、公侯伯子挨次而朝，山呼已毕，文武分班列行。临殿官传万岁旨意说：“圣上有旨，各官有事出班启奏，无事卷帘退班。”忽左班内闪出国丈，说：“臣有事启奏。”俯伏金阶说：“臣前者保举狄青征伐西辽，如今得胜还朝，特此奏闻候旨。”此时众王侯暗说道：“这好刁奏，说‘保举’二字，又要逞功了。”当下万岁降旨：“既是狄青班师还朝，即要宣来见朕。”

停一会，狄青到殿上，俯伏金阶说：“臣狄青见驾，愿吾王圣寿无疆。”圣上说：“卿家平身。寡人命你征伐西辽，为何不遵旨命，投降了单单国外招亲，贪欢误国？卿罪难逃。既在单单招亲，如何又去征伐西辽，如今且把前事细细说与朕知。”狄青说：“圣上啊，臣沐天高地厚君恩，岂不图丹心报效？前日稟遵王命往征西辽，只为火叉岗上分为两路，走差单单。一到他邦，守关武将怪臣无事兴兵侵犯，一时忿怒，杀斗起来，占关斩将，后来方知错走路途。臣以后自知理亏，再三以理讲和休息，岂知彼等不从，致有刀兵之患。臣到关前求和，他邦众将必要战杀，此乃欺臣，欺臣即欺陛下。是时请旨已不及，只得与彼国交锋抵力，先平单单，后征西辽，阵阵交兵得胜。后来是番女赛花，英雄无敌，倘若力战，臣也不惧。奈他是庐山圣母之徒，法力甚

高，把臣与众将一并拿去。番王苦苦劝臣投降，臣抵死不从，番王将臣等一并押去斩首。忽有圣母到来，说知番王，说臣与赛花有宿世姻缘。陛下啊，臣思自祖父以来，忠良自许。至臣身受国恩，未曾报答，岂可背旨招亲，以犯国典。奈何身被拘囚，倘若不从，要吃一刀之苦。非臣惜此微躯，既承王命征西，若然一死，岂不有误军情一事。只得勉强成亲，一月逃走，复回火叉岗，路遇钦差，臣已附表一道，谅必陛下龙目看明，乞体谅微臣本心。后来臣一到西辽，旗开得胜，藉陛下天威。只道番王即日可以投降，岂知又差来星星罗海，雄兵数十万，此时兵困白鹤关，此日焉有救兵，势已急了，只得差人前往单单国，请得八宝女到来帮助，方能打破重围，众将兵方解此危。后来番王见雄兵猛将一并消尽，只是哀求，愿献出珍珠旗，已有投表降书，金珠绸锦四箱，恳准投降，自愿年年贡献，岁岁称臣。此时臣非敢自专，妄允请降，只因奉前往之先，已蒙圣谕，但得番王顺命，则准他投降。故臣今日收兵还朝，赛花在西辽已回归单单。微臣重罪不赦罢了，但放出天牢母亲，感戴天恩不尽矣。”正是：

奏主当年平虏事，原因今日谒天颜。

第三十七回

奏诉前因明君剖断 叙谈远别狄后宣亲

诗曰：

高年狄母下天牢，只为奸谋计害图。

今日方能离禁难，苍天不负寡孀孤。

再说狄元帅当金殿陈奏明上年奉旨平西，走差国度，单单招亲缘由，一一奏知。当下嘉祐王听罢一想，从前孙秀陈奏这狄青投降西辽，实是假的，如今不必提了。此时即降旨要将贡献之物一齐呈来，与寡人观看。狄爷听了，连忙步出午朝门，此刻令军士将四箱贡礼、一柄珍珠旗，扛进金銮殿上，一一打开，万岁看毕，然后又将珍珠旗拆去包裹，君臣一同共目。这柄旗没有一人见过，君臣众人焉能辨得出真假，无非众臣赞个好字。君臣览毕，圣上传旨内侍，一并收归库内。狄元帅又将降表册籍一并呈上龙案，万岁看过降书，又看册子上是原领人马若干，损去若干，收降番兵多少，用去粮饷多少，尚剩若干，并将众人功劳簿开载明白。御览已完，传旨说：“狄青原有重罪，兹今姑念跋涉一番之劳，如今有功不计，有罪已消，另日有功，再加升爵。收降人马，兵部收回。余粮户部收回。”万岁又传旨：往天牢放出狄元帅之母，元帅正要上前谢恩，早有国丈庞洪说：“臣后陛下：狄青未伐西辽，先投单单，误国招亲，罪该万死，功小罪大，抵消不得，伏乞我主圣裁。”万岁听了一想，说声：“庞卿，你太觉无情了。这狄青乃你保举的，他既有不赦之罪，庞卿岂无保举不力之过么？寡人劝你差不多些也罢。”庞洪听了圣上之言，羞渐满面，低头不语。此时九位王爷、八位侯爷，一班忠臣好不开怀暗喜。此刻嘉祐王退朝，群臣各散。

狄爷退回午朝门，国丈齐出。狄爷说道：“国丈，先前圣上说我狄青之罪，与你保举，差不多些。自今以后，你我也差不多些，不若一殿之臣，同僚之谊，何不一同辅主，你我相安，何不为不美？”庞洪听罢，说道：“你的话好无分晓，老夫乃是公平直断之言，那有生心与你结仇作对？”说完，登了坐轿回归相府，满怀不悦，说道：“圣上原乃宠爱于他，老夫总要摆布死这狗头，方才罢休。”不表庞洪烦恼。

且言众位王侯并不是惧怕狄爷，要奉承他，只因敬重他平西之功，是个忠良将士，劳于汗马，江山鼎力之臣。内有几个庞党奉承，是面从心违的；一班硬直的人，乃真是实情相好的，你邀我扯，狄爷此刻倒也分身不暇。有潞花王叫声：“表弟，母后着你去相见，与孤家去罢。”狄爷微笑道：“难得姑娘这等好心，事先往拜见，才为合理。”便说：“列位大人，容下官去拜见姑娘，然后再来奉谒列位大人便了。”众王侯齐声说道：“不敢。”拱手相辞，登车起马，各回府中去了。元帅又吩咐众将在华亭驿所安屯便了，且待圣旨下来，再行定夺。此时狄爷乘上现月龙驹，潞花王爷骑上白狻猊，一同并马而行，此番扬扬喜色，气宇春风。

先说有高年千岁，乃是石玉的丈人。这位王爷早已差人来请石郡马回府，这石玉此时巴不得拜见母亲，同着郡主即时别过张、刘、焦、李四人，一路到了赵千岁府中。原来这赵王爷乃嘉祐王天子的叔父，年将已七十，单生女一人。狄元帅有功，四将一同受封之日，赵千岁已招赘石将军。他自从随着元帅同守三关，远离母亲郡主已有五载，按下不提。

再说狄爷一路随了潞花王到王府门首，二人下马直进至南清宫，一见太后娘娘，狄爷说：“姑娘大人在上，侄儿狄青拜见。”此时太后娘娘见了侄儿，不觉心酸起来，叫声：“侄儿起来罢，休行大礼了。”狄爷一连三叩首。娘娘说：“我儿扶他起来罢。”潞花王挽起狄爷，说：“表弟请起。”此刻狄爷起来，娘娘吩咐坐下，弟兄一同依礼而坐。正是姑侄相逢之际，应该喜悦才是，为何狄太后反生凄惨起来？只因想哥哥只有这点骨血，死里逃生，方得出仕。又被奸臣几番计害，倘若征西丧在边疆之地，狄氏香烟依靠何人？幸喜侄儿有此本事，平伏西辽。细想年少侄儿屡被庞洪所害，几番逢凶化吉，转难成祥，到今日方见侄儿之面。”想到此间，心中惨楚起来。

狄爷香茗吃毕，后口说：“姑娘啊，侄儿奉旨往守三关，远别许久，又不曾候得金安。一别后至如今，请问姑娘玉体安康？”狄太后说：“侄儿啊，老身与表兄近日安康，侄儿远别多年，不知一向身体如何？”狄爷说：“侄儿一向身体甚安。”娘娘说：“侄儿呵，自从那年你解送征衣之后，杨宗保既歿，当今命你往守三关，不觉五载有余。只望你高官显爵，耀祖荣宗，为忠尽孝，青史流芳，才遂吾愿。岂知与你得会之初，未得身荣，已受奸臣暗害，吃尽几番苦楚，方得母子少安，这老奸刁又哄奏当今，妄施巧计，保你往征西辽，登临险地，祸福难分。喜得今日得胜回朝，且把交锋一事，细细说明与老身知道。”狄爷听罢，细将错走单单、直至得公主到解重围、番王献出珍珠旗一一说明。娘娘说：“今日取到珍珠旗，早间上殿，圣上把你怎样相看？”狄爷说：“姑娘，侄儿今日见驾，细把前情奏知，蒙主上洪恩降旨，功罪两销，候封官爵，并赦母亲无罪。岂料这庞洪奏说罪大功小，抵销不来，圣上说，这庞洪也有保举不力之过，与侄儿之罪也差不多些。”太后说：“这奸贼真乃与你做尽对头了。”狄爷说：“姑娘，我想母亲安安稳稳住在家乡，皆因不肖孩儿累及他受此苦楚，今蒙恩赦，侄儿要往天牢去看看天亲，以安他悬望之心。”狄后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去同母亲到来便了。”有潞花王说：“母亲呀，待孩儿同去迎接舅母，可好么？”太后允诺。狄爷说：“千岁，若然别的去处与你同往，却也何妨。这个所在，你却去不得，不劳千岁驾了。”太后说：“表弟说的不差，不去也罢，停一刻也来相会了。”又叫：“侄儿，你何必称表兄为千岁，须云朝庭尚爵，你二人骨肉至亲，何必如此。以后只须弟兄相称便了。”狄爷说：“谨依尊命。”此时穿过便服，别了姑娘、表兄，带领四个随从人，出王府步行而去。

未至天牢，赦书已到，太太乘着轿出来，张文步随。狄爷一见，叫声姐丈久违了。张文说声：“舅郎，我那日见过你，只因一班王侯大臣在此，不好呼唤。”狄爷说：“这也何妨。”转又叫：“母亲，孩儿奉姑娘之命，来迎接母亲去。”太太说：“孩儿，我正要到南清宫去见姑娘，叙叙数十年姑嫂别离之情。”此时狄爷亲自扶轿步路陪行，街上百姓多少叹息，忠臣孝子，名不虚传。

此时一路到了姑娘王府，有守门官进内禀知，潞花王传令大开中门，出来迎接。张文不进去，狄爷叫他到华亭驿与众将一处去了。又说狄爷虽然出仕做了官，只因未久，未曾请得诰命于太太。然而他父亲狄广在日做官之时，太太已受过诰命。当今新主封赠，还要候恩。此时进得王府，狄爷扶娘下轿，直进南清宫内，娘娘亲自出迎，正是久渴怀思，今朝相会，好不欢喜。姑嫂见礼，太太要拜见，说：“姑娘虽然骨肉至亲，然尊卑不同，礼当老身拜见。”太后那里

肯从，只得常礼毕。潞花王说：“舅母大人在上，待愚甥叩见。”太太说：“千岁，老身那里敢当？若行常礼，已是过份。”太后道：“嫂嫂骨肉至亲，况且初见，受他两礼何妨。”此时太太起身，潞花王拜，狄爷扶起，又叩首母亲，说道：“孩儿不孝，至累母亲受惊捱苦。”太太说：“儿啊，这是奸臣算计与你，何干老身，只道今生为狱中之鬼，岂料孩儿又得班师。母子得赦，逢凶化吉，实由感赖上苍。”正是：

善良自有天心眷，奸佞终须国法收。

第三十八回

南清宫姑嫂谈心 赵王府娘儿聚首

诗曰：

骨肉分离二十年，今朝相会叙前言。

情浓姑嫂多亲谊，恤寡怜孤狄后贤。

当下狄太后娘娘与太太姑嫂对坐，下边左右坐着两位青年，茶茗用毕，潞花王请过母舅之安，正是姑嫂久别二十余年，此时太后闻言说：“嫂嫂，你在天牢内，不是我姑娘冷眼相看，若然顶力要当今赦出你，犹恐众臣议论，料得决无大事，只好略略暗中照托。幸喜侄儿仰赖上苍庇佑，平伏得西辽。姑嫂重逢，母子叙会，真乃好比枯木逢春。”太太说：“姑娘啊，许多周旋，皆赖叨天之力，莫大之恩，报答不尽。所恨者庞洪、孙秀两个权奸，妒忌嫉能，几番侵害，我儿险死还生，算来此命，由天罢了。”太后说：“嫂嫂啊，湛湛青天焉可欺得来，庞贼害人行恶已多，看他归结，未必有安然不败露之理。”

此时太太又把姑娘细看，不觉心酸，说道：“记得当日先王点秀，与你分手之时，一个冰肌玉貌的少年。目下玉容虽然不减，总然难及得当初年少之日。自从与姑娘分别二十余秋，音问全无，今日姑娘贵至如此，真乃洪福齐天，我儿若非姑娘提携，焉能年少出仕皇家？”太后说：“嫂嫂，今朝想起前事，犹如做梦一般。先王点秀分离之后，月月年年思回故土，以后差人探问，岂料山西地面遭遇水灾，全府地头百姓淹没殆尽。只道你母子双双身葬鱼腹，以后踪迹渺无，弄得老身时时想起，愁闷倍增。直至前数年，方才与侄儿相会。他说幸赖仙师救上仙山，收为门徒，教授武略。就是嫂嫂得活于世，也未得知。直至后来侄儿有书投达，方知你母子得会，此时喜得为姑的心花大开了。今朝又得姑嫂重相会，离别情怀尽消。”

太太说：“姑娘啊，若提起从前事，讲说不完了。前时母子相守家园，岂料水淹山西，太原百姓家家遭了此难，母子被水冲拆开，母说孩儿亡在水府，儿道娘亲葬在水中。此时老身幸得小婿张文救了，得过一年又一年，前年方得母子来会。今日不意姑娘相逢，真乃喜从天降！”太后说：“嫂嫂，你不说我也忘记了。你说女婿张文，老身却记得你还有侄女一双，前日侄儿有书到来，又不分明写上，只说母子相逢，一统达言。”太太道：“这是月久年深，自然忘记了。次女银鸾已亡故了。只有大女金鸾，配与张文。因他武职细小，就是日前奉旨拿我，也是他伴送来的，至今尚在京中照料我老身。”太后说：“这也难得他如此着力。”

此时姑嫂讲话多时，太太又问：“我儿，你既奉旨征西，因何不往，反在单单国投降招亲，贪欢误国，实乃逆旨欺君。到底怎长怎短，可将实情细告过为娘知道，不许藏头露尾。”此时狄爷就将走差单单，说至番君献旗投降，细细说知，太太听了又惊又喜。惊的是公主利害，喜的是得胜班师。狄后说：“嫂嫂，这公主倒亏得他解围，救了侄儿，有功于宋了。想他是个有情

之女，待逢降旨，当令差官往单单接取他到来，待你婆媳相依罢。”太太说：“多蒙姑娘盛心。”此时姑嫂久别相逢，讲话甚多，难以一一尽述，只是略书一夕之言。

当下太后着四个宫娥服事太太，香汤沐浴，伺候更衣。又吩咐备酒开宴。太太叫声：“姑娘，我有两个丫环使唤，不用宫娥了。”潞花王叫声：“表弟，你劳顿已久，今得空闲，如今与你外边去玩玩，可好么？”太后娘娘说：“我儿之言甚是，外边玩玩，然后进宫饮宴。”潞花王应诺。是日排宴，太后、太太同一席，王爷千岁弟兄同一席，席间言谈是没紧要的话，也不烦载。太后娘娘早已吩咐预备床铺在宫房，待太太安身。狄爷另有书房安歇，是夜宴毕，有一番言语不表。

再说孟定国在无佞府安歇数天，一闻元帅到了，即别过余太太，一路到了华亭驿众将处，知今张文也是彼此兄弟相呼，言谈不表。再说赵王爷差人请到石郡马，上前拜见岳母，又叩见母亲，然后夫妻相见。此时细将从随着元帅解送征衣，直至今日平伏西辽，将已六载，抛妻别母，今得叙会，甚是开怀。郡主一见丈夫回来了，心头大悦。此时千岁略谈数言，吩咐备办酒宴，款待郡马。有太夫人说声：“孩儿，你别却为娘几载，独自归去家乡又不能，又蒙亲翁亲母再三款留，不知你在外数年，可记念母亲妻子否？”

石将军说：“母亲啊，叫做事君不能事亲，此原乃孩儿久违膝下，不孝之罪难逃。目下幸叨天子洪福，西辽投顺，得息干戈，孩儿自当奉待暮景之年，还要打点回归故土，别后不知娘体如何？”太夫人说：“为娘却也甚安，如今郡主贤媳已经产下麟儿三载，外祖已命名继祖。”石玉哈哈笑道：“这名甚好，不知孩子生来品度如何？”老夫人说：“这孩儿生来甚为乖巧有趣的。”石玉说：“母亲啊，因何不见他进来？”郡主说：“孩儿正在睡熟，停一会儿看他便了。”

少刻间红日归西，天色将晚，郡主着乳娘领出公子来，石玉把孩子一看，果然眉清目秀，不凡之儿。郡主叫声：“继祖儿呀，这是你爹爹了，快些上前叩个头。”这孩子仅得三岁，真也乖觉，上前跪下，说声：“爹爹。”揖拜一番起来，走向郡主跟前，扯住娘的衣。石玉说：“孩儿过来，你父与你玩可好么？”孩子只不来，扯住郡主衣，碎絮之言不必细述。此时一家完叙，夜宴已毕。赵千岁说：“贤婿，老夫年经花甲，奈无后嗣承接香烟，单依靠于你，岂知你完婚不久，又要远出边关，虽然五虎平西名望重，但不能安安稳稳过日。如今平伏得西辽回国，狄元帅之罪已消，谅必众将皆已恩赦，庞洪再不敢寻事了。从今必要安闲过日，娘儿早晚相依，夫妻朝夕相见，老夫妻晨昏相处，石门已有承祖继后，赵氏香火尚属于虚，若待两姓已有香火之种，我老夫才得心安。”

石玉一想，暗说：“岳父这话不过想我抚育儿子，不去打仗交锋远出之意。”便说：“在沙场劳苦，立汗马之劳，显扬于世，此乃大丈夫之创立，若后代之计，乃为其次，岳丈大人何须忧虑？今日天下已平，宁有幸郡主长育几个孩儿，便是宗枝承继。”赵千岁听罢，微笑无言，抽身转进内厢去了。是夜石将军进房，与郡主言谈，无非夫妇分离别后之言，也不烦言录载。是夜谈言一会，要回华亭驿，别了郡主，禀过母亲岳父，只为君王尚未降旨，到底不知如何，所以众将还在驿中等候，按下不提。

再说到次日四更将残，天色尚早，天子尚未临朝。只有两边红丝灯两对，潞花王、狄爷也到了，众大臣说道：“朝过圣上，狄大人可往下官小府细谈罢。”狄爷连声应诺，说：“不敢当列位大人见爱厚情。”此时庞洪也在旁，暗暗心焦，免不得叫声：“千岁，今日亦来上朝么？”潞花王听了，冷笑道：“众臣欢喜孤家，敢是你不许么？”庞洪说：“臣怎敢不许的。”狄爷叫声：“国丈请了。”庞洪说：“王亲请了。”狄爷说：“你说什么王亲？”庞洪说：“你与太后娘娘骨肉至亲，岂

不是王亲？”狄爷说：“若为国丈，是靠着王亲，但我狄青，不靠什么王亲势力，全靠两条膀子把江山定，丹心报国把社稷安。自今以后，国丈不可把王亲称叫了。若说王亲，是多少臭气的。”

国丈听罢，低头暗想：“这畜生说此刁言，明明把老夫耍弄，须必要冤家殁在我手内，才得甘心。”停一会，净鞭三响，嘉祐王登殿，文武朝参，两边站立。有狄爷俯伏金阶，说：“微臣狄青见驾，愿吾王万岁。臣母蒙主恩宽赦，微臣代母谢恩。”天子一见，说：“赐卿平身。”又有潞花王俯伏金殿，说：“母后有旨，狄青罪大功小，不可抵消不得，余罪休得置之不究，伏惟陛下公平分断，免得群臣私论有言。”天子听了奏，微微笑道：“此话无非要朕加封官爵，不好明言，说此反话。”连忙降旨：“御弟平身。”不知嘉祐王如何封赠狄青，且看下回方知详细。正是：

臣有功时君悬赏，法无私处国绵与。

第三十九回

论功升爵狄青封王 立志报仇番女密访

诗曰：

五虎平西立大功，班师归国宠恩隆。

今朝受诰主恩厚，奸佞图谋却是空。

话说狄青平西还朝，只将功抵罪，未有加封。有太后狄娘娘传旨潞花王上朝，奏说狄青罪大功小，余罪要天子公断。岂知嘉祐王乃是英明之王，闻奏之由，无非母后要加封狄青之意。嘉祐王看看两边文武，又看国丈，只见他默默不言。想来二人皆朕的至亲，厚不得庞洪，薄不得狄青。此时仁宗天子问着众文武功罪何为轻重，内有奸党几人只见国丈不开言，众奸臣也不敢做声。这些众侯王等巴不得狄青封个极品，把庞洪削减些威权。有左班人闪出一位大臣，司天太史崔叩命奏道：“臣崔信启奏陛下：臣思前者西辽兵犯雅桥关，被狄青杀得他片甲不回，屡屡杀退辽兵，并未犯过。如今平西走差国度，招亲应该有罪，可将此罪抵去前功。今又征伏西辽，如若兵困白鹤关时，倘非单单招亲，焉能得八宝提兵破敌？算起来功多罪少，伏乞圣裁。”

嘉祐王听奏，龙颜微笑说：“崔卿却也说得公平不差。”又问：“加封何职为公？”崔爷说：“陛下啊，依臣愚见，封他一个王位，也不为过。”天子又问：“众卿如何？”有汴山王呼延赞、吏部天官文彦博、大都督苏文贵、巡抚御史欧阳修齐说：“正该加封王位。”此刻庞洪暗中咬牙切齿，深恨这几人，只又不敢抗言阻挡，只得勉强从中附和，做个好人。嘉祐王又问道：“庞卿，崔卿之言公断否？”庞洪说：“陛下，崔信之言果也公平。”天子说：“封他王位，卿可甘服否？”庞洪说：“老臣巴不得狄青匡扶社稷，稳保江山，有何不甘服的。”天子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降旨封狄卿为平西王。刘庆、张忠、李义、石玉四将加封镇国将军。孟定国、焦廷贵照白职加升三级。”

此时狄青出班奏道：“臣启陛下：微臣年轻功薄，何德何能，敢当此重位？况臣家门不幸，父亲弃世已久，母子孀居，蒙母亲抚育至九载，又遭水患。母子分离，前年才得母亲相会。如今西辽已降，天下永宁，伏乞赐臣母子归乡，侍奉母亲桑榆之景，少尽人子报答劬劳，深感天恩无尽矣。”庞洪一想：“如若圣上准他归乡，老夫摆弄他不得了。”忙奏道：“狄青乃当世英雄，国家梁栋，谁能可及？大宋锦绣江山，亏他保障，倘若他回归故土，犹恐西辽复兴人马，侵扰江山。望伏我主勿要准他所奏。”嘉祐王一想：“这老头儿莫非回心，不与狄青做对了？他若不奏，朕也不放这狄青回去的。”便说：“狄卿啊，古道英雄出少年。卿家建此莫大之功，理该受此职封赠的，为何要胡乱还乡？”狄爷又奏说：“陛下啊，臣深感皇恩浩荡，虽粉身碎骨，难以图报万一。但令国务少安，臣故欲奉母少尽孝心，乞赐臣伴母归乡，感恩不浅。”天子说：“狄卿既不愿为官，权且在朝伴朕几载。若为萱亲无人侍奉，不若在京建造王府，此时君也事了，亲也奉了，

忠孝两全，岂不为美？卿家再勿多言，须依朕旨，且耐着性子罢。”狄爷一想：“庞洪虽不怀好意，圣上主见却也不差。我若执之一见，反觉无情逆旨了。”只得俯伏谢过圣恩。

天子降旨：国丈率同众卿相来日在麒麟阁备设御宴，款待狄卿。又命工部建造平西王府。众臣谢过君恩，圣驾回宫。这仁宗好不明白，原知国丈与狄青不和，故借赐宴为名，待他同吃御宴，说些好话，待他二人和睦些。此是圣上英明睦臣之意。此时群臣退班，有赵千岁邀了平西王，同归王府。又差人前往华亭驿，请到六位英雄一同相见。狄爷说知天子恩封，待等建造好王府，然后受职。众将多感天子洪恩。闲话休提。

是日天色已晚，赵王爷备办酒宴款待众位英雄。吃酒之间，焦廷贵在下首大叫道：“圣上封我做官，我们没有地方，没有衙门，叫我们如何做？”张忠说：“我等与狄大哥结义之时，誓同生死，苦乐相均，如今他有了王府，我们原在他处，要有什么衙门？”众兄弟听了，哈哈笑道：“这句话说得不差。”赵千岁听了大悦道：“难得你众英雄义气相投，如今众位将军休要到华亭驿，就在老夫此处屈居数日，待等建好王府，然后众位同去便了。”众人连声称谢。只有狄爷犹恐母亲悬念，此时谢别赵千岁，辞过众人，回到宫宇，将圣上封赠禀知太后。太太早有潞花王退朝禀知，按下不提。

再说次日庞洪奉了圣旨，免不得邀齐众大臣在于麒麟阁，吩咐备设御宴。众王侯大臣上殿谢恩，然后就席。席间国丈对狄爷说的蜜语甜言，狄爷乃正大之人，那里较量，只是随应随答，心中总不介怀。此时众人御宴已毕，复上金銮谢了圣恩。狄爷以后先往天波府拜探余太君，已后又往拜各王府，忙乱了一连十来天，方得空闲。此时狄爷母子在南清宫，等待造起王府，然后迁居。

忽一日，张文来见狄爷，说声：“贤舅郎，我前时伴着岳母到京中，已有一载。你姐姐在家乡音问全无，他在家岂不挂怀？如今闲暇无事，意欲回转家乡，省得你姐姐挂心，你道如何？”狄爷说：“姐丈之意不差。”即进内禀知太太，太太说：“我儿，娘也有意欲回家庭，待他同伴我回去，见过女儿，娘才得放心。”狄爷说：“母亲去不得的，孩儿九岁母子分离，至今十几载，未能奉侍一天。今幸国务少安，孩儿正要侍奉承欢，少尽人子之心。”太太说：“儿啊，只要你在京中丹心伴驾，孝道为娘倒也不消。我今回转家园，自有你姐姐陪伴过日。”狄爷说：“前日圣上有旨，命母亲在着京中，好待孩儿奉养。如若回转家乡，又有逆旨之罪。不如待过三年五载，待孩儿告假，然后母子还乡，有何不可？”

太后娘娘说：“嫂嫂啊，侄儿之言，却也不差。况且你我分离已久，方得相逢，何忍遽别。望祈嫂嫂依了侄儿之言罢。”太太只得应允。太后又宣进张文，张文拜见，又拜见潞花王。狄爷即修信一封，付寄金鸾姐姐，通知详细。太后取出黄金五百两，送与侄女为脂粉费用。因何娘娘不送银两与侄儿，要赐黄金？只因金乃细小之物，一路便于携带。此时张文拜领收藏，用箱子装载了，书信一并收拾，拜谢太后，辞别他母子四人。狄爷送出至赵王府，传知张忠、刘庆、李义、石玉等，各各辞别过，上马加鞭，回返山西去了。按下不提。

却说飞龙公主，一心要报丈夫之仇，此时已混进汴京，女扮为男，在着城中寻了一个下落。终朝暗暗打听，访了两个余月消息，方知庞太师与狄青作对。飞龙想一想说：“好了，这便是机会。不若求见国丈，与他说明，然后下手，此事必须如此方妥。”此时到了相府门前，大着胆上前。守门官一见，喝声：“你何人？”飞龙说：“俺姓李名飞雄，家住三关，出外营生，到过汴京数次，如今又到京中，打听得一段机密事情，要求见相爷，有烦通报。”门官说：“你声音不同，怪不得是三关外的人，所以声音不像我们这里。但你要见太师爷，俺门上的规矩，你可晓

得么？”飞龙道：“什么规矩？我倒不知道。”门官说：“我们靠山吃山，管水吃水，倘若有人求见相爷，只要这般植植物件。”飞龙道：“这也容易。”即向囊中取出一锭银子，门官接过，连忙进内，后上相爷，外边有个三关外人李飞雄，说有机密大事求见。国丈听了想，三关外的李飞雄，我从不记认得他，不知有何机密事。吩咐唤他进来，便知明白。正是：

一心居正邪难入，素性行歪魔易来。

第四十回

番公主相府诉夫冤 庞国丈书房思偶合

诗曰：

飞龙番女到中华，混入奸臣宰相家。

欲报夫仇无异志，能全节烈实堪夸。

再说门官带进飞雄，来到书房，说：“太师爷在上，李飞雄叩头。”国丈把他一看，年纪只有二十开外，面如堆粉，美玉生辉，声音不是中原人。便问飞雄：“你今到此，有何话说？”飞雄说：“太师爷，小人有机密事情，求太师爷屏退左右，方好禀知。”庞洪回顾，书童门上退去。太师掩上书房门，回身坐下，说：“飞雄，你有何机密事，快快说与老夫知道。”公主说：“相爷啊，我不是飞雄，乃西辽公主，叫做飞龙，驸马名黑利，亲夫被狄青杀死，一命归阴，所以立志要与丈夫报仇。今日历尽风霜，身投中国，必要伤了狄青，方消此恨！”

庞洪听罢，说：“原来你是西辽国公主，老夫却难以准信于你。”公主说：“太师，你若不信，我耳上珠环有九个环眼，恐被人看出，故将环眼粉了。”此时国丈细细将他左右耳一观，果然左右耳上，各有九个环眼。若论西辽国内平常人家女子，耳上只得三个环眼，官家之女，七个环眼，公主有九个环眼，这是他国例如此，并不是无中生有妄言的。飞龙犹恐中原人看出，故用着胶粉将耳环眼塞了。一时大意看不出，细看方能辨得出来。庞洪此时呆想一会，立起身来，轻轻叫声：“公主，先前老夫多有简慢，休得见怪。请坐待老夫告诉一言。凡为将者上阵交锋，不是彼死就是他亡。既然你驸马死在狄青的手，谅情本事平常，为何公主这般怀恨？”公主说：“太师啊，若说驸马的本事不低，我西辽赫赫有名上将。倘若他战场伤了袁家驸马，我心不恨，断然不想报仇之念。”庞洪说：“怎样死的？”公主说：“他用法伤了驸马，所以袁家誓死不休。”庞洪说道：“你既要报夫之仇，必须有个报仇之策，且说与老夫得知。”

公主说：“太师啊，袁家混进中原，用尽多少细心访听，方知相爷原与狄青不相合的。特此到来求见，伏望太师怜念我难中苦人，用些须计谋伤害了狄青，自身碎尸粉骨，有何遗恨。袁家若得报了丈夫之仇，来世须当 草以报深恩。”庞洪听了，也觉相怜，叹息他情节之女，细观他容貌十分悦得老夫的心怀，“待我留他在府内，先来成了美事，料想必然允从，然后用计。待他伤了狄青，也为老夫的帮手。”想罢叫声：“公主，若是老夫与狄青不是对头，你也枉到此地，驸马之仇焉能报得来？”飞龙说声：“相爷，袁家到此，暗暗打听月余，方知此消息。太师与他作对，故来求见。”庞洪说：“公主，你也算得胆大包天，一路不提防人诘问？你且在此安歇，机关切不可疏漏的。况且你不是中国声音，须要学习我邦言词，方好行事。如其造次而行，须防画虎不成，反为不美。”公主说：“太师高见不差，深感周旋大德。倘得报了丈夫之仇，生生世世不忘大恩。”庞洪说：“公主言重了，老夫与狄青深有宿仇，几次害他不得，难得公主到来帮助老

夫一臂之力。但你在这里，须防众家人疑惑。你只说三关孙老爷差你前来投送文书，路逢强盗抢劫可也。”公主应允称谢。原来庞洪一心要算害狄青，如今他班师回国，圣上恩宠，正在算计不来。如今见飞龙到此，专心为夫报仇，正中他心怀。又见飞龙生得风流少艾，顿起淫心。此时开了书房门，唤到小使，吩咐道：“这李飞雄乃三关孙老爷差来递送书的，路遇强人抢劫，快把衣裳与他换了。”小使说：“李兄这里来。”

慢表飞雄进去，此刻庞洪在书房内想起公主：“老夫只道番邦人物丑陋不扬，岂料飞龙公主真有沉鱼落雁之容，令人可爱。想他青春年少，没有丈夫，岂不想风云雨意？待老夫将言挑动，看他怎生光景便了。若得这佳人伴陪老夫枕席，直得我半世风流之乐。”庞洪此刻想了，心花大开。少刻飞龙换过服到来。这回公主更衣不过卸去外衣，不换贴肉衣裳，众家人焉能得知？又是天生成一双大脚，穿上靴来，易于走动。国丈见他装扮得如此，不觉看住公主，呵呵大笑，四顾无人，就说声：“公主，若说兵部差官，不该留在书房之内。奈何你是个女身，若外厢安歇，一则轻了公主，二来犹恐破露机关。不若在南楼书房安歇罢。”公主连连称谢。国丈又唤小使，引进南楼书房。

是晚送进美酒佳肴，与公主用过，又齐备帐铺安歇。此时这些家人不知何故，猜疑不定。此间闲话，休得多提。只有飞龙公主略略心中暗喜，有了杀害狄青的机会，丈夫之仇得报了。当晚国丈独坐书轩内，有心要调戏飞龙公主，饮酒至更将二鼓，叫这家人将近去睡。“不知公主睡了否，待老夫拿灯火到南楼会他便了。”一路走只见堂侧的家人俱已睡就，又转到堂中，月色光辉，犹如白昼。已到南楼，只见里面灯光影出纱窗之外，侧耳但闻叹息怨恨之声，国丈放心，轻轻打上门框几下，公主里面应声：“门外是谁打门？”庞洪说：“老夫在此，公主快些开门。”公主暗暗想道：“更深夜静，太师到此何干？”即忙抽身开了房门，庞洪直进前来，说声：“公主啊，此时因何还未睡，在这里恨恨之声，却也为着何事？”飞龙说声：“太师请坐，只因夫仇未报，哀家焉有不恨之理？若然早日得报丈夫之仇，我死在九泉之下，也觉安心。”国丈说：“公主，你且免愁烦，这件事情性急不来的，总要相待得日期，自然成功有日。”公主说：“多谢太师留心。为何夜深不睡，独自到来，有何缘故？”庞洪说：“公主，老夫也因屡屡计害这狄青不得，所以时时在心，日短夜长，安睡不得。所以特来与你讲话，或者心事还开得些。”此时一双色眼，把公主的花容目不转睛的呆看。

公主想道：“太师的形景却也奇怪，莫非他有什么邪心于哀家不成？难道年老之人还是好色么？”飞龙说：“太师，夜已深了，且暂请回安睡，有什么话说，明日讲罢。”庞洪回说：“老夫总是睡不安的，谈谈心事，却也何妨。”又说：“公主，老夫与你讲了半日的话，到底不知你今年纪多少？”公主说：“虚度年方二十四岁了。”国丈说道：“你青春二十四岁，老夫看将起来，只像十七八岁的光景。公主啊，看你的花容，好比一片美玉无瑕，恰似初开碧桃秀嫩，可惜与英雄驹马阴阳隔别，今日弄得你不胜寂寞凄凉，孤帏独宿，其实可怜。想到凤友鸾交之际，可把狄青千刀万剐，尚未息胸中之恨。”公主此时听了庞洪一番之话涉邪，知他不怀好意，便说一声：“太师啊，哀家虽然生长番邦外国，为妇从夫之节，我略知三分。雪月风花，非我所乐爱，保全节烈以从夫，这是哀家的本心。这些风情浪语，太师休说罢。”庞洪一想，他说话来得坚硬，但不知他是真是假。转身又说：“公主休得瞒我，你是青春年少之女，雨意云情焉能丢得下？就是老夫年经花甲，风流之念不减得的。虽有宠妾几人陪伴，只甚少公主的花容美貌。公主，你乃如花似玉的美人，谁不想风云之会际？”公主听罢，粉面含羞，低头不语。庞洪此时伸手去扯着公主的衣袖，公主着急，立起来叫声：“太师，你是当朝一品，为何这般无礼，不顾廉耻？不知

俺飞龙为何样人，枉你如此高年，轻浮太甚，来调戏哀家！”庞洪听罢，呵呵大笑道：“公主啊，谁叫你生得花容娇艳，谁叫你孤身独自投到我府内，惹起老夫风流之念？今日不期而会，乃是宿世姻缘，公主休得推却。”正是：

纲常烈女何堪犯，淫欲奸臣枉用痴。

第四十一回

荐行刺庞洪托友 居王府狄青思妻

诗曰：

身居相位大奸臣，图害忠良负主恩。

党羽同谋多误国，至教番女报冤恨。

当下飞龙公主见国丈深夜至书房来调戏于他，心中焦闷，想来：“这老头儿如此痴心好色，错投他相府了，叫哀家今夜如何脱身？罢了，不若设言哄退他便了。”说道：“太师啊，既蒙见爱，哀家岂有推辞见却之理。只因未报丈夫之仇，岂得先与太师玩乐？且待我杀了狄青，消却宿恨深仇，方可与太师欢娱。倘若今夜要苦苦逼勒哀家成事，就是颈赴青锋，万万不能了。”庞洪听罢，只好呆呆看着飞龙，反觉没趣，惭愧起来。暗想：“这番女倒也心如铁石，节烈可嘉。如今倒使老夫没趣，不能收科。”只得又叫声：“公主，若待你报仇，又非三朝两日可能办得来。叫老夫性急之人哪里等得？岂非闷杀人也！不若趁此夜深无人至此，何不先赴阳台，就却楚王之梦？”公主说道：“这也断难从命。太师啊，你位列三公之首，看我飞龙如草如芥，请太师速去安睡罢。总有多少蜜语甜言，哀家付之流水，你休再言。”庞洪说：“公主，犹恐你报仇之后，忘了今夜之言，岂不辜负了老夫一片怜香惜玉之心？”公主说：“太师休得挂虑，哀家总不是负心之人，报仇之后，愿陪伴太师共效于飞之乐。”

此时庞洪真乃没趣，连称：“公主节烈，可敬可敬，老夫多多冒犯了，你且安睡罢，事后休得忘了老夫爱慕之心。”公主说：“违却太师，是哀家之罪。但是报仇之后，自有会合之期。”此时庞洪辞别，已是更鼓三敲。公主闭上书房门，宽衣而睡，想来庞洪实也可笑，只道他身居极品，一老尊严，岂知他花甲之年，将已就木，为何还要贪淫好色，把哀家这等欺侮？驸马啊，今夜若然从顺了庞洪，岂不是哀家不能与你守节了。总是哀家一心与你报仇，望你阴灵护佑你妻便好了。不表飞龙之言。

再说这庞国丈走回书房，坐下说：“老夫想他是个釜中之鱼，拿得稳稳牢牢，共他效于飞之乐。岂知一场空快乐，反弄得老夫羞惭而还。想他生在番邦之地，夫妇之情却如此深重，真也难得。但是老夫要算账狄青，尚无妙计，难得有此机会，飞龙要与丈夫报仇，须当打算成功，杀了狄青，此时就两家欢乐，老夫心愿遂了。但想狄青单单国已有妻儿，只怕他不要纳这飞龙为配，如何是好？并且言语不是中国的，必要学习得中原口气，才好行事。想来狄青素与老夫不睦，圣上也知，倘若亲自出头来，定不能成事。必须要旁人作主，待老夫顶力，此事方能成就。”想了一回说：“罢了，老夫有一好友，乃是杨滔，现为兵部尚书。他现有两个亲生之女，大女名鸾姁，已匹配了江西韩君祖。有次女凤姁，尚未出门，不若请他过来悄悄商议，把飞龙代作凤姁，奏知圣上，与狄青为配，那人得知内里因由？此时两人结为夫妇，好待飞龙下手。我

想圣上作主，谅情狄青强拗不来的。这个小畜生若作了刀头之鬼，老夫好不快乐！”慢表庞洪是夜之言。

次日五更朝过天子回衙，即日差人前往杨府，请到杨爷进入内堂，分宾主坐下。国丈细将情由说知，杨爷摇首道：“老国丈，此事下官做不来的。倘他杀害了狄青，圣上必然追究起来，必然归罪于下官。”庞洪笑道：“杨大人，你一向心雄胆壮，为何今日这等畏怯起来？如若追究于你，老夫自当出头顶力，决不牵连于你。况且这番女报得夫仇，死也不惜，是他亲口自言的，如此焉能干系得你？且自放心。”原来杨滔屡屡奉承这庞洪的，正是他的党羽，只得应允。国丈又唤请出公主，说明杨滔带他回归府内，将家人使女各各瞒过，细将此事说与夫人知道，凤姣小姐也在旁。

此时飞龙公主更换过女衣，殷勤见礼，就在着凤姣小姐房中安歇。他原是一个聪灵之女，当心学习中原声音，一众丫环那里得知缘由，多不解其意，猜测不出。只是官家法严，若是有些知觉，不敢传出风声，只有夫人愁闷不悦。这一日并无丫环在旁，叫声：“相公啊，你奉着国丈之命，要害狄青。倘若弄出事来，如何是好？”杨滔说：“夫人啊，下官岂有不知？只因下官与庞国丈是相交好友，二来他的官高，我的官小，若不是他数年提拔，怎得今日这等官高？此事若不听从，岂非下官没了友情的？若是平安无事，自然金银酬谢于我。倘有甚差迟，自有他出头顶力，夫人不必挂怀。”不表杨爷夫妇之言。

再表工部老爷奉了圣旨，购买民间建造上料，差用泥匠工人千余，日夜快赶，已有一月余，方能筑成。完工之日，奏复天子，嘉祐王降旨，令狄爷进居王爷府，四将焦孟当殿受封，谢过圣恩。此时平西王禀知太后娘娘并母亲，择日迁居。此日狄千岁一路进王府，好不威仪。摆道而行，排开王旗，刀斧手数百，金瓜月斧两行不断绝，一程炮响连天，后面家丁一队一队何止数千。此时太太再三深谢姑娘，狄太后亲自送出王府。此时太太坐上金银八宝轿，潞花王亲送，一路至王府。二位王爷乘着军车，前呼后拥，前面四虎大将军多是高头骏马，太太轿后又有焦、孟二位将军，城厢内外大小官员齐来护送。这平西王一路笙歌，音韵悠扬，金炉香烟喷鼻，街衢上百姓远远回避。两旁多是一派香花，灯烛辉煌，旁人已多赞美，功高爵显，乃大宋社稷藩臣，此乃当今万岁洪福齐天，故天特降这英雄忠义之臣以辅佐江山。不表众民之言。

此时狄王爷一路进了王府，是日仁宗天子班赐白金六十万两，黄金五万两，绸绢五千匹，御酒千樽。太后娘娘也是赐送厚礼，也不过金银珠宝之类。天波府余太君众女将军，打发家人扛了四大箱盛礼，也送进王府。一众王侯文武、大小官员多来送礼，不过金银之类，不能一一细述。狄爷亲身往谢，忙走了几天，方得安闲。一日，太太叫声：“孩儿，前日山西故土一遇水灾，母子分离，十有三载，今日不想枯木逢春，娘儿复得叙会，你虽建得功劳，蒙天子降此隆恩，亦得众将军不惜劳力，方才立得此功。今日太平安享，吾儿不可忘了众将之力。南清宫姑娘也是骨肉相看，不分彼此。却难得他一心照管于你，须紧记在心。当今主上恩如渊海，须当赤心为国，少报天子深恩。”狄爷喏喏连声，说：“谨依母亲诲训。”又转到次日五更时分，狄爷上朝谢过圣恩，回来吩咐大摆宴席，请众藩王文武百官在王府内满堂乐饮。又是忙乱了半个月光阴，方得安闲。

狄王爷终日想起公主贤妻，真乃多情义重之女。想来：“本藩前者哄他逃走，往征西辽，辜负他深情，却被他赶到风火关前。此时本藩见面十分惭愧，只因问心是本藩负他恩情，后来说明忠孝之节，公主醒悟，放我西行。此是他割离恩爱，能明忠孝之义。分离之际，并无怨恨于我，只是恋恋不忍分离。只说我虽是英雄，犹恐西辽将勇兵强，须要小心。千般叮嘱，万种离

愁，此是本藩也是十分不安。只因君命焉可背，母难焉可抛，只得硬着心肠，两下分离。后来兵困白鹤关，又承他前来搭救，又说劝尽父王多少，方放他提兵救解。看将起来，真乃一心看待，出在至诚。岂知班师之日，又要返归单单，此时本藩一心要带他回国，岂料仍要鸾凤拆开，如今国务少尽，岂有负了他么。奈何目下天属隆冬，霜寒得紧，且候待三春和暖之日，将此段情由奏知圣上，求恳降旨，差官前往单单国，接取公主到来。此时夫妻完叙，婆媳团圆，下官才得放心。”带闷转进内堂，将心事告禀母亲。太太说：“我儿啊，这公主乃是一个多情之女，正该如此。且待来春和暖之日，行人易于走动，然后奏知圣上，前往迎接贤媳罢了。”此时天天闲暇，无事之日，更觉易过。光阴似箭，瞬息之间，新春已至。文武百官朝贺新禧元宵。此时正是天子有道，嘉稻丰隆，万民安享，瑞雪纷飞，好话不多提。且说飞龙公主一心要报夫仇，在着杨府内与凤姣小姐早夜盘桓，用心学习中原口气语言，好待行事。但不知庞洪、杨滔如何用计去陷害这位英雄？正是：

整备窝弓射猛虎，安排香饵钓金鱼。

第四十二回

假荐姻缘奉旨完娶 真迎花烛懒意洞房

诗曰：

奸臣国贼私通辽，力荐姻缘圣上调。

暗里图谋施毒计，祇如天眼显昭昭。

再说飞龙公主在着杨府，与凤姣小姐同住一卧房，学习中国语音。这户部杨爷乃是江西人氏，自然夫人小姐多是江西的话。这飞龙公主立心要报夫仇，在杨府担搁了两月余矣。尝言天下无难事，人心自不坚。况且飞龙乃是乖觉女子。此时两月有余，满口江西之话，多已肖着。那时候得十分心急，要往报仇雪恨，况且庞国丈一来巴不得伤害了狄青，二来还要打算他为妾，所以催促杨滔速速明日上朝，如此如此。

此时好一个失时倒运的杨滔，见庞洪催促，来朝上殿，出班俯伏说：“臣有事启奏天颜。”嘉祐王龙目一看，乃是杨滔。说声：“赐卿平身。何事且奏朕知。”杨滔说：“臣有次女凤姣，年登十八，尚未许字。臣也不敢自称绝色无双，若与平西王匹配，实称佳偶相登。”仁宗天子所奏，微笑道：“杨卿之女，虽然坦腹未招，怎奈平西王在单国时已有妻室，岂可将结发之妻中途抛弃了？此事寡人难以作主。杨卿且自另择英雄匹配罢了。”杨滔一想：“万岁不肯作主，如何处置？”原来这杨滔与庞洪作为党友，是个刁奸之辈。想一会，奏道：“平西王在单国虽然招赘了，赛花公主奈何他远居他国，南北分开。目下平西王犹自孤身自处，虽然名为夫妇，完叙之会难期，伏乞我王明察。”天子听罢，说道：“杨卿，你好愚也，赛花虽生长外国，与狄卿前者已经做了夫妻。况且兵危白鹤关，亏他带兵救助平西王，已有功于寡人，岂得将他抛弃？万事须要循其理，待等天时和暖些，寡人即降旨，前往单国召取这公主来到中国，待他夫妻完叙，婆媳相逢，寡人之心如此。无奈班师之日已近隆冬，行人艰于来往。杨卿啊，此事不谐了。”

庞洪听了好生不悦，只道天子必定准奏，岂知总是不依。即忙出班奏道：“依臣愚见，却也不难。”天子说：“庞卿有何主见，速速奏来。”庞洪说：“臣思我主切意于臣下如此，仰见龙心诚意精详。既然杨滔自愿将女儿许配平西王，何不作为偏室？即平西王功重位尊，双美夫人也是应该，望我主圣裁。”天子一想，国丈这句话助着狄青，倒也不差。又问杨滔道：“卿家之女，肯与平西王作偏室否？”杨滔说：“既做偏室，臣也愿的。”此时狄爷出班，说：“臣启陛下：臣在单国招亲，依律罪该万死，已蒙圣恩宽赦。况且赛花虽然生于外国，义重情深，看待于臣被困白鹤关时，非他兴兵救援，众臣焉能得全性命？他不负为臣，臣岂可忘他？伏乞我主不依杨滔之言，以免陷臣于不义，足感天恩不尽矣。”嘉祐王听罢，微笑说：“狄卿啊，朕岂不明此理？若杨卿之女要主中馈，朕也不依。既为偏室，卿家可允，如今不必推辞，寡人与你作主执柯，庞卿代朕料理迎娶事情。”庞洪说：“臣领旨。”心中大悦。惟有狄爷闷闷沉沉，料想再难违君命。圣

上回宫，群臣各退。

平西王转回府中，沉沉不乐，只得将情达禀母亲。太太闻言大喜，叫声：“儿啊，不必为着八宝贤媳违了君命，就是你为极品之尊，三妻四妾也不为过，岂但一夫二妻？况且你不是无情负了他，少不得请了圣旨，前往单单国迎请他前来的。杨爷又愿将女儿为偏室，圣上之意果然不差。目今先与杨小姐完了婚，待等月满，请旨往单单接取贤媳到来，共享荣华，何为不是？”狄爷勉强答应母亲，回到书房坐下，心如乱麻。此时六位将军多已知道，众英雄大悦，说这平西千岁正是双美团圆了。闲文不表。

且说国丈回归府中，十分爽快，原要代圣上为媒。杨滔回府，又说知飞龙，此时这番女放心要去报丈夫之仇，独有夫人小姐心中不悦，犹恐吉凶祸福不分，夫人又是难以阻挡丈夫。

此时钦天太史选了吉期，与狄王爷成亲。此日王府铺结綢彩，音乐齐鸣，摆开奇珍异宝，灯烛交辉，文武官员纷纷送礼。庞国丈也来王府，与狄爷相见，说的一番好话。狄王爷虽与他不合，奈他是奉旨作伐，前来称贺，也不敢轻慢。百官齐集府堂上，盛设华宴。少刻红日归西，狄爷叩拜萱亲已毕。再说杨滔是日先将女儿凤姣藏避过，命丫环四个，杨爷嘱咐说：“你们前去王府伏侍小姐，断然莫要说出真情，违者活活处死，顺者多赏金银。”此时四个赠嫁丫环与公主装扮得齐齐整整，此时未受王封诰，先沾天子恩，圣上御赐凤冠宫服，白璧黄金。李太后是日也打发两名太监赐他奇环异钗。狄太后也赐赠，无佞府余太君有许多物件相送，不必烦言。

是晚王府华堂生瑞色，珠翠拥官房。吉期刻已至，邀请双贵人同参天地。狄爷是日只得既不违圣旨，又不逆母命，参拜天地毕，又请母亲坐定，儿媳妇殷勤叩礼，送入洞房合卺。飞龙公主要报夫仇，先已藏下尖刀一把在身，独有平西王送客已完，堂上坐一回，时交三鼓，犹不进新房，仍往书房安歇。

此夜飞龙等得厌烦不过，暗说：“狄青啊，想你青春年少，岂不思雨意云情？今夜新婚燕尔，应该共枕同衾，好待哀家一刀结果了你，免得心怀常挂的，为何这时候还不进房来？”只得打发丫头先睡了，单差小翠去请王爷进房。去了一会，回来禀知说：“王爷已往书房睡了。”飞龙暗怒说：“小翠，夜深了，不必等候王爷，去睡罢，明朝要早早进房。”小翠去了，说：“狄青，想你今夜不该死，来日断然难容你。”等了一会，仍不进房，长叹一声，将房门闭上，御下梳妆睡去。

且说小翠丫环去睡，暗想：“这野婆又是小国之人，可笑我家老爷真乃没主张，自己亲生之女二小姐，这等美貌，难道嫁不得狄王爷？这个蛮婆举止轻浮，欺着我众丫环，不时呼唤。我小翠前时也不轻贱，我父亲乃秀士，只因命运蹇乖，不能取得功名，后来父母双亡，并无兄长可依。上年恶奴骗诱于我，将奴卖到杨府为奴，取名小翠，伏侍二小姐。如今赠嫁与飞龙，他来我我却疑惑，只因老爷前日吩咐我四人断然不可与别人得知，这句话越见古怪了，其中必有一迷。罢了，我也不必管他，冷眼看他做出什么事来便了。”不表丫环之说。

次日五更三点，狄王爷上朝谒见天子，谢过隆恩回来，也不去见妻房，进内参拜母亲。太太说：“我儿，凤姣媳妇贤良否？”狄王爷假说：“母亲啊，杨氏妻房十分贤惠之妇。”太太笑道：“儿啊，这是狄门有幸，所以有此贤良媳妇。儿啊，你万勿恃勇欺压于他才好。”狄爷说：“孩儿领命。”太太又说：“儿啊，圣恩谢过，众客未酬，今日可去各王府拜谢才好。”此时狄青奉了母命，谢过各位王侯大臣，一连两日烦劳，方得安闲。心烦不乐，又不进妻房去，只往书房呆呆坐着。家人送进夜膳，只有六位将军吃酒大醉，往西楼内睡得七颠八倒。

是晚飞龙又等，不见冤家进房来，又唤小翠去请千岁进房安歇。小翠领命去了，即便回来说道：“千岁爷说有些心烦，今夜不进房，待过三朝，然后相见。”飞龙说声：“小翠，千岁爷如此说么？”小翠说：“正是。”飞龙公主原不是贪欢图乐，一心要结果狄青，与丈夫报仇便了。他不独不进房，且成亲三日，未见一面，又差小翠去请，他又推却有些心烦，好不叫人恼恨，默默不言。忽有一个丫环名紫燕，发恼起来说：“你去请王爷不来，待奴请他来便了。”一程出到中堂，来到书房往门打上几下，狄爷开门一看，又不是先来这丫头，便问：“你叫何名？”紫燕说：“千岁爷，小丫头名唤紫燕。”狄爷说：“紫燕，你到此何干？”紫燕说：“千岁爷，小丫头奉了小姐之命，要请千岁爷进房相见。”狄爷说：“前曾说过有些心烦，无奈不便进房，且过三朝，然后与小姐相会，你快些回去禀知小姐，不必再来了。”紫燕说：“千岁爷啊，三夜新婚不进房，今朝总要结成双做亲。若再孤鸾宿，美貌青年不在行。千岁啊，我小丫头奉了小姐之命，前来请狄爷，我爷若是不进去，我家小姐说你不知情，又要打小丫头，说我邀请不力了。千岁爷快些请进房去罢。”狄爷听了丫头吱唔之言，骂声：“小贱人。”此时不知狄千岁进房如何，正是：

重义英雄全大义，报仇烈女为夫仇。

第四十三回

平西王守义却欢娱 狄太君知情调儿媳

诗曰：

忠孝能行义必全，一心守待赛花缘。

只因君母遵严命，权作和谐美凤鸾。

当下元爷一闻小丫头说出许多絮絮叨叨之言，好不厌烦，喝声：“小贱人，早间已说过本藩身心不快，候三天进房见你家小姐，因何你却说此胡言？还不快些回去。”紫燕说：“千岁爷勿要动气，并不是小丫头自主来请千岁爷，是奉小姐差使来的。我想既成夫妇，为何不见我小姐一面？今朝小丫环定要与小姐成双了。”说罢伸手过来，扯住狄爷的袍袖要走，哪里扯得动分毫？狄爷此时带怒，喝声：“小贱人，休得无礼！本藩跟前好生放肆，还不快走么？”轻轻把他手一脱，紫燕叫痛哭泣起来。原来狄王爷力大手头重，轻轻将小丫环手掙开，犹如板夹一般。

此时这紫燕谅得千岁爷必然不肯进房，心头痛恼烦烦，拿回灯火，急急进内去了。此刻狄爷闭回书房门，心中烦闷，说道：“本藩原不愿与凤姣成亲，只因君母之命难违，无奈勉强奉旨迎娶了他，立意不愿与他同衾共枕。倘若与凤姣尽了夫妻之礼，公主待本藩的恩情何在？做了薄情不义之人，真于情理上乃不合的。如今既遵了君亲之命迎娶了他，本藩又不相亲，有谁谈议的？”叹声：“凤姣啊，你父亲却误了你终身也，强奏圣上作主，要配着本藩，如此做亲，反做冤家了。”

话分两头，且说紫燕回到房中，一一说知小姐。飞龙此时听了，气得满面通红，呆呆不语，想一会，恨声不绝，又不敢说骂高声，犹恐众丫环知透机关，只得吩咐四个丫环出房去打盹。狄爷推却过三天进房，飞龙是夜愁烦不乐，直到天明，又过了三朝。此时狄太君只道他夫妇和谐，如鱼得水，这老年好不心欢，岂知乃是宿世冤家，今生相会。此日又至第八夜，狄爷原不进房，飞龙等得不耐烦，想来莫非有人泄漏机关不成？只得又差紫燕往书房连连请数次，狄爷仍是推却不来。紫燕一路去回复小姐，公主一想，不若将此情由禀知老太太。此时这丫环进至后堂，一一禀知老太太。是时太太闻知，也呆了一会，满心不悦说：“老身只道他夫妇正在新婚燕尔，恩爱相投，岂知尚未尽一分夫妻之礼。”连忙吩咐两个丫环，两头去请王爷夫人到来。

停一会，夫妻二人已到，见太太礼毕，夫妻不免见过礼，老太君说声：“我儿初婚数日，尚不进房，有何缘故？”狄爷说声：“母亲，孩儿只为前日征西劳顿已久，身体欠安，所以不进新房。担搁了贤妻，孩儿之过了。”太太说：“儿啊，这也难怪于你。纵然身体欠安，原该息养。既是夜间不进房，也该日里进来与媳妇说明缘故，讲论些闲话，省得妻房怪恨于你。他怪着丈夫，还要怪老身了。若然媳妇贤惠无言，到底你久不会他，还防也起怨恨不和了。我儿若不听为娘的吩咐，只算得忤逆之子了。”狄爷听罢说：“母亲啊，不是孩儿疏间夫妇之情，平日性情

娘亲也该晓得，孩儿是个不恋妻孥之辈，所以前日犹恐担误了杨小姐，所以孩儿苦苦辞婚，只是君王不准，况且母命难违，只得勉强成了婚姻，倒觉添了许多烦闷。”太太闻言说：“孩儿，你休哄为娘的，你既不恋妻孥，那单单国两个孩儿那里来的？”狄爷说：“母亲啊，这也是孩儿无可奈何的，是以成亲一月，就要逃走了。”说罢，又向妻叫声：“杨小姐，你虽与本藩成为夫妇，只好有若无罢了。久闻你是贤德之人，料想你决不是贪欢浅薄之辈，怪恨着丈夫的。”说罢，辞过母亲，就要跑出外厢去。

太太见他要走，又叫声：“孩儿，你且转来，为娘在此劝你，竟一言也不听，公然走了么？”狄爷说：“母亲，孩儿心事烦闷，要去睡一觉。”太太说：“媳妇房中睡不得么？”狄爷说：“孩儿要往书房打盹的。”太太怒道：“我偏要你往媳妇房中去睡。”此时太太一手扯住孩儿，一手挽着娇娘，狄爷无奈，顺着母亲，随他拽挽进去。一众丫环见了，暗暗笑个不住，说：“太太为人，却也知情识趣，好比药中甘草，能调和百药一般。”此时只有这位假小姐，羞惭得满脸通红，只得随着太太而走，心中烦闷，想来太太如此光景，又觉好笑，想道：“若然果是你媳妇，也不亏你调停，今日正是冤家遇着对头人。”三人扯扯拽拽，不觉到了宫房内。

太太双手挽住儿媳，早有二个丫环点着明灯。太太微微含笑道：“我儿，贤媳，你二人且与老身共坐下，我有句话言。”此时夫妻二人见过礼，齐说：“母亲请坐，婆婆请坐。”飞龙只得叫一声：“婆婆啊，媳妇不是贪欢爱乐无耻之辈，就是丈夫胸中不快，心下尚烦，不尽夫妻之礼，媳妇何曾有半点怨恨之心？虽然如此，但想既成夫妇，若然身体不安，数日以来，也该进房说明缘故，媳妇焉有再疑？如今做亲六日，夫妇还未相见，其中必有个隐情缘故，只须千岁说个明白，奴家省得一心疑惑。”太太听了点头说道：“媳妇啊，你真乃大贤大德之人，孩儿到底你有什么缘故，数日不进房相见，尽其夫妇之礼？且说明罢。”狄爷烦闷，那里听他，只说：“因身体连日劳顿烦忙，加以数天口中饮食不下，且再迟几天，孩儿自然进房的。”太太方信，连忙唤叫道：“媳妇，想他的话谅非虚言，我劝媳妇不必挂怀，休疑别的。儿啊，今夜且听娘之言，须在房内同坐，可以叙叙言谈，次夜仍归书房安睡也由你。就是日间原可进房内，在你妻虽说不怨恨，到底你疏间与他，未必心悅的。儿啊，今夜须顺母命，在房中安睡。”太太说完抽身，儿媳齐送出房，丫环二人扶行，一同持灯照路去了，按下慢提。

先说四虎英雄单有石郡马在着岳父赵千岁府内安歇，故不在狄王府中。此时有刘庆、张忠、李义、孟定国、焦廷贵五人，在着府中西窗内天天吃酒，醉闹不休。这一天说起狄大哥不肯进房去成亲，必然凤姣生得丑陋不堪了，焦廷贵又说呆话道：“纵然生得丑陋不堪，这件东西总是一样的，若然不是嫌他貌丑，必然另有缘故。”刘庆说道：“有什么缘故，狄大哥是个不贪女色的英雄，所以如此。”焦廷贵说道：“他有了老婆，还不肯去睡。叫我打算一个来也没有，天道不公，岂不可恨。”张忠道：“你说什么话的，我们多是烈烈轰轰，以豪汉为称，只晓上阵交锋，与国家出力，谁将女色挂怀？”李义叫声：“三哥，此事我们何必多管他，且吃酒罢了。但你的酒量比我更胜，昨夜吃醉了，一睡如泥，直至日上三竿，才得醒来。”张忠说：“四弟啊，昨夜俺也吃酒过多了。”刘庆说：“你们吃些须酒，也称醉了，看来多是不中用的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单有我的酒量利害，从朝吃至三鼓，也是不醉的。”张忠笑道：“既然你的酒量太高，吃不醉，为何被人抛在水窖里面冻到天明？你夸什么海口。”焦廷贵说：“此时吃了酒，人已睡熟，所以如此。”孟定国道：“如今国内平宁，君安臣乐，岂不称快。须要众人吃个尽醉方休。”众人多说：“有理，猜酒罢。”按下众英雄吃酒慢提。

却说狄王爷顺从母命，只得在新房中安歇。是夜飞龙虽是一心要结果这狄爷，又想：“他

是员虎将，勇猛异常，须防弄他不倒，必要将他灌得大醉，然后下手，方为停当。”此时即忙吩咐往厨房，备办酒宴一桌。若讲别的人家办酒，总要担搁工夫，如今王府中非比闲等之家，况且喜事未完，酒宴未毕，海味珍馐多已完备，即五桌十席还能配合得起来，岂但这一席酒宴？当下狄爷叫声：“夫人，非是本藩薄情不与你相亲，果然前者劳顿太过，身体欠安，今日夫人休费盛心，纵有醇醪美酒，也不敢多用的。”飞龙说声：“千岁，你前日征西过于劳顿，怪不得身体欠安。但是成亲合卺之夜，不能奉敬两盏三杯，今宵幸得千岁进来相近，待贱妾奉敬上数杯，也表妾些微恭敬之心。”狄爷说：“多谢夫人美情。”无奈只得就席。飞龙亲手斟上了满满一盏，立起身来，双手献过来，狄爷也起位，接杯在手，叫声：“夫人啊，本藩没有甚情于你，怎敢叨受夫人这等厚情？”飞龙说：“千岁啊，你说那里话来，既承千岁不弃为夫妇，休说客套之言，无非贱妾借花献佛，聊表寸心，请千岁上坐。”狄爷说：“夫人啊，请坐。”即干饮一杯，一连饮过三杯，狄王爷也回敬三杯，然后夫妻谈说些闲话，不知此夜狄青被害如何，此是：

仇人今夜同相会，孽债斯时已尽消。

第四十四回

从母命遇害却除害 报夫仇图杀反被杀

诗曰：

强从母命燕新婚，只道贤良淑女身。

岂料冤家同匹配，交杯执盏是仇人。

再说狄王爷夫妻对酌，谈说一番闲话，飞龙又问起征西劳苦已有三载，将来他邦如此强悍，辽将有多少凶勇的。狄爷说：“夫人啊，若是西辽守关众将皆是无能，只有番王差来太子达麻花、驸马黑利二人果然有些本事，众将杀他不过，本藩用法宝伤了他。二将亡后，要算扳天将星星罗海本事高强，本藩虽不惧怕，也算得西辽头等英雄。”飞龙说道：“莫非又用法宝伤他么？”狄爷说：“夫人啊，那法宝后来不知为何不灵验起来，当时兵微将寡，却被他领了数十万番兵数百员战将，困在边关。本藩无计可施，亏得飞山虎到得单单国，请了公主到来，方能大破重围，奏凯班师。”

飞龙暗想：“他既有此法宝，但不知他是何法宝，有如此利害。”即说：“千岁啊，但不知你用的是何法宝，那里来的？”狄爷说：“是玄帝神明所赠两桩法宝，一名人面兽，一名穿云箭。赞天王五将等多死在两桩法宝之内的。”飞龙说道：“如此妙用，如今藏在那里？”狄爷说：“本藩上阵交锋，藏于怀内，若不出战，焚香供奉。如今现在书房桌上。”飞龙说：“可与妾一观否？”狄爷说：“这也无妨，待本藩请来与夫人观看便了。”飞龙说：“千岁啊，妾身不要看了。”狄爷说道：“却也为何不看？”飞龙说：“千岁，你若出去，必然不转来，又在书房安睡了。”狄爷说：“夫人啊，母亲之命，如何违得？待我取来与你一观。”

若说狄爷原是个真性英雄，况且又是出于意外风波，如何参得其中作弊？此时见母亲如此着急，若是执意不从，即同逆伦，只要不与交合便是。此时拿进两桩法宝，向桌中放下，叫声：“夫人，此为人面兽，此为穿云箭。”飞龙看了一回，说：“千岁啊，看来二宝乃是平常之物。”狄爷说：“夫人，你休言法宝是平常之物，本藩立的汗马功劳，皆亏二宝之力。”飞龙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只是暗中怀恨二物，恨不得登时毁拆了，只得放开笑脸说：“千岁啊，妾身还要请问，既然二宝神通广大，因何在单单被擒，何不用他？”狄爷说：“夫人，这法宝却也奇怪，在单单国总不灵验，况且公主法力高强。”飞龙说：“单单公主与千岁成亲后，如何看待？”狄爷说：“他待本藩真乃情深义重，恩爱相投。只因本藩一心要去征西，只得把他抛别。后来兵困在白鹤关之日，他看见求救之书，即日提兵解救，方能得胜班师。”飞龙听罢说道：“原来千岁心在单单恩义之妻，无意于妾，故以如此。”狄爷说：“本藩并非如此。”当时狄爷不欲再多言，便说：“夫人，本藩身心不宁，要去睡了。”这人面兽与穿云箭放在桌上，思量上床去睡。

飞龙一心要灌醉了他，然后下手。叫声：“千岁慢些睡，妾还有话言。”狄爷说：“夫人还有

何言且讲来。”飞龙说：“千岁啊，难得你今夜进房，妾有话请教谈言。千岁因何要睡，莫非贱妾恭敬不谨么？”狄爷说道：“夫人啊，你言太重了。”狄爷只得从新坐下说：“夫人还有何言请教？”飞龙说：“千岁啊，妾身还要奉敬三杯美酒，说说闲话。”狄爷说：“夫人啊，酒是吃不下了，既是夫人的美意，敢不领情？”

飞龙唤丫环把玉盏满满斟起一杯，飞龙双手献上，说道：“此杯恭贺喜千岁征伏西辽，功劳浩大，加官进爵，一门福祿，叨劳千岁，请饮此杯。”狄爷说：“多谢夫人如此厚情。”接杯干饮。飞龙再斟上一杯，说：“此酒贺喜千岁身为中国大臣，单单国中招驸马，光辉显耀，何人可及？”狄爷笑道：“单单招亲，原是出于无奈，有何显耀？”飞龙说：“若不是单单招亲，谁人解得重围？正是福祿双全，皆是招亲原因。”狄爷只得饮过。又斟上一杯说：“此喜得千岁位至极品之尊，五虎平西，威名远震，君王隆宠非凡，永保宋室江山，流芳青史。”狄爷说：“夫人啊，本藩有何德能，敢当此谬赞。”狄爷一连吃过三杯美酒。

飞龙又唤丫环满酌一杯，狄爷说：“夫人，你自家一杯不吃，杯杯多是本藩吃么？”飞龙说：“妾也奉陪一杯便了。”以后你一杯，我一杯，彼此又谈说一番。狄爷十分厌烦，装着假醉，斜身坐椅欲睡。飞龙只道他上当了，吩咐丫环帮扶千岁睡下。此时狄爷原是酒量高，并非真醉，和衣睡下。飞龙只说他醉了，满心欢喜，吩咐丫环收拾去残肴，不必进来。飞龙此时卸下梳妆，宽了裙服，就抽好宫鞋，杀星现现，剔亮银灯，进来卧房。一看狄爷，便叫声：“千岁，为何不宽衣而睡？”狄爷原是防他要图欢乐，故而装着假睡熟，飞龙连呼不见答应，暗暗心欢。又走到桌中拿了人面兽，口称可恨，即扯为四块。又拿起三支神箭，折为六支。此时走向卧房，欲取尖刀不便，忙向壁挂的龙泉剑取下，飞龙虽是胆雄性烈，执剑在手，不觉心寒，战战兢兢，浑身发抖，呼呼气喘，走近床边。

幸得狄爷仰面朝天卧着，叫声：“千岁，宽了衣服睡好。”狄爷仍装假睡不应，飞龙喊声：“杀害我丈夫，我来报仇。”连忙一剑砍去，狄爷一闻此言，剑未落早已闪在侧一边，喝声：“慢来！”复将身一进，照定飞龙一脚，踢在小腹，痛不能当，一跤跌下尘埃，剑也抛去丈余。狄爷飞跑上前，心头大怒，拾起龙泉剑，喝声：“好贱人，本藩与你平日无仇，往日无冤，因何起得这包天之胆？”飞龙忍痛立起来，走上前，照定狄爷怀中撞去。狄爷骂声：“贱人，你要怎样？”飞龙高声道：“我要你的性命！”思量要夺这宝剑，狄爷大喝一声，手起头落，但见鲜血满地流红。今日飞龙欲报夫仇，岂知夫仇未报，反先丧了性命。若说飞龙公主，真乃女中豪杰，立心为夫报仇雪恨，其心不以生死为论。如若狄青被他所伤，料亦难逃，亦必从夫于泉壤矣。观其心至死不变，诚为千古节烈之堪称者也。

此时狄爷怒犹不息，说：“贱婢啊，你要我的性命，谁料你的性命倒送在本藩手内。”当时一手拿了宝剑，一手拿了首级，又想：“这杨氏说杀他丈夫，要来报他之仇。这句话好不明白，到底他的丈夫是那一人，姓甚名谁，也当说个明白，因何不说明，行得如此凶性？咳，我想你这贱人真乃包天之胆。”说完，拿了首级，一路向中堂跑出。此时众人多已睡了，还有孟定国与焦廷贵，在着西楼窗内吃酒，用着两个家人侍立酌酒，猜拳行令，呼五喝六之声不断。说：“老孟，你请饮此杯。”又闻笑道：“又是我饮么？”

此时狄爷一路出到王府中堂，看见西窗内灯烛辉煌，焦、孟二人还在此吃酒，连忙登楼说道：“人也杀了，本藩还要吃酒！”此时两个醉汉只见狄爷手中拿了首级、宝剑。孟定国即忙立起身问道：“千岁，为何今夜伤人？”焦廷贵说：“是了，千岁在西辽国杀得番兵不足欲，所以今夜再杀个把来玩玩的。”狄爷喝声：“胡说，他是杨滔之女，行凶要杀本藩，反被本藩杀了他。”

焦廷贵高声说：“不好了，如此说来，乃是夫人。”狄爷说：“他是什么夫人，乃是来行刺的奸细。”焦廷贵说声：“原来杨氏来作奸细行刺千岁么？这还了得！”焦廷贵真乃一鲁莽之徒，此时不问情长情短缘由，伸手去夺了首级，也不拿灯笼火把，一路跑出外堂去了。狄爷不住口的叫道：“不要走，快些转来！”焦廷贵说：“千岁不要管闲帐，未将送他回府去杨滔处，报功领赏就回来。”狄爷不悦，又差酌酒两个家人，拿了火把赶去，叫他转回。此刻焦廷贵跑开大步，先开了中门，一路跑出。又开过五重府门，方到边厢，两个家人赶上，叫声：“焦老爷，千岁特差我们来，要你回转府中。”焦廷贵听了喝声：“你休多管，快拿火把走到杨府那里去！”两个家人只得持着火把，一路同往杨府而去，不知杨户部如何打点，正是：

英雄福厚祥原厚，奸佞机深祸亦深。

第四十五回

莽将军夺首级报信 刁佞党乘机隙施谋

诗曰：

飞龙立志报深仇，定数安拂命不犹。

未雪夫冤先丧命，奸臣乘隙复施谋。

按下慢表焦廷贵前往杨府，再说孟定国虽吃酒过多，到底心中还是醒的，想一会也觉心惊。这孟定国不独前时出阵杀过多少将兵，就是目下征西，不知伤了多少番兵性命。他原是阵上英雄，何故此刻着慌起来？只想狄爷完婚只得六七夜，闻他天天在书房内安歇，今夜一刻把夫人杀死了，到底不知何故。慌忙叫声：“千岁爷，为何将夫人伤害了？”狄爷说：“杨滔叫女儿来行刺本藩，今夜杀了此女，除却祸根。”说罢，复回后书房坐下。

此夜孟定国满心疑惑，总要问个明白，又进书房，说声：“千岁，到底夫人有何不是，望求说个情由。”狄爷说：“你不要管，且往外边去罢。”孟定国道：“只恐杨滔不肯干休，如何是好？”狄爷说：“这也不妨，顶天大事自有本藩担当，你且去罢。”孟定国心中疑惑，出至西楼，唤醒三位英雄，说知其故，彼此皆惊，齐到书房来动问。此时狄爷将其情由细细说知，众人猜测一回，有刘庆说：“千岁，你在着本朝，无非杀过一个王天化，并无伤害过两个人，如何杨氏说与丈夫报仇，却也奇怪了。”张忠说：“这杨滔奏请圣上为媒，千岁奉旨成亲，非同小可，况且杨滔之女是个黄花女子，那里有丈夫的？必然千岁听错了。”狄爷说：“那里话来，本藩自然听得明明白白的。”李义说：“想来杨氏是个黄花之女，焉得有与丈夫报仇之事？定然千岁错听，屈杀他了。”狄爷说：“就是错听了，你们且往外面去罢，本藩要睡了。”四人听罢，登时退出外厢，你言我语，说他必然多吃了几杯，发起酒颠来，杀害了此女。只怕杨滔不肯干休，又有风波在目前了罢。不要管他，且到来朝便知分晓。不表四人之言。

再说狄爷在书房内想去思来，觉得怒气冲冲，又难以测度其缘由，想了一会，叹声：“莫非又是庞洪之计，与杨滔同谋来算账的？”冷笑一声说：“若是庞洪用计，显然恶毒，岂知计又落空，陷害不成了。且待来朝奏知圣上处分便了。”又说：“想来母亲谅已睡了，不可惊动于他，本藩坐待天明便了。”又想起两桩法宝，复进房中一见，吃惊非小，说：“罢了，你这贱婢毁坏了法宝，把你尸碎为泥，尚不足以当其罪，只得一并拿出书房，待明日将此为凭，奏知圣上。”此时狄爷昏昏沉闷，几乎气杀，按下休提。

又说莽夫焦廷贵，想来杨滔之女要害狄爷，一路行走思量，也是心中大怒。拿了首级，跑开大步，已到了杨府门首，立着将大拳打门，犹如擂鼓，府中门上人还未寝睡，听见外边大振喧哗的打门，即忙拿了火把出外，开了府门，大喝：“那个狗头，夜静更深，敢大胆在此吵闹。”焦廷贵喝声：“瞎眼的蠢物，且看看老子手中是何宝贝。”门上将灯一照，吓得大惊失色，连忙

更问道：“因何你拿着首级在此？”焦廷贵笑道：“你倒也好眼力，快去报知你家杨滔，我乃狄王爷的焦廷贵，今夜王爷杀了你家小姐，如今拿着首级来还老杨，快去罢。”门上说：“不好了，杀害了小姐。”焦廷贵说：“这有何稀罕，我家王爷征西，杀了多少人，何况一个女子。”说罢，跟随了门子一齐直进。

此时杨爷还在书房看书未睡，若是主家未睡，一众家人手下也不敢睡。门子一重重扣门而进，直至内堂。焦廷贵尚未见杨爷，早已高声叫道：“老杨快出来，你家女儿回来了。”左右家人见他手拿血淋淋的人头，大惊，连忙动问。此时门上人进内禀知，杨滔闻说，吓得目定口呆，急急抽身出外，回道：“焦将军，这个首级何处拿来的？”焦廷贵说道：“你自己的女儿也认不得么？你且拿去看认分明罢。”此时杨滔虽然不是亲生女儿，也觉惊慌，假意说道：“因何成亲数日，就送了性命？我儿啊，到底有何缘故，为父全然不晓，可怜你死得好惨啊！”又问焦廷贵：“为何你家千岁把我女儿伤害了？”焦廷贵说：“这是你女儿不好。”杨爷说：“到底有何不好？”焦廷贵说：“这是她要与千岁同睡，岂知千岁偏不喜这件事情，你女儿放起蛮来。要杀千岁，反被千岁杀了。老杨啊，我今还你女儿，且拿去收藏好。”说完，转身跑出府来，家人持灯引道，一直回归王府去了不表。

再说杨滔把飞龙首级细细一观，长叹一声说：“飞龙啊，你一心要报丈夫之仇，混进中原，身投相府，国丈施下巧计，下官将就好机谋，岂知你夫仇未报身先丧，倒弄得下官今日毫无主意，怎生调停是好？”想了一会，说：“罢了，不免连夜去见国丈，看他如何打算罢了。”此时也不换衣，随身便服，即吩咐小使持了灯笼，乘了小轿，四个家丁跟随而去。

此刻二鼓将残，只见街上民家灯收夜静，寂寂无声，直到了庞府门前，家丁把府门叩开通报。若问做了当朝宰相，真乃劳碌非凡。各省奏章，一切国务，一一留心细看，好待明朝达呈御览，不到二更，不能安睡，若睡得更把，又要上朝，所以合着古语两言：

只爱做官千日好，不及农夫半日闲。

此时太师正要安睡，忽见家人传说户部杨老爷有急事要见，此时庞洪一想：“这杨滔此候还来相见，有何急事？”也觉疑心不定。又有两句古言：

日间不作亏心事，夜半敲门不恐惊。

庞洪想一回说：“莫不是飞龙杀害了狄青，前来报知？”即忙传命，请来相见。国丈便服出了书斋，杨滔走进府堂中，因有众家人在，仍同到书房坐下。杨滔叫声：“国丈啊，不好了，飞龙要杀狄青，反被狄青杀害了。差来焦廷贵，把飞龙首级拿来还我。这件事情还是私下调和了，还是奏明圣上？下官想来，这件事在两难，思想不来，所以深夜到来，请国丈高明主见如何。”

此时庞洪听了，好像半空中照定头脑打个大霹雳一般，说：“飞龙啊，老夫只道你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。因此用尽机谋，力荐你出头，指望你把冤家除了，使我翁婿心中遂愿。岂知今日你画虎不成，真乃可惜了这飞龙也。”杨滔说：“国丈，如今长言不如短语，到底怎样调停为妙？”庞洪听了，想一会说：“杨大人，如若私和了，是造化这小畜生的，飞龙性命枉送于乌有。今日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你来朝奏明圣上，只说狄青无故杀妻，伤害了你女儿，况且圣上为媒，非同小可。那怕他势大封王，照依国法森严，若民犯罪也是一般。”杨滔说：“倘飞龙有甚破绽之言，唤入狄青耳中，他执此为凭，如何是好？”庞洪说：“这是死无对证之言，那里作得凭证？如若圣上姑宽不究，老夫定然在旁顶力，说他无故杀妻，应该抵命。此时看那小畜生逃得那里去。”杨滔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明日奏闻圣上便了。”庞洪说：“又有一句要紧关的说话，切不可露出飞龙两字，总要认定凤姣女儿，这场是非包管赢的。倘若除了狄青，老夫不忘你的情，愿谢金

银与杨大人,还要慢慢奏知圣上,加升吏部之职,决不相负的。”原来杨滔最是贪财物之辈,听了国丈之言,得意洋洋,作别而去。

再说五更三点,天子尚未登坐金銮,文武官多在朝房叙候,众文武耳风一闻此事,尽皆着忙。有杨户部说声:“狄千岁后生家,何必作此威头,仗着太后娘娘的势力,把我杨滔欺负,无端杀害妻子,全无国法。下官女儿之仇一定要报的。”狄爷冷笑道:“你为人做了禽兽之心,使出这样毒计,思量要陷害我狄青。幸喜我命不该终,不中你奸谋,今日你害人还害了己,正是灯蛾扑火,自烧其身。”二人争论不一。

庞洪假意来劝解:“二位何须争辨,少刻奏知天子,自有国法公论。但想无故杀妻,过于残忍,罪却不少,狄千岁也知其法律的。”狄爷听了说道:“纵然偿命,我狄青岂是贪生畏死的么?”国丈说:“千岁不如听老夫的言,私下调和了好。若要认真起来,总要抵命。王子犯法,与庶民同。太后娘娘也是难遮盖的。”狄爷说:“国丈,你言差矣。我狄青并用不着姑娘的倚盖,所以前时不愿无功受职,当殿比武,险些丧了性命。皆因不把太后娘娘倚靠,解送征衣独往外邦之后,又蒙国丈美情,保我征西。若然倚了姑娘的势力,决不使天牢禁母,所以屡被奸臣算计,受劳多少,才得平伏西辽,苦乐皆由自己担当。今日圣上自有国法处分,是非曲直悉凭圣上公听,何劳国丈多言。”庞洪听了,呵呵发笑说:“是极,原来一个硬性英雄,老夫失言了。”正是:

忠良理直何为惧,佞党心歪屡着惊。

第四十六回

奏冤陷玄天收宝 命审断宋帝差臣

诗曰：

玄天赠宝付英雄，征伐西辽立大功。

却被飞龙轻毁坏，腾空收去显神通。

却说狄爷与国丈驳说一番，又说各位王爷平日间或上朝或不上，就是一月不上朝，天子也不来查究，所以这一天一人也不在此。停一会，听得景阳钟鼓一撞，龙凤鼓一响，净鞭三下，圣驾登銮。文武官员朝谒已毕，值殿官传旨未了，文班中闪出杨户部，武班中闪出平西王，二臣各说有事奏闻。天子一想：“他二人乃是翁婿，有何事情，一同启奏？”即降旨：“二卿平身，有何事情，文的先奏。”庞洪一想，先奏便是一点便宜之处了。

杨滔奏道：“臣有次女凤姣，多蒙圣上天恩，赐臣女与狄青成亲，才得七夜，臣女并无差处，不知狄青何意，竟将臣女杀害了。差焦廷贵将首级一颗，于昨夜二更时分，交还与臣。陛下啊，古言：钢刀虽利，不斩无罪之人。臣女有何差处，也要查察分明，方能定罪。他又不说臣知，倚着王亲势力，竟自行凶，将臣青年弱女身首分开。可怜臣年花甲，单生两女，如今幼女无罪被陷。今日并非翁婿要结深冤，伏乞陛下究问平西王，臣女有何差处？”

狄爷说：“臣有奏闻：臣蒙圣恩浩荡，把杨滔之女赐与臣成亲，臣看待他无甚差错。那晓得杨氏不知他立心何故，昨夜与臣吃酒，自家一杯也不饮，多劝臣吃，臣已厌烦，酒也不吃，先去睡了。不一回，凤姣手持龙泉剑立在床前，喊声：‘狄青啊，你杀害我丈夫，我来报仇。’一剑砍来，幸得臣不该死于他手，急忙闪脱，剑已落空，臣赶上夺了他剑，手起挥为两段，却是真情。陛下啊，但想此女说话有因，立在床前说要与丈夫报仇，然后落剑，想来分明不是杨滔之女了，是作奸细前来陷害于臣。伏惟陛下细把杨滔究出真情，免得混浊不分，串同作弊。”此时国丈在旁吃惊不小，想来：“这飞龙自己把机关泄漏，如今圣上查问起来，如何处置？”天子又问杨滔：“那凤姣到底是你女儿否？从前匹配与何人？”

杨滔奏说：“圣上啊，臣女凤姣乃是黄花闺女，从前并未有丈夫，满朝文武也有知的。”天子又问众臣，有言果未有夫的处女。天子说：“既不曾有过丈夫的，因何说杀他丈夫要报仇之话？”杨滔说：“圣上啊，这是狄青一面之词，死无对证之言，谁人肯信？”狄爷又奏道：“凤姣既是无差，臣断不无故杀妻之理，不惟他说话有因，且臣两桩法宝已被他毁坏了。”嘉祐皇帝说：“是何法宝？”狄爷说：“陛下，这法宝一名人面兽，一名穿云箭，前时奉旨解送征衣，路遇玄帝所赠，命臣上阵随身，若遇西辽骁将，用此法宝能伤他。箭能除妖术，试用几回，多已灵验，实是神明法宝。竟被凤姣未死之先，已毁坏了。他死后，臣见满地抛弃，所以带来上殿为凭。伏惟陛下立法，将杨滔究问，便知情弊了。”杨滔此时也觉心慌，庞洪也是着急，暗说此事飞龙

弄坏了，恐防更有干系。当时天子看有两桩法宝，觉得好笑，乃三支小箭，折为六段，一个纸金脸，却似孩童玩弄之物，是什么法宝。正想之际，忽听得半空中一声响亮，犹如天崩地裂，一阵狂风吹透满殿，龙案上两桩法宝吹得无影无踪，转换红笺一纸，金字两行，写着：

今日玄天收法宝，辽邦有将猛如龙。

此时天子大惊，方知法宝是神圣的。

若问上帝既收法宝，何不一发明了这段疑案事情？如若大小情事多是神明出白，凡间不用官员了。所以单将法宝收去，不将疑案点明。嘉祐王此时敬信神祇之物，只有杨爷、国丈惊惧，犹如烈火焚烧，好不着急。众文武虽则无干，也觉难辨其缘由。当时仁宗天子亦不能分辨，只是呆呆思想。庞洪犹恐他想不出好听的话来，连忙出班奏道：“臣有奏。”仁宗王说：“卿所奏何事？此事重大，可听的则奏来，不中听的不必多言了。”庞洪说：“臣思凤姁乃未出闺门处女，焉有与夫报仇之说？二则成亲数日，无怨无仇，据臣愚见，如何下得这般毒手，敢大胆持剑杀害丈夫？实是一面之词。凤姁既有报仇之说，狄青何不问个明白，杀他未迟。岂非死无对证之语，准信不来？就是两桩法宝，狄青杀害了凤姁，无可抵塞，自己毁坏，也是理论不得。况且凤姁实在前没有丈夫，众臣共晓，怎么说与丈夫报仇？据臣愚见，陛下免费龙心，发交三法司审个明白，如何？”嘉祐王听了，说道：“庞卿此话倒也相宜，但无能干官员，审不得这桩疑案，三法司朕也不用他。降旨：无私文彦博、硬直崔叩命，从公审断申明，前来奏与朕知。”原来两位大臣是正直无私的，不是庞洪党羽，无奈审断公务不十分精办得来，且这桩公案实是难办的。但圣上之命，如何不依？同说：“臣领旨，立限臣等五天申明，复旨便了。”天子拂袖退班，众臣各归府去。

崔、文两位公爷差人往杨府将头吊出，然后同往狄府。其时午尽了，杨府内夫人小姐早已得知，彼此着惊。狄府中男女下人多已知道，只有老太君吓得惊慌失措。到了房中，看见尸骸，好不惨伤。欲向众将问个明白，岂知都往午朝门外打听去了。太太骂声：“好畜生，因何如此薄情？杨氏纵有差迟，可告诉为娘，也能理论得来，因何胡乱将他伤害了，没有半分夫妻之情？”太太此时不知埋怨了孩儿多少，这些家人也议论纷纷。正说之间，报说千岁爷回府了，同了文、崔二位大人，众将军随后，同进中堂。石将军也到了，狄爷到了中堂银銮殿，说：“二大人请坐。”王告坐间，有家人禀知千岁爷，太太有请。狄爷说：“二位大人，下官失陪了，停息一刻，即来奉陪。”二公爷说：“千岁请便啊。”

此时狄爷走进内厢，见了母亲，太太连骂：“畜生啊，因何无故杀害了媳妇，不畏萧何六律？看你如今怎生逃脱？”狄爷说：“母亲不必心烦。”细将情由禀知，太太又吃一惊。又有杨夫人进内，见女儿尸首，假作悲哀。若说这位夫人，原是个忠厚之人，杀了飞龙，干他甚事？只因丈夫要他去假哭女儿，方得省人疑惑，哭后又要吵闹，方为妥当。夫人只是难违丈夫之命，到来无非哭了几声，叫他那里能吵闹得出来？太太倒也过意不去，叫声：“亲母且宽心罢，原是我畜生不好，狠心杀害你女儿。”夫人说：“太太啊，妾身只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鸾姁，嫁着江西本省。只有次女凤姁，早晚相依的，那晓得做亲七日，遭刀而亡。患病死的也罢，这般惨死，好不痛心！”太太说：“夫人啊，但据小儿说来，乃是你令爱不好，持剑要杀丈夫，反被小儿伤了。今日真假难分，且待来日申明，便知明白。”

且说文、崔二爷，狄千岁引道，杨爷在后，直至房首。太太、夫人避过二位大人，把尸首验毕，配合过首级，一些不差。又说：“千岁，那凤姁纵有差迟，却是你家的人，理当收殓。”狄爷说：“这也自然。”文爷道：“三天成殓了，第四天齐集申明，好待下官复旨。”说完二人告别，杨

滔也转回衙不表。

再说庞洪独坐书房，叹声：“飞龙啊，老夫料你必然害了狄青，纵害他不成，也不好说出与丈夫报仇，破露机关。倘杨滔有甚差迟，只忧他又扳出老夫了。若差了别人审，也能通个关节，岂知差了这两人，有言难说，有贿难行，倘被他审出真情，杨滔之罪难免，老夫也不安稳了。”不表庞洪忧虑。再表四虎将军、焦、孟你言我语的，猜疑不出是杨滔之女的真假。待等崔、文二位大人审明，便知分晓。是日免不得备棺成殓，招度功德，后来不知如何。正是：

□□□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□□□。

第四十七回

审疑案崔文辞办 完民饥包拯回朝

诗曰：

二忠领旨断奸谋，岂料庞洪狡计稠。

专办不能分割白，幸有包公力搜求。

话说狄王府将飞龙尸骸收殓了，做些功德超度亡魂。岂知王府中比不得等闲之家，外国阴魂那里存顿得住？一死魂魄早已渺渺茫茫不知去向。此时老太太十分烦乱着忙，此日杨滔的夫人仍在狄府，见太太这般忙乱着急，也觉心中不安，过意不去，欲说分明，丈夫性命难保，不得不含忍在心。此是忠厚人，心事每常如此。是日成殓已毕，原来汴京并无坟墓，少不得寻了一个空闲地，停了棺柩。夫人回归杨府，叫声：“相公啊，这件事情果乃干得不好，倘然审出真情，祸事不小。”杨滔说：“夫人，不妨无事的。下官总是一口咬定，要与女儿报仇，怕他什么！”

此时三朝已过，至第四天，文、崔二位钦差奉旨审询狄、杨，狄爷照依奏主前言，并无更改。杨滔一口认定女儿惨死，总要伸冤，又不能用刑。两位大人没理会，合审过一堂又一堂，一连二日，不能审明，难以复旨。是日天子临朝，问崔、文二臣问起狄、杨之事审得如何。二臣同奏道：“尚未审明，陛下且限臣三天审明，复旨便了。”仁宗王说：“依卿所奏。”圣上退回宫。二位大人审了三日三堂，不独凭据追不出，而且狄、杨的口供对质，与前日的不差分毫。这件事情真乃苦差难办的。这两位大人商量，无计可施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包龙图大学士前者奉旨赈饥已毕，回朝复命。此时大宋朝中奸臣屡屡，脉络不绝，所以处处年饥。包大人往各省赈饥，甚是劳忙。上年陕西赈饥，下年早稻丰稔，物阜民康。这件公务已完，又到粤东赈饥去了。所以连年不在朝中，那晓得国家许多事情动作。是年粤东公务又毕，一路回朝，渡水登山，非止一日，已到汴京。进城天时午后了，此时未去朝天子，先来见众僚。到了九王府中，多去探望。恰遇是日众王爷叙会，正在谈论狄、杨之事。包爷到了，一同相见坐下。食过茶一杯，各说候信之言，问起赈饥事情，包爷细细说了一回。众王侯说起狄青之事，说：“包大人，你原审过多少疑难事，单有此事，莫说崔、文难以力办，就是大人也难以担承了。”

包爷听了，微笑道：“老千岁，如若圣上发与下官审断，少则一日多则二日，必要审明。”潞花王叫声：“包大人，孤家也想道，若是大人在朝，何用三朝两日，就断明白了。故孤家正在思念，你今幸喜还朝。来日奏知圣上，发交大人经手力办，未知尊意若何？”又有汝南王千岁说道：“若是包大人承办，不用一刻，必然明白了。”众王侯你一言，我一句，褒奖这位铁面无私之臣，一时感激他正直硬性，便说：“列位千岁，待下官来日见驾请旨承办，如若圣上不准，不干

下官事了。”众王爷说道：“这也自然。若然大人请旨圣上，谅必准的。”

此时包爷拜别去了，又往探同年文大人，到府门家人投帖，文爷吩咐大开中门，迎接进中堂，施礼坐下。又报崔大人到衙了，包爷、文爷一同出来，这包爷说：“崔年兄大人请了。”崔爷一见说道：“原来包年兄大人回朝，失迎了。”三人一同复到中堂，殷勤告礼而坐。文、崔同说：“包大人，你多年跋涉路途，辛劳国务，我们常常挂念。今幸还朝，谅必赈饥公务已完了。”包爷说：“多已完了，今日回朝，做个闲暇官罢了。”崔爷笑道：“包大人你又来了，你是个能干的人，日断阳间，夜查阴府，当今天子也亏得你。如非包年兄忠心为国，怎得当今陈桥认回母亲，今如大人不在朝中，奸贼庞洪屡屡陷害狄青。”

包爷做假不知，问道：“怎生图害的？”文爷细将保他征西的事，一一说知。崔爷说：“如今又有一段奇文。”包爷说：“又有何事情？”崔爷就狄青杀害凤蛟一长一短说明。包爷说：“不知二位大人如何审结。”崔爷、文爷说：“不瞒年兄，我们审过两堂，总是不明。今日又审一次，口供原是不改一字，难得年兄还朝，请教高才，如何审断，才得明白？”包爷说：“二位大人啊，不是下官笑着你们办这件事情，若经二位承办，审到来年，也不明白的。待下官来朝见驾，复了圣命，然后请旨承办，管教是非曲直即分了。”崔、文二位大人巴不得脱离这段苦差，听了包爷之言，二人大喜，同声说：“包大人如若申明这桩疑案，真乃神断了。”包爷说：“此乃易事，二位不必费心，下官告别了。”文爷说：“二位大人俱往后堂小酌，然后起车罢。”包爷说：“不消了。”一路至府门，一拱作别而去。

崔、文二人仍进中堂，崔爷说：“年兄，小弟前来非为别事，只因审断此事不明，到来商酌。难得包兄一力担承，看他如何申明复旨的。”文爷说道：“曾记得他前时三审郭槐，用了许多摆布，也审得明明白白。今日他担承办此案，料必吹开云层，复见天明了。”崔爷笑道：“年兄，此乃你我的采头，遇他还朝。”此时崔爷也作别回衙，二爷心头放下不表。

再说潞花王回到南清宫，叫声：“母亲啊，孩儿今日见崔、文二臣审询表弟这段事情，总是不明。今幸得包拯回朝，一力担当来朝请旨，申明这段事情，必然审明的，母后且自放心。”太后带愁说：“儿啊，包拯虽是神断，到底不知审得明白否，我儿且慢欢心。”

不表南清宫之言，且说庞洪一闻包公还朝，不觉吃了一惊，说：“不好了，倘他担承审办此事，就有些不妙。满朝文武，老夫多是不介怀，单有这个包黑子，老夫最是忌他。且自今以后，须要着实提防才好。”叮嘱一班奸党，大众须要小心。话休烦絮。又说包爷一回，来去相探各王爷厚交，西王那边也该去探望，只因他要担承力办这桩公案，如若先去拜探他，犹恐旁人议论，疑着暗中相通关节，避了嫌疑，所以包爷只做不知。别了崔、文，不往狄府，独回自衙，夫人接见，闲文不表。

次日五鼓黎明，各官叙集朝房内，庞洪见了包爷，只是胆寒不安，开言叫声：“包大人，未知何日还朝？”包爷说：“下官昨日还朝，只因天色已晚，未曾探望得老王亲，万勿见怪。”庞洪道：“这不敢当，老夫不知包大人回朝，失于接候，多多有罪了。”包爷说：“不敢，下官又闻杨大人有令爱配匹狄王亲，是老国丈作伐的么？”庞洪说：“这是圣上执柯，命老夫代劳的。”包爷说：“但闻狄王亲无故杀妻，崔、文二公审断不明，老国丈既然作伐，何不与他们辨理分明，为何坐视旁观？这等为媒，三岁婴孩也会做的。”国丈说：“包大人，这不是老夫爱执柯，乃是圣上委老夫做的。老夫又不是奉差承审此案，我也管不得他们事情。”包爷冷笑道：“老国丈，你的话好糊涂也，无故杀妻，不知真假，你还不知，妻房要害丈夫，串同作弊，须要在媒人身上，老王亲因何推得这般干净的？”原来包爷是乱撞木钟之说，国丈不觉触着心虚病。

包爷一看他面色，思量又是这老头儿作弊，正要开言，忽闻景阳钟一响，天子坐朝。众臣参见，值殿官传旨毕，左班中闪出包爷，俯伏金阶说：“臣包拯前时奉旨往陕西赈饥，继后又往粤东赈济，如今二省百姓沾恩，岁已丰稔，公务已毕，臣今还朝复命见驾，愿吾主万岁。”仁宗天子一见包拯，正是君臣不会，已经三载。此时龙颜大悦，钦赐平身，赐坐东首，即命侍御送上香茗一龙杯，说：“朕屡屡承劳包卿之力，辛勤国务，道路奔波，朕心常怀挂念。今幸还朝，奈无别职再以加升，只好赐些宝玩金银，莫怪朕之不情。”包爷奏道：“微臣深沐王恩，粉身难报，岂敢加爵受恩。但愿肃清朝政，臣下沾恩，微臣深望了。”天子大悦道：“包卿真乃朕股肱贤弼。”

君臣言谈毕，有崔、文二臣俯伏金阶说：“臣等见驾，愿吾王万岁。”天子说：“二卿审问狄、杨之事如何？”二臣奏道：“昨天又审一堂，仍无凭证，实因事有委曲，非臣办不力，伏惟我主参详。”嘉祐王一想，看看包爷说：“朕有桩疑案事情，欲烦包卿办理，不知卿意若何？”包爷奏道：“陛下有何难事，若可办者，敢不丹心力办。如若难似郭槐事情，臣亦难以承办，伏乞恩宽。”天子把狄青无故杀妻一一说明。包爷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但思杨滔有女年已如此，理该择配，因何专候狄青，至此期方为匹偶？又愿作偏房，要君作主，其中必有别样心肠。臣且领旨审断，如若狄青无故杀妻，臣不敢徇情于狄青。倘杨滔果有别端作弊，臣亦不敢置之不究。限臣三日内申明复旨便了。”今日包公还朝承审此事，正是：

混浊流清分水底，云霞吹散见天心。

第四十八回

包公奉旨审疑案 杨滔委曲掩真情

诗曰：

杨滔佞党与庞洪，同害忠良把主蒙。

包拯待君公审断，奸臣二贼急匆匆。

话说包龙图领旨承办狄、杨此案，圣上回宫，百官退朝，各回衙所。独有杨滔见包公领旨承审，急得心犹如火煎一般。退了朝也不回自衙，悄悄来见国丈。此时庞洪正在书房烦闷，忽杨滔到来，说声：“老国丈，此事弄坏了，如何是好？若还不发与包公审问，我也全不在心。如今圣上发与他审，这黑子非比别人，他审过多少稀奇的事情，日断阳间，夜查阴府。倘被他审出原由，我的性命难保了。”

此时庞洪原是十分不安，害怕包爷审断。只因对着杨滔说，怀着一个鬼胎，要做出不害怕、不介怀的光景，好待杨滔安心对审，赢得狄青，就无害了。此时笑道：“杨大人不必心烦，由他审断利害，只要你想定死无对证，求他为女伸冤，那怕这黑子利害。”杨爷听了，也无奈何，正要辞别回衙，只见两个家人匆匆忙急禀上说：“大老爷，今日有包大人到来，张龙、赵虎立请大老爷前去听审，来差等得已久，所以催速小人前来找寻，请老爷速回。”此时杨滔一路回去，心大不定，意欲回府叮嘱夫人要话，无奈路遇张龙、赵虎禀说来久了，犹恐包爷嗔怒，所以不得回衙，只同一路到了包府中。狄爷早已在此，这包爷命闭了府，然后审问。这也并不是怕人观看审问，只因此事干于密秘，方得根由。吩咐排军不许开府门放闲人窥探，是以杨府夫人、庞国丈差人，各各打听不出。

且说包公坐了法堂，犹如生阎王一般，冰霜凛烈，铁面无言。两边侍立无情大汉，阶下刀斧手肃静无声。行恶私曲之人见此光景，岂不害怕？当下包公先唤杨滔审问，叫声：“杨大人，你的女儿唤做何名？”杨爷说：“下官次女名唤凤姁，年纪十九岁了。”包公说：“可曾受过聘否？”杨滔说：“并无受过聘的。”包爷说：“你有了女儿，只要相女配夫，门当户对，就是佳偶。因何不配别人，偏要狄千岁为婚？又不差媒作合，竟去请旨作伐，明是防恐千岁不允，故请旨为媒。况且千岁单单国已有中馈之人，你又愿将女儿为偏室，敢是你与狄千岁有甚冤仇，抑或听旁人摆弄，同谋计害千岁的么？”

杨爷说声：“包大人，这是枉屈人了。只为下官择婿之心太高，东西不就，误到目今。因见平西王龙威虎相，美貌青年，差媒说合，还防他不允肯。故强奏恳主为媒，方能成就。一则贪他是帝王内亲，二则他年少官高。岂知他有如此无礼，竟将国法看得甚是轻微，恃着功隆位显，靠了南清宫势力，无故将我女杀害，望乞大人立法断明，代为伸冤才好。”包公听罢，说道：“本官想这平西王既有忠君报国之心，岂无夫妻伦常之义？妻无过失，岂可胡乱杀之，亏你身

为品第之流，情理全然暗昧，必然你有串同作弊，图害于他是真。”杨滔无言可答，心内惊慌。包爷说：“杨大人请过一边，狄千岁请上来。”狄爷上前说：“包大人在上，狄青犯官在此。”包爷说声：“狄千岁，你平日立下重大汗马功劳，今已官居极品之荣，若是天子为媒匹配，正宜琴瑟调和。凤姣有甚差迟，将此女杀害了？本官奉旨审断，并无偏倚留情，到底你故将妻杀，还是凤姣有何别的心肠，你且公道说来罢。”

狄爷说：“包大人听禀，我狄青初仕，就有奸臣暗算，大人尽知。后来奉旨征伐西辽，班师归国，足还未立定，这杨滔并不差媒作合，骤然请旨招亲，下官只因主命难违，国丈代圣为媒，只得勉强行娶了至室，与这凤姣和谐相处。岂知他心怀不善，娇娆面美，笑里藏刀。”包爷说：“怎见他笑里藏刀？”狄爷说：“那晚曾经用过夜膳，杨氏必要备酒对酌，谁知他一杯不饮，多劝下官来吃。此时下官有些醉意，和衣先睡了。杨氏顿时持剑在手说：‘狄青啊，你杀我丈夫，我来报仇。’顿时剑落，幸喜下官闪脱快些，剑已落空，下官抢上夺剑，砍他为两段。这是真情，望大人鉴察。又有法宝两桩，却被他毁坏了。”包公说：“是何法宝？”狄爷说：“前时解送征衣，路逢玄帝所赐，一名人面兽，一名穿云剑。命我随身带用，倘遇西番骁将，用此二宝，自能取胜。征西之时，也曾几番试验过。前日上呈御览，已经神圣收回，这是君臣共目，非我狄青妄言。”

包公听罢一想：“如此说来，这人不是杨滔之女了。”便说：“狄千岁，这凤姣既有与夫报仇之说，应该不即杀他，细细查问，就知真假。如今人死无凭，杨滔抵赖，必要为女伸冤，如之奈何？”狄爷说：“大人啊，这是下官狂莽了。”杨滔又说：“包大人明鉴万里，只此一言，立见分明，这是死无对之言，小孩子也会说的，岂但狄千岁？还求大人公断，抵偿女命，足见厚恩。”包公说：“你还要抵偿女命么？翁婿之情不要认真罢。倘认起真来，谁假谁真尚未卜。但今日事关钦犯，不论大臣，难以徇情放回府，暂往天牢，明日再审。”吩咐看官小心奉侍。司狱官是夜备了两桌酒宴，送与二大人用。这包公不是必要拘二人于此，只因此事疏虞不得，犹恐杨滔回去又使何诡计不测。故包公拘留住他，纵使他有何想象，难以施行，这是包公机密妙用处。

退了后堂，用过夜膳，夫人说声：“相公啊，古云：能者必多劳。方得还朝两天，圣上又有差使。”包爷说：“夫人，下官身受国恩，岂不丹心图报？天子有命，为臣须蹈火赴汤不辞。岂但审断些需之劳，敢不效力？此时尚未审明，今夜就要办清了。”夫人说：“相公若审明此案，名声更重大了。”包爷说：“这也何足为奇。”又吩咐张龙、赵虎，前往如此如此，二人领命去了。一会回来禀说：“小的前往狄府，据太太说，杨氏赠嫁丫头只得四个，如今一并唤到了。”包爷吩咐：“带进来。”

此时四个丫环进私衙，见包公跪下，说：“大老爷命我们前来，有何吩咐？”包爷说：“你四人唤做何名？”丫环齐说：“我名凤云”，“我名月梅”，“我名紫燕”，“我名小翠”。包爷说：“你等是向在狄府中，还是跟随小姐赠嫁到狄府的？”四个丫环说：“大人啊，我是杨府人，跟随小姐赠嫁的。”原来四个丫头见了包爷这副尊容，战战兢兢的害怕。包爷说：“你家老爷共有几个亲生女儿，唤作何名，说与本官知道。”这凤云说：“我是初来的，月梅姐姐你说罢。”月梅道：“就是我说。大老爷啊，我们的老爷单生两位小姐，夫人两个。”包爷道：“据你说来，共有四个了。”月梅说：“只得两个，那有四个。”包爷说：“你言夫人两个，老爷两个，岂不是四个？”月梅说：“不是夫人、老爷，实是一样的，总共两个。”包爷喝道：“胡说，你家老爷说有三个女儿，你因何说两个？”月梅说：“真是两个，大小姐叫鸾姣，二小姐凤姣，配与千岁王爷做亲，七夜做了无头之鬼，想来真好苦也。”包公喝道：“你满口胡言，你老爷说鸾姣的丈夫死在狄千岁之手，大小姐要报丈夫之仇，所以代顶二小姐凤姣嫁去狄府，要行刺千岁，你因何谎言哄我？”月梅说：

“大老爷，他正是谎言了，我家大姑爷活活的在江西。”包公说：“既不是鸾姣代嫁，到底那一个顶冒凤姣嫁的？”月梅失口说：“是飞——”，旁边紫燕轻轻咳嗽一声，月梅即住了口。包公喝声：“你几个人，方才你言‘飞’字，快快说来！”月梅说：“大老爷，丫头说的是并非别人顶冒二小姐的，未曾有说什么‘飞’字。”包爷说：“小小丫头，倒刁滑的。”吩咐张龙、赵虎把凤云、紫燕、小翠带了出去，把月梅夹拷十指，这月梅不知如何招出根由，正是：

奸佞深谋虽狡曲，智囊密赚果神明。

第四十九回

询丫环真情透露 赚凤姣曲折详明

诗曰：

龙图神断古今稀，审尽难猜曲案奇。

宋室若无公辅弼，奸臣乱国益昌弥。

再说月梅乃是个小小丫环头，那里忍得十指疼痛，想来：“老爷吩咐我等勿要泄机关，但今日我十指痛楚难忍，我也顾不得他长短了，且招出原由，免得痛苦罢了。”说：“大老爷，且松了手指，待我禀明罢。”包爷道：“说明了自然放你。”月梅说：“大老爷啊，小丫环曾记得去年隆冬时，有个西辽国公主名飞龙，我家老爷不知何故认他做亲生女儿，与二小姐相伴在绣阁。今年才嫁到平西王府，顶冒了凤姣小姐之名。”包爷说：“他冒名嫁到王府，你可晓得他有何缘故？”月梅说：“小丫头那里得知。去年老爷带他回府时，鬼头鬼脑，言谈多不懂他的。”包爷又问：“这飞龙嫁到狄王府之先，老爷有何言吩咐你等？”月梅说：“老爷万千叮嘱，叫我们勿要疏言，总要认定二小姐的称呼。”包公说：“飞龙与千岁成亲后便怎样？”月梅说：“大老爷，他两个名为夫妇，千岁数日未进过新房。飞龙也是孤眠，千岁原是独宿。”包爷又问：“千岁既不进房，为何把飞龙杀了？”

月梅说：“此夜飞龙叫紫燕往书房请千岁，岂知他总不肯进房，推却身体欠安。后来小翠禀知太太，这太太唤齐两人到跟前，左手拿一个，右手拉一个，扯拽至新房中，无非要他夫妻和合。”包爷说：“既是太太劝他进房，千岁因何此夜将飞龙杀了？谅必你知他的缘故，且说明来放你回去。”月梅说：“太太逼千岁进了房，他就出去了。夫妻对饮，谈谈说说，十分情浓。千岁吃酒醉了，飞龙叫我等扶他上床睡了。千岁沉沉大醉，也不宽衣而睡。飞龙打发我四人一同出房，小丫头一直睡到大天明，才晓得他尸分为两段。若问被杀的原由，要问千岁爷方知明白。”包公听罢，吩咐松了夹指，并将凤云、紫燕、小翠一齐带进来，包爷又逐一细问情由，三人犹是抵赖，不肯实招。包公也是刚中带着仁慈，不复加刑，便说：“月梅早已招供了，你等何须隐藏？本官也知了，你们犹恐累及主人有罪，故不肯直说么？”三个丫环只不做声，包公说：“此事总要分明的，月梅早已说明白，你们且说来罢。”月梅又叫：“姐妹啊，杀人自然抵命。我四人无罪，我十个指头几乎夹断，你们若不肯说，只怕一夹上你们痛楚难当，劝你三人不如说明罢，省得大老爷动恼。”三人听了，只得个个细细说明。包公听见，四人一样之言，吩咐四人共留在内衙，好生看待。丫环退去。

包公又差董超、薛霸，吩咐依计而行。一程前往，到了杨府，传进说：“你家大老爷已经被包龙图申明，杀死者乃是外国飞龙公主顶冒凤姣小姐的。杨大老爷现在我衙中，我家包老爷差我们前来，请二小姐去讲几句话就送回来。如若小姐不去，你家老爷就活不成了。”杨府家

人听了大惊，连忙进内禀知。夫人小姐听得面如土色，小姐惊慌说：“母亲啊，原是我爹爹毫无知识，听了国丈之言，陷害狄青。今日害人不成，反害了自己。母亲啊，叫女儿去也否？”夫人心如乱麻，全无主意。原来这位夫人心慈忠厚，凡为忠厚之人没有奸肠曲肚，心性原直。叫声：“女儿啊，你若不去，包大人不肯干休，并且连累父亲受苦。你且大着胆前去走一遭，你是无干之人，想包爷决不怪你的。”小姐听了母亲之言，也不更衣，只是随身便服，别了母亲，带了两个丫环，心头乱忙。夫人携出中堂，母女含着一汪珠泪。凤姣小姐坐上轿中，董超、薛霸随后，两个丫环左右跟随，一程到了包府。

董超、薛霸进内禀知。包公吩咐两个丫环：“请杨小姐进内衙细谈，须要小心扶他进来。”丫环领命，出外扶了小姐进内。小姐一见包爷，低头含羞，只得上前拜见。包爷以客礼相待，起身还礼，叫声：“小姐休得拘礼，请坐罢。”小姐低头说道：“大人在上，凤姣焉敢坐。”包爷一想，自己通出名来，是个老实人了。包公说：“小姐，此处不是法堂，你又不曾犯法，何必害怕。你且请坐下好细谈。”小姐想来是何缘故，便说：“大人有何吩咐？凤姣洗耳恭听。”此时小姐告坐了，丫环递奉过茶。包爷说：“小姐啊，今日本官请你到来，非为别事，只因你令尊干差了事，全不想食君之禄，报君之恩，为何窝留外国飞龙公主在府中，顶冒你名，把她嫁与平西王，要报丈夫之仇？今日害人反害了自己，这是你令尊大差之处，若将此事奏呈天子，按其国法，罪在你令尊。故本官特请小姐到来明言，莫怪本官为人不做些人情，事干重大，法律难以存得私的。”小姐听罢，含泪低头，叫声：“大人，我父亲虽然犯法，只因误听庞洪国丈之言。”包爷一想，原来又是庞洪之计。便说声：“小姐，你的令尊也说是庞洪主意，小姐也说令尊误听他言，足见这奸臣害了你令尊，到底那庞洪怎样哄诱你令尊行此事的，你且说明原故，待本官劾奏于他。”小姐叫声：“大人啊，前日父亲说，庞国丈有个飞龙公主，是西辽国王之女，他丈夫名黑利，番王命他领兵，被狄千岁伤了，所以飞龙要报夫仇。趁宋兵班师还朝，飞龙扮为男子，杂于军士队中，混进本邦，投入相府。国丈后来送与父亲，叫他顶冒我名，奏闻圣上，赐与千岁成亲。此时父亲听了国丈之言，母亲劝他多少，只是不依。今日祸发，罪首实由庞太师，望大人笔下开一线之恩，父亲大罪略松些，足感深恩了。”包爷说：“这也自然，请小姐里边去。今将夜深，在本衙且住一宵，明日送你回去。”小姐说：“大人啊，犹恐母亲悬望不安，望大人放我回去才好。”包爷说：“早上已经差人禀明令堂了，小姐不必挂心，来朝还有商议。”吩咐丫环扶小姐进后堂，夫人已排下酒宴相待，不用多谈。原来杨小姐乃聪慧之人，焉肯直说原由，害着父亲？只因包公讲起飞龙的长短，犹如他父亲说的一般。小姐只道父亲早已说明了，故小姐说根由多卸在庞洪身上，原想父亲之罪减些。包爷又恐凤姣见了四个丫环，故预先吩咐带入后堂厢房，真乃神出鬼没之机，外边人那里得知？

是夜包爷思量道，庞洪心肠恶毒，屡屡陷害狄青，结下如此深仇。今日眼见得你大祸临身了。但是飞龙女扮为男，混入军中，私进中原，狄青失于查察，也该有罪。下官既承王命，不得丝毫偏倚，待复审明白，请旨定夺罢。”次日上朝，先请旨意，邀同狄、杨开棺，复验尸骸。其时虽是春天，尚寒冻的尸首不多几日，是以皮肉未消，验得周身无故，只是左右耳上有九个环眼。前时虽用胶粉塞满，如今死了几天，血脉不行，胶粉脱落，环眼显露。包爷说道：“杨大人，此女不是你女儿了，看来是外国之人。”杨滔说：“正是下官亲生女儿。包大人说他是外国之人，有何凭据？”包爷冷笑道：“你说没有凭据么，现今耳上有九个环眼，明是外国飞龙女，你还要认他为女。”杨滔大惊，硬着头皮说：“外国之人，焉能进得中原？实是下官之女。”包公想道：“由你一口抵赖，停一会刑法森严，看你怎刁。”又吩咐将棺仍复钉了，亲到狄府勘验。狄爷指

明飞龙死的所在，又吊杀他的剑验明。又搜一回，搜出尖刀一把。狄爷说：“大人，犯官府中没有此刀，必然是飞龙携来的。平日犯官不进此房，故不见的。今日方知，求大人严询。”包公命将宝剑尖刀带回贮库，回衙复审。狄夫人差人打听包公审断，实是欢喜；庞洪差人打听，只是担忧。

当时包爷打道回衙，坐着公堂。此回容放闲人观看，扰扰拥拥，多少百姓看审。包爷说：“杨大人，本官已经细查明白，乃是西辽飞龙公主私进中原，与丈夫报仇，要伤害狄青。庞洪与你同谋，把飞龙顶冒女名赠嫁。本官已得真情，你休得抵赖。”杨滔听了，吃惊不小，想来不知他如何查明，我若招了，大罪难免；不招又恐加刑，事在两难，只得不言，像着泥塑的一般。包爷又说：“大人，本官劝你招了罢。”杨滔说：“大人啊，这是枉屈的，据大人所说，并无凭证，下官如何招得。”包爷说：“你道没有凭据么？”命人带出四个丫环，左右去了一刻，唤出月梅、紫燕、凤云、小翠。包爷说：“你看他们都是你家人，如今有凭没得说的。”杨滔见了这四个丫环，吓得魂飞天外，伏倒丹墀，振抖不任，说：“大人啊，这四个丫环是赠嫁去的，受了狄青买嘱，是以无中生有，屈陷了我。”包爷说：“这也由你分辨，到底所死的是何人？”杨滔说：“实乃是次女凤姁。”包爷道：“实是你女儿么？不要认错了。”不知杨滔如何招出真情，且看下回详说。正是：

惧法终须常守法，蒙君定是每欺君。

第五十回

露奸谋杨户部招供 图免罪庞贵妃内助

诗曰：

奸谋断白得根由，国法森严岂复留。

只有庞妃为内保，佞臣气数未应收。

当下杨滔说声：“包大人，被杀的果是小女，下官并不说谎的。”包爷说：“杨滔，只怕你句句说谎的是真。”又吩咐旁人请出小姐来。包爷说：“杨滔，本官劝你招了罢。摆布不得，抵赖不来了。”杨滔说：“大人念杨滔幸沐君恩，焉肯私通外国？休得听信丫环之言，总要究问狄青无故伤妻方好。”此时凤姣已到，包爷说：“杨滔，你且认一认，这是何人？”杨滔把眼一瞧，此时恨不能插翅腾空飞出外，恨不能将身钻入泥土中。

包爷说道：“杨滔，你丫环是别人买嘱，你的女儿难道也受了狄青买嘱不成？”这凤姣小姐也吓得大惊，只道爹爹先已招出根由，岂知包公哄我到来，诱我说明原故，果然也神出鬼没。机谋我也知了，多害在这四个丫环，爹爹啊，女儿害了你！包爷又说：“杨滔抵赖不得的，如再不招来，要用刑了！”杨滔一想：“已被他十面埋伏，倘若受了刑时，原要招的。况且包拯平日为人铁面无情的，犯在他手，丝毫难饶。”只得一一从头实说，把国丈牵牢咬定，当堂画上口供。

包爷吩咐凤姣与四个丫环仍到内堂，又差张龙、赵虎前往相府，相请国丈到来。此时狄爷方知内里委曲，原由黑利之妻飞龙，要与丈夫报仇，竟被他混进中原，庞洪用计前来图害，虽然他的奸计巧毒，岂知今日又是落空。不言狄爷之想。且说庞洪早已差家人打听包公审明，惊得浑身冷汗，魂魄俱无，说：“黑贼果然利害，如今老夫也是走不脱了，如何是好？”正在着急之际，又闻报说：“包大老爷打发张龙、赵虎来请太师前去讲话。”国丈说声：“胡说！包龙图太觉猖狂了，老夫岂是你请得动的么？”打发来说：“有话明早朝房商量。”此时又想一回，悄悄进至后宰门去见女儿，暂且慢提。

且说张、赵二差回归衙内，回复包公。此时包爷命排军两人送押杨滔回天牢，平西王且转回府，送还杨小姐回衙，丫环四个仍然回杨府。就把本章修明，待明日奏闻圣上。

先说狄王爷回归王府，就将此情禀告母亲。太太听了，长叹一声：“庞洪啊，你几番计害我儿，用此毒计。今朝只怕要遭刑了。再想不到这番婆混进中原，要报夫之仇。儿啊，如今若没有包大人，那个审得明白？”狄爷说：“母亲，但是飞龙改扮男，混入军中，进了中原，孩儿也有失察之罪。”夫人说：“儿啊，纵使失于觉察，决无死罪的。抵桩削职归乡，安居淡处，倒也安乐逍遥。”狄爷说：“母亲之言有理。”接下不表母子之言。

又说凤姣与四个丫环回归府内，小姐一见娘亲，大哭道：“都是女儿害了父亲，已将根由说出了。”此时小姐双膝下跪说：“母亲啊，父母养育之恩尚未报答，岂知今日养虎为患，女儿

不愿偷生人世了。害父遭刑，问心何安？母亲啊，所恨者庞洪这奸臣，断送父亲性命，皆由这奸贼的。”夫人说：“我儿，你且起来，不要苦坏了。我杨门不幸，你无一兄两弟，父母单生你两个女儿，你姐姐虽然嫁在家乡，但今随着你父在京，远离江西故土，你娘只有你一人陪伴。况且这是包公的巧计，任你何人总要上当。而且你父为人原是不好，你娘劝尽他多少，叫他不可依附庞洪，他只是不听，必要趋炎逢势，要害狄青，岂知反惹出大祸临身。就是这四个丫环早已招供了，又是包公之计，用了刑法，不得不招，女儿不必痛心。事到其间，忧也免不得的，且看圣上怎生定罪罢。”慢言母女伤心。

再说国丈心烦不乐，到了后宰门，管门太监名唤丁忠，为人最是贪财爱酒之人。国丈常时要与娘娘讲话，总要由后宰门出入。丁忠一见，说声：“国丈，许多日子不来，今日到此，必与娘娘有话了，待咱家去禀知罢。”国丈说：“丁公公，若万岁同在，不必说了。”丁忠说道：“晓得。”去不多时，回说：“万岁在昭阳宫内，如今娘娘请国丈上万花楼相见。”国丈说：“有劳公公了。”此时直进到万花楼，贵妃在楼上，扶着梯首说声：“爹爹，小心些。”国丈到了楼中，见礼已毕，贵妃后口说：“爹爹请坐，你许多日不来，爹爹康健，母亲安否？”国丈说：“爹娘都已安康。”贵妃说：“只为许多日不见我爹爹来，女儿近日放心不下，正欲差王仁去探望。”国丈正欲开言，忽见宫娥送茶到来。

国丈向女儿丢个眼色，娘娘会意，打发宫女尽下楼去了。国丈说声：“女儿，为父到来非为别故，只因有段难事，没处安排，所以特来与你相商。”娘娘说：“爹爹不知有何难事，说与女儿知道。”国丈就将飞龙混进中原起，说到包拯审明为止。“这件事情为父的有欺君之罪，别人办理还好，单有这包拯毫厘徇不得情的。为父想来无处调停得来，所以必要女儿打算周全，为父的才得无碍。”娘娘听了，叹一声说：“爹爹啊，狄青与你有何仇怨，因何必要害他，害不成时，反惹出这等大忧。从今以后，不要与他较量，太太平平过日也罢。”国丈说：“女儿，这是飞龙不好，非关为父之事，如今不要埋怨了，总要你救为父的才好。自今以后，再不与狄青结仇了。”庞妃不语，思量“此事叫我如何调停得来？料难抵当得包拯，只好在万岁跟前讨一个情罢。”说：“爹爹休得着急，待女儿去求圣上打点，但得圣上开一线之恩，爹爹可保无事了。”国丈说道：“儿啊，为父的重重托你，必要你救我的，为父去也。”庞妃应诺。此刻庞洪回府，夫妇细谈，不必再述。

且说是夜贵妃迎接圣驾，先已排开御宴，庞妃满斟玉盏三杯敬上，君王赐坐，谈说闲话。贵妃闷沉不语，万岁一看，金口微开，说声：“爱卿，朕见你往常花容喜悦，因何今日愁容满面，有何缘故心中不快，须当说与寡人知道。”贵妃说：“陛下啊，臣妾并非别故忧愁，从前几载忧国忧民，今幸国泰民康了。”万岁说：“这便好了，还有何忧处？”贵妃说：“陛下啊，臣妾原想起爹爹年纪已高，风烛之期已近，昔日深沾帝德，如今重沐王恩。往常代君办事并无差错的，万岁深知臣父之心的。”仁宗天子听了，却也不知贵妃心事，说起国丈来，便说：“国丈近来有何差处，朕也不知道的。”庞妃说道：“臣妾父亲如今年老，非比年壮精神了。”天子说：“国丈不过五旬外之人，不为老迈，他既白首苍髯，皆因辛勤国务。贵妃勿得多虑，且自开怀与寡人吃酒罢。”

庞妃又说：“陛下啊，臣父虽云未老，到底将是花甲之期了。一日老一日，一年老一年，料想退归林下，君王不准。如若在朝伴君，犹恐中道不得结局。”嘉祐王听罢笑道：“贵妃，你也出此痴呆之言了。你父身为极品之尊，贵为国戚之重，职掌朝纲大权，数十年来居官，多已稳当。前时得主洪恩，今日又邀朕宠，满朝文武，如何及他？谁人敢来欺侮，因何爱卿虑到不完局之

言。”庞妃说：“陛下，只因臣父年纪近乎老迈，作事岂能及得少壮之时？人老心必躁乱，倘或一朝错办了国家事情，有国法森严，陛下焉肯轻饶？岂非爹爹为国辛劳，为官大半世，一朝国法难容，岂非做不结局的？”天子说：“你原忧如此，贵妃啊，你不用心焦，如若国丈有甚差迟，寡人总也不究罪罢了。况且往日国丈并无差处，寡人又极怜惜老迈之臣，爱卿不必多虑，且放心畅饮罢。”此时庞妃听了万岁之言，顷刻心花大开，谢天子洪恩，殷勤敬奉美酒，是夜不表。到来朝万岁临朝，包公上本，庞杨如何定罪，且看下回。正是：

为国忠良徒为国，欺君奸佞复欺君。

第五十一回

白奸谋包公复旨 消罪案宋帝偏亲

诗曰：

国法无私立法篇，缘何宋主不为然。

偏亲当国遮奸罪，只是娇饶内应言。

不提宋帝宫中夜宴，再说龙图阁包学士审出此事根由，杨户部料不能抵赖，当堂画上招供。是夜包爷归进衙内，用过晚膳，坐想一回，时交二鼓，暗思：“庞洪老奸贼，前时几次图害狄青，今日干下此段欺君重罪，来日当殿劾奏于他，必要除却这欺君误国奸臣。”是夜不睡，将庞洪为首之罪疏明，杨滔附就奸谋的案书，白狄青失于查察军队中，至飞龙混进中原之忽略，注明本上。又修杨滔求亲，万岁作主，也为龙心失于盘察，修本已毕，时将四鼓。穿过朝衣，拿了象牙笏，左右排军持了金丝提灯，来到朝房。

且说此一天，只为包公审出了平西王被奸臣的冤陷，所以九王八侯齐齐上朝，看包爷如何奏法，圣上怎生分断。不一回，净鞭三响，万岁临朝。各官次第参见毕，排班侍立。只有庞国丈怀着鬼胎，心中着急，更有一班庞党代他担忧。万岁龙目向左班一瞧，见了包公，开言说声：“包卿，寡人命你审狄、杨之案如何？”包爷出班，俯伏金阶奏道：“臣包拯奉旨审讯狄、杨这段案情，今已申明，特来复旨，有本章一道，上呈御览。”天子说：“赐卿平身。”包爷谢恩侍立傍首，嘉祐王从头至尾——看明白，口中不语，默默点头说：“原来有些委曲。”若问聪明不过者，天子也。万岁想：“这庞洪做下此事，所以昨夜贵妃有此一番言语。若依国法，他为罪之首，祸之魁也。都是庞洪，若把他正了国法，庞妃面上不好相见。况且君无戏言，昨夜的话，今已悔错了。”又将本章细看一回，立了一个主意，就叫声：“庞卿。”庞洪说：“微臣在此。”即俯伏金阶，犹如身蹈寒冰的发抖。

天子说道：“你乃总振朝纲鼎鼎之臣，燮理阴阳重任，身受国恩不浅，曾经三十载。往常办事件件无差，目下所为，乃大违国法。”这庞洪乃奸刁之人，闻圣上说他往日办事无差，就顺风而上。说：“老臣罪该万死，求陛下念臣平日无差之处，开恩一线，臣没世不忘。”天子说：“西辽黑利被狄卿杀了，他的妻飞龙欲报丈夫之仇，投为军士，混进中原，你却不该收留他送与杨滔认为亲生女，奏朕赐婚，图害狄卿。所以包卿本上说朕主婚，失于觉察，也该有罪了。”此时庞洪只是叩头，抖振不住，天子见了，微笑说道：“世间有这样的呆老东西，若依国法，原难宽恕，只因众罪相牵，非同小可。”便叫声：“包卿，这件事情审得明白么？”包公奏道：“臣多已审明白了，只因庞国丈未有口供，故不曾定案。”万岁说：“包卿，据你本上说，寡人做了主婚，该得何罪，卿且定来。”包爷听了，忙说：“陛下，臣所定罪，无非按律而行，世无臣定君罪，只求圣上金批御断是了。”若问这位包爷，实也奇的，原不该把天子失察修于本上，只因他是铁面无情，不

怕风火的。这人差了，只说差的，这人不差，只说他不差，再无一点私曲。所以“包龙图”三字名扬天下，千古流芳，至今尚在。

此时圣上又叫声：“包卿，寡人判断起来，这件事情认真不得，如若认真起来，非但庞洪、杨滔有罪，而且寡人罪亦难免。就是飞龙乃外邦敌国人，冒混军中进来，狄青身为主帅重任之职，执掌兵符生杀之权，军情队伍必要留意稽查，因何被他混进王城？倘有别的变端，如何是好？狄青之罪与庞洪相次耳。崔卿、文卿相验尸首之时，并无认得环眼九个，糊乱钉棺，相验不实，岂得无罪？今日一枝动百枝摇，君臣之罪皆为一体，认真起来，焉能轻恕？如今飞龙已杀，君臣之罪，一概丢开消了罢。君无罪，臣也无罪。自今以后，君臣一心，永为相得。倘庞洪、杨滔再有差迟，定断不饶他。”包爷听了天子之言，即出班说：“臣包拯有奏。”嘉祐王说：“朕言已定，不必奏了。”此时天子为着国丈，连杨滔得赦了。当下庞洪心头放下，连忙三呼万岁，谢过主恩。只有包爷心内虽然不合，只是君言不得不依。“今日除不得误国欺君贼，谅他未必痛改前非的。倘他有些破绽，必要扳倒了奸贼，方得朝中清净。”只得勉强谢恩退朝。

有众位王爷气得怒塞满胸，在午朝门外嚷闹喧哗。这国丈叫声：“包大人，多承美意照察，老夫若非圣上洪恩，这个头儿已滚下了。”包爷喝道：“老匹夫休得猖狂，欺君误国，陷害忠良，生成人面兽心，倚靠女儿的势力，臭遗万年。你从今安稳头颅，又做无法无天之事，再试你女儿手段来。”国丈也不回言，回归府内，心中大悦道：“全凭女儿之力。”此刻包公回衙，也叹圣上偏私没法，不提。

又谈狄爷回归王府，将情告与娘亲。太太听罢，叹声：“国出奸臣，非天子之福，欺君罔上，如同儿戏。生成一片狼心，陷害忠良。儿啊，这并非天子不明，只因宠幸这娇娆妃子，既宠其女，难伤其父。目今须是平阳大道，到底路近山林，防有虎狼的。”狄爷听了说道：“娘言是了。”又听得外边众将喧声挠闹，说声：“可恼可恼，庞洪、杨滔这等害人，还不将他斩首，说什么认真不认真，这还了得。”一众英雄多已不服，七张八嘴，喧哗不止。千岁跑出中堂来劝解说：“你们不必喧哗，庞洪靠着女儿势力，杨滔倚了庞洪为头，当今仁慈之主容他横行无忌，播弄朝纲也罢。”众位将军说：“千岁，若是仁德之君，赦这些忠臣贤士，方是仁德。若今赦了庞贼，当今不想坐享这帝王位了？”狄爷喝道：“胡说，前朝多少大奸臣，胜过庞洪几倍也，若到了罪恶满贯之日，不能逃脱，今日且自由他罢，上天必要报应的，你们不必多言。”是日王府又来了众位王爷、崔、文等，多少忠臣前来贺看元帅脱离冤陷，说起天子庇盖庞洪不公，无非闲话不提。

次日狄爷来到南清宫见过姑娘，说及此事，狄太后深恨庞洪，叫声：“侄儿啊，出此大奸臣在朝弄权，你须要小心。古言明枪容易躲，暗箭会伤人。他如此行为，未必不深恨于你。必然还有算计，你须要小心提防他才好。”狄爷说：“侄儿领教。”说完辞别太后，一路思量：“全亏得包龙图审断分明，理当前往拜谢也是。”一程直至包府，无非谈论着庞洪之话，长短之言也不另载。

且说杨滔得圣上恩赦了，复回旧职，犹如再世重生。有夫人苦苦相劝，说声：“相公啊，你世受君恩，尚未报答。原不该与国丈串为一党，陷害狄青。妾身曾劝尽你多少言词，只是不依。朝中有个包文正，焉能做得欺君奸臣？幸喜今日死里逃生，从今望祈相公勿负帝德深恩，做个忠臣，博个美名，有何不妙？况且行恶之人不报在自身，即报应在子孙，愿相公听妾之言。”杨爷叫声：“夫人，下官不听你良言，大祸临身，险些为刀下之鬼。得蒙圣恩宽恕，正是已得余生；纵不为官，也是甘心。”夫人正要开言，只见几个丫环慌慌忙忙报说：“小姐在房寻短见自尽了，老爷夫人快些进房。”夫妻听罢大惊，跑入绣房，只见女儿自缢在房中。夫妻见了，好不伤

心,连忙吩咐丫环解下尸骸,已如冰冷。原来凤姣小姐昨夜已自尽了,眼看自己说出根由,害了父亲,必然要正了国法,所以三更时分,小姐已自缢。此时夫妇见救不活女儿,抱着尸首痛哭,好不伤心!一众丫环纷纷下泪,房内一片哭泣之声,实是凄凉。杨爷夫妇正在悲哀苦楚之际,有丫环说:“老爷,壁上有红笺一纸,字迹数行,不知小姐何言,请老爷、夫人观看。”夫妻带泪近前一看,只见房壁上柬笺写着:

罔极劬劳未报恩,缘何养虎反伤身。

从今不见慈亲面,且向黄泉见父魂。

当下杨爷看罢,大叫一声:“女儿啊!”双脚一蹬,跌翻下地,气绝身亡,人事不醒。不知杨户部性命如何,正是:

莫道害人无报应,岂知反自把儿亡。

第五十二回

悔前非杨滔解组 送骨柩张忠往辽

诗曰：

害人反害女儿身，作恶难逃古所云。

不是庞妃谋救父，杨滔早已丧幽魂。

再说杨滔见了女儿壁上诗词，登时气死在地，吓得夫人魂不附体，带泪连叫数声“相公啊”，苏醒来，有丫环急拿进姜汤灌他喉内，此时杨爷渐渐苏醒起来，叫声：“我女儿啊，为父自家不好，谁来埋怨你，你却寻此短见，好令为父痛心也！”夫人也悲哀大哭说：“女儿啊，今日你身亡，乃是你爹爹害你的，养虎伤身之言，明明恐你父亲怪恨着你了。”杨爷说：“儿啊，为父今日死里逃生，皆叨圣上洪恩。想起从前作过之事，已悔之不及了，正要思量做个好人，立定主意，不归庞党，要报答君恩。岂知女儿先别了我，叫爹何处觅你的，要见除非梦里相逢。”夫妻痛哭一场，杨爷免不得吩咐家人备办棺柩成殓女儿。过了两天，成殓已毕。

自此杨滔把庞洪冷淡了，不去依附他。忽一日叫声：“夫人啊，下官如今想来，如若淡疏了庞洪，犹恐他怪我。倘或谋害起来，祸患不免。并且做下此事，实情羞见同僚，意欲退归林下，以终天年，夫人意下如何？”夫人说声：“相公这句话说得有理，犹恐万岁不准依，徒然费想的。”杨爷说：“夫人啊，且待下官明日上朝，谢过王恩，奏达天颜，若得君王准奏，退守林间，做个逍遥，无拘无碍，可省却多少思虑。”是夜不提。

次日杨滔上朝，谢过王恩，奏道：“臣今得活微躯，皆叨圣德沾濡。微臣意欲退归林下，念佛持斋，清闲度岁，以改前非。伏乞圣上垂鉴，准臣致仕归林，感恩渊海矣。”天子一想：“谅他无颜在朝，故有此奏。留他在此，总是国家之患，不免准他回去罢。”此时圣上准奏，杨滔谢恩，退归衙内收拾。夫妻商议，选了吉期，别过同僚，所有内堂物件多已收藏好了，遂与使女家丁带了小姐棺柩，同归故土埋葬，一路回转江西去了，不表。

此时朝内平安无事，已有一月。忽一日，天子临朝，百官无事启奏，嘉祐王说：“众卿听着：孤思西辽已经征伏，何故飞龙私进中原？无非要害功臣。朕推思，莫非其中有甚详意，众卿与朕议来。”此时国丈自觉无颜，不敢说奏。其余文彦博等一班文官、呼延赞等一班武职，同声奏道：“西辽王已有降书投送，贡献出珍珠旗，谅非诈意了。飞龙私进中原，无非图害狄青，与夫报仇之故，决无诈意。陛下勿费龙心。”天子又说：“飞龙私进中国，辽王不行劝阻，任其所为，亦属不该。朕若兴兵问罪，又觉国法过严。今欲差官将飞龙骨柩送还辽邦，降旨一宣谕番君，使其得知天朝文如秋水，武比孙君，不能丝毫作弊也，卿等以为何如？”众臣奏道：“圣心如此仰见高见，臣等焉敢逆命？”天子向武班中说声：“狄卿家，你与众将前曾到西辽，今当着一将前往。”狄爷一想，刘庆、孟定国、焦廷贵多是莽夫，不免保荐张忠前往罢，即奏道：“臣部下几

员将内，有张忠为人极有酌量，可差前往。”天子说：“依卿所奏。”传命张忠携着骨柩，前往西辽。还朝之日，加升爵禄，以赏其劳。

狄爷领旨回府，说知张忠，张将军笑道：“圣上所命，何敢不依？”狄爷又差家丁将飞龙棺木焚烧净，骨用桶装了，密封固已毕。张忠次日进内，拜辞太太，别过众兄弟，带了八员家将，跟随乘了高头马匹，离了汴京，一路洋洋得意而去。想道：“从前几载在山落草为寇，今日做了钦差奉旨之臣，在昔时想不到有此荣华。如今只因跟随了狄大哥哥，祖宗有幸，故有后日之荣。”不表英雄一路之言，赶路二十余天，到来雄关，见过孙秀，这奸臣方知这段情由，暗想：“岳父害不成狄青，反加威显了，他这冤家不死，好不恨杀人也。”当时张忠出了三关，别了孙、范、杨三人，一路去了，按下不提。

再说汴梁城狄千岁自从为着飞龙之事，时时忌着庞洪算计，他意欲与母亲告驾归乡，君王不准，正乃进退两难。忽一日，母子正在言谈，忽闻报圣旨到来，狄爷吩咐开中门，排香案，衣冠跪接。天使宣读完，辞别抽身，狄爷送出府门，仍回见母。夫人说：“儿啊，圣旨到来何干？”狄爷说：“母亲，只为主上隆恩，说孩儿既在单单招亲，并公主帮助平西，亦属有功了。一月夫妻分散，今喜太平，圣上不忍使儿夫妇分开，为此降旨一道，着儿即日差使人，前往单单国，接取公主归宋团圆。仰见君恩浩荡，帝德汪洋也。”太君听了，微微含笑说：“儿啊，君心正合着娘意，趁今天气和暖，正该挑选何人，前往单单接取贤媳到来，好待为娘婆媳相依。”狄爷应诺，即日唤到刘庆、李义说知，交了圣旨，二人即别过太太母子，石将军一同上马，跟随家将二十名，带了路费银两，行程非止一日，不必细表。

再说张忠到了西辽国，一连几日，过了几道关津，直至碧霞关。段威开关接进，分宾主坐下，各叙寒温，递茶毕，张将军说知其故，段威听了说：“张将军且宿一宵，来日小将差人送你进城罢。”张忠称谢。段威是晚办下酒宴相待，不表。却说辽国众臣多已闻知，原来公主自送了性命，即忙飞达辽主。辽主听了大惊，悔惜女儿。更有番后得知，伤心痛哭，苦楚不堪说：“儿啊，你立心为你夫报仇，岂知又害在仇人之手，今朝只得白骨还乡，不见娇儿之面，为娘好不痛心。”不表番后怀伤。

是日番王迎过圣旨，收拾飞龙骨殖埋葬了，送张忠在荣阳驿，备酒款待。番王又密召众臣商议：“从前假造珍珠旗贡献宋主，不过缓兵之计，所以往各国借兵去了。只待女儿公主除了狄青，那时才又兴兵，夺取中原。岂知公主反死在狄青之手，如今宋王将尸首送回，把孤国君臣面光扫尽。今日冤家越结越深了。如今各国雄兵猛将次近已到了，狄青尚在，如之奈何，众卿可有良策否？”忽班首闪出一人说：“狼主，臣有一计。”番王说：“丞相有何妙计？”度罗空说：“狼主啊，只消如此如此，狄青必然死了，公主之仇已报，然后发兵进攻中原，占夺宋室江山，易如反掌。”番王听了大悦，说：“丞相，果然妙计！”连忙修了谢罪的本章，张将军即带领本章，别过辽国君臣，回转中原去了。此刻番王依了度罗空之计，备了几件宝贝，复修本章一道，差得胜将军秃狼牙，细细叮嘱一番，明则入贡天朝，暗则图杀狄青，秃狼牙领旨而去。

先说张忠一路饥餐渴饮，夜宿晓行，非止一日，这一天到了雄关，出关又趱路回京而去。这张忠乃快赶路程的，所以早进三关，秃狼牙又迟走三天，又缓缓行程，所以迟了十来天，方到三关，传上守关军士，报与孙兵部。孙秀一想：“张忠奉旨还骨柩，番王已有谢罪本章附达天朝，今日因何又要差官到来贡献，这是什么缘故？”孙秀猜疑一会，说：“莫非又是飞龙前辙，想混进我中原，所以诈称入贡不成？待本官查明缘故才好。”若问三关之称，原有三座关口，一座名雄关，一座雁门关，一座玉门关。孙秀主受的乃是雄门。这三关乃是重要之地，关外七百里

属番地，七百里内中原该管。所以辽兵一至，直抵三关，闲话休提。

此时孙兵部满心疑惑，此时范仲淹、杨青因何不见？只为孙秀在此关时，比不得杨宗保、狄青在此镇守，多是情投意合，所以天天叙会。如今孙秀管了此关，二人多不投机，所以各管民情国务，三人叙话太疏。此日二人不在，孙秀想一会，只得吩咐放他进关，但见番使只有两个跟随的，秃狼牙上堂与兵部见礼。孙秀看这番官不甚威武，只是形容丑陋，便问他官居何品，因甚要进中原。秃狼牙说道：“孙大人，小将乃西辽国得胜将军，不是官卑职小，只因狼主犯罪天朝，所以差俺拿些宝贝贡献朝廷，伏乞大人开关放行。”孙秀说：“前日上邦天使来你邦，狼主已有谢罪本章，附呈钦差。因何今日又差你贡献礼物？既有贡礼，何不前日一并付交我邦天使带回？必然不是真情，下官镇守此关，总要稽查。说得分明，才放你出关，不然休得妄想。”不知番使出得三关如何，下文分解。正是：

辽国今朝施巧计，英雄此日受灾殃。

第五十三回

辽邦主假贡天朝 庞国丈婪受贿礼

诗曰：

忘恩背主大奸臣，敌国交通专负君。

害却栋梁忠勇将，番兵指日聚如云。

当下秃狼牙闻孙秀不愿开关放行之言，便说声：“孙大人，你休得多疑，虽然前日上邦天使到来我小邦，狼主若将礼物付交钦差，犹恐万岁怪责狼主自不差官前来，取便附交天使呈贡，岂非狼主差了？所以狼主至诚恭敬，差小将来呈贡上邦，并无一点虚诈之情。”孙秀听他言词恳切，只得传令开关。秃狼牙上马加鞭，一拱而去。一路思量笑道：“孙秀啊，你既然疑我有何作弊，因何不将身一搜？如若搜出身上的私信私宝贝，就难以过关了。只笑孙秀你是个莽夫，你枉有许多盘诘之言，也不中用。如今去寻着庞丞相，除了狄青，狼主然后发兵，若攻占了三关，先杀你这匹夫的。”所以俗语云：

得放手时且放手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

如今西辽献这巧计，乃自宋王自取出来的。既杀了飞龙，不将尸骸送还他，待辽王疑惑不决就罢了。偏偏又去责罪辽王，送还飞龙尸骨，好待辽国君臣畏伏天朝之意。旨上称出飞龙投入庞相府中，所以辽臣度罗空以知庞洪不是个忠臣，所以使出这计谋来。此是宋王闭门放火，自取其灾的。秃狼牙出关，不知孙秀是庞洪党内人，故遮饰瞒骗出关，此时行程向汴京而来，按下不表。

却说爬山虎张忠一路渡水登山，加鞭快马，是日回到汴京，进了王府，下马来禀知狄千岁。是晚千岁与石玉与他洗尘对酌，不表。次日狄爷奏明天子，嘉祐王龙颜大悦，传旨：“张忠来去快捷，果有称能，有劳王室，加官三级，以偿其劳。”王府一番热闹，不过庆贺吃酒，不表。

再说庞洪独自坐书房，呆呆想着：“老夫连连用计，总是落空。自从包拯按明飞龙之事，险些性命难逃，全亏得女儿之力，救了老夫，至今无面在朝见别人，倒也无言。所恨者包文正、呼延赞两个狗才，常常把冷言暗语说话甚多。老夫乃寒天吃冷水，点点在心肝。若把这个狗党除了，方悦得我怀。”正想间，有守门官后上太师说：“外来有三人，说是西辽国来的，有些小物相送，还有机密事商量。”国丈一想，吩咐：“勿与外人知，悄悄传他到书房相见，再有人来，只说太师欠安，早已睡了。”门官应诺，到府门带了三人来到书房。

国丈看见三人拿了几个拜匣，太师吩咐门官去了，即闭上房门。有辽官说：“老国丈，小将乃西辽国得胜将军秃狼牙拜见。”国丈说：“将军休得拘礼，请坐罢。”秃狼牙唤小番两个上前，叩见太师爷。国丈说：“休得如此。”又想：“他说有礼物相送，这两个小匣必然是西辽的宝贝了，因何番王送礼于我？必有缘故了。”想罢，说：“将军，你邦狼主差你到来，不知有何见谕？”

秃狼牙说声：“太师爷，小邦狼主有书一封与太师观览，匣中小物几件，相送与太师的。”国丈说：“老夫有何德，能使你狼主费心。”忙拆书一看：

西辽国王书拜奉庞丞相座前：昨飞龙小女有蒙庞丞相将就机谋，周旋恩德，孤心感念不忘。岂知小女夫仇未报，反丧仇人之手，孤家此恨难消，故特差来小使，恳求丞相报雪深冤。原明前故：前者狄青带回珍珠旗达呈天子，实乃小邦重新假造。倘丞相奏明天子，狄青难免欺君之罪，虽有浩大功劳，国法岂得姑宽。小女倘得雪冤，丞相恩同天地矣。兹来玩物数件，望祈鉴领，原非诚敬，无非且与丞相消永闲玩，表孤寸心。

国丈看罢，将书收藏，便说：“将军，你那邦狼主如何知道老夫与狄青作对？”秃狼牙说声：“丞相，只前日万岁旨意提及太师尊名，所以知的。”国丈说：“这珍珠旗真假如何分辨的？”秃狼牙说：“那真的乃小国镇国之宝，五代留传，已有一百八十五载，颜色烟采，针线发锈了。狄青带进这假的，虽然款式乃是一样相同，而新造起的，颜色鲜明，针线发新。只要将此两件分别起来，就知真假了。”

国丈听罢，拍掌笑道：“那日狄青班师，圣上将旗与众人观看，老夫也看此旗果然颜色新鲜。若不是狼主今朝书到，焉能知其真假？”秃狼牙说：“太师啊，如今已分真假了么？”国丈说：“果到如今才知真假。”据飞龙在杨、庞二处，旗之真假果未说起。秃狼牙又叫声：“太师，匙钥在此，请开匣一观。”二小番捧匣在桌上，国丈正要执匙开匣，忽见小使送茶来吃。这小使看见这秃狼牙，吃了一惊，见他面如锅底，旁立两人也是丑陋难看，同与太师对坐，不知何处来的，又不敢动问。太师说：“阿厮儿，这是三关孙老爷差来的差官，速备酒席。”小使应诺去了，想来：“孙老爷的差官因何与太师对坐？却也奇了，罢了，我是小使，管他何用？”即往厨房备酒席去了。

秃狼牙听了庞洪对小使说他是三关孙老爷这句话，便问：“雄关的孙大人是太师什么人？”国丈说：“他是老夫的小婿，与狄青也是冤家。”秃狼牙说：“原来太师的令婿。”国丈此时把一匣开了锁，有礼单一纸在面上。拿起礼单，只见匣中光彩射目，内有玻璃盏一对，月华镜一面，醉仙塔一座，醒酒珠一颗。看罢又开第二匣，又有礼单，是元宝十锭，黄金十锭，每锭百两，白璧两双，碧玉花瓶一个，水晶盅一枚。国丈看罢，笑得眼也不开，说：“狼主何用送此重礼到来，只好收下一半，回一半，已是当不起了。”秃狼牙说：“总要一概收下，些须玩物，休得重视。狼主只要早早杀了狄青，与公主报仇，小将早日回邦去，须要速速行事才好。”国丈说：“这也自然，来日上朝奏明圣上，取旗复验，验出狄青之罪，如何可赦，管叫他一刀两段的。”正在讲话，小使送酒宴到。摆开桌子，银烛交晖，国丈吩咐小使往后边去，不必在此伺候。

吃酒至半酣，国丈问起：“这玻璃盏有何妙处？”秃狼牙说：“太师若问这玻璃盏，斟了美酒在内，就有笙歌细乐吹奏，我邦算它是宝贝之魁。”国丈听了大悦道：“真乃有趣的宝贝。”又问：“月华镜有何妙处？”秃狼牙说：“每逢八月中秋之夜，不论天阴晦雨，将此镜照耀，犹如明月，五彩呈祥，故名唤月华镜，也是小邦一件宝贝。”国丈笑道：“这宝贝益发更妙了。这醉仙塔又有何妙处？”秃狼牙说道：“太师若将此塔放于大些的器皿之内，用热酒酌些塔顶上，如若取下来，吃不多，一杯就要醉倒如泥了。”国丈大悦道：“这宝贝如此，可有解酒之法否？”秃狼牙道：“可将这颗醒酒珠含在口内，立时大醉可解了。”国丈听了这几件宝贝如此趣妙，不觉心中大喜，说罢，二人又是复饮一番。宾主交筹，这两个随来的小番自然另有小席款待，不必烦言。

且说这庞洪有一长子，名叫飞虎，年纪不过二十外光景，一同跟随母亲上汴京的。只因仁宗选了庞洪女儿，他的夫人随女儿也到京来。庞洪原有四子，只有长子飞虎跟随母亲到此，三

子仍在家园。这飞虎虽乃奸臣之子，亦非有德之人，然而赋性略略有些知识，胜过其父，少一副狠毒心肠。早间闻知西辽国差官到来，他早已打听明明白白，想来：“爹爹为人多乃不正，知识俱无，朝廷忘了也罢，因何今日又要私通敌国？如若风声少泄，性命难逃，欲行陈谏，他又在书房中与这番官对酌，只罢了，忍耐些，少停待爹爹进来，说话谏阻罢。”不知飞虎如何劝谏得父亲依允，正是：

纵有良言金石美，奈何狠毒性情坚。

第五十四回

国丈通辽害狄青 宋主信谗惑奸计

诗曰：

婪赃受贿把君欺，暗合宫围串女儿。

宋主信谗蒙毒计，功臣被害中奸机。

不提庞飞虎谏阻父亲之言，却说庞洪在书房内与秃狼牙对酌已完，言谈之际，时敲二鼓，即唤家中打点帐铺与三人安睡。又讲话一番，时将三鼓，国丈别去秃狼牙，回进后堂去了。有众家人私议说道：“若是孙大老爷打发来的，因何太师爷作宾主相待？却也奇了”。又见他三人生得与鬼无两样，到底这三人到来何故？有几人说：“这是边关野地，所以出这样人来。”有一家人说：“他就是一番蛮，但我们吃了现成，穿了现成的，管什么两账，况且太师爷又吩咐门上不可说与外人得知，如违重重处责，我等管他何用？众人安安逸逸，勿要惹这段是非，有何不妙。”众人多说有理。

不言家人私论，再说国丈进归内堂，细细说与夫人得知。夫人听了，含笑说：“相公，你与狄青两人虽然有些仇恨也罢，相公不可与他作对的好，人可瞒，天不可瞒，何必作此啖食担忧之事。”庞洪说：“夫人啊，你也不用多言，若弄不倒这小狗畜，我也不要做人了。”说话未完，旁边闪出飞虎，说道：“爹爹，如今西辽国送来你的礼物，不知爹爹意欲怎为？”庞洪说道：“这辽使便说飞龙公主死在狄青之手，辽王深恨于他，所以差官送礼前来，说明从前珍珠旗是假的，狄青已有欺君之罪，为父的奏闻圣上，岂可不将狄青斩首么？”飞虎说声：“爹爹，不是孩儿多言阻你，如若奏明圣上，就有祸事到了。”庞洪闻言不悦，说道：“因何就见得招祸，你且说来。”飞虎说道：“爹爹啊，前者飞龙在我府中出头，如今满朝尽知。目下辽王差人到此，又是爹爹陈奏起来，就蹈了飞龙前辙。必道爹爹与西辽又是相通了，如一查明这辽差一到京来，先要经由雄关之地，早已累及姐丈疏忽之罪了。前者飞龙之事，险些家散人亡，今日劝爹爹勿要贪财宝，平平安安过日子，何为不美。”庞洪一想，此话果然不差，但又舍不得这几桩无价之宝，况且杀除狄青已有机会，若不趁此除他，以后就难了。夫人又说：“相公啊，依了孩儿之言才是。”庞洪说：“你母子不必多言，我自有主意。”不理妻儿，往外去了。

庞洪静坐偏房，想来：“这件事情又要女儿商议方妥，且慢奏明圣上，免了自家之累罢。”细想女儿虽是女流，倒有深谋识见，待他在圣上跟前寻个机会，慢慢打点，此事必然成功。是夜定了计，来日上朝，因来到书房内，秃狼牙便问：“国丈朝见万岁，可曾奏知否？”国丈说道：“已经奏明，适遇朝中有事，不得空闲。圣上说明日验旗定夺。”秃狼牙道：“又要多候一天了。”国丈说：“屈驾多留一天又何妨。”秃狼牙说：“岂敢。”是日国丈吃了早膳，悄悄乘一小轿，出了相府，到后宰门。丁太监一见，进内禀知。贵妃一想：“爹爹没有事决不来的，今日必然有话

了。”吩咐丁太监请国丈上万花楼来讲话。丁太监领命，请国丈进来，到了万花楼。

父女相见坐下，庞妃请安已毕，叫声：“爹爹因何呆呆不语，有何缘故？”国丈细将情由说知，贵妃听了，叹声：“爹爹啊，你年将花甲，雪鬓满头，后来的光景无多，得休暂且退步。从前为着飞龙之事，要女儿打点，连我也担忧，用了许多曲折之言、转弯之语，方能说得君王心准。此乃皆因事已成了，所以女儿出于无奈而为，如今又要行此事，我劝爹爹勿为此事罢。”庞洪闻言，顿觉呆了，两眼光睁着看女儿，想了一回，长叹一声，说：“女儿，不是为父的必要如此，只因我与狄青仇同切齿，日夜不忘的，我不伤他，他必害我。这个冤家是解不开的。女儿今日你若推辞不就，我为父从今不进此地，来日辞驾归林，父女之情，永远分开了罢。”庞妃听了，蛾眉一促，说：“爹爹年纪已是日高，你休得动气，我劝爹爹安分的好，那晓得爹爹定要作此念头。女儿若不从顺，诚为不孝；今朝只得力为打算罢。”庞洪点头说：“多谢女儿。”顷刻愁尽散去，喜欢复来，叮咛一番，连忙辞别女儿。回归府内坐下，心头大悦开怀，说：“狄青，你这小畜生今番死了，老夫好不安心。”

不表庞得计；再言晚上天子临宫，庞妃接驾，御宴排开，满斟美酒，递敬君王。贵妃一想：“不可突然说起，须要远远说转弯兜，然后说到珍珠旗，方为妥当。”便说：“陛下啊，臣妾常常付度自念，微躯只象鸡群伴凤一般，有幸得受圣上恩波，时常犹恐福薄，难以消受。”嘉祐王含笑说：“庞爱卿休得说此谦虚之言，你今与寡人相亲，恩爱成双，便是你福厚之处了。”贵妃说：“陛下啊，从前外国兴动干戈，臣妾一闻陛下说起来，心中惶恐不安。喜得如今天下平宁，心无挂虑，乐度岁华，皆叨我主福祿齐天。”嘉祐王大悦，说：“贵妃啊，你若提起外国刀兵，感动寡人忆起功臣，实觉伤惨。”贵妃说：“那个功臣的？”天子说：“镇守三关杨宗保，智勇双全，忠义之臣，可惜他一朝命丧沙场，死得惨伤，如今天波府内已无人了。只有尚存的杨五郎，早已少年修行了。苗裔只有杨文广，其余已是钗群寡妇了。想他家冷落，真乃伤感也！”

贵妃说：“陛下啊，正所谓‘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将军难免阵前亡’，既然我主念及杨宗保，还宜荫封旌奖。”天子说：“朕亦有此意，足见与卿同心。”庞妃说：“陛下，那杨宗保阵亡之后，目今上等英雄还有何人？”天子说：“爱卿，前日朕已曾说过，英雄要算狄青，更喜他与众将同心协力，平定了西辽时，得珍珠旗回朝。西辽投降，安稳国家，一国投顺，各邦畏服。从此江山永固，赖他之力。”庞妃说：“陛下，那珍珠旗到底怎样的，陛下可曾看过否？”天子说：“非但朕已看过，且满朝文武俱已共目，人人称赞，实是西辽镇国之宝。”庞妃说：“惟独臣妾不曾观看的，不知陛下可赐与妾一观否？”天子说：“贵妃，你要看么？”即着穿宫内监传旨，把库房开了，取过珍珠旗速拿来。到。

万岁吩咐开了锦绣囊，宫娥把旗展开，贵妃把凤目四角一瞧，看到几回，假作呆了。天子说：“全亏得五虎英雄杀败了西辽，番王心急，故把宝旗献出。从此料想他再不敢侵犯天朝了。”贵妃说：“陛下，此旗是番王差官送来，还是狄青带回朝的？”天子说：“狄青带进回朝，寡人与众文武一同共目过了。”贵妃说声：“陛下啊，臣妾从不曾见过此旗，今宵看起来，倒也疑心。众臣虽赞美称扬，妾看来还是假的。”天子说：“爱卿怎见得是假的？”庞妃说：“陛下，此旗若是西辽传家国宝，乃是年深月久之物，颜色必然烟采，针线必然发锈。今看此旗颜色甚是鲜明，而且周围针线又是新采，不知辽邦新造的假旗来骗我主，还不知狄青作弊更换了，存却欺君利己之心。”

天子听了此言，不觉呆了，便叫宫娥取过来，待朕复看。二宫娥一个执旗，一个持烛。天子细看一回，说道：“爱卿啊，果然颜色鲜明，针线簇新。此旗谅非真了。朕前日却胡乱收了此

旗，来日临朝，究问狄青罢。”贵妃说：“陛下啊，狄青如今有了欺君之罪，须当追究，切不可又是仁慈不认真了。”若从前杨滔劾奏狄青无故伤妻，天子庇盖庞洪，所以说认不得真的。今日庞妃乃是巧话，说不要自己仁慈，又说认真的。天子说：“这也必要朕查出真假来，若是真的，不必言；若是假的，必要究明原故的。”贵妃又说：“若假的，狄青却有欺君之罪，还把他正其法律否？”天子说：“认真追究明白，方能定罪。”说完，吩咐内监把旗收藏回库，复又宴饮一番，言谈尽兴，正敲二鼓。玉手同携，罗帐双双共乐于飞，难以再白。不知来日嘉祐王临朝查问验旗，如何执罪平西王，下回详说。正是：

任尔英明称哲主，如何蒙蔽惑阴谋。

第五十五回

验假旗狄青触君 求赦斩莽将飞报

诗曰：

当殿叱君理也非，法场梟首不为奇。

只缘中却奸谋计，致使忠良受佞欺。

话说前夜庞贵妃验出假旗，次日五更三点，仁宗天子升座金銮殿，众文武朝参已毕，各官无事后奏。嘉祐王开言说：“众卿家，且听朕言：今有狄青在西辽带进这珍珠旗回朝，岂知是假的，寡人误被他瞒了。”众大臣听了天子之言，多吃一惊。一同奏说：“陛下，从前臣等众目共观过此旗，就是陛下，也曾龙目同观的，因何今日说起假的来，臣等俱属不知。”天子说：“卿等那知其细？”即命内侍取旗与众臣观看，各官细细看来，难分真假。

独有包爷说道：“前时臣不在朝，未曾看过。今日据臣看来，也是假的。”天子说：“包卿也知假的么？”包爷说：“旗实是假的，惟是朝中已有人私通外国了，陛下还须查究。”此时国丈在此，心内着惊说：“这老包真好刀笔也！莫非有人泄漏机关不成？”天子又说：“包卿，怎见得有人私通外国？”包爷说道：“臣思此旗西辽前者贡来，众人多已看过，彼此无言。如今已久，忽然而此人说是假的，定然有人私通外国，说起是假的，方才晓得此旗是假。伏乞我主先将私通之人查明究白，然后追究狄青才是。”天子听罢，微微含笑说：“包卿休得欺压众臣，不是他等说起，乃是寡人看出假的。”包爷说：“既如此，陛下交通外国了。”天子说：“包卿，你好胡说！朕昨夜与贵妃偶然说起此旗取来看的，贵妃看出了假造之弊，然后朕取来细看，方才得知。”包爷说：“如此，庞娘娘私通外国的。”

天子听了，又恼又觉好笑，说：“包卿，你言说得奇了。贵妃焉肯私通外国？你也说这句奇话，好糊涂也。”包爷说：“臣后陛下：旗既乃是西辽镇国之宝，中原焉有一人见过的？因何独有庞娘娘说是假的？岂非娘娘私通外国，然后得知？望吾主查究娘娘才是。”此时众文武个个无言，独有庞洪暗暗慌忙。天子又说：“包卿，宫中内室，焉能与外国相通？休得枉屈了女钗裙，众臣听朕说。”众文武同声道：“伏乞陛下宣谕，臣等知之。”天子说：“昨夜贵妃看此旗，说既是西辽流传国宝，年深月久，必然四周针线起锈了。如今旗线簇新，颜色鲜明，是临时新造起来的。但不知是西辽作弊，不知是狄青造假换真。若说西辽更换，狄青疏失之罪难免。若是他将假换真，其罪犹深了。”众臣听了，呆呆不语。

有包爷说：“臣后陛下：旗是庞娘娘与陛下讨来观看，还是陛下与庞娘娘看的？”天子一想，说：“不好了，包拯的话难讲的，哄他一哄才好。”便叫声：“包卿，旗是寡人赐与贵妃看的。”包爷说：“只恐还是庞娘娘与陛下讨来看的。”此时包爷猜透其原由，天子带怒起来，说声：“包卿，这事与你无干，休得多管罢。”嘉祐王复问武班中，叫声：“狄卿家，你且把真情奏来，到底

这旗儿怎样来历？”岂知这狄爷上早听了天子驳论之言，早已气得目定口呆了，一言已说不出。天子几次问他，只是气昏了，忘却君臣之别，冲撞起来，便说：“悉听庞娘娘所说，把我狄青正法斩首罢。”天子说：“旗是你经手办来，是真是假总要问你，因何说悉听庞娘娘把你斩首之话？”狄爷说：“旗是西辽献出，臣将此旗带进还朝，平时不说，今日提起，敢是娘娘要害我狄青么？陛下是天下之主，万乘之尊，妇人之言不可听信的；听信妇人之言，江山必败。”

嘉祐王听了狄青冲触之言，心中大怒，忘了他汗马大功，骂声：“泼臣，怎把朕欺侮，这等猖狂！目无君上，国法难容！”降旨值殿将军：“绑出午门斩首，正了国法。不斩王亲，不能儆众。”刀斧手即时捆绑起狄王爷，庞洪暗暗心花大放：“今日冤家杀得成了。”众忠臣多来保奏，天子只是不依，吩咐押出法场，差国丈为监斩官。众王爷大臣气得怒气塞胸，国丈洋洋得意，登时领旨，绑狄爷往法场去了，只等时候就要动刑。原来前时杀人随到随杀的，只为前三载时狄青斩了黄天化，太后娘娘解救时，总要候到午时三刻，故把狄青救了。所以目今多转了此例。

狄青一路无言，街上人人叹惜。此时合当有救，适遇焦廷贵在郊外游玩，一见之时，二目圆睁，上前拦住，问其情由。狄爷喝声：“焦廷贵，我狄青视死如归，你休得多管。”焦廷贵见千岁不肯直说，即大喝：“庞洪，你慢些威风做这监斩官，你若把俺千岁杀了，我把你庞家杀完！”即纵马加鞭，飞跑到南清宫，滚鞍下马，喧声大振说：“反了！反了！”此时潞花王不在宫中，还在殿前，早有太监出来问明其故，太后即时宣进。焦廷贵禀知，怒气尚是塞喉。太后听了大惊，即时传下懿旨一道，着令焦廷贵速往法场，说刀下留人。若杀了千岁，监斩官一同斩首。焦廷贵领旨，飞马到法场，大喝：“庞洪听着：南清宫太后娘娘有旨，刀下留人，如若杀了平西王，即斩监斩官。”庞洪听了，眼睁睁只看着焦廷贵。焦廷贵又说：“庞洪，你若杀了狄千岁，我焦爷也不轻饶你的。千岁啊，不要心焦，有了太后娘娘出头，这吃饭东西安稳了。”书中不载焦廷贵之言。

再说金銮殿中，君臣谈论珍珠旗之事。众大臣说：“此旗乃是西辽之物，狄青不曾见过的，焉能知其真假？况且还朝复命之时，圣上龙目与众臣俱已共睹，那一人知道是假的？就是番王既已降顺天朝，如何敢将假旗欺骗吾主？且狄青耿耿忠义之臣，立了多少汗马功劳，焉敢利己欺君，以取其咎？决无此理的。”天子说：“他只倚功劳，竟把寡人欺负，全然没有一些君臣之礼。若不将他正法，岂非渐渐的把寡人过欺了？”又有潞花王想道：“若有人去通知母后，狄青有救了。”正在心头着急，忽有黄门官来奏万岁，说南清宫太后娘娘抬了太祖龙亭，到午朝门来了。众臣暗暗欢喜，难得娘娘前来做救星。

天子此时闻知，即离金殿，步落金阶而出。众文武跟随天子而行，若太祖的龙亭乃天子的祖宗，为子孙岂有不迎接之理？狄太后虽不是生身之母，但是三年乳哺之恩焉能辜负？此时天子出迎，前有太祖龙位，后来了太后娘娘，直至金銮殿方住。天子随来说道：“不知母后娘娘何事出朝，请下凤辇来。”太后愁烦不语，下了凤辇，就于殿侧排下位来，坐下锦墩，不觉珠泪已流。天子一见，惊得呆了。众臣朝见，说：“不知娘娘因何出殿来？”太后娘娘含泪说声：“众卿家平身，只因我上下无亲故了，只有狄青一点骨血，狄门香烟望他承继。纵然犯法，应该处斩，须念他有功，可略宽容一二。既然忘他汗马功劳，还当看老身情面。但今日不知犯了何法，必要将他斩首？就将他斩首，众位卿家也该保奏才是，因何个个皆是如此袖手旁观？”众文武此时俯伏，无言可答，又不好说我们已保奏了，只因万岁不依这句话，只同声说：“娘娘，这也问万岁便知了。”

太后娘娘又问天子道：“王儿，狄青有甚差迟处，将他正了典刑的？”此时嘉祐王也不藏头露尾隐言，就将复验珍珠旗疑是假的，所以动问狄青，他抗言冲撞，失了君臣之体，犹恐别人效尤，以臣凌君，故将他处斩。太后娘娘说道：“原来要把我侄儿做个榜样，以戒傲别人么？只算他失了君臣之体，将他定个罪也罢了，因何必要将他身首分开的？侄儿啊，可怜你青春年少，狄氏一脉香烟至今绝矣。你数年立的汗马之功，今日已成画饼，犯了些小小无碍之法，如今要过刀之苦了。只因我做姑娘的，难及得庞妃子之言，所以救你不得。早知你归结吃一刀之苦，何必出仕王家，辛劳数载，却要娘亲送你归泉，孰不若做个农夫奉母以终天年，何为不美？”狄太后之言，不知天子怎生处决，狄青得赦如何，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父女专心图陷害，英雄一命险些亡。

第五十六回

平西王死中得活 嘉祐王发配功臣

诗曰：

苍天不绝小英雄，险死还生到驿中。

只为灾星犹未退，奸谋屡害叠重重。

再说嘉祐王听了狄母后之言，说到他“为娘难及得当今贵妃之语，是以难救得侄儿”，天子听了这句话，担当不起，心中觉得惭愧，忙上前曲背呼腰，尊声：“母后娘娘，不用心烦，如今即差官前去赦他罢。”太后娘娘说道：“此时只恐头儿堕地了。”众文武说：“臣后娘娘：此时天色尚早，狄王亲还未正刑。”当时天子即差值殿官，急往法场赦转狄爷。

此时国丈怒容满面，焦廷贵得意洋洋，大骂几声：“庞贼！”快马加鞭，回归王府，报与高年太君。太太听罢，惊惶之际流泪说：“儿啊，想你吃了许多苦楚，受了多少辛劳，方能征伏西辽，只望你平安人吃平安饭，岂知今日又起风波，大难临身，幸得姑娘出朝去救，圣上必然恩赦了。”按下不表太太之言。

再说狄爷得赦，进了金銮殿，叩谢君主恩赦、太后娘娘活命之恩，又参见太祖龙亭。国丈也参见了主母娘娘，太后说：“你是国丈么？”庞洪说：“臣不敢当的。”太后说道：“你乃堂堂正大的国父王亲老大人，你既为极品之官，何必如此生成一片妒贤嫉能之心？几番陷害我侄儿，你做人为何这等狠恶奸刁的？”庞洪说：“这是臣不敢为的。”太后说：“胡说！好好的你保他前去征伐西辽，明要借刀杀人，你还强辩么？”庞洪说道：“娘娘，这是老臣一心为国，犹恐西辽又动干戈，因思没有勇将可当此任，是以保举五虎英雄前往。若还不是老臣保他前往西辽，狄王亲焉能加官进爵，势位封王？”太后说道：“他封了王位，你满怀恨着，又与杨滔同谋，把飞龙顶冒凤姣为行刺，我侄儿几乎死在番婆手内；又亏得皇天庇佑，这英雄又是死里逃生，皆得包卿之力，就是今日这条计，全亏得老身早已知情。如若不然，我侄儿身首已分为两段。到底狄青有何不好，你与他结得如此深冤，定要生心害他？今日可将冤家之由，实实说来，休得讳隐。”庞洪此时伏倒金阶，头也抬不起，只得连称：“娘娘啊，臣实无此意，休得枉屈了老臣。”太后娘娘说：“今日老身与你讲个明白：自今以后，劝与你要做个好人罢。倘若仍要做奸臣，不独臭名万载，只恐罪盈满贯之日，终须有报。近则报在自己，远则报在儿孙。”此时国丈也不敢再答奏，只是诺应连声而退。

太后娘娘又问当今道：“若说珍珠旗是假的，庞国丈是个能人，何不命他把真旗取到？如取得真旗回来，目今这旗是假的，然后定罪如何？”天子一想，若要国丈前去，明是叫他前去吃苦了，说：“母后，旗之真假，如今一刻之间到底分辨不清，且从缓而辨。但狄青有失君臣之礼，如若置之不问，有干国法，难伏众臣之心，还望母后谅情处断。”若讲到嘉祐王，在庞妃面上原

不肯吃亏的，只因狄太后出朝，虽赦了平西王，到底还要问他定一个罪名，多少遮遮面光。此时狄太后想来，失了君臣之礼，原是难正国法处斩的。今日罪名不依，恐被众臣私议，便说声：“包卿，你是个公心正直之臣，须判定他一个什么罪名，方为妥当？”包爷说：“臣后娘娘：若论臣失君礼，即与欺君之罪相同，本该立时斩首。惟念有功于前，从宽减等，定了一个徙罪，实为至当。”狄太后说：“包卿判断公平，可准依的。”说完，即起辇回宫而去，随即又抬送回太祖龙亭。此时仁宗天子、众大臣一同相送，狄太后放心回转宫中不表。

且说嘉祐王便说：“包卿，既把平西王定了徙罪，还该定了地方才好。”包公一想道：“这是找我面光的，乃据理直行，有甚相干？”即奏道：“离京一百里，发配游龙驿，万岁龙心如何？”天子说：“依卿所奏，可着一员官，押解狄青到驿中便了。”包爷说：“臣领旨。”又奏道：“陛下，那珍珠旗是真是假，不能分辨分明，伏惟吾主定夺。”天子说：“包卿，且收归库内，另日再行定夺罢。”就此退班。此时天子摆驾回宫，见了庞妃，就把情由说知，也不再表。

且说众大臣退了班，各回衙府。有狄爷说声：“包大人，犯官回去一见母亲，就来听候起解了。”包爷说：“悉凭王亲大人何日登程，决不来催速的。”二人一拱相别。狄爷到了王府门首，众弟兄一见，说：“如今恭喜千岁了，得太后娘娘做个救星。”狄爷说：“是了。”忙退进堂。

见了母亲，就将此事说知。太君听了，切齿骂声：“奸臣，明明又设奸计，内通女儿作线，我儿险些做了刀头之鬼。多亏得焦将军往南清宫报知姑娘，方得出朝要当今赦罪。儿啊，姑娘恩德深重，你须时刻铭心。”狄爷道：“这也自然的。但如今孩儿定了一个徙罪，发去游龙驿的，今来拜禀母亲，明日要动身了。”太太听罢，心中烦闷起来，含着一汪珠泪，说道：“儿啊，母子团圆还是未久，如何今日又要分离？为娘好不心焦。”狄爷说：“母亲且免愁烦。若说游龙驿，离京有限的路程，孩儿此去，可以常常来往的。”

是日，狄爷打点要到游龙驿。有众位英雄闻知，进来说声：“千岁，不必前去，有我们保护在府中，差官若来催促，待他试试我们手段，打他一个七零八落，回去叫他永远不敢来惹千岁的。”狄爷闻言，喝声：“胡说。万般情面，要看包爷，他若到，不可恐吓他。况且乃是国法旨意，与这解官何干？”焦廷贵说道：“何不把这座王府改做游龙驿，住在家里，好不便当。”狄爷喝声：“休得多言，本藩自有条理。若然不去，又有欺君之罪。为人顶天立地，出仕王家，忠字离不得的。”与众人正在言语间，有狄太后传懿旨：“请平西王到南清宫叙话。”此时狄爷进内，辞了母亲，出王府去了。有众位英雄齐说：“可恼啊，今日好好一个平西王做不成，要做起徙犯来，我们叫他不要去，他偏偏要去的。罢了，我们苦乐相同，跟随千岁到游龙驿，以得早晚相见，患难相均，方才合理。”众将闲话，休得烦言。

却说狄王爷到了南清宫，先叩谢姑娘活命之恩，又与潞花王见礼，然后坐下。吃茶毕，太后说：“侄儿啊，不是姑娘埋怨你，原你不是。君即是君，臣则为臣，因何把朝廷顶撞？大为不合，论来原有欺君之罪。如若不依当今问个罪名，犹恐有干于法律，朝臣多有议论。你今到着游龙驿，我有几句言语叮嘱于你，须要谨记留心。”狄爷说：“不知姑娘有何训谕？侄儿洗耳恭听。”太后说声：“侄儿，你今此去，犹恐庞洪害你之心不肯休息，又有什么暗箭放来，你须刻刻在心。此去驿中，日逐费用所该多少，或一千，或八百，须问国库中取用，不可拿出自己财帛来用。此去须要常常回来，不可久别娘亲。说要去三年，自然我慢慢调停，只在半年一载之期，自必教你回归，决不使满限三年的。”

狄爷听罢，说声：“多感姑娘恩同渊海，教训良言，侄儿刻刻在心。”此时太后又吩咐备酒排宴，两位表弟兄对酌。潞花王说声：“表弟啊，你此去游龙驿，须要常常通个信息到来，免得

我母子时常挂念，此言须要切记的。”狄爷点头应诺，弟兄又用酒一回。饮酒毕，狄爷拜别姑娘，辞过表兄，狄太后暗暗恨着庞贼，弄得姑侄又要分离了。此时，潞花王送狄爷一程，出到府门外，方才作别转回。狄千岁回归王府，对母亲说出姑娘吩咐一番言语、表兄叮嘱之言。太太愁烦之际，听了此言，心中十分感激姑娘骨肉相看，情过于厚；潞花王千岁，也是一般情厚。是夜母子言谈，不知狄爷到驿后事如何？正是：

只为奸臣条巧计，致教母子两分离。

第五十七回

庞国丈图谋托驿丞 平西王起解游龙驿

诗曰：

英雄灾晦未能除，故教奸佞屡相欺。

报应待时终有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话说包龙图奉了狄太后命，把平西王定了一个徙罪，天子又着他委官一员押解。是日退朝回归府中，委了一个解官，备了一角文书，吩咐解官：“倘狄千岁未起程，不可催速于他。”押解官诺诺连声而退。一口难分两话。

先说庞洪朝罢回归，独坐内堂，只是烦闷沉沉，说道：“好好的一个机会，妙妙的一个计算，眼见得狄青即分为两段。岂知焦廷贵这死遭瘟天杀的，到着南清宫通了消息，至此又惹这虔婆出头，弄回狄青不做刀头鬼，反把老夫骂得羞惭，难以见人。又可笑圣上真没主张，假旗欺君倒不追究，只把那顶撞朝廷之律，问了一个徙罪，今日又是一段好机谋化为乌有了。如今我若罢了，犹恐他日后还来寻我报仇的；况且西辽差官天天等候，催速老夫除这小畜生。辽王送来财物，老夫已经收下，这几桩宝贝，我也爱得甚紧，若是交还了他，岂不可惜？况且些些小事，老夫办理不来，岂不被这辽官暗中耻笑么？罢了，待我细细思量一个好计谋，必要除了这狗头，方才摆却心烦的。想来这秃狼牙在于我府中，一日两天还好，倘若收留长久，外人知觉，事就不美了。这便如何是好？”此时一心筹算，左思右想，计算不来，只是沉沉纳闷，思量一会。

忽然想起一事在心，说道：“我倒忘记了，那游龙驿驿丞官，乃是老夫的家人，因他屡日办事能干，无有差错，故我把他提拔起来，做了这个驿丞官，屈指光阴已有六载，不免今日修书一纸，差人拿去，说要把狄青摆布身亡了，然后打算升他做个七品官员，也是妙算。”此时庞洪想出这条计策，心中放下愁怀，即转入书房，对秃狼牙说：“秃将军，老夫昨天奏明万岁，调旗复验，要把狄青斩杀。岂料狄青咬定旗是真的，圣上疑信不定，发交三司法勘问，老夫已在三法那边知会了，要将他审实是假旗，正了欺君之罪，包得取他首级了，只是有屈将军多住几天的。”此时秃狼牙听了，只得安心等候。次日，国丈又差家人打听狄青到了驿中否，然后再把书信投递。

却说狄王爷一连等候三天，不见解官到来，在着王府等得不耐烦了，只得差人前往催速。这解官想来，只有发配人延迟不愿往，如今狄千岁倒来催速起程，实是忠臣，可敬可敬。即时拿了文书，来到狄王府，叩见狄千岁。

此日狄爷戴了小帽，穿上青衣，便唤解官：“把本藩上了刑具。”解官说：“千岁爷，这是小官不敢的。”狄爷说：“这是王法如此，非干你事。”解官说：“这也实是小官不敢的。”狄爷道：“胡说。本藩已说过不来罪你，快些上了刑具罢。”解官只得说道：“如此，小官告罪了。”叩过

头，把刑具上了。狄爷进内，别过母亲。老太太一见，伤心不止，说：“儿啊，你好好一家王子乐处安居，如今弄得如此光景，皆由庞贼父女相通，害得我今母子分离，好不凄惨也！”狄爷叫声：“母亲，休要伤心，孩儿今日亏得姑娘救了性命，如今到着游龙驿，只得百里之遥，和在朝一样的。母亲若虑无人侍养，前时圣旨到单单国接取公主，目下应该到了，便有媳妇陪伴了。”

再三劝解母亲之际，忽有几位将军进入中堂，说要同千岁前往。狄爷说：“你们不必前去。”岂知这些众弟兄，义重情深，必要同去，死也死在一堆，亡也亡在一处的。平西王听了，含笑说：“你们要做官的人，食了朝廷俸禄，要与王家办事，不能与本藩同去的。”众位将军说：“千岁，我们吃什么朝廷俸禄？自今之后，我等官也不要做了，跟随千岁的好。”狄爷哈哈大笑道：“你们众弟兄若丢本藩不开，常来常去，何等不美？你们若必要同去，待我一剑自刎便了。”太太又叫声：“列位将军，你们不可执一己之见，我儿说话却也无差的。你们如听了他说，或来或去，时时通个消息与老身也好。”四位英雄只得无奈何，骂声：“庞贼，把你碎尸万段，难消我恨！”

当时狄爷别过母亲，转身出外。张忠说：“我等必要送千岁的。”焦廷贵道：“如若不许我送，千岁休得想去。”你一言，我一语。狄爷笑道：“本藩有甚么好处，倒要你们这般好意，却也难得。”吩咐解官：“就此走路罢。”解官说：“请千岁爷乘轿。”狄爷说：“我有王法在身，如何坐起轿来？”解官说：“千岁必要坐轿的。”狄爷一想：平日间没有刑具拘着，洒开大步走路，好不爽快，如今上了刑具，行走艰辛，不免坐轿而去便了。此时这乘轿并不是随常用的布幃小轿，乃是一品坐的逍遥八抬金镶大轿。狄爷说：“此轿太好，用不着的。”解官说：“千岁再要好的也有，要常轿没有了，请千岁上坐罢。”狄爷明知多有常用的轿，只因解官畏惧着本藩，故来好好的奉承，连忙上坐定了。

太太倚在府门首，心中凄惨。府门外多少官员前来相送平西王，此时狄爷一概辞谢，各各回衙而去。城厢内外百姓人等，门首多是香烟渺渺的相送。狄爷暗暗称奇，想来自己没有什么好处，因何百姓这等敬重于本藩？却也难得众百姓如此。众位英雄也觉好笑：从来没有见过徙犯，比看起任官也依稀的。此时太君又放心不下，打发八个家人跟随去；又备衣箱四个，发扛夫挑了同行。

解官手下人四名来到驿中，天色将晚，驿门要闭。解官一见说：“驿子不要闭门，有包大人文书在此，快些去投送王老爷。”此时驿子即忙进内说：“后上老爷：今有包大人文书一角，请老爷观看。”驿丞说：“包大老爷因何有文书至此？”连忙接上拆开，看罢，吓得连忙立起身来，说：“驿子啊，快把我的冠带拿来。”驿子说：“老爷如此慌忙取冠带，要做何用？”驿丞说：“有个大势位的徙犯来了。”驿子说：“请老爷，是什么大势位徙犯？”驿丞说：“南清宫太后娘娘的侄儿、当今万岁的表戚、五虎平西的头目、有功于社稷的王亲大人，目下职授平西王狄千岁也。如今犯罪问徙三年，发到这里来的。快些取冠带来，待本官出去迎接。”驿子听罢，说：“不好了。”吃得大惊，浑身发抖，冷汗淋漓，说：“老爷啊，这个官儿不要做了，快些走罢。”王驿丞喝一声：“胡说，快些取冠带来！”驿子连忙取至衣冠，驿丞急忙更换了，也是心头畏怯。

出至驿门外，一见狄千岁，连忙下跪说：“小官游龙驿丞王正，迎接千岁爷。”一连叩首。狄爷说声：“驿丞，你且起来，本藩是你管下，何必如此？”王驿丞说：“小官不敢的，请千岁爷下轿。”此时狄爷出轿，王驿丞双手相扶，一众英雄随后也到了，只见驿中颓烂不堪。王驿丞当时请千岁进了驿中坐下，又重新叩过头。焦廷贵说道：“你这个官儿，想是磕头虫变来的，只管磕头也是无用的。我焦爷不要你叩头，只要你把千岁服侍得周到，千岁要吃蚊肝，你就进蚊

肝，只要顺，不要逆。千岁见你奉养他殷勤，心中爽快，你就有好处了。”

狄爷听了，便喝声：“焦廷贵，你这蠢才，全没有一些规矩。”焦廷贵不敢再说。狄千岁又吩咐王正立起来，说声：“王驿丞，本藩有王法在身，自今之后，你切不要拘礼了。”王驿丞应诺起来。有张忠在旁，说声：“王驿丞，狄千岁乃是玉叶金枝贵体，偶然犯了些小国律，圣上暂且问一个徙罪之名。虽说三年，不过一年半载，就要恩赦还朝，切不可慢待千岁才好。”此时王驿丞诺诺应允。不知后事如何？正是：

英雄此日拘囚禁，国贼如今又计谋。

第五十八回

到驿所平西王遵旨 嘱王正庞国丈催书

诗曰：

国贼生成嫉妒心，多端百计谋图深。

催书暗嘱游龙驿，欲害英雄命丧阴。

当下王驿丞诺诺连声，说道：“这也小官焉敢有慢，千岁爷自然要好生看待的，将军爷不必介怀。”众将军又说：“驿丞，一切供奉，须要小心。晨昏进饌，必要丰隆酒馔，非但我们弟兄安心，就是太后娘娘也见你情份，你要做大官有何难处，管教你一年半载就高升了。”王驿丞只是应诺。

此时驿子又送香茗来与千岁并各位将军用过，焦廷贵说：“王驿丞，你今日就差了。千岁爷早晨用了饭，一程就到来，肚中已饥了，我们众位老爷腹中已饥饿得紧了，你因何不去备办夜膳来吃，还在这里呆看什么？”驿丞说声：“将军爷，小官已经着人备办去了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如此才是。”狄爷把头一摇，说道：“他是个穷官，有甚大财帛，何必要他来破钱？你们休得多言，趁早回去罢，免得太君在府中又是悬念不安。回去须要紧记守着法规，倘若你们弟兄丢本藩不下，朔望之期，每到一回，日常间休要多来往，省得旁人疑议。”众英雄说：“千岁之言有理，我等依命回去便了。”狄爷又嘱咐众兄弟：“回去叫马夫好生喂养现月龙驹。”众将说：“千岁不用多嘱了。”此时狄爷又将太太打发八个来服侍他的，狄爷只收下四个衣箱，八个家人仍旧打发他回府。驿丞又备回一角文书，交解官上复包爷；又备了提笼火把，与众人回去不表。

狄爷原乃宽厚之人，体谅这驿官穷淡的，是夜即发出白银几两，待明日以作供饌。那驿丞假说：“千岁爷，这三餐供奉，自然是小官供承的。”狄爷说：“驿丞，你这里所在有何资产，那里供给得本藩的？”驿丞说：“如此，感仰千岁爷洪恩体惜。”此时王正接过银子，以待明日备办珍肴。是夜所办之酒筵，乃王驿丞的。只因他一闻狄爷到驿，早已差驿子去备办了一桌上上席筵，此时送到摆开，排列丰隆，多是海味珍馐贵品。此乃王家常常所用之馔，所以狄爷不甚觉着。此时王正请狄爷上坐，亲自在下来酌酒，满斟一杯。狄爷微笑说：“驿丞，本藩是你管下的，你如此恭敬，实乃不应该的。”王正说：“千岁啊，那里话来？只是小官恭敬不周，地屋污秽，有慢屈留，千岁爷万勿怪责就是了。”狄爷含笑说：“驿丞，你言重了。”此时欢然吃酒。

若狄爷起解之时，自要上了刑具，如今到了驿中，自然要去了刑具。此时酒馔用完，王正又吩咐驿子端正床铺、灯烛，预备各用物件，须当取齐，驿子领命去了。进房间端正床铺，把千岁爷铺陈打开，非锦即缎，毡褥张开，多是簇新鲜明，光华闪目。驿子想道：若然千岁日后去了，我求千岁爷赏赐这铺陈与我，不知他允肯否。时敲二鼓，狄爷沐浴过，驿丞持着灯烛，请千岁归房安歇。狄爷进了房，略觉安然，只是一心怀念着母亲，已是无言，不多烦表。

且说天明，王驿丞伺候千岁起来，梳洗已毕，请问过安，献奉名茶。狄爷又问驿丞：“你管下共有多少徒犯的？”王正说：“千岁啊，小官名下共有一十六名。”狄爷说：“你且唤齐他们进来。”驿丞应诺，转出偏厢，吩咐众徒犯道：“这位狄千岁爷，乃玉叶金枝贵人，平西的大功臣，今来唤你们，必有些好意，去叩见他须要远些走开。”众犯应允，随驿丞进内，远远叩头千岁。狄爷看见众人多是衣衫褴褛，犹如乞丐一般。狄爷说：“驿丞，他们可有夫头否？”只见旁边人闪出，说：“千岁爷，小人就是夫头。”狄爷说：“你是夫头，所以又觉光彩些。”李巧说：“千岁，小人也一般困苦的。”狄爷说：“本藩使人赏银子五两，待你等做件衣穿。”即往衣箱内取出银子一十六小锭，各领了，众犯人喜欢无限，叩谢而去。前日狄太后命狄爷到驿中，该用银一千或八百，须向库房取用，岂知狄爷仍自拿银子来驿中用的。如今赏赐众人，也是自己财帛。按下狄爷在着驿中慢表。

却说庞洪命着家人，打听狄爷已到驿中，即忙修书一封，着家人庞福，吩咐他到游龙驿，悄悄交与驿官王正，待他看过，要将原书带回，切不可与他人知道。庞福领命，一程直至驿中，将书悄悄交了驿丞。王正当时拆开书看明，顿觉呆了，暗想：太师爷因何这等狠心？来书说要害千岁性命，这还了得？我又没摆布，推辞他不肯为的，叫我如何打算？只得说与来人道：“烦你回去，上复太师爷，说王正知道了，但要从缓而行，性急不来的。”庞福说：“虽言此说，总要老爷快些为的。”驿丞说：“这也自然当心为的。”庞福即时带了原书回去了。此时王驿丞心中烦恼，想来事在两难：平西王乃将中魁首，平日与我无仇无冤，岂可害他性命？若是太师之命，又难以违背。如要我害他性命，我却不想升这七品官，亦不想靠庞家势力。罢了，只日日延迟，听凭他催速罢。

今已延捺了半个多月，国丈一连催了他几封书。王正回说：“只在几天之内了。”庞洪又被秃狼牙催逼不过，只得半假半真的话回他，说：“前三日三法司审问，因有包文正在旁督审，所以审不得私歪，把他问了一个徒罪，已经发配了。”秃狼牙说：“那徒罪不能够死的。”国丈哈哈大笑道：“要他死有何难？我已把书送至驿官，限他三日断送了狄青。”秃狼牙说：“太师可是真么？”国丈说：“老夫与他仇同切齿，巴不得他即日身亡。”秃狼牙说：“如此，再候几天罢。”

国丈此两日又是两封书，王正回言总说不是来朝，就是两日将他断送。庞福只得回复太师。他想：这辽官等不耐烦了，倘他发恼起来，说不必害算这狄青，要讨还几桩物件，如何是好？罢了，不如哄骗他回邦去了，再作道理。转入内假意笑道：“秃将军，好了，狄青已死。”秃狼牙说：“太师，果真死了么？如何死的？”国丈说：“不瞒将军，他问罪到游龙驿，这驿官是老夫家人，是将他用药毒死的。但是这件机密事情，将军切不可在外边扬露。”这秃狼牙原是个直心人，听了大喜，即要打点回邦。庞国丈犹恐外人知觉，便说：“将军，你那日来的，恐被人看见，今幸无人知觉。如今回去，须要晚去的才好。”秃狼牙依允。是日，至晚膳用过，即时辞太师。庞洪说：“老夫不回书了，烦你回去代为拜谢狼主罢。”秃狼牙说：“老太师休得套谈，小官在此多叨扰了。”说完，带了兩名辽卒，出了相府。国丈送出府门，一拱作别，出了王城而去不表。

再说国丈此时略略安心，说道：“这秃狼牙虽然去了，但这狄青未死，我也不安。可恨王正这狗头，老夫几次催他，他连次哄我罢了。如今再修书一封，发狠斥他一番，待他早早下手罢。”即日修书一封，唤庞福送至驿中。此时王驿丞看过，说道：“你且回复太师，说准两日定然下手，决不再误的。”庞福听罢去了。王驿丞十分烦闷，想来：“此事如何处置才好？太师啊，我想狄千岁乃是大宋擎天栋柱，虎将五人，他为首重，平西浩大功劳，与你有些冤家，生成狠

毒心，必要害他性命，送书连连催迫于我。一月计来，已有书一十三封。今日这一封书，大为发狠于我。倘我若再延迟，连我性命也难保了罢。我也顾不得主翁之情了，不惧得他势位凶狠。若要我王正害此英雄，断断难依你了。况且我没有家属累身，不若将此事说知千岁，然后挂官逃遁，没其行踪罢了。”此时王驿丞定了主见，说与狄爷得知。不知挂冠逃遁如何？正是：

恶毒终为恶毒计，善人必作善人心。

第五十九回

存厚道驿丞告害 点门徒王禅赐丹

诗曰：

王正为人厚道全，不从主命害忠贤。

一言直告奸臣计，忠心英雄白屈冤。

话说王驿丞见庞太师一月余间有书一十三封，要害平西王性命。此时驿丞立定主意，不肯陷害狄爷，自愿挂冠遁迹。等候至红日归西，排开酒筵，请狄王爷坐下，把金壶满满斟上几杯。狄爷抬头把王驿丞一看，但见他：

愁眉不展诚何事，神色沉吟却有因。

狄爷看罢，说声：“驿丞，本藩看你满面愁容，是何缘故？”驿丞说：“小官有些心事。”狄爷说：“有何心事？”王正说道：“身家性命不保，所以心烦不悦。”狄爷说：“到底有甚心烦，说与本藩知道。”

此时王正回顾驿子不在前，便轻轻叫声：“千岁，小官原是庞府家人，因干事无差，太师爷把我提拔起来，故做了这驿丞。自从千岁爷到此之后，庞太师一连有书一十三封，要小官把千岁爷性命害了。只因我受过太师一点之恩，又难以推却，只得将实言告明。”狄爷说：“就把本藩摆布了罢，这有何不难处？”王正说：“千岁，你何出此言？你乃当朝铁石擎天柱，大宋驾海紫金梁，立建多少汗马功劳，保护大宋江山顶力之人，小官焉敢做此无法之行？如若我依了太师之命，要陷害千岁，小官也不实告了。”狄爷说：“如今你意见若何？”王正说：“太师今日来书一封，内说倘小官仍不下手害千岁，连着小官也要收拾了。”狄爷说：“如今他十三封书何在？”王正说道：“千岁，十三封书多是他来人带回的，并无一字留存。”

狄爷冷笑道：“庞洪，想你几番害我，屡屡不成功，因何你息不得此心，必要算计于我？可惜原书不存一纸，何足为凭？”驿丞说：“千岁，太师是个有主意的人，焉肯把书留在此处，小官当时见了一书，延挨一次。如今延挨不得了，所以小官告明此事，来日挂冠逃走便了。”狄爷听罢，摇头说：“驿丞，你休得心烦，待本藩思量一个妙计，安稳你做官，何须逃匿？”王正说：“千岁，只怕这件事情，没有思算得来。”狄爷说：“若打算不来，本藩纵死何辞。”驿丞说：“千岁，你断然死不得的。若千岁有甚差迟，犹如大宋砍折擎天栋柱，而且小官性命难保，妙计不过小官挂冠逃走的。”狄爷道：“王正，你若逃走了，庞洪还要算计本藩的，你且放心，待来日要打算一个两全其美的计策，我命无妨，你安稳做官才是。”王正无奈应诺。

此时狄爷无心吃酒，略用了数杯，即唤收拾去，说声：“驿丞，你且去安睡罢。”王正领命去了，只有狄爷归房独坐，闷对银灯，说：“庞洪啊，我到底与你有何甚大冤？因何你必要生心图害于我，不畏上天，而且欺瞒君上，串同女儿，迷惑圣上，倚着内助势头作恶过多，罪盈满贯，

终然报应有日。但想这庞洪要害我，若有来书为凭，方能把他摆布，如今既无凭证，说之无益。我若不死，他就要算计王正了。如何打算才好？”思想到烦闷不堪处，即抽身转出房外，只见庭前月色如银，天河云净无烟。少停，孤雁高飞，鸣声哀切。狄爷对此凄凉之景，触感愁怀，不胜悲烦，叹说：“庞洪啊，你今日害得我既不见君面，又不見母颜，孤伶独处，还不知母亲悬望我如何苦切！”恨想一番，虎目中不觉英雄泪落一行。

已是更敲三鼓，忽见天边五彩祥云霭绕，见远远云端落下一位仙翁，呼唤：“贤徒，缘何在此伤怀？”狄爷一见，说声：“原来师父到来，弟子拜见。”即请师父坐下庭前。王禅老祖开言说：“贤徒，前时为师差你到汴京助宋平西，做保国之臣，今日你被拘留此地，又见你怨气冲天至此，为师特来点你。”狄爷说：“师父啊，一言难尽。自别师尊以后，到京就与国家出力，志在建立功劳。岂知出仕未久，却被庞洪三番五次图害于我。上年取得珍珠旗回国，圣上收入国库已久，直至今年已有一载，圣上忽然陈说是假旗。此时弟子忍耐不住，触撞朝廷，押出西郊斩首。幸得姑娘救了，方免过刀之苦。今日问罪，流徙此地，岂知庞洪又不容弟子，月余之间连次十三封书，付托驿丞要害弟子性命。幸得王驿丞存心仁厚，将此事说知，弟子正在进退两难：我若不死，庞洪焉得能饶王正？所以弟子在此月下思量，忧疑不决，未知怎能处决这奸臣才好？”老祖听了微笑说：“徒弟，你不必过虑心烦。那庞洪父女气数未终，那里处决得他？你且听我言，权为隐避，少不得西辽又复动干戈，此时仍要你督兵，取得真旗回国，奏凯班师以后，天下平宁了，庞洪父女势力又尽，贤徒自此福禄叨天了。”狄爷说：“师父，那旗还果有真的么？”老祖说：“为何没有？”狄爷说：“真旗弟子不曾见过，未知怎生分别的，师父可知道否？”老祖说：“为师说与你知罢，可谨谨记着。”就将真旗的式样一一说明。狄爷谨记在心，且到日后平西试验真旗，此是后话。

此时老祖取出灵丹两颗，说声：“贤徒，如今与你丹丸两颗，收藏身边。这颗如此用的，这颗后来如此用的，依计而行。你且权为隐避，只宜四虎将与你母知道，切勿多泄一人。倘日后更有灾难，为师再与你解救。”狄爷诺诺连声，深深拜谢师父提拔指示之恩，就把灵丹收藏下。王禅老祖说：“贤弟，为师去也。”即驾上云端。狄爷跪在尘埃，叩首殷勤相送，祥云馥霭，仙师去了。

狄爷起来，想一回说道：“却也好笑，本藩正在愁烦之间，忽然师父到来，说明真旗之妙处，又命我诈死埋藏，避奸权隐，且依计而行便了。”不觉满怀愁闷顷刻已消了。又听得更敲四鼓，即回转房中坐下，想来：“庞洪父女屈害忠良，本藩只道他报应在即了。岂知正在盛时之际，动他不得，只犹恐他害尽忠良，奸佞就得志，江山诚恐不安宁了。且罢，忧也忧不来的，凡事不能强为，不必恨这奸臣了，且待后来报应他。”此时和衣睡了。

至天明起来，洗过脸毕，即装成大病模样。有驿丞早早参见问候请安。狄爷说：“王正，本藩今日有些身上欠安。”驿丞说：“千岁爷有何欠安？”狄爷说：“昨夜三更时分，朦胧睡去，只见西辽国内七、八员阵亡番将，前来与本藩讨命。此梦想来又应不祥了，如今不能久居人世的。今朝觉得身体不宁，心乱头晕，眼花神闷，且差人到本藩府中，报知母亲、众将罢。”王正说：“千岁啊，梦寐之事，何足为真！谅必千岁冒了些风寒小恙的。”狄爷说：“非也。”驿丞说：“莫不是为着庞洪，动了气恼么？”狄爷摇头说：“不然，于此实因辽将讨命的。我若一死，正中庞洪之计，又脱了你的干连，倒也好的，快快差人到我府中，不可延迟。”驿丞应诺，即时差了驿子前往狄府去了。

狄爷依着仙师之命，暗把灵丹一粒吞咽肚中，在床狂叫之声不绝。王驿丞只道狄爷真病，

立刻往请医生到来，将脉一诊，说：“看过多少难奇病症，独不识此症，但脉气已尽，只忧难过三天。”王正一想：太师要害千岁，正在无计安排，岂知他病起来，送出医生去了不表。

再说驿子奉命奔到狄王府，虽名称百里，实得九十里程途。这驿子早晨上马加鞭，将近黄昏时，进了王城，不认得那处是狄王府，问旁人，方得指点明白，将到王府门首，忙下马，尚是气喘吁吁，看见王府规模，堂中几位管门千户坐着，又不敢上前。正在门首探头探脑，管门官喝道：“你何人？”驿子说：“老爷在上：小的是游龙驿子，只因千岁爷有病，着小的前来报告。”正是：

不是奸臣施毒计，如何小将死埋名？

第六十回

装假病真诚嘱托 遵师言诈死埋名

诗曰：

遵依师命避灾星，服下灵丹埋死名。

四虎将军无异志，同心协力众群英。

当下管门千户闻知千岁有病，连忙进入中堂禀知。三位将军听了此言，心内一惊，即传驿子进府中来禀明。

此时驿子进见三位将军，气象岩岩，吓得战战兢兢。众将军说：“驿子，千岁如何病恙起来？”此时驿子跪下，慌忙禀道：“千岁爷昨夜尚是安然无事，今日早上起来，忽说身体欠安。”张忠说：“可有医生看治否？”驿子说：“医生也曾来诊脉，说不识此症；又说脉气已断，不得三朝，就活不成了，所以打发小的前来报知。”三位将军说：“有这等事，你且先回去，我们即刻来了。”驿子上马飞跑而去。

三位将军说：“千岁往日从无些小病恙，因何故忽然起病？其中必有蹊跷不诌了。”此时刘庆、李义往单单国未回，石玉又在赵府安歇不知，只有张忠、焦、孟三人在狄府，此时连忙进内堂禀知太君。老太太一闻知大惊，说：“我儿因何忽有此奇症？若是风寒之病，人人所有，忽然染病，医官也不识此奇症，况且我儿平日染病甚少，便说：‘三位将军前往，看来须要再请名医调治才好。’”三人应诺，转出中堂，快快用过夜膳。因何三人如此心急？既闻千岁有病，又说脉气已活不来的这句话，这也更加着忙，一刻担捺不得，吩咐四名家丁，提了灯笼火把，立刻别辞太太，三人上马，不停奔走如飞而去。

一程到了游龙驿，此刻时交三鼓，驿子未到，三位将军先已到了。驿丞闻知，忙出来跪地迎接。三位将军吩咐他起来，引入后房。三人立在床前，轻轻唤声：“千岁。”原来千岁吃了师父的仙丹，病是假的，听了他们呼唤，微开二目，见有焦廷贵在此，不好讲话，只唤声：“张贤弟，你们来了么？”张忠说：“小弟来了，千岁为何玉体欠安。”狄爷说：“贤弟，我昨夜三更时分，朦胧睡去，见西辽国内杀死几员番将与我讨命，醒来一身冷汗，已成此症。”说完，又大叫道：“冤魂又来也！”三人说：“千岁，在哪里来？”狄爷说：“都在门外哩。焦廷贵，你快些赶他去出驿门外罢。”焦廷贵大怒，说：“老孟，你也来同赶这些冤鬼罢。”遂大喝道：“众冤魂休得猖狂，我们来了，你还不往别处去么？我焦爷一拳，打得你永不投生。”与孟定国一路追出去了。

狄爷有心哄了焦廷贵出去，看房中无人，扯住了张忠的手，叫声：“贤弟，我今夜有句话叮咛，你要谨记在心。”张忠说：“千岁有何吩咐，小弟自当代劳。”此时狄爷就说：“庞洪连发书十三封，要王驿丞陷害我性命，这王正为人好心，说明原故，不肯害我。昨夜师父前来，说庞洪正在盛时之际，奈何他不得，又与我两颗丹丸，叫我如此作用，所以我今依计而行。如今只悄悄

说与你知，贤弟啊，只可母亲与你并李、石、刘、孟五人知道，焦廷贵知道不得的。你今回去悄悄说知母亲，免他愁苦才好。”张忠说：“原来如此，小弟知道你真是有病，所以急急赶来。”狄青又说：“贤弟，我还有一颗丹在此，你拿去小心收拾好。我死之后，又要如此依计而行，不可忘了。但我今朝服了此丹，如今觉得声气不接，想必丹丸作动要身亡了，但我言须要牢记。”张忠应允，收好灵丹。焦廷贵进来，孟定国在后，他犹是呼呼气喘，张忠暗暗好笑。焦廷贵说：“如今好了，这班冤鬼被我们赶得奔走无门，叩头求告，说一时无知，冒犯了千岁，如今走回西辽，再不来与千岁打斗了。如今赶散这些鬼魂，千岁病体定然轻了。”狄爷闻言，暗暗忍笑：这莽夫满口胡言，却把本藩欺骗妄语。

又有孟定国说：“张将军，千岁如今怎样？”张忠叹道：“孟将军，你看千岁问不答，呼不应，昏昏沉沉，气息全无了，谅情凶多吉少，叫驿丞快些去请医官来看是何如？”焦廷贵说：“驿官，这王巴狗，因何不见了？”焦廷贵正要抽身，只听千岁床上叫得一声：“冤家果来了，我命休矣。”两足一蹬，直挺挺一些不动，张忠假做慌慌忙忙，连呼：“千岁。”焦廷贵大喝道：“把你这班泼皮冤鬼尽行打杀，早间说不再来，如今又到么？”望着房门口拳打脚踢。孟定国也道真情，拱手下拜道：“冤魂，你且听着：我千岁征西，并不是自家主意，乃是奉当今圣上所差，就是伤生害命，也由关于气运当然，你不怪差了来索命，快些远去罢。倘若千岁身体安宁，定然做些功德来超度你们，如何？”当时张忠假说：“不好了，千岁口眼一齐睁开，身已冷如冰了，气头已绝。”焦廷贵、孟定国说：“果然气绝了么？”焦廷贵走近床前说：“咳，不好了，老孟，果然死的。”连忙跑出驿前，说：“王正，我千岁气绝身亡，你不去救，还在此呆看么？”又唤家人，持灯火上马，如飞回归王府，报知太太去了。

且说驿丞想来：“可惜了汗马功劳的虎将，方得衣锦荣华，因何寿元不永？一旦归阴，太师连次有书要我害他，想他乃有功社稷之臣，焉忍下此毒手。岂知他被冤魂索命身亡，算起来合着我的机谋。只可惜今朝砍折了大宋擎天柱，再有何人稳保宋室江山。”想了一番，心中安泰。走近床边，连呼几声“千岁”，不见他答应，长叹一声说：“可怜一员少年虎将，因何上苍不佑于他，不知何故？住此月余而亡，着实可哀。”说完，泪珠滚滚。

孟定国不知狄爷暗死埋名，所以不明王正是好歹人，便说：“我知你用阴谋之计，听了庞洪之说，受他财礼，不知用何毒物与千岁吃了，所以忽然一日归阴，快些直说，便饶你狗头性命。”王正说声：“将军，卑职实无此意，休要猜疑错了。若是为人当立，所以俗语乃言：‘前半世老实，后半世说谎。’可以过得日子。只因庞洪做人不好，屡屡要害狄青，岂知害不成，落得害了自己名声不好，动一动就说是庞洪。如今狄青一死，虽则原是庞洪图害之意，却实不是图害而亡。”当时驿丞说：“卑职实无此意。”孟定国说：“你言无此意，我想实有此意，快些说出，吱唔半句，断不饶你！”拉住他胸衣，驿丞高声说：“卑职实无此事，将军休得错疑。”张忠上前劝道：“全然不关他事。早间千岁有言，王正为人甚好，实冤魂讨命，快些放手罢。”孟定国说：“将军，你也说得没有说好处就饶你了。”张忠想，大哥叫我瞒焦廷贵，我今连孟定国也瞒过了，就叫驿丞即时出文书投报。

此时张忠假作痛哭说：“千岁啊，曾记得当初在结义之时，说五人患难相济，生死相交。如今平得西辽，实望苦乐相均，荣华同享。岂知才得少安，就命归阴府，不能同享荣华，良可悲也！”说出无限伤心之言。孟定国说声：“张将军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哭也无益。如今不见焦廷贵，必然回府报知太太去了。”张忠听罢一想：焦廷贵回报，岂不苦坏这老人家？即说声：“孟将军，你在此处看守，我也要进城去。”孟定国应诺。此时张忠出了驿房，忙忙速速上马加鞭。东方

已是渐明，不持灯火，飞跑而去。

却说孟定国在驿房中，细将千岁尸骸面目一看，忍不住英雄之泪滔滔滚流，说声：“千岁啊，你的容颜与着在生时一般无二，只少了一息之气，只是不知家中太太凄凉怎样？只望你——儿待他的老，岂知今日小燕偏将老燕丢，恨只恨庞贼，千方百计算不得千岁身亡，今日死了，尽遂他心愿。千岁啊，你今朝一死，不独太太凄惨，可怜公主只得一月姻缘，永远鸳鸯拆散了。”想罢一番，不胜凄惨，单剩得他一人，对着尸骸痛哭，英雄之泪，不知落了多少。正是：

世上万般凄惨事，无非死别与生离。

第六十一回

莽将军飞报凶信 仁慈主悔忆功臣

诗曰：

前时发配大功臣，闻死方知悔恨呻。

孰若当初谗弗听，奸徒焉得遂谋心。

当时孟定国对着狄青尸首痛哭，单剩他一人。只因驿丞在外堂写备文书，是以不在。这文书投送到上司，转达代奏知天子，待狄府太君亲到看验，然后收殓。有一众徒犯闻知，众人叹惜，说：“这位平西千岁爷，是个宽宏度量之人，在此三、二十日，我等也沾他恩典，赏赐银子，因何只得一月余就死了？岂不可惜此忠臣仁厚君子。”

又有驿子，前时一心想着狄爷的铺盖，待他起罪回朝之日，求千岁爷赏赐。今日见狄爷死了，在驿丞跟前说声：“老爷，小的在此五、六年，跟随老爷苦了五、六年，如今小的求老爷开个恩。”驿丞说：“何事？”驿子说：“老爷，千岁爷未死，小的不敢说；如今千岁爷已死，小人才敢说：如今千岁爷这几个衣箱，求老爷赏赐与小人罢。”驿丞喝声：“狗才，我老爷尚且不想，你倒想起来，敢是做梦么？还不快走！”驿子诺诺应声而退，一生想望已成空。不提驿子无味。

且说莽夫焦廷贵飞马到得，进了城，已是辰时了，下马直进王府，天生成他一副大喉咙，大喊：“不好了！千岁死了！”开大步，直喊进九重王府，有众家人男女吓惊非小。此时，太太正在思想孩儿，不知是何病症：“若病在家里，有人服侍，做娘时刻见面；如今病在驿中，叫我身心两地不安，想必他自仗壮年健旺，冒着风寒了。前日动身之时，老身原打发家将随去服侍他。岂料他一个也不用，仍打发回来，今已无人服侍。又不知驿官还再请医生调理否？”太君正在心念孩儿，一闻焦廷贵叫喊进来，说声：“不好了！千岁已死了！”太太唬得大惊，忙问道：“为何忽然死了？到底是何病症？”焦廷贵说：“毫无病症。只因千岁在西辽杀死番将几员，这些冤魂前来讨命。”太君说：“何见得冤魂来讨命？”焦廷贵道：“这是千岁自己说的，小将亲眼见许多冤鬼，多是发红脸花的，在着千岁房中拥挤不开，小将赶了去，又复拥来。昨夜三更时，千岁大叫一声：‘冤鬼来了，我命休矣！’登时气绝身亡，这班冤鬼跟随他去了。我等没有主张，特回报知。”太太一闻此言说：“咳，有这等事！”叫声：“我儿！”登时发晕了，人事不醒。焦廷贵唤众丫环：“你等快些唤醒太太，我往南清宫报信去也。”开大步，奔到南清宫报知，又跑往天波无佞府飞报凶信。余太君与众寡妇叹惜心怀，不在话下。

此时不独弄得狄母七死八活，就这南清宫太后苦切凄凉，潞花王大般痛哭，想来：“真乃多谢这焦廷贵的美意。”他又往一众王侯大臣等处飞报，各官员尽皆吃惊叹恨。当时驿丞的文书未到，各官先晓，独有国丈闻知，快意无穷，满心大悦，笑道：“哪里是什么冤魂索命，明是王正把他弄死了。”大悦道：“老夫不可言而无信，打算一个七品官与他做罢。”不说庞洪称快。

再说焦廷贵报信已完，也不回狄府看看这高年太太，思量又到游龙驿来，快马加鞭，不独来往之人让路，几乎踏杀路上的小儿童。在着半途，与张忠相遇。一个来，一个往，两下各不交言。按下二人不说。

且言狄府众丫环救唤醒了老太君，犹是哀哀大哭，说声：“儿啊，为娘只道你些些小病，服药调停就起来，岂料你一病而亡。若说冤魂讨命，情或者有之；若在西辽杀人多少，所以冤魂报仇，大是难为。原乃奉旨征西，并不是你自己一心图荣的。若是交兵不杀人，焉能得分胜负？早晓得今日有冤魂讨命之事，倒不如扒田种地，母子苦守清贫，何为不美？何不胜似你今朝枝叶青青早已被折？儿啊，想你空立下汗马功劳，不得衣锦荣归，太平坐享，抛离白发亲娘，分拆少年妻子。想来目下少年媳妇，必然不久到来了，只道夫妻叙会，婆媳团圆。岂知媳妇到来，妻不见夫，子不见父了。岂不苦坏了女裙钗的么？”太太痛哭到伤心之处，一众丫环也流泪。又见小将石玉闻知到来，对着太太也是纷纷落泪。虎将含泪，只得解劝太太。

此时外边又来了张忠。若问这几位英雄，乃是狄爷的金兰兄弟，所以王府内外，不通报知就进去，就是太君房内，也走进去得。张忠本来不慌张的，犹恐焦廷贵报知，苦坏了太太，所以快马赶来，直进大王府，滚下马鞍，踏步进来。只见太太哀哀大哭，石玉在此满面忧愁，数十个丫头并众妇女多是眼边红红。张忠进来，吩咐丫头、小使，各各进去了。此时单剩他三人，张忠摇手说：“伯母休得伤怀，石贤弟不用心焦。”张忠就低声把庞洪要陷害之由，千岁遵依师父之言，细细说知。太太方住了哭，说道：“倘早知道王禅仙师法力，我儿原可活得来，我何用苦楚？”张忠说声：“伯母，这件事情只可我们弟兄知道，他人泄漏不得的，所以千岁在焦廷贵跟前瞒过。他不明白，只道千岁真亡了，所以他星夜赶来报知。侄儿明知伯母心烦，也是即时赶来，说明原故的。”太君说：“贤侄，早间焦廷贵说了，唬得我魂魄俱无，恨不得与儿同为一路。如今方得贤侄赶来说明，所恨者庞洪，又用此毒计，仍要陷害我儿。”张忠说：“伯母啊，他在盛时之际，奈何他不得。”又说：“跑走路途，腹中饥饿得紧，拿饭来吃。”太太即吩咐丫环，备办早膳，与张忠用过，又商量免验、自行收验的话。石玉说：“二哥，你且去问问包公，看他主意如何？”张忠应诺。

即日至包府，见过包公，说即要自来收验之言。包爷说道：“徒犯死了，也要相验，何况狄千岁！因何要免验？这断然不得。而且庞洪正与他作对之时，如若不验，倘有弊端，谁人知道？”包公如此分说，张忠无言可答。无奈只得转归王府，回复太君。

前时发配狄青时，乃包公作主出文书委官起解的，所以今日驿丞文书，原是回复包爷。当时包爷即日奏知圣上，请旨定夺，差官看验。仁宗看了本章大惊，叹声：“可惜他一员少年虎将，征服得西辽未久，不能安享太平，伴佐寡人。”说完，龙目纷纷下泪。回想前时，将他处斩，不过一时触怒，幸亏母后救了他。只因他把朕挺冲，问个徒罪之名，遮脸之羞。原在三、五月间，就要赦他还朝。岂知有冤魂索命之事，今日身亡，大抵安排定数。”若说这仁宗天子，原是个仁慈之主，从前把平西王押出斩首，乃一时之气。如今气平了，心中十分追悔，说：“三五月就赦他回朝。”岂知今日狄青一死，龙心伤感，即批本传旨：“自己身亡，谅必情真，不必相验了。着令庞国丈、二品以上的文武官员，代朕设祭。”此时天子恩批下来，有庞洪心中想道：“圣上真乃仁慈之君，到底不忘他的汗马功劳。”此时无奈，只得遵旨，邀同二品以上文武各官，打点齐往游龙驿祭奠，按下慢提。

再说狄府太君对张忠说：“若是我儿真死，老身不必到驿中去。但是今日要掩人耳目，必然我亲到在此收验，方才妥当。”张忠称言有理，即忙备轿，老太君也穿了素服，四个跟随丫头

也乘了轿。

且说太君坐在轿中思量：“这王禅老祖许多神通妙法，何不把庞洪作弄也好，因何要我儿诈死起来？倘若真的死了，如何是好？”一路思量，只是放心不下。一程到了游龙驿中，王驿丞恭身迎接。焦廷贵见了太太，即引她直进房中。太太到了床前，把孩儿一看，见他面色不过如白一般，只少了鼻中一息之气，将手抚摩他身体，犹如冰冷，太太见了，倒觉心疑。正是：

老祖灵丹须妙用，为亲心事尚慌忙。

第六十二回

众文武祭奠平西王 二将军迁枢天王庙

诗曰：

仙师点引小英雄，诈死埋名避祸凶。

四将弟兄多义气，一同藏隐庙廊中。

再说老太君已经知道孩儿吃了王禅老祖的灵丹，诈死埋名免祸，亲到驿中主丧，以遮旁人耳目。当时见他果然气息全无，心中疑惑，低声细问张忠，说：“贤侄，我儿明是真死了，你因何用此假话来哄我？如今眼见他气息俱无，浑身冰冷，焉得回生之理？”张忠叫声：“伯母啊，请自放心。大哥曾受了王禅仙师的吩咐，依计而行，送他入了棺木，封钉七七四十九天，总是不死的，再服此一丹，便能苏醒。如若过了四十九天，难以活命。请伯母放心，不必挂怀。”太太此时方才无疑，装成假哭凄凉。张忠就在驿中办理丧事，所有费用钱财，俱是奉旨开销。石玉、焦、孟三人，各有事情值办。张忠又当心，备了一副上等棺木，内中的弊端，下文交代分明。僧道一班，叙于驿后左边，细乐笙歌，也叙归一处，此时游龙驿闹热非凡。狄府家人、使女等各换孝服，狄爷手下将官各各挂白。朝中文武官员，是日，庞国丈、大学士崔爷、文爷、包爷、王爷、二品以上三十余位官员多到来了。驿中地方狭窄，驿丞命人早已搭开大场，众官员多在此叙集，车马纷纷联络不绝而至。狄太后意欲亲往驿中，犹恐旁人私议，只得打发潞花王到来致祭。

当下，包爷说声：“老国丈，若说徒犯死了，总要相验的，所以下官请旨，差官看验，不知圣上何有原故，降旨免验？下官今日倒要违旨了。”国丈说：“包大人，你因何逆旨要验的？”包爷说：“想那狄王爷，何等英雄旺健！那里有一些病症？忽然死了，死得不明，下官倒要看一看。”包爷这些话，疑着庞洪用计，弄他身亡，故特请旨相验。倘若验出有些形迹，包公就要追出原由。偏偏圣上洪恩，恐怕亵渎了尸骸，所以降旨免验，并无别意。谁料包爷定要去看验尸骸，果然国丈怀着鬼胎，只道驿丞下手，犹恐验出形迹，包公又要追问，所以用好话劝解，说：“包大人，他平日有大功于国，圣上洪恩，恐怕亵渎了千岁尸骸，为何包大人不依？”包爷说：“老国丈，并非下官不依圣命。只为狄王亲的对头甚多，而且死得奇怪，总要看看，逆旨之罪下官愿承了。”又说：“列位千岁大人，一众也要大人看看。”众王爷说：“包大人为什么事，我等看了，倒觉也惨然不忍，不能领命了。”有潞花王爷，乃表亲之情，便说：“孤家倒要看看。”包爷说：“国丈，你也去一观，有何妨碍？”说完，一手拽住他。国丈原是心虚病的，只无奈何，勉强同着包公前去，满心怀恨于他，潞花王同走。

张忠一见，立起身来见礼，已知包公来意，即说道：“小将禀上大人：我家千岁乃是冤魂索命身亡，求大人怜惜，不必验了。”国丈听罢，暗暗心开，说：“这张忠倒也知趣。”包公闻言，想

罢而就说：“今日并非相验，无非同朝之谊，一殿之臣，今者一观，永无见面之日，你却因何阻挡？莫不是有何私弊不成？”张忠说：“未将不敢。我与千岁义结金兰，情同骨肉，焉有别心？只因千岁临终亲嘱要求免验的。”国丈呵呵发笑，说：“包大人，不是老夫说你，圣上旨意免验，张忠又说狄王亲曾有遗言，为何必要相验？如此太觉多事了。”包爷一想：真乃“抱鸡鸡不斗，气死抱鸡人”，但本官言出如山，就是这等没摆布，我也要找找面光便了。说声：“国丈，下官顶了逆旨之罪，那管狄王亲的遗言，总要看一看，才得放心。”国丈只得同上前去看验了。但见千岁面貌如生，口眼不闭。包公说声：“狄王亲，你是当今首重朝臣，辛劳为国，没有几时候安宁。平西方得少宁，岂料骤然得病归阴。可惜你盖世英雄，如此不寿，虽说是冤魂作祟，下官却是疑心。只因你在生时，有几个冤结得太深，犹有误国奸臣的狗党要砍折擎天栋柱，用了暗毒计谋陷害。你若果中了毒计，望你灵魂把被害原由诉托，下官与你鸣冤，免得九泉含恨。”把国丈听了，真是气闷，呵呵冷笑说：“包大人，你与狄王亲对说，不知他如何答应于你？”包爷说：“国丈，下官与狄王亲讲说，于你甚事？你又不把他谋害，因何着急起来？”国丈又笑道：“包大人，你既会日断阳间，夜查阴府，何不查明狄千岁何人所害？怎样身亡？省了疑惑心内。”这几句须是庞洪硬话，谅情心带恐惧。包爷听了动恼道：“老国丈，休得多言欺负！‘冤家有头债有主’，如若他果屈死的，下官也力为伸冤，可能力办。”老太君在内，一闻包公之言，想：“他真乃铁胆铜肝的忠臣，句句言来刺着奸臣。我儿若非仙师指点，老身也动疑，必要他相验了。今日非庞洪所害，倘若听凭他相验不出，就惭愧了他。”即命丫环传言出来：“后上包大人：我家太太说：‘千岁爷急病身亡，更无别故，求大人不必验了。若是果有冤情，自必阴灵托诉的。’”包爷一想：“这婆子不知好歹，不识好人，下官一心无偏倚，他毫无分晓。也罢，既然他为母如此说，下官不相验也何妨？且自‘闭门推出窗前月，任他春花自落开’。”潞花王也是心头气闷，与包公同走，转出驿中来。国丈招手说：“包大人转来，久看些也何妨。”包爷不理他，与众王爷大臣佥祭奠狄王亲已毕，各各辞别回衙。

国丈回府，在书房扬扬得意说道：“狄青一死，老夫拔去目中钉，除却心腹疾。但这包黑子，老夫与你不是冤家，何苦倚着狄青，寻我做对，偏要相验尸骸？岂料狄青之母妇人见识，不在行，说他急病身亡，不要验，弄得这黑子摆布不来，原乃老夫之造化。”此时满心欢喜，也不烦言。

且说收验千岁之日，万岁又差众文武前来送验，游龙驿内又是一番兴闹，有銮车马匹，纷纷齐集驿中。收验盖棺之时，各官员多少叹惜。潞花王千岁伤心不止，苦切凄凉。老太君装成假哭，抱住尸骸不肯放下。独有焦、孟二人，不知真情，心中苦楚。英雄之泪，滔滔滚滚。张、石兄弟作成顿足捶胸。孟定国哭声：“千岁啊，你乃一忠臣孝子，盖世英雄，上天不悯，早已身亡。今日丢下了白发萱亲，无人奉侍，真乃令人痛恨可怜。”哭声不止。焦廷贵哭声：“千岁，你是英雄大将，杀得西辽番狗片甲不回，因何怕起鬼来，被他活活捉去？这些冤鬼如若出现我焦爷之眼，定然一拳一脚，打他如泥，永不超生。”也是哭声大振。

又说这副棺木乃是张忠用办来的。原来这棺枢是推榫封的，盖上不用钉贯，以待事毕之后，易于开盖。此棺若是时常棺枢，原有这样款式，所以不动众人猜疑。众目共看来，狄千岁果已死了。这是王禅老祖灵丹之妙，吃下此丹，能延四十九日期。此日收验已完，众文武大臣各已散去，回衙不表。

再说当时张忠悄悄与老太君商议，说：“来朝待小侄与石玉前往此处近地，找个好地段，然后打点与狄大哥出棺。”太太说：“贤侄之言有理。”当时太太、众丫环暂且回归王府，一

刻坐轿而去。

且说次日,张忠、石玉二人,唤焦、孟送太太出驿回府去了。此时张、石弟兄,往各处找寻,在游龙驿三里外,凑巧有间天王庙。这庙宇僧道全无一人,只剩得一间冷落凋零庙宇。原因五年前庙宇中传说出了一个妖怪,日午还算安净,晚上就不得平安。人传说妖怪弄死人,所以至今还无人敢在此出入。此地原是十方所在,如今平西千岁在此暂停棺柩,怎敢言个不字?此时张忠、石玉二人,看见此庙,直进去。只见庙内一边三大进深,后厢又有厨子房,灶、箸俱全。张忠说:“好了,此地正是大哥隐居之处。”二人十分如意,说:“待第三天,然后迁棺至此。”弟兄商议定,不回驿中,一程快马回归王府,将此说知太太。老君说:“二位贤侄调停当就是了。总是有劳二位,老身反觉不安。”二人说:“伯母何出此言!此乃小侄应劳之事。”暂且不表。以后不知狄爷如何出棺复活?正是:

今日英雄须屈志,他年佞党正章刑。

第六十三回

灵丹药狄青还魂 天王庙仙师赐宝

诗曰：

灵丹妙药果非凡，顷刻还魂不等闲。

赐宝深沾师大德，他年破敌灭群奸。

前书说张忠、石玉找寻得所在，商议到三朝，然后出殡停棺。

不觉光明易逝，又到第三天。众家人、各将士身穿缟素，齐至游龙驿出殡，往天王庙停顿棺柩。众将、太太早已打点，在驿中原设立灵位，要遮掩人耳目。焦、孟二人不知真情，张忠令他仍回府中看守灵位。驿中灵位，自有驿丞打点香烟。张忠、石玉天王庙停柩回府，悄悄对太太说：“我二人只说守棺柩，仍往天王庙，调算回大哥苏醒才得放心。”太太说：“贤侄之言不差，快些前去罢。”

张、石弟兄一程到了天王庙，闭上庙门，二人动手开棺。此棺木虽然上好坚固，只因二人气力猛狠，先将子孙钉起了，然后把棺盖轻轻推开，叫声：“千岁，小弟张忠、石玉在此。”只见他口眼仍然不闭，面容也像前时。张忠怀中取出一颗灵丹，丢入他口中，一刻尚不见动静，再候了半个时辰，但见他微微气喘，眼动手伸，即时抽身起来。张忠、石玉大喜，笑道：“千岁果然活了。”狄爷说：“二位贤弟，我却不曾死，连日只觉半睡半醒，耳边略觉众人之言，只是有劳二位贤弟帮忙。”说完，深深拱揖相谢。

二人说：“大哥何必如此！实得仙师灵妙丹丸的。”狄爷说：“贤弟啊，前日师父亲嘱咐，说我有年灾星，避过灾星，方得厚享平康福禄。”二将说声：“大哥，所以小弟找寻此地，正合着大哥隐居避祸之处。如今我等只说守伴棺灵，在此一同作伴。”狄爷微笑说：“贤弟，我们同心并胆，真也难得。但想此处所在，只好我一人暗隐。若你二人也在此处，犹恐旁人知道，泄了机关的。况且我母亲下落又不知，不若贤弟回府，耐久暗来一次乃好。”张忠说：“大哥放心。小弟瞒了焦、孟二人，在府中守灵，太太不虑无人问候了。”说完，三人同进内厢观看。石玉说：“二哥，你看此处床铺不备，焉能住扎？”张忠说：“四弟，我有个打算的。你且出来，闭回庙门，我去即回来。”石玉说：“二哥，你往那处去？”张忠说：“我去寻铺盖什物来。若有人打门，不可放进来。”石玉说：“这也自然。”

此时张忠出了天王庙，一路思量：此庙地虽是十方之所，我们既在此担搁，总要与近地乡民问个明白，免得地方百姓只道我们用势力占霸此庙。行程一里，有开豆腐小铺。张忠见了直进，说声：“老丈请了。”老人一见要下跪。张忠忙来扶住，说：“老丈不必如此，无事不来打扰。只因狄千岁已死在游龙驿内，如今近地只有天王庙内可以停柩，我们弟兄四人要在庙中守柩，到来岁春时太太就要扶带柩还乡了，远近百姓不必前来炷香灯烛，自然王府着人料理，

明日便有示张挂，如今不过来你近地说个原由。”老人听了，摇首说：“将军爷，因由不说，你也不知，此庙前三年已出了妖怪，当时出现迷人，所以众光头不能立足，今已丢空两年余。如若千岁爷停棺柩，十年八载也可；若众位将军爷在此藏身，犹恐经不得妖精侵扰的。”张忠听罢，冷笑说：“我们乃英雄豪杰自许，如何惧怕起妖怪来？如若果有妖魔来惹我们，定然捉拿住的。”老人笑道：“若是将军爷不惧，竟在此住宿，有甚相干！”张忠听了，即时辞了老人。这老者又往各处近地，细细说谈。众民都说：“亏得五位英雄，杀败西辽国番人。没有众英雄，我等汴梁百姓焉保无虞？若众将军爷在此住宿，擒拿了妖怪，庙中就平宁。”慢表众民之言。

张忠又防千岁肚中饥饿，先去买些食物，后在驿中对王正说：“千岁尚有衣箱、铺盖、什物，要唤人扛抬到天王庙内，我们守柩应用的。”王驿丞听罢，即唤扛夫几名，就将衣箱、所有日用什物，扛进天王庙。石玉一一收回，亲拿进内去，不许旁人进来。张忠又拿进食物回来，即闭回庙门，已是红日归西。是夜，张将军做了厨庖之人，去安排夜膳，弟兄三人对酌。你言我语，不觉二鼓将来。狄爷说：“贤弟啊，我已复苏，但母亲未晓，来朝速可回去通知母亲罢。”石玉说：“待小弟来朝前去禀知便了。”狄爷道：“还有一言：李义、刘庆前往单单国，目下也该到来了，未知公主到否？倘他弟兄一到，须要早早说明，不然，恐防他性子不好，弄出事来，有违师父之命。”张、石应道：“这也自然。”

此时乃是七月中旬外，时交二鼓，明月已升，星光灿烂。这天王庙久已无人居住，今夜留存三位英雄，野鬼阴魂皆已远遁，独有这妖怪不畏人。三位英雄弟兄三人正在言谈，忽然一阵狂风，吹得满山树叶俱落。张忠说道：“此风竟是古怪，莫非妖怪来了么？”狄爷说：“早间外人说，此庙中有妖怪，所以没人居住。”说言未了，又是一阵怪风，阶下飞沙走石，寒气侵人。三位英雄立起身来，望着后厢观看，又是狂风大作。月下观去，果然来了一妖怪，十分凶狠：头如巴斗，两眼豪光，血口钢牙，身長一丈，披发乱须，手持长棍，跃舞一番。狄爷说：“贤弟，这妖怪若不惊动我们，我也不必前去惊他。”正说间，只见妖怪指手画脚，对着他三人，在后厢大步踏将出来，并不言语，直奔至张忠跟前。张忠喝一声，奈何手无兵刃，连忙提起板凳打去。这妖怪全然不惧，长棍架开板凳，回棍打来。张忠见凳不便，急忙抛了，抡拳打去。石玉飞步大喝：“妖魔休得逞强！”奔走上前，抢了长棍在手乱扫。这妖怪却是利害，闪上闪下，不着二人拳棍，胜败难分，直斗至庭心阶前，明月一耀，看得分明。狄爷见英雄两弟不能打倒此怪，便大喝一声：“何处孽畜？休得无礼！本藩狄青在此，速现原形，饶你性命。”狄爷说了此言，却也奇怪：但见此妖跑开几步，望着地下碌碌旋旋，一道光华闪烁，三人眼也开不得，取了光华，妖怪不见。三人近前，月光下一看，乃是一块镜子，闪闪寒光。狄爷连忙拿起一看，又复转背一看，只见镜镫镌两行云：

宝镜王禅赠狄青，收藏上阵勿违诚。

交锋能破迷魂虏，此日成功定太平。

狄爷看罢笑道：“只说是甚么妖怪，原来师父又赠法宝与我们。”即时弟兄三人一同下跪，望空拜谢。三位英雄满心大悦，一齐原归房中坐下。狄爷说：“二位贤弟啊，你二人若往外边去，不论人人问起，你只说原有妖怪吵闹，只因我弟兄暂留一月之久，就回府了，不可把仙师赠宝说出真情的。”二人应诺。

是夜时交三鼓，三人睡去。到来朝，石玉起来赶路，一程归到狄王府，已是午昼时候，连忙下马，进入后堂，禀知老太太。太君听了，喜欢无限，欲要前去看看孩儿，诚恐泄漏机关，只得往。此时进来了焦廷贵，叫声：“石将军，你二人在着天王庙，冷清清有何好处？不如丢了此

地，原到府中，大众同伴，才有兴闹。”话未完，孟定国又到来。当时石玉说声：“焦将军，你有所不知：我们前日弟兄五人结拜时，誓同生死，如今千岁已经身亡，我们不死，已为不义。古云：‘同林好鸟不分巢’，我四人必须守柩一年半载，少尽我们一点之心。孟将军，你二人在着府中，凡事休得淘气生非。况且太太如今年老，膝下正没了儿子，一并家务事情，须当代劳，千岁九泉之下也不负你功德。”焦、孟说：“是，我们两人门边不出，犹如孝子一般罢。”石玉说：“如此才好。”正是：

义气处交交结义，仁慈待将将存仁。

第六十四回

接公主二将回本邦 观星象崔爷断武曲

诗曰：

天王庙内隐英雄，星象垂天焉可蒙？

崔信思忠怀念切，夜间察斗识埋踪。

当时石玉解劝焦、孟二人守理王府，代狄千岁之劳，二人应允。说完，石将军拜别太君，相辞焦、孟，出了王府。一程回归赵王府中，拜见岳父母、母亲。是夜，石将军进房，狄爷假死还阳的原由并不说知郡主。为着金兰手足，瞒着妻身，仍要别离。这是石将军相交，义重出于寻常。当下说声：“郡主，不是我常常把你丢抛了，如今狄大哥又身亡，前时结义说：‘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’。今日既不能同归泉下，就伴灵守柩一年，少尽一场交结之情。所以下官与张二哥在着天王庙内，朝夕盘桓，免得阴魂怨着我等无情。如今不得已抛别贤妻，郡主，你乃贤德之人，还求勿怪为夫薄情抛弃于你。”郡主听罢，微微含笑说：“相公出言，足见情长于义。想你又无三兄两弟，今日结拜不异同胞。五将同劳于国，今朝不幸失却为首英雄，相公你且放心前去守柩，不必把奴家挂怀。”石将军听罢大悦道：“难得郡主这等通情。”是日，仍将此言告禀母亲、岳父母。

次日，上朝告假守灵柩，圣上不准，说：“狄卿既死，不能复生。卿家四人，何必守此空荒之地？即可回朝伴朕罢。”庞洪见狄青已死，又妒四虎将军，不欲他在朝伴主，见圣上不准石玉之奏，即忙出班奏道：“臣庞洪有奏：凡为人者，必要忠义两全，才得名扬宇宙，豪杰为称。如今石玉等五将平西，立下汗马功劳，即为忠也；金兰兄弟身亡，甘心愿往守柩，即为义也。为人既得忠义两全，实为可敬。望吾主降旨，准其所奏，着令四将一同给假三年，陪伴棺柩，非但得全四将之义，狄王亲阴灵亦沾陛下洪恩矣，伏乞吾主准奏。”仁宗一想：“这也无关得失之事。”传旨准奏。石玉叩首谢过圣恩，退出朝，一路回归平西王府。

见了太太说明，正要动身，忽然刘庆、李义两人回来，已到后堂，拜见高年太君。此时狄爷灵位设于西府中，所以二人回来不曾看见。石玉见二人回来，正是来得凑巧，三弟兄又见过礼。太太说：“有劳二位贤侄一番，老身实情过意不去。”刘庆弟兄说：“老伯母啊，这是劳而无功的。”太太说：“二位贤侄何出此言？莫非公主未到么？”二人齐说：“小侄一程到了单单国，见了狼主，他说国母娘娘身故才得几天，公主且慢到中原，待等来年秋季，送来上国，夫妇团圆。但这狼主说我们跋涉程途，苦留一月，我二人只得担搁一月而回。”太君说：“原来如此，不来也罢。”

石玉看见有丫环在侧，即忙招手，说声：“哥哥，外厢来讲话。”此时三人直出中堂，转进书房内，四顾无人，石玉细将情由一一说明。刘、李弟兄听罢，又气恼、又好笑，恨来恨去只恼庞

洪。但这王禅老祖因何叫大哥诈起死来，避了奸臣？石玉说：“二位哥哥有所不知，只因大哥命内灾星未退，命他灭迹埋踪，隐避一年，就有此事了。这机谋只有伯母、我弟兄五人得知，其余知不得的，就是那焦、孟，已经瞒他。”二人应允，说：“我们明日复过圣旨，然后共往天王庙，与狄大哥叙会，我弟兄一同作伴罢。”是夜安歇一宵。

次日上朝复旨，石玉前天已奏闻奉旨守柩三年，再着回朝伴驾，二人谢恩辞朝，与石玉先拜别太太，后辞焦、孟弟兄，上马加鞭，直至天王庙而来叩门。张忠认听声音，放进三人，进至后厢，与千岁相会，细把公主丧母未来原故说知，狄爷也不介怀再问。自此之后，五虎英雄在着天王庙，犹如做了家庭一般。闲时，犹恐外人撞进来，所以常常闭门住庙内。若在外边，扬说天王庙内的妖怪果然厉害，吵闹难堪；又说这妖怪身长丈余，非凡厉害，要吃我们，弟兄四人终夜提防不便。谅这所在难以延迟耐久，所以近地百姓远远传言：“这妖怪模样凶狠，三、四位将军有此本事不能降伏，我等焉能奈何？”当时传扬起来，人人害怕心惊，不独不敢进庙中，就近庙街衢行走也稀疏了，情愿抄远些而走。不表众民畏怯。

再说狄爷自此隐避天王庙中，虽然思念母亲，只是无由得见，闲常无事，弟兄谈论兵法，评论国政，安心待时，仍与国家出力不表。

且说焦廷贵、孟定国在着王府，真如做了孝子一般的尽心守孝，而且代劳一切府中事务，也不多谈。

又说钦天太史崔爷，因自狄青死后，常时想念嗟叹不已，说道：“好一位少年英雄虎将，杀逐辽邦贼寇，大宋江山全亏五虎之力，名扬国外，略息兵戈，方得太平安享。倏忽暴疾而亡，只落得汗马功劳一旦成空，思量到底害在庞洪手里，屡次将他暗害，屡屡谋害不成。这奸贼串通女儿，说是假旗，一时触怒君王，把他押出西郊处斩，险些一刀两段。幸亏得太后娘娘出头，免得一刀之苦，又要徙罪三年，抵却当殿忤君之罪。在游龙驿中，因何无灾无病称说冤魂作祟，霎忽身亡？真乃死得奇怪。所疑者没有别人，皆是庞洪与驿丞官同谋，陷害了这英雄。那日包年兄上表请验，圣上偏偏降旨免验，真乃中着庞洪机会。包年兄观看尸首之时，这张忠与狄母多说急病身亡，并无别故，不必相验。想来甚是稀奇，猜度不出甚么原故。但想四位英雄，实乃忠义之人，再无内中作弊。今日狄青死去，总是老太君谁人侍奉，丢了外国青年妻子，思前想后却也可怜。他白发母亲，公主虽然年少青春，但今朝刘、李回朝复旨，他又未到中原，不知长短。”这崔爷终日不得开怀，叹惜狄青，想：“这庞洪屡屡算计这狄青，就是发配到游龙驿，原是庞洪的来意。所以各位忠良大臣，原着疑庞洪，况且毫无病症，立时身死，又见稀奇；并且驿官王正，乃是庞府家人，岂不顺从庞洪的主意？”有夫人见丈夫崔爷整天愁闷，便说：“相公，他的母亲尚然不要包公相验，你是旁人，何用如此担忧？”崔爷长叹不言。

忽一夜，崔爷用过晚膳，直进阶前，月色如昼，云净无尘。崔爷仰观星月，细看天衢，察其星斗，又见贪狼星，乃庞洪宿度，光华灿烂，实在盛时之际。又见武曲星，半明半暗，在于东南方，想来星尚在，人已死了，好生奇怪。星没人亡，古今所定，莫不是狄青未死，隐居僻静之方，避了奸臣？若说狄青还在，前日送殓之时众目共睹，他明是死了；如若不然，棺中尸首乃是何人？想一番，观星斗一会，笑道：“此星现在总是未死的。若说是死了，只好骗愚夫妇耳。不知他隐身何处，想来他畏惧庞洪，就退避了，枉做英雄，没一些胆量的。”不提崔信之言。

又说庞国丈当时认定了王驿丞弄死狄青，满怀得意，欲要即日升他一个知县之职，恐防惹人疑惑，只得缓缓升他不表。

又谈狄太后娘娘，一自狄青亡后，时时凄惨，日日怀思，正是生离死别凄惶。况且狄太后

想念亡兄，单留一点香烟之种，一心指望他继着前人功烈，重光耀家园，喜得他年少英雄，早已出仕皇家，平复得西辽。只望从此母子荣华，外邦公主接到，婆媳团圆，夫妻叙会。岂知出仕未久，已遭庞贼暗害，几番险死还生，原得皇天庇佑，不中奸贼之谋。又到验旗触君，发配游龙驿，徒罪三年，一时病症，只说冤魂索命，立刻身亡。今日眼见得狄氏香烟已断，单单国中虽有双生儿子，还不知公主心意如何，况他乃远居外国。国王单生长成一女，一闻丈夫已亡，国王未必肯送女至中原了。倘若他来到我邦寡居，婆媳度量，自然寡母抚育孤儿的。若然这公主不记着丈夫恩情，不知节操之妇，此时侄儿嫡血双生子已成乌有了。狄太后娘娘终日念恨侄儿，长嗟短叹。又有潞花王，常时忆着英雄表弟，不禁潸然珠泪交流。母子为着狄爷一死，不知流泪多少。正是：

分离骨肉情何切，惹起愁思意不胜。

第六十五回

西辽国犯界兴师 大宋朝君臣议敌

诗曰：

边国西辽强悍邦，英雄既没复猖狂。

干戈锋起从今日，退敌兴师谁可当？

话说狄太后母子伤感狄青身亡，且太后的心肠甚好，因嫡侄死了，嫂嫂必然苦切，所以常常打发宫娥到王府探望，有时接到宫中叙话，多言解劝，实有一段亲亲之情。狄母太君想来：“姑娘如此厚情，必然他为着我儿也惨切了，不如实告了，免他心烦，他母子断然不泄漏的。”遂将庞洪计害狄爷之仇，师命理名原故，细细说明。太后此时喜从天降，是日多谈庞洪计毒。话分两头，慢提姑嫂之言，京中多事。

再说这西辽国狼主，志吞大宋江山，其心不息，单忌着狄青五人，并又伤了飞龙公主，仇恨越结深了。故前日依了度罗空之计，当时又往新罗国借取雄兵猛将，所以先差秃狼牙私进中原，把数件宝贝金宝珍珠，送与庞洪，说明旗是假的，害了狄青。一则与驸马公主报仇，二来中原战将再无狄青之勇，兴兵夺取宋室江山，垂手可得。只等候秃狼牙回国，方知狄青下落，才好发兵。

忽一日，狼主早朝，传报：“得胜将军回朝。”狼主即宣上殿。秃狼牙将狄青陷害情由细细奏明，狼主大悦，说：“劳顿卿家，升官二级，免朝一月。”秃狼牙谢恩出朝。辽王正要退朝，忽报到：“新罗国王命铁金钢麻麻罕为元帅，外有四员猛将：一名通迷、一名达脱、一名哈天顺、一名石天豹，统领雄兵十万，在午朝门外候旨。”狼主大喜，宣进亲敬御酒三盅，又命他兼领本国人马十万，偏将百员，共来兵二十万，重托麻麻罕领兵，定于明年二月初旬黄道吉日，提兵往取中原。麻麻罕领旨。

不觉光阴似箭，已是次年二月初旬。元帅即日拜辞狼主与众臣，一路长驱发进，杀气腾腾，已至中原境界，势如破竹，夺了雄关外多少地方，直杀至三关，无人抵敌。若说雄关孙秀，乃是酒色之徒，无谋无勇，如何出敌交锋？还亏得杨青，虽然年老，原是上阵英雄，老当益壮，屡次开关抵敌住辽兵，雄关坚固难攻。此时孙秀心中着急，叫：“杨老将军，范大人，下官只道干戈宁息，岂料西辽复又猖狂。倘若雄关一失，必被辽兵杀进京了。这件急事如何处置，须要大众酌量才好。”范仲淹说声：“孙大人，你是雄关之主，凡事多要大人主裁，如何要我们定夺起来？下官之言，平日间也准信不得的。”孙秀听了范仲淹之言，心烦气闷，实是着忙，又说：“杨老将军，我与你都是宋朝臣子，受了国恩，须当报效才是，怎样退敌，须要细共商量，如何？”杨青听了，呵呵冷笑说：“孙大人，老夫也是这句话：你我一殿之臣，同受皇恩，理当报效。大人做了一关大主，平日间大小事情多是大人做主，我们有了说话插不落的，因何今日没主

张来，要我两人做主商量？若不是老夫连日前去抵敌，三关早已付西辽了。老夫做了武将，不过拿几 力气前去拼着命斗争。那辽将声声说：‘狄青身亡，必然定要攻打破三关，占夺三关，取了中原。若然狄青提兵到来，我国依然投降。’除了狄青，多不畏惧的。孙大人，你道狄青死得好不好？”范大人说道：“这些奸臣巴不得他早死了，然而据我的意思，狄青永远不死，方能保稳宋室江山。今日狄青死去不久，西辽复又猖狂，孙大人须要自定良谋，方得免得玉石俱焚之患。”

孙秀正欲开言，忽有小卒报说：“有个番将讨战，来将说‘若然没有对手的，休得出阵。’他就要杀进关中了。”孙兵部此时摆布不来，只得吩咐：“速挂免战牌，待本官拜本进京，请旨发兵便了。”范爷叫声：“孙大人，当初杨延昭始守此关，边夷丧胆。以后杨宗保继守三关之日，有胜无输，从不曾挂过免战牌，为何今日尚未开兵，先要高挑免战？”杨青说：“中原锐气扫尽了，长他人志气，灭上国威风，前辈英豪眉毛倒尽了。范大人啊，不独前辈守关威振，就目今狄青在此关，西辽屡败。掌了雄关，必要上阵立功。既然大人这等胆怯，掌不得雄关之主。”这几句话把孙秀面光扫尽，只得急备本章，说西辽兵犯三关，又求万岁掣他回朝。孙秀一则为了着雄关危急之际，二来听不得范、杨讥诮之言，即差人进京投本去了，传令兵丁严加把守。又幸得其时乃是初夏，天时炎热，例应停征，所以番兵不来十分攻击，况且三关坚固，所以无碍。按下不表。

再说庞洪一自狄青死后，心无挂碍，终日与着同党厚交，开怀乐饮，你来我往，又说：“干戈宁息，我辈正该乐饮娱情。”忽一日，接得边关来信，心中大惊：“老夫只道西辽王只要与女儿报仇，杀害狄青便罢了，岂知狄青一死，就兴兵侵扰。今日杀至雄关，孙贤婿无人代劳拒敌，免战高悬。今有告急本章求请救兵，想来朝内没有英雄，不知谁人退得辽兵？罢了，我也不管他，来日奏闻圣上，听凭他定夺便了。”

次日见驾，就将孙秀本章呈奏。天子看了此本，心内大惊，想了一回，并无主意，降旨众文武，共议退兵之策。百官个个推着庞洪，说他极品之尊，朝纲统领，岂无出师退敌之计。庞洪说：“列位大人，我为文事，不谙武略，还有众位王侯，曾经上阵交锋，可以提兵前往解救三关。”天子正要开言，武班首闪出净山王爷呼延赞，俯伏说：“陛下啊，臣等身为武职，义不能辞。若能杀退辽兵，保安社稷以报国恩，何为不是？况且在前王侯，除了潞花王之外，多是南征北讨之人，在少年强壮时谁敢推诿？今日无如俱已年老力衰，将为就木，纵然提兵前往，非但辽兵难退，徒费兵粮，而且有误国家军情事。况且三关乃汴京首重之方，倘有疏虞，祸非关小。前时亏得狄青五将，杀他片甲不回，后来又征服他邦。狄青在日，兵戈不起；如今狄青寿夭已亡，所以辽王复又猖獗，说要狄青出敌，仍复投降。狄青不在，必要占夺中原。夸张恐吓，欺我大宋无人。今日雄关外地尽皆失去，可知辽将勇猛，番兵利害。望我主早定良谋，挑选智勇双全为督兵主帅，发旨意往游龙驿，着天王庙四虎不必守枢，且暂回朝调用，挑选精兵前往。我主龙意如何？”仁宗天子听罢，开言说：“朕亦体谅卿等年老力衰，难当此任，说也徒然。狄青已死，言之无益。今朕依卿所奏，文着庞洪，武着老卿家，会同各大臣议，当如别方有勇将，即为保举本奏，协同四虎将提兵退敌便了。”众臣领旨。

天子退朝，龙颜不悦，回至东宫。有曹王后娘娘接驾，坐下绣墩。曹娘娘看万岁容颜似有不乐之色，便问：“陛下，为何似有重忧光景？”天子说：“御妻啊，前日西辽兴兵犯界，直抵三关，亏得狄青杀退。不想狄青一死，辽王复叛，占去三关外多少地方。雄关孙秀无能抵敌，请旨掣回，寡人欲待有将出师，然后掣回孙秀。朝中武将多是年老力衰不中用的，寡人因此烦

恼，思算何人提兵前去拒敌？倘然失了三关，朕的江山难保了。”曹娘娘说：“臣妾请问陛下，从前已有狄青征服西辽，至今未久，因何又起兵戈？”天子说：“御妻啊，你有所不知：狄青不是等闲之勇，深通武略，年少英雄，还有四虎将帮助，前时西辽兵雄将勇，侵犯三关，却被五虎将杀得胆丧魂消；如今一闻狄青已死，故西辽复兴兵前来。”曹后娘娘说：“陛下啊，若然说起狄青，臣妾也曾思量过。想他前往征西，受尽多少辛劳，才得取旗回国，满朝文武，多已共目。后来庞妃说出旗是假的，算来不是狄青欺骗陛下，实乃西辽王用缓兵之计欺骗陛下了。当时何不复差五将，再去责伐西辽，取了珍珠真旗回来，有何不可！为何陛下反将这小英雄押出西郊处斩？若非狄太后出朝救了，险些屈斩了这有功之臣，陛下问心何安？”此曹后说此一番这忆狄青之言，不知嘉祐王如何答说？且听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国宁只有文臣显，世乱还须武将高。

第六十六回

宋帝开兵思勇将 包公夜月访英雄

诗曰：

兵戈复起忆功臣，无事抛疏有事珍。

今日方思忠勇将，当初何必信谗人。

当时仁宗天子听了曹后娘娘说他复验珍珠旗，险些屈害了忠良将士，亏得狄太后娘娘出头救了。此时嘉祐王说声：“御妻啊，不必埋怨寡人了，前事已错，说也徒然。这狄青原在游龙驿中暴疾而亡的，不是寡人伤害于他。”曹娘娘说道：“陛下啊，你等不把他发配游龙驿，在着朝中，已是不死了。”天子说：“御妻，你那里话来？人生吉凶祸福，皆是定数无差。他不该刀下身亡，已是驿中丧命的了。”曹娘娘说道：“陛下，你言差矣。狄青有此汗马功劳，不能荣宗显祖，而且身遭国法，想来后生家性子方刚，岂不气忿么？今朝明是气恼死了英雄小将，说什么冤魂索命，暴疾身亡，别人信此是真情，独有臣妾断是不信的。”嘉祐王听罢，说：“御妻啊，如此说来，实乃朕之愚了。既然看出假旗，及早应该再差他五人前往辽邦，取换真的回朝，有何不美？原不该胡乱将他处斩，算起来倒是朕把狄青欺了。幸有狄母后出头，免他一刀之苦，何不此时乘此机会，复命他前往西辽，胜似发配他到游龙驿，辽王又不敢兴兵杀奔前来，复至猖狂了。想到其间，原是朕之差了，但悔已不及。但不知今日差遣那人前往三关退敌了？”曹娘娘说：“陛下啊，除了狄青之外，没有一员勇将了么？”天子说道：“勇将虽有，谁能及得狄青智勇双全，况且番将狂言，称说狄青出敌，他邦刻日投降，若是别人，一个多也不惧，必欲攻破雄关，杀进中原。”曹后说道：“如此想来不好了。”天子说：“实不好的，狄青死得不妙了。”不提是日君、后之言。

再说国丈庞洪协同文职、净山王呼延赞率领武官会同商议，众文武多推着庞洪。岂知他只挣得一副屈害忠良的本领，焉能有定国安邦的良策？一连议了三天，还未复旨。此事慢提。

再说钦天太史崔信爷，是日打道进来见包龙图，说起西辽，真乃可恶，狄青一死，又来兴兵侵扰。可恨这老奸臣，一谋不出，犹如泥塑一般。包爷说声：“崔大人，可惜了一根擎天栋柱，汗马功臣，可怜他乃国家重用之人，寿元夭促，今朝目击主忧臣辱了。再有何人前往三关抵挡辽兵？”崔爷微笑说：“包大人，你道狄青死了么？”包爷说：“自然死了，何必再提说起他来？”崔爷呵呵冷笑道：“小弟说来，狄青不曾死的。”包爷说：“怎见他不曾死的？”崔爷说：“小弟前时偶观星象，只见武曲星半明半暗，正是英雄困围之象。近来几夜，星光比往常倍加灿明，这位小英雄定落在东南方上。目下辽兵复起，只须要访出这英雄，国家之患方除了。”包爷听罢，呵呵大笑说：“崔年兄，你的话哄着何人？送殓之时，众目共睹狄王亲已死了，唯是面目如生，此乃是真的。”崔爷说：“包年兄，倘若不信，今夜且到小弟观星台那边同观星斗，就知明白了。”

包爷说：“崔兄，这等说来，你不必回去了。如今已是下午时候，待小弟办桌小席，与兄对席同酌，到晚上同观星象便了。”崔爷说：“怎好叨扰年兄？”包爷说：“便酒粗肴，休嫌简慢。”此时包公吩咐备了一桌酒筵，二人逊坐毕，吃了几杯，把国事言谈一番。

不觉黄昏时候，两人携手步落阶前，面仰苍天。崔爷说：“包兄，你看东左角这颗明星，正是文曲星包年兄了。”包爷说：“这颗明晃晃的是贪狼星么？”崔爷说：“正是此星，乃庞奸贼也。”包爷笑道：“庞洪此星，倒也光采啊。”崔爷说：“他正在盛时，所以倍加光采。”包爷点头说：“是。”崔爷又说：“东南上这颗大星，如金光亮，乃是武曲星狄王亲了。但观近日光亮倍于前时，谅想如今该出仕朝廷了。包年兄，你也会办过多少奇难疑案，人人共知，名扬宇宙，朝中那一人可及你？如此智量高材，非小器辈所及也。年兄何不得东南方上访出狄王亲来？”包爷说：“崔年兄，本命星既在，人果未死，小弟担承访察出来便了。但如今只可你我得知，切不可泄与别人，待等访着实了，另行计算罢。”崔爷说：“年兄之言不差。”

此时观星斗完毕，复就席用过夜膳，时交二鼓，崔爷揖别回衙去了。独有包公回进书房，坐对银灯，想来，武曲星如此光亮，狄青实然未死。倘若他未死，前日入殓的尸骸，难道是顶替的？猜想一会，说道：“真也奇怪，莫不是庞洪又来算帐。这英雄故用此金蝉脱壳之计，在着幽处埋藏了。狄青纵然未死的，有人仗义顶替，那里有颜容如此相像的？我倒也判过多少奇难事，单有此事推猜不出，思想不来。也罢，但愿早时访出，全不费功夫，这就妙了。”又想来：“这天王庙近游龙驿中不远，正在东南方上，前时四虎弟兄皆说在此守枢。活人伴死人，岂有伴到对年的？事有可疑，且待明日往天王庙暗暗细察便了。倘若对问四将，还防惹他起疑，反把狄青藏过，就惧事了。本官有个道理，总要暗暗密访，方为妙算。”是夜休题。

到来日上朝已毕，用过早膳，包公吩咐打道出行。不乘大轿，骑了高头骏马，只带了四对排军，紧紧相随。夜静更深，只作出城外巡查，直向东南路上，行了九十余里。众排军不知其故，且人马并无一刻停留。天色已晚，排军点起灯笼火把，并且一路原要查问。倘有奸宄不良，即要带路一程，担捺到得游龙驿。已是二更时候，但见郊衢寂静，少有人声。此时明月当空，天灯明亮，只闻四壁虫声，音鸣不断。此刻包爷住马，开言吩咐张龙：“快马上前，要到驿中。”张龙即到驿门，举手连连打叩。驿丞尚未安睡，驿子贪懒，早已贪眠。王正一闻敲门响亮，连忙抽身开了驿门，驿子方才醒觉，心下大惊起来，闪避不及，包爷已到，双膝跪下，战战心寒，说：“大老爷，小人驿子叩头，迟慢不恭，罪该万死。”包公说：“不罪你，起来罢。”驿丞也跑上前，喝退驿子：“快些拿茶来吃。”王驿丞上前恭迎包爷至庭前，请大老爷下马坐下，连忙跪下叩头，说：“卑职游龙驿王正，叩见包大人。不知大老爷到来，有失远迎，望祈恕罪。”包爷说：“驿丞请起。”驿丞叩首起来，侍立一边。包爷说：“驿丞，本官只为巡查至此，夜已深了，借你驿中暂歇一宿，明日回去。”王驿丞说：“包大人，只是地居污秽，屈渎大老爷的。”包公说：“这也不妨。”

此时王正不知包爷忽然到来何事，但见他坐下，呆呆气象，默默思量，两边排开八个无情大汉。驿丞当下猜想不出，狐疑不定。又不敢开言动问，暗思：“如此来头，其中定有缘故。”此刻驿子送香茗上前，包爷吃毕，又嘱咐驿子备办酒筵来款待大人。

这包爷是个仁人君子，体谅穷官，听了驿丞吩咐办酒筵，便说：“驿丞，本官并不贪杯的，不必备酒了。况且你为这官，没有大财的，有夜膳备些，与八个家人用罢。”驿丞说：“足见大人体恤小官，但是大人一日赶路到来，劳顿肚饥了。”仍吩咐驿子往厨内安排酒膳去了。

此时，包爷又问王驿丞：“想你做这个官儿，原是没趣么？”王正说：“大人啊，实是没趣

的。”包爷说：“如今有趣了。”驿丞说：“大老爷何出此言？”包爷说：“驿丞，如今有大官做，岂不是有趣的？”王正闻包公半吞半吐之言，十分狐疑不定，忙说：“卑职何德何能，焉敢妄想？”包爷冷笑，看看驿丞说：“你在庞府有十几年了，国丈提拔你做此官有几年的？”王正说：“大人，做官已有五年。”包爷说：“王驿丞，你与太师办事得力。”不知包公试探驿丞如何？正是：

劳忙为国忠臣志，狡猾欺君佞党心。

第六十七回

忠诚直告王正原谋 代主分忧包公密访

诗曰：

辽兵犯境甚猖狂，退敌无人为边烟。

包拯劳忙原为国，星霜夜月访忠良。

当下包爷说声：“驿丞，你与太师办事，果然能干无差，所以太师心内欢喜于你，明日不高升为府，定然为道了。目下虽做这穷官，不日就有苦尽甜来的。”王正听了，心中着急，不知他何故说此话来盘诘，即忙上前打拱说：“包大人，此官原是国丈提携我做的，实乃无能，焉敢妄想加升官爵的。”这包公原是机密访寻狄青，一心又疑着庞洪与王正串同谋害于他，故用许多捕风捉影之言，来试赚王驿丞，又冷笑着说：“王正，你家太师要害狄千岁，已曾有书来往，要你害了狄千岁，升你官职。但别人由你瞒过，本官你断难瞒得的，快些直说明白来。”

王驿丞听了，暗暗着惊：此话说来有因，但不是我害千岁的，何畏惧这包龙图多言盘诘。便叫声：“大老爷，你休得多疑。太师何曾有书到此？卑职焉敢把狄王亲陷害？果无此事，大人不必多疑。”包爷喝声：“胡说！已有冤魂来到乌台告状，说你听了太师之言，将他暗暗弄死，所以本官前来问你，尚敢抵赖么？”王正听罢，一想：“岂有此理。太师书来，要害他身亡，我想他是大宋功臣，与我无仇无冤，不忍伤其性命，情愿挂冠逃走，此乃下官一片好心肠。他自家急病身亡，与我何干！因何他反在包公跟前，告我同谋害他？想来真乃好人难做的。”包公见他如此沉吟，便说：“驿丞，本官劝你老实招来罢。”王正说：“大老爷，真乃天冤地屈的。前日千岁有疾病时，忽然称说身体不安，卑职就日请医官来诊脉，便说不识此症，难以定夺。后至张将军赶来时，还是讲说得出话来。倘若小官谋害他，千岁岂不说知张将军么？当时千岁仍说，‘西辽冤鬼现形来索命，不能服药’，即日归阴，实与小官无干的。”包爷说：“现有千岁阴魂告状，难道是假的？你说倒是真么？难道不知本官的利害，断过多少无头疑案？你可记得狸猫换主、三审郭槐的事情？李太后含冤二十八载，郭槐抵死不招，后来如何审出真情，你难道忘记了么？你今若不说明，难捱刑法之苦，终须要抵认的。”驿丞带怒说：“包大人，今日真乃冤屈下官了。我家太师与狄千岁作对，与我何干？”

包爷一想，有些口风露出了，便说：“驿丞，本官原晓得你是个好人，不忍下手，到底庞太师怎样摆弄他身亡，你且明白说来。倘若不说明，审问起，你要吃苦了。”王驿丞一想：“包龙图这人做事到底，追透骨方休，想来这平西王如此功高华宇，尚且天亡，岂但我这小小驿官，死何足惜！太师一心谋害功臣，品行非端，况且行恶甚多，终非结局之美。我将此事说明，并非我陷害他的，焉能要我抵偿他性命？就是将我抵了命，也是前生孽障，怨尤不得的。”便尊声：“包大人，卑职实说便了。前者狄王亲一到驿中几日，庞太师就差人送书到来，要卑职谋害了

狄王亲性命，许升我一个七品官。卑职想来，狄千岁乃大宋保守江山社稷所重之臣，平日与下官无怨无仇，问心焉忍下此毒手？况且屡败西辽，亏他五人之力，辛劳于汗马。不独圣上赖以匡扶，就是我中国众臣民亏他杀退番兵，方得坐享太平。此日又因太师之命难违，只得应允了，拖延不行，岂知庞太师连书来书十三封，把下官怨恨。此时下官自思没有妻子绊身，立意挂冠逃走，救了千岁性命，将言告禀千岁。岂知千岁不许我挂冠逃走，过了此夜，到得来朝，他就身体不宁，说出难保性命。我只道他出口无心之说，岂料到三更后，千岁竟归阴了。实情卑职不知他如何病症，怎样身亡的，望求大人鉴察真情。”

包爷一想，果然正是庞洪算帐他的，便说：“驿丞，只恐这千岁不曾死，或者有人顶替，你可知么？”驿丞说：“不然。这一天众英雄多来送殓，就是下官也目击他入棺的。明是千岁的尸骸，焉有别人顶替于他？”包爷听了，复出庭外，驿丞随后。包爷出到庭外，仰面观天。这颗武曲星仍然金光灿灿，又问驿丞：“这首是何所在？”王正说：“前面是百花径，再过去半里，名钓鱼墩，向正东南角，就是天王庙狄王亲停柩之所。”包爷暗忖思：“这崔信之言，果然不差。这颗武曲星光辉金采，必然英雄在世了，所以前时狄爷之弟张忠，多说急病身亡，推辞相验，定然他们用了巧计。如今想来，狄青隐在这天王庙了。”

此对驿丞旁观包爷如此光景，甚是狐疑，又见他仰面观天，不知何故？又不敢开言动问。当时回步庭中，有驿子后上：“老爷，晚膳摆开了。”驿丞尊声：“包大人，休念卑职是个贫寒下吏，况且夜深，无物相敬，淡酒粗肴，多有亵渎，望大人恕罪。”包爷说：“驿丞休得套言，本官原说过不必备酒的。”驿子对着八个排军说：“列位请来这里用膳。”包爷说：“你们去罢。”八人跟着驿子去了。包爷一头用饭，一心想来：此事难办，又思王正为人忠厚，深知狄王亲乃国家倚重之臣，不从主命奸谋，立心存了功臣性命，志足可嘉，本官有日提升他官职，庶不负存心忠厚之人。此时用膳已完，时交三鼓，说：“驿丞，你且去睡吧。”又吩咐排军：“你们各人去睡，本官且独坐天明，不要你们在此。”包爷虽然如此说，众家人谁敢去睡？驿丞说声：“大人，此刻只得半夜，如何坐等天明？粗俗床帐，请大人权为安息如何？”包爷说：“一夜不睡，有甚要紧？你去睡吧。”王正说：“是。大人不睡，小官也不睡了。”王正思量，真是气闷，想他到来，真乃奇怪：莫非果有冤魂告状，亲身前来访察根由的？我今已把真情泄露，悉听他如何发断，还望他不要留恋此地才好。不提是夜驿丞烦闷。

再言来日五更三点，众官员上殿参见君王。此日包公不来见驾，万岁何故不根查？只因前日包公狸猫换主，他审出情由，嘉祐王陈桥认母之后，包公就是天子的恩人，所以万岁格外加恩看待，上朝不上朝，悉听包爷自便。今日不见他上朝，天子便不动问。按下朝中不表。

再言包爷次日吩咐张龙、赵虎：“如此如此。”二人依命而行。王正只道包爷就要回去，岂知他又不动身，只得吩咐庖人备办早膳。有驿子悄悄来问驿丞，说：“老爷，到底包大人为何霎忽到来？”驿丞说道：“包爷前来访察狄千岁的事，只为阴魂到乌台告状，他所以到来。”驿子听了心惊，说：“老爷，有这等事！幸得千岁不是老爷谋死他的。”不提驿子之言。

且说张龙、赵虎奉命打听，此时回转驿中，禀上包爷说：“小人奉命往天王庙查问，左右乡民多说庙中有妖怪出现。如今千岁的棺木停在庙中，四位将军守柩，别的事情多不知道。我们又问他进庙否？众人说妖怪利害，不敢进去参神。”包爷听了，想来：“说来妖怪之言，又是五人的传言作弊。本官若然直进庙中，倘或狄青不在，岂不惊觉了他，倍加深藏埋隐这英雄了？算来不知他藏在此庙否？罢了，本官自有道理。”

原来包爷计策甚多，想一回，定了主意。且待候至日落西山，吃过晚膳，不坐马匹，带了八

个排军，徒步悄悄同行。至半个时辰，已到了天王庙，将已二更时候，左右人家多已闭门闭户，四围寂静无声。此时星辉月朗，包爷又是周围观看：此庙有三大座深，四方围壁，只有庙前门，并无后户的。但是后座墙壁是南方，这壁矮些。但不知如何访遇千岁？正是：

忠心尽瘁匡扶国，权佞无材弗慰君。

第六十八回

包公密访赚英雄 武曲埋名见铁面

诗曰：

遵师遗命服灵丹，待满灾星除佞奸。

暗隐忽逢包拯赚，英雄复又谒龙颜。

却说包公深夜来到天王庙四围观看，只见后座墙壁低些，可以爬上，即唤过高松、张吉，吩咐这两个排军道：“如此如此探听。”二人听了暗说：“这大老爷办这事鬼头鬼脑的，如今又叫我二人做起贼来，爬上屋顶打探，真乃可笑的。”

此时张吉跪下，高松两脚踏在他肩上。张吉在地下，腾腾立起身来，此名为“矮子接长人”。此刻高松双手扳爬围墙，两脚在他肩上轻轻一送，早已登上瓦面，四围一看，寂静无声。只得在瓦面东边爬过西边去，静听一回，西南角隐隐有人言语声。高松又爬过西南角，果有人言语，轻轻爬开瓦块，岂知尚未扳离，早有灰泥跌下去，只得不敢动手。无奈不掀去瓦块不见其人，只得伏于瓦面静听。只闻一人说声：“大哥，休得心焦。我们各敬三杯，且自开怀乐饮罢。”又听一声说：“贤弟，我的心事甚烦，叫我如何吃酒呢？庞洪原与我没甚大冤仇，三番五次陷害于我，幸得屡屡不中他奸谋。虽然今日也不计较这奸臣，但使我母子分离，虽得你们常常回去探望母亲，到底使我远离膝下，不能侍奉晨昏。倘得子母相依，我也不愿拜相封王，不如乐守乡间，深耕浅耨，淡水清汤，倒也逍遥自在，胜如显爵高官，忧怀不免的。”又闻说声：“大哥，你那里话来？你是个当世英雄，立建功劳多少，才得玉带横腰。前日师父有言，埋名一载，到后来福禄齐天。目下灾星已满，如何还动愁烦？有日出头，定要扫平庞贼，消了大恨，又得国家安宁。但小弟前日悄悄回去探明太太，闻得目下西辽又兴兵杀来，直攻围困三关。孙秀无能抵敌，急告章本回朝，只因没有大将提兵前往，所以君忧臣愁。但得天开云雾，大哥原要领兵退敌的。”

又闻说：“贤弟啊，你休得说了。我是看透世情多假局。前者汗马功劳，今日身羁此地，想来富贵身荣，如比浮云耳。就是征西，杀害多少生灵，虽然为国，到底冤魂结怨，今日辽兵杀进三关，我也不介怀了。”又听一人哈哈大笑道：“大哥这句话，却说差了。庞洪陷害于你，并非圣上之故，为何大哥说起此言的。”又闻说：“贤弟，我岂有不知。前日庞洪假哄奏主，我们征西劳顿一番，方能平伏，取了珍珠旗回朝，害我之谋又不遂。后来父女通线，在万岁跟前说是假旗，险些身首分开，多蒙太后娘娘救了性命。如今问罪到此，庞洪一连十三封书，要王驛丞害我。亏得王正为人心好，不然我命化为乌有。几番被害，还想什么汗马功劳，荫子封妻？庞贼在朝，犹如狼虎，又有宫中女子的倚靠，我今且保全余生，悉听朝廷自主，宋室江山岂无他人保护？少我一人，有何干碍？”又闻说声：“大哥，说到此间也怪不得你灰了心，不若待小弟架起云梯，

到庞府把这奸臣一刀刺死，待大哥平了气，再去征西如何？”又闻：“贤弟，这事动不得的。若行刺庞洪，必然害了近地百姓的性命。况且师父前日有言，说庞洪正在盛时，奈何他不得。如今暂且隐耐，由天罢了。”又有二人同声说道：“奸臣容他多活几年，少不得罪恶满盈，报应昭彰与我们观看。”又闻一人说道：“从今不必说起庞洪这奸贼，免使大哥纳闷不安罢。”众声说：“有理。从此不提这奸臣了，我们众弟兄吃酒罢。”

高松此会只闻吃酒交劝之言，并无别话。高松听得明明白白，才晓得包爷巧计，方知古庙中困住几位英雄。即时打从原路，一步步爬回庙后矮墙壁，招手望下。张吉一见，仍接他下来，悄悄将此言一一禀知。包爷大喜，吩咐众人回转驿中，已是三更时候。这包拯为国分忧，辛劳国务。有诗赞曰：

史称刚毅包龙图，大宋一人千载无。

铁面无私平素位，丹心日月并同高。

当说包爷回至驿中，王正迎进中庭坐下，饮过香茗，包爷说：“你们昨夜不曾安睡，今夜你等去睡吧。”众人齐声说：“大老爷不睡，我等如何敢睡？”包爷说：“本官自有心事，你等如何得知？不用多言，去睡罢，明日早些起来。驿丞，你也去罢。”众人听说，各各散去。

闭上驿门，包爷独坐沉吟，说：“今日知道狄青不死，全亏得崔信观看星象。但不知前日棺中尸首，何人替代？来日问狄青便知了。”呆坐一回，又想一计，不觉天明亮了。梳洗毕，有驿丞请安参见。包爷说：“王正，狄千岁在乌台告状，昨日本官已经审明白了。今日要到天王庙去走走，就要回朝了，你须同去走走。”王正应诺。

是日，早膳用过，包爷上马，带了排军八人，王正随后，离游龙驿一程，到了天王庙。包公下马，吩咐张龙叩门：“不要说本官在此，须说太太差到来，探望千岁爷的。”张龙领命，上前敲门。庙中李义说：“那人敲门？”张龙说：“太太差来探望千岁爷。”李义一想：“我们常常去见太太，叫她不要打发人来，因何今日差人忽地前来？到底母子之情，怪她不得。”即时开了庙门，忽一队人一哄而进，包爷吩咐将庙门关闭。

李义一见包爷，唬了一惊，忙道：“包大人，因何到来此地？”包爷冷笑说：“你们干得好事？”李义说：“小将不曾干甚歹事。”包爷说：“你等藏过了千岁，只说死了，如今本官访查得明明白白，特来相见千岁。”李义说：“包大人，我家千岁死过已久，并非藏过他。”包爷道：“你休得胡说！本官自去看来。”即唤高松先走。李将军好不着忙，飞跑进去报知。

狄爷听了着急，正要闪躲，外边来了包公，高声说：“千岁，不要躲，下官来也。”此时狄青无可奈何，呆呆看着包爷，只得叫声：“包大人，怎晓得我狄青未死？有劳车驾。失迎之罪，万望姑宽。”包公说：“不敢当。千岁啊，别人由你瞒过了，下官是瞒不过的。”说完，呵呵发笑。狄爷默默不言，四将又来参见包爷。王正在旁，心内暗喜：“只道千岁身亡，岂知今日还在世间，果然包黑子非人可及！”驿丞也来叩见千岁与四将军。

狄爷说：“包大人，到底你怎知下官未亡？”包爷说：“狄王亲，只因目下西辽闻你身故，复兴兵杀到雄关，无人抵敌，所以圣上思量于你，众臣深恨庞洪。是夜崔信观星象，见王亲星象未退，近日到有光辉，故知王亲尚还在世，所以本官特来查访。今知王亲埋名此地，是以前来叙会的。”狄爷说：“包大人，你念狄青只算死了罢，访我何干？”包爷说：“狄王亲，你那里话来？你是大宋金梁栋柱，撑持社稷之臣，世代簪缨之辈，食了王家爵禄，眼睁睁难道将宋朝基业付与西辽？”狄爷听了，说：“大人啊，狄青何德何能，敢当谬赞？小将比燕子初飞，翎毛未长，偶征西辽，侥幸成功，班师回国，深沾圣上洪恩，叨享厚禄。奸臣几番陷害，大人尽知。想来禽兽尚

然贪生，小将白发亲娘，劬劳未报，如若被庞洪害了，老亲倚靠何人？今日要我们出仕，断断不能了。宁为农圃，劳苦于泉壤，侍奉萱亲，免遭奸臣毒手，小将早已立下此心。”包爷说：“狄王亲，你言差矣！你是当世英雄，因何今日反误了？庞洪由他大奸大恶，终须报应有时。狄王亲为何连圣上也怪了，不愿退兵保国的？”

狄爷正要开言，有四将同声说：“包大人，你有所不知：我家千岁是个忠心贯日之人，无差无错，征服西辽，正思吃安逸的饭。忽然庞洪使计，把这飞龙叫杨滔认做女儿，配与千岁，希图行刺。仰感皇天有眼，全靠包大人正直无私，审断明白，活了千岁性命。这样大奸大恶大奸臣，一波未退一波来，内通女儿，说珍珠旗是假的，幸得太后娘娘出头救了，不然千岁早已亡了。”此时不知包公如何答话？狄爷允肯出仕朝廷如何？正是：

奸雄屡设谋人计，虎将冷灰汗马功。

第六十九回

访遇英雄包公劝仕 金銮立状国丈金输

诗曰：

奸臣屡次害谋深，至此英雄灰冷心。

今日包公重劝仕，雄关方得免凌侵。

再说包爷劝狄千岁之际，有四虎英雄答言：“千岁屡被庞洪算计，又说验假旗，得狄太后救了，问罪游龙驿中，三年徙罪也罢，这庞贼连发书十三封，要驿丞害了千岁。岂知这王正与千岁一无瓜葛，尚然不忍下此毒手。若像庞洪的狼心狗肺，千岁又已赴归九泉了，所以今朝恩断义绝，故立心把着从前汗马功劳一齐付于流水，悉听辽兵杀到金銮殿上，自有庞洪与万岁抵敌辽兵。一兴一败，庞洪可能定夺得来，与我千岁何涉？我等情愿甘守为农，断然不去提兵的。”包爷听罢，开言说：“列位将军，休说此言。庞洪奸恶，自有下官与他理论。总之，圣上无亏于你，还宜为国分忧才是。”四将说：“怎言圣上无差？听了庞洪的话，忘了千岁的大功，绑出法场处斩，不准保奏，必要斩的，这等没良心之主。若千岁再去领旨提兵，是个无能没用之人了。圣上若然知，我等在天牢愿吃一回之苦，再要我们征西，断断不能了。”包公说：“列位将军，你言差矣。句句言来，非为忠君爱主之语。”转身又说：“王亲大人，凡人生天地，须要忠孝两全，才得名扬四海，方是豪杰英雄。圣上纵然差了，还宜体谅历代厚沾国恩。狄王亲，你岂不明此理的？”又闪出驿丞，也上前解劝。

千岁嗟叹一声，说：“包大人啊，我众目昭彰说已身亡了，而今忽然枯树逢春，岂无欺君之罪？庞洪又有嫌隙可乘了。”包爷说：“这也不妨，下官自有方法的。”四将说道：“只要包大人保得定庞洪没有得计害千岁才好。”包爷说道：“如今谅这奸臣再不敢了。”转身又问王驿丞：“这庞太师的来书如今何在？”驿丞说：“后上大老爷，这十三封书都是来人带回，并无一字留存的。”包爷说：“这老奸巨果然利害也。狄王亲，下官还要请教：前日庞洪要害你，你却依然在，怕他什么？何必作弊潜踪？这是何缘故？”狄爷就将王驿丞说知算计，想起王禅老祖吩咐之言，遵命依计，细细说知。包爷听了微微含笑，说：“下官从不被人愚的，如今算来，却被你欺了。若非崔信观星象，怎知王亲在此？”狄爷说：“包大人，你也查访得机关巧密，下官在局中了。”包爷笑道：“下官不办疑难事情，谁人可办？狄王亲你不去提兵，谁人敢当此？”狄爷说：“大人虽然如此，但下官身亡已久，今又说复生，圣上跟前如何陈奏？”包爷说：“只消如此如此，便不妨了。”四将听了，笑道：“包大人，你平生是个铁面无私的，如今也要存私了。不知欺君罪律若何？”包爷说：“列位将军，本官也不过为着国家国事重大，不得已权行耳。”四人笑道：“小将等乃是一时取笑，大人休得见怪。”狄爷又说：“大人，这王驿丞心存仁厚，不听庞洪奸计害人，小将日后不忘他恩德。”包公说：“是。下官也知他是个忠厚人。”王正连呼：“不敢。”

此时包爷叮嘱五位英雄，来日依计而行，抽身作别。众英雄送出庙门，驿丞拜辞千岁弟兄，回转驿中。包爷也不到游龙驿，直进回归京城。

却说英雄闭上庙门，张忠说道：“这包龙图果然忠心为国，用心访出大哥，算来妙计如神的。”刘庆说：“如今我们原去提调大兵，把辽国端为平地，才晓得我们弟兄五虎的雄名，奏绩回朝，然后取决这老奸臣。”狄爷笑道：“你休把西辽看得太轻，今次兴兵，非比前日，雄兵猛将，倍加厉害，胜败尚难预卜的。”不提五将之言。

且说驿丞回至驿中，大笑不止。驿子在旁说：“老爷是吃了笑药么？”驿丞喝声：“狗才胡说！快取茶来。”此时驿丞想来思去，说：“此事真乃奇哉也。那日目击千岁尸骸收殓在棺，只道皮消肉化已久，岂知今日尚还在世，总是令人难测难猜的，想到其间，真乃好笑，大抵皇天不负栋梁材。”不提王正心中欢喜。

再说包爷快马行程，不归自己衙门，转见崔信，细谈此事。崔爷说：“包年兄，这平西王埋名不出，全仗你访他出来，但是圣上跟前如何陈奏？”包公说：“下官只言狄青乌台告状，自称命未该终，皮未化，肉不消，要小弟救他，请旨开棺。原用三生法宝，假称救取还阳之说。”崔爷说：“但是一年之久，只防圣上不准信，便如何？”包爷说：“小弟一力担当，料必准奏的。”崔爷说：“如此全仗包年兄之力。若得平定西辽，皆年兄之功也。”二人哈哈大笑，包公辞别回衙。

次日上朝见驾，各官朝罢，行列分排。圣上开言说道：“目下西辽兵困三关，朕命呼、庞二卿会同武职文臣，连朝议得如何？”当下班中闪出净山王、庞国丈。庞洪奏说：“臣奉了圣上旨意，叙会众臣，只因未曾议妥，再容臣等议妥奏闻便了。”天子闻奏，龙心不悦。净山王呼爷正要开言启奏，包公俯伏金阶说：“臣有事奏知。”天子说：“包卿，莫非与朕分忧？有何商议退敌，快些奏来。”包爷说：“臣奏为狄青昨夜在于乌台告诉于臣，称说屈丧幽冥，飘流阴府，恳臣救取还阳。臣说他已经亡久，骨肉已消，救不及了。狄青又说命未该终，皮肉未化，必要巨力救他的。臣不敢自专，今特请旨定夺，然后开棺。”这几句奏言，国丈在旁听了，暗暗心惊，想来：“人死既成僵尸，如若过了七日，皮肉多已消灭了，总有救法，多救不活了。如今也有一年，任你三生法宝利害，料想不相干了。”此时仁宗天子一来见边关危急，无人退敌，正在思念狄青；二来这包龙图的说言，总是信服的，即忙传旨包公，说：“既狄青有鬼魂告诉，如此包卿能救取还阳，是包卿大功。倘若一救他还阳，即速前来复旨。”包爷说：“微臣领旨。”

嘉祐王正要退班，左班中又闪出庞国丈：“臣也有启奏：臣思从前包拯说过，凡人屈死者，七天之内可能救活救还阳的；如若过了七天，就救不得了。如今狄青死去已有一载，虽云皮肉未消，还防日久已是焦枯了。倘救不活狄青，包拯应有妄奏开棺之罪。不是臣之多言，想是萧何定律，万古无更。若然圣上不定开棺妄言之罪，朝廷法律是不行于臣下也。”嘉祐王听了庞洪之言，把头略略一点，说：“庞卿，这句话何用你多言。包卿不是等闲之官，岂有妄言哄朕之理？且待开棺之后，救不活然后定罪不迟。”包爷奏道：“陛下，臣今立下开棺罪状，免得国丈心中挂怀罢了。”天子说：“救活狄御弟，包卿之功。倘救不活，且待开棺事后，罪与不罪，寡人自有定裁，何须你们立状？”包爷说：“容臣立状，然后开棺，好待国丈放心。但臣救活了平西王，国丈也要如何？”嘉祐王说道：“便降他三级，罚俸三年，以补包卿救活功臣大功。”

天子即命内侍，取出文房四宝。包公想来：“如今庞洪倒运了。”当时国丈也想：“救不活狄青，杀了包拯，便肆无忌惮了。”内侍此时取到文房物件，包爷提笔立了开棺罪状。书完，在开棺状脚下立了花押。包公说：“请国丈书立花押。”庞洪就在降三级下金了花押。包公呈上御案，圣上一观，即命内侍收过，吩咐退班，各官员退出午朝门。

包爷说声：“国丈，劳步同去天王庙，看下官救取平西王，你意下何如？”国丈便说：“包大人，你是个正直无私的君子，有何私弊？况且救活狄王亲，总要见面的，决不能拿一个假的来搪塞圣上，老夫不得闲工夫同大人前去。”包爷一拱作别，不去越发更妙了。转身又问：“那一位大人同去看看？”有净山王呼延赞说：“包爷，你从前说过，如若生人碍目，去催促就救不活了。因何今日要人同去帮助起来？”包爷含笑说声：“老千岁，生人催促，碍了眼目，待救不活狄王亲，下官又正了国法妄奏开棺之律，老国丈岂不快哉？”呼延千岁呵呵冷笑说：“本藩也有此心，众人一同去看，连得包大人正了立状之法罢。”呼延千岁虽然如此说来，带笑作别，早已回府去了。此时众王爷大臣一个也不随去。不知救活狄千岁？不晓后事如何？下回详解。正是：

英雄今日灾殃脱，奸佞他年法律亡。

第七十回

包龙图立状开棺 武曲星埋名复现

诗曰：

佞臣恼恨救英雄，当殿金输立状同。

妒嫉生成心性僻，薰莸千载别奸忠。

却说包公当殿与国丈立了开棺降级罪状，是日回转府中，吃过早膳，就时带了八个排军，拿了三件法宝，不过要遮人耳目，又取出白金二锭一百两交排军周胜收贮，一路到了游龙驿。这二锭银子偿于王驿丞。王正好生欢喜，说道：“包大人显见不是白食的人了。”此时包爷先到了游龙驿，坐了一时，然后起行，一路往天王庙而来。

先说平西王狄青对着四位弟兄说道：“这包龙图陈奏圣上，未知准奏也否？倒使我心中疑惑。”张忠说：“大哥，小弟想来，包公说话，圣上一定准信的，但不知他何日领旨开棺，好待大哥复谒当今的。”飞山虎说：“待小弟去探听一回便知明白了。”狄爷说声：“贤弟之言不差，还防有别位官员同来，好待本藩预备的，快些去罢。”当时飞山虎驾起席云去了。又有四弟兄又是言谈一会，这刘庆早已落下庙中，步进中庭说道：“如今包大人来了，只有八个排军跟随，并无别位官员同来。”弟兄五人言谈之际，不觉日落西山，天色将晚。

再说包公一路到了天王庙，只见庙前站立四虎英雄。此时张忠、李义、刘庆、石玉，只因早间狄千岁吩咐他四人都都在庙门首俟候包爷到来。当时包公到了庙门，滚下鞍马。四位英雄恭迎，接进庙中，排军八人、马夫等多进庙中，闭了庙门。包爷吩咐马夫不必进来，且在外厢俟候。这些马夫不知何意，说道：“里面是狄千岁贮棺之所，大老爷到此何干？”众人多也不解，各有猜评之言，也不多表。

且说包公直进庙中，狄爷抽身迎接，二人见礼，又有四虎弟兄来参见包爷已毕，一同告坐。狄爷又问包公：“如何陈奏？圣上准奏否？”包公就将奏知圣上，准旨开棺，后与庞洪立状，一一说知，五人同声称谢。狄爷说声：“包大人，小将乃一介武夫，感大人如此周全，未知何以为报？”包爷说：“狄王亲何出此言？你我乃是同僚一殿之臣，既为臣子，食了王家俸禄，须当报效国恩，为君有事，为臣当代其劳。所以古言：‘文臣执笔安天下，武将提刀定太平。’狄王亲啊，目下西辽复动干戈，必须你们提兵方能平伏。况且你埋居此地，终无了局，趁此机会前去见主，领兵退却西辽人马，建立功劳，封妻荫子，方为豪杰英雄。”弟兄五人闻包爷劝勉之言，应诺作谢。刘将军又奉茶一盞，六人谈论许多言语，不能细述。

且说天王庙外，左右附近居住百姓，原是人烟稠密之所，又近王城，早有好事之民，打探得包爷往天王庙要救活狄千岁，所以一人传起，远远沸扬，明日你我同约来庙中观看，不知多少人民。

且说是晚，包公与五虎弟兄用过夜膳，众排军、马夫多有小席赏赐。包公又叮嘱四将开了棺盖，虚设一个救尸的所在，待来日倘有众官，以便遮人眼目。四人答应备办去了不表。

此夜众人不睡，也有一番言谈，不多烦载。

到次日天明，包公叮嘱狄爷装着死而复活的形状，又命李义取唤一乘八抬大轿伺候不提。

此时狄爷、包公，犹在庙中谈说。此时仍闭着庙门。且说来朝众百姓多少队伍前来，到天王庙外等候，言谈有说：“狄千岁死了许久，岂不皮消肉化了，如何包大人也能救得活？”有说：“狄千岁闻他是阴魂告状，所以包大人奏知圣上来救他。倘若狄千岁不该死的，自然皮肉不消化的。”有等人多说：“包大人真乃神人也，断过多少疑难公案，审明多少冤屈事情，如今又救活了千岁爷。”此时众百姓越来越多，不减千百人，纷纷议论，挨挨挤挤，拥满天王庙外。只见庙门紧闭，众人只好呆呆看着，等候一回不见动静，内中有几人等不耐烦的，将庙门犹如擂鼓的一般，乱打大喊道：“里面的差官老爷，望祈快些开了庙门。”里面排军张吉、高松，听见庙外喧哗，大喊不住的打门，心中大怒，喝声：“这里什么所在？你们敢大胆在此喧哗，还不快些走。”有刘将军在里面出来，众排军禀上。刘庆说道：“这些百姓知我们老爷死了，所以来欺藐的，且出去惊散他罢。”笑一笑便了，连忙起了席云，出了庙门。只见众人在庙外，群群队队，不下数百。飞山虎落下云头，大喝一声，犹如天崩地裂。这些百姓早已一惊，又喝道：“你们不要走，我奉了狄千岁、包大老爷命，前来捉拿你等，各打三十大棍，你们快开庙门来帮我捉到庙内。”排军高松也是个莽夫，把庙门大开，高声答应。此时众百姓恨着爹娘少生两脚，顿时走散，犹如风卷残云，顷刻间，庙门外一个也不见了。刘庆、高松大笑，仍进庙中，复闭庙门。

此朝狄青吩咐办桌便酒，与包爷对饮，四将同席，排军、马夫仍有赏赐，众人取膳，只作昨晚救活狄爷的。如今庙门大开，早上来的众百姓，被飞山虎一惊散去，再也不敢来了。有些未曾领教过的，所以又是成群结队的，一路都到天王庙而来，多少说说笑笑的言论。“天王庙内有妖魔利害崇人”，劝说不可前去的，这是胆小之人。内有胆大的说道：“既有五虎英雄在内，如今又有包大人在内，岂惧这个妖怪？”当时众民又是一班挤挤拥拥而来庙中。包公、狄爷用酒膳已毕，抽身一同出庙。众民远远跑开，个个一齐跪地，叩头不住。狄爷一见众民如此敬重，心中大悦。包公远远观看百姓不住叩头，个个欢容喜悦，也觉心花大开。

包公、狄爷并马行程，洋洋得意。包公对狄爷说：“狄王亲，你看这些百姓尚然心迹好，因何庞洪生成这样心肠？”狄爷说：“包大人，这奸臣虽然恶毒，但报应不远了，下官师父之言，却是不差的。我今何必与他较量，大人你道是否？”包爷说：“王亲之言不差。”又传命百姓，不必跪送，不要喧哗，当时众民渐渐散去。

二位大人一路起程。狄爷只因未有家将在旁，这衣箱、铺盖发与扛夫挑回庙中，日用什物不带回去，就给与王驿丞。王正一程相送二位大人，包爷吩咐：“不必远送。”驿丞回归驿中去了。

又有张忠私自到豆腐店，见那老乡民，说声：“老丈，先时千岁爷起程去了，再得余生，皆亏包大人之力。本官又来，非为别故的。”这老人一见将军，连忙下跪。张忠扶起，老人说：“将军爷到来，有何吩咐？”张忠说：“某家前时多蒙老丈指点，今日千岁复活回朝了，但庙中日用什物，千岁不带回府去，约值白金四百余两。某家一心赏与老丈，见你如此贫寒，岂料千岁早已给了驿丞官。但庙中还有沙木棺一副，是上号的棺柩，待本官带你拿扛回来，也值三百余金。”老者闻言，心中大悦，便说：“将军爷，但小民毫无功劳于事，怎好受这重贵之物。”张忠

说：“老丈，这不相干的。此棺虽好，千岁已不要了。”老人大喜，拜谢张将军赏给，到庙请扛夫抬回店中而去。张忠一程赶路，回归王府。按下狄爷慢表，张忠慢提。

又言狄府老太君，一自孩儿远别，天天思念，说：“孩儿埋隐天王庙内，如日被浮云遮盖，不知何日扫开云雾，复光明？免使母子天各一方。虽然四将常常来往，说我儿安然无事，只是老身放心不下。前时王禅老祖说我儿有灾悔一年，如今算来已有一载，为何我儿还不出头？”此时太太正在心中烦闷之际，忽见这莽夫焦廷贵进来，哈哈大笑。不知何故？且听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母子情原难离别，弟兄义重不分离。

第七十一回

活英雄国丈忍气 复君命包拯抑奸

诗曰：

英雄灾晦已消除，不复埋名暗隐居。

妒嫉奸臣深忿恨，君前立状又惭输。

前说老太君正在思念孩儿之际，忽见焦廷贵飞跑进来，大笑不止，说：“千岁爷已复活重生，目今转回府了，小将特来禀知。”太太一想：“前日我孩儿依着师言，暗隐瞒着焦廷贵，因何他忽然知了起来？”太君也是会意的人，假作不知，开言说：“焦廷贵，我儿死了一载，为何你讲起此话来？”焦廷贵说：“太太，你却不知仔细。如今将军刘庆现在府中，说与小将知道的。”太太闻言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快些去请他进来。”焦廷贵出外说：“刘将军，太太请你进去相见。”刘庆说：“我去见太太，你在外厢侍候千岁回来罢。”焦廷贵应允，又唤声：“老孟，你也出府堂来同等候罢。”二将一同出外，焦廷贵说：“老孟，我家千岁死了一年多，只道尸骸消化了，阴魂去别处投了胎，那晓得今日复活还阳。难道一年之尸皮肉尚然不化消的？老孟，你道希奇不希奇，古怪不古怪？”孟定国说：“原来你尚不知其详说，早间听刘将军说，千岁吃了王禅老祖的灵丹，所以尸骸月久年深多不消化的。今又得救活还阳，多亏包爷之力。”焦廷贵听罢，呵呵大笑说：“原来是他师爷赠灵丹与他吃了，故得尸骸不烂，实由千岁命不该终。”不表焦、孟闲言。

且说飞山虎进内，见了太君，将崔信观星象，包公访察到驿，他昨天奏明圣上，准旨包爷救活还阳，如今一同到府来了，千岁先差小侄回来禀知。太君听了大悦，说：“真也难得包大人，使我母子相依，真乃感恩不尽也。”

太太正在喜欢之际，又有丫环报说：“千岁爷同包大人已进府了。”太太听了，连忙转身出外。狄爷下马，先拜谢包爷。包爷还礼毕，然后叩拜母亲。太君说：“孩儿，为娘不用你叩礼了，且叩谢包大人罢。今日母子重逢，皆亏大人之力，谅必见罪，君王宽赦，深恩厚德，母子远远难忘。”包爷说：“太太，你那里话来？大宋江山皆仗令郎之力，总是一般为国、一殿之臣，下官不过为主分忧，免使辽兵猖獗，有何恩德呢？太太休要重言过奖的。”

此时四虎、焦、孟俱来参见过，包爷与千岁分宾主坐下，家将送过香茶。太太开言说：“包大人，我儿近日与国丈无甚大仇，因何屡次生心来陷害？老身总不明其故，还望大人公事公办，把前日奸谋奏知圣上。如若不奏明天子，若是这奸臣再用毒计陷害，倘然又把我儿陷害了，叫老身倚靠何人？况且狄氏香烟断送了。”包爷说：“太太，若论庞洪此番再害千岁，原可驾前陈奏明。奈他十三封书，并无一字留存于驿丞，无据无凭，难以劾奏他。太太且忍耐，不用忧怀，庞洪终然有日逢在下官手里，定见除灭了他。下官今日当心制压，断不致这奸臣再施诡

计，有害千岁的。”又说：“狄王亲，凡死而复生者，是精神及不得往常，下官来日上朝陈奏：你调养三天，才上得朝见驾。”狄爷称谢，当下包公告辞。五人同说：“大人再请少坐，用杯淡酒如何？”包爷说：“不消叨扰了。”顿时别过狄爷母子，五位英雄殷勤送出。包爷回府，众弟兄又言谈一番，独有焦、孟二人非凡大喜，即将灵位拆毁了，奉到火德星君里去。又有厨人排开夜筵，四虎、焦、孟在中堂同席，母子在内堂吃酒。太太说：“我儿，王驿丞有恩于你，日后不可忘他。”狄爷说：“谨领母言，孩儿自然不忘他的恩。”按下母子之言不表。

再说庞洪在府中想来：“狄青死过一年，因何又在乌台告状？想包拯虽有救人之法，但是七天之内可救，今则已有一载，料他未必救活得来。”到底他放心不下，又差家人去打听。是晚，独坐书房，这家人回复：“后上太师爷，包大人在天王庙救活了狄千岁，早间已回归王府去了。”国丈闻言大惊，说：“罢了，你这黑贼！老夫与你无关无犯，因何与我做尽对头？狄青有何好处，你必要把他救活？”此番气得庞洪忿怒难消，通宵不睡，直至四鼓将残，闷沉沉带了四名家将，一路来到朝房内。

各官未到，又来了包大人。包爷把手一拱，说声：“老国丈请了。”庞洪说：“包大人请了，你来得早啊。老夫请问大人，救平西王的事情如何？”包爷说：“全叨老国丈的福庇，狄王亲已得再活还阳了。”庞洪说：“这与老夫何干？此乃大人神手也。”包爷说：“国丈，此刻没有别人在此，下官有句话说告禀。”国丈说：“大人有何言语？老夫请教。”包爷说：“国丈，狄青乃是太后娘娘嫡侄，老国丈乃当今内亲，算来乃有亲亲之谊，一殿之臣，何苦成仇，有伤情面？况且目下西辽又兴兵侵犯，退敌安邦全仗他之力。老国丈，世情须要看破一二。古道：‘冤家宜解不宜结’。”庞洪听了说：“包大人，此言差矣。狄王亲身死，又不是老夫谋害了他的。大人因何与我讲起这话来，岂不可笑？”包爷说：“国丈，你虽不谋害他，还有些误国奸臣将他算计。若没有下官，谁人救活得狄王亲？倘然妙计砍折擎天柱，今日边关退敌倚靠何人？”

正说之间，又来了众王爷大臣，各各见礼已毕。众人说：“包大人，闻你神手救活了平西王，真乃国家之幸也，此皆是大人之功。”包爷说：“岂敢。此乃圣上洪福齐天，下官功劳何有？”众大臣说：“包大人，你那里话来？若没有大人，狄王亲如何得活？此乃大人功劳不小。如今狄王亲不死，国家有赖了。”包爷说：“列位千岁，这狄青虽得再生，但他惧怕奸臣算计，难保性命之虞，故不肯提兵破敌，自愿归农奉母，隐居埋名。下官再三劝解，奈他执意不肯应承。这等想起来，难道有奸臣把他谋害死的？列位千岁，我想他在生之时，威威烈烈，那有一病俱无即死了的？”众大臣说：“大人所疑不差。他原是死得奇怪的，但不知何人将他暗害的？大人何不向他问个明白。”包爷说：“下官也曾再三动问，他总不肯直说，只言日后自然明白的。”众王爷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但想狄青做人，倒也不错。但不知那个嫉妒奸臣狗畜类将他谋害起来。”你一言，我一句，众王爷大臣骂不绝口。国丈在旁真好气闷，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。

停了一会，金鼓三响，天子临朝，但见金炉烟渺渺，銮殿瑞纷纷，文武官员序爵进朝，参见毕，分列班行。天子龙目看见左班中包爷侍立，即开言说：“包卿，救取狄青的事体若何？”包爷说：“臣启陛下。”即出班奏道：“臣奉旨救取狄青还阳，他果然尸骸未烂，臣用三生法宝已是灵验，如今救活还阳了。”此时天子闻奏，龙颜大悦：“狄青既然复生，即宣来见朕。”包爷奏道：“但他徙罪未满，而且精神未复，不便见驾，望吾主龙心详察。”嘉祐王说：“如今恩赦狄青无罪，令其调养精神，即着包卿引见寡人。”包爷说：“微臣领旨。但臣还有启奏：前日臣所立开棺罪状，救狄青不活，罪及微臣；如今狄青已活，臣已无罪。国丈立状，还要圣上处分。”

天子正欲开言，庞洪连忙出班奏道：“臣启陛下：包拯虽说救活了狄青，但今还未见面，口

说无凭，伏乞我主圣裁。”天子一想，说：“这老头儿胆寒了。”即传旨：“且待狄青见驾之后，然后处分便了。”天子拂袖退班，群臣各散。国丈回衙闷闷不悦，想了一回，满胸怀恨着龙图包拯不提。

且言各位王侯大臣，一心欢悦退朝，齐到狄王府来探候。狄爷一闻，吩咐四虎弟兄：“若有众官员来探问，只说本藩身尚未安宁，且容另日相见的。”四将听了，即传言出外。此时众王爷大臣闻四虎之言，各各转回衙去了。

有潞花王早已明知狄爷埋名隐避之由，又因前时太太说明王禅老祖点化他儿子埋名说知他母子，免得太后娘娘伤心的。此时潞花王也转回宫中，母子大悦。另有一番言语，也不多载。

且说狄爷候过了三天，包公来到狄府，面见狄爷，说：“狄王亲，你来日见驾，如若圣上问起因由，怎样身亡，一来无凭据扳不倒庞洪，二来倒要牵连王正了，此事不必提起的。”狄爷说：“大人之见不差。”包公辞去。不知来日见主如何？正是：

厚道忠臣存厚道，狼心奸佞果狼心。

第七十二回

输立状庞洪降级 承君命五虎提兵

诗曰：

妒嫉奸臣失便宜，君前降级受忠欺；

害人害己诚何益，千秋难免臭名讥。

再说狄千岁等候至来日五更时候上朝，到了朝房，早有众王爷文武大臣已到了，即齐来观看还阳虎将，人人拱手称贺，同说：“王亲死中得活，全亏包大人之力，苍天不负英雄，复得圣上效用，实圣上洪福齐天。”狄爷拱手说：“列位千岁大人，我小将年轻愚昧，小小与国家出力，无晓不才敢蒙列位大人抬举，焉敢当此谬赞。”

众人还要有言相问，忽听得轻敲龙凤鼓，缓撞景阳钟，天子登坐金銮，文武官员按爵朝参圣主已毕。此时文武大臣个个纷纷入朝，早有平西王在午朝门外伺候。包公奏知圣上，此时天子在朝，有值殿官传过万岁旨意。有文班中闪出包爷，说：“臣包拯有奏：如今平西王狄青精神如昔，现在午朝门外候宣。”天子闻奏，即降旨：“宣进来。”

不一会，平西王上殿参见圣上，说：“罪臣狄青见驾，愿吾主圣寿无疆。”天子说声：“御弟平身。”包爷在旁一想：从来圣上不曾叫过御弟，今在用人之际，叫起御弟来。此刻嘉祐王把狄爷一看，容颜不过如前。原来嘉祐王自闻狄青死后，日日怀思，君臣间别已久，今忽重逢，心头大喜，说：“御弟啊，你平日征服西辽，功劳不小，及早君臣共享荣华。朕因一时之怒，忽使君臣两地分开，朕悔莫及。前起闻卿身丧，朕心好不凄惶，只道今生难得君臣再会。亏得包卿救你还阳，此乃寡人之幸也。”此时思量圣上也会说好话。狄青听了，说：“圣上啊，微臣深沐君恩，粉身难报，蒙我主赦臣斩罪，发配三年，罪完之日，深望再睹天颜。臣岂料到驿中未久，却被冤魂作祟，一命归阴。阴府阎君细查生死轮回，却知臣命未该终，只因杀生太重，致冤魂不忿，特着臣一年在阴界牢守鬼关，一载方得还阳。后来阎君给文与臣，命将引道至乌台告状，又得包龙图救活还阳，又蒙君恩赦臣无罪，圣上洪恩，为臣难报万一耳。”

包爷一想，“他的鬼话倒会说的”。天子听了微笑，说：“真此事也奇了。御弟，你征西时杀人，原觉太多，但辽王无礼，要侵夺朕的江山，杀戮无辜。由他所以至今又起兵困三关，非御弟莫能退敌。今幸御弟还阳，仍要劳你往三关退敌。”狄爷说：“臣后陛下：念臣年纪尚轻，智略俱无，朝中还有别将可以领兵，臣实无能，不堪当此重任，诚恐有误国家大事，归罪于臣。乞赐微臣归籍，足感陛下龙恩不浅矣。”天子说：“御弟，你狄门世代为官，忠心保国，永留忠义之名。御弟，你今在朝，虽有君臣之别，算来乃是骨肉之亲。如今你乃国家内戚，还不与寡人出力，更有何人为朕分忧？若然御弟果是无能之辈，朕也不差你去提兵。今日西辽兵将利害非凡，雄关外一带州府城池俱已失去，目下雄关有燃眉之急，你不提兵前往，谁人敢当此重任？

望御弟勿辞其劳，火速提兵去解了三关之危，与朕分忧。如若退得西辽兵马，国家安宁，朕心才得放下。回朝之日，重赏厚禄，以报卿劳。”狄爷想起用人之际，说尽退归之言，料想推辞不脱的，只得说道：“微臣领旨。”龙心大悦，仍加封平西总帅：“该用将兵多少，任卿主持可也。”

左班中忽有庞洪有奏。天子说：“庞卿，又有何事奏闻？”庞洪说：“臣奏，从前验过珍珠旗是假的，西辽王原有欺君之罪，今次若不伐尽西辽，我国久留后患，而且别邦效尤，伏乞圣裁。”天子一想：“这句话也不差。”即降旨狄御弟说：“朕如要灭尽西辽，我心不忍，可命御弟将假旗倒换真旗回朝，以抵欺君之罪。如彼不从，后再征伐未迟也。”狄爷说：“臣领旨。”国丈在旁心中暗喜。此时天子降旨，内侍速往库房，取出珍珠旗交与狄爷。

天子正要退朝，早有包爷出班说：“臣包拯有奏。”天子说：“包卿，有事且奏来。”包爷说：“臣奏救活狄王亲，庞洪该降三级。”天子见有立状在先，只得依奏，批庞洪暂降三级，就此退班。众朝臣退出午朝门。

单说平西王回到王府，有六位将军迎接进内，同见太太，就将此事说明。太太开言说：“儿啊，为臣原要报君恩，既然圣上差你，岂能违逆？早日成功，旗开得胜，娘之愿也。”狄爷说：“母亲啊，儿今此去，非是半年三月之久，总要三年两载方得还京，孩儿并无挂虑，只有娘亲在此，无人奉侍，实乃放心不下。”太君说：“儿啊，自古云：‘尽了忠时难尽孝’，你娘虽老，身体尚还康健，勿要把为娘挂在心头。”众弟兄多说：“老太太之言不差。”当时狄爷定了出师良辰，一面行文与兵部，挑选十万精兵，自有四虎将同焦、孟弟兄同往破敌，不用别挑战将了。来日又往各王府，以及崔信、文爷、包公、众大臣府中辞别，叙谈，不能一一细述。次日又到天府府拜别余太君，也是一番叙话不表。

狄爷又到南清宫见了姑娘，说明领兵缘故，辞别原由。太后只是恨着庞洪计害，说声：“侄儿，这庞贼如此凶狠、惨毒，少不得报应有期，但你又要领兵解围。此去须要事事小心，愿你马到成功，早早回朝。”狄爷说：“承姑娘训谕，不敢少违。”潞花王说声：“表弟啊，你身担王命，万事且自丢开，待等奏凯回朝，这奸臣有了破绽，必要除了当道虎狼，邦家才得宁靖安然。”狄爷说：“表兄之言有理。”狄太后又吩咐排开酒筵，表弟兄对酌。用酒已完，狄爷辞别回归王府。

再说庞洪自降了三级，终日忿恨包公，原是又因救活了狄青。想了一回，急忙修书一封，悄悄打发家人，前往雄关送与孙秀，叫他留心打算，害这狄青，自言：“用尽千方百计，摆布他不得身亡，如今实弄他不得了。贤婿可有妙计，须要摆算他？原是包拯救活这小畜生，不日提兵即到了。”书意如此，即着家人投送去了。

前日孙秀告急本章请旨掣回，此时天子因何绝不提起？只因前日正在停征罢战之时，并且未选得能人去掌管。如今原有五虎将领兵来，所以仍着孙秀守关，好歹自有狄青担承，所以至今无掣回的旨意不提。

再说狄爷奉旨提兵换这珍珠旗，此时是六月天时，正值炎天暑热，所以行军略迨缓些。如若边庭危急之际，顾不得天寒暑烈了，即要兴兵。如今总是停征罢战之时，耽搁几天也是无妨碍，是以狄元帅发兵之期，定于立秋之后吉日。

光阴迅速，已到立秋，此时狄爷不敢再缓停。此时已是七月十一日，狄爷先来辞别圣上，又往各衙辞过众大臣，又行文兵部点兵伺候。此日兵部挑选强健雄兵十万，都在教场伺候去了。狄爷又着令焦、孟二将：“可往教场上收管众兵。”即往南清宫，别过潞花王并狄太后，又有一番小心叮嘱之言。潞花王呼：“表弟，此行须要小心，舅母在此，自有为兄照管，不必挂怀。”狄爷应允称谢。此时狄太后母子与狄爷有许多言语，不能细述。

当时拜辞他母子，回转府中，与四虎、焦、孟一同进内拜辞老太君。当时太太只为孩子出兵，须要吉采的势头，强忍别离珠泪，再三嘱咐孩儿，又叮咛六位将军。众英雄一同连声答应，安慰太太一番。府堂上又排上酒筵，各将用过了。有石将军说：“千岁，小弟也要到赵王府去，别过母亲、岳父母，即回来了。”狄爷说：“贤弟，正该如此的。”石玉即时离了狄母，一程到了赵府中，拜别母亲与岳父母，又相辞郡主，也有叮咛分别之话，不能细述。不知后事如何？正是：

母子分离因国务，夫妻间别立军功。

第七十三回

救三关五虎兴师 言讥诮兵部忿气

诗曰：

英雄五虎到三关，奉旨提兵破辽番。

忠佞不知反惹气，言讥语诮恨心烦。

却说小将军石玉到赵府拜辞母亲、岳父母，相辞郡主，赵千岁吩咐备酒饯行。石玉饮过数杯，即时拜别。赵千岁送别时，叮嘱贤婿一番，回到狄府去了。此夜狄王府众将军都是不睡，直至五更，伺候元帅到教场去。到了天色黎明，狄爷顶盔贯甲，骑了现月龙驹，真乃威风凛凛，气宇岩岩，传令众将同下教场。前有四虎英雄跟随左右，后有焦、孟二将相随。狄爷的人面兽、穿云箭二宝，被飞龙毁了，只在天王庙所得闲阳宝镜带身边，以备应用。此时，众王侯文武奉了万岁旨意，都往教场内送别平西王，此时十万雄英早已伺候元帅。

是日，埋锅造饭已毕。元帅吩咐四虎将军，将教场人马一一点开队伍。元帅点兵一万，着孟定国为前部先锋；健卒五千，与焦廷贵为后部解粮；四将各带一万，分为四队；元帅自领四万，偏将百员。分排已毕，祭过大旗，三声炮响，上马登程。旗分五彩，大兵次序进前。众大臣一齐相送，狄元帅一概辞谢，马上一拱作别，有众官各转回衙。狄元帅大兵一路向雄关进发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雄关孙秀，前时自得接岳父的来书，说狄青身死，日日开怀，说尽多少欣幸之言。总是西辽兵今者忽来攻打，好不心惊。前时有本回朝，只望圣上掣回。这范仲淹与杨青常常叹惜伤怀，说：“可惜他年少英雄，定国安邦大将，宋室江山全凭他五人保护。岂知享禄无多，忽遭暴疾身亡，何其天不佑英雄也！狄青死去，尸肉未寒，西辽兴兵杀至，雄关危急。可笑那孙秀奸臣，无能之辈，常常免战高挑，有本告急回朝，不知圣上差点何人为将，因何本章一去两月余全无消息？不知圣上怎样主张？”不提杨、范之言。

且说孙兵部天天盼望掣回的旨意，是日接到国丈的来书，拆开一看，惊得目定口呆，心焦火起，说：“狄青一死，我孙爷已是千欢万喜，何故包拯黑贼定然救活了他的？如今仍旧提兵到来。国丈书中说不能下手害他，叫我焉能摆布得他来？想这狗头死了一年，尚然活了，料想他命不该绝的。且待他来先退了敌兵，然后再算帐他罢。”即忙打发来人回京去了。

又说狄元帅未起程之先，早有书到来，杨、范二人一见狄爷之书，大笑欢欣。范爷说道：“狄青重生，国家之幸也。杨老将军，下官想来，这包闸刀实是能人，狄王亲死去一年，可以救活得来，倒是一桩奇事也。”杨将军说：“是呀，我也想他已经死了一年，这包龙图还有此手段，能活他还阳，真乃神人也。但今日五虎将领兵来，西辽人马倒运了。”不表二人喜悦。

再说狄元帅大兵分为五队，孟定国为开道先锋，一万人马一路涉水登山，一日忽到了雄关。时正值八月初旬，早有探军飞报入关：“后上大老爷：如今圣上差发救兵到来，狄王亲统领

四虎大将军，雄兵十万，已离二十里了。”孙秀听了，无奈何，只得与杨、范二人率领千百把总与各偏将兵丁部下，戎装披挂，出关迎接。

停候一会，六队大兵次序而来。解粮官焦廷贵在后面，还离关二十里。五队中，内有探子报说：“后上元帅爷，今有孙大人、范大人、杨将军出关接了。”元帅听罢，传令张忠、孟定国五将，择地安营毕。元帅即出队伍中，一见三人伺立，忙滚下人马。孙秀免不得拱手呼声，范、杨二人见了狄爷，彼此春风满面，色动颜舒，说了几句套话，四人同步进关。

到了帅堂上，分宾主坐下，各询请平安之言。孙兵部说声：“狄王亲，前日你命归阴府，今又得重生，乃是当今之福，仍得五虎将全，今朝领旨，复大破西辽人马了。”狄爷听说，微笑说声：“孙大人，本藩为人，只是对面相，多有这些冤家仇人，多怪本藩，巴不得我早死一天，有人称快多一日。却有忠肝赤胆的包龙图，因为兵戈复起，圣上日夜忧烦，孙大人无力退得辽兵，但有本章，乞求圣上掣回，朝中又无上将悍兵，所以包龙图救活了我，如今又领提兵。但是下官无能，难当此任，倘有差迟，还望大人周全一二才好。”孙秀就问：“狄大人，你说那里话来？你两次杀尽西辽人马，想他闻风丧胆了。如今大人救兵到来，一定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的。”狄爷说：“孙大人，如此没有趣了。”孙兵部说：“因何没趣的？”狄爷说：“孙大人，若是忠心为国之人，恨不能我等扫平辽国，得除国家之患，岂知有这些奸臣狗党，怪着本藩，巴不得我们杀败，死在沙场，方得称心足意。倘若杀败西辽兵马，就不遂奸臣之志，岂非是没趣的？”此时狄爷几句泛言，反把孙秀说得羞惭起来，暗暗想来，原乃指名骂他，心中好不气忿，只是不能以争辩，呆呆不语的。

范爷听了元帅之言，冷笑说：“狄王亲，你言果说得透知不差也。”杨将军说道：“总是这些奸臣心术不端，后头必得祸由自取，自身必不免为刀头之鬼，子孙为盗为娼。”此刻杨青几言越骂得惨毒，孙秀脸上红光，无言默然已久后便说：“这些话讲他什么？只要王亲大人自己无差，忠心报国，就总战死沙场，也落得芳名千载便是了。”说言未毕，军士已排上酒进来，四人坐下。

席间，酒至半酣，谈起西辽兵戈事情，孙秀只是心中带愧，全无话可言。杨将军又开言说：“孙大人只晓得吃酒说闲话的，辽邦人马厉害强狠，问他无益。辽将英雄枭勇，只是免战牌高挑的本领而已。”狄爷又说：“孙大人，既然你职掌了雄关之主，自应出敌破番，因何总凭他们猖狂，倒要挂起免战牌来？非但自己无威，中原失势，杨元帅九泉之下也无光了。”这几句话说得孙秀更觉羞惭，满面忿恨在心，不怨自身无本事，只恨着包龙图救活这冤家到来，讥诮欺负于本官，叫我如今怎有面目，受得他们鸟气的？但愿他死在疆场中，还要打算这包黑贼，这两个冤家，本官断断容不得的。

狄爷又问：“孙大人，看你实是烈烈轰轰的，因何反畏惧了辽兵人马？难道辽兵将比你又凶狠么？”孙秀说声：“狄大人，下官虽蒙圣上调守此关，乃是文家出仕，手无缚鸡之力，焉能与番人对敌？”狄爷听罢，笑说：“孙大人，不是这等说。尝言：‘将在谋而不在勇’，孙大人身虽不勇，且喜谋多，何不立一计谋退敌？如今大人又无一谋可发，想来枉食君王俸禄，直如孩子一般也。困守雄关无主，只管急告朝廷，求请万岁掣回朝中。今日仍要本藩提调救兵到来，真乃你是应该坐享太平，我等原是本当沙场劳苦的。”孙秀闻此一番言语，羞得面上无光，好生气闷，强说道：“大人，前事丢开，休提罢了。”狄爷说：“孙大人，并非本藩怪着你，只有误国奸臣谋害多端，心中惨毒，来算帐于我。倘然下官一朝遭其毒手，今日那人提兵到此？这三关光景目击难以保守了。孙大人只有高挂免战牌的本领，万一辽兵势大攻破三关，圣上江山难以保

守,大人之罪难逃了。你道奸臣妙计,可害下官否?”孙秀听罢,低头不语。范爷、杨青看见这孙秀如此光景,默默无言,只得做个和事之人。范仲淹说声:“三位大人,从前的事,今日不必多提。你看天色已晚,安排明日之事,早些下了文书,然后开兵,完了国务罢。”狄爷说声:“有理。”即时再酌同餐。

是晚,众将三军多有酒筵犒赏,不必烦言。不知来日开兵胜负如何?正是:

五虎大兵称锐敌,辽邦猛将果顷消。

第七十四回

破大敌宋辽对垒 立功劳石玉交锋

诗曰：

大宋江山稳保牢，英雄五虎立功劳；

精兵勇将辽邦主，焉及天朝大国豪？

话说狄元帅带领精兵十万，前来救解三关，逮因是日到了雄关，孙、范、杨三人与元帅接风洗尘，是日吃酒，天色已晚，不能投递战书。到了次日，狄元帅批了战书，即着飞山虎前往投递。

再说辽邦主将麻麻罕，攻至三关数月，只因天气炎热非凡，不能开兵，是以吩咐大兵屯扎关外五十里。如今候至秋天了，正欲打算开兵，忽有战书下来。麻麻罕看过了战书，满腹狐疑，说：“奇了，西辽狼主说狄青已死，因何书来又是他领救兵的？”想一番，说：“是了，莫非中原没有勇将，把这死过狄青图名来欺压本帅的？罢了，我不管狄青在与不在，明日总要开兵，看他何人上阵，试试中原将士的本领便了。”即时批回书：“明日交锋。”打发来人去了。

飞山虎回关，呈上回书，狄元帅看毕，早已着令齐四将，把人马安排。明日正是中秋十五日了，关中众将，大小三军，候至三更时分，狄元帅吩咐埋锅造饭。众将兵用完，时交四鼓，众副将满身披挂，多是刀枪利锐，盔甲鲜明。直至五更天时，随着焦、孟将军，听候元帅将令。停一会，天色尚是黎明，帅爷升帐，众将参见已毕。但见元帅好不威严，坐下中军虎帐，真乃大宋栋梁。正是：

掀天揭地英雄汉，烈烈轰轰大丈夫；

平西扼掌三军任，五虎头名国栋梁。

狄元帅左右是四虎英雄，气冲霄汉，下边焦、孟将军，遍体神威，兵丁队伍，肃静无言。当时元帅说声：“列位将军，本帅有言嘱咐，须当牢记。”众将齐说：“元帅，有何吩咐良言，小将等岂敢有违？”元帅说道：“西辽王几次遣将兴兵侵犯我邦，如今还防他将兵利害较胜前时，众位将军虽然骁勇，须要小心，不可倚仗英雄，轻敌致败；又不可畏怯，不敢奋勇向前，须要见机退敌才好。倘若违令，军法森严，难以姑宽。”众将连声诺诺。

言未了，有军士启上：“元帅爷，今有辽将讨战。”元帅闻报，即拔令箭：“差孟先锋带领五千精兵开关迎敌，须要小心，初次交锋，须要取胜为锐。”孟将军说声“得令”，顶盔贯甲，手提大刀，飞身上马，炮响三声，大开关门，五千健卒随身，一马冲出吊桥，跑到阵中。孟将军抬头一看，只见番兵列成阵势。这石天豹生得头大颈促，青脸浓眉，眼如鸡卵，鼻似莺儿，两只兜风大耳，一连下颌无须，身長九尺，腰大数围，坐骑犹如水牛，独无二角，提着两柄金锤，威风杀气。一见孟定国，大喝：“宋将通下名来！”孟将军喝声：“辽将听着：俺乃大宋天子驾下、平西大

元帅狄麾下、正印先锋孟定国是也。你也通个名来！”石天豹说：“俺乃新罗国王驾下、飞虎大将军铁金钢大元帅麾下、大将军石天豹也。”孟定国喝道：“你既是新罗国，向与天朝无隙，因何今日帮助叛逆西辽侵犯上邦，全无国法？还不及早收兵回去。倘若天兵一动，教你片甲无回，悔恨已晚。”石天豹喝声：“南蛮休得胡说！你邦狄蛮子把西辽人马杀尽杀绝，又逼献珍珠旗，太觉狂妄了。我邦免死孤悲，物伤其类，故允借兵复仇。既是狄青未死，他不出来对敌何故？你这无名小卒，不是本将军对手。倘然断送了你，只道本将军欺你无名下将。”孟将军大怒，喝声：“番狗，休狂言！与你分个高低。”催开坐骑，大刀一摆，劈下来。石天豹双锤架开，两边战鼓如雷，二将刀锤交对，大杀一场。番将果然骁勇，战到三十个冲锋，孟定国想来：“这番将果然厉害，杀他不过了。”只得架开双锤，带转马大败回关。

飞山虎在关前大喝一声：“番狗，休得逞强！俺刘庆来也！”长枪当心就刺。石天豹架住相还。原来元帅明知辽将厉害，犹恐孟定国有失，故先差刘庆在关前接应。此时刘将军与番将斗杀到三十余合，看看抵敌不住，说声：“石天豹，你不必赶来，今日刘将军有些不快，明日来取你狗头。”拍马逃走。番将逞强，大喝：“不要走！”飞马紧紧追来。刘庆一想：“这番将果然骁勇，待我用计断送了他。”即带转马来笑说：“石天豹，看俺刘将军的法宝取你。”石天豹对面勒住了马，抬头一看，早被刘庆一枪照定心窝刺来。石天豹说声：“不好！”闪得快些，被他长枪已刺在腿上，忍痛难当，大败而逃。众兵看见主将被伤，只得逃走回营。刘庆不追，得胜回关交令。元帅赏了他头功不表。

再说石天豹受伤，败进营中下马。麻麻罕一见石天豹行走不便，即说：“石将军，因何这般光景？”石天豹说声：“元帅，小将中了南蛮计，先与宋将孟定国交锋，已经杀败他逃去，后跑来一将，自称刘庆，来接应，亦已杀败奔逃，小将即时赶去。可恼这狗蛮诡计多端，住马说用法宝来，小将勒马看一看，已被他长枪刺过来，中在腿，在马上疼痛得急，用力不便，只得败回来交令，望元帅恕罪。”麻麻罕说：“石将军，胜败乃国家常事，何必着恼？石将军，你且往后营将息，速取金枪药敷于伤处，不可动劳，保重身体，且待全愈了，然后再作道理。”石天豹说声：“多谢元帅。”即往后营去了不表。

当下麻麻罕想了一回，说道：“久闻大宋狄青五虎之名，英雄无敌，所以屡屡杀得西辽大败。如今石天豹败了头阵，本帅手下还有三员勇将的。也罢，明日且与他见个高低便了。”

到来朝五鼓，宋营用了战饭，狄元帅差石玉出马，领兵五千，出关讨战。麻麻罕闻报，即差大将哈天顺带领一万番兵杀出营前。石将军举目看见这番将，生得奇形怪状，犹如夜叉鬼一般。二将各通名姓，双枪并举，两马交腾。这石玉乃仙传枪法，这番将虽然本事高强，焉能及得石将军？战到五十个冲锋，却被石将军架开绰缨枪，回手一枪挑于马下，割取首级，喝令兵丁杀上前，把番兵杀得犹如风卷残云，一万辽兵伤了一半，余剩四散奔逃。败残小卒，飞奔入营，说：“哈将军阵亡了。”麻麻罕闻报大怒，说：“有这等事。”叹声：“哈将军啊，想你为将，在本国也是英雄好汉，自夸本事高强，今日一战身亡。想这狄青果也名不虚传，伤了一将，又杀了一将，损去一万番兵。想你五虎，名虽骁勇，本帅有此本领，必要拿尽你五虎英雄，才算我麻麻罕手段。若被他伤了一将，杀了一将，又伤了许多人马。如若不杀完五虎，有何面目转回邦国？”

若问大凡为将，必要智勇双全，方能统领六师重任。如有勇无谋，乃匹夫之勇耳。这麻麻罕无非仗个英雄骁勇，谋略全无，必要按拿尽天朝五虎，自出狂言，轻敌甚矣。后来大败而回，此非为将之才也。后话休提。

到次日早饭方完，忽有小番报上：“宋将讨战，一味猖狂辱骂。”麻麻罕听了，即差大将通迷领了五千人马出敌，冲到阵前。李义一看见来了一队番兵，为首一员番将，耀武扬威，见他身高一丈，膀阔腰粗，年方四十外，黑脸乌须，好似汉朝周仓再世还阳，手提一柄镔铁宣花月斧，坐下一匹赛乌龙，一程跑将过来，不通名姓，提起大斧砍来。李将军长枪急架，二将催开战马，各拼高低，杀了一场。沙场内但见烟尘滚滚，关营中只闻战鼓冬冬，三军战杀助威，当下两员大将冲杀到八十余合，通迷抵挡不住，只得放马逃生。李将军追赶不上，宋兵追杀番兵一阵，死者甚多。李将军得胜，收兵回关。正是：

辽国英雄虽英勇，天朝五虎更强雄。

第七十五回

张将军出敌抵辽将 樵豪杰林内救英雄

诗曰：

龙争虎斗动干戈，辽王贪心自损多。

邻国借兵仍败阵，原来失利是新罗。

却说李义败了番将通迷，收兵回关交令。次日，张忠出马讨战。番营通迷败不甘心，仍复出马，飞跑出营，与张忠搭手交锋，一场龙争虎战非凡。张忠本事高强，杀得通迷招架不住，勉强支持，杀得两臂酸麻，汗如珠雨。此时通迷想来不好，拨开大门，放马逃走。张忠把坐骑一催，紧紧赶上，马头撞马尾，大刀当头砍去，把番将军头砍马下。宋兵杀上前，把番兵砍杀，犹如斩瓜切菜。五千番卒，杀得四散奔逃。张忠得胜回营，狄元帅大喜，记了功劳，吩咐将首级号令，埋葬尸骸。慢言宋将庆贺功劳。

再表辽邦主帅麻麻罕，只见败残兵卒逃回，报说通迷被杀，此番气得麻麻罕无名火高了三千丈，说声：“罢了！从前西辽国狼主，说狄青已死，故我狼主允准借兵，差俺到此夺取中原，平分天下。岂知狄青尚在，将勇兵强，连伤我两员大将。况且石天豹腿伤未愈，如今只有达脱一人在此。他的本领，与通迷两人差不多些，如若点他出阵，须防难以取胜，还防有失，如何是好？”正在气怒说间，达脱上前，叫声：“元帅勿气，莫言小将本事低微，小将出马，定然擒几员宋将回营的。”麻麻罕冷笑说：“将军休得夸能，待本帅亲自出马还可抵敌得宋朝军马，你且守住大营。”达脱说：“元帅即然用小将不着，小将在此何用？不如还邦去罢。”麻麻罕说：“将军，并非本帅用你不着，只为宋朝五虎，果然厉害，将军出阵，未必成功的。”达脱说：“元帅，不是小将夸口，来日出马，不拿捉得宋将回来，非为大将也。”麻麻罕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明日开兵便了。”此时麻麻罕又修了两道本章，一道呈于西辽狼主，一道达奏新罗国王，差人两路分途而去，按下休提。

再说麻麻罕想来：宋朝五虎将，但闻名声传到我国，到底不曾上阵交锋，直至今朝，方知中原五将果然骁勇，杀得本帅阵阵损兵折将，今日达脱虽然夸口，犹恐他未必胜得宋邦五将。麻麻罕日日愁怀，满腹纳闷，昏昏过了一宵。

次日，张忠讨战。达脱即上前说：“元帅，乞付三千人马，待小将出战如何？”麻麻罕说：“将军既要出阵，你且点三千精兵，须要小心临阵才好。”达脱说声：“得令！”即去顶盔贯甲，乘高头骏马。原来这达脱，也算新罗国一员上将。生得凶恶异常，一张鬼脸，犹如朱砂，狮鼻环眼黄眉，身高九尺，头如斗，耳如梳，年方三十，小海下短短红须。当时领了三千铁甲军，拿了钢刀，上了花斑豹，飞出阵前，番兵随后。张忠看见来的辽将凶恶形容，各通姓名，两口大刀，交加飞舞，一高一低，一来一往。正是：

将逢对手难分胜，敌过平交弗辨输。

当下两员勇将，各逞神威争战。原来这达脱，在麻麻罕跟前夸了大口，要把宋将活捉回营，献献手段。岂知扒山虎厉害非凡，那里捉得他，只好杀个平交。麻麻罕在营中思想，犹恐达脱有失，即传令鸣金收军。

自此之后，达脱与中原四将日日轮流交战，各无胜败。将战一月，此时已是十一月了。狄元帅只恐再去征西，粮草不足，即令焦、孟二将，往各处催粮去讫。

又说麻麻罕想来，达脱虽然夸口，要捉拿宋将，岂知一个也拿不动，且亏他战斗一月，不打败仗的。此时石天豹腿伤已愈，上前说声：“元帅，小将日前被刘庆所伤，待我出马，活擒了他，报了一枪之仇。”麻麻罕说：“将军，你且调养愈腿伤才好出阵。”石天豹说：“小将伤处已痊愈了。”麻麻罕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须要小心。”石天豹说声：“得令。”带领五千精兵，英气凛凛，坐名要刘庆出马。飞山虎全不介怀，请令带兵跑出阵前，二马穿梭，双枪并举，战了五十余合。刘将军看看招架不住，伏鞍大败，拖枪回营。幸有石玉掠阵，提起双枪，飞马接应。大喝：“番奴！”即来截杀，战有四十合。石天豹气喘不停，抵架不住，即纵马败走回营。笑面虎追赶不上，只得回关。此时辽邦一帅两将，宋营四将一帅，又战半月，胜败参差，只有辽兵受伤者多。

这一天，麻麻罕打点亲自出敌，吩咐二将把守营中，带了一万番兵，出营讨战。关中闻报，扒山虎出阵，看见这员番将，身高一丈，面如黑漆，手执大刀。二将答话通名，催开坐骑，战了五十合。原来铁金钢麻麻罕，乃是新罗国一员头等上将，所以国王差他提调兵马，帮助西辽。此时张忠败了，欲走回关，心急意忙，只向荒郊败走。麻麻罕拍马如飞赶去，笑面虎掠阵飞马来助张忠。达脱又冲出辽营，挡住石玉交锋，杀了七十余合，方得战败。达脱走了，各自收兵。

石将军回关，禀上元帅，说：“张将军与番将交锋败了，反向荒郊逃去，番将追赶去了，不知下落。小将正欲上前助战，又被一员番将接住交锋，战了半个时刻，方得他败走，所以小将来禀知元帅，可要接应否？”元帅道：“不知他败到那方，何处去找寻的？但刘将军你有席云之技，如今你可即找寻着他，接应帮助。”刘庆得令去了，顷刻驾上云端去了。

此时又说张忠，一路飞马败走。麻麻罕紧紧如飞追赶一程，已有二十里之遥，且败且战，喝声：“番狗，休得赶来！”麻麻罕喝声：“南蛮，还不下马受死！”拍马又紧紧赶来。多是一派荒郊野地，树木森森，不见人烟之所。张忠此刻被他赶得浑身冷汗淋漓，只得回马抡刀，大喝：“番奴，你今要怎样的！”麻麻罕说：“南蛮，本帅要取你性命！”张忠喝声：“胡说！某乃天朝将士，怎肯失手于你？也罢，与你见个高低。”即时再战到六十多合，张忠到底招架不住，掣开大刀，仍复败走。这麻麻罕逞威，大喝：“南蛮，那里走！”拍马又追来，有数里路途。

张忠正在急忙叫救之际，只见树林内赶跑出两个人来，乃是少年大汉：一个生得脸如紫色，额广头圆，手执铁钢叉；一个生来脸白神清，口方鼻直，手拿长枪棍。两人大步蹀开，赶出茅林，大喝：“何人敢在此处大呼小叫么？”张忠一见两人，说：“我乃本邦虎将张忠也，后有辽将追赶而来，望乞二位英雄救援，感恩不浅。”二汉说：“原来如此！将军休得着急，且住马在此，他追来我们抵敌。”二汉步迎，大喝：“番奴，休得逞强！试试我们手段。”一柄钢叉，一条铁棍乱扫。这麻麻罕见他是步战，不分前后的打刺，张忠也来帮阵，三人围住这辽将，那麻麻罕那里抵挡得住三般军器，看来不好，大败而逃。张忠正欲追赶，两个大汉说：“将军休追赶，他这番奴少不得有另日擒拿的！”此时张忠连忙下马，放下钢刀，深深拜谢二位英雄，说：“小将若非二位相救，必伤于番奴之手了，理当拜谢。”二位英雄说声：“将军休得如此！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个个皆然。况且将军乃朝廷大将，我等乃本国子民，理当救援的。”张忠说：“某看二位

英雄，昂昂气宇，必非等闲之辈。不知二位上姓尊名、住居何处，乞道其详。”

这紫脸英雄说声：“不敢。小的名唤天凤，下姓萧，父母双亡，家业凋零，住居就在前面这带平阳地，采樵度日。”张忠说：“此位是你令弟么？”肖天凤说：“非也。此人姓苗，名显，表字楚江，倒是个官家公子。父亲苗学洙，就在关外双龙汛做个千总，如今亦已身故，单留母亲、妹子，后来房屋被火烧得干干净净，一贫如洗。自小他与小的厚交不浅，一如同胞，是艰难度日的，他所以投了我的生涯，双双入山采樵度日的。”张忠听了叹道：“英雄不得志，洞水困蛟龙，信不诬也。”苗显说：“张将军，你看太阳已渐渐归西，回关却有三十余里，不若往茅舍宽宿一宵如何？”张忠说：“承蒙苗兄美意，只防元帅在关悬望不安，实要回关的。”肖天凤说：“将军，你若回关，只恐番奴在于要路埋伏，终于不美。不如请往草庐权过一宵，明日天亮，小的弟兄护送回关如何？”张忠听了，想来麻麻罕果然骁勇，倘然在要路埋伏，就不妙了，不若在此权宿一宵，来日回关也不妨碍。主意已定，说声：“既承二位如此见爱，某家领命便了，只是叨扰不当的。”不知二位英雄如何答应话言，如何结局？再看下回。正是：

英雄运至离茅野，圣主昌明得将星。

第七十六回

遇英雄张忠劝仕 逢勇汉元帅收留

诗曰：

山林埋没二英雄，运未亨时困乏穷。

今日将军蒙救援，他年功绩受王封。

当下萧天凤、苗楚江说：“张将军何必谦言，请上马去罢。”张忠说：“二位不坐马，某家也便自步行走了。”即时提了刀，带马同行。二人前行引道，行走路途不多，只见平阳地一间茅屋。苗显说：“这里来。”推开门直进。张忠答应，随后进去。萧天凤接刀带马，拴绑在屋边树下，然后进内放了大刀、钢叉，三人告礼坐下，略谈数言。苗显进内说知母亲，立刻烹出茶，三人用毕。苗显说声：“哥哥，天色将晚了，你去备办些酒肴来与将军用夜膳罢。”萧天凤答应去了，片时买些鱼肉回来，与苗母烹造。不一会，里边拿进肴馔，排开桌上，燃点明灯。二英雄说声：“将军，寒门无甚上味可敬，淡酒粗肴，不过聊且充饥，褻不恭，将军休得见怪。”张忠笑道：“二位如此说来，倒也言重了。张某已承搭救，感激不尽，今夜又来叨扰，着实不当，小将是个老实人，不说套话的。”萧天凤说：“既然如此，请坐了。”三人坐下，苗显满斟美酒，殷勤奉敬。

酒至半酣，二人问起一向交兵事情，张忠细细说知。二人听了，呵呵发笑说：“久慕五虎英雄，杀得西辽大败，君民所赖以安。可恨辽王不自揣度，又动干戈，又劳众位英雄，费粮动兵，扰乱人民，真乃辽王可恼。”张忠说：“为臣须当尽忠报国。某看你二人，气宇不凡，人材不俗，正在年少青春，因何做这樵客自轻，埋没了英雄，真乃可惜！”二人说：“不瞒将军，小的弟兄一般勇力，而且向日学习过武艺了，欲图效用，恨无提拔之人，只好困守乡流，樵耕苦度。”张忠说：“二位啊，你果有高飞之志，这也何难引荐？待某说知元帅，收录你弟兄，同心协力，前去平西。倘你建立下功劳，岂不胜比采樵度日？”二人说：“若得张将军肯力荐提携，小的弟兄情愿执鞭左右。”张忠说：“二位那里话来，少年英俊，正当建立功劳，显扬父母，方为豪杰。有功劳，同为一体，何必谦言！”此是席间初会情深，言语甚多，不能细述。

且说苗显之母周氏，在着后厢门偷看张忠。见他人才出众，气慨轩昂，想他五虎平西，名声大振，我女儿已有二十二岁了，只为家贫，所以耽搁的未成亲，趁他与我儿说得投机，若是他未有妻室，女儿得配此人，必有夫人之分。等一会，孩儿进来，笑将此事谈说。苗显说：“母亲，他乃天朝上将，妹子乃民家之女，不知他允否？待孩儿试探问他罢。”转身出堂坐定，说：“张将军，你数年立下汗马功劳，未知有几位夫人？”张忠听了笑道：“因何苗兄问起这句话来？张某劳劳碌碌的马上功夫，那有闲暇干得这件事情，所以今日犹是一身，没有妻房陪伴。”苗显说：“将军，这是英雄从不贪图女色的，但是，古话有言：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’，后嗣之继，

人所重也。”张忠听了，点头说：“是。苗兄之言有理，待我功劳完了，然后再议此事便了。”张忠之言，苗母里边听得明白。停一会，苗显进内。周氏叫声：“孩儿，此时交兵之际，不必提起此事了。且待日后身安兵息，然后与他商议罢。”苗显应诺：“孩儿还有一言，告禀母亲。”周氏说：“你也不须多讲，为娘早已听得明明白白。早间张忠叫你与哥哥同去投军，扶助宋室，若要去时，由你去的，有了功劳，岂不胜做樵夫么？”苗显说：“母亲，孩儿去了，还防日给不敷，妹子无人照管，放不下心，如何是好？”周氏说：“这也何妨？前时被烧之日，你妹子还留得金环一对，金镯一双，出换了还值百两银子，母女已有三年日子可给了。”这苗家既是一贫如洗，因何还有二金器？只因此二物是小姐平时随身常戴用的，所以避火奔逃之日，止存二物，今日得来米薪之费也，也是他门之幸。当时周氏说：“你弟兄是个英雄汉，恨没有人提携，今日既有机会可乘，理当出身图些功业。若有了寸进，不独为娘免受辛劳，你爹爹在黄泉也心安了。”苗显听了娘言，诺诺答应，转出来，悄悄将母言说知萧天凤，商议来日同到雄关。是夜又安排张忠睡了，按下慢表。

却说刘庆奉了元帅将令，打听张忠，在云端已经看得明白，不与张忠相见，即回关禀知。元帅听了，想：“这两人能力退麻麻罕，必是英雄之汉；留宿张忠，必然义气相投。且待来日他来，试看武艺高低，量才取用便了。”不提元帅之言。

再说茅屋英雄，是夜进内，母子弟兄谈言一会，然后睡去。次日天明，苗显出去换金镯、金环，完备了粮米食物之类，安顿了娘亲度日，叮嘱妹子奉侍母亲。翠莺说：“哥哥放心，妹妹领命。但前去刀兵相向，二位哥哥须要小心。”二人应诺。张忠几次催促，周氏抽身出外说：“托张将军照管两个青年。”张忠说：“伯母不必挂怀，小将在内，自然以手足相看的。”此时日出已高，早膳用过，张忠心急提了大刀，说：“我三人就此赶路罢。”二人说：“请将军上马。”张忠说：“我坐马，你步行，如何使得？”二人笑说：“将军你坐马，我们步行，比你脚力更快，闲言休絮。”萧天凤拿钢叉，苗显执了铁棍，叫声：“母亲，我们去了。”三人出门而去。

苗母在门前望不见三人步影，方把柴扉门闭。翠莺说：“母亲啊，我想两位哥哥是个英雄汉子，奈何无人提荐，今幸张忠到此，同去投军，但愿有了功劳，得了官爵的。”周氏说：“女儿，所以为娘由他去了。”不表母女之言。

再说三位英雄，一路无阻，到了沙场，只闻战鼓喊杀之声，却是李义与麻麻罕交锋，正在不能招架。两员步将与张忠杀到，把番兵乱砍，刀斩叉伤棍打，一同杀进垓心，大喝：“番奴休得逞强！”一齐动手。麻麻罕见了吃了一惊，把大刀就劈，那里挡得四员大将兵器，却将四英雄刀叉枪棍乱刺。这番将心中慌乱，拼命逃出，拖刀大败奔逃，亏得达脱接应，挡了一阵，一同败走回营。众英雄追赶不上，把番兵大杀一阵，尸首堆积如山。众人说：“我们不免并力杀上前，冲破番营，再去见元帅。”此时一齐杀进番营，正遇达脱，被萧天凤一叉截于马下。张忠三人杀入，辽兵辽将纷纷落马而亡。石天豹见此光景，料不能保守，只得弃营逃走，让了四位英雄。此时辽营内尸骸堆积如山，刀枪军器抛弃沙场，马匹四散荒郊。张忠令宋军收拾了粮草军器马匹，然后放起火来，把番营烧得干干净净，宋兵被伤甚少。此时单走了麻麻罕、石天豹二员番将。李义便问：“二位英雄尊名大姓，因何而至？”张忠就细说其情由。李义笑说：“昨日刘庆探听回来，说有二位英雄，遇了麻麻罕，二哥方得无碍，原来是二位，果然本事高强，乃圣上的洪福，故得二位英雄帮助。且请进关，待元帅记录功劳。”四人同进关去，兵归队伍。刘庆、石玉接见，各通名姓，欢叙言谈不表。

张忠先进见元帅，将路遇两英雄的搭救详叙一一禀知。元帅心中明白，吩咐传进两位英

雄：“待本帅看他两人，生得气宇如何？”张忠领命传进两人。此时李义、刘庆、石玉引了二人，一同进内叩见。元帅爷说：“二位少礼，请起罢。你二人是中原百姓，还是西辽子民？”二人禀道：“小的是中原百姓。”元帅又问：“你们平日作什么事业？”二人说：“元帅听禀：我二人自小是金兰兄弟，胜比同胞，只是一般家业萧索，无非采樵度日。西辽屡屡侵犯，时时欲立功劳，只因无人引见，昨见番奴追赶张将军，不意救援的，非是我弟兄之功。如今只望元帅收录帐下，我兄弟得随执鞭左右，图得出身，稍有寸进，免得负薪之苦，元帅恩德无穷矣。”元帅正欲开言，李义、刘庆禀上元帅，说：“小将军正开兵，被麻麻罕杀败，正在危急，又得二位英雄帮助杀退，一同踹破番营，杀散番兵，烧了大营，所得资重马匹甚多，只逃走了麻麻罕未曾拿住。”元帅听了大喜。不知说出何声，如何收录二位英雄？正是：

只因虎将败郊野，至使英雄出困途。

第七十七回

破辽营狄元帅奏功 败番将新罗国添兵

诗曰：

新罗番将铁金钢，狂逞英雄独擅强。

今日败回威灭尽，弱邦何必动刀枪？

当下狄元帅听了樵汉助杀番兵，打破番营情因，心中大喜，说：“难得二位英雄本事高强，采樵度日，埋没了英雄，岂不可惜？今日你两人已有功劳，如若立志图个出身，这也何难！且随着本帅，同心协力去平西，有了功劳，班师回朝之日，奏闻圣上，自然加官赐爵，以赏劳的。”二人听了大悦，一同叩谢元帅，说道：“若蒙元帅收录，我弟兄愿效犬马之劳。”此时元帅又记了二人功劳，令他帐下调用，待再立功时，然后奏知圣上授职，又给发盔甲、器械、马匹。二人谢了元帅，是晚摆宴庆功，收拾番营粮草等物，掩埋尸首，大犒三军。是夜休提。

次日，捷音回朝，奏闻圣上。只因时值三冬，纷飞大雪，其本章大意，只言天寒地冻之候，待来春和暖，即发大军西进，倒换珍珠旗回国。但新罗敢借兵于辽王，甚属无礼，并伐新罗可否，请旨定夺。捷音飞报回朝，此话慢表。

再说焦、孟二将，前时奉了元帅将命，各路催粮，已有两月，早得军粮十万。是日带进回关交令，与萧、苗二人各通姓名，说明来故，也不烦言。

有范爷、杨青，见元帅退了番兵，扬扬得意，独有孙秀纳闷昏昏。狄爷见他孙秀闷闷，率性取笑他几句，便说：“孙大人，你是当今御连襟，名说君臣，实乃至戚，应该与朝廷出力，因何由敌人杀至关下，袖手而观，高挑免战，听凭辱骂，自己的威风灭尽，志气长他人？下官若不提兵到来，辽兵杀进关中，大人将宋室江山付与辽王，难道悉听辽王做了君，大人做了臣，你虽称快，独有忠臣烈士，怨恨大人的！”这番言语，几乎气死了孙秀，即说：“狄王亲，下官是个无能之辈，做此官乃是圣上所命，又不是我自家要来守此关的，若是狄王亲容我不得，听凭你处决本官罢！何必用许多絮絮叨叨的话，难道没一些同朝之谊？”狄爷听了冷笑道：“此乃孙大人容我不得，怎说本藩容你不得的？”孙秀说：“怎见得下官不容于你？”狄爷说：“大人，‘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勿为’，大人何须问我，自家所为，只问心就是了，大人你岂不知么？古语留传说得好：欺人即把上天欺，劝尔莫行私谋事，举头三尺有神。”孙兵部听了数言，口也难开，抽身关内去了，悄悄写一书，暗地差人送带回京，交岳丈开看此书。只因他在着雄关，受不得狄青的讥诮，又难以算计害他，要求国丈请旨掣回。住语两头之说。

且说麻麻罕大败奔逃，十万番兵败残全走，只剩数百兵，几员战将尽亡，又不见了达脱、石天豹二人，不知生死，大营已被烧破了，只得收拾残兵，回归本国去了。

先说新罗国王，从前麻麻罕有本章回国，狼主看了大怒，说：“狄青如此厉害，欺人太过！”

正要打点添兵帮助，幸有几位大臣奏说：“我邦原与大宋相和，今乃西辽狼主与天朝争战，前来我国借兵，然且狄青已许与西辽交战，不是与我国争锋，原不是他来犯我国，我主却兴兵帮助西辽，此乃我国无礼于大宋，伏望狼主勿以西辽为重，而反轻天朝，如若添兵，万万不可，伏乞狼主三思。”国王听了众臣一篇有理之言，所以渐缓添兵之意。是日，忽见麻麻罕败回，怒气冲冲：“可恨狄青，藐视孤家太甚。如今不准群臣之奏，管什么中原上国，纵然我国不动干戈，谅狄青也不肯干休了。趁他未来征伐，先兴大兵前去，与他见个高低，就是兵粮也不计及了。”定了主张，仍差麻麻罕提兵，挑选十二员战将，副将二百员，精兵十万，务要活捉中原五虎还邦，待孤家看看狄青怎样人材，如此厉害！把他碎尸万段，方消孤恨。麻麻罕领旨出朝，挑选十二员将官：

其青龙、其贵虎、殷光灵、龙飞海、牙里波、乌山罗、哈成寿、沙而虎、爱金雄、韩恩宝、哈成福、怛怛温。

这十二员战将多是青年英勇、英雄无敌的将军。内有牙里波，是通迷之子，非但英雄好汉，而且乃是花山老祖的徒弟，法力精通，有呼风唤雨、撒豆成兵之术，烘天雷的法宝，要与父亲报仇，愿随麻麻罕出兵。此时麻麻罕点了十万精兵，择了吉日，拜辞狼主，向汴梁进发。按下慢提。

又说西辽国王，前次接得麻麻罕的本章，心中大怒，即宣秃狼牙问明：“孤家差你前往中原，要弄狄青身亡，你还邦奏说他已经死在游龙驿中，因何今日麻麻罕本章，说狄青还在，兵又败了？欺君误国，哄骗孤家，绑去斩了！”秃狼牙此时分辨不清，亏得几位大臣保奏，将他削职，罚他去看畜牛马，劳苦不堪，按下不表。

辽王又想：麻麻罕将勇兵强，因何仍然杀败？他既不能取胜，新罗国既然助我邦，麻麻罕必有本章回邦，为何国王置之不理？此时辽王日日烦恼、心焦。未两月，又闻飞报，方知麻麻罕杀得大败，逃回本国去了。狼主一闻此报大惊，长叹道：“孤只说大宋杨府英雄丧尽，杨宗保死后，没有能人，所以大兴人马，抢他江山。岂知中原又有狄青五虎，非凡骁勇，屡次杀得我无人敢领兵。前者飞龙女儿去行刺他，岂知反被他害了性命。秃狼牙通线庞洪，如今他也还在，只落得新罗国损兵折将罢了。若使夺不得大宋江山，那狄青五人，孤家总是容不得的，必要粉碎其尸，方消孤家之恨！”

有度罗空出班说：“臣后奏狼主：前日有星星罗海之弟，名唤兀格松，来见臣说在家得师教习武艺，已有几载，武略精通，要与胞兄报仇，不惧中原五虎，故臣令他试演一回，果然枪法奇传，英雄勇猛。伏惟狼主宣他上殿，看验人才如何？”此时辽主正在用人之际，闻奏准之，即宣他上殿。不一时，兀格松上殿朝见，狼主赐他平身。一看这兀格松，生得虎额戟眉，脸紫发赤，一双环眼，头如斗大，口阔无须，狮子大鼻，颈下还有八尺身高。狼主看罢，心中大悦，开言说：“卿家，你今年纪若干？”兀格松说：“臣年已二十四了，星星罗海是臣胞兄。”狼主说：“你兄是国家大将，为弟不做官，是何缘故？”兀格松说：“臣年纪尚轻，只图玩耍之乐，不愿为官，要在家事奉母亲。臣因有千斤之力，前数年又得师父教习武艺。前日自哥哥死在狄青之手，爹娘一闻报，在家中双双气死了，所以微臣深恨狄青入骨，立心要杀完五虎将，方消胸中之恨。”狼主听了，洋洋大喜，命他把武艺当殿试演与孤家看看。兀格松口称领旨，就在殿前演武一番，竟武略精通，枪法奇妙。狼主心花大开，众臣称赞，即日加封灭宋大元帅之职，领兵十万，前往新罗国，再请添兵助将，共除五虎，夺取江山，平分天下。

兀格松受了总兵之职，就有许多武职官员前来称贺，属下武官，多来参见。这番将立心报

仇要紧，过了三天，点齐十万兵马，赍了狼主的旨意，辞别登程，先往新罗国。未到新罗，路逢麻麻罕，说起情由。麻麻罕说：“本帅如今奉了狼主之命，再领雄兵十万，健将十二员，今日中途相遇，与将军同心协力，共擒五虎。本帅雪了前败之耻，将军雪兄之仇，务要奋力向前，二来有功于国。”兀格松称说：“元帅之言有理。”即合队伍向三关发进。只是山岭崎岖，行罢又是沙漠烟障之地，一连行十余天，还未到雄关。不知两军对垒如何？正是：

莫道天朝多勇将，且看下国有雄兵。

第七十八回

荐勇将辽主复兵 伐新罗宋军大战

诗曰：

新罗党恶助辽邦，大败奔逃兵将伤。

弗悔自非翻恨宋，雄师复起战争场。

慢表西辽与新罗合兵一处，望三关一路发进。

先说中国汴京庞国丈，忽一日，接到孙兵部来书，满心不悦。是日，又接到狄元帅本章，料也瞒没不得，只得勉强奏知圣上。天子降旨，着令狄爷先平新罗，后征辽国。旨意即下，非止一日，到得三关，狄爷遵旨而行，定于二月十五日发兵，征伐新罗。

日期已到。是日，天气晴朗，正好行兵景象。此时大兵排开队伍，号炮冲天，队伍次第出关。杨青、范仲淹殷勤相送，孙兵部少不得勉强同行送别。元帅仍令孟定国为开路先锋，十万雄兵，六将分排带领，只有焦廷贵做这解粮官，厌闷不堪，一路叹气，说：“我焦廷贵真是倒运的，曾经上阵杀过多少番兵、辽将，只因在着火叉岗上，走差了路途，自此之后，元帅再不点我前行，如今做这个解粮官，实乃没趣的。几能到战场上，杀几个辽兵玩耍一次，岂不有趣么？”不说焦廷贵烦闷。

再说狄元帅大兵一路浩浩荡荡，行程半月间，早有探报道：“后上先锋爷，前面是狮子山，有番兵扎营挡路。”孟将军听了，吩咐再去打听，即时报知后队。元帅传令：“就此择地安营。”元帅号令一下，三军大小将士，步军停步，马将驻马。孟将军择了一段平阳地段，三声炮响，安了大营。又有流星快马飞报：“后上元帅爷，小的打听得新罗国逃将麻麻罕再统领雄兵十万，战将十二员，手下副将数百，还有西辽国兀格松，也领兵十万，两支人马并为一路，与我邦交战，请令定夺。”元帅赏了探子，吩咐再去打听，探子谢赏去了。元帅吩咐众将，说：“如今有麻麻罕合兵于西辽，料想兵多将广，比着前番倍加厉害，你等以后须要小心。”元帅一言，帐下众将诺诺连声。不表宋营将士之言。

再说这狮子山，乃是大宋该管地头。是日，麻麻罕安营此处，正要打点拔寨进兵。忽有探子来报，说：“天朝五虎将领兵前来征伐我邦，今已在对山平地安下大营阻路，特来报知。”麻麻罕听了大怒，说道：“我们正要打点前往破关，岂知狄青先已到来征伐我邦。罢了，今日必要与他见个生死雌雄的！”此时麻麻罕仗着十二员战将、二十万大兵，正是目中无人，以为安然必胜，捉尽天朝五虎英雄，抢他宋朝天下，看来易如反掌。今日一闻此报，那里等得下战书约日交锋，即时打发前部先锋怛怛温领兵五千，先要取胜，挫挫他的锐气。先锋怛怛温得令，披挂上马，手提画戟，带领五千番兵，一路喊杀连天，番将雄赳赳冲出阵前讨战。狄元帅闻报，差点孟先锋点兵三千，前往对敌，一声炮响，冲出阵前。孟将军一见，不通名姓，大刀当头就劈，

恒恒温画戟急架相迎。二将一来一往，冲锋到六十合，不分胜败。孟将军见杀了半日，心中大怒，杀得性起，大刀乱砍不住。恒恒温气力不加，喘息不绝，大败而逃。孟定国快马如飞赶上，大刀向脑后一下挥去，一只膀子跌落尘埃。孟将军呵呵发笑，割了首级，宋军追杀，辽兵四散奔逃，鲜血满地，得胜回营。狄元帅执笔记了孟将军头功，首级拿出营前号令。

麻麻罕此时闻报，怒跳如雷，说：“罢了！要挫他锐气，岂知反被他挫了我们的锐气！”传令将尸骸尽埋掩了。次日，又差大将韩恩宝，杀气腾腾，领了五千步军，出营讨战。宋营中杀出萧天凤。如问萧天凤的本领，莫道四虎将可比，就是狄元帅的武艺也高他不多。这韩恩宝，虽是新罗战将，到底本领及不得这樵汉。二马交锋一场，萧天凤钢叉架开大斧，回手一砍在腰间，番将已分为两段，宋兵追杀，番兵逃回营。此时萧天凤立了军马讨战。麻麻罕早有败残兵报知，心头着急，忙差爱金雄、沙而虎二员大将领兵一万，出营迎敌，双战萧天凤。杀到黄昏时，又被萧天凤刺死爱金雄，活捉了沙而虎，全胜入营。狄元帅大悦，众将尽皆称赞：“萧天凤之能，我等深服之至矣！”萧天凤连称：“不敢！此乃圣上洪福，当平番寇，末将何足为能？”当时元帅传令：“将沙而虎囚禁后营，将两颗首级营前号令。”慢表宋营赏功。

再说败残辽兵回营报知，麻麻罕气得面如土色，说道：“本帅十二员勇将，尽称无敌英雄，料得三关必破，五虎必擒，岂料狄青将兵如此厉害，连伤三员大将，沙而虎又被擒，这还了得！”麻麻罕此时越想越气，恼怒不息。有兀格松上前，说声：“元帅，狄青杀害我胞兄，小将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岂惧他三头六臂的英雄。他五人总有通天本领，本将军只看他如同草芥耳！如若出阵，必然取胜的。”麻麻罕皱眉说道：“将军虽是少年英雄，人材强壮，武艺精通，但是恒恒温、爱金雄、韩恩宝、沙而虎，乃我新罗的有名上将，尚然死的死了，拿的拿了，将军你休出此狂妄之言罢。”兀格松说道：“元帅勿把小将看得无能，来日出马，不能取胜，即时回国，永不到此地争雄。”麻麻罕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天色已晚，且待来日出马便了。”

到来日，用了战饭，兀格松自点本国辽兵一万。麻麻罕说：“将军出马，不可自仗英雄，须要小心。”兀格松应诺，顶盔贯甲，手持丈八长矛，跨上一匹花斑点豹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一万雄兵，旗聚密布，喊杀连天。正骂战之间，宋营一声炮响，苗显一马飞出，各通姓名，一枪一棍，大战起来。二将冲锋三十合，苗显要败下来。若问苗显本事，及不得萧天凤，兀格松的力气，比萧天凤又更好些。此时苗显抵敌不住，大败奔逃。番将大喝，拍马追来。幸得飞山虎立在营前看见，拈弓搭箭，“嗖”的一声响亮，射落他的盔缨。这番将惊一跳，方才勒马不敢追，大喊声：“狄青，快些出来纳命！你前日杀害我哥哥，我来报仇，如若迟延退避，本帅杀进营，叫你人人狗命难逃！”萧天凤大怒，抢出营，大喝：“番奴休得逞强，我来也！”二人搭手交锋。这场大战，非比寻常，犹如猛虎争餐。若说萧天凤的本事，原是及不得兀格松，因何此刻对敌得住？只因这辽将先与苗显战过一阵，所以如今略略慢些，与萧天凤战个对手，杀得沙尘滚滚，日色蔽光，虎豹深藏，神鬼皆惊。自午刻杀至申时，太阳渐渐坠西，两边各各鸣金收军。

自此之后，两军争战数日，不分胜败。只有兀格松一人骁勇。元帅思量道：“本帅原晓得此次番军比前更加厉害的。”张忠说：“元帅，如今怎样打算？”元帅说：“贤弟，凡为将者，力不能取胜，必要用计。兀格松乃星星罗海之弟，他说与兄报仇，显见得他已是奋力而来。古说：‘一人拼命，万人莫当。’目前众将多不是他的对手，如今用计便了。”即差张忠、李义，吩咐如此如此，两将依命而行。此夜闲言不表。

且言次日，忽报兀格松讨战，要元帅爷出马，百般辱骂，十分猖狂。元帅即点张忠出马，杀出营前，与兀格松双双大战，杀了四十多合。张忠看看低挡不住，败出荒郊而走。兀格松不舍，

紧紧追来，已及半里，忽又来了李义、冲杀接战。两人双枪并举，又战了十余合，李义又败走，一马也跑往张忠败走之处而逃。兀格松大喝：“宋将，那里走！”飞马赶来，越加逞勇，一马抢过去前边，即说一声：“不好了！”张忠、李义二人回马，呵呵大笑，说：“番奴，你如今逃得那里去？”顷刻间，饶钩索捆绑他下马。不知番将性命如何？正是：

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将军难免阵中亡。

第七十九回

辽将军逞勇被擒 狄元帅沙场破敌

诗曰：

新罗辽国合兵坚，与宋争锋战斗连。

毕竟后来难取胜，生民涂炭枉徒然。

前说张忠、李义依了元帅计谋，诱番将追赶，正跃马进前，忽跌入陷坑去了，四围铙钩一紧，捆绑坚牢，番兵慌张走散。二将押番将回营，元帅大悦，记了功劳，传令：“把番将押进来！”左右一声答应，登时推进兀格松上帐。他铁铮铮立着，骂声：“狄青啊，你杀害我胞兄，仇如渊海，今日被擒，料也难免刀刑，快些动手！”元帅看这番将，只是一条豪汉，可惜生于外国，今日为亡叛之虏了，便叫声：“兀格松，本帅看你原是一个轰轰烈烈的英雄，只可惜情理上一些不晓，全不想你的哥哥帮助着西辽来欺上国，自然要砍头的。”兀格松喝声：“狄青，自古两国交锋，各为其主。我哥哥吃了狼主俸禄，必要与狼主出力。”元帅说：“他是逆理而行，死何足惜。你也不推度其情理么？既是两国相争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，有何深恨要报仇的？你是不以情理为先，一味凶恨之辈，今日被擒了，还是倔强么？难道你真乃甘心待死的！”兀格松听了，哈哈发笑，说：“狄青我的儿，今日既误中汝奸计被擒，早已抵死一刀两段。须快开刀，不必多言。”元帅哈哈冷笑，说：“好一条硬刚汉子！”喝令刀斧手，把他叉出砍了，登时推出。兀格松哈哈大笑，叫声：“哥啊，为弟与你报仇，岂料今朝天不从人愿，如今同归一路，地府仍做兄弟罢！”忽听号炮一响，头已落地，刀斧手拾起请令，元帅吩咐将首级号令。

不一时，探子又报知辽将讨战，要元帅爷出马，口出狂言。元帅说：“既然必要本帅出阵，这也何难？”当时元帅盔甲装束了，拿了定唐刀，乘上龙驹马，左有张忠，右有李义，带领铁甲军八千，放炮出营，神威赫赫，浩气岩岩，跑到阵前，喝声：“辽将通下名来！”番将说：“本将军乃牙里波也！你是何人？且通名来！”狄爷说：“本帅乃大宋天子驾下平西主帅狄青是也！”牙里波说：“你就是狄青么？我父通迷死于汝手，今日正是仇人相遇，分外眼明。”元帅听罢冷笑说：“番奴，你好愚也！凡为战将，拼命于沙场，乃性命机关之地，不是彼活，就是此亡，若杀了一将，就有人来报仇，从前本帅杀却多少番将，眼见得有多少人来报仇的。你看高悬首级，是兀格松，他也要与亲兄报仇，今日被擒了，身首分开，本帅劝你休执报仇之念，速速收兵回营，以后断然不可出马，方才保得性命。”牙里波大喝：“狄青，休得胡言！古道‘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’，立心报仇已久，今日方见仇人之面，凭你有通天本事，我何惧哉！且看枪！”说声未了，枪照心窝刺进。元帅金刀架开，也无忿怒，叫声：“番奴！你不要恃勇倚强。看看兀格松首级，倒不如收兵回去为高。”牙里波说：“狄青，你休得巧语花言！俺奉了狼主旨意，元帅将令，要捉尽你五虎将，才显本将军手段。”

元帅听了冷笑，说：“好你口出狂言，要捉我们五虎将么，那一位将军与他交手？”张忠拍马飞出，说：“我来也！”纵马提刀，当头就砍。牙里波喝声：“南蛮，休来送死！”长枪架开大刀，喝声：“我杀了狄青，方消我恨！”张忠大喝：“番狗！你说出狂言，捉拿我们五虎将。俺是扒山虎张忠，正是五虎名内的将军。想你死期到了，来寻我们么！”说完，把大刀乱砍。牙里波急架相迎，各拚本领高低，一来一往争强弱，战鼓喧天闻杀场，一连战了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此时李义在旁，见二人杀得难解难分，即冲出阵前，喝声：“番狗，休得想活！”提枪又刺来。这牙里波焉能抵得两般军器，即时纵马大败而逃。二将拍马赶上，牙里波回马大喝：“宋将慢来！看我法宝取你！”即祭起一颗丸弹在空中，光华飞舞，要落下来。张忠、李义看见大惊，说：“不好了！”连忙回马就走。这弹子真乃厉害，向他二人头顶飞追。幸得狄元帅盔上血帕鸳鸯，红光冲起，丸弹不能下来。元帅又把金刀向空中撩上几撩，说：“妖物慢来。”果然，这弹子光华冲散了，要跌下尘埃。

又说元帅的盔刀，有此奇妙，能破妖物。只因他的盔甲、刀马，皆乃鬼谷仙师所赠，是以妖法不敢近前。当下牙里波看来不济，只得收回法宝又战。张忠、李义奋力攻击，刀枪并对，番将抵挡不住，只得大败回营，番兵随着逃去。狄元帅吩咐：“不可追赶！”犹恐番将妖法有许多，得胜与众将回营。元帅坐下，说：“列位将军，今日这番将，平战不能取胜，仗着妖法伤人。幸有本帅在前，方得无碍。他既有妖法，以后交锋，须要小心才好。”众将应诺。是夜，狄元帅沉沉带闷，只忧番将牙里波，又是个旁门道术之人，想他今日虽然败了，还不知他再有什么妖术来。不表是夜元帅烦闷。

次日，牙里波又带兵来讨战。元帅即点萧天凤出马，狄元帅亲身出营掠阵。若问萧天凤本事，原高于牙里波，所以战到五十合之外，牙里波抵敌不住，说声：“南蛮，好厉害也！”走开一箭路，口中念咒有词。顷刻间，乌云蔽野，日失光明，飞沙走石，大作狂风，宋兵慌乱发寒。萧天凤虽是英雄，到此也觉心惊，有力难施，几乎跌下雕鞍，幸有主意，急急逃回本阵。牙里波拍马追来，要拿他。此书载这狄青，因何会用起法术来？只因王禅鬼谷子，前者收他为徒弟，仙山学艺七年，这些避水真诀，破火咒言，除风息雾，岂不教习的？只因前时对敌，不曾有人用妖法，他所以不使出仙法来。前日在单单交战之时，宫主的法力，乃庐山圣母传授仙法，并非妖术。他被擒是镇阳珠法宝。此宝非诀咒可破，二则两人夙有姻缘之分，所以被擒于宫主。

今日遇了妖法，元帅左手向中天指定，咒念真言，顷刻间，狂风顿息，日色复光，飞沙不起。牙里波一见，心中大怒，喝声：“南蛮，破我仙法么！”抡枪复冲来。萧天凤飞马挡住相迎，牙里波又招架不住，又念火诀真言。但见空中一团烈火，照南军阵上吹来，宋兵慌乱，各自奔逃，萧天凤急急败回。狄元帅一见，忙念拨火咒。这团烈火向北边冲回，烧得这些番兵，焦头烂额，叫苦连天，众兵四散，俱各奔逃。牙里波看来不好，连忙收了法宝。萧天凤只要元帅除了妖法，平战却不惧这牙里波，提起钢叉乱扫。牙里波大败，奔逃走回营去。狄元帅大悦，方知王禅师父法宝妙用，此乃得胜回营。众将大喜称贺：“今日乃是元帅之功也！”狄爷说：“此非本帅之功，实乃当今洪福，又得众将军之力。”不表宋营贺功。

再说牙里波杀败逃回营，一路招集回逃散败残军，尚且怒气满胸。烧伤的用药敷治，不必细谈。即进见麻麻罕，觉得满面无光，禀明法宝被破，杀败了。麻麻罕说：“将军，你夸了大言，必要捉完五虎将，与父亲报仇。岂知小卒也拿不得一人回营，反遭大败，以后将军休得出马，枉费神劳力，伤残士卒耳！”牙里波听了，激得气喘喘叫声：“元帅，狄青与我是杀父仇人。若不捉拿尽五虎将，不算是新罗国的英雄。”麻麻罕说：“将军，你平战也杀不过宋将，用法也

不胜得狄青，如此如何是好？”牙里波说声：“元帅，不必心焦。且容小将今夜作法，摆一个迷魂阵，包管网尽南蛮五虎了。”麻麻罕说：“如若再不济，这便如何？”牙里波说：“倘若再不成功，愿将首级送与元帅。”麻麻罕听了，哈哈发笑，说：“本帅乃取笑耳，休得认真起来。你且去预备摆阵罢。”牙里波说声：“得令！”。

是晚，用过夜膳，候至二更时分，牙里波上了将坛，披发仗剑，书符咒语，法水连喷东方三口，呼喝毕，就把豆子四方布散，不一会，就有数千鬼兵变化出来，此时新罗、西辽两国，合兵有二十多万，几场交战，损去十万把，还有十万多，因何牙里波一个也不用？只因这迷魂阵法，用阴兵不用士卒。但不知摆起此阵，如何困得宋将？且看下回。正是：

妖术用来擒敌将，阴兵差去胜天朝。

第八十回

迷魂阵密困英雄 开阳镜大破妖法

诗曰：

番将旁门道术精，迷魂阵内困群英。

幸亏鬼谷开阳镜，烟雾收除妖法倾。

再说牙里波，只因杀败了，要摆起这迷魂阵来。是晚，书符作法，撒豆布演，阴兵多已齐集。牙里波手执黑旗一队，队四方，带引点明。但觉阵内阴风惨惨，冷雾腾腾，四方八面，无兵把守，俱有户门可进。阵图布毕，已是四鼓催残。然后下了将台，入营见元帅交令。

牙里波进营，麻麻罕说：“将军，到底这阵摆得如此快速也？”牙里波说：“元帅，小将的师父，乃是花山老祖，曾经学法多年，撒豆成兵，阵已布成了，诱得宋将进阵，至三朝魂魄俱无，命归阴府。入了此阵，凭他三头六臂英雄，铁骨铜皮好汉，也跳不出去的。若然除了五虎，岂惧他雄兵数十万么？”麻麻罕说：“将军，既然如此，你点兵二万去助威，若擒得五虎将，其功不小。”天明，牙里波即领二万兵，上马跑出营前。麻麻罕与众将在着本营，看见阵中黑气冲天，不鸣金鼓，不知此阵果有何厉害。不言番将观阵。

且说牙里波匹马单枪来宋营，指名狄青出马，快来会阵。狄元帅是时间报，与众将说道：“这牙里波是个妖术之人，既摆得阵图，须要打破。倘若不破得他的阵，辽将轻视我们中原大将了。但不知他阵势如何，待本帅出营看看便了。”着令萧、苗弟兄守营。带领四虎，焦、孟跟随，点兵一万出营。有牙里波喝声：“狄青，你既为主帅，执掌兵符，可知此阵何名？”狄元帅细细观看，别的阵图俱能晓识，单有此阵兵典上所无，不觉呆看一回，说声：“番奴，此乃无名之阵，休来混帐！”牙里波呵呵冷笑，说：“狄青，你不识阵图，说是无名之阵，你敢打么？”狄元帅未及回言，有张忠说：“元帅，小将去打阵的。”元帅说：“他阵图黑气冲天，决然厉害。进阵倘若势头不好，即可回马。”张忠应诺，拍马进前，与牙里波战了二三十合。牙里波退进阵门，张忠大喝：“番奴休走！”提起钢刀，奋勇冲入阵中。但闻阵内呼呼喊杀，烟雾迷人，狂风蔽日，黑暗不辨东西，但觉冷气侵入。

张忠着急，拨马回转，岂知昏暗不辨五指，全无出路，说道：“此番性命休矣！”牙里波冷笑，复出阵前，说：“狄青，你不但无能破阵，点将进了阵门，不得出的。”元帅听了，说：“本帅原晓得这番将有旁门妖术，如今张忠在阵内，不知吉凶如何？”便喝声：“番奴！休得夸能。凡为英雄大将，不是以实力本事见高低，就以智谋来取胜。你今兴妖作法，非为丈夫也，纵然取胜，有甚相干？”牙里波冷笑说：“狄青，你明是不识阵图，难以打破，说什么妖法不妖法。若有韬略的，识得此阵，你也前来打破的，才算你是英雄，不然，休来混帐！”李义大怒，喝声：“番狗！狂言休说。我来破你妖阵！”拍马追赶牙里波，进到阵中。但觉烟雾昏昏，寒侵肌骨，四边犹如铁

壁，两目恰似失明。李义心惊说：“不好了！中了番奴之计。”张忠说声：“入阵者，乃是何人？”忽闻答应：“李义在此。”张忠说声：“贤弟，中了番奴之计，寻不得出路的。”慢表二将困在阵中。

此时石玉、焦、孟三将说：“元帅，我们三人一齐杀入，或者可冲散此阵。”元帅正要开言阻挡，三将已跑进阵中，又被困了，只剩得元帅、刘庆二人。刘庆说：“元帅，此阵众人进去，不见复出，不知如何？不免待小将驾上席云，探听众将吉凶下落。元帅说：“须要速去速回才好。”飞山虎应允，连忙驾云而去。

有军士报上元帅，说：“牙里波要元帅爷阵。”元帅说：“本帅自有道理，不必通报。”停一会，刘庆已回来，称说：“元帅，这阵内昏暗生烟、冷气侵入，众将多已不见；又不见番兵、番将一人守阵，却是奇怪。”元帅想来，说：“天王庙内，收得开阳镜一面，乃是师父赐赠与我的，说后来可破迷魂阵。至此今日紧紧收藏，想来此阵如此奇怪，莫非就是迷魂阵不成？不要管他，待本帅就拿此镜进阵。若果是迷魂阵，自必然可破；倘若不是迷魂阵，与众将陷于阵内，也是天数。当初太祖陷在迷魂阵中，得萤虫放光，引出救了。本帅进阵，试试开阳镜，不知救得出众人否？”不带兵丁进阵，一万兵交刘庆管守：“倘本帅破阵，你可差兵接应。”刘庆应允。

元帅怀中取出宝镜，左手提刀，右手拿镜。这宝镜光华射目，彩色冲霄。元帅推开坐骑，至阵前。牙里波假意与元帅战了十合，拍马而逃，诱元帅进阵中。牙里波进了阵，哈哈发笑，说：“狄青，你不进阵来，算你造化；如今进阵来，你倒运了。”吩咐番兵，外围相屯，不要放走一人。

且说元帅进了阵中，果然四边昏暗，冷冻侵人。即将宝镜擎起，只见万道霞光，四围飞绕，一刻之间，烟雾消除，狂风不起，冷气俱无。只见四将，还是东西散撞。元帅大呼众人，说：“本帅已将阵图打破，并力共擒番将罢。”众将同声答应，发喊如雷，大刀、枪、棍一齐乱打蛮刺，把番兵犹如砍瓜切菜。

牙里波一见破了此阵，吓得魄散魂飞。刘庆见破了阵，一万宋兵追杀番兵，死者甚多。此时，牙里波正要施法，岂料众英雄六般兵器，团团围住，枪法散乱，气喘嘘嘘，可怜无人救应，大叫一声：“天绝吾也！”麻麻罕闻报破了阵图，即差成福、成寿、其青、其贵来救应。四将杀来，张忠早已一刀劈牙里波于马下。元帅正要传令收兵，只见四将杀来，与张、李、焦、孟四将混战。忽见其青坠马，其贵心慌要逃走，李义一枪挑于马下。成福被孟定国一刀分为两段，焦廷贵生擒了成寿。石玉、刘庆把番兵大杀一阵，死者不计其数。元帅即传令收兵回营，明日共破番营。此番大胜，得意回营。四将功与焦、孟功劳，元帅各各记讫；三颗首级号令，又收藏好宝镜。众将还未晓破阵之由，众人动问。元帅说：“天王庙内所得开阳宝镜，你们忘记了么？今日亏得此宝，故能破得迷魂阵。”四将大悦。只有焦、孟、萧、苗四人，不知其根由。石玉将情细细说明，四人方知。

元帅又命掩埋尸首，大犒三军。元帅说：“本帅还有一虑。”数将说：“元帅所虑何事？”元帅说：“凡将用兵大胜，须防敌人劫寨。番将今日这般大败，谅情斗不过，料着我军得胜，乘其不备，今夜必须前来偷营劫寨。众将须当分排，如此如此，以保无虞。”众将说：“元帅智虑深远，足见高明。”又有小军禀上：“元帅爷，活捉这员番将，如何发落？请令定夺。”元帅说：“留此二人何用？”传令刀斧手，并将前擒沙而虎，一并拿去砍了。可怜新罗国二员大将，顷刻一刀一个，命丧黄泉，刀斧手即献过首级。元帅吩咐拿出营前号令。按下宋营慢表。

再说麻麻罕点出四将，俱已阵亡。牙里波二万番兵，逃回千把，多是受伤的。麻麻罕此时

又惊又恼，叹声说道：“想我麻麻罕在于新罗本国，也称英雄大将，岂知狄青如此厉害，两次将兵杀得大败。平战不得胜，牙里波用法又败，十二员战将，今剩三人，如何是好？”细想宋朝五虎这般凶勇，欲待收兵回国，纵然狼主不执罪于我，还有何面目见众臣？若与他交锋，又不能取胜，想来毫无主见，如何是好？有部将乌山罗，口称：“元帅，不用心烦。”麻麻罕说：“将军，败得如此光景，叫本帅如何不忧？”乌山罗说：“小将有计商量。”麻麻罕忙说：“将军有何妙计，快些说来。”乌山罗说：“元帅，我想狄青今日大获全胜，回营决无防备。待小将今夜三更时带领人马，悄悄去劫他营寨，必然杀他人亡马倒了。”麻麻罕听了大喜，说：“速可依计而行。”今夜乌山罗领兵偷营劫寨。有分教：

命丧沙场真可悯，尸不还邦实可怜。

第八十一回

劫宋营乌山罗中计 败回国麻麻罕捐躯

诗曰：

井蛙之见用深谋，劫寨偷营破敌筹。

岂料苍天原佑宋，不成功绩丧沙场。

话说乌山罗定了偷营劫寨之计，是晚点起精兵二万，饱餐夜膳，候至更鼓两敲，乌山罗顶盔贯甲，上马提刀，带齐火料，二万番兵排开队伍，真乃兵肃静，马衔枚，出营而去。

是夜，月色微明，星光朗朗，三军已到营前，但见宋营中寂静无声，更锣不响。乌山罗大喜，说：“果然无人守营，想必众人多已睡熟。”吩咐众兵跟随，杀入踹营。众兵答应，一齐动手杀进空营，有灯球、火把照耀，如同白昼。长枪、刀、锤、斧乱打进营，喧哗喊杀。乌山罗一马当先，冲进营，大喝：“南蛮，今夜活不成了，俺来踹营！”杀进营中，凶如狼虎。狄元帅早已令众将埋伏，一闻喊杀之声，随定火把之所，四边杀入。众英雄大喝：“番奴，休来送死！”各领兵丁，重重围定中央。狄元帅令众人：“不要放走了番奴！”乌山罗此时方知中计，舞动大刀前遮后挡，不想伤人，只顾逃走，恰被宋将八人围住。一口刀，焉能挡得八般兵器，心中慌乱，被苗显一棍捣于马下，石玉一枪结果了性命。焦廷贵、孟定国带兵一路追杀，番兵二万，可怜逃脱者少，被伤者多。元帅吩咐：“趁势杀进番营，不得有违！”众将遵命，领了大队人马，跑奔番营。

麻麻罕在营中思想：不知乌山罗此去如何？忽闻报说乌将军早已被宋将杀死，如今大队宋兵杀来了。麻麻罕闻报大惊，急差殷光灵、龙飞海分兵一半去抵敌。二将虽然骁勇，怎杀得过八员宋将？早被石玉枪挑殷光灵，刘庆刺死龙飞海。二万番兵被杀得四散奔逃，宋兵直进番营内。可怜黑夜交兵，麻麻罕营中尚有雄兵二万，多被八员虎将、十万宋兵纷纷突入，不能逃脱，只得齐声“愿降”。独有麻麻罕一支长枪，左冲右撞，奋力杀出重围。手下兵将不能招回一卒，放马奔走一程。此时东方渐渐发白，众英雄就在番营点查粮草，将军器马匹禀知。元帅大喜，吩咐：“将尸首埋掩荒地，但是麻麻罕不能捉获，须防后患。”众将说：“元帅，麻麻罕屡败之将，乃癣疥之患，就是三头六臂的英雄，也何足挂怀。”元帅回营，大赏三军。是夜慢表。

次日，元帅吩咐：“养兵三日，再行前进。”行文先赴晓谕白马关。书曰：

西辽国实已无礼，屡次兴兵来犯天朝，本帅已经提兵征服。岂料辽王痴心未改，复动干戈。你邦狼主擅敢借兵助虐，本帅曾经请旨，遵旨先伐你邦。麻麻罕既败，逃遁无踪。兹者大兵即日临城，识时务者，速达番君，亲来求降。本帅略念好生之德，矜全你国君臣。否则，天兵一动，满城玉石不分，追悔何及。

慢表狄元帅文书下至白马关。先说麻麻罕走脱重围，盔甲全无，跑走至天明，再走过几座高山，与石天豹相见。这石天豹，前阵自败走回国，心中不服，闻元帅又兴兵，他带些干粮，走

了四五天。当下忙问：“元帅，为何如此模样？”麻麻罕说：“将军，不要说起情由了。”就将大败因由细细说明，石天豹听了嗟叹道：“元帅，狄青这等厉害，宋室江山夺不得了，不如早早还邦，再作道理。”此时，麻麻罕无奈何，与石天豹一路同走回。一连四五天，二人用些干粮，已到了白马关，大叫：“开关！”

白马关主将，名唤海驼龙，一闻此报，想来麻麻罕两次兴兵，败到一卒不回，亏他还有面目回邦？吩咐：“不许开关！”不一时又报：“他在关外十分痛骂，请令定夺。”海驼龙说：“他自己无能，反来骂我。也罢，待我亲上城上，与他说话便了。”即登上城，大叫：“麻麻罕，我想你平日间常常自夸骁勇，如今两次兴兵，败得这般光景回来，亏你羞颜不羞。”麻麻罕喝声：“海驼龙，你休得多言讥诮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快快开关！待我奏知狼主，再点雄兵前去报仇，未为晚也。”海驼龙冷笑道：“你还想领兵么？真乃痴心妄想！失机败将，国法难容！况且两次出兵，败得片甲不回，罪如天大，还想什么复兵报仇之话！初次容情，勉强开关，今日难以徇情了。”麻麻罕怒道：“海驼龙，你言差也！我们奉狼主差使，恨不能大破宋师，今有大宋五虎将厉害非凡，把我们杀败，难道我自己要做出来的么？不必多言，快些开关！”海驼龙说：“麻麻罕，你今要开关，除非捉得大宋五虎将回来。若缺少一人，休想进关！”麻麻罕听了，气塞喉咙，说不出话。有石天豹说声：“海将军，你且再容情一次，开关如何？”海驼龙呵呵冷笑，说：“你两个人，合共兵三十万，战将十二员，手下副将不计其数，俱已败尽。你两人回来，若放你进关，狼主岂不归罪于我？况且我邦有限的兵将，如再被你杀败了，岂不把新罗国付与大宋？非我今朝故作难，你若是不拿得五虎，此关断断难开的！”麻麻罕大怒，指定海驼龙大骂，说：“你不肯开关，我也知你谅必贪生怕死，要投敌人。”又说声：“狼主呵，并非臣负你洪恩，只因进退无门，从此永别狼主了。”即拔剑自刎而亡。石天豹见了，也把海驼龙痛骂一番，亦撞死关下。

海驼龙一见，冷笑着说：“麻麻罕，前我在你手下时，被你打过四十军棍，至今怀恨在心。谁叫你无能，杀败回来，俺今公报私仇，断送了你。石天豹原与我无仇怨的，我本愿放你进关，难得你一心愿做黄泉之客。”即开关令军士埋葬尸首，收拾两匹坐骑进关。海驼龙想来，麻麻罕既死了，上本只说他们俱战死沙场罢。正要写本，狄元帅的文书又到，看过了，照此情由写本，差人呈送狼主去了。又思：“我国常常无事，原与大宋相和，没有相犯。只为西辽国王前来借兵，我狼主真如孩子之见，听了西辽狼主之言，贪图平分中国。岂知大宋将兵如龙似虎，反损去雄兵数十万，大将数十员，耗费多少钱粮。狼主啊，你被西辽王愚了，只落得狄青反来征伐我国。亏他却有慈若宽洪之度，书谕上边写上说早早投降，保全我国，倘再迷而不悟，满城玉石俱焚。不是为臣惧怕狄青，想来麻麻罕如此雄兵猛将，不能对敌，何况微臣一人？我且紧守此关，待狼主旨意到来，然后再作道理。”又吩咐众兵副将，小心防守，以防宋兵攻打。

这海驼龙立心等候狼主旨意，过了八九天，有小将报说：“中原大队人马，已经到关外安营扎寨了。”这海驼龙只是按兵不动。又闻关外炮响连天，探子飞报：“中原大兵，水泄不通，安扎了围困我关，请令定夺。”海驼龙听了，即上城垣，但见大宋营盘，旗幡密密层层，马嘶喧闹，结得齐齐整整十座大营，腾腾杀气。此时海驼龙看罢，说道：“大宋狄青，果然名不虚传！你看他大营扎得这等坚固，五虎将威名常常传到我邦，麻麻罕乃我国头等英雄，也杀败了，大宋兵将利害可知。本总虽然生为武职，奉守此关，谅情开关拒敌，未必胜得大宋军马。”此时看罢一番，连忙落下了城，复进帅堂，即坐下思量，这中原大宋朝，从前曾有杨家父子保护，个个多是能征惯战之人，目下杨家勇将英雄去世了，又有狄青五虎保护乾坤。各邦畏服，五虎扬名。看将起来，大宋这座锦绣江山，犹如铜销铁铸，一代英雄没后，又生出一代英雄护佐。此乃苍天

厚 他国。这西辽王屡次兴兵,俱已失利,乃是妄想枉思耳!海驼龙正在思想之际,有军士报上:“将军爷。”不知军士报说何事?下回分解。此时正是:
贪心到底终为损,图利必然反得空。

第八十二回

闻兵败新罗国议降 允投顺狄元帅班师

诗曰：

太宗新罗本两和，只因辽国动干戈。

将亡兵败方幡悔，求降军前益若何。

话说海驼龙正在思想宋朝五虎将英雄，忽有番军卒报说：“中原主帅差人下战书，请将军爷观看定夺。”海驼龙看罢，即上城头对宋将说：“已经写本进朝，上达狼主，劝其投降，望乞元帅暂且按兵一月。如若狼主畏惧天朝，降伏者免动干戈，保全本国万民，乃是元帅好生之德。伏祈元帅允准，则本国君臣深沾厚德无穷矣。”此时军士将言禀知元帅。元帅听了说道：“守关将既然如此说来，本帅且暂依他养兵守候罢。”慢表宋师守候。

且说新罗国王，本无夺取中原主意，只为西辽王前来借兵，他也不好却邻邦之谊，故差五将十万雄兵帮助西辽国。岂知反被杀得大败，逃回本国。这狼主心中气忿不平，此时一不做二不休，立心复命麻麻罕，挑选十二员战将，十万雄兵，百员副将，谅必大获全胜。若捉完五虎将，然后兴兵直进中原，与西辽王平分天下，方消前败之恨。

这一天早朝，众文武参见已毕。忽左班中闪出一位官员，俯伏金阶：“臣奇罗多宝，有事奏闻。”狼主说声：“卿家有何事情？且奏来。”奇罗多宝奏说：“前日差麻麻罕领兵帮助西辽，欲取中原天下，不想被狄青五虎将竟杀完十二名战将，麻麻罕战死沙场，十万雄兵十伤其八，余残兵多已投顺。如今兵临白马关，先有宋将文书，呈谕海驼龙，又有本章达呈，请狼主龙目观瞻。”狼主听奏，吃了一惊，细将谕文本章从头至尾看罢，说声：“可恼宋朝五虎将，既然如此猖獗，即传旨众大臣，速与孤家主裁，如何退得中原五虎？”此时，众大臣一同启奏：“从前大宋与我邦向为和好，乃西辽国有犯天朝，又求我国助兵，致起干戈之衅。至落得我邦损兵折将，枉费军粮，原我邦失算。至于麻麻罕，乃本国头等英雄，并有牙里波法力相助，一同共殁于沙场，毕竟大宋江山有狄青五虎顶力，断断摇动不得了。若依臣等愚见，勿助西辽，顺投大宋，方保我国平宁。望狼主龙心鉴察！”新罗国王到此，真无可奈何，满心大恨，只得允纳众臣所奏。转怨着西辽，即降旨速备金珠异宝，降表降书，即着奇罗多宝前往献降。奇罗多宝说：“臣领旨。”当日即备了宝贝金珠办齐，写了降书一道。奇罗多宝即坐上高头骏马，带了五十名健卒，护送金宝，拜辞狼主众臣，出了铁丘城。

一路三天，过了青龙关，又至狼关，一连十日程途，竟到了白马关。海驼龙闻报，忙出关迎接，进了帅堂坐下。问起情由，海驼龙就将五虎兵势厉害光景说知。又有小军禀：“请将军爷用酒宴。”此时日落西山，乃夜膳餐头，是时海驼龙请上钦差大人就席，盛筵款待，不必烦言。

宿了一宵，次日天明，奇罗多宝先差两名小卒，前往大宋营中禀知元帅。然后着令小军起程，车了四辆金宝，亲携了降书。狄元帅闻报，即出营迎接进番官。此乃狄爷谦恭之礼。

此日，奇罗多宝进了宋营，寨中威严恭肃，早已凛栗了。看了八员虎将，更觉心寒，坐立不安，欠身打拱，尊声：“元帅，小邦向与上国相和，原是西辽无礼，屡屡兴兵犯上，数年争战，干戈不息。自己国中雄兵勇将，已被元帅、众位将军杀得冰消瓦解，又差官到来小邦借兵，仍复妄想天朝社稷。小邦狼主，作事甚是糊涂，不准众臣谏阻，竟自发兵帮助无礼西辽。岂知上国，原乃天生虎将，护佐圣主的锦绣江山，今日仍是雄兵尽陷，勇将消亡，直至今日，上国兴兵到来问罪，狼主方才追悔前非，特差卑职到来呈献降书，并有些小金珠四辆，贡献上邦天子，略表小邦狼主微诚之心。恳求元帅扩开洪恩，不追前失，全我一国君臣，退返收兵回国。望求元帅允纳，我国众君臣感恩不尽了。”

狄元帅听了，冷笑说：“你国王全无一些识见，却被西辽王所惑，贪图平分天下。故大兴人马，帮助西辽，也是免不得一点贪图之心。至今雄关勇将，一旦化为乌有，他真乃孩子之见，贪心不自揣度，焉能做得一邦之主？”奇罗多宝说声：“元帅，这原是小邦狼主万错千差，只求元帅开恩允纳，收录降书。”元帅说：“若要灭平你国，不足为难。姑念一国君臣，满城百姓，所以先行文谕。今既求降，且待本帅收兵还朝，待恳圣主宽恩罢。倘然下次再犯者，断不姑饶。”奇罗多宝称谢，诺诺连声。有旁边众将，环眼圆睁，把番官大骂。元帅喝退，众英雄才住口。有小军递上茗茶。元帅将降书贡献，一一查收，投降番兵，照点送回，依自原分地界。奇罗多宝深谢，作别抽身，元帅亲身送出营外，一拱相辞而去。

他领回降兵回朝，将情上达狼主。此时狼主才得放心，想起前情，原因西辽国前来借兵，我邦大败，他恰在旁边处冷眼相看。今日既损兵折将，皆由于彼。孤家故意兴兵前去寻他，即与众臣商议。有大臣几人后奏道：“狼主，前者西辽到我国借兵时，说夺取中原，平分天下，臣等也曾谏阻，无奈狼主不准，借兵与他。乃狼主一来念着邻邦之谊，二来贪想大宋江山。目下中原夺不得，反与西辽构怨，正是‘自家窝里鸡争斗’，岂不见晒于邻邦的？若前时借兵与他，乃是狼主厚情，今日岂可因情复又伤情？况且宋将仍要去西辽，倒换珍珠旗回国，我望狼主休得生气。今日大宋兵戈已止，只落得做个人情与西辽国吧。”所以，“国有贤则昌，无贤则丧”，信不诬也。“一言而兴邦，一言而丧邦”，圣言千古不易之法。这新罗国众臣，句句乃是达理之言，所以感动国王龙听。只降旨阵亡兵将，情殊可悯，于白马关外，七七四十九天超度亡灵，少尽孤心。又着降兵收回，仍归兵部。各官领旨退朝，按下新罗不表。

话分两头。狄元帅也矜怜被杀将兵，把祭仪礼物散祀亡魂几天，此乃元帅仁慈惻隐之诚。又先差孟将军，捷音回朝。吩咐他不必再来随征，且在王府守候不表。

孟定国回朝，元帅择日回兵。是日三声炮响，拔寨登程。点苗显为先锋，接连二队，乃是萧天凤、五虎将。大兵分为五队，解粮官仍自点焦廷贵。一路大兵，百姓毫无侵扰。大兵离了新罗国，登西北大道，行程非止一日程途。

先说雄关孙秀，常常闻报狄元帅阵阵得胜，只是终日闷沉沉，叹声：“王天呵，我巴不得狄青死在沙场。岂知他阵交锋，有胜无败。若是狄青不死，下官如何放得下心头？”此时只有范爷、杨将军喜悦万分，称赞狄千岁之能，又得四将扶助，庞洪、孙秀枉用尽奸谋了。

这一天，孙兵部正在帅堂闷坐，忽有小军报说：“狄元帅差孟将军回朝报捷，故来禀知。可开关否？”孙秀一想：“莫非狄青又是杀败了，假言回朝奏捷，实要求讨救兵不成？若果如此，原要像着前时不放他进关取救，难道又是八宝贱丫头去解救的么？”吩咐开关放他进来，要盘问

狄青胜败事情,然后见景生机。小军此时开关,孟将军昂然直进,拴了马匹。关外远远看见孙秀,虎目圆睁。凡见了合意之人,自己心烦,相见了也觉心开。这孙秀乃是作对之人,所以孟将军一路得意而来,此时见了孙秀,登时怒容满面。此刻进了帅堂,范仲淹、杨青也在此。孟将军勉强称说:“孙大人,小将孟定国打拱。”又参见范、杨二人。孙秀说:“你既称本官是王亲,见了我怎么屡屡不下跪叩见么?”正是:

奸臣枉有矜骄志,硬将奚能屈服心。

第八十三回

奉帅令孟将军报捷 伐西辽扒山虎破关

诗曰：

征服新罗大勋成，本章奏捷达朝廷。

英雄五虎功劳重，宋室江山永保宁。

话说孙秀怪着孟定国，见他端然打拱不跪下叩头之言。此时，孟将军说：“大人啊，狄千岁也是王亲，小将也不过打拱参见耳。”孙秀答应不来，便说：“本官且问你，如今要出关何干？”孟定国说：“大人，你看俺背的是何物件？只因我元帅征服新罗国，大破迷魂阵，杀死了妖人牙里波，大兵直抵新罗国。这番王惧怕，献出降书，又贡来许多金珠异宝。如今千岁仍要西行，故先打发小将回朝奏捷。”孙秀说：“从前圣上命你元帅征伐新罗国，为何不将新罗剿灭了，不请圣旨擅准归投，这是何缘故？”孟定国说：“孙大人，我家千岁乃宽宏量度。想来天既有好生之德，人岂无惜生之念？况且新罗国的人马，已被元帅伤得过多，国王既愿求降，焉好再深求的？”孙秀喝声：“胡说！既奉圣旨征伐新罗，不灭尽叛党，自准投降，你元帅已有欺君逆旨之罪了。”

孟定国说声：“孙大人，你是安坐关中，不知千岁劳苦跋涉山关，风霜历尽，方得平伏新罗。我千岁体念上天好生之德，允准归降。孙大人，你的本领只好被辽兵攻打困关，不能出敌，将免战高挂，一计一谋也没有，只得告急本章回朝。朝内群臣，议论不决，全亏得包龙图救活千岁，方得今日又领兵征蛮。若像王亲大人如此，只好大家呆看，凭得番兵破了三关，免不得宋朝天下让与新罗国。今朝反说这倒话，我们众人多是有功于国，大人何必辩驳多言。”孙秀听了，大骂：“匹夫！你敢顶撞我么？”孟将军哈哈冷笑，说：“顶撞与不顶撞，我也无罪。你要怎样的？”又有范爷说：“大人，何必说这些没要紧之言。有罪无罪，悉听万岁主张，容他进京覆旨，方才定得千岁之罪。”孙秀听了，气闷不过，只得吩咐开关，放他进京去了。又修书暗暗差人回朝，送与庞洪，要他摆唆圣上，把狄青问个欺君妄准受降之罪。

忽一日，庞洪接得书，看罢叹声说：“他既征服新罗国，料想做不来了。”终日气闷恹恹。按下庞洪烦闷不提。

且说孟定国出了三关，加鞭快马，一连二十余天，已到汴京路，过包学士府门。孟将军即传进内，禀知包公，细将长短一一说明。包爷大悦，说：“狄王亲，果然韬略雄才。”叫声：“孟将军，你且将此本留下，待本官明日奏呈天子便了。”孟定国说声：“多谢大人，小将拜别了。”包爷说：“你今往那去的？”孟定国说：“小将要回王府禀知太君，又往南清宫、天波府报个喜信。”包公说：“你意不差也。”孟定国即时辞别包爷，上马加鞭，回归王府，传进书来。太太看过大悦，说：“自从我儿去后，心内悬悬，日夜不安。幸得皇天庇佑，至今才得我儿征伏番邦。但愿

此平平稳稳，换得珍珠旗回来，母子团圆，同归故土，做个安逸太平人。此乃我老身之幸也！”开言说：“孟将军，你赶路辛劳跋涉，如今不必再去随征了。且在本府中安屯，候着我儿回来罢。”孟定国说：“多谢太太。小将临行之时，千岁原吩咐我不必回去。”

是日，用过早膳，孟将军禀知太太，要到南清宫投呈喜信。太太说道：“如此即去即可回来。”孟将军应诺。即日到了南清宫，投呈书信。孟定国就住在外堂中，故未见潞花王母子之面。是时，母子看过喜信，十分大喜，即传旨赏了来人黄金二锭。孟将军领赏而回，转身又到天波府，进内见了余太君众位夫人，有书呈上。众夫人开读完，老令婆大悦，问知一路征进情由。孟定国细细禀知，即时拜别高年太君与众夫人回归，回归至王府。是夜不表。

次日，天子临朝，包公就将狄青的本章呈上。天子御览，龙心大悦，开言说：“御弟果实英雄智略，新罗国一战，已平伏了。但愿此去西辽，早早班师回朝。孟定国回朝奏捷，中途劳顿一番，先加一级，以赏其劳，待御弟回朝论功升职便了。”天子旨下，是时退班，群臣各散。众忠臣大悦，单有国丈怒气满怀。从前大仇恨狄青一人，如今连这包拯一并怀恨了。好好的他死去，一年大事已定，岂知被这黑贼救活了。他指望这小畜生死在沙场，今日又被他征伏新罗，真乃天不从人愿。但愿此去西辽，这些番将番兵倍加厉害，将这小狗头一刀砍做两才好。不言国丈心中烦恼，不表朝内群臣。

且说狄元帅平伏新罗国之日，西辽国内常常有飞报，他的君臣人人尽知大宋朝五虎将厉害非凡，如今征伏新罗，又要来征本国。此时君臣日日商量，无谋可设。且待他兵临我境，再作施谋。书中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。

却说狄元帅的大军，一队队行程半月，还未到西辽国，时逢六月，天气暑热非凡，且安营等候秋凉，然后发进行程。扎营候了两月，秋风习习，元帅吩咐登程，一路无恙。跋涉二十余天，已到西辽国头座关三十里。元帅吩咐发炮安营，即下战书与七星关。关中主将也是辽邦一员武将，是日闻报宋军临境，想来本国多少英雄上将，尚然不济，谅本总不是宋军对手，但受了狼王之恩，断无献关投降之理。若与彼交锋，又杀他不过。想罢，只得吩咐各兵将小心坚守，即时备了本章飞投狼主去了。

再说狄元帅安营三天，是日说道：“本帅三日以前行文与七星关主将，奈何毫不见动静，即日差张忠去讨战取关，不得有违。”张将军说声：“得令！”装束上马提刀，五千精兵直杀至七星关外，喊杀连天。番将左天雄不出战，坚心保守。宋兵把城池重重围困，轰天大炮攻打数日，困得水泄不通。左天雄料难保守，只得带了手下兵丁部将，逃奔前关去了。满城百姓，惊慌无措，哭泣哀声大振。张忠破了关，传谕一一安慰，说：“你国王侵犯大宋，与你等百姓无干。我元帅严禁大兵，毫无掠犯。”此时方得哭泣之声暂少些。张忠又差人请元帅大兵进了关。元帅大悦，记了功劳，养马三天，命李义领兵前往攻打乌鸦关。大兵发进，好不厉害。

先说前关左天雄逃往乌鸦关，说知其事。此关守将段威，只有防守的伎俩，没有对敌的强能，闻知好不着忙，不觉五六天，闻报宋兵已至，段威坐卧不安，说：“狼主啊，并不是微臣按兵不动，只因大宋兵将厉害，非比寻常。新罗国将广兵多，尚且被他杀得大败，关中虽有兵丁十万，到底不是宋兵对敌。况且狼主又不发救兵接应，本官倘若出战，死何足惜，只恐此关一破，后关也难保守了。是以日夜小心提防保守，只望狼主速发大兵到来，方能保得此关。”这段威正说话间，忽闻连珠号炮响亮，声如天崩地裂。小军又报说：“宋兵攻城甚急，请令定夺。”段威听了，无计可施。城中百姓，多已逃散。子觅爷娘，兄寻幼弟，如此光景，着实可怜。当时，段威见军士连报宋兵攻打，心如麻乱，只得吩咐各将兵多加箭石紧守，即上城一望，好不惊慌。

人马围困得刀斧重重叠叠，旗幡密密层层，飞弓箭弹纷纷打上城头，炮响连天，直向城下攻击。此时，段威见了，十分着急。想来不若使个缓兵，暂说退他兵罢了。即往城下高声说：“大宋将军，且缓攻城，小将已有请降的本章奏闻狼主去了。望乞将军把人马退去，免得满城百姓子散妻离。况且我邦已有限的雄兵猛将了，谅情狼主见此光景，必然献旗投降的。望祈将军暂退了大兵如何？”李义大喝：“番奴！”不知李义如何答话？正是：

下国屡兴兵犯上，天朝今遣将攻城。

第八十四回

惧大宋辽王逢野道 议破敌老祖领兵符

诗曰：

新罗既降复征西，只为辽王贪意迷。

屡动干戈侵宋境，无如天命有攸归。

话说李义听了段威之言，骂声：“番奴！我中原上国，四夷拱服，缘何独有你国不遵王化，年年吵闹，岁岁干戈？从前被我元帅杀败，情急称说投降，假造珍珠旗贡献。我元帅是个忠厚之人，被你君臣搪塞过了。我兵还朝后，又遭飞龙贱婢，混进中原，暗图行刺我元帅。谋害不成，又往新罗国借兵犯界。亏得我元帅英雄韬略，先已平服新罗国。今日大兵到来，必要灭平你国，休得巧语花言，快快献关，饶你蚁命！不然，本将军就要攻破你城池。”段威再三恳告，说：“将军，此原乃我狼主贪心至败，得罪宋王，灭尽我邦，也怪怨不得了。只可惜关中百姓，数十万生灵，若城一破，枉死良多，情殊可悯。还望将军大发慈心，暂且收兵，停顿半月，满城军民，深沾恩德。”此时段威总以百姓为由，苦切恳求。这李义原是个直性英雄，便说：“罢了，既然如此，我也定夺不来，回营禀知元帅，准了然后收兵。”说完，即飞马回营，将辽将之言禀知。狄元帅听了，想一会，说道：“既已如此，暂且收兵，守候半月，然后再酌罢了。”李义奉命，收兵回营。段威见宋兵退去，方得少安，即修本告急回朝而去，非止一日。

这一天，狼主接得本章，惊慌无措，正在早朝，与文武众臣计议间，只见黄门官启奏：“有一道人，自称花山老祖，法力高强，来与徒弟报仇，能力除五虎将，求见狼主。”番王一想，不知那人是他徒弟，有何法术？可能退得宋邦五虎？不若宣他进殿，便知分晓，即降旨宣进来。不多时，花山老祖进至银銮殿，说：“狼主在上，贫道朝参，愿狼主千岁，千千岁！”辽王说：“道长平身。”细将他一看，只见道人生得形容古怪：一张血点朱砂脸，赤发红胡连长须，浓眉长一寸，身高八尺多，看来也有道骨仙姿体态，身穿五色道袍。狼主看罢，想这道人，半像妖魔半像仙。开言说：“仙长，贵洞何方？到来何事？”老祖说：“狼主在上，贫道从前在于花山修道，故名花山。潜修苦练，已经八百余年，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。新罗国内通迷之子牙里波，曾拜贫道为师，奈他功夫未足，法力未精，伤于狄青之手。所以贫道要与徒弟报仇。只要狼主差一个将军，三百健卒，只贫道略施小术，岂惧他铜皮铁骨英雄。管教狄青五人，个个都做黄泉之客了。”番王说：“道长，既然牙里波是你门徒，何不前时去帮助新罗国，反来我邦？”老祖说：“如今他已经投降中国，只得罢了。今朝狄青又来此地，所以贫道立心特来除他。只要兵丁三百，大将一员，包管伤了狄青五虎。”狼主未及开言，有众文武齐奏道：“狼主啊，道长虽然如此说来，若依臣等，求降为上。若然造次动兵，倘若仍复不胜，求降时恐来不及了。”花山老祖听罢，呵呵冷笑，说：“列位大人，勿将贫道小觑，八百载的功夫，非比寻常。呼风唤雨，倒海移山，五

行正法，件件皆能。更有掌雷妙法，打中其人，走不出三天。由他中原五虎，数十万雄兵。贫道一到，不用吹毛之力，顷刻齐完除了，为狼主夺取中原，何难之有！”众番官说声：“道长既有法力，可能当此试验否？”老祖说：“若要试验，却也何难？只要一所广阔地段，待贫道试验便了。”

当时，狼主听了，即传旨摆驾，往御教场。众臣领旨随驾。老祖当驾前，把拂尘向空中一振，口中默念咒言，忽见空中坠下一朵白云。他即踏上，腾腾高起，说声：“狼主，贫道先往教场候驾去也！”此时，君臣都称奇异，说：“他白日腾云，果非凡夫惑众了，必然是仙传妙术。”

当下君臣共到教场，狼主坐下銮车，文武分列左右。老祖已先到了，上前请问：“狼主要贫道试演什么法术？”狼主说：“只由道长试演罢。”老祖说：“如此，只呼风来罢了。”忙向背后拔出宝剑，对着西北方念动呼风咒语，剑书灵符在当空。一时，狂风大作，走石飞沙。君臣都赞说：“道长果然法力精通。”狼主吩咐收去大风。老祖又咒一回，顷刻收去狂风。狼主说：“道长既已呼风，何不唤雨？”老祖微笑，又提宝剑向正北方书了灵符，默念咒言。霎时间，乌云四起，红日埋光，登时大雨淋漓。狼主大悦说：“道长，快些收了雨罢。”老祖即念咒，收了大雨，顷刻云开日现。狼主说：“道长还有妙法否？”老祖说：“狼主，这是些小法力耳！还有多少大法术的，却待贫道移一座山与狼主看看便了。”即念移山的咒语，向南叩礼书符毕，转眼已有高山一座在前途，许多奇峰怪石，古树丛林。此时，狼主君臣十分惊讶，齐说：“仙长果不虚言也！”又说他退去高山。老祖又向空中念咒作法，忽见对面茫茫大海，水天相接，波浪滔滔。狼主心花大开，又命收去倒海之法，顷刻教场平复如初。

狼主心悅之际，又思夺取中原，又说：“仙长，孤家正在计穷力竭之时，难得仙长到来帮助。既有此法力，谅必中原五虎可除。但如今保国夺取宋朝天下，全仗仙长帮扶之力。若得成事，其功不小，孤家铭德不忘。”老祖说：“贫道一心特来报仇，助着狼主的。”番王大喜，传旨与众臣，回转殿中。老祖仍驾上云，一同到殿。

日已午中了。老祖落下云头，再参狼主，说：“乌鸦关甚是危急，请狼主差一员武将，点兵三百，贫道一同前去，先除五虎，后取中原便了。”狼主便问：“那人提兵去？”此时，众文武并无一人敢领提兵。老祖指着一员武将名黑吞：“此位将军，尽可前往，何不领旨？”狼主闻言，便即差此将。降旨毕，黑吞慌忙俯伏道：“臣实无能，请望狼主另选别人，方才不误大事。”老祖说：“将军不必推辞。此去凡事由贫道担当，何须疑惑？”这狼主便听了老祖之言，总要黑吞前往，只得勉强领旨，别了狼主，回归衙内，说与夫人知道，即戎装上马，拿了宣花斧，带得三百精兵，与老祖登程。此时老祖也不腾云，步行与黑吞并马起程。狼主率众臣相送，又转回坐下，说：“众卿家，想来孤家未该失国，故有此道人前来相助。但愿他收除五虎将，何愁不得大宋江山？”众文武点头称是。按下君臣言语不表。

再说黑吞一路思量：“未知此去吉凶如何？”与老祖行程十余天，过了三座关，前面就是乌鸦关了，先差小番报知。段威闻报，想来：这道人有什么本领，破得五虎大将？此番若杀退得狄青五人，方能保得我邦；倘再杀不退宋军，越增他震怒了。若此关一破，后二关也是无能的。将三关失去，狼主休矣！此时只得勉强出迎，接进帅堂见礼，三人坐下言谈。段威看他形容怪异，不知他是怪是仙，有何法力。停一会，摆上酒宴款待。老祖说声：“将军，贫道修行已久，证果仙班，不吃民间煮火之物了，将军不必费心。”段威说：“仙长，你既入仙班，因何又到红尘伤生陷命，岂是慈悲道念么？”老祖说：“贫道只为狄青猖獗不堪，伤我徒弟性命，故不忿特来报仇。”段威说：“仙长原乃如此。”段、黑二人告礼就席，老祖不相陪，往后厢去了。吃酒间，黑吞

细说老祖试演呼风唤雨、移山倒海之术。段威听了，方才略略放心。是夜休得多谈。

次日，老祖说：“黑将军，贫道看你愁容满面，实是有害怕之意，待贫道送你一丸吃下，必壮其胆气，力量倍加了。”即取出一丹，大如豆子，命取阴阳水化吃。此时黑吞接转吃下，停一刻，果觉精神加倍，胆壮心雄，遂谢了仙长，心中大悦。老祖说：“黑将军，你可领兵三百，出关讨战，贫道随后即到阵中了。”黑吞应允，带兵上马，手持大斧，冲关跑出。有段威挡住，还疑到底不知这道人有何本领退敌。又见他把宝剑向地画了书符，口中有词咒念，喝声：“速变！”阶下顽石忽然变化作一匹青毛兽马，看真不像马，多了二角，略像为牛。老祖连忙乘上，不用加鞭，此兽自走如飞，跑出关去了，段威见了，暗暗称奇，想果然法力精通，言不谬也，但不知花山老祖出阵，除得大宋五员虎将如何？真乃：

妖道逆天开杀戒，天朝虎将受灾磨。

第八十五回

施法宝花山逞能 遇妖术虎将被陷

诗曰：

花山妖道逆天为，称说报仇强助西。

宋将细遭雷掌陷，王禅老祖到扶危。

当下老祖乘上怪马，飞跑出关，来至阵场中，会齐黑吞，往宋营讨战。

先说狄元帅，说声：“列位将军，本帅想来，西辽王不知他主见如何？一连候了二十天，停兵待他献旗投降，至今还未闻消息。不知辽王或战或降如何？”众将说：“元帅，倘若他国君臣畏惧，又愿投降，请问元帅准他否？”元帅说：“只要他献出真旗，便准投降了。”众将说：“元帅，倘或圣上怪辽王反复，必不准他，这也如何？”元帅说：“圣上原乃英明仁德，定然允准的。”言谈未了，忽有小军报说：“启上元帅爷，今有西辽王打发一将，名唤黑吞，只带得三百兵丁，前来讨战，请令定夺。”元帅闻报说：“列位将军，我想此将只带得三百兵丁到来，必是个劲敌了，此番只要小心迎敌才好。”张忠说：“元帅，前日两国交兵，多少勇将尚且被我们杀个尽罄，岂惧今日这个把番奴，只消小将走马横刀，这几百辽兵、个把番奴，不知去向了。”元帅说：“你休得狂言！此番只恐又有一场恶战了。刘将军，你领兵一千，小心出敌才好。”刘庆得令，提枪上马，领兵一千，飞马出关，各通姓名，搭手交锋。黑吞本领不是高强，与飞山虎争战一场，招架不住，回马奔逃。飞山虎拍马追来，花山老祖跨坐骑而出，口中念咒在手，雷掌一起，向着刘庆对面虚空一掌，喝声：“来将还不下马！”半空中一响，一道金光直射来。刘庆喊声：“不好！”身闪不及，被掌打在肩上，疼痛难当，翻身落马。幸有阵中军士飞步抢回。飞山虎奔回关去，一千兵卒惊慌逃回关。

花山老祖收了雷掌法，黑吞大悦，称美老祖法力精通。老祖复又高声呼唤：“狄青，出马来会着贫道！”喊战之声未了，石玉一马冲到阵前，大喝一声：“何方妖道，敢来讨死。你伤我刘将军，休想活命。且吃我一枪！”说罢，把双枪乱刺。花山老祖冷笑一声，把宝剑架过双枪，也是一雷掌打去，中在石玉背心，忍痛难当，几乎跌下马来，拖枪大败奔逃回营即跌下马来，声声呼痛。元帅一见大惊，命军士扶到后营睡去。

二位将军倒睡床中，叫痛之声不止。若被妖道雷掌所伤，不独中伤之处疼痛，满身骨节也酥麻痛的，由你英雄上将，不出三天，就命归阴府。此时狄元帅心中焦闷，说道：“西辽雄兵猛将，本帅尚且不介怀，还不相干。无奈异人妖法，连伤二将，痛楚如此光景，还不知性命如何？”元帅正在忧闷之间，忽报辽将黑吞坐名要元帅爷出战。元帅吩咐小将军去了，帐下萧天凤大怒，上前打拱说：“元帅休得心烦，待小将出马，擒拿妖道、番奴。”元帅说：“萧将军，你虽骁勇，只因妖道用妖法伤人，倘若石、刘二将被伤，如何是好？”李义说：“不妨。倘若除不得妖道，他

又要用法伤你。萧将军，你不要恋战，即可跑回营来。”此时，萧天凤英气抖擞，顶盔贯甲，上马提叉，领了健卒一千，出营而去。元帅对张忠、李义说：“萧天凤此去会阵，不知吉凶如何？你二人随同本帅出营看来。”二将答应，又吩咐苗显守营，三人正在上马出营，只见萧天凤已被雷掌打中，负痛逃回关中。元帅心中着急，吩咐军士扶他去后厢安睡。

忽又报到：“后上帅爷，黑吞必要元帅爷亲自出马。”元帅说：“必要本帅出阵，如若不去，只道本帅惧他。且出关会这妖道便了。”即顶盔贯甲，跨上龙驹。张忠、李义相随左右，点兵三千，摆开队伍，来到阵前。抬头一看，只见一辽将耀武扬威，后边立着一红脸道人，形容古怪，服式异常，原像有些来历。黑吞喝声：“来将快快通下名来！”狄爷说：“本帅乃大宋平西主帅狄青也！你莫非黑吞么？”黑吞说：“既知俺的大名，何不早早下马送过首级来！”元帅大怒，喝道：“你乃无名下将，怎得夸此狂言？看刀！”金刀砍去，黑吞月斧一架，喊声：“不好！”马退数步，几乎跌下马来，把月斧拖地下，急急回马奔逃。老祖看见跑出，劈面冲来，提起雷掌打过来。狄爷喝声：“慢来！”把金刀将霞光一拨，这道金光从旁边侧去了。此时，花山老祖大怒，喝声：“狄青，你敢破我仙法么！”狄元帅大喝：“妖道，你且认认本帅何等之人！你用此旁门妖术，有甚相干？别人由你摆弄，在本帅跟前休得出丑！”说罢，金刀砍去。老祖把宝剑架住，又是一掌打来。狄爷把金刀拨出霞光。老祖喝声：“狄青，你又破贫道法宝，只要你死无葬身之地。”一连三个掌雷，也被狄帅拨开。狄爷大喝：“妖道，你还有什么妖术，休得作弄，枉你自己面皮耳！”老祖大喝：“狄青，休得逞强！看看法力取你。”老祖口中念咒有词。

顷刻，乌云蔽日，大作狂风，飞沙走石，滚打得宋兵各处奔逃，乌暗不辨东西。张忠、李义也觉心寒，不敢上前。狄元帅即忙念着破风咒言，不一会，又得盔上血结鸳鸯，一道金光灿灿，霞光冲散乌云，杲杲一轮红日复现。元帅就提起大刀，砍劈不住，几乎中着老祖身上。老祖大怒，怪眼圆睁，囊中取出法宝，名曰“乾坤砚”，祭起在空中，真是厉害非凡。金光灿灿，响亮铮铮，左旋右转，落将下来。这件东西，乃老祖修道山中，日月炼成的，由你开阳宝镜、金盔上宝鸳鸯全不济。王禅老祖授秘诀，避妖物真言也抵阻不住。此物如电光飞压下来，元帅把金刀乱挑抵挡，那里闪躲得过，却被打在肩上。狄元帅喊声：“痛杀也！”忍痛转回，幸得龙驹快走如飞，早有张忠、李义兄弟，飞抢弓箭，保护元帅回逃关中。宋兵也惊慌逃回。此时，二将扶元帅下马，倒睡在牙床上，痛不可当。张忠又吩咐紧闭关门。按下慢表。

又说花山老祖收了法宝，呵呵大笑说：“狄青啊，贫道的雷掌被你破了，那乾坤砚你却破不来。今日管你盖世英雄的汉子，还不出三天，活不成了。如今狄青受伤，徒弟之仇报了，岂不称快？看来天色将晚，且暂回营，来日除尽宋将，好待狼主发兵，直进中原。”此时，老祖转回，黑吞大喜，与老祖一同回关。段威迎接进帅堂，三人自有酌量之说，不能烦述。

且说狄元帅受伤回关，疼痛难熬，忍耐睡在牙床，辗转身躯，声声呼痛。张忠、李义心中忧闷，与苗显一同问候。但见元帅口也难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是摇头叫痛。后营被伤刘庆、石玉、萧天凤三人，也是如此喊痛。伤处中外边，又无药可调治，此时三将好不着急忧心。张忠说：“这泼妖道，妖物凶狠，打中就痛楚如此，犹恐还有性命之忧。”三将商议，只是心烦。张忠叹声说道：“若然元帅应当死在西辽，何不死在天王庙内，岂不胜乎死于此地么？可笑王禅老祖，说二取珍珠旗，再平辽国，才得奏凯还朝，国家无患。王禅啊，只言你是道德清高的仙翁，岂知原是哄骗凡人之说！若不是妖道来帮助西辽，我元帅行兵数载，有胜无败，从不曾至身体受伤。就是想来当日薛德礼的混元锤厉害，只伤得杨元帅，我们五弟兄，从不曾受伤一人。岂料今日一战，一日连伤四将，看此光景，乃得有死无生了。”李义说：“刘庆、石玉、萧天凤

死了也罢，倘元帅一死，大宋江山目击已冰消瓦解了。早晓得这场收稍，何必多劳国务，历尽风霜辛劳，并不得一日逍遥。尚未成功，先亡外国，真乃他师父害了元帅。”二人同怨着王禅老祖，到底四将被伤，危在旦夕，还不知如何解救？且看下回。正是：

受伤四将成危险，望救三人更着忙。

第八十六回

鬼谷师灵丹救将 花山祖赛法沙场

诗曰：

天朝虎将遇花山，妖法重伤命险关。

鬼谷临凡施妙药，英雄方得再平蛮。

当下张忠、李义见四人受伤，元帅中了妖道乾坤砚，不住叫痛，心中烦闷，一同报怨着王禅老祖，哄骗他元帅身亡。此时苗显在旁，见二人不住怨言，便说：“二位将军，元帅虽已如此，你怨着王禅老祖，也是枉然无济，目下须要定个主见才好。不如前往水帘洞仙山走一遭，求恳他师父前来搭救四人性命，你道如何？”张忠说：“做不来的。此去仙山，非刘兄弟去不得。如今他又被伤了，还有何人可往？”苗显说：“不然如何是好？”李义说：“我也无计可施，不如拜诉天地，祷告王禅仙师。若是元帅命不该终，或得神明搭救，或得他师父到来，也未可知。倘元帅有救，他三人也无妨碍了。”张忠说：“这是小孩童的识见，如何济得甚事？”苗显说：“若诚心拜告天地，仗着大宋天子的洪福，天地神明有感，得王禅仙师降临，有灵丹救回四人性命，也是出于无奈何的思想耳。”此夜三位英雄，只得在关中烧香叩首，望空祷告一番，时已三更。慢言宋将祷告上苍。

再说水帘洞王禅老祖，净坐蒲团，忽耳边吹过一阵狂风，即袖断时课，方知徒弟狄青被花山道人用乾坤砚打伤肩背，命在须臾，并石玉、刘庆、萧天凤皆受雷掌所伤，也不过三天。倘不即去救，难以保全四人性命，摇动大宋江山了。即忙取出四颗丸丹，又带了几件法宝，吩咐仙童守山洞中，老祖登时驾上云头而去。祥云霭霭，一程云端跑走。若问凡人走路，一日之间无非跑得二三百里，已是多了。岂知仙家乘云而走，个把时辰，已到一千八百里的程途。所以老祖半夜间驾云，来到关中日已初升了，一路原有四千里。

此书先说宋营中，狄元帅与三英雄身体受伤，半日一夜，多是昏迷不醒，又不見呼痛，命在呼吸之间。此时，三位英雄心内犹如火焚一般，看了元帅一回，又看三位，多是无计可施，无奈又到阶前祷告一番，又呼禀：“王禅仙师啊，除了刘庆、萧天凤是你无干的人，这元帅、石玉，乃是你门徒也！该前来解救，因何我们祷告一夜，仍然不见到来，如何冷眼旁观？况且花山妖道伤了你徒弟，乃欺侮太甚，你为师的威光灭尽。”拜告一回，东方渐渐黎明，又是一些动静并无，激得英雄火冒，说：“王禅老祖不相干，不用叩祷了，我等定遭此劫数了。所以神仙不救，天地不佑。”三人气恼，抽身起来，又到后营中，看见元帅只尚存一息之气，奄奄呼吸，呼唤他只是不来答应。刘、石、萧三人也是一般昏迷，想来必不济了。三位英雄说：“圣上啊，倘然元帅有甚差迟，宋朝社稷的保障倚靠何人？只忧锦绣江山，要付与西辽的。”

三人正在烦恼之际，却说鬼谷仙师已到了，落下云头。早有宋营中军士，看见一道者落下

云来，齐说：“不好了！半空中落下这道人来，定然是花山道人打发来的。我们快些去报知将军爷，快些逃走吧！”老祖呼声：“你们军士，不必惊慌，贫道乃王禅老祖，特来救了你家元帅，快些前去报知。”众军士说：“原来仙师到此，元帅爷有救了，我们快些去报知。”

此时，关中三位英雄正在愁烦之间，忽闻军士报知，即忙出营叩首恭身迎接，说：“仙师若不来搭救，我元帅与三将，一死难留旦夕了。”老祖说：“贫道正为着四人被花山妖道所伤，若过了明朝，难以活命，故贫道特此赶来，搭救他四人。”此时三人听了老祖之言，心花大开，说：“请仙人进关。”当下老祖进至关中，三人再拜见。老祖说：“三位将军，休行重礼，快些引贫道去看他四人受伤。”三位英雄答应，即引老祖入后营元帅房中来。若是污秽的所在，仙师断不降临，元帅卧所乃洁净之所，故仙师进内，将徒弟一观，但见他尚有一息之气，被伤之处是左肩上，青黑已肿满了。此乃乾坤砚打伤，麻木通于四肢，疼痛不出三天，性命难留。老祖即取出一颗仙丹，大如黄豆，纷纷奇香，吩咐张忠，取些阴阳水化开，先扶起元帅，与他服下。老祖又取出三颗丹，命调服三将。老祖出房，坐在帅堂等候。

不消半个时辰，元帅昏迷已醒苏了，疼痛立止，大叫呼声：“泼妖道，你敢害我！”张开两眼，四面观看，原来张忠、李义、苗显三将在此，忙问道：“本帅已被妖物所伤，因何一时平安如前。”三将说：“元帅，你难道不知，王禅仙师降临，调化灵丹与你服了，故得玉体安康的。”元帅说道：“原来师父到来搭救，如今何在？”张忠说：“现在外堂。”元帅说：“待本帅出堂拜谢便了。”三将说：“元帅，你方得身体痊愈，且自保重，不可再劳罢。”元帅说：“不妨了，如今痛楚俱无。”即时抽身整衣，一路出来。三位将军大悦，跟随元帅出来，见了师尊，连忙叩礼，说：“不知师父降临救援，弟子全来叩谢活命之恩。”老祖说：“贤徒，起来罢了。”元帅又说：“师父，你如何得知弟子有难，前来搭救？”老祖说声：“贤徒，你在山时有数载，难道不知仙家奇妙作用么？”蒲团净坐朝心血，掐指阴阳袖卦占，故已得知到此。妖道用乾坤砚打伤了，你，雷掌又伤了三人，生死不出三天，所以为师特地赶来，将灵丹救回你四人。”此时，元帅又是作谢，张忠三人也来答谢。元帅又说：“师父，后营三将，也被妖道打伤，也有性命之虞，不知可能救回否？”老祖说：“为师早已知道。三将被道人雷掌所伤，也是过了三天，不能活命，早上已将丹丸服了。”张忠笑道：“我们早间扶了元帅起来，忘了他三人服了丹丸如何？待我去看来。”

张忠正要抽身往后营，只见三位英雄早已走出帅堂来。这三将昏迷一日一夜，此时忽退去痛楚，倍长精神，不知自己如何平复如前。此时出来见了老祖，石玉方知师父到来搭救，连忙叩见拜谢。刘庆、萧天凤问明缘由，不胜大喜，一同上前拜谢相迎，又将花山的妖术情由说明原故。老祖呼声：“贤徒，从前的事何须细说。这花山妖道，乃系赤蛇原身，修炼成人形，已有八百余年。工夫将满，不久要证入仙班。牙里波是他徒弟，被你把开阳镜破他迷魂阵杀他，故这道人前来报仇的。我想，花山你违逆天命，造孽伤身，如何还归得仙班？待为师破他法术，除了雷掌、乾坤砚，料想这逆道无有别物，将他收伏归山，好待你平西奏凯班师便了。”元帅正要开言，忽见小军报说：“辽将讨战。”元帅说：“师父啊，黑吞就是花山妖引战之人。”老祖说：“如此你也差一将军引战，为师前去破法收妖罢。”张忠说：“小将愿随仙翁出阵，杀这黑吞，待仙翁收伏妖道便了。”即时上马提刀，带领雄兵一千。老祖咒念真言，向空中一拂，云端降下仙鹤，连忙乘上而出。狄元帅带领众将，在城上远远观瞻。

却说张忠一马飞出，大喝：“你是黑吞么？”他说：“然也。南蛮，你且通下名来！”张忠通名毕，喝声：“看刀！”话未完，大刀当头就劈。黑吞持斧急架相迎，战不上二十余合，黑吞大败而逃。张忠正要追赶，忽冲出花山老祖，喝声：“宋将休得逞能，看宝贝来！”就起雷掌，张忠放马

奔逃。王禅老祖跨鹤早已跑到，大喝道：“逆畜赤蛇，快快归山去罢！不必妄助西辽，违逆天命。”拂一扫拨去金光。花山见了大怒，喝声：“王禅，想你虽有力，我何惧哉！”又是一雷掌打过来。王禅祖又将金光扫散。花山祖怒气冲冲，又念咒言，祭起法宝乾坤砚，万道金光盖下来。王禅祖即拿出法宝来，名曰“冲天弹”，曾在山中炼成的宝贝，登时祭起在空中，也有金光万道，呼呼响亮，左旋右舞。此时，一双法宝在高空斗赛一回。这乾坤砚却被这颗冲天弹打落，跌下尘埃，一声响亮，跌得犹如粉碎。不知花山老祖再有何法术赛斗王禅？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妖道虽云法广大，仙师又是道深高。

第 八十七 回

斗法术花山逞能 收野道王禅借宝

诗曰：

花山蛇怪也称能，弄法沙场赛斗争。

仙妖交锋无胜败，分明邪正岂容更。

话说王禅老祖的冲天弹把乾坤砚打落，跌碎地中，犹如粉齏。此时，王禅老祖又喝声：“妖道，你不现原形么？”喝声：“法宝速除孽畜！”空中的冲天弹光华射目，照着花山老祖打将下来，好不厉害。花山看见大惊，慌忙伸手，忙向混海囊中拿出法宝，形如方砚，望天丢起，空中有五彩金光射目。此宝名为“日月帕”，祭起遮蔽得日色无光，昏天暗地，即把冲天弹打下。王禅老祖此时忙把冲天弹收回，心中也觉惊骇。虽有神通广大的咒语真言，无人可破，倒被他要打将下来。王禅老祖只得拿出八卦筒祭起高空。筒内吐出霞光，闪闪在云头，相斗一番，二宝俱不下来。花山说声：“王禅，贫道对你说，你徒弟伤了我徒弟，所以特来报仇。你法力虽高，我的法宝倍加厉害，倘你今破得贫道的日月帕，我就伏你。如若破除不得，劝你休来与贫道争斗，速速归山去罢。”王禅老祖想来，我的法宝虽多，甚么妖物想可破除得来，今日反被这妖道逞舌强言，即大喝：“逆畜，休得猖狂！从来邪正分明，仙妖异路。你说贫道无物可破你日月帕么？但今未曾带得法宝来，且待明日要你伏现蛇形。”花山听了，呵呵冷笑，说：“王禅，谅你再无别的法宝来斗贫道了。如今且容你一夜，明日看你拿何物来破我的法宝。”即向空中把手一招，登时收去日月帕。王禅祖也收回八卦筒，各自收兵。

花山回进关中，喜色扬扬。黑吞忙问道：“仙师，不知这老道士是何处来历的？看他法力虽然广大，到底斗赛不过仙师。此时何不将他剪除了，好待灭尽众南蛮，我大军好进兵。”花山说：“将军有所不知。此时这道人，名唤王禅鬼谷子，在于云梦山水帘洞修真，狄青是他的徒弟，所以前来相助。他虽有些法力，那里及得我修炼的功夫。若是贫道今朝即除了他，只说我没有些同道情面。明日再赛法宝，然后除他。”黑吞说：“仙师，就恐这王禅法宝尚多，除他不得，这便如何？”花山祖说声：“将军，由他法宝多般，那里斗得过贫道的日月帕，管叫这王禅只在来日便远遁归山了。”黑吞听了大喜，说：“此乃我邦狼主之幸也！”慢表番将之言。

再说王禅老祖未收除得妖道，回进关中，也觉无颜。元帅忙问：“这妖道因何有此法力？”老祖说：“徒弟，这花山妖道，乃一蛇畜耳！若他物件，般般可破，单有日月帕，乃是妖蛇的原神所炼，炼了七七四十九年的功夫满足，幸亏八卦筒此物挡住。若不然，为师也要吃亏。”元帅与众将听了，好生不悦。元帅说：“既破不得日月帕，就除不得妖道，情实可忧。”王禅说：“贤徒但免心烦，待为师立驾云往庐山圣母宫中，借取镇妖球，可破日月帕，收除此妖了。”元帅听罢，方才放心。

老祖即时驾上云头，跑走三个时刻，已到了庐山仙境。此时，日渐西归，明月初起，圣母早已知道，吩咐开了洞门，亲身迎进碧云宫，分宾主坐下。王禅老祖说明来历，圣母听了，含笑说道：“宋朝社稷，无人佐弼，所以上帝差武曲星临凡，如此数年争战，杀运已完，江山永固。岂知这逆畜全不醒悟，修炼工夫有年，再修二百年后即证果仙班，原不该坠落红尘，起了杀生之念，已将根本尽坏，前日工夫一齐倾了。”老祖说：“仙母，贫道无非为着宋室乾坤，故亲临要收除此畜，好待五虎成功，班师还国。岂知破不得他的日月帕，故特来借取镇妖球，收服这妖道归山。望圣母与贫道拿了孽畜，即日送还。”圣母说：“老祖，若镇妖球在此，理当拿去用的，只是不在此了。”老祖说：“圣母，因何此宝不在？”圣母说：“昔日已赠与徒弟赛花公主了。八件宝贝，镇妖球亦在其中。”老祖说：“令徒公主与小徒狄青已成夫妇，既是宝球在于彼处，待贫道即往单单国，与公主借取宝球便了。”圣母说：“老祖，你却去不得。你若去而复还，已耽搁日余了，须防这逆畜恃强，先伤了五虎众英雄，就不好了。不如且回七星关内等候，待贫道即去取球回来，亲到西辽便了。”老祖说：“只是动劳圣母，贫道不敢了。”圣母说：“老祖那里话来，彼此无非为着宋室江山，所以各不辞劳耳。”老祖点头称是，即抽身辞别圣母，仍驾云回到七星关。天色尚未明，将言说知徒弟。七位英雄，多多感谢仙师不表。

再说庐山圣母，也不迟延，吩咐仙女几言，连忙离了碧云宫，驾上云端而去。若说仙家的赶路程，伏着一朵祥云飞驾，一日一夜，万里程途可至。所以古说：“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几千年”，皆语仙家，也不是做书诞妄强言。讲到仙家，自要原日仙家的行为。此时圣母腾云跑走，往单单国有三千七百余里，驾云走到，天明已到了。

此番先说公主，自与狄青成亲一月，已分离两载，在着西辽破解重围，方得叙会，但交兵之际，只是谈叙离情，岂暇同衾，是以辽邦降顺之后，你转中原，我归单单。这公主原是个柔顺多情之女，自分离后，常思丈夫许我班师复命，再来我国盘桓。岂知一别，渺无音信，至今使人倍增离感。至上年方得中原万岁旨召来宣，当时只因母后身亡未久，所以逆了天朝万岁旨意。父王推说今岁八九月间，送我到中原。后来，父王又丢不下我，所以蹉跎延岁月，直至如今。后来又闻西辽复叛，与新罗国借了兵，仍要夺取宋朝江山，却被驸马杀得大败，征服了新罗国，大兵复进西辽，又闻得报说，仍杀得辽国无人抵敌，真乃好一员虎将。我想，西辽国既投降了中原，只宜安分守己才是，如何痴心反复不一？国无兵将，又求救于邻邦，可恨新罗借兵与他，后来反惹得损兵折将，自取其辱。倘今日征西，若是驸马杀败了，哀家自必要前往解救的，今幸喜他旗开得胜，料想这西辽国已稀少雄兵猛将了，必然依前求和投降的。如今八九月期已过，又是次年四月了，只望他早早班师，奏知万岁，有旨宣召。哀家想起来，虽是夫妻，常得叙会，得事奉老婆婆，但不能见父王了，想起来又丢不下。父王呀，既是姻缘有定，不该远离国都。但天子再召，父王难以推辞，但他必要留下一个孩儿，长育成人，接承单单宗支。父王啊，为女儿舍不得远离膝下，又无两弟一兄侍奉于你。此是公主心中想起烦闷心肠，如此国王终日也有不悦心怀。自从狄青私逃之后，恨他抛弃女儿，不该私走，并无半点翁婿之情。好笑女儿全无知识，常常切念这无情之汉，心向天朝丈夫，无心于父母。只悔恨当初，把女儿错配与狄青。这狼主常常想起，烦恼之心不能细述。

这日五更，国王坐朝，文武参见毕。有黄门官启上奏说：“朝门外有一道姑，自称庐山圣母，要见狼主。”此时狼主听了，想来：“圣母到来，不知何故？他是仙家，到此定有缘由。”即率众文武，亲身迎接进银銮殿坐下。狼主说：“圣母降临，有何见谕？”圣母说：“狼主，贫道前来，非为别事，只因驸马狄青，又往征西。”狼主闻报败兵，置之不理。未知狼主如何？狼主说：“圣

母,若说狄青二次平西,孤家也得知。但只闻其胜,不闻他败,未知如何危急?乞道其详。”圣母说:“狼主,驸马在西辽七星关,有花山妖道帮助西辽,用法连伤四将,驸马几乎身亡,亏得他师父王禅老祖,将灵丹救回性命。但这妖道,倚仗着日月帕宝贝厉害,拒阻宋兵。王禅老祖法宝虽多,只破不得这日月帕。若不收伏逆妖归山,驸马难以平定得西辽,拒抗住大兵,何日得班师回朝?”狼主听了,说:“妖道这日月帕如此厉害,再有什么法宝可破得来?”不知这圣母说出什么话答言?正是:

只因妖道扶辽国,惹出仙家降俗尘。

第 八十八 回

劝番君仙母善点化 离单单公主再西行

诗曰：

妖道帮辽阻宋军，仙师圣母下凡尘。

宝球降伏原形现，逆灭顺存古所云。

当下狼主说：“妖道这日月帕，还有什么法宝可破的？”圣母说：“他的日月帕，并无别物可破，只有镇妖球，乃是贫道之物，已赠了令公主的，所以贫道前来，要公主往西辽破法收妖，好待驸马奏凯班师，母子团圆，夫妻完叙，伏望狼主速差公主前往。古云：‘救兵如救火’，缓延不得的。”狼主听了，说：“圣母，你徒弟乃一女流之辈，从前兵困西辽，我女曾经前去解围，如今不要去了。若要法宝时，请圣母拿去；若要女儿再去交锋，断难从命了。”圣母说：“狼主，那里话来！即将公主匹配了他，理应帮助平西。况且前时被困，已得公主解围，如今不使公主前往，难道听凭驸马当灾败亡不成？”狼主说：“圣母，若说狄青与我女儿虽成夫妇，他却无夫妇之情，勉强成亲一月，竟是不别而行。至今孤家想起，气恼之极。这汉子原是个无情薄幸之人，无事时丢却孤家父女，一日有难，又思小女扶助。如此无情人，有何亲谊切关的？”圣母说：“狼主呀，你有所未知。这驸马生长天朝，忠孝传家，身受王恩，理当报效君亲为重，所以定然要去的，狼主你却错怪了他。辽国与新罗，尚有邻邦之谊，借兵相助的，狼主与驸马有半子亲情，反忍坐视不救，于理未合的，就是大宋天子，国家有难，狼主也该帮助一臂之力才是。况且驸马将已一战成功，仗望狼主高明，龙心详察，勿将小故错怪驸马，失了翁婿之情。若然公主是身怯女流之辈，不致差她往沙场历险；今幸是个女中英雄，丈夫有难，为妻理当解厄的。伏惟狼主休执一偏之见，速命公主前往西辽，解丈夫危急，好待驸马奏凯还朝，而且宋主必有旌奖到狼主贵邦了。”若问仙家，总没有火性的，所以圣母并不动气，用着好言劝解。此时狼主听了圣母一番之论，无奈只得命宣公主。

不一会，公主上殿，朝见父王，又参礼师父。圣母说知此事，公主闻言，心中着急，即开言说：“且等待弟子一刻点了人马，立即前往了。”圣母说：“你也不必带兵的，如今势急，一日难逃。只要你拿了八件宝贝，与为师驾云前往罢。”公主听了应诺，即忙回宫，觅齐两个孩儿吩咐说：“你父在西辽有难，为娘前往解救帮扶。你弟兄休慌，为娘去不过数日，即回来了。”一双四岁孩儿，果然乖觉，应诺顽耍。又说公主吩咐叮嘱乳娘一番，不必细表。

且说公主登时戎装了，但见：

头戴金冠雉尾毛，身穿五彩凤鸾袍。

足下战靴花簇簇，腰拴碧玉衬金绦。

公主扮了戎装，藏了八宝囊，手执两口绣鸾刀。从前公主用的是枪，因何如今用的是双

刀？只因枪、刀、剑、戟，公主件件精通，随意所用。此时急急忙忙出宫房到银銮殿，说：“父王在上，女儿拜别了。”狼主说：“女儿，你今此去，若平西后，仍复回来。抑或跟随丈夫，一同到中原的。你且实说，为父得知。”公主说：“父王啊，女儿与师父破了妖道，即日转回来，不必挂心。”狼主说：“只是为父花甲之期到了，狄龙、狄虎弟兄，是不知饥饱的。孩儿，这两句话，听凭你的主意便了。”公主说：“父王何须多虑。女儿不是无知之辈，养育深恩思报，岂舍抛了父王、儿子到中原的！”圣母说：“徒弟，勿紧要之言休得多说，破法之后，仍复回来，速速驾云同去罢。”公主应诺。圣母就把拂尘向空中一展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招了两招，但见两朵祥云从空而下，师徒一共登云而起，各官员望空相送。但看祥云渺渺，师徒云内远去无踪。狼主不悦，叹气回宫不表。

再说圣母在云端说：“徒弟，为师的不得与你同往。你到西辽，把镇妖球破了日月帕，将五龙绦收了这逆畜，不可留恋辽地，速带此妖前来见我，还有话说。”公主说：“谨依师尊之命。”当时师徒分路，圣母离却红尘，自回仙宫不表。公主赶程也慢言。

书中先表王禅老祖借宝回关，次日又报说：“花山老祖讨战，在关前辱骂，说要与仙师斗赛法力，请令定夺。”元帅说：“师父，圣母未到，这妖道又来讨战，如何处置的？”老祖说：“贤徒不用心烦，待为师出关会他。”老祖把拂尘招下空中仙鹤，乘上出关，带了张忠、李义二员虎将。花山一见，说声：“王禅，贫道与你各为徒弟，你我皆有法力。昨天你斗贫道不过，今日再来会阵么？你若破得我日月帕，贫道即隐归山；我破了你的法宝，你也不必在此了。”老祖喝声：“逆畜，休得弄舌！贫道是上仙，你是蛇妖，难道上仙让你怪物吗？无非念你八百载修行，不久也要归入仙班，所以容得你处，且宽容了你，你必要寻入网，今朝却不饶你！”即咒念真言，撒起金钱打去。花山把宝剑一拨，钱已落地。老祖大怒，用第二个打来，一连三次，皆被花山拨去金钱。又即咒言，提剑向天一招。顷刻乌云漫天，狂风大作，宋兵好不惊慌。元帅在关前，看见了好大风，道：“这妖道只得八百年功夫，也有如此厉害。师父方才与他斗赛，不知胜负。”此时只见飞沙走石，地暗天昏，对面不见人形，伸手不见五指，风势愈狂。张忠、李义也觉惊骇。老祖冷笑，即取出一颗定光珠，祭起高空，光华万道，冲开昏暗，依旧一轮红日，狂风不起，沙石不飞。

花山说：“王禅，此法你破了么？法宝又来了！”宝剑向南书符念咒，空中一座大山移来。老祖即收了宝珠，拿出托山轮托去，高山不能打下，又咒语化山真言，退了山形，即大喝：“妖道，你还不现原形！”花山冷笑，说：“你道我无能么？”宝剑向东一指，对面已成一条大海，白水滔滔，波浪滚来淹宋军。老祖见了，用拂尘书符，又复为平地，大水不见了，喝声：“逆畜，这些小法，何足轻重，还不快现原形！”花山见破了法，又咒火诀，驱了一团烈火，风卷到宋军阵上来。老祖忙招北方壬癸水冲去，烈火又消了，即喝：“逆畜，你速现原形，饶你性命！再要弄此小技，你现原形也不饶你。”此时花山无甚别法，只得又祭起日月帕来。老祖仍用八卦筒赛斗一回，又无胜负，只得各各回关。花山回关想来：这八卦筒，没有什么法宝可破，若不得破王禅之法，八百载的工夫用空了罢。贫道前往蟠螺山道友借取藏天袋，必破王禅八卦筒，收完宋将，连王禅收入袋中，狼主大事定矣！就说知黑吞，吩咐不可泄漏，勿被宋将得知，小心守关。黑吞应诺，花山即腾云去了。

再说王禅老祖回进关中，元帅接见坐下，问道：“师父啊，不信妖道如此厉害，全亏师父法力破他。若非师到来，谁能抵挡，众人性命难逃了。但不知仙母何日到来，愿她早到此，速除妖道才好。”石玉说：“师父何不神占一课，便知圣母来的时候了。”王禅说：“贤徒之言，说得有

理，且断一课，看是何如？”此时老祖推算阴阳一会，推算准了说：“贤徒，原来公主带法宝前来，仙母已回山去了，今夜三更必会公主了。”元帅说：“师父，请再一卜，看公主到来，破得这妖道否？”老祖又占一课，细推不觉笑了一笑，众将问其原故。老祖说：“天机不可早泄，天晓便明白了。”众人听了，心内狐疑，不知怎样妙算天机？只得安心等候。只有刘庆想来，这道人我却也不晓得他天机不天机，我实在等不到天明了。今夜且瞒了众人，不使元帅知道，席上云去，悄悄到乌鸦关，把花山妖道一刀结果了性命，管他什么黑吞白吞，段威不段威，进去关中，黑夜杀得干干净净，岂不美哉！这飞山虎定了主意，是夜候至三更时分，瞒了元帅众人，悄悄驾云而去。

此书先说花山老祖离了七星关，要到蟠螺山道友借取藏天袋，前来破鬼谷仙师的八卦筒。不知取至藏天袋可破王禅否？但看花山老祖，妄助西辽，逆天悖理。有分教：

八百修行成枉练，千年善果已无功。

第 八十九 回

镇妖球云内收蛇怪 飞山虎夜里劫辽营

诗曰：

八百余年苦炼修，花山何不悟回头。

嗔痴一念前功失，未证仙班形现收。

再说飞山虎前往乌鸦关行刺慢表。

且言花山老祖往蟠螺山，一路驾云而走，约有一半程途，前面又来了赛花公主。当下公主看见前面云光闪闪，“不知何处来了妖魔？”说未完，只见一个红脸道人，驾云而来，就是花山老祖，正是两家各不相认识的。公主连忙按住云头，说道：“来者是何人？留下名来。”此时花山老祖也认不得公主，即回说：“贫道乃花山老祖是也。女仙何处来的？也须通上姓名来。”公主说：“你且慢问我的姓名，我先要问你往何处去的？”花山说：“不瞒女仙，贫道帮助着西辽破宋，只因王禅的八卦筒厉害，我的日月帕破他不得，所以特往蟠螺山与道友借宝破他，女仙休得阻着贫道的去路。”此时公主听了，怒气冲冲，圆睁凤目，骂声：“逆畜，你八百载修行，功夫不浅，因何不想登入仙班，逆天破戒，妄助西辽？可惜前日功夫，今朝一旦倾尽了。哀家正来除你，速现原形，还饶你性命！若再违逆，即教你原形性命难逃。”花山听了，喝声：“女妖，你有什么本领，口出狂言？贫道若把你一剑挥为两段，只道我欺你这小女妖无能。如今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路，恕你过去。若再胡言乱语，宝剑上决不容情。”公主大喝：“逆畜，休得夸能！你要哀家让路，却也不难。只要你识得出哀家是何仙佛，说得分明，立刻放行。倘若说不出的，休想去路。”花山听了大怒，喝声：“无名女妖，本事毫无，敢大胆阻贫道去路，眼见你活不成了。”把剑砍来，公主双刀迎敌，在云头二人刀剑交加，不分高下的争战。花山老祖想来：这女妖倒有些本事，我今要往蟠螺山去，不知与他斗到何时得止，不免用日月帕伤他性命便了。忙伸手向混海囊取出日月帕，祭起天空，一声响亮，黑夜天昏。

此时帕光冲起，掩了明月，日月帕向公主顶上落下来。公主不慌不忙，向八宝袋取出法宝镇妖球，望日月帕上一抛，但见宝球霞光灿焰，彩色遍空，光辉煌耀得犹如白昼，在空中施舞，由你甚么妖物，见了此球，不能收回。当时听得空中响亮如雷，已将日月帕打落地中央。这帕乃花山道人的蛇魔原神所炼，今日被镇妖球打碎。这花山周身骨节疼痛难当，踏驾云头不稳，跌下地中，正要遁走。岂知镇妖球追下地来，打在妖道后心，即大叫一声，现了原形：乃是一条赤火长蛇，有二丈余，浑身犹如火炭一般，翻来滚去。公主按下云来，取出五龙绦一搭，捆绑了长蛇，方才不敢作动。却也奇怪，这赤蛇先有二丈多长，今被五龙绦缚绑了，其身渐缩至七寸长的光景。公主又向八宝囊取出混元瓶，对着小蛇说：“逆畜，今日本该除你一命，只念你八百载修炼功夫非浅，暂饶你一死，速归瓶内去罢。”瓶口出一道豪光，蛇儿已进瓶中去了。公主拾

起五龙绦，收藏好法宝球并混元瓶，手持双刀，依旧驾上云头，向七星关而来。按下后题。

却说莽将飞山虎，驾席云头走至乌鸦关来。但此时星光灿灿，月色溶溶，只得悄悄向黑处闪入关中。但见两个番将，各坐东西，桌上灯烛辉光，一班士卒在着帐外枯立。刘庆想来：为何不见了花山妖道？我也不管他，趁这番将没有提防，杀个措手不及便了。花山妖道纵有神通，也是来不及。想罢，按下云头落关，大喝一声：“番奴，今夜活不成了！”两员辽将大惊，却被飞山虎一枪刺倒段威，长枪一摆把辽兵副将乱刺，番兵大乱，纷纷逃走，各自相残。黑吞慌忙唤人取斧来，已不及，刘庆照着他面门一枪，黑吞头都不见了。关中虽有番兵副将，但黑夜慌张，呐喊之际，不知宋兵多少，自相残杀，早已大开关门，顷刻四散奔逃。飞山虎大喝：“花山妖道，快些出来纳命！”连呼数声，不见动静。跑进关内外各处搜寻，并无一卒，但见尸骸满地。飞山虎一想，说：“是了，这妖道惧怕我的长枪厉害，先已脱身去了。”笑说：“妖道啊，虽然被你走去，某已将辽兵辽将杀得好不爽快也！且回关报知元帅罢。”仍驾席云跑走，只不上数里，前面一朵祥云来了。刘庆一想，说：“莫非花山妖道在空中走了？”即大喝：“来者何妖，要往那里去？”只闻呼声：“刘将军，哀家在此，你快去禀知元帅，说哀家要求见的。”飞山虎一听此言大喜，说：“原来公主娘娘到来，小将只认作妖道，险些冒犯了。如今收了妖道么？”公主说：“正是。”

此时二人一同驾云，已是三更。到了七星关，落下云来。刘庆先进入关中，来到元帅跟前，先禀知乌鸦关边将已被小将杀得尽罄了，单单逃走了妖道的。元帅听罢心头暗中欢悦，假装作怒色，喝声：“匹夫，你不奉军令，私自劫营，倘有差过，死于非命。刀斧手拿去斩讫，以正军法。”元帅军令一出，刀斧手即上前，将飞山虎捆绑了。刘庆发笑说：“元帅，今夜小将虽未奉军令，然而有益无损之事。元帅将小军正了军法，岂敢逃脱！只是小将杀尽辽兵二将，赶去妖道，也有些功劳，望求元帅鉴察，赦了小将之罪，感恩不浅矣！”

这狄爷原喜除了番将，逐去妖道，并不是真要杀他，只因军法所立，只要掩人耳目。此时又不好自己收科，看看旁边三个弟兄，有石玉、张忠、李义、萧、苗兄弟，一同求恳元帅赦他。元帅听了，命刀斧手放他，又说：“本帅行兵数载，多是堂堂正大的交锋，对敌从不会偷营劫寨，侥幸成功的，倘或一时措手不及，你既丧于无名之地，本帅还有疏失之罪。若非众位将军讨饶，断难轻恕，死罪饶了，活罪难饶。”吩咐捆打四十，以正军法。五将同声说道：“不奉军令，私自偷营，本该治罪，但念他有功于前，并且平西在即，不可反伤了自家将士，求元帅一并饶了他的军棍罢。”这元帅又真不是定要打他，趁众人讨免之时，即喝他起来。飞山虎见免了捆打，谢了元帅起来，又谢众将讨情。又说：“元帅，小将杀散辽兵之后，云中遇见公主，说已经收除了妖道。”元帅说：“如今公主何在？”飞山虎说：“公主先打发小将回来禀上。”元帅听了，心中暗喜，难得公主再来，收除这妖道。别来许久，今朝得会，方慰前日思怀。即吩咐开关，灯球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，与众将出关迎接。

公主已下云等候，此时接见，一同进关，众将就在外堂。元帅与公主见礼坐下，开言说：“公主，下官与你久别分离，时常牵挂，上年奏知天子，前来旨意宣你，又因国母身亡，所以未得到中原，难得今朝再会。平时想念，略略安慰了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，承蒙挂念，足感情深。从前分别之后，只道辽邦永服天朝，岂知辽王痴心未改，又向新罗借兵侵犯，仍亏得你五人征服新罗国，哀家一闻边报，才得放心。今日伐西，又有妖道猖狂，哀家未得知，所以不曾早来相助，以致驸马当灾，来迟之罪，望祈宽恕。”元帅道：“公主，你那里话来，言重了！只在下官征新罗时，曾杀一员番将，名唤通迷，他的儿子名牙里波，与父报仇，摆下迷魂阵，众将被困阵中。

幸得下官师父预赠我开阳宝镜一面，破了迷魂阵，杀了牙里波，他是这妖道徒弟，故这逆畜特来报仇。仗着旁门法术，雷掌连伤三将，下官也受乾坤砚之灾，亏得师父到来，赐丹吃下，四个人才保无虞。师父与妖道赛斗一番，岂知他有日月帕，厉害非凡，师父的八卦筒，只作挡他日月帕，赛斗个平交，又不能破得此物。师父只得特到庐山见圣母，借取这镇妖球来，除这妖道。如今又得公主先来除了这逆畜，下官深感之至矣！”此时下文，不知公主如何答话，正是恩爱夫妻，一别已经三载，今日叙会，真乃：

二次平西夫妻会，他年旌招凤鸾偕。

第九十回

收野道夫妻重聚会 遵师命鸾凤再分离

诗曰：

当年一别会期稀，今日夫妻复叙时。

只为师言遵嘱命，降西鸾凤再分离。

当下狄元帅见公主除了妖道，夫妻各说欣幸感激之言。公主说：“驸马啊，若非王禅仙师往见我师圣母，哀家也难得知；又亏得圣母到我邦说明，所以哀家立刻前来。云中遇着妖道，说往蟠螺山借宝，破老祖的八卦筒，恼得我心中气忿不过，故将他收入混元瓶中了。”元帅说：“既收了妖道在瓶中，公主且拿来，与众人一看也好。”公主忙取出瓶来，玉手向瓶口一拍，但见冲出七寸蛇儿，浑身如火。元帅传齐众将观看，笑声不止。元帅呼声：“逆畜啊，你雷掌法术厉害，如今何在？日月帕宝贝，往那里去了？谁使你逆天帮助西辽，欺着本帅，你八百年工夫枉用了。若要再证仙班，只在着瓶中从新修炼的。”

正说间，天色已明，里堂来了老祖，众人齐起位。元帅说：“公主，这位是本帅的师父，你须上前见礼。”公主应诺，即上前口称：“仙师在上，赛花稽首了。”老祖说：“公主不必拘礼了。”元帅说：“师父，这妖道已经收伏在于混元瓶了。”老祖说：“这是圣母的法宝厉害，这妖道只因一念之差，八百载上行送尽。”转声又说：“公主，贫道劳动你一番跋涉，心甚不安。”公主说：“仙师说那里话来？驸马与众将军，被雷掌所伤，非仙师到来，已活不成的。仙师若不到庐山，圣母不至，我在宫中焉能得知？今朝除得妖道，皆仙师圣母之力，妾乃些小之劳，何足挂齿！况且帮助平西，为夫解难，理当如此。不知干戈以后平息否？还望仙师指示。”老祖说：“昨天贫道已把阴阳推算，得知干戈从今永息了。贫道还有一言叮嘱。”公主说：“仙师有何训谕？赛花自当恭听。”老祖说：“公主，你与我徒弟，姻缘薄上有名，前时常有刀兵侵扰，所以夫妻久别。目下兵戈宁息，夫妻会叙之期不远。但宋君有旨宣召，你须早到中原，夫妻和会才好。”公主听罢，俯首含羞说：“谨依仙师吩咐。”老祖又呼：“二位贤徒，那风云搦开阳镜，你们如今不必用了，拿来还我，为师如今归山去也。”元帅、石将军说：“再请仙师耽搁一天。”老祖说：“贤徒，为仙不恋红尘，但前日天王庙吩咐之言，切须谨记，旗儿须要细细验明才好。”狄爷诺诺应允。二人取出宝贝，交还师父收回。此时老祖即刻抽身，拂尘一展，平空降下一朵彩云。老祖即跨上腾空而起，七位英雄，一员女将，齐齐望空拜送，老祖回归仙宫去了。

此时，元帅只因昨夜飞山虎偷破乌鸦关，吩咐众将带兵三千前往。如有尸首未埋土者，速速埋葬了，安抚百姓。岂知番民早已逃散。慢言众将兵埋掩辽兵。

且说元帅与公主在关中，将自西辽分别之后，细细诉说一番，又吩咐排上酒筵，夫妻对酌。元帅问起：“两个孩儿长成如何？”公主说：“一双儿子长成，真悦得妾怀，生成一样非俗，弟

兄一般气概，若然再过几载，必与驸马一样威仪了。”狄爷闻言，扬扬喜悦，呼声：“公主啊，下官只为常常身承王命，干戈扰攘之时，未能得一日心安身定。白发萱亲不能侍奉，夫在东南，妻居西北，方才师父说：目下干戈宁息了，我若班师之日，即奏知天子，再差官接取于你。下官的主意如此，不知公主心意如何？”公主说：“驸马啊，嫁鸡随鸡，古人有言。但恐父王仍复不许，如之奈何？”狄爷微笑，说：“有了天朝旨意，何愁狼主不依。”公主吃酒数杯，又要告别登程了。狄爷说：“公主啊，你因何要去如此速也，且待平伏辽邦，军务已完，然后分别回去不迟。公主你回国也得放心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啊，非是妾硬心肠，即忍心分离的。只因圣母有言叮嘱，吩咐收除了妖道之后，不可耽搁此地，带了妖蛇到他仙山。师父之言，岂敢不依。”狄爷只得应允。公主说虽如此，也是恋恋不舍，无奈师命难违。夫妻谈言一会，狄爷又叮嘱一番，说：“公主，你见过圣母，未知可是即时还国否？”公主说：“见过圣母，自然即时还国的。”狄爷说：“公主，倘若钦差到来宣你，即可早日抽身，切不可再迟延的，免使下官切望于你。”公主应诺，此时辞别丈夫，即驾上祥云而去。

一程到得仙山，见了圣母，说明破法收妖事。圣母点首，接过混元瓶，说声：“逆畜啊，想你修炼功夫八百余年，再过二百年，若不犯仙戒，便入仙班。今朝一念之差，造下恶孽。今日念你虽有伤生之迹，却未伤宋将一人，容你活了一命，前功已费。如若净心修炼一千年，不犯仙规，仍带归仙列。”圣母将瓶一摇，倒出火蛇在地。蛇头对着圣母，把口张几张，不会言，似有求告圣母之状。圣母将混元瓶放下，命公主牵了五龙绦，把蛇儿带了，送在山脚下镇压了。圣母又取还八件宝贝，唤声：“徒弟，为师前日吩咐你，姻缘配合在中原，你今与狄青已成匹配了。难道一月夫妻不成？只因辽国干戈常常不息，必要五虎英雄，方能保得大宋江山，所以你夫妻常常会少离多，皆由不息干戈之患。幸喜如今宋室永康矣，你夫妇会期不远，满门福禄齐天了。你且回邦，候中原有旨宣召便了。”公主说：“弟子谨依吩咐。”此时公主拜辞圣母，驾上云行，是日回归本国，见了父王，禀明收妖原由。狼主笑道：“我儿是个凡间之女，却有仙缘的，你且还宫安歇便了。”公主抽身辞过父王，转进宫中，一对孩儿欢悦万分。母子安然，按下不表。

再说七星关狄元帅，送别了公主，天色将晚，有众英雄奉了将令，埋掩辽兵事务已毕，来请元帅进关，方知公主回去了。次日，元帅大兵进了乌鸦关，着令张忠守七星关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碧霞关主将，早已闻报，心中慌乱，料想此关断难保守，只得献关投降了。元帅又差李义把守乌鸦关，大兵进发白鹤关而来。关中守将坚心保守，又急告入朝，不见救兵接应，怎经得大兵虎将，攻关半月，早已打破，辽将左天雄死于乱军中。狄爷又得了白鹤关，出榜安民，养军三日，带兵入城。此时十万大兵围困了和平城，好不厉害。满城百姓，尽皆惊慌，欲要逃生无路，出城奔走，不免被一刀两段，皆怨恨着辽王，惹起祸灾，至于干连我等做刀头之鬼。慢言百姓慌张怨恨。

且言城内君臣，俱皆惊慌无措。众臣皆说：“中原人马厉害凶狠，众武将不敢领兵出城对敌。”又说：“再去求降，或许允收兵，亦未可知。”此时辽王无奈，只得打发度罗空与拉里、沙哈、锦勒两文两武四员官去恳求宋朝主帅。四位辽臣勉强领旨，狼主传旨，先安慰了百姓，哭声方觉少些。君臣又上城头一望，看见真吓死人也。连珠炮响不绝，三军战鼓不停，枪刀密密，剑戟森森，将兵不啻六丁六甲，神将四员，刀枪交进出火光。君臣看了，惊得浑身冷汗，说：“若被他拥进城来，这还了得！”便高声说：“城外将军听禀：我邦狼主，情愿投降，望求禀知元帅收兵，待我们出城进见。”岂知城外喊杀之声不绝，急擂战鼓如雷，焉能听得城上呼声。度罗空无可奈何，只得写就一封求降的书，绑在箭头，射将下去。军士拾得，即禀知石将军，石玉即来献

交元帅。狄爷拆开细细看完大喜,传令众将暂停攻打,待番臣进来。众将得令,带兵队退回。度罗空在城上,见宋兵退去,即与三人下城,是日辞别狼主,一程到了白鹤关,心内惊慌。此番元帅不来迎接,听他四人进来。不知狄元帅有何责罚之言?正是:

前日贪图中国利,今朝惹起大兵侵。

第九十一回

西辽臣恳切求和 狄元帅仁慈允降

诗曰：

无礼西辽屡动兵，贪图中国锦江城。

奈何天意原归宋，猛将雄师一旦倾。

话说四位辽官，进了白鹤关，走上帅堂，参见元帅，各各通上名，站立旁侧。元帅怒容满面，说道：“从前，你国兴兵犯上，曾经本帅杀得人亡马倒，难道不知大兵厉害？就是前时苦苦求降，本帅无非念着好生之德，姑且宽饶。你君臣却又把假旗贡献，欺了元帅也罢，后来又遣飞龙，假扮为男，混入军中，私投我国，原图行刺，幸得本帅不该死于贱婢之手。后来借兵于邻国，仍复痴心妄想中原。只道本帅死了，欺着上邦别无勇将，猖狂直抵三关。我且问你：新罗国麻麻罕何在？花山妖道何能？从前求降，可以允准恕宽，如今二次抗拒天朝，罪逆非轻。今日求降，断难依得你了！”四位番臣听了，战战兢兢，齐说：“元帅啊，这原是小邦狼主无知，屡犯中原，怪不得上邦万岁龙心振怒，今日怪不得元帅不准归投。如今小邦狼主，千差万错，立心痛改前非了，情愿再献降书，永远投伏，不敢再犯了。只求元帅恩准，小国君臣沾恩不浅矣。”元帅说：“你君臣将假旗贡献，本帅被你愚了，还朝呈上，天子验出假旗之日，本帅有欺君之罪，几乎性命不保。后遣飞龙行刺，本帅险些一命难逃。本帅尚有容人之量，你狼主倒容不得本帅。今若不剿除，终留后患。”辽官四人听了，无言可答，只是好话苦苦哀求。

此时，元帅正欲开言，忽有军士报说：“启上元帅爷，关外有一辽民求见，小的前来通报，他说有机密事，必要面见元帅爷的。”狄爷听罢，想来：番民不知有何机密事？吩咐他进来，小军领命去。

一会，番民带进，拜伏在地，口称：“元帅在上，小民秃狼牙叩见。”四位辽臣见了秃狼牙，吃惊不小，想来：前日狼主差他送宝贝与庞洪，以后还邦复命，说狄青身死，岂料后来兴兵仍在，狼主责他欺君之罪，将他处斩，亏得我众人保奏，活了性命，罚畜牛马。料想此来非为别事，必然记恨狼主，是以特来出首前事，狄青必不准降，狼主不妙了。此时，元帅说：“秃狼牙，你是西辽百姓么？有甚机密事，来与本帅且说来。”秃狼牙说：“元帅听禀：小人并不是西辽百姓，身为武将，职居得胜将军。从前狼主贡献这扇假旗，实是缓兵之计，却不是真心投降的。所惧者，元帅英雄。是以飞龙混进中原，刺杀元帅，然后兴兵。后来飞龙反送了性命，骨枢还邦，实乃天子洪恩。岂知小邦狼主，心怀不忿，又备了几色宝贝，乃无价之物，打发我混进三关，送与庞洪，说明珍珠旗是假的。庞国丈贪心，收了小邦的礼物，就把假旗之事，奏知万岁，害了元帅身亡，然后新罗国借兵。岂知元帅今朝仍在，此时狼主怪我办事无能，竟要斩首，幸得大臣几人保奏，方免一刀之苦，削职为民，罚看牛马。至今受尽万苦之劳，妻儿不见面，母子不相

逢，此仇此恨，皆因庞洪哄我，至今日特到元帅跟前剖白。元帅回朝，待处决这奸臣，我恨方消的。望祈元帅班师，必要谨记，奏明天子，除了这奸臣，我死也甘心。”

元帅听了，一声冷笑，想：这番官恨着庞洪，所以前来说明此事。想来庞洪原要害于我，此事还小，私通外国，事关重大。前时师父说他盛时之际，动他不得。如今已应这奸臣倒运之时了，必然要带秃狼牙回朝以为凭证，任他有庞妃势力，到此其间也遮盖不来了。忙又吩咐小军，把秃狼牙好好收管。又说：“求降是断然不允准。”四位辽官听了，无奈何，一同下跪，恳切哀求，多少告诉。狄元帅到底是个仁慈君子，此日是以故意不允准，使辽王以后不敢再犯天朝之意，便说：“若论你邦狼主，两次再三欺君罔上，原不容情，看你四人如此切恳哀求，本帅如若不准，心也不安。罢了，须要将真旗贡献，再备降书，本帅权且收兵还朝。但我也做不得圣上的主，倘若圣上准了投降，就是你狼主的造化；若然圣上不准，休得怪着本帅的。还有一说，珍珠旗再是献假的，本帅即日打破城池，断不姑宽。你们去罢，须请狼主到来相见方好。”四位番臣应诺连声，拜别元帅，众人出关去了，回进城中，吩咐仍复四门紧闭，禀明狼主不表。

再说狄元帅，此日心中喜悦。是时传令众将兵，四门人马收回进关，暂停攻打。若无真旗献出，然后破城。帅令一出，众将收兵，一齐缴令。元帅将番臣恳降，又得秃狼牙说知，众将大悦。刘庆说：“元帅，今有了这秃狼牙出首，乃奸臣倒运了。且还朝奏知圣上，看他怎样分断。若把庞洪正了国法，我们众人忠心辅国为官，倘若仍留佞党，赦他，我等并力同心，除了这害人的奸贼，各各归隐，不要佐这昏君了。”元帅听了，大喝：“休得乱言！且待还朝，再作道理，但此事泄漏不得。倘若庞洪藏过西辽这些宝贝，就无凭证了，除不得这奸臣的。”众将应诺。慢表宋将之言。

再说安平城，城外之兵退去。不独他君臣略略放心，就是众居民，慌张减去几分。

且言度罗空四人，回城奏知辽王。狼主不觉坠下泪来，说：“珍珠旗乃是孤家镇国之宝，五代留传，已有一百八十五年。若把此旗献出，祖宗在泉下，也怪恨孤家了。若献出真旗，宋兵不退，又有失国之虞。”众臣此时也无保旗保国的计谋，齐说：“狼主，这原是从前不合用此计的。前者已将降表送与狄青回朝，又不该通线庞洪，图害于他，不合借兵邻国，复侵宋境。岂料狄青尚在，早间秃狼牙透情说知，要出首庞洪。若是狼主不通线与庞洪，宋主怎晓得旗之真假，狄青也不恨狼主了。如今逼取真旗，如不献出，必不肯退兵，烦恼不来寻狼主，乃狼主去寻烦恼的。臣等别无计策，听凭狼主处裁便了。”番王听了，重重发怒，大骂众臣，一番气忿，回宫去了。

只见番后娘娘与妃子，哭声喧振，尽怨狼主差见。此时狼主见此惨哭，走近前说声：“御妻，孤家自悔不及了。原不该痴心妄想宋朝，至今日，‘马行栈道抽缰慢，船到江心补漏迟’。如今求降，已得狄青准了，只为他要真旗，方肯退兵。若不献出旗，犹恐失国了；若舍出此宝归宋，先祖在天灵也怪恨孤家，如何是好？”番后娘娘听了，流泪大哭，左右还有几个妃子，同声称说：“狼主，你若要保得国，不能保旗了。若然狼主不舍此物，倘再执迷，动了狄青气恼，旗也归宋，国也失了。”你一言，他一语，狼主心头烦乱，只得又出殿坐下，召齐众文武问道：“众卿，真没有良策为孤分忧否？”众臣说：“臣等别无良策，只好献出真旗，宋将才肯退兵。”狼主听了，叹声说：“将此旗献出，使孤家生不甘心，死不瞑目了。九泉之下，怎见先王之面的？”众臣说：“狼主啊，事到其间，若不舍此宝，谅他决不愿收兵回国的。如其失国，不如权且失旗，以待五年十载，人马丰盛，再用良谋，除了狄青，复兴兵杀上汴京，索这宝旗，以泄今日之耻。”

若此众臣几句言词，乃是宽慰国王之意，勿说五年十载，就是二十载、三十年，也不能如

此了。当时众臣别无计策，狼主无可奈何，传旨往库房，把珍珠旗取出，又备了许多珠宝金银，降表降书，原命文武四人前往。四臣又说：“狼主啊，并非臣等今日不肯前去，无奈狄青必要狼主亲到白鹤关献旗投降，方才允准。当臣等回时有言的。”此时不知狼主肯允亲往宋营如何？正是：

图利贪婪多取辱，痴心妄想必成空。

第九十二回

辽王贡献珍珠旗 宋将验明传国宝

诗曰：

辽王屡次动干戈，兵败今朝益若何。

贡献真旗传国宝，方能大宋准求和。

再说辽王已把珍珠旗献出。众臣又说：“狄青要狼主亲到他处求降。如若不往，犹恐狄青不肯退兵的。”此时狼主闻言大怒，说：“你等今朝勒逼孤家，若要孤家前往受辱，除非砍下孤的头颅也。”此时度罗空无奈何，只得与拉里、沙哈、锦勒商议：“想来狼主亲往，原也难以讲话的，不若我等仍去走一回罢，再用好话恳切哀求，或者允肯也未可知。狼主亲身前去，防羞他面光的。”四臣当时辞别狼主、众臣去了。狼主回进后宫，安慰后妃一众，说：“献出珍珠旗。”与番后另有一番言语不表。

再说狄元帅想来，并非自己无情面恃强，必要他献旗，然后收兵。只因圣上旨意难违，这是庞洪害我之谋，所以必要真旗的，纵要留情也不能了。元帅正思量间，忽有小卒报说：“后上元帅爷，今有西辽国王，差遣四位官员，贡献珍珠旗来求见。”元帅听了，吩咐众将说道：“今日比不得从前胡乱收取，必要验得明明白白，方可收得。略有一些假混者，不可收他的。”众将说：“元帅之言有理。”众将站立两旁，元帅命小军收水一大缸，烈火炭一大盆，以备验旗所用，军士领命去了，又大开关门，传唤进四名番官。

不一时，四位番官进入关中。这元帅爷肃肃威严，刀枪密密，剑戟层层。元帅坐在帐中，两旁立着四员虎将，杀气森森，阶下许多军卒齐集。四名番臣见了，觉毛发悚然，慌慌忙忙走上帐前，参见元帅，即立阶下一旁。元帅就问度罗空，说：“为何你狼主不来相见？其中必有原故的。”度罗空说：“元帅听禀：只因狼主本要亲来求降，一则无颜来见元帅；二来惊恐已成疾，现在卧床不起，求元帅宽洪海量，准他免到，感恩不尽。今将真旗一扇献上，贡礼四车，降书一道，打发卑职等代着狼主，送上元帅。小邦狼主原有滔天大罪，只求元帅开一线之恩。狼主如今知罪了，以后决不再胡为的。”这狄元帅并非必要辽王亲到，无非要他看看军中严整，当面劝训他几句，好待他死心塌地悔改前非，永不敢再犯之意。今见辽王不到，又装成假怒，说道：“本帅也知你君臣了，并非你狼主惊忧成疾，说什么无颜有颜的话，无非尚不肯低头降伏的意思。你们休得巧语花言来哄本帅。如今狼主不到，说也徒然，快些回去说知，总要狼主亲自到来讲话，本帅方允退兵。”番官四人听了，心中着急，又是恳求一番，说了许多好话，元帅故意推却一会，便说：“本来原要你狼主亲到，本帅方允。姑念你等如此恳求，暂且准了。但这扇旗之真假，必须看验分明的，免得又将假旗蒙混了。”度罗空说：“只求元帅验看便了。”

狄爷传令，取火摆于阶下，要将旗试验。众番臣想来：他试验不在行的，无非胡乱看看就

罢了。岂料他把这火炉来摆开在此，如此必然知道了。但此旗从未曾到过中国的，未晓何人说明此宝。幸喜旗是真的，凭他试验，有何妨碍？此时即拿到真旗。元帅吩咐，取出假旗，两扇旗当众目细加观看，其款式一样，大小相同，五颗大珠是假的，仍分四角中央，但假旗颜色鲜明，针线簇新，真的颜色烟采，针线都发起锈了。元帅看罢，命将假旗放在炉内，但见顷刻烟火盖了，此旗登时烧化，单存珠宝在炉中。元帅又命将真旗放在炉内，但见火不沾旗，烟不冲起，炙了一刻，拿起旗看，仍复如旧，不损分毫。若问这真旗，内有避火珠的好处，所以遇火不能焚化的。元帅一想：火不能化，这旗已合师父之言了。又命扛去火炉，取水来，军士答应，即抬去火炉，四人抬来一大缸清泉，放在阶心。元帅吩咐，将旗浸于缸内。停一会，拿起旗一看，又是并无一点水沾于旗上，这是旗内有分水珠的妙处。但是，定风珠必须在狂风大作之时，将此旗展动，风可止定。有风必有尘，旗上又有避尘珠，此时无风尘不动，自然不能试验的。元帅又吩咐，取至浓浓墨汁一瓯，就将此墨水灌于旗上。但见浓浓墨水，一点不沾染，颜色如初，此乃移墨珠之妙用。此时狄元帅喜悦，五将发笑称奇：真乃一件人间至宝。

元帅试验分明，命将旗收了，套装回锦囊中。又将降书、贡礼，一一检点明白，谨谨固封交讫，交与石将军收管。元帅又对辽臣说：“本帅今朝法外从宽，须说知你狼主：自今以后，不许妄思侵扰，须要谨守臣规。倘若再萌妄念，一国生灵，尽为乌有，断不再饶，所取地方，一概交还，照旧各分疆界的。”四位番官连声诺诺，拜辞元帅与众位将军，回城去了，将情上达狼主。辽王听了，心中怀恨着五虎将军，无奈只得传旨，往城厢内外抚安百姓，宫中后妃方得安心。不说辽国君臣有话。

再说狄元帅是日出榜安民，又差焦廷贵先回朝中，上本奏捷。焦廷贵一想，说：“我焦廷贵，如今出头了。前时做这解粮官，真是气闷得紧。如今回京，一程爽爽快快，岂不有趣么！”是日，拜辞元帅、众位将军，回朝去了。

此时，狄元帅取换得真旗，满心欢悦，说声：“众位将军，本帅已得你们帮助，又亏得公主到来，收了妖蛇，才成功。本帅今欲修书前往单单国，免得公主挂怀，又免国王记着从前之恨。各位将军以为何如？”众将说：“元帅高见不差，正该如此。”

是晚，元帅命大排筵宴，庆贺众将兵之功，大小三军，多有犒赏。天色已晚，元帅吩咐：“堂上不设灯烛。”众将说：“元帅，天色将晚了，因何不设灯烛，是何原故？”元帅说：“列位将军有所不知：这扇珍珠旗上有避火珠、分水珠、移墨珠，都已试验了的；尚有夜光珠、定风珠、避尘珠，三珠不曾试验的。今无风尘，二珠不能验了。今夜且不用灯烛，且将此旗展开，试看这颗夜光珠如何的？”便令石玉取旗展开，一刻毫光灿灿，堂上生辉。元帅大欢喜，又称赞妙绝，众军士议论称奇。此旗插在堂中，犹如火珠。元帅将旗作烛，开怀吃酒，说：“列位将军，旗果也妙啊。”众将说：“元帅，旗虽是真的，但不过多几颗珠子。圣上宝库中，难道没有珠子么？”元帅说：“列位将军，从前本帅也不知其细故，所以胡乱收旗，在天王庙师父说与我：‘旗上有六颗珠子，可免水火之灾，风尘之患’。圣上原无取旗之意，乃是庞洪哄奏，圣上差本帅征西。倘取旗不动，身丧西辽。圣上听了庞洪所奏，那里知他要来图害我的情由。如今害我不成，又有秃狼牙对证，要把他私通外国情由陈奏明白。纵使万岁宠幸贵妃，也遮盖不来了。”众将呵呵发笑的喜欢。元帅命收去旗，帅堂上点来灯烛，再作乐吃酒毕。是夜不表。

次日天明，狄爷修书一封，着刘庆前往单单国投送国王，限期半月回来，一同班师。飞山虎领命，带些干粮，驾上席云去了。狄爷养军一月，选日班师。又设祭祀被杀的冤魂一番。书中慢表。

再说飞山虎，奉了元帅之命，席云一程无碍。走了数日，到了单单国，投通书信。当日国王、公主见了来书，觉得心安。狼主回复了书，付交刘庆，款待酒筵数日，作别而去，仍驾云头走路慢表。

又言公主想念丈夫，说：“他既伏新罗，又平辽国，立下多少汗马功劳，保护中原宋王，哀家得配这小英雄，也是姻缘善果。今着刘庆投书来，说西辽已伏，不日班师回朝，定有钦差前来迎接我去了。”公主之言如此，不知后文如何？正是：

久别夫妻将聚会，常依父女暂分离。

第九十三回

五虎将平西还国 狄元帅奏凯班师

诗曰：

五虎英雄大国军，腾腾浩气似天神。

西辽征伏班师转，奏凯还朝面圣君。

当下公主见丈夫来书，说西辽已投降了，即日班师，回朝就奏知天子，来宣召于他，想来心中十分称快，得其夫妻完叙，婆媳相依，想回头又舍不得父王，长叹一声，说：“父王啊，不是女儿不孝，顾不得你，只是女儿百岁，难在身边的。我若到中原时，交回一个孩儿与你便了，承接香烟的。”这公主立心到中原，所以他日用心爱物件，一一收拾好，等待钦差到来接取。只有狼主日日心烦，为何把女儿配与狄青，前时只想他不回归大宋，永在本邦。岂知他一心回宋，如今又平定西辽，取得真旗回国，定然陈奏天子，宣取女儿到中原去。孤家若不许女儿前往，一来违逆圣旨，二来误了女儿终身。若她去，别了孤家，那里割舍，如何是好？不提国王烦闷。

再表刘庆驾云不停，赶路回到白鹤关，将国王回书呈上。元帅拆书细看，无非是贺喜平西的话，问候平安的套言，不必多述。

忽一日闲暇中，苗显说：“张将军，我有一言告说：前时你在我茅舍时，家母见了将军，欲将胞妹翠鸾许你，一则贫贱之家，二则交兵之际，故前此未敢告说。如今闲暇，故敢后齿，但寒贱不能仰攀，未知将军意下如何？”张忠听了，哈哈发笑，说：“某是个粗鲁之夫，焉能与令妹为配！犹恐他憎嫌我丑陋的，这也做不得的。”苗显说：“将军，你那里话来！我舍妹也不是国色天姿之美，如何憎恶起粗丑来？若将军不弃贫寒微贱，便是良缘作合了。”天凤道：“若将军不嫌，伯母留心，便是姻缘匹配之端了。将军若是允了，我当作伐的。”张忠说：“妻室是我必要的，只为如今身心未定，且待回朝之后，再行定夺便了。”苗显称是。

此时光阴迅速，等候已有一月，班师吉期已到。元帅传令，六位将军把人马派点整齐，排开队伍而行，吩咐要约束三军：“所过地方，不许惊动居民，奸淫妇女，酗酒喧哗，违令者斩，军法决不姑宽！”众将齐声答应。元帅又命带出秃狼牙。停一会，秃狼牙带到。元帅呼声：“秃狼牙，本帅如今准你狼主投降了。本帅前时一向留你在此，非为别事，与你一个商量，只为庞洪是一个大奸臣，屈害多少忠良，几番谋害本帅。今又私通你国，私收财宝，今日本帅要除国家大患，所以带你回朝见主。你须要实实证他，切勿虚言，将真作假。若能除了奸臣，我邦自有多少忠臣领你面情。”秃狼牙听了，心中明白，叫声：“元帅，说起庞洪，真恨杀人也！他哄我已将元帅害了。我原是个直性人，信以为真，返国将情奏知狼主。后来元帅尚在，险些我一命难逃，庞洪正是我的仇人。今日元帅吩咐，愿见天子，顶力攻他。”元帅听了大喜，说：“张忠为头队，余人分五队，拔寨起行。”西辽国文武，齐来送别，城中众百姓也远远跪送，仍扯起五虎平

西五扇大旗。一程奏凯歌行也。且慢表。

只讲雄关孙秀，常常恨不能狄青他战死沙场，方得快心。岂知边庭报他征伏新罗，今又报捷，降伏西辽，真旗献出，即日班师回朝了。孙秀急得心如火炙，想来无计可施，急忙修书投送岳丈。是日，庞洪接书看罢，仰天长叹而已，说：“用尽几番妙计，害他不得，莫非天意如此，这小畜生功劳愈大了。”只是纳闷昏昏。

且说焦廷贵到了汴京，先到包爷府中禀知。包龙图闻知大悦，次日上朝奏知天子。嘉祐王听了奏，龙颜喜悦，降旨：“等候有功之臣，众文武代朕接迎。”各大臣齐称：“领旨！”退班。

当日众王侯大臣，多少忠良，好不喜悦，都说：“狄王亲年少英雄，功劳浩大，五虎果称名将，宋朝天下，若非他保护，早被西辽夺了。”崔爷说：“天子的洪福齐天，故出此英雄佐弼。如今不日回朝，圣上必加隆宠了。”呼延千岁说：“如今圣上隆宠他，且看庞洪再有何计害否？”按下众大臣之言。

且说焦廷贵到了狄府，进内报知太君，又往南清宫、天波府二处飞报，人人欢悦，心安不表。

再说狄爷一路班师，到狮子岭，再行程数天，已近雄关了。元帅传令安扎，打发萧天凤、苗显回家，安慰母亲，但不可耽搁，即要回来，同到京候圣上封官的。二人领命，回家见母，将助战平西说知母亲，又把翠鸾许配张忠之事说明。周氏听罢，欢喜万分。二人不敢久留，取出些银两，交与母亲，安慰数言，一同上马而去。

大兵行程半日，到了雄关，孙秀勉强开关迎接。范仲淹、杨青左右，一同相接进帅堂，齐齐坐下见礼毕，把平西事情略谈一会。此时天色将晚，孙兵部免不得吩咐备设筵席，款待众位英雄。随征将士，一概多有犒劳。是晚开怀乐饮成功酒，真乃热闹纷纷。不能尽述。

当时，狄元帅犹恐一到三关，秃狼牙见不得孙秀，只为他前时奉命私进中原，图害狄爷时，已经过雄关，如今只防孙秀认出了秃狼牙，就机关败露，除不得奸臣，故狄元帅先令他穿了中原军士服式，正是十万之众杂于其中，信孙秀那里一夕认得出来？此乃狄爷先已虑及于此的。当时孙秀实乃心中烦恼，吃酒间焉有心来问及平西的事情，只是陪着吃酒的，呆呆不语。只有范、杨二人，与狄爷谈谈说说，酒至二更，方才吩咐收拾残肴，四人各告别。狄爷与众将就在关中安歇，军士在着关外安营。

次日天明，狄爷吩咐起程，即时别过孙、范、杨三人，出关而去。若是一大臣过境，也有官员迎接，何况狄爷乃是狄太后娘娘嫡侄，当今天子内亲，功大封王，正是功勋汗马之臣。是以所到地头，俱有文武官员，大小纷纷备酒宴送程仪，狄爷一概俱已不受见礼。又有悬灯挂彩的迎接，狄爷心中反不悦，说道：“本藩不爱奢华，何必如此费用？朝廷钱粮，就是百姓的脂膏了。”此时一概命收撤去。这些官员没趣，即收回程仪，撤去灯彩，所到地方，百姓无不欢悦，香花灯烛恭迎。

大兵一路，到了汴京，有文武大臣、王侯一众预先奉旨，出王城十里来迎接。大兵到了一处所在，狄元帅出令，吩咐安下营盘。此时，众王爷大臣，见了狄元帅下了马，齐齐上前拱手，呼声：“狄王亲，下官等奉旨，代圣上迎接于你。”狄爷听了欠身打拱，呼声：“列位大人，小将乃一介武夫，有何德能，敢劳各位大人移玉远迎，下官何以克当？”众文武齐说：“王亲大人，你两次平西，功劳莫大，下官等特奉圣上所差，代接有功之臣，理所该当。”狄爷连说：“不敢当！”又有许多套话闲谈，不能尽述。

当时有庞洪斜目看看狄青，想来：他威威烈烈，较胜前时。原不知这小畜生平生有基本

领，一人四将，能撑住宋室乾坤，屡谋害他不得。同心协力，征伏西辽，如今国内平宁了，老夫想来一计，且待他来朝上朝，等吾把这珍珠旗看验。倘若又是假的，他又上当了。旗假的原有欺君之罪，必要摆布小畜生的。不表国丈之言。

且说众大臣请狄爷回府，好待来朝五鼓见驾。狄爷应诺，即传令众将，共暂且在营中存顿，伺候来朝有了圣旨，然后定夺。又令石玉带了四车贡礼，一扇宝旗同行。其时由孟定国、焦廷贵领了许多狄府家丁，前来迎接。狄爷骑上现月龙驹，带了焦、孟二将，各官员拥护而行，正是文武相随分左右，看来不啻随着天子御驾一般。如此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正是：

虎将功勋今浩大，宋朝社稷又坚牢。

第九十四回

成大功归家见母 复圣旨当殿参君

诗曰：

汗马功劳大勋成，班师奏凯达朝廷。

英雄自此方休息，母子团圆欢乐宁。

再说狄爷一路回至王府中，笙歌彻耳，音乐达天，好生热闹的光景。王府是日，纷纷车马临门。狄爷下马，进了府堂，吩咐不必发放号炮。一来恐怕号炮轰天，有惊天子龙驾；二来近有各王侯府宅，皆犹恐着惊。此是狄爷一点诚心。此时归到王府，殷勤辞别各位官员，独留住了包龙图，携手共进内堂，分宾主坐下。家将送上茶一盅，吃毕，说起平西事情，有庞洪私通外国、私受外邦财宝，狄爷细细说明。包爷听罢大悦，说：“狄王亲，你既带进辽臣，是来作证，他乃知识深广处，来日奏知圣上，凭他纵有庞妃势力，只是难以作情了。今朝倘扳倒这大奸臣，如此则四海升平，永无国患矣！但所虑者，这扇珍珠旗。下官还要问你，真假可实实分辨否？”狄爷说：“包大人，此旗已经下官当时对众验试分明了，且请放心。”包爷说：“若果真旗，王亲没有破绽了，就不妨与奸臣讲话的。下官告退，明日朝房讲话罢。”

此时狄爷送出包龙图，复进内堂，见了太君，说声：“母亲在上，孩儿拜见。”太太说：“孩儿，你客路劳心，只免礼罢。”狄爷说：“母亲，孩儿久违膝下，不能侍奉晨昏。今见娘面，正当叩礼的。”即时深深四叩首起来，又有家将妇女，一同叩头千岁不表。

当时，老太君一看孩儿，便呼：“儿啊，为娘只说你在外邦沙漠瘴烟之地，久羁耗费精神，归来定是容颜改变，原来不过与从前一样的。”此时怪不得太太之言，比方经商客旅，在外回来，归家面貌多有改变的。或脸白变黄改黑，或貌少的苍老了。如今狄爷一些面色不改，是何缘故？只因他在游龙驿内服了王禅仙师的灵丹之妙处。虽不得长生不老，然而服了此丹，精神倍长，到花甲之期，与少年一般，颜色未衰，也是得仙丹之力。狄爷说：“母亲，你说孩儿面容不改，但儿貌虽然不改，然母亲鬓已白了，但未知孩儿去后，母亲身得安否？姑娘贵体若何？我要亲自往南清宫相会姑娘。”

做了官到如今，只有三人是他放不下心的。一者是生身之母；又是大恩的姑娘；又有一人，是他妻公主也。这公主虽是未久夫妻，想她一心无二，两次兵危，他一闻知，亏他即来搭救。恩情可谓两尽也，他乃一女中豪杰。狄爷所以放心不下的，所以请了母安，就问姑娘了。太太说：“孩儿，自从你去后，娘日夜挂心，身体平安，还赖上天庇佑。今朝虽不算强健，也无患病之灾。喜得你今日还朝了，姑娘母子，幸赖平安。他平日待你如此怜惜，去后也必挂怀，丢你不下，但你往征西辽王，又如何肯献出真旗，你且细细说与娘知。”狄爷将到西辽交锋战杀长短，一一细细说明。但前书已表过，如今不必复谈。太君听了，欢然大悦：“难得仙师下凡，

贤媳再助，今日降西回来见驾，圣上必然隆重孩儿了。有这番官对质，庞贼难逃脱的。”母子正在言谈，忽报说石将军进来了。此时石玉就将贡礼、宝旗，交明狄爷，又来拜见老太君。太太含笑说声：“郡马，老身小儿，深感你们同心协力帮扶，方才得今日，使我母子团圆，真乃我母子的恩人了。”石将军连称：“不敢！”说：“太太啊，此乃与朝廷出力，小将又得蒙千岁提携，感激不尽的。”此时与太太言谈一会，又说：“千岁，此刻天色尚早，没有甚公干事情，容小将往岳父那边去看看母亲，就回来的。”狄爷说：“贤弟，正当如此，来日朝房相见便了。”石玉此时别过他母子，回归赵王府，拜见岳父母、母亲、郡主，也有一番叙别之谈，长短之话，不关紧要的，书中不表。

且说狄千岁母子，言谈分离之话一番，日已午中了。别过母亲，又到南清宫，拜见太后、姑娘，请安毕，狄太后春风满脸，把侄儿细问一番。狄爷说起平西之事，又说庞洪私通敌国、收藏财宝，一一禀明太后。娘娘听罢，心头大悦，说：“贤侄，你明朝面圣可陈奏明。如若当今仍溺爱不明赦他，自有姑娘出头，与他理论。”狄爷应诺。又有潞花王闻知进来相会，表弟兄见礼言谈，无非说平西庞洪的话。是日，瞒了宫人，排上酒宴，狄爷吃了一会，拜别回府。娘儿再说长篇的话休题。

是晚，狄爷灯下写本一道，志在除奸的。来日五更三点，梳洗更衣，就差焦、孟二人，押送贡礼，到午朝门外伺候。狄爷家将提灯引道，但见处处朝房，文武先后而来，见了平西王，许多趋奉的套谈。停一会，龙鼓敲，景阳钟撞，净鞭三下，天子临朝。文武官员挨次而进，朝参天子，分列两班。有值殿官传旨毕，忽文班中出班说：“臣龙图阁学士包拯有奏：今有平西元帅狄青，征伏西辽，班师回朝了，现在朝门候旨，伏乞圣上宣召。”嘉祐王即时传旨宣进，英雄即俯伏金阶。天子见了有功之臣，龙心大悦，即传旨：“御弟平身。”赐坐东首：“有劳御弟劳神费力，与寡人出力，再平西辽，功勋浩大。但往换真旗回来，这扇旗可带上殿，与朕一观。”狄爷奏道：“臣托吾主洪福，先到新罗，征伏他邦，已有降书降表求和，并将贡礼呈献。如今西辽再降，亦有书表、贡物投呈，倒换得真旗，亦一并俱在，容臣送呈御览。”狄爷出到朝门，取至真旗呈上。

仁宗天子看过降书，正欲复看珍珠旗如何，闪出国丈俯伏金阶，说：“臣庞洪有奏：从前狄王亲费了许多辛劳，取得珍珠旗回朝，岂知是假的。如今二次平西，倒换得此旗，须当立验真假，免得辽王又把陛下欺的。”天子说：“庞卿之见不差。”传旨：“取旗验观。”有值殿官解去锦绶囊，将旗展开。天子一观，龙颜欢悦，说：“此旗款式与假的一样，然而颜色烟采，针线细锈，必是真的了。”又命两班文武观瞻，多称是真的。内有庞党几人，都不开言，单有国丈说：“此旗真假尚还未分。”天子说：“庞卿，怎说未分真假？”国丈说：“臣思此旗，乃西辽传国之宝，必有几件宝贝在上，如今只有几颗珠子在上，有何希罕的，到底不是真的！”狄爷呼声：“国丈，你说旗是假的，未晓真旗有何宝贝在上，有何妙处？可将真假分明，当面再验试。如果不是真的，然后再行处决下官的。”众大臣多称：“有理。”天子笑道：“庞卿，御弟所言不差。卿乃朝中老臣，必然分晓的。你且说分明，然后验旗便了。”庞洪此时倒也顿口无言。

包爷说声：“老国丈，你是一位当朝宰相，练达老臣，既晓珍珠旗是假的，可把真旗说明，有何宝贝的妙处。若试验假的，狄王亲又有欺君之罪了。”当时，众位王爷、大臣，多怪着这奸臣，一同动问，急得他无言对答，带愧又羞。天子又说：“庞卿，你如若知道便说明白。若是不知，竟说不知，默默无言，是何缘故？”国丈说：“陛下，臣也不过揆情度理而言。想那珍珠旗，既是西辽传国之宝，必有人间罕见之宝珍，如今旗上几颗珠子，天下最多，人间尽有，故想来不是真的？是何大用的妙处，臣实不知。”嘉祐王说：“既是不知，何必多言！”天子又问：“众卿家

可知道否？”众臣说：“陛下，臣等着实不知，故不敢多言。”国丈说：“如此，狄王亲必然知道旗的妙用了，何不说分明！”狄爷说：“老国丈，我若不知，怎得安心回朝的？”天子微笑，说：“御弟既知，何不说明此旗妙处，免得真假狐疑。”

狄爷说：“臣后陛下：那旗上六颗明珠，一名定风珠，一遇狂风可定；一名避火珠，若逢烈火可避；一名分水珠，纵然万丈波涛，见珠即退；一名移墨珠，墨染了，见此珠即无痕迹矣；一名避尘珠，若有此珠，则纤尘不染；一名夜明珠，夜间黑暗，珠亮如火。有此六珠，永无水火风尘之患，实是人间至宝，天下奇珍也。”国丈又说：“此乃口说无凭，必须面试，方知确实。”狄爷听了一笑，说：“国丈，下官在西辽试验无差的。”天子便问道：“御弟啊，未知怎生验试的？”狄爷说：“只要一盆烈火，一缸清水，放在金阶之下，便可验了。”此时不知验旗之后，如何有分教？且看下回。正是：

运至英雄从此吉，时乖奸佞已将危。

第九十五回

当金殿试验真旗 达朝廷鸣攻国贼

诗曰：

取得真旗回本邦，当君试验宝珍彰。

六珠罕见人间少，圣主龙颜悦喜扬。

前书狄爷呈进珍珠旗，满朝文武，也不知此旗的妙处。当时狄爷又奏说：“陛下，如若要试验此旗，速备一火炉、一水缸来，便验出真假了。”嘉祐王听了，即传旨穿宫内侍，即时取到清泉一缸，放在金阶之下。狄爷提过这扇旗，浸放缸中。此时，仁宗天子步落金阶，文武百官皆跟随下殿，只有庞国丈满面通红。当即旗浸一会，拿起一看，旗上并无一点清泉沾染。君臣一同赞美，单有庞国丈呆呆不语。少刻红炉火已扛进金阶，狄爷又放旗在红炉火中。国丈斜目而视，默默无言，不知他心下有何妒嫉想象。君臣多说：“不要焚毁了，拿起才是。”狄爷微微含笑，说：“不妨的。臣曾在辽邦已试验过了。旗上有避火珠一粒，恁你长烧，不能焚化的。”如此已有半个时辰，又提起旗看，君臣共观与未曾落火的一般。君臣看罢称赞不已，狄爷又说：“臣后陛下：此旗水火不能侵，皆因避火、分水二珠之妙处的。”天子点首说：“果然妙啊。”此时，天色尚未光亮。狄爷说：“再请陛下，命隐去灯火，将旗展开，立试验夜明珠了。”嘉祐王传旨：“拿去灯烛，将旗展后。”但见满殿红光，照耀如同白日，君臣大悦，各各称奇。此时，天还未明，又将移墨珠试验，墨水浓泼，果不能污。狄爷说：“陛下，如今风尘不起，避尘、定风二珠，必须狂风大作，方能试验分明。”天子闻言说：“四珠已试验过，料想二珠不是假的，且待有风尘起时再验罢”即时降旨：“将旗包裹回锦袋中，抬去水缸、火炉，又将贡礼检点分明，收归宝库中。”

狄爷又说：“臣尚有众将功劳册子，上呈御览。”天子看明，降旨：“候孤另日论功封职便了。”狄爷奏道：“臣还有一本，上读天颜，请陛下详观。”天子取本展开御案，龙目细观，不觉勃然发怒，便呼声：“庞卿，你在朝有多少年分的？”庞国丈奏道：“臣立朝三十有七年了。”天子说：“先王待你如何？寡人待你如何？”国丈奏道：“先王待臣，恩如渊海；陛下之恩荫臣，如天之高，地之厚也。”天子说：“你既然恩德分明，何不丹心报国的？定然寡人薄待于你，故不肯忠心报国的！”庞洪听罢大惊：圣上说来之言不好，未知狄青本上如何劾奏于我？即奏道：“臣深沐君恩不浅，时常存着报国之心，历年伴驾，为国爱民，并无差错，优乞我主参详。”天子说：“你既说忠心报国，不该暗通西辽的。”庞洪听了圣上之言，心中越加着急，俯伏阶下奏道：“陛下啊，臣并无私通辽国之情，此乃无凭之说，准信不得。”天子一想，说：“你这句话也推得清。但据狄青本上说来，西辽初次投降，原献出假旗，后无多日，番人秃狼牙私进中原，送你几桩宝贝，要你奏称假旗，贪赃害国，除却狄青，西辽方好兴兵，夺取中原天下。你若心存报国，不该私受外邦财宝；既然你说无差，因何受贿图害功臣？害了御弟，没了勇将，是何道理？如若你

今贪有限的珠宝，把朕江山轻轻付与那西辽之国，机谋尽露，还将忠君爱国之说，欺哄于孤。”庞洪听罢，吓得浑身冷汗，面如土色，说声：“陛下啊，这是狄青与臣不善，无中生有，捏情谎奏陛下的，我主不可听他，还求陛下究问狄青诬捏谎奏之罪。”天子道：“胡说！狄青与你同为一殿之臣。纵有小怨，也不来诬捏于你。”狄爷又出班说：“臣有奏，国丈说臣诬捏于他，臣也分辨不清，圣上也彼此难信，幸喜微臣还有主张。班师之日，臣已带进秃狼牙，只要圣上勘问这辽臣，便知谁是谁非。”天子准奏，即宣进。

秃狼牙金阶见帝俯伏山呼说：“罪臣秃狼牙见驾。愿我主万岁！”此时，国丈见了秃狼牙，浑身犹如火炙，心内恰似油煎，恨不能插翅腾空了。一班奸党，也为他担忧。有各位忠臣，心中大悦，旁眼看看庞洪，暗说：“这奸臣今日倒运了。且有对证，有何抵赖的？”当时，天子呼声：“秃狼牙，你是西辽国内之臣么？为甚么官职？国王差你把财宝物件送与庞洪，图害狄青，此事是真也，须直说。若是狄青买屈于你，也要直言。恕你无罪，放心明白奏来。”秃狼牙说：“罪臣启陛下：初次天兵征伐小邦，狼主的雄兵猛将一齐消灭了。狼主心头着急，众文武又无良计，后来小邦公主飞龙，定了一计，假造旗儿一扇，以为缓兵之计，混进中原，要伤狄千岁，一来与丈夫报仇，二来再好兴兵，岂知反被狄千岁伤了。后来圣上将骨柩送回小邦，狼主又生一计，备了玻璃杯一盏、月花镜一面、醉仙塔一座、醒酒珠一颗，又有猫儿眼、璧玉、金珠等物，打发小臣混进上邦送与庞洪，对他说明珍珠旗乃是假的，要他奏明陛下，除了狄千岁，小邦狼主然后可复兴兵。此时，庞国丈将宝物般般收领了，又款留罪臣数日。再等候十余天，他说：‘已将狄千岁性命断送了。’故臣信以为真，即时回邦见主，奏明狄千岁已被庞太师害了，是以狼主与邻国借兵，再犯天朝。岂知狄千岁未死，复又领兵到来。此时狼主说臣作事不力，更有欺君之罪，几乎把小臣首级砍了。亏得众大臣保奏，方得免一刀两段之苦。罪臣官居得胜将军之职，不是下吏小官，只因被庞太师哄弄了，狼主罚我看羊牧马之苦。所以常常痛恨切齿于他，一闻千岁征伐我邦，特往告知千岁。今日驾前，罪臣实说，一字无差的。”

天子听罢奏言，龙颜发怒，说：“你今还有何抵赖的？真乃欺君误国的老狗！”此刻，庞洪吓得魂不附体，说声：“陛下啊，这是狄青行贿买嘱辽官，捏言妄奏我主的。臣从不曾见过这秃狼牙，何曾收他财宝？”转声说：“秃狼牙啊，我平日与你无冤，往日无仇，何苦受了狄青的贿赂，将我陷害起来。”秃狼牙说声：“太师啊，你好佞滑口才，真乃刁奸之辈！我与你原是没仇冤的，因你收了狼主的宝贝，险些害我身亡。你在中原安享，我受看羊牧马苦辛，你心何残忍！上有天，下有地，怎好冤屈太师？况且狄千岁乃光明正大的英雄，怎肯瞞心诬捏于你？今朝料想难以推卸的，在圣上跟前，必要实说的。”

又有包爷出班奏道：“臣包拯有奏，臣思庞洪私受西辽宝贝，大罪非轻，怎肯轻易实言。秃狼牙对证之言，必非虚假。但是如今争论不清，依臣愚见，何不多差几位官员，多带百十兵丁，前往国丈府中搜一搜。如若搜出真赃，国丈再难以争辩了。”天子说：“包卿之言，正合朕意，即烦卿前往搜的。”包公说：“臣一人去不得。”天子说：“这是为何？”包公说：“若臣一人前去，庞洪必定说臣有私了。多差几位大臣，好待庞洪没有推却的。”天子听奏，说：“包卿之言有理。”抬头看看两边文武，文差钦天太史崔扣命、吏部天官文彦博；武差大都督苏文贵、静山王呼延赞，同着包公。文武官员五位，奉了圣旨，辞驾即刻出了午朝门而去。

只急得国丈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浑身发抖，只恨无一人先通了线到府，藏过宝贝，方得性命延生。不然，今日失害在狄青之手了。此时天子震怒之下，好不慌张，心中思算不来，眼见得死在面前。不表庞洪慌乱，慢言五位大臣。

先说庞贵妃也知了此事，吓得慌张无主，即差太监王仁，从后宰门从速到了相府。不必通报，直进内报知母亲，要他快把西辽财宝收藏了。如若搜出，大难临门。这王仁即日如飞来到府，方得进内，要与国太禀明此事。府门外已来了五位大臣，一千兵卒，团团围住相府，吓得众家丁、大小妇女，慌作一团，喧哗振门，将要奔逃性命。岂知前门后户七重相府，也被众兵丁密密困住，并无一处逃窜得，好不惊慌。以后搜出西辽赃物，此乃庞洪屡要计害狄青，今日奸谋败露，反害了自身。正合着：
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第九十六回

搜相家贪赃败露 证国贼瓜葛相连

诗曰：

作恶难逃是古言，奸谋败露命难延。

贪赃误国欺君上，今日弗遮前日愆。

话说文武五位大臣，带兵一千，把庞府围了。不独府中家人惊惶，连王仁太监困住府中，慌张无主，一字也说不出。这些众家丁，到底不知围困他府中何故？只得开了府门逃走。王仁是心中怀了鬼胎的，缩缩，正要踱出府门而走，岂知五位大臣，进了府堂。有呼延千岁，环眼圆睁，喝令：“将他拿住，待迟一刻，拿去见圣上。”这王仁硬说：“我是贵妃娘娘打发我来探望国太的。呼延老千岁，不要认错了的。”呼延千岁说：“本藩不管你，且到圣上跟前，你才讲话。”

此时，庞家国太还未曾听明白王仁之说，急急忙忙走出外堂，就说声：“列位大人，我家不犯朝廷律法，为何众大人带兵前来喧闹，是何原故？”包爷叫声：“国太，休要心烦。我们奉旨而来，要取西辽国内送来的几件宝贝。圣上要拿去看看的，国太藏在那里，快些拿出来罢。”国太说：“大人啊，这是没有的。”包爷说：“送礼之人，现在金殿上，国丈亲口说是有的。国太休得推辞，快些拿出来，以免动搜。”国太说：“大人啊，委实没有，叫老拙那里觅来？”崔爷说：“包大人，谅他不肯拿出来。”文爷说：“不必理论了，且去搜罢。”苏爷即吩咐众人：“速速去分头查搜。”这百余人领命查搜，庞府家丁纷纷逃匿。

此时国太已心震胆寒，说：“相公不知如何露出机关的？平日我时常叫他及早回家乡去罢，可恨他日延一日，只说不妨回答于我。今朝倘若搜出了，大祸不浅，伏望神明遮过众人眼目。搜不出真赃，方保无虞的。”

此时包公走进他书房，想：“这奸臣平日间还有许多弊端，今日趁此机会，细细搜查，或者还有什么私弊破绽处，也未可知。”四处查检，只见书房内桌子上，有一小匣。包爷揭开一看，有拆碎封皮书两封。包爷拿起细看，这封书乃是庞洪送与王正的第十三次的原书；又看一封，乃是孙秀送与岳父的。这两封书，一连今日败露出。实由庞贼立心不善，作恶太过，所以日久月长以来，失于检点。一看，庞丞相写去回书，也在此匣，未曾烧毁。只为这是他内书房中，除了庞洪妻子之外，家丁、使女俱不许进去。若楼外书斋，家人要进去，也得进去的。故二书留在内书房，他不以为意，今朝落在包公手内，平日机谋，如今一旦败露。包爷即将二书包藏于袖中，步出书房，说知四位大臣，人人喜悦，说：“这庞洪往日使尽千般诡计，陷害狄王亲，他今恶贯满盈，反使奸谋尽露。虽有女儿势力，也不能遮盖了。如若圣上仍要宽恕他，我等众人齐口合攻，必要除了他的。”

五位大臣正在言谈，只见众兵丁一齐拥至禀说：“搜出几桩精奇物件，藏在国太房中，是小匣两个，藏了此物，不知是否？请列位大老爷分辨。”此时五位大臣开了拜匣，内有西辽王礼单一纸。众大人看过，将物件对礼单，一些不错。众大人各说：“庞国丈欺君大逆，固罪重如山，国太也不能无罪的。”即吩咐兵丁，将国太押解了，跟随五位大人，出了府门。

进了午朝门，五臣呈上赃物，奏明天子。当时龙心大怒，喝声：“你这老狗才，如此欺朕！所行全无法。如今真赃现在，还有何言抵赖！”此刻庞洪虽极奸刁，也刁不出来了。一见西辽物件搜到来，心内战战兢兢，俯伏金阶之下，口也难开。

又有呼延奏道：“臣等奉旨，前往国丈府中，有内监王仁，见了臣等，慌慌张张，形状甚是可疑。臣将他拿了，伏乞圣裁。”包爷也出班奏道：“臣在庞洪书房内，查出两封书。一封是庞洪送与驿丞王正的；一封是雄关孙秀送与庞洪的。今臣带进，上呈圣览。”仁宗天子细看二书，骂声：“老狗头，好欺君误国也！毫不念惜国恩厚享，只图私利，谋害功臣。你与御弟，均是寡人至戚，同为一殿之臣，因何与婿同谋，生心必要除他？到底有何深恨？今已机谋败露，快把真情招了，细细奏上来。”此时庞洪越发战战兢兢，说：“陛下啊，老臣罪该万死，只求恩典赦臣就木之躯，免臣身首分开，臣百世沾恩。”这奸臣好像磕头虫一般的，连连叩头不住，千言万语的恳求天子开恩。

这仁宗王终于仁慈，见他苦苦哀求，心中不忍，有些回心转意的光景。呼延千岁一看，说：“不好了，圣上有赦这奸臣之意了。如今若不趁此除了奸贼，何日得朝中安靖？”即出班奏道：“庞洪罪刑满贯，死有余辜。按以萧何六律，碎粉其尸，不足尽其咎。我主何用多疑？不若发与包拯，申明正法，伏惟我主准奏。”此时又有众王爷、各位忠贤，一同俯伏金阶，同声齐奏，说：“陛下啊，凡百姓人家有讼，必须官员审断明白，谁是谁非，从公定夺，国法森严。今者庞洪乃官居极品之臣，孙秀职为司马，二人既是王亲，又蒙圣上恩宠，理该忠心报国，岂容私通外国，翁婿同谋，欲害功臣？倘狄王亲身遭其害，西辽兵起，谁人退敌安邦？并且驿丞王正，有无通同谋害之事，未曾明白。如若圣上亲询，恐费龙心，伏乞我主发与包拯审断明白，当罪则罪，当赦则赦，免使朝臣个个心怀不忿。倘党恶亲，陛下啊，春秋史笔还不谨言的，伏乞我主参详。”当下庞洪一人，怎经得二三十大臣众口齐攻，凭你有女儿作山挨靠，也难当数十个推山大炮了。此日就是仁宗王，听了群臣之言，也再难分辨，只得允准奏言，就降旨：“命包卿审断分明，回复寡人便了。”

包爷奏道：“臣启陛下：此案孙秀也是同党，必须降旨雄关，拿进京对质。王驿丞也是应询之人，并且王仁内监，乃是庞娘娘打发去的，臣疑必是通风藏宝之弊，庞娘娘也该到案询的。”天子说：“包卿啊，若说孙秀，孤即降旨，差官押解回朝便了。若说宫中贵妃，谅也不敢欺寡人，岂有通风藏宝之意？卿家休得心疑。”包爷一想，圣上心果偏爱的，庞贼如今欺君悖逆，她还这等舍不得这奸犯子。又奏道：“不是臣心狐疑，如若贵妃娘娘没有通风藏宝之意，因何王仁天色尚未大亮，就在庞府中的？圣上若交臣审办此事，娘娘必要到案的。”仁宗王听了包公之言，不觉气恼起来，即开言说：“包卿必要贵妃到案，众犯不必审了。”包爷说：“陛下啊，如此欺君卖国的奸臣，若不申明正法，将来满朝文武，俱可藉此为由，臣也要私通外国了。”天子听了，一想这句话，又是不差的，便说：“包卿，若要问贵妃口供，须询王仁的。若果贵妃有了罪，孤准依你正法便了。”包爷想来：“若再逼他庞妃到案，尚恐连这些奸党也审不成了。且待审断后，再作理论罢。”只得称言：“领旨。”

又有呼延赞说：“臣有奏。”此时天子也恹恹烦絮了，便说：“呼卿，又有何事奏闻？”呼爷

说：“臣思庞洪交通外国，贪赃私己，屈害功臣，罪大如天。为此臣将国太拿下，现有兵丁押在相府，作何定夺处分？伏乞圣裁。”当下仁宗天子被众大臣驳奏一番，心头觉得不快，又见庞洪如此作为，龙心震怒，甚是不安。只闻呼爷奏说，已将国太拿下，叹声：“听凭卿等如何处分便了。”呼爷说：“庞洪罪逆已深，依臣愚见，其妻子均法不能容的，可将国太暂禁天牢，全抄家产入于国库，其子亦领差官，当即拿捉回朝牢禁了。待等包拯审断明白之后，问罪正法方是。”天子说：“众卿之言，虽为不差，但罪名未定，也须从缓些他罢。”不知庞洪如何定罪？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丧尽良心奸佞辈，过逾法律罪深臣。

第九十七回

嘉祐王违法私亲 平西将荣封赐爵

诗曰：

二次平西汗马功，撑持宋室五英雄。

班师奏绩君隆宠，将士沾恩受荫封。

当下仁宗天子说：“呼卿，你言虽是，但众犯未曾审明，且从缓些罢。他府中财物，查抄入库；妻子俱禁天牢，且容留便了。”此时天子格外开恩，皆由贵妃之力。包爷原是心中明白，只得领旨。又命武士将国丈衣冠剥下，与着国太并内监王仁，一同都下天牢去了。天子又降旨：“往雄关拿孙秀回朝。”不差文职，只命武官前往。又命呼延千岁，前往相府抄查家产，并西辽送与庞洪的几件宝贝，亦归国库。又降旨：“平西王以及众将，明日候寡人封官旌奖；随战的兵将，暂交兵部收管，明日也犒劳；秃狼牙仍交御弟带回，待等审明明白，然后该赏该罚，再行定夺。”狄爷听了，出班奏道：“秃狼牙乃是臣带回朝的，又是国丈的对头，若交臣收管，无私却有私了，岂不被旁人谈论的么？”天子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发交包卿收管便了。”包爷说：“臣领旨。”天子此时拂袖退班，群臣退朝，还有许多谈话。

再言天子回归宫院，有庞贵妃早已打听明白，吓得惊慌无主。一见君王驾到，即俯伏跟前，泪流不止。天子见此情，轻将御手扶起，说：“庞爱卿，原来你父为人不好，他曩日许多差迟，朕也暗中忿怒的。今日弄出私通外国，罪大如天，众大臣人人忿怒，齐口来攻，倒叫寡人遮盖不得。如今发与包卿审明，又差官往三关拿孙秀回朝同审。且待他审得如何，方才定夺了。”贵妃听罢，珠泪盈盈，说：“陛下啊，臣父虽然犯了国法，乞念他老年伴驾多年；况且圣上从前说过，‘凭他有罪，只不追究的’。古道‘君无戏言’，我主谅未忘记了。”天子说：“贵妃，朕若认真起来，你父罪逆过多了，早已正了国法。只因有你在朕身边，是以诸事且已宽容了。岂知你父不念寡人待他恩处，贪赃卖国，谋害功臣，岂知作事不成，反被他们拿住把柄。满朝大臣，齐言劾奏，使寡人作不得主，无处免他的罪名。就是王仁内监，也是你打发去的，不迟不早，又被呼延赞拿住，说你通风藏匿赃物，包拯也要你到案听审，只是寡人不依，这原是你错了。朕待你的恩非薄，今朝却来欺骗寡人也。”庞妃听罢，吓得浑身寒抖，带泪说：“陛下啊，若说王仁，乃是臣妾差去探望母亲的，并不是打发他去通藏赃物的。”嘉祐王说：“你休来哄朕。王仁昨夜尚在宫中，你纵要探望母亲，也该天色大亮才去，那里有天色尚在黎明，打发他去之理？必然是今天方去的，此言你哄三岁孩童方才使得。”此时庞妃闻言，心愈着急羞愧，含悲苦求天子。

原来嘉祐王虽如此说，但见贵妃脸如美玉，泪流粉面，苦的求恳，好不惜怜，御手相扶，说：“爱卿，且自宽心。你父亲纵有大罪，朕也须宽恕几分。爱卿有罪，朕也不究的，不必忧心。”此时庞妃方才放心，拜谢君恩，相备宫宴不表。

又说这庞洪，共有四个儿子：长名飞虎，次名白虎，三名黑虎，四名彪虎，多在陕西家乡中，倚着庞妃之势，仗着国舅之威，横行不法，后文交代。

前日秃狼牙在着庞府送礼之时，庞飞虎前时劝阻父亲，前书已曾表过。这飞虎随同母亲，进京数载，只说京中好玩耍，一向不曾回家乡。那日搜赃宝之时，晚上在着红番院内宿娼欢乐，所以得脱身。次日闻知此事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悄悄逃出王城，避于僻静之处，暗暗打听不表。

且说呼延千岁，领了几个文武官，前往相府查抄物件家财，一一登册分明，男女下人，吩咐尽皆放释。这是呼延千岁的恩德。前后门户，尽行封锁，入朝奏明天子，金银财宝，一并入库。有精巧什物许多，也归朝廷。只剩些平贱东西，不值多金之物，赏与搜赃手下军兵。此日，众大臣个个欢怀，庞洪奸党人人心急。闲话休提。

再说孙秀的夫人庞氏，一闻此事，吓得胆丧魄消，终天啼哭，不在话下。

又说平西王回转府中，细将此事说知母亲，太太闻言，心头大悦，说：“孩儿啊，将这奸臣万剐千刀，把妖妃一刀两段，方消平日屡屡谋害之恨也。”此是母子闲谈，不必细表。

是晚，狄爷奏了圣旨，着令众将，把随征兵马一一点明，发交兵部收管。当时石将军在着赵王府安歇，其余众位英雄，多在狄府中存顿。一闻庞洪被众大臣扳倒了，人人大喜心欢。

狄爷往拜探各同僚，杨家天波府又忙乱一番。这一天，老太君叫声：“我儿，想你两次平西，功劳浩大，身受国恩，为娘毫无所虑了。只爱着孩儿，还忧中馈乏人。前曾奉旨，前往单国招取媳妇，又不到来，我儿今日夫妻不得完叙，为娘婆媳不得相依。孩儿何不陈奏明天子，请再降旨，招娶媳妇到来，为娘见了孙儿，好不心欢。然后一同回转家园，祭祀先人，为娘之心如此。”狄爷说：“母亲之言虽是，但目下又是天寒，且待春和天暖，然后奏知天子，前往迎接便了。”老太君微微带笑说：“为娘终日心中悬望媳妇早日到来，一家团聚，得尽天伦之乐。”

母子正在言谈，忽有南清宫太后娘娘，差太监范公公到来，诏取狄千岁与众英雄，赐饮平安宴。众英雄大悦，往王府饮宴毕，叩谢回归狄府。只有狄爷进宫，禀知庞洪被扳倒之话不表。

次日，天子降旨，乃钦赐众功臣御宴，着令众大臣代圣陪宴。只因前日血战多年，是以君臣今日共用餐安享太平酒。御宴已毕，众臣来日上朝谢恩。是日，天子传旨，狄爷带领征西众将，当堂摆开香烛，天子敕命加封。天使宣诏曰：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功懋懋赏，朕所念怀。但狄御弟虽则功劳浩大，无如位至封王，职品已极，难以复加。但为出将入相，儿孙五代，荫袭祖职，王则追封三代，享以春秋二祭，子沾国恩，母封一品太夫人。钦赐壁玉龙头杖一根，九凤朝阳金冠一顶，五绦黄蟒四对，宫娥太监四名。四虎将随同御弟，两次平西，数年争战，得除国患，功劳非小。张忠加封平西侯，李义封为定西侯，刘庆封为振西侯，石玉敕封兵部尚书，补了孙秀之缺。孟定国、焦廷贵是功臣之后，兹复有功于王室，一封振国将军，一封安国将军。收录勇将二员，随征亦属有功于国，授职当赏其劳。萧天凤敕封正总兵，苗显封为副总兵，着令镇守三关。有妻室俱封诰命，未娶候娶日再行加恩。肃此钦哉！

天使宣读毕，各将士谢过圣恩。天子赐宴毕，退了朝。狄爷、众将回归王府，各各欢欣。

次日，天子又差官前往单国，召公主到来，然后诰封。老太君闻知大悦：“孩儿，你言隆冬寒冷，不必接取媳妇来。岂知圣上与娘同心，如今差官前去接取媳妇到来，尚未立春时。”狄爷笑说：“母亲，因何如此性急的？回来还有四五月路途，两月焉能到京！”不表母子之言。

却说孙秀，自从代守三关，妻庞氏夫人，未随同往，原在衙内居住，一切兵部事情，另有别

官署印，只不进衙中。今日石玉做了兵部，庞氏必要出让衙了。因他是正印，不是署理官。庞氏收拾移居别处不表。

此时石兵部母亲、夫妇同进府衙中，当时兵部太太思量回转家乡，只为隆冬寒冷，等候春天和暖，再作商量。话休烦絮。

却说众英雄在着狄王府，一日闲谈。苗显、肖天凤说起翠鸾亲事，苗显又提招赘张忠。不知张忠肯允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赤绳系足非今定，连理和谐岂偶然。

第九十八回

孙兵部回朝到案 包龙图审断群奸

诗曰：

罪盈满贯是庞孙，枉有前时繫佞权。

奸党瓜连同败露，龙图勘断罪推原。

当下张忠听了苗显说招亲之言，便说：“既蒙过爱，且待下官建立了府衙，再作此事便了。”苗显大悦。肖天凤说：“如此，媒人喜酒多吃数杯的了。”

众英雄正是谈笑间，忽闻报到：“天波府差人来请千岁同列位老爷。”原来，这是余太君的美意，备办了酒筵，相邀列位英雄将士。狄爷与八将，一同前往赴宴。太君着令玄孙文广奉陪，杨府中又有一番热闹。当时又有众王爷大臣，各各陆续请宴。狄千岁领的领，辞的辞，劳劳顿顿又过十余天。

兔走乌飞，光阴迅速。孙秀已到京了，将他囚禁天牢，钦差回复圣旨。是日，包公奉旨审问，回府即日升堂。排军带出众犯臣，王驿丞已先唤到，包爷先询问秃狼牙。这秃狼牙口供与前日圣上跟前一样。包爷喝他退下，又传上王驿丞。前时包公在游龙驿，已知王正是好人，今日问问口供，无非证实庞洪之罪，便呼：“王正，你是游龙驿，也食朝廷的俸禄，如今听了庞国丈的计谋，把狄王亲陷害，受了国丈多少贿赂？须当明白认招上来。”王正的主意早已定了，暗想道：“国丈今番料不能逃脱了，不怕他再起波澜，须当将情透白，何用遮瞒！”便呼：“包大人在上听禀：从前狄千岁到驿之时，卑职焉敢轻慢？以后太师爷连连发书一十三封，要卑职摆布千岁身亡，许升我一个正印官七品之职。斯时，我想狄千岁乃大宋保护江山的得力之臣，焉可将他暗害了。是以卑职亦不希罕想升这七品官，宁愿我王正不活，抑或弃官逃遁。倘大人不信卑职之言，现在狄王亲可以对质，望大人参详。”包爷说：“这十三封书，如今何在？”王正说：“来书都是庞府来人带回，卑职那里有一字留存的？”

包爷又喝退过一旁，又绑孙秀上来，左右答应一声，登时绑上，推扑在地。因他有罪欺君，故以如此。包爷呼声：“孙秀，想你身为司马，厚享国恩，不思报效，屡次暗害狄王亲，他到底与你有何仇怨？且从实说来！”孙秀说声：“包大人，念下官身为司马，一点丹心报国，并不曾暗害狄王亲。大人勿听旁人谗言，无据无凭，冤屈了下官。”包爷喝声：“胡说！若是他人说话，或者假的。这封书是何人笔迹？你且看来！”即将书丢下。孙秀一看，顿觉呆了，暗自说：“这封书，乃我上年在雄关写的，差人送与岳父，要把这冤家算计。岂知这年老糊涂，如何反落在包黑子之手，今日使我怎生推说？”便说：“包大人，这封书不是下官亲笔，大人休得错疑。”包爷喝道：“此书在你岳父书房中搜出来，真名真姓俱在，你还抵赖么？”吩咐夹起来。孙秀说：“包大人，下官求你开一线之恩，乞看同朝之谊，何苦如此认真的？”包爷喝道：“你要做奸臣，欺君卖国，

若念同朝之谊，一殿之臣，也该不生屡害狄王亲之心了。倘若留你，又要砍折擎天柱，我主江山付与西辽了。你翁婿串同一党，丧尽良心，不思报国忠君，你可知本官断不以情面相容的。纵然王亲国戚，不在我心头。在我丹墀下，须要老实招认的。”喝声：“快将孙秀夹起！”这孙秀是从不曾受过苦楚的，那里经得夹棍之刑？忙叫：“不要行刑，待我招说便了。”包爷听罢，命松去夹棍。

孙秀说：“大人，只为前时平西王之父狄广，与下官父亲结下冤仇被杀，所以犯官欲报父仇，屡屡图害狄王亲。从前只望他战死沙场，岂知又被他征服西辽。自料不能下手，是以传书与岳丈，摆布于他的。”包爷听了，怒道：“好好臣！因着宿怨，不顾君恩，枉你身为司马，道理全无，立心不善，名秽千秋。”骂得孙秀无言可答。包爷要他将口供画上，又询他私通外国，放进秃狼牙。孙秀说：“大人啊，这也是枉屈的，只求大人明察才好。”包爷说：“你又抵赖么！若不私通外国，如何放进秃狼牙进关？你还不讲真情说明么？”孙秀说：“包大人，前日番官一到雄关，犯官也曾盘问，他说奉了狼主之命，进贡上邦天子，犯官信以为真，是以放进这秃狼牙。如今现有番官可对，私通外国，果是冤屈。疏失之罪，犯官愿承。”

包爷吩咐退开一旁，取来国丈。如今全不比前时，两旁无情汉，将这奸臣一推而上，曲跪丹墀。包爷呼声：“国丈，因何你私通外国，图害功臣？不要含糊隐讳，须要实言招供的。”原来，庞洪早已立下主意，细想判官分断，可以强词夺理。这黑子利害非凡，料想抵赖不得；况且秃狼牙口供现在，赃物已经搜出，并有私书为凭。若要抵赖，反吃他刑法之苦。受了刑法时，仍要招的，不若说明，省得受刑。国丈一到堂，便低头叫声：“大人，这原是我犯官之差，见识全无，屡思陷害狄王亲，受了西辽礼物，说明不是真旗，要奏知圣上，好待杀了狄青。”庞洪说到此间，就住了口不言，低头细想：这样事情，乃是孩儿飞虎苦谏于我，所以自己不便奏圣上，内通线于女儿。今日若说出来，连累亲生女儿了。包爷看见，喝声：“你想什么机关不说的？快把真情透说来，本官才不动刑的。”国丈说声：“大人，这是犯官贪了西辽礼物宝贝，奏明圣上，重复验旗，要把狄青处斩了。”包爷喝声：“胡说！从前并非你后奏天子的，乃是你做党蒙君，你女儿陈奏的。本官记得清清白白，你敢抹脱女儿，希图自己一人抵罪么？”庞洪一想道：“又强假不得了。”便呼声：“包大人，犯官若是自己陈奏天子，犹恐圣上动疑，所以入宫通线女儿，要她陈奏天子，害了狄王亲。岂知又害不成，问罪游龙驿中，暗通王正，连发书一十三封，方得狄青中害身亡，后来又被包大人救活了。如今句句情真，并无一字虚言的。万般也是犯官所为，伏乞大人开恩放松一命。”

包爷听了，摇头说道：“你欺君误国，屡次陷害功臣，贪赃卖国，深负君恩，不顾朝廷，希图私己，今日奸谋败露，只配一刀两段，何必畏死贪生，你真禽兽不如也！”当下庞洪由着包爷痛骂，又呼声：“大人，如今犯官痛改前非，永不再犯了。求念一殿之臣，笔下超生，感恩非浅了。”包爷冷笑说：“如今来不及了。纵然本官容情于你，只恐圣上不依。正所谓‘马行栈道收缰晚，船到江心补漏迟。’本官且问你，到底你与狄王亲有甚冤仇？明白说来本官知道。”庞洪说：“与他也无甚大仇，只为前时考武，他伤了王探花，我女身亡了。女婿孙秀与他有宿仇，是以屡屡同谋，将他摆布。岂知屡害不成，所以冤家越结越深了。今日只求笔下超生，得归故里，足感深恩。”包爷摇首，只要他画上招供。又传手下带上王仁，喝声：“你因何在着庞府去通藏赃宝？”王仁只是不招，即动了夹刑，难禁痛楚，登时死去还魂，抵当刑法不起，只得将情禀知。包爷命松去夹棍，指将供写上。众犯奸臣，一齐收入天牢去了，吩咐退堂。

有夫人起位接迎，含笑说：“相公可将此段案情断明白否？望相公说与妾身得知。”包爷吃

过茶一盅，将情由细细说明。夫人听罢，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庞洪作恶过多，万不该几次三番计害狄青，谋害不成，反为今日害了自身。又来私通外国，罪大如天，如今只落得当朝一品做了犯人，天道报应不差，焉能草草可混淆的。”夫妇言谈一会，天色尚早。

是日，包龙图进归书房内，细将几人之罪，照依国法，细细议实，又备了本章一道，好待来日奏复圣上。但不知如何除得众犯人？欲知详细，且看下回。正是：

试看此日诸奸佞，方见今朝尽网罗。

第九十九回

定奸罪包公上本 溺贵妃宋主生嗔

诗曰：

国法如何存得私？包公按律定奸书。

君王不舍娇娆幸，至与硬臣嗔论殊。

是夜，包爷将众人照依国法定罪，备了一本。上写曰：

龙图阁学士臣包拯，奏为遵旨申办群奸：讯得孙秀与狄青宿有私仇，欲图报雪，致与岳父庞洪串通为党，屡行图害。庞洪、孙秀二犯，除图害狄青，未死之罪已过多。孙秀混放秃狼牙进关，虽不与外国私通，应照疏失之罪，加等斩决。而庞洪贪赃私己，图害功臣，而使西辽兴兵犯界，罪该凌迟，法该夷族。有贵妃庞氏，前者验旗既已欺君，又助父为虐，而兹伏差王仁通风匿藏赃物，亦属父女同谋，顾亲不顾君，法难轻恕，须当梟首正法。王仁须从主命所差，行为不善，有干国法，姑念不图渔利，从宽一等。然欺君之罪难辞，亦当绞决。秃狼牙私进中原，献宝欲害功臣，虽非己心，亦有党恶欺君之罪。姑念事后首明，得除奸佞，应得褒旌，释放还国，功罪两消。王正欲保功臣，不遂奸谋暗算，志行堪嘉，祐应照本职加升三级，以奖其忠厚。拟表奏冒渎天颜，伏乞降旨，各犯正法施行，肃清朝政，海内升平，微臣有望矣！临表不胜，待命之至。

包爷写毕本章，便说：“庞洪啊，谁人叫你为奸作恶的？今日除去国家大患，本官才得心安。犹恐圣上溺爱庞妃，难舍这娇娆爱宠女儿牵及父，要改轻罪名，如何是好？也罢，待来日在朝房，通知众王爷、各大臣，倘若圣上不除庞贼父女，众口攻击便了。”

包爷定了主见，候至次日四更天，来至朝房，候齐各大臣，知会了众人，欢然应诺。少停，天子临朝，文武参毕。包爷将本呈上，天子龙目看罢，心内暗暗着惊，便说：“包卿，定罪太重了。孙秀之罪，却也该当；国丈之罪，还须改轻些；贵妃侍奉寡人，包拯也须谅情些的。”包爷一想，说：“我原料圣上定然要改轻庞洪父女之罪。”便说：“臣为国家大事，必当以公办公，如何存得私的？各犯罪名应该如此，那里改轻得来？”天子说：“包卿，虽素无私曲，单有此案，望卿量情一二罢了。”包公说：“庞家父女，罪犯滔天，死何足惜？罪断然难改轻的。圣上准臣所奏，则是依律公断；如不准臣所奏，要改轻庞洪父女之罪，臣做不得官了。望陛下放归故里，臣忍耐不得国法不行的。”这几句话，乃侃侃铁言。

天子原知他品格如此，假装发怒，呼声：“包卿，你难将朕抗勒的。往日般般准依了你，单有此案，寡人不准，要从宽些。”包爷高声说：“陛下要改轻罪名也不难，先把萧何定律改过，然后把庞洪的罪名更改，有何难处？”天子听了此言，真觉气怒起来，说：“寡人事事依你，单有此本不准。你若必要如此，寡人让了你罢。”包爷怒容满面，说：“陛下，这本不依臣拟，朝廷法律

不须设了。这庞洪贪赃卖国，屡害功臣，父女同欺圣上，死有余辜。望吾主勿顾宫中贵妃，速行正法，以警乱臣贼子之心。如若不准微臣所奏，伏乞陛下先将臣斩首，以正逆旨之罪罢。”天子一想：这包黑子实是铁硬。又说：“你要朕依此奏，万万不能的。”此时又有众王爷、大臣，共有三十余位，一齐出班后奏说：“陛下啊，这包拯与庞洪不是有甚私仇，无非为着国家除奸，按以萧何定律耳。”天子说：“什么萧何定律，朕也不较罪拟太重，要轻些耳。”众臣也知圣上说是蛮话，又再奏道：“陛下，若是别的小过，尚且依律定罪。岂但此案罪大如天。庞洪外通辽国，内合女儿，倘将功臣害了，辽国将兵厉害，圣上尽知。况且雄关孙秀，又是庞洪同党，岂不被他们将锦绣江山，一旦付与西辽。陛下今朝若不除奸党，加倍纵他了。倘或变端复起，事难测料。”众臣同奏。此时天子反觉羞惭面赧，暗想：国丈为人原是不好，冤家尽结，满朝三十余臣，没一人保奏，只齐口合攻。朕若准了包拯所奏，又舍不得庞美人，也不便留其女，诛其父。若父女一同治罪，朕心何忍。只左思右想，龙心不定，带着闷气，呆呆不语。包爷又说：“陛下，这样欺君误国奸臣，断难容的！不可三心两意，伏乞降旨速行正法才好。”众大臣都是异口同意说：“陛下，庞妃事小，江山为重，不可没了主意。”众臣催速，天子龙心不悦，立起身来，说：“众卿休得性急，还宜从缓，再拟限三日后才定夺。”退班回宫去了。

众文武落得呆看，多说：“圣上因何如此庇盖庞洪？”只得无奈一同退出午朝门。包爷忽生一计，邀同众大臣商议。众文武说：“包大人，你却虑得到，再不想圣上宠爱庞妃父女如此之深，包大人还有何高见商量？”包爷说：“列位大人，圣上如此溺爱，执迷不悟。若留下庞洪父女，终为后患。下官欲同列位，前往南清宫，面见狄太后娘娘，奏明此事，待她做个出头，先除了贵妃。若除去贵妃，圣上无心牵挂庞洪了。众大人你道如何？”众文武笑道：“包大人果然妙算，只恐太后娘娘乃贤良德性，圣上又恳赦了，这便如何？”包爷说：“太后娘娘已深痛恨庞洪父女屡行暗害狄千岁，恨不能早早除他。”众臣说：“既如此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就此去罢。”此时各官一路先到了狄王府，按下且也慢提。

再说嘉祐王回进宫中，龙心烦闷不乐。贵妃接驾，问起：“圣心因何不快？”天子将群臣强逼勒奏说知。庞妃听了，战战兢兢，俯伏尘埃，泪流粉脸说：“陛下啊，可念臣妾伴枕六载，平时并没半点差迟。且下初次犯了一罪，求圣上恩宽，父女同沾帝德无涯了。”天子说：“贵妃，若论你父，平日间做人不好，冤家结尽，满朝只有参本，没有保本的。朕若将你父正法，在你面上于心何忍！如若一体同刑，那里舍得你的？听凭众臣怎长论短论，朕自作主，留起了包拯的本章，他奈何我不得！”贵妃只是悲哭，天子连忙扶起安慰：“爱卿不用心烦。”庞妃在此叩谢，起来讲话。

有内监到来，启上：“万岁爷，南清宫太后娘娘驾到。”天子听罢，顿吓一惊：“母后因何忽地进来？”只得抽身往接，迎太后娘娘离下凤辇，宫娥太监，两边分排。天子请问：“母后娘娘何事降临？”太后说：“王儿，所来非为别事，要到安乐宫去，与李太后谈心散闷。”天子说：“原来如此！请母后进宫。”又着太监，报知各宫妃后迎接母后娘娘。太监登时报知各宫。

正宫曹后想来：狄太后前来何事，必非无故进宫，即往会同西院张妃子、庞贵妃共迎太后驾。到长春殿礼参毕，忽有宫娥到来，启禀：“狄太后、万岁爷驾临安乐宫。”太后娘娘进殿了，狄太后与君、后起位相迎。原在长春殿，二后见礼，姐妹相称，二面对坐。君、后参见生身嫡母，各妃叩礼毕。李太后呼：“儿媳共坐。”君王、曹后领命，分左右坐下，张、庞二妃侍立两边。太监送上茶，吃毕，高年姐妹，叙叙温寒，各各问安已毕。狄太后开言说：“王儿，这边立侍者何人？”嘉祐王说：“启上母后，这是贵妃庞氏。”狄太后说：“原来是庞妃。他的父亲是谁？为娘倒

也忘记了。”仁宗天子是个聪慧之君，明知母后到来，不是好意，当时勉强说：“他父名唤庞洪。”狄太后叹声说道：“就是贪赃卖国奸臣之女儿么？昨日包卿已经审理明白，定了什么罪名？”天子听罢，暗暗着惊，又觉难以回复，只得说：“母后啊，包卿定罪，尚未奏闻。”太后喝声：“你说什么话？‘君无戏言’，从古所说，你如此谎言，岂是为君之度？今朝我儿朝拜回来，说包卿已上本奏明众犯了。”不知天子如何回答母后？正是：

前时父女交通恶，今日君王保不康。

第一百回

狄太后扫除君侧 庞贵妃绞死宫中

诗曰：

君王溺爱庇庞洪，只为情恨妃子容。

幸有高年狄太后，娇娆正法绞宫中。

当时狄太后说：“王儿，你休得谎言。我儿今日上朝，说包拯本上，除奸正法，无奈王儿不准，要把庞洪父女罪名改轻，怎说包卿未有本奏，你还来哄我为娘么？”天子听了，心中惶恐，只得转说：“包拯确有本章，一时错说他未有奏陈。”狄太后说：“王儿，既有本奏明，众犯人定了什么罪名？”天子说：“孙秀正了处斩之罪。”狄太后说：“如此太轻了。”又问：“庞洪定罪如何？”此时仁宗天子见问至庞洪之罪，就心中着急，住口不言，难把他罪名说出。此时庞妃在侧，心如火炼，又如小鹿撞胸。有李太后娘娘虽是年高，性情不异少年，开言说：“王儿，为何默默无言，闭口不开？”狄太后冷笑说：“我也尽知王儿之意，舍不得庞妃小贱人！顾及女儿，难伤她父，故王儿把罪名改轻的。”又呼：“李姐姐，这庞洪、孙秀，不知与我侄儿有甚大仇，几次三番阴谋暗害，必要将他除了。幸得般般用计不成，他二人谋害功臣也罢了，但庞洪身为极品，又是王亲，不思尽忠报国，反受贿贪赃，暗通西辽。父母深受国恩，不图报效，心向外邦。可记得前时先王在日王钦若否，私通外国，做下多少弊端！庞洪父女，就是前辙后头人。我想宋朝天下，非容易开创的。太祖劳尽多少心力，方得今日流传四代，险些锦绣江山送在庞洪父女之手。王儿虽不是我亲生的，但用了三年哺养，方得育长成人，所以今朝讲话做得三分之主。庞妃父女，串通误国，断然难容。包拯本奏，必然依的。姐姐，你道愚妹之言是否？”

李太后说：“狄贤妹之言，果也不差。包卿乃我宋朝的大忠臣，人人共知，断事毫无私曲。庞洪受了西辽礼物，要害有功之臣。倘若令侄遭其所害，辽王猖獗，复又兴兵，还有何人抵敌？宋朝社稷必然让与西辽王。若是奸臣常常在国，一辈忠臣焉能日日保存？若江山被别人占去，庞妃难以在枕边作伴，相爱相怜，自有他人恩幸。王儿有何面目见先王的？若贪花好色，未有不为败国之君。若不诛庞洪，众臣不伏；不斩庞妃，正为祸之根。”

原来嘉祐王前听狄母后之言，后闻李母后之训，他原乃心中明白。只因为着贵妃的花容美貌，不是合意同心，陪伴同衾六、七载，枕上多少温存态度，何忍将她一刀之苦，龙心纳闷又惊惶。此刻庞妃吓得魂不附身，忙下跪哀求二位高年太后，说：“臣妾父亲，伴驾多年，从无差错。近因年老昏懵，作为有干国法，理正典刑。臣妾虽然德薄，但伴君数载，也无过处，一时错听父亲之言，今日原该身首分开，但恳求太后娘娘开一线之恩，好生之德，姑免了初次，留我残生，感恩不浅。”狄太后喝声：“小贱人，一刻也难容你的！”李太后叫声：“王儿，你保守江山为重，妖娆妃子事小，有何恋恋不舍？”仁宗天子无言可答。

庞妃苦苦哀求，向狄太后连连叩首，只是不依，吓得面如土色，手足如冰，只得转身求告曹皇后：“望娘娘与妾讨个面情，救得臣妾一命，世世不忘娘娘大恩。”曹后娘娘虽不是与她胶漆，也是两不相干。况且在着君前，权且做个假人情，即时随身跪下，求恳太后娘娘说：“庞氏虽然有罪欺君，但念她初次，还求太后娘娘饶她性命，臣妾也感大恩。”狄太后喝声：“休得多言。你是庞妃同党的，不用你再言。”曹娘娘不敢再说，只得起来。天子此时也坐立不安，只得说：“母后啊，庞妃不法，理该正法处斩，念她是个轻年女子，不明法律，万般只看臣儿薄面，今日臣儿讨个情，求免她一刀之苦，将她贬入冷宫如何？”狄太后想来：“王儿真乃溺爱这娇娆，今日仍留庞妃，庞洪罪也轻了，我将何话答应包卿？”便呼：“王儿，别的事情般般依你，若要留这小贱人，断断难依。我今做得三分主意，你终身怪着为娘罢。”即传懿旨：“令刀斧手速正典刑！”

贵妃哭倒地下，落下珠冠，青丝披散，无限凄凉，膝行扯住万岁龙衣：“望吾主看臣妾前日侍奉一场，救了臣妾一命的。”急得天子心中凄惨，料难解救，说：“贵妃啊，并非朕不肯用情答救你，只可怜你一时错听父亲行恶，今要过刀惨死，独惜你待朕一番恩情多少，今日身亡，朕心不忍。”庞妃说：“陛下啊，妾如今痛改前非了。从今以后，不想锦衣安享，不思玉食风光，只愿留我残生，甘心永住冷宫延迟的。”嘉祐王听了这凄惨之言，腹内犹如刀割，想去思来，心中不忿，回身又称：“母后，望你大发慈悲，开恩一线，饶他一死，永禁冷宫，情愿将他父庞洪正了国法也罢，望母后准依臣儿之言。”当时并不是狄后心妒庞妃，定要除她。只恨她父女同谋，反复验旗，险些侄儿被害仇恨，是以刻刻在心。今要宽容她，又为准了包公、众大臣所奏，是以今日总不依当今之言。

有李太后的性情素日心肠软，看见贵妃如此凄惨，与当今不忍之言，凤目早已包着一汪珠泪，呼声：“贤妹啊，既是王儿如此说来，饶她身首分开，可赐白绫，把她绞决，做了全尸罢。”天子又双膝跪下，再求狄母后，存她一命。狄后摇头叹声：“你身为万乘之尊，为了妃子，如此恋恋不舍，今朝不将这小贱人正法，人人俱可效尤败国了。权依姐姐之言，免她刀刑。”传旨：“不用刀斧手，速取到白绫。”一座长春殿，做了法场。此时庞妃心如刀割，痛哭凄凉。天子不忍观看，悉听他们动手，心怀忿忿踱出，龙目含着一汪珠泪去了。太后喝声：“动手！”将绫搭粉颈，双膝向南朝。曹皇后、张妃也觉心惊。但见太监两边将白绫一收一紧，金莲撑蹬几撑，登时两眼汪汪白了。未及半个时刻，气已断了，三魂七魄，缥缈已无影无踪，实乃可怜。一个冰肌玉质红颜，只为一时差见，错听父言，死得实为可哀。这庞妃伴主数年，亦无甚大过犯。岂料今朝身受惨死，实乃庞洪作恶，害了年少女儿耳。

当时，绞手太监见她身硬了，即时住手，上前后上：“太后娘娘，庞娘娘气绝了。”太后传旨：“请来当今。”是时，嘉祐王到来，见了庞妃如此，五内皆崩，伤情之泪从腹中落下。狄太后说：“王儿，为君岂像孩童之见么？若留这奸狡妃，实乃国家之患。如今速把庞洪斩决，不可改轻包拯所奏。”天子应诺。太后又传旨：“尸骸用上上棺柩盛殓，埋葬了。”刀斧手领命去讫。

天子吩咐，在长春殿安排饮宴，款待高年两太后。曹皇后与各妃嫔交替敬酒，姐妹谈心，语言多少，也不烦谈。酒宴已毕，狄太后抽身相辞，李太后、曹皇后与众妃一同相送。狄太后身登凤辇，欢然而去。李太后也回宫去，张妃、曹后俱觉安然。只有仁宗王愁怀满腹，复进庆云宫内，触景伤情，龙心惨切，怨着包拯：“你与寡人结尽冤家，可怜断送朕的爱妃。若不是三审郭槐这段功劳，朕必要取你首级的。”不提天子心烦。

再说狄太后还宫，将此事说知孩儿。潞花王大喜，即差太监相请平西王到府说明。狄爷

深感姑娘言，说：“一会拜别，往见包爷。”传说众大臣，人人心悦，只有庞党个个心惊，犹恐有牵连之罪不表。

次日，包爷上朝，奏说要将庞洪正法。此时天子只因溺爱庞妃，故将庞洪宠重。庞妃虽死，心犹忿恨，念及贵妃，不忍将国丈正法。奈何被包爷催速，想终免不来。若将他正法，罪名且减轻些罢。不知天子如何减轻庞洪之罪？且看下回。正是：

天道岂无公报应，人心何不善为行。

第一百一回

正典刑奸臣被诛 忆妃子宋主伤情

诗曰：

害人反害自身亡，到底奸臣不久长。

作恶难逃终报应，今朝正法在刑场。

当时包公听了万岁要改轻庞洪之罪，然后正法，即称：“陛下啊，臣乃照律定罪，如何改轻得来？”天子说：“包卿，贵妃的斩罪，已蒙太后娘娘减等赐白，难道庞洪朕赐不得白么？”包爷说：“臣启陛下：这是太后娘娘的恩典，贵妃的造化。”天子说：“太后娘娘旨你依，难道朕旨你必不依么？包卿太把寡人欺了！”包爷说：“圣上啊，庞洪除去谋害功臣的罪，且不计较，只把私通外国、贪赃不法而论，重罪如山，那有可赦轻之处？”天子说：“包卿朕待无差，劝你不要执偏、逆忤寡人。”包爷说：“臣为受陛下洪恩，未得报效，除却了奸贼，一刻之念难忘，照律除了欺君卖国之臣，少尽臣报国之心。”天子说：“包卿，你太愚了。你既知法律，岂不晓得从无宰阁之刀？你自家条律未明，又不依从朕旨，必要将庞洪照本罪断凌迟，除非你再到南清宫，待太后娘娘仍作出头为主，方能准你。”包爷说：“陛下啊，虽无宰阁之刀，但庞洪有滔天大罪非轻，若减轻了，不能警戒乱臣惊惧之心，伏乞我主依臣所奏，速照律将庞洪正了典刑，则朝政肃清，人心悦伏了。”此时包公与嘉祐王许多辩论，天子心中带怒，说：“你真乃一个无情面之臣，故意违逆寡人之命，也该当何罪？你须讲明说来。”包爷说：“臣逆旨该斩。陛下且将臣斩首罢。”当时天子呆呆不语，包爷也不做声。

有众位公卿、大臣，看此光景，一同俯伏金阶，同声奏道：“臣等请问陛下：若照包拯所定之罪，圣上龙心以为太重。如今圣上欲定何罪，乞祈降旨。”天子说：“依朕主见，庞洪也照贵妃赐白，未为不可。”包爷说：“庞贵妃本是梟首之罪，赐白，伏乞龙心详察。”天子说：“众卿家公断如何？”众臣说：“臣等只求陛下，将庞洪照依贵妃梟首之罪，正法便了。”天子一想，总是庞洪活不成了，只得准奏，将庞洪梟首，恩免夷族，妻儿回籍，安分守法。内监王仁，改为军罪，余俱依拟施行，便令苏文贵监决复旨。当时包公也难再奏天子，驾退回宫。众臣都退回朝，个个也说：“天子心慈，皆由庞妃面上来的。”闲话休提。

再言苏都督回转府中，不延迟，即差人吊出天牢犯臣。当日庞洪、孙秀两个奸臣，懊恼前日为非，一心图害狄青，害他不成，反害自身要受过刀刑。是时，有千千万万的百姓远远观瞻。当时国太还在牢中，未曾释放，所以不得来送别。有庞飞虎在外打听明白，吓得魂飞天外：“我得圣上天恩，妻儿无罪，所以方敢前来送别父亲。”孙秀的夫人，抱了三岁孩儿，也来送别丈夫。当下，子哭父，妻哭夫。庞洪呼声：“我儿，你不必伤心了。包拯将我定了凌迟夷族之罪，全叨圣上天恩，减轻平斩，还是死来的造化。但我死之后，你与母亲收拾棺柩，与妹丈的棺椁

一同还乡罢，弟兄四人手足和顺才好。如今朝内无人，势头也没了，须要回去守分度日，侍奉母亲。”飞虎泪如珠雨，哭倒尘埃。此时孙秀叫声：“夫人，今日你休来埋怨于我。若我死后，你还归故土，与我娘、兄弟，苦守门户，养育孤子，长成传嗣，免得孙门绝了香烟，遗言切紧记的。”夫人只悲哀痛哭。时刻将到，这些远远旁观的人拥至越多。三刻分到了，即时刽子手开刀，砍下头颅两颗。子捧父头，鞋底踏穿；妻抱夫首，哭泣晕迷。苏爷打道回衙，先往说知包公，然后往天牢放出庞洪夫人。前往法场，收拾丈夫尸首。包爷又备文书一角，委两名官差，吩咐庞家子、母、孙秀之妻，限三日内起解回籍，不许在京耽搁。内监王仁，得活性命即行发配。王正加升三级，多沾天子洪恩也。

包爷又吩咐秃狼牙：“你混进中原，应该有罪。念你出首说明奸臣之案，兹且姑宽，放你回国。”秃狼牙称说：“大人，我今还邦，料想狼主容我不得，如若不还故国，丢不下妻儿。事在两难，如何是好？”包爷一想，说：“你也虑得不差。罢了，你且耽搁一天，待本官来日奏明圣上，请旨一道，与你自己还邦与狼主观看，要你复还旧职便了。”秃狼牙称谢不已。

次日，包爷上朝，有苏爷复旨，后奏已将庞洪、孙秀正了典刑。天子听奏，点头暗暗咨嗟。又有包爷俯伏说：“臣包拯有奏。”天子说：“包卿，如今没得说了，还有何奏的？”包爷就将秃狼牙之事奏明天子。准旨降旨一道，着令秃狼牙自带赍文还乡。是日，吏部天官文彦博升为首相，抵了庞洪之缺，不必多谈。包爷朝罢归府，付银子二百与秃狼牙，以作路费回邦。秃狼牙大悦，叩谢而去不表。

再说仁宗天子回宫，暗暗伤心。追思庞贵妃的玉貌花容，娉婷袅娜的体态，深悦朕心。陪伴宫中六载多，别无差处，单有与父递连，想她为其女而护其亲，乃人之常情也。原是庞洪为人不好，又不该贪赃入己，与外国私通，只道都可瞒得众人耳目；又不该暗中图害狄青，害他不得，反伤其身。他两次平西，奏绩回来，功劳浩大，多少朝臣得为助力于他。今日庞洪败露机谋，乃连累了朕的美人，死得实乃惨伤。若是包拯议罪，群臣共劾，必要寡人作主，庞家父女决不至死于如此刑惨！偏偏是母后出头，他无非要与侄儿报仇。今日拆散寡人的美对鸳鸯，朕心何日得放下愁怀？唉，贵妃啊，你玉骨冰肌，抛荒何处？但不知卿魂还在宫中否？又思她魂渺渺茫茫，地府中不知何去了。越想越思，龙目中的珠泪纷纷滚流。宫中物件般般在，单单不见相爱相怜的美人。唉，寡人每临幸此地之时，只见庞美人袅娜轻盈，上前接朕，芙蓉玉貌，带喜带羞，殷勤尽礼，莺声细语，慢慢言来，皆是为国之爱。鸾凤衾中陪着朕，温存体态，多少的温情，有无穷之妙，无限之趣。指望同偕白发，岂知平地风波，使朕恩情永绝。今朝物在人亡，玉体抛荒野外，深可悲也！唉，美人啊，非是今日寡人辜负于你，须知你父亲与狄青结下深仇连累你的。包拯一班同党，助着狄青，同口同声，奏参你父；又使狄母后为主，内外夹攻，使你父女一刻同日而亡，总是弄得寡人从此无人陪伴。美人唉，你有多少妙音，可解寡人的愁怀。

这多情天子伤感之际，忽想起一事在心，瞒了母后，不与王后、妃子得知，即差遣一内监，私出宰门，吩咐关了贵妃坟，并国丈尸骸好好收殓。另赐黄金千两与国太，以为扶柩回乡的路费。

这仁宗天子为着庞妃面上，有许多用情，只为爱其生，如今不忍其死，待庞国丈所以如此。从此龙心终日恹恹纳闷，不怪他人，只恨着包文正。他虽然正直、无私，然而与寡人面上，太觉无情的。不言天子烦闷。

再说太监何荣，奉旨藏了千金，悄悄出了后宰门，觅着庞妃停柩所，命人扛抬了，来寻国

太。

先说庞飞虎痛恨着包文正、狄青，是杀父仇人，后日必图报的。当下国太来到法场，看见尸首分开，心中惨切痛哭，哀哀好不凄凉。又思量长女伴君，深得宠幸，岂知今日白绫赐死：“儿啊，皆由你父干连，害你死得好惨刑也！丢下老娘，魂归阴府，渺然无踪，未知你可能随娘得转故乡否？如今单剩下次女飞凤在身旁，女夫又遭国法正了典刑，母女双双为嫠妇，此仇此恨，教老身怎得清消。”国太与孩儿正在收拾尸骸之际，忽来了太监何荣，丢了贵妃棺柩到来，交代黄金，说明天子之意。正是：

生离死别心何切，义重情深念不忘。

第一百二回

遵国法庞孙回籍 叙奸苗作恶多端

诗曰：

奸苗倚势害良多，国法全无众受磨。

自此权倾威福尽，昭昭天眼报如何。

话说国太正在收拾丈夫尸首悲哀之际，忽然圣上差太监何荣到来，将天子之意说明：“国太今日收拾尸骸回籍，国太不必过哀。今日万岁爷赐赠黄金千两，以为国太作路费之资，你且收藏了，并娘娘棺柩在此。”何荣交出黄金，回宫复旨去了。

单表母子尚然说此蛮话，说：“圣上堂堂九五之尊，一些主意全无，凭从狄青、包拯胡行，被他压制，伤了宰相之命，只恐江山不久要让狄青了。”飞虎含泪说：“母亲，如今事已至此，不必过伤了，且暂收拾父亲还乡罢。家中幸赖尚有家产过日，还有三弟兄，皆是英雄气宇，日后寻个机会，必将杀父仇人杀尽杀绝，消了此恨罢。”国太听了，只得收泪。有孙秀夫人悲哭哀哀，没有收场的，国太劝慰女儿一番。包公又有文书到来，不出三天，就速要出京。旁人百姓谁人不笑着庞洪：“前日靠了女儿势力，凶如狼虎，屡屡冤屈良民，不计其数；纵容家丁欺压平民，只道他有女儿做力，一程直厉害到底。岂料今朝女死宫中，父斩法场，还叨圣上天恩，不罪妻儿，不抄家产，想来善恶必然有报应的。若不报应，世人个个为非了。”又有几人说：“奸相平日屡屡剥削良民，今日犯此大罪，过了刀刑，还是造化了。理应该丢在油锅内割舌抽筋，再将他千刀万剐，方尽其辜。”内有几人说：“庞洪屈剥我百姓过多，将他一刀两段，也便宜了他，还恐上天容他不过，天火也焚他棺柩。家中妇女，为盗为娼；后人为奸为拐，此天报应以不祥的。”一路而来，到一处地方上，百姓谁不痛骂他父女。母子侧闻，心中暗暗伤心。庞飞虎暗暗发怒，只由得人咒骂，有日必要报仇，将汴京踹为平地，看你们还骂得我否？不理旁人说道长短，一路饥餐渴饮，夜宿晓行，历尽跋涉辛劳。一月多方到家园，有包公差官，把文书交本省官。本处官接领，即回详复包公。取了盘费，二解差一路回京不表。

却说这大国舅飞虎，娶妻无子。二国舅白虎，三国舅黑虎，四国舅彪虎，多是年少青春。只因没有美貌佳人，故俱未就婚，总是有几个乡宦小姐，花容俊美的。父母俱说庞门作恶过多，不肯配他弟兄。原来弟兄虽然年少，仗着父亲、姐姐势头，屡屡扰害地方，每每欺着良民，白手嫖娼，平空捏诬。若逢女子有三分颜色，动人抢夺回家。俗话说：“肉随砧，众从他则活，逆彼则亡”，弟兄也是一般作恶。有些怕死的女子，或是贪欢的妇人，自然从他。或一月，或半年，不用赶逐出门，转回娘家，害得亲事不能对，岂不罪过更深？兄弟如狼似虎，万民怨恨。若告状鸣于官，只畏庞门势大，也不敢准告。

这一天，哥、弟分路去玩耍。又讲到一妇人，正在楼窗观望四处。只见他家翁对楼上大叫：

“媳妇，二国舅来了，还不下楼去？”这妇人听了，好不慌张，急急关了窗牖。又说二国舅白虎，正在街上游玩，只见家人飞跑到跟前，说：“二国舅爷不好了，一家大祸非轻的。”二国舅喝声：“狗才，何事大惊小怪！”家将说：“不是小人大惊小怪，只为太师爷身受大灾被杀了。如今大国舅与国太夫人扶柩回来了，现在码头上。二国舅爷不要游玩，作速回去料理丧事的。”白虎变色说：“这话可是真么？”家将说：“现有庞福家人先回来报知。”白虎说：“有这等事，不好了。”吃惊不小，说：“你跟随来罢。”即快马加鞭如飞去了。

又说到黑虎三国舅，一路而来街上玩耍。有妻的百姓民家，家家一闻三国舅远远在此游行，即飞奔回家，吩咐关了门；有姐妹的也是如此。只是众人被害过多，所以如此惊惧。也有一民家一婆子，立在门前，年纪六十多，脸上皱纹齐起，还是搽脂抹粉的扮俏，总以为高年，还作青年的妆色，却也可哂，立在门前，看看来往之人。忽听得庞黑虎到来，吓得慌忙扶了杖，急急关了门。这黑虎正在街坊上寻觅裙钗美女，带了七、八个家将跟随，忽来了庞寿家人来报知凶信。三国舅闻言，犹如雷打脑顶，急随家人回转。

再言四国舅的行为。陕西本省近地有个酒肆，名曰“岳阳馆”，步进酒馆，十分闹热，一座有二十多人，笑谈吃酒。正在闹热之际，忽有店主跑来说：“列位贵客，快些算帐，不要吃酒了。”众人说：“你那里话来？酒还未吃完，因何忽要算帐？”店主说：“庞家四国舅来了。”众客听了大惊。单有一人自酌饮酒，是山东来的人客，说：“店主，他怎样狠恶，我是不惧的。待这狗囊来，俺老子活活打死他。”只见恶狠狠几人，跑进来说：“四国舅爷来了。”一众吃酒客人说声：“不好，大家快走罢。”顷刻间，个个跑了，只剩得山东客，自仗英雄，不知厉害。原来，这人是前一天到来了，所以不知庞家势力，说：“我也不犯他，彼也奈何我不得！”店主劝道：“贵客不要取祸，快走出才好。”他只是不依，端然坐下。有四国舅跑进来，下了马，店上人人跪接。彪虎进内，两边一看，喝声：“大胆狗才，还不下跪？”山东客说：“国舅爷，我乃山东客商李大麻，在此吃酒，有何干犯？国舅爷何必动恼！”庞彪虎大喝：“你这狗头，敢在大虫头上抹汗么？众家丁，快些捆打这狗强盗！”一声呼喝，一班家将如狼似虎，拥上前要捉。李大麻他见了不得，慌忙登时下跪，磕头求饶谢罪。四国舅正在喝骂他之际，有家人庞禄赶进店中，说声：“四国舅爷不好了！小的往各处找寻，原来在此，快些回府罢。”四国舅喝声：“狗才，我有事情不回去的。”庞禄说：“京中太师爷执罪被杀了。”四国舅闻言大惊，说：“那人敢杀我父亲，快快说来！”庞禄说：“小的不知详细，只见大国舅爷与国太扶柩而归，现在船中，未到家里。所以小人分头找寻国舅爷回去。”彪虎慌忙说：“你言可是真么？”庞禄说：“小的焉敢哄国舅爷的？”彪虎听罢，即忙上了马，飞跑而去。

当时店主几人大喜，呵呵发笑，说：“朝中国丈被诛，他弟兄无势力了，从此地方宁靖，这些少年妇女去了大患。”李大麻笑道：“他倒运的狗才，欺着我李大麻，怪不得他父亲要砍了头的。”复坐下又吃酒。店主说：“我叫众人不要吃酒，且算了帐。谁知众人个个不肯，后至这小狗才拥到，众人方才奔走散去，如今做了折本生理。”李大麻说声：“店主不必心烦。今须折去本钱，但各市上食物，俱已卖尽罄了，你店中还有许多什物，卖个加倍利息，就可还本了。”丢开店主闲言不表。

再表近地百姓，被庞家扰害不少，如今得闻此事，人人传说喧哗，都道朝中国丈被杀害了，地方从此起运，众民安稳做生涯，从此不用大惊小怪的忧心。此时陕西一省地头，众百姓远远传说，正是人人欣幸，个个安心，言言语语的叙谈，一一不能细述。话休絮烦。

且说庞家三位虎狼国舅，此日齐齐会叙，已到码头，船中见了母亲、兄长，即问父亲被杀

原由。国太见三子动问，含泪就将与狄青作对情由，细细说知。三虎弟兄听罢大怒，泪落纷纷。哭父时，又忆姐姐，痛恨着狄青，呼声：“大哥啊，我们弟兄并胆合意，待等三年五载之后，杀父之仇定然要报的。”庞飞虎呼声：“众兄弟，此仇不报，枉为人也！为兄也等不得三年五载的。”国太含悲说：“你弟兄不要言长语短，且将棺柩迁移上岸，回家安葬罢。”正说话间，有孙云到船来，不知此人是何来历？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由尔刁奸凭势力，终为罗网伏众心。

第一百三回

萧天凤领守三关 张将军洞房花烛

诗曰：

英雄未遇一樵夫，发达时来禄位高。

海水不量人不谅，焉知贫者是人豪。

当下这孙云亦非别人，他是孙秀嫡弟，平日也倚兄长之势，欺压贫民，强占人妻女，种种作恶多端。因甚前书并不详叙于他，若不涉正书关紧，不能尽述。

是时，孙云得知胞兄被杀，气得二目圆睁，即时跑到，跳上船头，对着庞飞凤叫声：“嫂嫂，何故哥哥被害？”庞氏将前时被害细细说知。孙云听了，怒气冲冲，说：“嫂嫂，如今哥哥已死，不能复活，且到家中把棺柩埋了，抚养侄儿长大成人，与父报仇便了。”又进船中，与庞家母子谈说此事一回。此时扛到两乘轿子，母女分头上岸，各各回家。庞氏弟兄随娘回转，孙云与嫂嫂归家，各自埋葬，纸短情长，难以尽白。从此，庞、孙势力俱无，不敢为非，不过藉些家产度日，虽有报仇之志，亦是妄想虚言耳，不关正传，略略表明，休得长叙。

再说京中。一日，狄爷对萧天凤说：“雄关乃是紧要之地，不可久无主将保守，须早日打点赴任才好。”萧天凤应诺连声。萧总兵又将苗氏、张忠婚事稟知。狄千岁说：“此乃美事。”便说：“张贤弟，你可一同到苗家，完了花烛，然后再来叙会罢。”张忠应诺：“但小弟有话告禀。”狄爷说：“贤弟，再有何商议？”张忠说：“从前小将没有住居，曾在盖天山打劫往来为生。如今意欲原到此地，起造几间房屋为家，千岁你道可否？”狄爷说：“贤弟，不知此地可有主经管否？”张忠说：“没有人管的。”狄爷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待本藩明日奏知圣上，差官到此处，所该粮赋若干，纳讫了，建造住居便了。”张忠称谢千岁。次日，上朝奏明，天子准奏。狄爷回府，即差孟定国赍带千金，吩咐前往盖天山左近地方，建造府宅，只宜速办，不要延迟。孟将军领命，次日拜辞千岁与众将军，带了八名手下将，跟随去了。

狄爷又问：“李贤弟，你是北直顺天府人氏，你从前曾说过的，家中无人料理，想必房屋也是踢烂了。”李将军说：“不瞒千岁说，我的命运蹇否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几间房屋被火烧了，目下变作空荒之地了。”狄爷说：“粮税几年？何人管纳？”李义说：“千岁啊，至今一十二载，犹未完税粮。”狄爷听了，即发出千金，吩咐焦廷贵，前往顺天府该管地方，完了一十二年国税，料理兴工建造居住，要须快捷，不可迟延。焦廷贵说：“千岁，若造得快，烧得快，到底迟延为妙。”狄爷说声：“休得胡说！”焦廷贵说：“小将没有甚么胡言的。只说造得快，烧得快的。”狄爷说：“你原是这等痴呆的。”焦廷贵说：“不瞒千岁，小将的老人家焦赞，也是痴呆的人，如今怪不得小将痴呆了。”狄爷说：“休得多言，明日早些起程。”

到来朝，焦廷贵带领千金起程。一月到了北直顺天府，先将十二年税赋完清。又说：“李

将军祖地，已被他人占了。”原来本府有个土豪，家资万贯，逞富欺贫之辈，名唤王强，前数年已占了此地，已建造了大厦楼房，出租别人。焦廷贵当时查察明白，心中大怒，说：“狗乌龟，将李姓的地业占了，收租受用，好生可恶。本将军不要你赔还，不为好汉。”气忿忿的跑到县堂，喧哗喊叫。县主惊惧，升堂问明原故，即拿到王强，究问明白，乃私将平地建造的，如今断还李姓地业。焦廷贵大叫道：“断判不公，还要断过！”县主说：“将军，但不知要怎生断的？”焦廷贵说：“王强收租，李姓完粮，今单把房屋断还李姓，李将军岂不动气么？禀知狄千岁，你这官儿做不成，王强性命也活不成了。”县主说：“据将军的主见若何？”焦廷贵说：“须要王强拿出银子一千两，准了赋税之缺，将这狗强盗问个边远充军之罪。”县主说：“将军，罚他五百两银子，不必问罪如何？”焦廷贵说：“罪也不相干。若银子缺少分厘也不依的。”县主只得判断王强，罚出银子一千两，限三日交出。王强气恼，叩头去了。县主吩咐衙役：“寻个所在，待焦将军安歇，每日三餐酒食，必须丰盛。倘费用若干，禀明给发。”牙役答应连声，焦廷贵好不称快，日日贪杯，醺醺大醉。到第三天，正在县堂问：“这王强，银子可曾交代否？”正说间，王强已在衙外，伺候老爷坐堂，呈交衙役报进。县主吩咐：“唤他进来。”王强来到案前跪下，呈上一千银子兑进，不少分厘，王强气闷回去了。县主命衙役扛抬银子到焦廷贵歇所。焦廷贵命自带的从人，置备家伙什物，件件齐全。安下焦廷贵慢表。

再说朝中萧总兵，要往镇守雄关，奏知天子，择日登程，拜别狄千岁、众大臣。是时，平西侯张忠要往结亲，故与萧、苗二总兵同行。下属官员，俱来送行。一路地方官接迎，不必细表。

行程二十余天，已到雄关。范爷、杨将军闻报大喜，率同部下各将官，带兵迎接。当下范爷、杨青看见张忠也在其内，是时一同进关。范爷呼声：“张将军，你也奉旨同来守城么？”萧总兵说：“非也。苗总兵有胞妹，他母亲从前曾许下婚姻，今日禀知千岁，是以同到来完婚。”范爷听了，含笑说：“这也有礼，老夫贺喜方是。”张忠、苗显说：“范大人，小将不敢当的。”杨将军说：“贺喜不贺喜，总要吃喜酒也。”是夜大排筵宴，各各就席。

次日，苗总兵在雄关七八里寻了地方，名为“十锦村”，即差家丁督取工所，兴造建工。工匠人多，不消一月，已建造成了。相迎母亲、妹子住居了，收买丫头数十个。如今比前番住破屋小窑大不相同了，母女好不欢欣。翠鸾小姐倍加称快，想“哥哥身为总兵之职，奴家又得配姓张人，他乃征西一员大将，今封侯爵，奴家也是一品夫人了。再不道与母亲苦守破窑，还有今日。”不提小姐心花大开。

是日，苗显又禀知母亲，说：“狄千岁命张将军就在此处完婚。”周氏听了大悦，说道：“孩儿啊，但是日期须要张忠定的。”苗显应诺。翠鸾小姐闻知，心中又惊又喜：惊为倒凤颠鸾未惯；喜是偶配荣封。也不多谈。

当时苗显回关说知，张忠定了良辰吉日。是日，苗府中张挂绸彩，乐韵齐鸣，真乃热闹。如今苗显身为总兵之职，谁人不到奉承？就有许多白日相识认他，也来认亲，好比俗语两言：“贫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”此时，又有下属武官文职，纷纷齐到苗府，不能详叙。

苗总兵是日迎接来张将军、萧总兵、范大人、杨将军，此日佳客盈堂，高朋满座，好生热闹。吉期已至，张将军更换了大红吉服，苗总兵即唤使女：“请小姐出堂，与张将军参拜天地，以成花烛。”是夜，笙歌彻耳，音乐怡人，拥送入洞房，铺床撤帐。俗情另有一番做作，不多烦谈；合卺交杯，也是白文套语。此时堂上宾客酒吃已完，各各称谢告辞。苗总兵纷纷送客，也不多表。

且说张忠是夜洞房，这小姐容颜虽非绝色，也有体态动人，张将军自家原是个粗惯武夫，

也不计较妻子的颜容，所以鱼水相亲，甚是相得。当日张忠既成花烛，日中闲暇，仍到关中叙谈，暂且按下不提。

又说京中刘庆，一日稟知千岁，说：“小将久别父母妻儿，常怀挂念，今已无什么公干事情，意欲归家，看看父母妻儿，故此稟知。”狄爷说：“正该如此的。但本藩还有一事相托：从前未遇之时，本藩曾被庞洪在花园暗为图害，全亏得计英搭救了，受他活命之恩未报。如今有书信一封，黄金五百两，可与本藩带去，交与计英收领，以表微心。”飞山虎应诺。次日早起，来拜别老太君、千岁、李将军，快马加鞭而去。且也不提。

又说武都督苏文贵，有一亲生女儿，年方二十，名唤赛玉，花容俊俏，还未遇姻缘配偶。一日夫妻清闲无事，苏爷对夫人商议，要招赘定西侯李义。但不知此段姻缘和谐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真乃：

征西劳力今朝息，美对良缘此日谐。

第一百四回

苏都督入赘纳英雄 安乐王奉宣朝太后

诗曰：

出仕朝廷汗马功，君王赐爵宠英雄。

至教都督招豪婿，诰命夫人指日封。

话说苏爷一日与夫人商议，说：“夫人啊，下官看李义身高体胖，昂伟丈夫，然而平定西辽，原是一员上将，今日身为侯爵，四海扬名。下官欲把女儿配合于他，故与夫人商议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夫人笑说：“相公，你如意，便是妾的如意了。你虽意愿，但不知他允肯否？”苏爷说：“夫人啊，这也不难。待下官对平西王说知，要他作主，此事必然和谐的。”夫人点头称是。是夜不提。

次日，苏爷对狄爷商量，狄千岁一力担承，说知李义，就请石兵部为媒，选了吉日良辰，共迎佳客。又有一番热闹荣耀的光景，不用絮絮烦言。洞房花烛，已过三天，上朝奏明万岁，天子恩封赛玉为侯爵夫人，定西侯夫妇和谐不表。

却说石玉本要荣归故里，早差家将往故土，托长沙府买了旧宅左右地，建造新府，等待狄爷还乡，然后回归故土。按下不提。

狄爷的平安书信，一日寄到山西与姐丈、姐姐观看过，金鸾小姐不胜大悦：“难得兄弟英雄，平定西辽，功大封王。只得候英雄弟妇到了朝中，一同还乡。正是‘骨肉团圆，门风重改’，真为有兴。”慢言小姐欢欣。

再说狄爷如今两次平西，圣上恩宠，显耀封王，满朝文武，谁不钦仰？众王爷、大臣，以及天波府的各府钦赐功臣也常常来往。老太君暗暗心欢，只待媳妇到来，同归故里。

光阴迅速，又是新春了。又说嘉祐王生母李太后，思念起有恩干儿郭海寿。原来这郭海寿乃太后恩人：前十八年，太后被刘妃谋害，逐出宫闱，街头丐食，得郭海寿卖瓜菜为活，养她十八年，苦楚捱尽，至太后灾满之日，郭海寿运起之时，天子得包公陈桥认母，郭海寿乃天子救母恩人，故认为御弟，加封安乐王之职。这一日，思量起前十八年苦楚，亏他之力，今得身安，叫居处朝中，母子常常得叙。岂知他说“君子不忘旧”，仍在窑宫安身。已封为安乐王之职，富贵荣华，无忧无虑了。但有妻无子，单生一女，深为可虑。近来与他久别，使我常常思念有恩孩儿罢了。且宣他进京相见，才得放心，忙传旨于当今。嘉祐王听命，即日差官去了。

再讲这安乐王，虽然受封，他乐不忘苦，贵不忘贱，原在窑宫居住，朝廷的恩泽宠隆，封赠王爵，他品性不移，行为件用俱不像王家气度。不独不似王家所为，他夫妇有堆积百万金银，也不轻用。只有家人、小使女几个人，自作自为，单生一女。他夫人终日思量丈夫，虽蒙圣恩封王位，乃太后干儿、当今御弟，显贵谁人可及。因何丈夫不独不像王家势头？有时出外买些

物件，还是亲自带携，岂不见笑于陈桥镇上之人？那有一家王爵如此模样的？他不听妾劝言，为妻也难逆丈夫之命，且自由他罢。长根之话，休得长言。

这日，天色晴朗，王爷夫妇正在闲谈。忽有家将来禀知：“后上千岁爷，圣旨来了。”王爷吩咐大开中门，排开香案恭迎。钦差开读毕，说：“千岁，须作速登程，免得太后娘娘悬望。”王爷说：“有劳大人跋涉，孤家即日起程了。”钦差即日辞去。王爷将言说与夫人：“母后娘娘思念我，宣念孤家回朝。”夫人说：“千岁，既如此，应该速往。”次日，王爷起程，别了夫人。这位王爷不用施威摆驾，上马带了八名家丁，不鸣锣喝道，一路而去，一日到京。众大臣得知都来迎接，有呼延千岁携到衙所。有二品官僚，要行君臣之礼，王爷笑道：“天无二日，民无二君。况且众大臣是有功之臣，孤家乃微贱出身，若以平礼相见，孤家已是僭越礼数了。”二位王爷微笑，各官依次坐下。吃过茶，到了黄昏，摆下酒宴。席中说起庞洪的事情，安乐王称赞狄王亲不已。交杯传盏，宾主尽欢，时交二鼓，众文武辞别散去。郭千岁就在呼延府中安宿。

次日上朝，净山王奏知：“郭千岁到了，候宣。”天子大悦，即宣到。安乐王进至金阶，俯伏候旨。天子即命左右侍卫相扶起，呼声：“御弟，久不进朝，母后常常怀念。今日御弟到来，母后想念慰了。”安乐王称：“陛下，微臣有何德能，敢劳母后切思。圣恩浩荡，臣感恩不尽，犹如渊深。伏乞陛下复降旨，待微臣朝参尽礼，免得臣有慢君之罪。”天子说：“御弟，你虽不与朕同胞，你乃朕救母恩人，今且休拘行君臣之礼。”说完，即令内监相引安乐王进宫，朝参母后。安乐王谢恩辞驾，随着太监去了。此日众朝臣也无事后奏，天子退朝。

却说太监引道，郭千岁来进宫外，太监禀知，太后娘娘大喜，宣进宫中。王爷进内俯伏，叩首说：“母后娘娘在上，臣儿郭海寿叩见。”太后一见，欣然即命宫娥扶起，说：“儿啊，你休行大礼，见以常礼罢。”吩咐宫娥排位与王儿坐下。此时王爷请安毕，太后说：“儿啊，为娘因你别久，常常心牵挂念。近儿媳安康，孙女聪觉么？”王爷说：“后上母后，儿媳托赖母后洪福，俱得安然，女儿长养。但臣儿虽则常常思念母后，奈无旨召不敢私自进京的。”太后说：“儿啊，你太愚了。为娘没有你，怎能今日活养天年？虽则当今与你为两姓，算来你是他大恩人。若没有儿，你我母子焉能得会？从今你听为娘吩咐。你若喜居京中，则在此建宅，倘喜旧居，来京也有有限的路程，须要常常到来，看看为娘的。虽则当今没有旨召你，若进京来，决无罪的。”郭王爷诺诺连声。宫娥递奉上玉盏、香茶，王爷吃毕，母子再谈言，无非闲别多年之话。少刻宫中排上酒宴，王爷谢恩就席。宴用毕，不觉天色渐渐将晚。郭王爷告别，抽身禀知母后，要往呼延府中安歇。太后娘娘许允，说：“孩儿，你不必上朝了，且在呼延府歇宿，不用旨宣，你须日日进宫来。”郭王爷应诺，拜辞母后，到呼延府安歇。是夜，郭王爷思量当初，好不苦楚，一贫如洗，卖菜为生，供养太后娘娘之日，吃尽万苦千辛。只道今生一世，没有好日期的。不料王宫内由孤出进，当今主上，与孤同坐同行，母后过爱，圣上厚恩，孤家好不心欢。忆昔当年困苦，比着今朝，犹在梦中一样。但愿夫人产下一孩儿，接了郭氏香烟，孤家就毫无忧虑了。不表郭王爷心欢。

再说振西侯刘庆，到了故乡，见过父母妻儿，是时，夫妻、父母叙会，少不得问起再平西辽，另有一番谈说。不用烦言。

飞山虎一日寻找计英，交代了狄爷书信、五百两黄金，仍在家中担搁一月，即拜辞父母，吩咐妻儿，席云二日到京。见过狄千岁，仍在狄府安身。

又说张忠在雄关外苗府成亲，已有一月余，一日回朝，见了狄爷母子，将成亲完毕之由，细细说知。次日上朝，奏明圣上。天子恩封苗氏，御赐凤冠霞帔。话休烦絮。

又过几天，孟定国、焦廷贵也随后而到，将承办公务已完，一一禀明。狄爷又呼：“张贤弟、李贤弟，如今你二人的住宅俱已建造筑成了，你们须要打点荣归故里罢。”张忠、李义同声说：“千岁，小将且待单单国嫂到来，护送了千岁母子还乡，我弟兄然后请旨回旋的。”千岁听了微笑，说：“多蒙众位贤弟盛心。”不觉之际，红日归西，排开盛宴，差人往赵府，请石兵部到来。五位英雄，一同欢叙，畅乐吃酒，不多细谈。

此时已是三月中旬了。却说单单国王前日接到天朝旨意，宣召女儿，国王逆不得旨，只得命四位大臣，宫娥二十四个，太监四名，三千军马，护送公主。还有多少箱中物件，多装载车中，又有四车贡礼，表文一道，呈贡天子的。时交四月，一路而来，风光好景，进了雄关。公主回头一望，不觉顿生凄惨，凤目中暗垂泪。原来公主乃孝心之女，想来今日虽则已到中原，但今一别故国，永无见父之日，所以一进雄关，回首一望，不觉惨切情伤，想来父母乃天性中之密谊，人人岂忍抛疏。况公主原乃孝贤柔顺多情女，所以她一想一回头：

凤目早含珠点泪，柔肠先断别离情。

第一百五回

遵宣诏公主到中原 大叙会狄府排筵宴

诗曰：

二次平西复会离，今朝奉诏不延迟。

夫妻从此团圆叙，婆媳相逢弗用期。

慢言公主进了雄关，一路行程。再说狄千岁在府中安闲无事，忽有流星快马报到，禀明：“公主娘娘已到，离城八十里了。”狄爷闻报，满心欢悦，直进内堂，禀知母亲。太太闻言，喜悦万分，说：“娘盼望贤媳，眼将穿了。我儿担搁不得的，速速差人前往迎接罢。”狄爷应诺，出堂打发焦、孟二人，带了百名家将，出王城而去。四虎英雄当时大悦不表。

次日，狄爷上朝，奏知天子。嘉祐王呼声：“御弟，既弟妇到来，朕也要排同辇迎接的。”狄爷忙说：“陛下，那里话来？微臣焉敢当的！”这仁宗天子，原是口头乖的句好话，人人会说，难道天子真去迎接不成？无非明主厚结臣心耳。此时降旨：“众王侯大臣，代寡人迎接罢。”当时狄爷苦辞不脱，各大臣领旨而出。

狄爷回转府中，不一时，头报、二报说：公主到某处某处地头了。一连七八报说：公主离城数里了。公主又吩咐：“不必放炮，上则有惊圣驾。”正在吩咐众兵安营，忽有小番报上：“公主娘娘，今有万岁爷差各位文武官来接娘娘，离营不远了。”公主听罢，脸生喜色，心花大开。正喜欢间，狄千岁进营下马，夫妻见礼，喜气扬扬。公主说：“千岁啊，虽蒙圣上洪恩，差众位大人迎接，千岁何不代相辞的？”狄爷说：“公主，本藩已经苦苦相辞，圣心执意如此，众位大人敬重，十分坚辞不脱，也无可奈何。”公主说：“叫哀家如何消受得起？”忽又报到：“启上千岁爷、公主娘娘，各位王爷、大人已到迎接了。”公主说：“千岁啊，你快些出营，辞谢各位大人罢。”狄爷应诺，又说：“公主，你须望阙拜谢王恩。”公主点头，即望阙拜谢。狄爷不乘马，步出营辞谢，呼声：“列位大人，公主称说不敢当，有劳众大人，反说下官不力辞，心反不安。如今望阙拜谢了，望祈众大人请回衙罢。”此日狄爷殷勤辞谢，众大臣回朝去了。

单有狄府六位英雄，人人进营向前见礼。公主开言：“列位叔叔，哀家焉敢当？众位远迎，教我置身何地？心反觉不安。”众位英雄同说：“理该如此，公主何必谦恭？”狄爷又请公主起行回府。当时公主就命贡礼车辆四位押送官，随着焦、孟将军先回王府而去。狄爷道：“公主，我有两个儿子，为何不见？”公主说：“千岁啊，两个孩儿，本该一同带进来，只为父王无后，要留住狄龙接承香烟，故妾单带狄虎进中原，现在后营，交与宫娥携带。但此刻劳忙得紧，待等进府之后观看孩儿，千岁意下如何？”狄爷说：“公主，只是狄龙尚还年幼，如何离得母亲？应该一同带来，长大之时，送去何妨！”公主听了含笑说：“千岁啊，妾也如此说的，无奈父王不依，反把妾身痛骂几声。”狄爷闻言，心中不悦。四位英雄说：“千岁，事既如此，不必说了。且再待一

两载，不拘弟兄，个个也须一人到单单国看看小爵主的。”此日，同行起马，吩咐：“三千番军安营在此，待等着贡献领旨，一同还邦的罢。”狄爷、众人上马，四位英雄前行，公主乘辇车，一路二十四对宫娥太监，拥护跟随；车箱杂物，另有从人运发；还有宫娥怀了小爵主，坐轿而行。街上旁人，多羡慕平西王的显贵，比万岁爷差不多，远远观看。又说：“外邦公主，果然美貌，仍穿外国宫妆，恰像汉昭君一般。”不表旁人议论。

先说焦、孟前行，把番官四人安排书房内，然后进内堂禀知太君。太君早已吩咐，府中内外结彩，开筵笙歌细奏，安排得热闹非凡。又传请石郡马的太太，郡主母女见狄太后，不用相请，早已排鸾驾来至王府。又差人请天波府余太君众人。此日余太君闻请大悦，聚齐众媳妇，要看外国女英雄怎生体态，与两个番邦生长的小爵主怎样仪容。当时一同都到狄王府。众命妇夫人，先拜见高年太后娘娘，然后见礼太太，分宾主坐下。正谈说间，忽报包相府的夫人又到，一众夫人出外接迎，从新见礼坐下。狄府家人、妇女，正献茶毕，有家丁进来报说：“公主娘娘进府了。”太太吩咐家人、使女数百，齐齐跪接。

狄爷与公主齐到，笙歌合韵，音乐齐鸣，进府仍不放号炮。四位英雄齐齐侍立，先接过千岁。狄爷下马，说声：“列位贤弟，不必拘礼，请往书房陪四位番官罢。”四人应诺而退。合府家丁，都来跪接两旁。当下众宫娥扶公主下了辇车，夫妻先后而见中堂，轿中宫娥抱出小爵主，喜悦万分。众宫娥跟随公主进内，夫妻一双步行，早有内堂众夫人立起身来，远见公主花容，众人称羡不已。太君见媳妇花貌婉约，心中暗喜。只有公主一时呆了，低声说：“千岁，不知这些是何人？都是凤冠霞佩的贵人，也有年尊的，也有中年的，叫我如何见礼得来？”狄爷说：“公主，中央这位，是下官的姑母太后娘娘，你可上前见礼朝参。”当时公主初到来，不会行中原礼，上前称说：“太后娘娘在上，侄媳朝参。”把头一低，袖一摆，一只金莲从后起。太后含笑，呼声：“贤侄媳，不必拘礼。你且来此行拜见婆婆的礼，然后见客礼才是。”太太说：“礼当先拜见客的。”众夫人说：“今朝公主初进中原，礼当先见礼婆婆，太太何必谦恭？”当时公主向太太行了大礼，太君喜悦，说：“媳妇休行大礼！”双手相扶，向众位夫人说知，公主又人人见礼。狄爷又向太后见礼，在众夫人前深作个揖，夫人个个还礼毕。又命宫娥带来小爵主。众夫人喜气扬扬，多美小爵主生得威仪气概，像着父亲。太太手挽孙儿，喜得眼也细微了。这爵主笑嘻嘻地说了几句番语。狄爷近前说：“孩儿，你在着中原，要说中原言语。”小爵主只是笑嘻嘻。太太说声：“贤媳，我儿说是双生儿子，又何为今止得一个的？”公主即禀上婆婆：“父王因无后嗣接宗，故留住狄龙在本国。父王之命，媳妇如何敢逆？故今独携一子到来。”众夫人说：“这爵主是未知人事的小孩童，母子们如何分得两地？想来国王真乃差见不通也。”此时狄千岁吩咐：“孩儿，且往母亲宫房，更换了中原服式罢。”当下宫娥带了爵主更衣去。狄爷转出外厢，进了书房，会着四位番臣、四弟兄不表。

书中原说内堂中。此日，老太君吩咐厨人备办酒宴。众丫环排开席位，东西两行坐位，一安排停当。不一会，桌上摆上酒宴。此是王府备办的宴馐，非比寻常。玉液琼浆，浅斟玉盏，珍羞佳味摆上。当时席上，公主花容但觉三分羞赧。又说公主阵上交锋，男将见过多少，不独说害羞，还是威风烈烈的女将军。为何今日所会者，个个都是妇女，如何反害羞起来？书中必要详明的。前日上阵交兵之际，乃是为君国公务事情，所以像着男汉威烈气概。今日公主乃初到来会亲，乃家庭叙会的私事，所以才带着三分羞怯的。此时，太君定了席位：太后娘娘首座中央；余太君、各位太君俱居东首；众夫人西阶，俱序齿依次而坐，旁边丫环侍立斟酒。当时吃酒之际，公主想来，我国与天朝饕餮席，犹如天高地厚的相悬；我邦的饕餮，俱乃獐、鹿、禽、狼

之气，岂似天朝的精美珍羞！想来不独膳饌一事相殊，就是我本邦的人物，生来奇形怪状，怎及得上邦人俊雅风姿？服式衣妆，另别一样。怪不得西辽王屡想夺中原之地。今日哀家得到天朝之国，岂非三生有幸的么？当时公主心中快乐，不知席间太后与夫人有何叙谈，正是真乃：

祯祥母子荣中贵，福祿家门锦上花。

第一百六回

平西府骨肉谈心 狄王爷达呈贡礼

诗曰：

赛花奉诏到中华，太后驾临王府家。

骨肉满门今叙会，谈情说旧乐无加。

当下公主想来，天朝气度之美，心花大开之际，有太后娘娘呼声：“贤侄媳，老身看你身材袅袅，体态柔柔，焉能有此武艺？胜比男儿，不畏凶狠，有此胆量两次杀退西辽，为夫解难，细想细思，尚还不准信。今朝老身何幸，与英雄侄媳相逢。”公主正要开言答话，杨府余太君满脸春风，说声：“太后娘娘，这是当今万岁洪福齐天，故出此英雄女将。算起来令侄若非错走路途，焉得相逢公主？又怎得公主前往西辽破敌解围？此乃国家有幸，又是令侄良缘，老太太的福荫，狄门有光。”此时，太太连称：“不敢当！”又呼声：“贤媳，究竟你怎能习得武艺？因何有此神通？细细说明众位得知，不必含羞不语。”公主听了，说声：“婆婆，媳妇自幼学法于庐山，圣母收为门徒，父王、母后依了师父之言，带上仙山几载，传习武艺，略赠了法宝，教传腾云五遁之术，学全兵法，吩咐帮助天朝。只是圣上洪福，岂是妾身功劳？”众夫人听罢大悦，更有一番席上之言，余文不载。

却说狄爷在着外堂，弟兄五人，款待四位番官吃酒。当时公主带来的箱中物件，有扛夫抬进府中。府内家人点查收讫，交与宫娥细细收拾过。随来太监、宫娥各有小席款赐，你谈我说，共羨中原之地华美。各日用什物裳服膳饌，比着下邦气度，差之万倍：“我等只愿一生一世，不还转国中也罢，无奈舍不得爹娘的。”不表闲言。

是日，众番兵在营，狄爷也有赐赏酒食，内堂宴毕，红日归西，众命妇夫人，三位老太君，拜别太后、太太，婆媳一路送出中堂，各各坐轿而去。独有太后尚在府中，姑嫂、侄嫂是夜在内庭灯下，细将从前之事说一番。说到庞家父女、孙秀三个奸党，狄太后恨声不止。太太说：“这庞洪如此欺君不法，可笑圣上原要宽恕他的。”太后说：“嫂嫂啊，若被当今恕了庞妃，赦其女必牵及其父，只忧削草不除根，犹恐再发之虞。今得这奸臣尚有四个儿子在，日后还忧有再发萌之弊。”狄爷听了微笑，说：“姑娘啊，倘或他儿子不比庞洪心术，知道父亲行恶，理该正法，就不敢胡为，谨勤家业分守，做个善良人，也未可知。”太后说：“若依得侄儿之说，乃国家之幸也。但如今侄媳已到来，国务已完，侄儿可奏知圣上，辞驾归乡祭祖才是。”狄爷应诺。太太开言说：“姑娘，你也离了故土，将已四十余年。目下年尊，也无别事，何妨一共转家园。”太后点头说：“嫂嫂之言，正合我意。想起爹娘、先兄，一念怎不由人不断肝肠！”太后娘娘说起，泪珠垂落。太太也触动愁心，追思昔日丈夫狄广，在朝名声最重，不幸与公婆相差而亡。此时寡妇、孤儿，幸喜有些田产留后，只望苦节抚孤，以承狄氏一脉。岂料又遭水难，儿只说娘死，母只道

儿亡，两命还亏得上苍庇佑，十年之中，分而复合。后来孩儿解送征衣，方能使母子再会，历尽许多苦楚，今日方得我儿贵显。想起前情，犹如春梦，说完不觉也随泪一行。

公主此时见二尊年伤感，便称：“婆婆啊，离而复合，月缺又圆，世间所有。人有难而不死，此乃该有今朝显贵。所以庞洪屡次将千岁陷害，后逢鬼谷仙师点化，反得高官极品，乃是婆婆的福荫，该有后头甜的。今日事到，亏得庞洪弄权之力。婆婆须宜快乐，何须记念前时，说起伤心之语。又得一家骨肉圆叙。”狄爷笑道：“公主之言，却为有理。”太太说：“我儿何出此言？倒使为娘不解。”狄爷说：“母亲，若非庞洪具奏，孩儿解送征衣，焉能得与母亲、姐夫相逢？又不得总领三关统领之职。以后庞洪保奏孩儿征伐西辽，索取珍珠旗还国，屡要伤害孩儿，岂知今日仅得高官显爵，夫妻圆叙、母子团圆。如若以公论国法，庞洪原有滔天大罪，碎剐凌迟也不为过；若以孩儿私论，庞洪、孙秀也是孩儿得力之人。”姑嫂闻言，半悲半喜，谈谈说说，不觉二鼓催残。太太吩咐各归安睡。是时，两位尊年都不表。

书中单叙美夫妻。狄爷是夜进房，吩咐宫娥出外，近前说声：“公主。”不觉一笑，“你还未睡么？”公主起位，说：“妾也未睡，千岁有何话？且请坐。”狄爷说：“公主，下官有句话言与你商量。”公主听了，顿时粉脸上泛出桃花，低了头，含羞不语。狄爷说：“公主啊，你疑下官有甚别事么？所以这般光景的，原我与你名说夫妻，只得一月，早已分离，一经五载，今日才得相逢，不该仍各东西，理当同衾伴枕。无奈近日劳动着忙，下官意欲回归故里，然后料理门庭，小完公务，下官少不得效比鸳鸯，于中补漏，竭力同欢。若不说明，还防公主见怪。”公主含笑说：“千岁之言，却像痴了。你难道欺着妾是下邦之妇，郑风为比么？谁人思量与你同宿，你太将妾看低了。”狄爷微笑道：“公主贤良之德，人所难及。但不知几时回归家园，云情雨意，未卜何期？公主不思此事，下官也悬望久了。”公主带愧低声说：“千岁休得谎言。既不同宿，快些出房罢，妾要睡了，省得外人动疑。”狄爷微笑说：“下官去了，公主睡罢。”此时公主关上房门，灯前细想：“哀家在本国时常烦闷，只忧误配着本国丑陋蠢夫，一生不遂哀家之愿。今朝真乃有幸，得配上国英雄，非凡气宇，又是太后内亲，极品显贵，大大功劳，名扬宇宙。姻缘虽乃前生所定，原亏得仙母指点。我今虽是身安心乐，但未知何年再转本邦，朝见父王，看看狄龙孩儿才得放心。”想罢，卸下宫妆，宽解罗裳，不嫌独宿。正乃“一觉放开心地稳，梦魂行不到家园”。不言宫主安睡。

再说狄爷也不可睡，静坐灯前，把兵书观看，不觉到了四更将尽，狄爷梳洗了，穿过朝衣，命家丁将单单国送来的贡礼扛抬到午朝门伺候。当下狄爷来到朝房内，众文武大臣相见，互相言谈。众大人说：“千岁，公主既到来，你该奏知天子，一同告假荣旋故里。狄千岁，你意下如何？”狄爷说：“列位大人啊，下官原有此心，但未知圣上准奏否？”正说之间，天子坐朝，百官参毕，两旁侍立，俱无表奏。只有狄爷出班奏说：“单单国赛花，昨天已到。国王今差番官四人，贡来礼物至已带进，候旨。”即将礼单、表文呈上。仁宗天子大悦，看罢传旨：“扛进四车礼物。”近臣检点分明，降旨：“收归国库，番官不必朝见，御馆暂且留款他三五天。”狄爷称：“臣领旨。”正要奏请还乡，天子先开言，呼声：“御弟，这弟妇女英雄，曾助朕平西，有功于国，来日可同上殿见朕。”狄爷说：“臣后陛下，这赛花乃一女流，如何见驾？诚恐不便，伏乞圣裁。”天子说：“御弟啊，朕心如此，不必推辞。”狄爷只得领旨退朝，回归府内，吩咐弟兄，留款番官。他进内堂，请过姑娘、母亲安，与公主分左右坐下，把圣上要宣公主来朝见驾，孩儿在君前力辞不脱，圣心执意如此。姑嫂闻言，心头大悦；只有公主，心中羞怯，说：“千岁啊，妾身乃一女流之辈，又是初到上邦，要上朝见驾，心中实觉不安。”狄爷说：“公主，少不得下官也同上朝的，你

且放心。”太太说：“媳妇啊，无非君王见你有功于国，宣你朝见，以示恩宠之意的，还有封赐赠赏于你。”公主说：“婆婆啊，媳妇情性，你也未得深知；妾只喜安静，不要浩烦，所以不愿见驾受封的。千岁啊，倘圣上恩封，你在旁须要极力辞让才好。”狄爷微笑应诺。不知公主来日朝参圣上如何？正是：

英雄女将辞烦浩，仁德君王宠眷深。

第一百七回

八宝女朝参天子 李太后主结姻缘

诗曰：

君主恩宠女英雄，只为平西助力攻。

今日奉宣朝圣主，全家无禄享丰隆。

次日四更时候，穿过朝服，公主更换吉服，狄爷骑马，公主坐轿。是时，狄爷见过圣上，奏知公主候旨。天子听奏，龙心大悦，即传旨：“宣进女英雄上殿。”不一会，公主步至金阶，俯伏丹墀，说：“臣妾单单国哈直利之女赛花朝见，愿吾主圣寿无疆！”嘉祐王大喜，降旨：“公主平身。与御弟东西对坐锦墩。”天子此时开言说：“女卿家，前日御弟兵危白鹤关，多亏得你救解，二次平西，又劳女卿除了花山妖道，朕尚未有旌诏奖赐你邦，反使你父狼主厚礼先来，寡人若不收贡礼，恐防你父心中不安，朕即日有恩奖到你邦，免贡三回，以表朕心。”狄爷夫妇起身谢恩。天子说：“女卿乃一英雄之妇，雅度雍容，与御弟为匹，可称佳配对登。如今封为英烈辅国一品夫人。”又赐黄金千镒、白璧百双、白金十万、彩绢百端。

狄爷夫妇正要谢恩退朝，早有宫中李太后娘娘得知，也要看看外邦女英雄生得怎样，即差太监一名，到金銮殿：“后上万岁爷，太后娘娘有旨，宣进单单国公主、差官朝见。”天子听了，降旨：“弟妇进宫。”当下公主暗说：“哀家只道到中原无甚别事，不过夫妻子母闲叙，训弄小孩儿耳。岂知昨天一到，便有许多烦务。只得过一夜，就要叩见天子。方得辞君，又有太后宣召，料也辞不得的。”只得勉强领旨，随着太监进宫去了。天子欣然喜悦，降旨退朝。

当时狄爷还归府中，将情禀知姑娘、母亲。太太含笑说：“媳妇是外国女英雄，我朝人罕见的，所以李太后娘娘宣见媳妇，孩儿得当今隆宠，此乃狄门之厚幸也。”太后喜色说：“嫂嫂啊，侄媳乃是个女中豪杰，配与侄儿，正是一对英雄美夫妻，真乃狄门之幸。”不表平西府内之言。

再说太监引进公主，又有几对宫娥执烛照道，后有跟随。是日，安乐王在于御花园中万锦楼头玩耍，有太后早传旨，要他免朝见。郭王爷是日不在宫中，此时公主到了。太后宣进，公主近前俯伏参见。李太后即命宫娥扶起，赐坐锦墩。宫娥递上香茶一盏，太后开言说：“保安社稷，奏凯班师，皆赖女英雄，不惜辛劳，过国越都，有相助之力。是以特宣女卿一会，足慰怀思的。但女卿本是玉质冰肌之女，焉得有此胆量，并力沙场，望却说明。”公主说：“臣妾后奏太后娘娘，妾知武艺，原得受习于庐山圣母，仗着圣母的法宝，是以托心放胆战斗于沙场。今日得平辽国，实乃苍天庇佑，保全兵将，原乃当今洪福。臣妾于功何有？早已蒙万岁奖赐了，只是下邦人，受天朝厚禄，臣妾还防没福的当不起。”太后说：“卿你休得说此谦言。”即传旨排宴款待。公主再三辞谢不脱，只得从命。

太后此时细看公主容貌，真乃秀美可餐，规模端重，举止安闲，言谈清楚，太后无限欢怀，

殷勤细问前日招亲之由，宫主含笑一一说知。太后听了，微微含笑，又命宫娥，引宫主进见曹王后与张贵妃。太后又传命二人陪宴。当下公主随着宫娥，出了安乐宫，一路思量，暗说：“我来朝见太后，尚且勉强，如今又要哀家去见妃、后，好不厌烦也。我想宫中妃子甚多，若尽要相见，直至来朝也见不完了。虽然太后的美情，见爱于我，到底厌烦得太过的，只是又难以推却。”当时随宫娥到了昭阳宫，只见宫势巍峨，四围高耸，栋宇雕锓，纵有画工巧笔，难以描摹。公主此时暗说：“我邦宫院，也称美丽，焉能比得天朝上国的宫闱雕工巧手伶俐？”宫娥当下说：“后上公主娘娘，这里就是昭阳宫了。待奴婢进去禀知娘娘，然后进宫罢。”

此时，宫女进内禀知曹后。娘娘即刻整衣离位，亲身出迎，一见便称：“婶婶，且进宫来。”公主此时住足，尊声：“娘娘在上，如若这等称呼，臣妾也当领不起了，序了君臣之礼，方为妥当也。”曹娘娘说：“婶婶啊，想你身为外邦公主，何曾受过天朝爵禄，竟肯不辞劳苦，帮扶我国，细想哀家身受君恩不浅，以我无功之人，反受厚禄，实称有愧。安邦定国，全亏你夫妻之力。今日妯娌之称，何为过分的？”公主说：“娘娘，这是臣妾断然不敢当的。”娘娘说：“婶婶休得太谦。”说罢，进前携手，进至宫中立定。公主开言：“娘娘请坐下，待臣妾朝参。”曹后说：“婶婶啊，何必谦退过恭？若是妯娌相称，断然不差的，你何必再三拘执？”此时公主立定心要行君臣之礼，曹后只得偏立东边，对面三呼：“千岁！”娘娘拱礼相还。曹后连忙扶起，从新行个平礼，命宫娥速去宣张妃。不一时，张妃已进宫中，见了曹后娘娘，参礼毕，有公主即上前见礼。是时，妃、后十分敬重这公主，命宫娥排开坐位。曹后坐中央，公主与张妃对坐。当下三人初说，无非是客中交赞套谈。后妃次第问起平西事情，公主细细告知。这是前文屡叙，如今话休絮烦。此时后、妃听罢，彼此赞美公主贤能。你一言，我一声，闲说之言，亦不多载。

且言三人谈说一会，酒宴完备。太后传旨：“送到昭阳宫内，分为三宗而坐。”这后、妃二人，奉了太后娘娘之命，做个陪宴主家。如今宴席，是帝王所用，比着官家酒宴，又是上些。是日，珍肴百味排，玉液金盈满，宫娥斟起琼浆，在水晶盏内，三人吃酒，席间又有多少言辞，妃、后殷勤劝进美酒，不必多谈。宴毕，即拜辞，后、妃珍重送别。

公主复到安乐宫，向太后娘娘谢过恩，与太后说谈闲话，问起双生儿子，这太后要看看小婴孩，即传旨到平西府，早已送进小爵主。公主此时含笑，呼唤：“孩儿，快些过来朝见太后娘娘。”此时这小爵主，真乃伶俐十分，拳拳拱礼，俯伏尘埃拜见高年太后。这狄爷常常教导他，要呼腰曲背见，他却是不忘怀的。当下连连叩礼深深，太后娘娘见了，却喜得心花大开，即吩咐宫娥，扶爵主近前，抚摩他一会，即赐取到小点心，与小爵主吃了。又命取块金镶白玉，上镌雕花草人物，玲珑工巧，挂在聪慧爵主怀中，公主上前谢恩。太后娘娘当下细将小爵主观看，但见他神洪气宇，天仓广阔，海额丰隆，生成威烈之相，日后长成，心是国家栋梁之士。想来郭海寿有一亲生女儿，也是聪明乖觉，俊秀不凡，年纪五岁，何不对公主说明，待他成了姻眷，两人乃国家御戚，匹配了亲谊往来，有何不美？太后主见已定，就对公主细说知。此时公主不好推却，只说：“悉听太后娘娘恩主定裁，妾怎不遵依。”太后娘娘大喜，当时又赐璧珍珠宝甚厚，不计其数，曹后、张妃各有物件，厚赠于公主母子，无非是异宝金珠。爵主物件，总是瑜玉玩器，不用烦言。当时李太后有言说与公主：“今日与爵主定了良缘，执柯须着包卿罢。选个良辰吉日，行了聘礼，待等长大成人，再行完娶便了。”公主诺诺答允，叩谢太后、曹后、张妃。太后吩咐抬进銮车，公主乘上。小爵主自有宫娥携带，太后仍差太监宫娥几名，送归王府不表。太后是日欣欢。

且说公主回府，说知太后，待安乐王招亲之由。太太与狄爷母子大悦不表。

却说李太后，即日宣进安乐王，对他说明招亲缘故，郭王爷遵命。次日，太后选了吉期降旨，仁宗天子得知，天子特命包公作伐。是时，一双御弟招亲，多少奇珍异宝行聘，难以尽述。有朝内各大臣，纷纷贺拜。狄府中庆闹一番，连日酒宴款待百官。事毕，次日狄爷上朝，叩谢君赐良缘。正是：

君王宠眷功勋将，太后主持爵主缘。

第一百八回

平西王请旨荣归 余太君宴邀狄眷

诗曰：

太君邀请女英雄，杨府宴排盛席丰。

婆媳今朝双赴席，谈心叙会两情浓。

前说两位王爷联结姻眷，也不多谈。

是日，嘉祐王降旨一道，回赐许多珠宝与单单国王，发赐白银三千，以作还邦路费；另赐黄金六百两与四番官，以慰其劳；还有护送宫主的三千兵丁，又赐白银三万赏劳，以表君心；令他们不可久留中国担延，速速还邦，上复狼主。四位番官与众兵卒，尽感中原天子的恩赐，当时四番臣叩别狄爷弟兄，拜辞公主。此时公主又修书一封送父王，又叮咛路上之言。四位连声应诺，趁天晴即时起马，出王城而去。按下休提。

再说狄太后，在着狄王府，过了三天，说：“嫂嫂，我今日还府去。但贤侄呵，你即来日，可请奏天子还乡，定选了日期，同归故土，如今不可再延了。”狄爷诺诺答言，姑嫂作别，狄爷送程而去。太后不用奢摆驾威仪，只用宫娥、太监十余名，身登宝辇还至宫中。潞花王爷接见母后，另有一番母子细谈。只是一口难分双处话，丢下前情说后因。

来朝天子登坐金銮殿，百官无事启奏，有狄爷俯伏金阶，说：“臣平西王狄青，有事启奏天颜。”天子说：“御弟，有何事奏朕知？”狄爷说：“臣所奏非为别事，臣的祖居籍在山西榆次县，小阳村是祖基。臣幼年遭逢水难，母子分离，幸得王禅老祖将臣搭救，姐丈张文救了母亲，同为居处。前时臣奉旨解送征衣，才得母子重会。如今国务颇完，意欲母子还乡，重改门闾，祭祀先祖，伏惟陛下依臣所奏，存亡俱感君恩无尽了。”天子听奏笑道：“此乃理所当然，朕如何不准的？今朝国务已完，御弟理当与弟妇母子荣归，令限满三年还朝伴朕。御弟先祖，朕也差官追荐，听凭御弟定于何日登程便了。”狄爷谢恩退朝，回归府中，将言告禀母亲。次日选了吉期，是六月初三日起程。是时，乃五月中旬，尚有半月光阴等候。

当时狄千岁对四将说：“众位贤弟，你们立下功劳，如今各受王封，也该自陈天子，打点还乡的。”四位英雄齐说：“千岁啊，我们弟兄俱有此意，且待护送太后娘娘与千岁还归乡后，我弟兄然后各回故土，未为晚也。”狄爷听了，呵呵发笑，说：“难得众弟兄同心合意，但你相送，本藩也当受不起。众弟兄速可辞驾，勿要担延，不必相送本藩了。”再三相辞。当下张忠、李义齐说：“我记当初若是自家出身，彼此还是粗蠢之徒，后得与千岁相亲，拜结立了数年汗马之功，方才有今日荣贵。怎好我弟兄忘了昔日，不送千岁还乡？刘、石二位弟兄，且先回归故土，我二人送千岁还了乡，少尽本心。”刘庆、石玉同声说道：“我等若是不同送千岁，便是忘恩不义之徒了。”四弟兄执意要护送，狄爷推辞不脱，笑道：“难得众弟兄义重如山，但本藩过意不

去。”弟兄正说话之间，忽报圣旨到来。狄千岁吩咐大开中门，排开香案，五位英雄躬身跪接。天使当中南面立读，朗朗而宣。原来只道圣旨到来，乃圣上降恩狄门，追荐狄祖。待起程之日，圣上即差包公代天子御祭，只是追赠先灵，深沐皇恩。五英雄谢过君恩起来，天使即时辞别千岁，五位英雄送出府门。狄爷洋洋喜色，四弟兄人人大悦。

不一会，无佞府差人到来。却是何事？只因余太君的美意，又因十二位媳妇小姐爱慕公主是个女英雄，故差人下帖请宴。狄爷笑微微，步入内堂，见了母亲、公主说知此事。公主就开言说：“千岁，妾也不是贪杯之妇，何不尚早辞谢了他？”狄爷说：“公主，下官岂不知的？若是他人，自然辞了。这余太君、十二位夫人，多是英雄女将，有功于国，君恩隆宠并 赐天波楼无佞府，永享朝廷厚禄，子孙世受王恩，满朝谁不恭敬！若请妻子，丈夫力辞，只怪下官狂妄看低于他。”太太说：“媳妇，前日你初到时，余太君先已到府，如今她特诚请宴，如若不往，却了他美意。”狄爷又呼声：“公主，若是独请你赴会，是格外相亲，不去也罢。如今又请母亲，婆媳同行，有何妨碍？”此时公主应允。

少刻，杨府又差人连邀几次。婆媳即更衣，太太乘轿，带了八个丫环；公主惯乘马匹，即坐上龙驹，八个宫娥随左右，还有四十八名家丁拥护而行，远远人民赞美。闲言也不多谈。

再说杨夫人早已安排酒宴等候，忽闻公主姑娘已到，余太君迎接太太，十二位夫人迎接公主。当下宾主一同揖让，进中堂见礼，分宾主坐下，说些寒温客套话言。使女献过茶，吃毕，当时众夫人在公主初到时，已到狄府会过，已知姓名。此时公主说：“妾乃下邦微贱之妇，何劳太君与众位夫人盛意！若不奉命到来叨领，犹恐却了太君与列位的尊意。”众夫人说：“公主休得过谦。你乃外邦椒房之贵，又是狄千岁夫人，贵品非轻，有功于国。女英雄，今得相会，何幸欢欣，乃蒙不弃光临，真是蓬荜生辉了。”客套之言，休得多表。

当时桌席中俱是珍馐海味，余太君就席，众夫人请公主坐下，侍酒丫环十数个，美酒满酌玉盏中，一同欢饮，席上多少言谈。众夫人动问公主，无非说平西一段缘由。前书多已表过，此处不用复言。当时十二位夫人听了公主二次平西也来帮助，赞美公主之能，助夫为国，真乃女中豪杰。我们枉食朝廷俸禄，不能为国分劳，岂不有愧？老太太含笑说：“众位夫人，我媳妇初到中原，从前之事，却也不知。若是中原人，谁不晓杨家将立下多少汗马功劳？保宋开基，全凭杨家父子之力。”公主又接言说道：“婆婆勿言，媳妇不知。外国偏邦，谁不闻杨门英勇？就是我邦单单，乃僻远边国，也是常常称慕的。”余太君听罢众言，长叹一声，愁容顿起，说道：“若提起我家从前事，好不伤心。老身丈夫、儿子，为保宋朝天子，至父丧子亡，全无一寿之人遗后，止存孙儿杨宗保，领职三关，受君重任，后来又死在番人混元锤下，可怜骨肉化血而亡。如今止有曾孙文广，但是年纪尚轻，未知可能继嗣先人否？老身想起来，常常纳闷。虽定数当然，又乃杨门不幸。”此时公主婆媳相劝多少良言，安慰太君，当时又欢然吃酒一会。酒宴未完红日落，满堂灯烛耀辉煌。是时，狄府随来家将、宫娥，另有小席，各自畅饮。直至二更时分，方完宴席。余太君、众夫人甚是恭敬情厚，乃要款留歇宿，来天回府。姑娘坚辞抽身，众夫人殷勤送出府门，作别而去。

自此之后，众位王侯、包文正、崔叩命、文彦博、苏文贵以下一品、二品各位大臣，天天差人下帖请宴。各家命妇夫人，也有请帖相亲太太姑娘，到狄府请宴多少。狄爷领情的领情，辞谢的辞谢，太太也是如此。交代分明，不必烦言。

当下，狄爷先已修书一封，回乡达知张文姐丈，称说：“奉旨还乡，定于六月初三日起程，并太后也同归故里。”一封书大意如此文辞，照知张文，待他打点门庭事务，差遣家丁二名去

了不表。

却说郭千岁与着狄千岁,论国戚亲谊,本是弟兄之称,如今许了儿女姻事,乃两亲翁。郭千岁在京中,日日到狄王府玩耍谈说,他只待狄爷起程之后,方回窑宫,是以还在朝中,清闲无事,与仁宗天子常常闲叙。君臣三人,竟是弟兄一般。是时真乃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,又是七、八天了,狄爷赶早三天,打点行程。又有太后传懿旨与当今,要同归故土。不知如何?后载交代。有分教:

荣耀先灵今日是,光辉当世此时扬。

第一百九回

狄太后姑嫂还乡 安乐王闲中判断

诗曰：

太后娘娘返故乡，相携嫂侄喜欢扬。

行程万里风光好，一路官员恭肃庄。

却说太后降旨嘉祐王说：“数十年来，别却家园，要与侄儿归乡祭祖。”是时，天子依母后之命，即差御林军三百，护送母后还乡；又差包龙国代君御祭狄祖，包公领旨。又有石兵部回归府中，对母亲郡主说：“本该请旨还家乡，只张忠、李义、刘庆俱要相送狄千岁还乡，从前结义之时，曾有同心合志之言，理该我也要送千岁后，方可请旨还乡。”老太太说：“我儿，这是理该如此的。”不提母子之言。

正是日月两轮圆转度，光阴催速起程期。狄爷三日之前，先往列位王爷大臣处辞行。众人备酒饯行，狄爷一概辞谢。又到相国寺，谢了隐修和尚。只为前时被孙秀暗害，用药棍打伤，谢他医治之恩。又差官带白银三千两，前往武当山金亭驿地方，装塑金身圣帝，酬答赐赠人面宝神箭法宝。又着焦定贵、孟定国掌管王府，点明箱笼物件，发扛夫扛抬。

又说安乐王，是日禀知母后娘娘，说：“狄太后亲回故里，臣儿送别起程。”李太后说：“孩儿之见不差。”

且说天子隆宠狄爷太重，是日降旨：“光禄寺安排御宴于长亭内，文武侯王代朕等候御弟平西王饯别。”此日狄爷恭辞圣驾出朝。

又说狄太后当起程，呼唤：“我儿，为娘去了，仍要回来，各物件不必多带，只用四个箱子：两个贮金珠财宝；两个载暖袄皮裘，以御隆冬霜雪。”带了八名太监、八个宫娥，先传懿旨：“只用龙凤大轿，不驾銮舆，官员不必相送。”潞花王说：“孩儿应该陪母后还乡才是。”太后说：“孩儿，一则宫院无人，二则为娘去三、两月间就回来，你不必随去了。”当时狄太后又到安乐宫相辞，李太后甚是情浓，也备酒饯行，分离期会之话也是许多，不能尽述。又有曹王后、张妃子，殷勤相送出宫不表。

又说天子传旨：“排銮相送。”太后辞了銮舆，坐上大轿，三百御林军拥护相随，潞花王随着母后来到狄王府。又有各府老太郡君及众王侯大臣的命妇夫人，或先或后，俱有礼物到王府送行。当受则受，当辞则辞，不多细表。

是日，天色晴朗，四虎英雄安排队伍，先出城等候。狄王府家丁数百随从太太，三百御林军拥随太后。狄王爷兵丁三千从后，仍骑龙驹车舆。大轿三百，乃乘女眷，小爵主自有宫娥同坐轿中。公主此时二十四对宫娥分左右，各太监拥后相随。一班众将，威威烈烈；三千御林军，盔甲鲜明。前后一程，笙歌鼓乐，雅韵悠扬，太太暗中大喜。公主心花大开，想：我生于外国，

从不见中原风景，直到如今，方知下国多不及上邦，倍加庆闹，人烟凑集，景致繁华，真乃锦绣江山。狄爷也想：从前初到汴京之日，举目无亲，全亏姑母周旋。岂料今朝做了一人之下，万人之尊。忆想回思，真如春梦。千岁正在思言之际，当下长亭众文武官不少，大小共有百余员，已奉旨早早俟候代君饯别功臣。狄爷到了，一一答谢，又下跪望阙叩首，拜谢君恩，然后与众大臣交饮御酒一回，即拜别相辞，起马登程，众官复旨。一程所到地头本官，谁不恭敬？并有太后娘娘在此，送程仪礼物，何止千百次。狄爷一概不领，俱璧辞回，此时行程遥远，非止一天，暂且住言。

却说孟定国、焦廷贵领掌王府，每日清闲无事，无非吃酒闲谈，也不多表。

又说安乐王饯别狄爷，也要回转窑宫，即进宫中，拜辞母后。李太后说：“儿啊，不是到京中山遥水远的路程，须要常常回京叙会，免使为娘挂牵。”郭爷诺诺连声，拜辞母后，又辞圣驾，满朝文武齐齐相送。郭爷仍不驾辇，仍是乘马，带八名家将跟随，马上一拱，相辞众大臣，出了汴京城。行程数日，回到窑宫，夫妇言谈，说起母后为媒，招亲狄千岁儿子。夫人听了大悦，说：“难得太后娘娘作主招亲，只待女儿长大完婚便了。”

此日，千岁闲中无事，在府中与百姓家一般居处。忽一日，有一老人家叫喊而来。旁人问他：“是何原故？”这老人回说：“儿子忤逆不孝，要告官处治他。”此时千岁刚出府门，闻说便问：“你子怎生不孝？说与孤家得知。”这老人说：“后上千岁爷：小人年将六十，有一子名唤何元，生来不孝，不肯供养小人，饿得我两眼晕花，以理难容，情殊可恨。故当官告诉，要处治他的。”千岁原是个大孝之人，听了此不孝儿子，心中忿怒，说声：“真乃可恼。你既是贫苦之人，目今饭也没得吃，倘去告官，有甚钱钞使用？你且随孤家进来府中，待唤你儿子到来，我自的道理，不忧你儿子不供养你老人家。”这老人叩谢千岁爷之际，只远远有人叫喊之声而来。这老人说：“后上千岁爷，叫喊之人是小人逆子何元了。”千岁说：“你且唤他来，待孤家询问。”这老人家起来，去了一刻，已将儿拖扯而来。此时多少闲人，跟随来看，在府外议论多言。当时千岁说：“你是何元么？”这人应说：“小人是何元。”千岁说：“何元，你作何生理？”他说：“后上千岁爷，小人贱艺会做蒲鞋，只为时乖命蹇，岁岁遇饥，米粮腾价，上年不幸又遇火灾，把家私什物尽被灰烬，实情困苦不堪。小人是上有父母，下有妻儿，共成七口，惟小人一手寻觅度日，餬膳略略得足。只父亲有一事要告官，小人不说了。只求千岁爷，劝我父亲不要告官，小人感恩不浅。”千岁说：“原来你父亲不好的。但何元，你父亲因何要告官，你休隐讳，必要实言。”

何元说：“千岁爷，小人贫苦，不能鱼肉供亲，父亲要小人卖了妻得供鱼肉，小人不忍即卖妻房，父亲又朝夕吵闹，可怜子哭母，娘哭儿，逼得情极，妻子只奔归娘家了，反说小人忤逆不孝，要告官，无奈愿卖妻子，所以转来寻父回家，不必告官了。”这老人说：“千岁啊，这是何元说谎了，他自己卖妻，小人不许是真。”千岁正要开言，只听得府外喧声，是何元邻里，都说：“何元行孝，他父逼子卖媳，反说何元不孝。”千岁侧耳听闻，说：“如此，果然何永不好，发往县主重打四十。”这人道：“千岁，小人知罪了。”声声哀告叩头。千岁骂声：“老狗才，全不顾面羞，逼子卖媳，反说儿子不孝，且看你儿子孝心，姑且饶你，下次再犯，决不宽容！”何永说：“是！是！小人以后痛改前非了。”千岁说：“何元，孤家念你孝心，奖赏白银一百两回家供亲。”何元叩谢千岁之恩，大喜而出。邻里之人，一同散去，众百姓远传扬郭王爷的好处：“若是他做了地方官，我等沾许多恩德。如今我等百姓人家，有甚事情，不要往各衙告状，不若到王爷府来公断，不用投禀，不使钱钞的。”休表闲言。

又过几天，千岁正在府堂闲坐。忽有一人喊叫到府门外，说：“千岁爷在上，小人名唤赵惟

荣，有胞弟持刀要杀我。”千岁说：“你的胞弟是何缘故？怎敢行凶杀你？”惟荣说：“只因兄弟不愿养娘，推在小人独养母亲。小人说了他几句，他就行凶动拳殴我，又拿刀一把，现有为凭，说道杀了你，方趁我心，小人惧怯，只得暗盗此刀，思量去告官。只为无钱使用，故求恳千岁究治恶弟。”千岁正要开言，府外又进来一人下跪。千岁说：“你何人？”这人说：“千岁爷，小人名唤惟仁，与兄惟荣一母同胞，及该分派养娘，只为看他游手好闲，不顾工艺，小人劝不得几句，他就拿刀要杀小人，望千岁爷察明究治。”千岁听了，微微含笑：“你二人都是一面之词，准信不得。”此时不知判断得如何？正是：

国有贤良诚国宝，家生悖逆起家难。

第一百十回

修狄坟张文料理 送荣归兄弟同心

诗曰：

平西千岁返山西，一路花香衬马蹄。

四虎弟兄多义气，同心并胆送荣归。

当下安乐王爷说：“你弟兄二人，诉此一面之词，孤家信不得的。但既是同胞手足，须要相和，一同供养母亲，方才为是。因何你推我推，你弟兄都是不孝的。”有赵惟荣说：“千岁爷，小人一人养母，胞弟只不管账的。”惟仁说：“千岁不要听他妄言，母亲是小的一人独养，哥哥是个赌荡闲游之辈，怪小人劝解于他，故要持刀杀我，反说小人持刀杀他，只求千岁爷公断。”千岁即呼惟荣：“孤家看起来，是惟仁不好，持刀杀你是真。孤家看你衣衫褴褛，是个贫苦之人，赏你铜钱五十贯，做些小买卖，勿要游闲。人既孝心，上天必佑，弟不养母，天必加诛，贫涸到底，没人哀怜，领赏去罢。”惟荣领赏，心花大开，叩谢千岁爷恩赏，拿了钱，又拾起刀要走。千岁忙问惟荣：“你有许多钱，这把刀不要也何妨，何必拿去！”原来千岁试赚他，岂知惟荣得了五十贯钱，快活昏了，忘却前事，直说出来：“不瞒千岁爷，这把刀是小人借来的物，若不拿去交还人，必要小人赔偿了。”千岁说：“那一家借来的？”惟荣说：“好朋友张伦那边借来的。”千岁喝声：“丧心狗才，原来你自己借来的刀，冤屈兄弟杀你。”吩咐家丁捆绑他，发与县主照律定罪，断不姑宽。此时惟荣改口已来不及，叩头哀告恳求，千岁全然不理，将五十贯钱赏了他弟。惟仁叩谢千岁，出窑宫而去，惟荣发至县官重处。自此之后，安乐王不啻地方官一样，民间有甚冤屈事情，皆来报告千岁公断，果也无差。所以众民远近称扬千岁恩德，本地衙门倒无案事办理。陈桥地面不独盗贼宁息，就是流娼窝赌都已尽除，酗酒行凶、奸刁恶棍多已潜踪，官员役吏不敢贪赃勒索，土恶富豪不敢倚势凌弱。从此远近闻名，扬到帝都。书休过表。

又说山西张文，前数月接到狄爷家书，早已从新建王府，祖坟修葺，添栽松柏，秀茂十分，件件完全，只待他母子归乡祭祖。如今又接书一封，方知太后同来，少不得又要当心整顿宫院。就是汴梁与山西的经由要路，处处多是修整街衢，除污扫尽，并太原一府十县各官，协同料理街衢，平坦道路，传谕民家店户，预先备办香烛结彩，免使临期局促。众民也有一番言谈，也不烦言。

这张文是日与妻说道：“我前时与你讲过了，太后娘娘乃狄家内人，应该与岳娘一同回来祭祖，方为正理。你说他身为太后，必不肯轻身回来，如今已到了。”金鸾含笑说：“妾只道他乃玉叶金枝，惯住凤阁龙楼住享，岂轻易抽闲回转家园，所以料他不来。如今既到，真乃有兴的，你何必取笑于妾身？”张文听了发笑道：“这是玩耍之言，有何妨碍。”闲文休得多谈。

不觉又过了十天，当时近有各差走报人，是府差县差，常常探听，天天有报：今日到某处，

明日到那方，一天一天报近了。一日报到千岁已到三十里了，当时太原府各官员，多出马头等候半日。头队已迎接平西候张忠，连连俱是狄府家丁，拥护张忠下马，与张文相见礼。

先说本县多少众民观看，男男女女何止千万人，多说：“太后娘娘、外邦公主，未能看过。”所以各处经由之路，男女都在这门里窗牖暗暗观瞻不表。

众民百姓，二队、三队、四队，陆续而来。却是四位英雄齐集，家将纷纷。众英雄下马，千岁众人尚未到来。张文对四英雄说：“千岁两次平西，全亏众位协力帮扶，又来同送还乡，足见义气深重。”四位英雄笑道：“张老爷，你说那里话来？前日我弟兄结拜时，许以苦乐同均，就是两次平西，多是为国，原得跟随千岁，今日方得封妻荫子。如今我等送行，理该如此，况且太后娘娘也转家园的。”张文笑道：“难得你弟兄五人同心并胆。”五人又说起庞洪父女、孙秀俱已被诛，众人欢然发笑。此时谈笑未完，狄千岁、太后、太君，也是陆续而来，到了马头，号炮三声，轰天振地，山西省大小众文武官，远远两行跪接，百姓民家，香烟喷鼻，灯烛光辉，好不恭肃。四位英雄会接，张文率领家人，下跪恭迎。狄爷一路好不威武，骑上现月龙驹，前呼后拥；公主坐上脚力，天姿国色女英雄，太监、宫娥齐拥从；二尊年护拥越多。狄太后喜静不喜烦，传旨众文武知悉：“不必接迎，各各回衙，以后不必再至请安；众民且收拾灯烛绸彩，各安生理，不禁行人，倘有酗酒胡闹者，押官究治。”太后娘娘旨下，各官俱散去了。只有百姓不约同心，多说：“太后娘娘到来，我等也不费甚大财帛。”所以不收灯彩，仍自如常，毫不喧哗，远远观看贵人。窗窗户户都不闭，倚楼望牖，多是妇女，都说：“身穿蟒袍，腰围玉带，黄伞遮行，威威光采，二十外年纪，必是狄千岁了。”又看公主，坐马上的女裙钗生得果也标致，实是坐惯马的，看他威威武武身轻轻。又见有宫娥对对左右，太监双双跟随，如此看起来，必然是太后娘娘的大贵人了。内一妇女说：“嫂嫂啊，这不是太后娘娘的。我想：既是太后娘娘，必与老太君同辈之人，不是五十之外，定然花甲之期，面生皱纹，发必添霜，焉能有这等秀嫩姿容？想来这位必是公主娘娘也。”众人说：“果也不差。但这公主娘娘，真好气概也。”当时狄太后下轿，也有一番议论；老太君下车，也有美言。此乃一众俗情所羡慕，正为锦上添花，旁人也多多美美说美之中。常人未有不情驰于富贵而殷殷爱慕，此乃个个皆然。此皆闲话不必谈。

是日已是午时了，这小阳村内好生兴闹，宝辇銮车，纷纷进过，轿与马匹，联络不断。一路笙音乐奏，次第随进王爷府中。平西王一到王府门首，下了马，步进堂中，多少家丁下人，左右齐齐俯伏，跪接两旁。四位英雄也随千岁进府，立在一旁，迎接太后、太君车驾。张文夫妇也下跪庭前，迎接姑娘。太后一见，说：“侄婿侄女，乃一家骨肉之亲，休得如此！”吩咐起来，二人遵命立起来。两位尊年下了车辇，同进内堂，金鸾夫妇上前拜见太后，再叩见母亲。狄爷五弟兄一同拜见毕，家人妇女多少来叩头，也不多表。狄爷与姐姐一别，已有几载，今日姐弟相逢，无非别后衷肠之话，也不复言。

狄爷又着张忠安顿了众御林军，张忠领命去了。狄爷开言呼声：“姐丈，前者劳顿你多少在家园料理，方得今日回来，件件齐备。”张文说：“千岁，那里话来？此劳忙有限，何足为言。但这楼亭画栋，多是上工之人创造雕镂的，方不失为王府作用也。”众英雄细看，窗棂格房，果是奇花异草，镂得精工，众人赞赏一番。当下众人吃过茶毕，多叙话中堂，无关之言不多表。

又说扛夫之人，领太后、狄爷箱物陆续运进王府，交点明白，不表。

此时内堂狄金鸾见弟妇美貌花容，公主见姑娘一貌鲜妍。金鸾一向不曾见过孩童之面，手挽侄儿，微微含笑，看见侄儿顶平额阔，天仓丰满，目秀眉清，想来这侄儿长大成人，也非等闲之辈，便呼声：“侄子啊，你父亲自出身就劳苦了，拼力沙场，历尽危险，保护宋朝。前时劳

顿，今日方得玉带横腰，荣归故土。日后你长大成人，当承父志，必须文武双全，光前裕后才好。但不知可能依得今朝姑母之言否？”但见小爵主面有笑容，诺诺应答。金鸾见侄儿乖觉，心中大喜。公主开言呼声：“姑娘。”不知公主说出何言？正是：

团圆此日多亲谊，叙会今朝喜气扬。

第一百十一回

到家乡狄爷拜探 复旨命包拯回朝

诗曰：

荣归谒祖狄王亲，圣上恩隆宠爱珍。

繇命包公代御祭，回朝复旨拜辞行。

当下狄金鸾正喜欢侄儿伶俐乖觉，有公主暗暗开怀，说：“姑娘，你有几位外甥儿子？”金鸾见嫂嫂一问，脸上泛出桃红，低头说声：“嫂嫂啊，我名说夫妻，曾经十载，今日张姓香烟，还未有继嗣之人。”公主听了，说：“姑娘啊，命该有子休嫌晚，如今你才是中年，或者命该受子迟些，人人多少有的，岂独姑娘你一人？”金鸾说：“嫂嫂啊，此话今生休想望，说也枉然了。”公主听罢，又劝解姑娘一番，多少言辞，不必多表。

又说张文吩咐众家人，先住定了房间，太后娘娘是另有宫院，格外雅致，床帐物件，件件完全，多是张文夫妇平日间当心办理，预备齐全的。此时狄府众人，多更换过衣裳。是时，日已将哺，内外堂中排开酒宴，一堂音乐，佳韵扬扬，好生畅逸，堂庭中外喧哗唱饮。狄府家丁、使女，俱有小宴席赏，并赐一班御林军，也是猜拳放马的欢乐而饮。众人吃酒至更深，方才散去残宴，各各安睡去了。次日早晨，有各官——是本府文武官员——到来问候请安。太后娘娘的懿旨仍降：“各官员自此以后不容仍来候安。”前日，山西省的官员尽到此处，接迎太后娘娘，已遵旨意，各各回去了。如今到府中请安的官员，俱是太原本府的，如今众官遵旨，来日自此俱不来请安，省却多少浩烦。众官大喜，多说太后恩德宽洪不表。

再说平西王，幼年撇却家乡，今日荣归故里，虽一人也相识不得。当时与四位兄弟乘了马，备了名帖，一千家将跟随，一路往拜探地方官与乡绅耆老。这是登门答拜，留餐款酒，又劳忙了几天。若问这狄千岁身居王爵，又是王亲，因何倒要拜探他等？只为乡居比不得在朝。乡间乃序齿为先，况且府、州、县、总、戎、司、户，虽是官职卑微，原乃本处应管官员，狄爷又是谦逊之人，故来拜探这下属官。又探望各绅耆，一言交代分明，不多再述。

是日，狄爷拜探方得空闲些，忽又报到：“主祭包大人到了。”狄千岁闻报，即齐整衣冠，带了四位弟兄一同出迎，接到王府中堂，见礼坐下。狄爷开言说：“包大人，下官已沾得大人搭救深恩，未曾少报，今朝又敢劳跋涉到来，下官反觉不安。”包爷说：“王亲大人，此乃圣上差使下官的。狄王亲休得谦言。”当下包爷要参见太后娘娘，狄爷命家丁请出太后，吩咐包卿：“勿行朝廷大礼，以宾主相见便了。”包爷说：“微臣焉敢如此！”当时仍是三呼：“千岁！”太后命一同下坐，又呼：“包卿，你是宋朝一大忠臣，保国擎天栋柱，能使当今认母，削除庞党，皆亏包卿之力。就是我侄儿，屡蒙提拔，老身常念不忘。”包爷说：“太后娘娘休得过奖，千岁与我同为一殿之臣。古道‘文官把笔安天下，武将提刀定太平’，为臣食君之禄，理该如此，娘娘何必过奖微

臣。”闲谈一会，太后辞别包公进内，有太君又步出堂中，丫环后上：“千岁爷，太太出堂，要见包相爷。”狄千岁说：“大人，家母出堂相见。”包爷说：“太太出堂何敢！”即立起位。太太出来，满脸含欢说：“我儿几次灾殃，多感大人搭救，恩德如天，老身念念不忘。今日又蒙光降，待老身拜谢一礼才是。”包爷说：“太太何出此言？”说未完，太太已跪拜在地。包爷连忙下跪，即时叩首回礼。礼毕，各立起来，又谈话交谢言一番，太太辞过包爷，进内去了。此日华堂上排开酒宴，五位英雄陪着包公吃酒，宴毕，已是红日归西。是晚，安排包爷在书斋歇宿，次日一同到狄坟代御主祭。狄爷吩咐扛抬祭礼同行，老姑嫂与着小姑嫂一同坐轿而去；宫娥携着小爵主也坐轿随行；千岁五人与包公先已到坟。但见坟头茂栽松柏，冢地石马石人，高昂二丈，树木森森，风景秀茂。早有家丁排开祭礼。银烛高烧生瑞彩，圣宣朗读慰先灵。

当时包公代圣御祭，开读圣宣谕旨，狄府男女，齐跪尘埃地上行礼，细乐笙歌真兴闹，清香旨酒滴坟前。此坟自狄爷年幼身遭水患，至今十载多，无人祭拜，今沾天子洪恩御祭，何幸欣欢。勿说生人沾惠，亡魂地府也开怀。狄千岁身居王位，比着天子郊祀王坟也差不多的闹热，多少百姓远远观瞻。祭毕，天色尚早，狄爷吩咐扛回祭礼，一众回府，款留包公数日。每日排设酒宴，不在多谈。

只为王命所差，不敢担延。狄爷也不强留，只厚送程仪，修了酬恩本章一道，与包公附带回朝。包爷即时辞别太后、太君。太后说声：“包卿，使你往返跋涉，多多有劳，我心甚是不安。”包爷说：“娘娘何出此言？臣今拜别去了。”太后说：“包卿，你回朝代奏当今知道，原说我久别家园，耽搁一两月就回京，并烦你叮嘱我孩儿，不必牵挂。”包爷应诺连声，太后又再三致谢包爷。许多感激之言也不载。包爷拜别两位尊年，又辞狄爷，五弟兄殷勤相送，包公回朝去了不表。

再说狄太后祭过祖以后，心中甚安，姑嫂两人，情浓意合。公主夫妻和合，百般孝顺两位高年，与金鸾姑娘甚是相得，担搁光阴，不觉又是中秋佳节之期，府内中外对月开怀畅饮，二鼓将残，酒宴方毕。此时王府中朝朝饮宴，夜夜笙歌，真为有兴。四位英雄在着府中，无非与在着京中王府一般，多是终日无事玩耍，或时吃酒下棋，待等护送太后娘娘还朝，然后归乡祭祖。八月已完，再担搁已是九月重阳。是日狄爷寿诞，原来狄爷是闰九月初九生辰，如今没有闰月，故以正九月初九为祝诞，各官与诸亲戚丰厚礼物，纷纷呈送，内外堂音乐喧天，王府宾客，屏开宴饮满堂，一切下人俱有赏发，一并家人、三千御林军，有宴席给赏，不觉又是喧哗有兴，已有七、八天。

一日，太后娘娘细叙前数十年事，悲离而复欢乐，又取出血结玉鸳鸯，共相赏玩镇家之宝：“若无此宝，怎能使得姑侄相逢，焉能使得母子见会。”太太听了大悦，喜色洋洋，说：“姑娘啊，果也亏得这玉鸳鸯的。今日富享荣华，子媳团叙，皆由此物。”看玩一回，即收藏了。太太又呼声：“姑娘，我想李太后娘娘在着破窑，受了一十八年苦楚，全亏得包大人之力，方得当今陈桥认母的。”狄太后说声：“嫂嫂啊，所以当今天子甚是宠信这包文正的。前时剪除许多奸党，嫂嫂你也尽知。今日又除削庞洪佞党，肃清朝政，他乃不畏死活，耿耿忠心之臣。是以名声远振，宋室江山亏他一力撑持。原又因边国屡侵，也得侄儿弟兄鼎力。今有一文一武，可保天下无虞。”两位高年，你语我言，谈说得十分欢悦。

当时又是九月已过，十月初旬了。狄太后要想还朝，即日说知嫂嫂。太君说：“姑娘啊，如今已近隆冬，天气侵寒，路途遥远，怎好行程？况且相亲不久，情甚难分，不若待来春和暖之日动身如何？”太后说：“嫂嫂啊，只因有四位将军等候，担搁于他，朝中儿子岂不悬望？如今必要

还朝了。”太太婆媳仍复再三相留，狄爷姐弟也来劝说，狄太后主见定了，选个良期吉日登程。狄千岁见强留姑娘不住，只得转出书房，对四位弟兄说声：“众位弟兄，如今太后娘娘定了吉期，即要回朝了。原是你弟兄护送回朝，然后各自陈奏明天子，还乡祭祖，限满之日，弟兄众人自京中相会的。但水陆风霜，切须慎重方好。”四位英雄连声称“领命”，各各打点，不知何日登程，以后姑嫂分别。有分教：

柔肠割断因情谊，珠泪倾流为意浓。

第一百十二回

完祭祖太后返驾 大团圆五将荣归

诗曰：

太后娘娘祭祖先，光阴担搁在家园。

亲情不舍相分别，返驾登程惹鼻酸。

再说太后定了吉期回京，四将打点行程，护送太后，此日狄爷吩咐安排酒宴，与太后饯行。一同吃宴毕，太太岂忍分离，便呼：“姑娘，你虽然玉体康健，到底是花甲之期了，一切水陆风霜，最要在意，回朝须要欢乐开怀。”说未完，喉已咽哽。太后说声：“这是自然，嫂嫂也是年迈之人，起居寒冷还须小心的。若贤侄限满回朝，须要一同到京，再得姑嫂相会。我想从此再无回乡之日，你若不到京，难得再会。你须同侄媳还朝，免我目中悬望才好。”太太应诺之际，已含着一汪珠泪。太后娘娘也忍不住的珠泪纷纷，乃出于无奈，回首看看侄媳，叮咛说：“你夫妻和睦，休得情疏，孝顺亲姑。为姑娘不用多嘱了。你回朝之日，必须携母同来，我言不可忘记了。”狄爷夫妇同呼：“遵命。”太后又唤过小爵主，近前挽手说：“小侄孙儿，你须从父母教训，愿你长成如父一般，身登廊庙，保护邦家。”说完，小爵主诺诺应言，太后稍觉心安。又嘱张文夫妇，也有一番吩咐之言，不多复表。

又说太后带来的四十箱衣物，如今仍发与扛夫先行，又有众官员相送。太后仍传旨：“不必相送。”狄爷又发出六千两银子，赐赏御林军。狄爷也随来相送。太后一路离却小阳村，太监、宫娥跟随，左右有四位英雄一同护驾，狄爷乘马一路送至十余里程途。太后娘娘几番吩咐转回，狄爷无奈，只得辞别姑娘，辞过四位弟兄，回归府内。按下狄爷回府去话。

原文说狄娘娘来时，乃初秋景象，如今转去，乃冬至一阳生。所到之处，俱有官员迎接，一路水陆行程，天晴雨不阻，满目风光，不能细述。一日回归汴梁城，天子率同众臣共出王城迎接，太后回归南清宫，母子相会不表。

四将一同启奏，各各告假还乡。天子准奏，限满再回朝，即日辞过众大臣，各带夫人，同归故里。但须各各交代分明。

先说张忠。是日别了众人，到三关十锦村，同了夫人，前往天盖山地方去了。前日平西，今封侯爵，远振声扬，往过有许多官员迎接，不在话下。一到家园，有本方官员绅耆，多来趋奉送程仪，纷纷不暇。忙了几天，然后夫妻吩咐众家丁，排开祭礼，拜祀先人，祭毕回府，堂上排开团圆宴，一家叙乐，不多细谈。后来平西侯限满回朝，五弟兄仍得叙会。讲到这苗氏夫人，后来连产两个英儿，也是出仕皇家之贵，后话甚多，难以尽述。书中丢下前言语团圆。

又表李将军。是日，辞别众同僚，衣锦还乡，一路下属官员奉迎，与苏夫人到了北直顺天府。原来班师封爵之日，狄爷命焦廷贵将李义的旧宅重新建造，府内什物，件件已经办齐。故

今定西侯一到，件件什物齐全，李义好不欣欢。高堂大厦，深沾天子荫庇，亦乃狄千岁的用心。即日诚虔祭祀，回来一家兴叙。夫妇开怀，当时又有这许多旧族亲朋，也来拜探。此乃世态炎凉，从古所说。后来定西侯的苏氏夫人，产下一男一女，承嗣香烟，能袭荫父职，限满回朝，再得弟兄叙会。按下定西侯不表。

却说振西侯刘庆荣归故土，家丁家将后拥前呼，多少旁人称羨，真乃两次平西，功劳最重，门庭车马，纷纷拜探。是日，祭祀先灵，劳忙数天，一家共兴吃团圆酒。振西侯夫人后生一子，仍为武将立功。书中丢下飞山虎。

原文再说石英雄。是日选了吉期，先辞圣驾，后别众臣，拜辞毕，又有赵千岁府中，已设备酒宴饯行。石家太太再三致谢亲翁亲母之情，石兵部感不尽岳父岳母之德。各有几句分离的话，不必多言。单有郡主此时盈盈珠泪，只因不忍抛别双亲。赵千岁夫妇一同安慰女儿，叮嘱言辞多少。又有数个官箱，所载什物，已发扛夫抬行百余，便乘上轿，小公子也在其中。赵府门前车马纷纷，多少同僚下属不约而会，一共送行。

先说孟定国、焦廷贵，前时狄爷着他掌管王府，看见四人俱已荣归故里，闹热非凡，他两人好生气闷，你说我言，与他等一体同劳几载，如今他个个回转家园，单有你我掌管这王府，终日在着此地，未知守到何日何年方能回归故里的？不提焦、孟心中烦闷。

且说石兵部与母亲、妻子，一路水陆行程，多有官员迎接，一到了长沙地面，就有本处文武职官齐到恭迎。石兵部一概辞谢回衙不表。即日三声号炮，起马登程，此地多少旁人百姓同观，互相谈说，接耳交头说：“曾记得前七、八年，他母子双双困苦，日给不敷，又无亲朋倚靠，谁人肯为相怜，一出门已久，后来并不见母子回来，只道他死在外方。岂知今日是功勋大臣，荣归故土，赫赫威风，谁人可及。想来他的太太夫人，真乃后头甜。”丢下旁民虚论。

却说石兵部母、妻，进了府，又升三炮，鼓乐喧天，家将众人也进府中，石爷望阙谢君恩。有家丁使女，各各叩见太太。婆媳进内堂更衣，老太太说道：“当初老身这般苦楚，上下无亲朋计较，只道今生如梅子样，越越黄，越越酸，岂料今朝也有今日，真乃令人不测。”不提太太之言。

当时兵部初到家乡，连劳忙了五、六天，祭祀已毕，又往谢长沙府代建造府之劳，方得闲暇。此乃夫妻乐叙，母子相依，不用多表。又说郡主后生二子，今有一子，弟兄三人，将次子继了岳父香烟。后话休题。

且说平西王在府，自从太后姑娘还朝，如今日日安闲，母子、夫妻、姐弟，一家叙首，十分情厚。一日，太太说：“当日事情，乃水发山西太原之日，我儿若非鬼谷仙师搭救，怎得今日身荣？自古‘受恩必报’，理当立庙，再塑金身。”公主听了又说：“婆婆，我也全亏圣母指点，也是受她大恩，圣母理该建庙。”狄爷点首称是，即发出白银八千，着姐丈张文，酌议买了两段大地，左边起建王禅宇，右边起造圣母庙，俱塑金身。如若缺少银子，再发取用。张文领了赶办，买地兴工，建造两月多，筑造已成：一边圣母庙，一处鬼谷祠。只因前日受他大恩，至此夫妇今日不负忘其恩德。建造已成，狄爷夫妇亲身连炷香三天，太太也叩拜三朝。自此之后，朔望之期，必亲到上香。又有民间男女，也来上香。若有诚心叩神，仙师、圣母十分灵感。左边用着老道者来经管，右边用着老尼姑事香。香火事已表明，不多烦载。

话说平西王千岁，今日一门福祿双全，朝中自建庙宇已毕，完却一事作报师父之恩，十分称快。狄爷即日吩咐，设排宴席，先望阙拜谢君恩，然后就席。狄爷夫妇敬三杯美酒与高年太太，金鸾夫妇也迭敬一盅，一堂乐叙酒宴，是日尽欢不表。

一日,狄爷想来:“如今幸喜国家平泰,定唐刀不用了,好生收拾。但这现月龙驹马,日中尚要骑的,仍交与马夫承管;血结玉鸳鸯一对,仍为狄门传家之宝,待等三年之后,限期已满,仍复还朝伴驾。太后娘娘叮嘱本藩,要携母亲到京,待起程之日,娘亲愿往不往,由她之意便了。”

若问为官大小,何足重轻!只要做一生正直无私、忠君为国之臣,方有好收场、美结局。这庞洪、孙秀,千方百计图害狄青不成,万般打算,到底成空,后来反害自身,落得臭名万载,真乃“为善最乐,作恶难逃”,先圣之言,一字无差。

此书讲到狄青,解了瓦桥围困之后,领守三关;今日二取珍珠旗,得胜班师,事事已毕,后话甚多,实难统述。若问五虎将如何归结,再看《五虎平南后传》,另有着落详言。兹今总结,有诗附后。

狄太后有亲亲之意,有诗赞云:

不忘骨肉狄娘娘,痛惜亲兄身早亡。

体恤侄儿深切爱,孤孀母子感恩长。

五虎将团圆,有诗赞云:

前时五将共平西,今日荣华衣锦归。

自此邦宁锋盗息,君臣坐享禄天齐。